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五册目次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二）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庭綬紱園書塾重刻本

魏叔子文集題跋目

第十二卷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二

題跋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跋蘓文忠書醉翁亭記

余幼從塾師授歐陽文忠醉翁亭范文正岳陽樓記日讀且念若欲往而至其地及大外舅謝青蓮先生守滁州以七十致政歸余時十一歲謂之南郊螺子山既設食按記而問所謂醉翁亭者今安在大外舅爲言瑯琊風景及亭所以數興廢余至今猶恍惚其

一二向讀歐陽公文傳六七百年徧於海內則余髮未燥且不知有滁州安知所謂瑯琊醉翁亭者癸卯五月余自寧都來高郵壽貴黃山七十登其堂見屏風間蘓文忠所書此記又念年二十讀開國記慨然思郭氏所以興大師畧滁陽李韓國被書生服道謁命掌書記及平僭亂封爵極人臣自恨童子時不識因家與故僅從大外舅問山水亭榭之勝余今年已四十距聞醉翁亭時三十年讀太政記二十年日月倏忽遂以至今不禁流連太息而亭內人實生於滁

北行再游江道爲余倘至滁爲滁州守舊官舍在否
先大夫道澤滁人能道之否余居亭欲游息此地慰
二十年鬱鬱之志而不獲遂可歎也黃山曰子何其
多思也遂書所懷於屏以貽之
耶邦士日益往復善自道尚類之外大有風神必
傳必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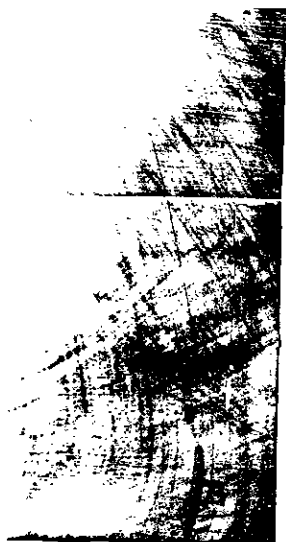
○○○賢溪重修孔聖廟碑記跋

新城賢溪孔氏重修　先聖廟成曲阜衍聖公典燮爲之記孔氏勒石於廟又各爲卷書之藏於家歲丁未易堂魏禧來新城孔氏鼎允柱與禧友命吾敘言其後禧讀闕里志宋靖欽時金人破汴京河以北皆臣屬而中散大夫傳獨率兵于端問從子衍聖公端友從高宗南渡因賜家衢州終宋之世襲封爵子衢元初以衢爲孔氏宗子召端友六世孫洙封之洙赴闕讓爵居曲阜者及明復其家官以博士而衢之孔氏遂至今不替蓋自宋渡江以來先聖陵廟雖在曲阜而道則南矣曲阜孔氏不無守陵廟功然且屢[illegible]相當世公世縣令四百歲而傳與洙以宗子守聖之道不降其志辱其身者子孫僅一官博士嗚呼何其殊也聖君賢宰相復起其必有以權定禮懷此論久矣嘗考洙無嗣惟中散公子孫世居衢今賢溪孔氏來自臨川臨川來自衢實唯中散公後孟信子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中散公子孫宜封爵而廢置且數百年積之厚則發之必

盛而長賢溪之典無疑矣賢溪山水環滙𧃍管客中洲望之鬱鬱然也其典也宜哉

孔正叔曰俯仰流連一唱而三歎眞歐陽文忠也

李成齋曰衢州　孔氏大宗僅授五經博士自是本朝闕典竊怪　國初劉文成宋文憲皆浙東人何以不言　世宗初一切典禮皆經張文忠公蕚定公亦浙人何以又不一言今得此文正之遂爲不刊定論不可謂草野無人也嘗覽闕里志所載碑記甚多然如此文字則絕無有矣

顧景范以借脉望發痛切之論[illegible]

○○脉望齋文集跋

蔣過無錫吾友顧祖禹介張子漢槎以交出貽先人廷掄君脉望齋文集屬余言諸君子宜道廷掄君詩君文與其爲人甚具君自托下學君蠹魚之嗜書而人咸以脉仙之事歸之余謂顧子曰天下之生莫貴於人莫微於蟲蠹至於蠹魚則微之微者然且三食神仙字則爲脉望而與之俱仙甚矣乎其能變也士君子被服古人誦法其言語文章博聞強記者譬汗十牛不勝載拙者亦累尺盈篋至於等身經乎耳目歷乎口以入乎腹心所爲食聖賢之字何止萬數而且言其言書其書謦欬聲音求與古聖賢毛髮無異及退考其身則往往出于禽獸盜賊所爲嗚呼亦何其不善變與孝君家傳君侍父母疾睫不交者六十日疾已幾自殞賙姻族朋友之急不訾其費而好奬士類成就人于學非所謂眞讀書者歟程子曰今人少有能讀書者如讀論語未讀時如此人既讀時亦如此人即是未曾讀顧子歔欷而笑曰然顧子以語漢槎漢槎憮然曰其諸是歟遂爲之跋而歸之

○跋嘉興高念祖先世手跡卷後

念祖名佑釲其高祖諱文登號瀛臺文忠公諱遜志六世孫隆慶丁卯舉人仕至膠州守以循吏稱著葉縣志樂春帆集瀛臺公子諱林字守培文學居母喪哀毀甫小祥而卒後贈工部郎中守培公子諱斗光更名道素號九期萬歷癸卯舉人己未進士仕至屯田司郎中著景光堂內外集九期公子諱承埏號寓公崇禎己卯舉人庚辰進士歷知遷安寶坻涇二縣有異政仕至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父子皆以清節顯名天下虞部公當國變隱居不出以憂死著稽古堂內外集是爲佑釲之父

庚戌十月秀水高子佑釲遇薾於廣陵出其高曾以下手跡相示薾歎息佑釲不忘先澤此孝子、慈孫之常、抑何善揚其親也、士大夫造作文字以欺後世者多有。惟奏議著見生平。然尊意盛氣外多矯矯之稱。退食而對妻子輒不可使人知此古人觀人恒於近且忽也。佑釲所蒐輯皆親舊往返手書或告語子弟米鹽瑣屑語平平無奇而當時朝廷得失天下大利弊可、互推、而得、先人清忠大節煩冤離憂之狀學問之淺造有得皆、一、一、如見雖有譏尸吹毛求之不可疵也高氏克世其德未大顯後當有達者佑釲盛才志種當自襮、匪徒、以、揚名、爲、孝思、已、

曹秋岳先生曰高氏世德得賢孫益彰叔子更以老泉之筆曲折洗發愈覺可風矣

祿六五十字長而傳中千餘言孝子出甘尾但備亦與爭力者以此

○跋歸莊黃孝子傳後

禱客揚州時人言計甫草東好學能下人吳門黃孝子向堅尋親滇南以歸甫草執贄四拜事孝子爲門下生或言孝子少文采子何師甫草曰子夏論學備矣人固有能獨身徒步歷二國求親萬里蠻獠之鄉虎豹虺蛇盜賊風波險阻飢寒疾病出百死得生又奉其二親涉萬里以歸者乎天地鬼神實敬之而何吾之爲師爲既余與甫草交又往往道孝子今年客吳門交徐禎起晟則見紀孝詩千數百言而孝子父

合美先生年八十四徒步辱臨禱禧報謁因拜孝子孝子愉愉色養若嬰兒母夫人與先生齊年並清健先生出示歸元恭莊所作孝子傳讀之令人毛髮寒深心酸鼻涕泗下不能止於戲先生令大姚能不污身於賊無使凝碧池頭之作向堅艱難尋親視赴重華諸人爲尤奇真所謂是父是子者歸莊傳詳而有法徐晟詩得焦仲卿遺意其足以傳孝子無疑禧俯能更言使次先後得知孝子者跋傳尾時壬子十月朔日

有尼

祭九霞曰於本事只一句括盡餘皆於閒處點綴殊有風神然跋體固宜爾○孝子字端木吳縣人孤身萬里尋其二親以歸聞者爭欽慕爲傳爲詩歌謠而爲傳奇演諸里市故婦人孺子無不知有黃孝子者當其徒跣出家門間關異域豈料其親之必遇遇而得歸歸而壽考以至今日然孝子必爲之而天必佑之所謂人定勝天至誠感神者也往予父撫晉陽未獲隨侍及殉國難又不能犯兵戈涉異域潛負骸骨以返而必待天下之旣一以

覘孝子殆非人類故嘗欲爲文爲詩以頌孝子而面忸怩心悸手顫筆不能舉也讀魏先生跋是父是子語益增吾痛矣

諸子世儼曰節次筆力直入史記門户

○題蓼親圖

古人以父子爲一身死生爲一致然不誠則不可見黃海遂喪先人久然有過必戒有小吉凶必告蓼莪之間如平生或曰靈哉先人或曰遂誠哉魏禧曰誠故靈不誠之子父儼然生也志氣不通得失禍福不告戒甚矣役其必無慈父禧幼善病承祀事每晏起于先徵君怒怒或至不可解先徵君背十九年十年之內月二三蓼焉十年之外至于今歲五六蓼焉自惟不孝猶于背不能寬慈父地下憂有怒無喜不孝孰甚其愧遂甚矣遂援蓼繪圖屬禧題濡筆作言通增甚歟

門生林東孫曰讀之興哀可以告凡爲人子者

○○舐犢圖跋

程君使戴生圖其像衣補敝衣兩手抱牛膝下而老牛舐犢程君好讀書嗜古金石彝器精藝事固皆不及獨目睨膝下牛或怪之魏叔子曰君於書無識藝事古彝器寄情益睨而後舉子五人愛之變此予也公卿大吏以禮羅而弗往也故寧敝衣抱膝而睨牛王逆少李子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吾嘗從君飲酒如是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君抱膝而思思深哉易曰童牛之牿命之矣繫以歌曰牛有犢則保之犢子之罔謹道之敎生於農而買則飽犢于牛長而就乎薦草圖以貽厥子爲德之報立教親不言而教

○○黃黃山七十詩跋

辛丑六月余於金檴見虬須偕知黃山（名𠸄歧 休寧人）爲人意黃山狀貌修長而多奇骨覩聽不尋常其爲人必激昂踔厲有橫絕一世之槩言論雄偉輕天下鄉里善人不足比數必薄儒術其子弟必通輕俠有馬氏客鄉之風舊年予訪故人淮上九日過高郵會西風作舟不能出湖忽憶虬須偕語欣然曰是天使吾見黃山也造門偪仄出天殆欲莫玉鼓舟發抵淮安則故人已挈家之河南旁皇市上登韓淮陰釣臺望北

塚風景無足觀覽謁漂母祠門閉不得入慨然曰吾閒戶二十年不與人世事既念授徒窮山耳目無聞見坐馳日月老且至天下名山川偉人高士何由得相見乃涉江踰淮走三四千里卒落落一無所遇昔河汾人挾十二策西游長安息於灌木爲賤隸丈人所笑及之太極殿獻策後乃嘆丈人至人賦東征之歌歸著續經何見事之晚也反泊高郵天臭大水塞衖巷復遣使問黃山在否得報書懶至欲相見余愕然曰吾於是果見黃山矣夜半舟發予舍去獨上岸

立風露中質明短衣垢面款黃山門遂作掛黃君詩余望見黃山貌敦龎淳樸口不言人過失不祀非聖之鬼不徼非望之福顧好論儒學禮敬儒者見其次君之淸恂恂禮讓聞其兄蓋長者益嘆黃山爲不可及迺更悔向者淮陰時爲輕量天下士矣黃山忘年齒予爲兄弟交明年夏五爲黃山七十初度余曰當來壽吾黃山黃山喜不予辭余歸易堂諸子問余所得必以黃山對諸子皆願見黃山因各爲序爲詩爲黃山壽諸子李咸齋以貞疾廢筆研彭躬庵游吳門

未歸伯子近家書至云方自塞上歸燕市皆未得相聞故三人無作彭躬庵家伯子已心識黃山他日竟造黃山未可知也

溫伯芳曰寫出好士之懷奇士之槩光景如画

跋蕭夫人紀事詩後

令弟翾爲蕭夫人作紀事言王君克承以國義出走夫人字其前子潔及己子源教之成立數千里以歸王君而夫人遂死比於古之程嬰諸子　照詩又咸君謂何無其人耶歲己亥南康高士宋之盛以書來徵易堂諸子作其邑人婦黃節孝詩言黃婦割股肉療夫病身濕被翼其姑立嗣子爲夫後又割腴田祀黃西坡先生而以舅夫配之余既爲作黃婦謁禮之詩又連類及吾姊塔邱維屏之適曾氏子女者蓋日

夜勤紡績忍苦佩寒贏私財以爲其夫立嗣子續家醮消告於祖廟作盛饌合享其宗人而迎以歸噫是二婦者則皆能且有功不獨以其操也然蕭夫人則當王君之身爲之丈夫畜妻子父教子者也故夫在則婦人寂然無所事而夫人義王君之出以父道自處竭力慮教二子盡瘁至于死其所見爲尤大昔歐陽修傳王凝妻以謂五代禮義消喪之後士大夫不知廉恥而李氏以一婦人能如此知世固有人而不得見夫人生長輦下黃曾氏婦皆萬歷崇禎時人沐

浴三百年聖人之禮教漸濡其祖父之訓卓然爲女中丈夫子何足怪也夫人死潔哭之流血兩目盡瘴人下士所以知夫人卒由潔然則世之賢婦人不遭逢賢夫令子其湮沒不可得見如修所感歎者可勝道哉余兄事王君常宿其霜皐潔陪寢床隅余從容言及繼母潔仰天垂涕數曰直母耳何繼爲人常面對潔道繼母字若刃刺攢心浪中潔自誓不歸塟母不娶婦今三十餘歲潔源兄弟猶共被寢也

弟和公曰篇中黃曾婦及蕭夫人錯綜離合不得分主客然正在不分主客處愈覺於蕭夫人感慨悠揚低徊不盡

○○跋歸震川先生全集

予生十歲學爲制舉文字聞吾友邱邦士歷舉本朝先正大家自解春宇至郭青螺徐天池十數人而已而其中篇帙少無從搜討而論列者又復數人其所能嘗言其勝者則曰王守溪之文如天人錢鶴灘之文如飛將唐荊川之文如通都大邑諸理齋之文如開瑤天之笙稽川南之文如飛仙茅鹿門之文如雲胡思泉之文如銅牆鐵壁歸震川之文如神龍出沒於大濆滄溟蓮注之間顧吾每驚怖其言私竊謂經

義之道當發揮聖賢理勢之極致以待于萬世無窮之用其先正之文吾實不知其所以工而自吾生先後之文方且勝於二百五十年以來之作者而邦士復謂我明經義爲能能括前代之文不獨六經史傳古文而已雖下至六代三唐之勝無不畢集於篇帙而守溪震川與近年陳大士則各因而遞爲國朝開創之首者三家而已蓋所謂籠括經史古文而發揮翕赫之最可見者也其籠括所至固不斤斤於一氏然王守溪則尤淡於左傳震川尤善于史記至陳大士之所以創者則洸出於穀梁荀卿國策韓非子者爲尤多特世之知其所從得者若震川守溪則爲絕少爾後十餘年予既棄經義不復作遂亦習爲古文始讀震川先生集然後信向者邦士之言予雖不能悉先生之經義而其論先生之文則其論爲猶舊蓋先生誠有取于司馬氏之雄剛變化而非神龍之戲淵淵則莫可以名狀者然我乃以爲此非邱邦士之言而凡讀震川先生之文之言而邦士獨以爲知此者絕少焉且夫子長之文自五尺童子莫不知爲漢

以來文字之祖而先生嘗謂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然則先生之取於子長者蓋亦有不可得而知焉乎吾嘗讀先生之言曰文至六經尚矣子長所稱拾遺補藝協六經異傳齊整百家雜語者乎故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而演易而作春秋下及離騷國語孫子呂覽韓非子皆發憤而自通使見後人所爲作無論韓歐諸大家即虞伯生何得少之此先生所爲自道其學史記者而又且誰知之然予讀先生文集雖不全凡經數刻本絕不見先生所爲經

義者豈經義至先生終不得比其古文得自出其論
議而先生亦淡病當世科舉之學至如王錢唐茅諸
公其經義未見昇稱述於先生之言語文字及其論
羅店劉家港之倭吳淞江諸浦趙段圩堤之水利嘉
定之改運唐行鎮之大役又皆先生一二鄉郡里閈
可實舉而披之施行之事先生援引考據指分擘畫
絕類于指之致以視夫史記平準河渠之作其剴切
而博大猶有不當以彼易此者惜夫先生既老而後
爲政者議催發之丞貳之官又方以無事爲稱職此

科舉之法所爲可發憤而淺痛也比年遊吳中得[illegible]
憤先生集所未有時往來吳淞江長興之左右因[illegible]
是語欲歸與吾友邦士貝道之會先生曾孫莊刻先
生全集成而使蘇書其卷末云

彭中叔曰一氣渾淪都無一筆一字不帶激勵跌
震川文集卽用震川文法固是古人滑稽處然宜
其三復于知震川之文者也

○○題葉桐初白雲圖

余往遇葉子桐初于吳門年少大英多而絕意仕進
丁巳南冒再遇之出王麓州所寫白雲圖及諸題跋
武曰梁公登太行望雲葉于雲下無親舍矣孫豹人
曰顧仲瑛白雲海辭庶幾近之然仲瑛身養母久嗚
呼葉子之志可哀已葉子四歲先君死國義飾母飲
冰二十餘年而卽世葉子于親無之在無之不在故
其圖雲氣瀰漫散布山谷林木不可指其方時葉子
同人之長汝至袁邁反次于蓼洲記曰孝子不登高
不臨深不以身行殆苛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葉子
其知此矣

揚關佩曰他人只辦寫葉子此並寫白雲圖之筆
寫着之意出而葉子之意愈出眞寫生手也

新城楊善人善行實蹟跋

開首點綴風神悠然嘗一歲與論一般賢者正見作者不苟處

余覽善行錄而知爲善之不可已也世之稱善人有二謀身飭行矜式閭里所謂鄉黨自好者也輕財樂施有功德於人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二者操行不同同歸於善然好行其德者之於天譬猶君之勞臣父母之克家子也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以愛人爲心人能愛天地之人則天地亦愛之絜己自好而以不與於物爲賢則人必多不得其生者非天生善人之意嘗觀古今賞功之典文武並錄而茅士之

胙子女玉帛歌鐘甲第玩好之賜必先疆埸戮力之士故國家賞勞臣而天地酬善人潔己自好者天報之以令名利濟人物者天報之以富貴蕃壽則亦各從其類也新城楊君元卿力爲善聲動當路而福履栖是甞倅也哉辛丑歲余一至新城嘗命舘與游山澤間肩輿人往往能言楊君利濟事後三年余授經涂氏涂氏大湖以東物望歸之亦言楊君兄弟孝友行善久不倦也余因得交楊君楊君善自勉不以人譽而意足不以人毀而志衰是又烏足盡楊君也

霜哺篇跋

霜哺篇題於淞江陳仲醇踵之者數十年不絕而孫無言徵歸黃山詩文亦與相等凡天下名人文集無不有是二題者近代贈送之文於斯爲盛矣今天下能文之士莫不有述袁節母霜哺篇者自先代耆舊山澤之遺民爲詩文已千餘篇而駿其字重乃以孝特聞駿之孝以汲汲然求傳其母之節凡能文之士則再拜稽首而請故節母之名滿天下天下窮巷僻鄉縣箔之戶婦夫死不嫁忍飢寒以扶立其子者

多有而知有聞者則袁子之爲孝亦宜貪者之言多于明言者之言多可已心所好在是則言無往而不在昔曰念茲在茲名言茲在茲也今人欲袁之言因極言頗彼出人不過追思其父母之慈而後世則以爲此孝子之詩于袁子其庶幾焉袁子見禮兒弟于毘陵且絲齊衰節母之喪及小祥矣求所以傳其母者以觀予目吾伯子爲之敘而禮方病未有以應也踰來吳門則伯子文已裝潢成軸遂不辭而跋其後

金孝章曰文最遒鍊中數語尤刺骨

○東房奏對大意跋

壬子秋七月予客揚州浙撫軍范公數招予未赴而屬伯子以疾病召此至乃相與大笑初予入浙境嘗泊舟登岸大都窮僻鄉頌撫軍者神明父母萬口一辭及讀東房所爲奏對大意乃知所以感蓋十之一二且其事及浙東西而止此皆條具關天下大利大害其除惡之力如猛虎搏獸無所不盡其洞於人情僞如立日中而數五指無不見也予歸語易堂諸子曰吾與兄少長數十年乃今而有所未盡求之於古

一操器不盈也諸子見其書皆以爲信東房之疾惡疾其害於人者矣予曰伯子疾惡如仇而觀民如傷得之矣惜其言不用於時雖然使其言用雖千萬年太平矣乙卯中秋叔弟禧跋

○○○桃花源圖跋

右桃花源圖廣陵于君王庭屬其友寫以壽母大人者予叙母七十文成相與夜飲酒有詩客在坐中主人目客而謂予曰此吾郡李君辰陬也丹青妙一時新爲吾母作桃花源圖明日張於屏而觀之山水田疇林舍人物衣冠丹碧攢簇而氣韻蕭古乍疑其非近代作也桃源中人自辟秦歷晉魏爲年已六百數十漁父問津之後壽更不知何所紀極桐城方密之先生世亂後常僧服訪予翠微山山四面峭立中闊

一坼坼有洞如甕口伸頭而登凡百十餘丈及其則樹竹十萬株蔬圃亭舍雞犬池閣如村落山中多著野服草屨相迎問先生笑謂予曰即此何減桃花源也而先生又常與予論桃源爲無有是處本五柳公寓言其曰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豁然開朗土地平曠云云者以喻人之心闇靜而光明發也予友李咸齋舊作方寸桃源石印以爲人生當亂世禍來無方雖積鐵爲室有不可倖免唯君心寬厚光明無罪於天與人則隨其所之城市山澤無往非桃源者

其論旨乃與方先生合予覽金壇于君圖敘道毋平生仁孝𢇁長齋繡佛蓋不特以節著是毋不出中閨下堂階而桃源之山水田疇已環列其左右矣于君兄弟家揚之塘頭村村去龍耳河一里四面皆水河岸夾植榆柳水中央有竹水亭臺其風景亦頗與桃源似圖變時摒屬罕寧土獨是村亾恙予出家門二年因于君請跋圖尾益不勝故山之思云

崔兔牀曰桃源本自虛無却將畫本翠微兩兩映帶又從居心上發出避世人一段大本領證入籌丹懿行却仍結到桃源世外之事虛虛實實變宕不窮惜龍門無此等題目故讓吾冰叔獨步耳柳州諸記未易方齒

王正子曰烟雲萬狀分明是一幅絕妙丹青可謂工於形容辰陬之費矣

王季守燕子磯游詩跋

余嘗九日登燕子磯游人沓來於時獨上危亭望大江蒼蒼盡日東下有不知故國幾男子剩有乾坤一腐儒之句自笑狂奴故態然於山谿之美未能寫作讀季守游覽詩大者律崒小者磈磊使顏謝揮毫未知誰工也季守爲古文波瀾浩瀚有長江千里之勢詩迺復爾所謂君才無施不可

賀公輔曰短章寂寥而意思高岸大有臨碣石觀滄海之槩

○高母沈宜人壽敘卷跋

昔馮敬通家有孫然遂遭坎壈李端叔魚軒賢德以志百發古稱內助良有由也讀遷安劉公舒一所撰高母沈宜人壽敘乃知高寓公先生勤職立節無內顧憂皆宜人左右之夫婦人以無才爲德然稱牝司行地坤與乾同德應地無疆豈惟魯女子操井臼所能辦哉詩曰似續夫雛似故能續宜人命子佑鈕有賢名其克似也夫

丁条夫日尺人中援經據古無數夜之象而賢母命子與寓公先生輝映後先具見

跋桂山先生手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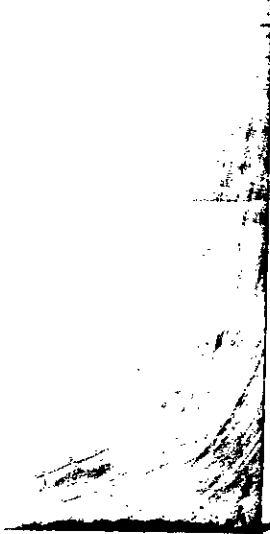
此桂山先生戊午四月手札也以月之十九日到翠微禧展讀未竟泣下 如雨嗟乎禧何德而先生若是先生名鼎字正叔蓋先世自衢州遷建昌之新城實爲至聖六十五世孫先生少負奇才好學工詩文有名岸然不屑一切人甲申棄諸生服隱居賢溪桂山足罕及城市出入必古衣冠見者嗟嘆年幾七十而交禧先生每私謂人曰吾得魏叔子吾於世不虛生矣吾乃知吾七十年學皆謬也然先生是時著書已八十餘卷高氣精思禧每見而歎服故壽先生詩以火神相比况先生長禧二十有五禧以昆兄禮嚴事先生而先生退然執謙自燕居至酬酢賓友未嘗偶一字禧也禧不德五十有五無子傳曰無德而祿殃也先生其殃我與今讀先生書又爽然自失惟早夜戰戰不敢自失德以無得罪於天以不負先生是用裝潢來札俾傳家秉示世世爲子孫戊午五月朔日

友弟魏禧謹盥手滌硯端肅拜識

邱邦士曰予覽孔先生札懇至至此蓋極致曲之

致而欲自成其變化者勺庭固不可無此識也
先生札作于四月上旬予將以七月詣先生而先
生已於四月廿四日棄人間世矣予薄德不敢當
先生語然先生精誠奇至可貫金石而泣鬼神自
不可泯滅於世故為刻其原札及此跋存諸集自
記

魏叔子文集卷十二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傚昭士
世儼敬士編
男　世侃直士較

○○題洪孚玉鴻山草堂圖

洪子有草堂在無錫之鴻山前臨湖所謂隶湖者也相傳漢梁鴻隱居其處山是以得名洪子慕焉而為草堂或曰皇山泰伯葬處後人追稱讓皇故名其背為鴻山寔皇山之訛皇鴻聲相近蓋一山也按梁溪為梁大通間所開濬今亦附會伯鸞嗟乎梁武以天子之貴乃不能與處士爭一溪而讓皇至德其山亦不分于處士豈人情貴耳好異抑處士身沒則其力關是與帝王聖賢相猗勝耶鴻洪聲亦近洪子終老是山安知後世不復有訛鴻山為洪山者草堂之圖于是乎傳矣

顧右臣曰小文字中藏大議論而出以蕭灑游衍之筆極似東坡公小品

紀伯紫曰孚玉每為予言鴻山之勝讀此文人地益高

跋伯兄泰西畫記

甲寅嘉平伯兄出示泰西畫嘆其神奇甚欲得之既讀此記則如見其平墉𤠣牆高堂層堦複室周軒曲巷可出入游而居也見其人焉起立人可呼而至焉可騎也予抄置几案則不復欲得此畫矣至於精日陰陽陰之明光外達牆而內璧牖尤古人所謂難狀之景吾意畫者私心自喜嘗謂天下無復有能竭其目力以及此者深徹以求盡情狀之乎惜人不令泰西人見也予性好宮室園亭之樂而貧無由得每欲使畫工寫放古人名第宅或直寫吾意所欲作被於此畫殆為流連然中國人自古無有是此以知泰西測量之學為不可及伯子又述客言泰西人作宮殿園千門萬戶不可方物觀者如身望見阿房建章中臆矣得使予見之而記之。

彭躬菴曰泰西畫能於尺幅洞闢重門空明曲折畋亦如之令觀者徧覽無盡然卻是跋記不是跋畫

凌記跋

石濤道人在天峰寺雨中遣侍者持凌記示余且曰二記不知凌於人間為害獨寫其變幻之狀亦可怪也按木冰曰樹介亦曰木稼介若草樹衣甲胄稼不知何義豈以其澌裂凌雜若穀穗耶古諺曰木若稼達官怕予居金精第一峰頂變幻之狀裂竹折樹聲與此無異時同彭躬菴季弟和公躡屐遊目光燄擣人人不知有身有登彊臺臨彷徨樂以忘憂之意忽念圭竇中人釜無米腑背無衣絮漁樵蘇不得入出漆而達官坐紅氍毹上旁列肉屏風彈琵琶三絃子飲酒燒羊熾羊家炭猛獸開口向人歡笑達旦夜木稼窮人怕耳然天地不顧窮人特造此奇文供我欣賞我輩不賞其奇直令天地此舉有過無功故知二記非兒戲事

門人彭厚本曰小題中具大意義非止錯落為工也

○○跋顧子方手札

顧子方先生以不世之才激發忠義初與吳君次尾等草檄以討阮大鋮繼將斜偏師援江陰出諸義士于萬死適爲鄉亂民所誤殺子方書法妙絕一時與同里黃君漢臣交善往返手札最多漢臣悉藏弆珍重之將死卷束以授秦君燈巖燈巖受之如奉拱璧嗚呼　國家三百年尊科目重資格牢不可破以子方之忠且才終不得一第以荐其報國之志至于甲乙之交天地傾陷當事者猶且恬其故習皮相天下士使子方仍不得尺寸之柄唱義草間卒死亂人豈非天哉先生名杲無錫人端文公之從孫而燈巖其姊子也每與予道未嘗不嗚咽或謂燈巖篤情舅氏爲難能夫燈巖舅氏非一子方也固有取高第通仕籍者而燈巖獨留連于先生何耶因敬跋卷末誌嚮往且以見燈巖之意漢臣名家舒以文章名世爲子方所推國變亦棄諸生服

秦梁天曰吾邑漢臣先生以文章爲世所宗周公樸園至謂虞山莫及與先從舅舅子方公交最厚其手札中推服甚至得此表章兩公俱不朽矣文尤淋漓嗚咽

秦湘侯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古之人三歎息焉篇中具見此意

書後引

余讀古今文每勃然有所得於中率簡草之篇尾易掌諸子覽而是之而取其成章者錄之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書後目

第十三卷

書後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書全冲堂卷後

壬子秋禧客吳門病飲世醫紫谷君之藥而愈紫谷姓劉氏名元稷吳中號爲博雅登其堂多法書名畫因瞻其曾祖廉使筆山公像有古大臣威儀吾友徐晟云筆山公以名進士給事中歷官藩臬清愼廉法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也全冲堂者筆山七

世祖康民公永樂中扈從北征精岐黃術與館閣諸公游學士臨江金文靖公幼孜顏其室曰全冲爲之記廬陵曾公棨書其記之末其他贈詩記序不勝數皆名公卿也而禧之鄉先進凡十有一人爲劉歷世皆用醫學顯封大夫培橋公積德厚實啓佑筆山公全冲堂之名益大有聲于吳當筆山未第時文靖公記已失去後宦游滇南過江右得之文靖集中元稷去公又三世文靖書康民公墓誌及徐武功伯有貞爲其九世祖季誠作卷跋皆失元稷偶過裝潢家見墓誌亟購以宋板本草易歸而武功跋亦于雜書古帖中買得之獨周處士東村爲其六世祖蓼橋公寫全冲堂圖失之百年不復得東村唐解元寅師也元稷每以爲恨百方求索而近復不意得之于是全冲堂名蹟自永樂迄三百年所世傳歷變革而亡于兵火者至元稷大備嗚呼可謂盛哉禧于是歎元稷孝思之誠若有鬼神相之而劉氏先世之澤爲深且遠也徐晟又云元稷父維申先生恂恂退讓君子與家君少游庠序交自髫齔至老如一日晟不妄以言許

人者也晟父武子先生蓋高士禧嘗于李灌溪侍御飲酒坐上識之元稷既出卷示禧請書其後禧惟元稷淳篤好仁有君子之行又感晟言不敢辭遂敬書數言以竊附于鄉先進之後云

彙九霞曰文以元稷爲主筆山爲綱徐晟爲牽拂純用筋脈提注此最精于法度之文

○○書禹航三嚴先生崇祀錄後

禧爲童子卽聞天下名士有禹航三嚴年二十足未出南州旣以病臥翠微山中者二十年海內耆哲彫落殆盡往往不得識面癸卯始游吳越交沈甸華陳貞倚則人人言給事中嚴公顥亭名沆字顥亭又八年游揚州而公卒乃辱臨禧講布衣之好閱誠樂易殆過向年客沈陳時所稱道已讀三嚴先生崇祀錄乃知公蓋訒公先生冢子世父則印持叔父則無敕兩先生也嗚呼禧爲童子時聞名字而不得見今得見公又

爲當世賢公卿豈不甚幸因念漢錮黨之禍起於甘陵然而亡漢名士常侍之徒非三君俊顧之徒也唐以下莫不皆然後世不察至謂名士足以亡國夫人處家必孝友惇篤見稱鄉里其出也淸言正論風節著於朝廷然後謂之名士故或以爲無救於亂亡則有之而顧謂其亡國亡國不罪小人而罪君子則人幾何不相率爲小人也三先生以文章倡海內而篤行謹兄弟孝友無間身沒論定先後祀學宮可謂盛矣今夫忠臣孝子貞夫義士名之最美者也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天下不患好名特患其好名之不甚好名甚則必將勉爲君子而惡爲小人禧交抗士最多率彬彬然由文章進于德義以孝友名稱者不獨在嚴氏也謂非三先生遺風所興起其誰然與

曹秋岳先生曰宋末多議論少成功而論者至以亡宋咎諸道學試問諸儒中秉政者誰人誤國者何事乎耳食聽談謬妄至此夫責備賢者固自有道必先正小人亡國之罪而後咎君子之不能救若徒深文以罪君子則小人之罪反有辭以自解嚴于君子而寬于小人豈天下之福乎叔子此文當與續朋黨論參看然如此論名士又令吹名客爽然自失不減子路嬰相之介矣

孫無言曰氣寬和而不迫辭覽峭而有制在廬陵臨川之間

○○書許甫草思子亭集後

甫草客揚州將歸予過之爲連床語其表弟董方南出示所作宣城林氏雙烈傳書後附載宋旣庭氏女景耶年十三夫死守貞居小樓十年不下微聞親戚有欲奪其志者輒不食凡二十日嘔血至盡死予驚問方南女之夫何名曰吳中所謂許孺子準者也然則予嘗見之汪戶部稱中思子亭記甚愛其文而惜其背於禮甫草乃持一卷授予悲且嘆曰在是矣予覽諸君子折衷情禮論旣備通嘆若孺子者固宜有宋女之爲之妻也孺子幼慧能文章獨好儒先之學程純公次子邵公生五歲而夭公誌其墓幾于生知之聖然則世人所聞出抑固有然與天下之害生于不及情不生於過情臣不忠子不孝兄弟夫婦朋友不終雖群匹失喪反巡其故鄉求如大鳥獸之翔回躑躅燕雀啁噍之頃有不可得者嗚呼五常潰亂禮義乖離則豈過於情者之所致乎海內耆耄彫喪過半後起寥聞無人則吾將安望故苟其賢且才雖胡越之子猶將生而愛之死而悲之而況於其子甫草

久而不忘且爲亭旌其悲誠曰不宜雖然甫草於夫人之子之賢且才者身力所及爲少長養而成就之使終有立則許孺子其終未死也矣

嚴顥亭先生曰天下之害生於不及情不生于過情語似偏至却極中正至以貞女起而以甫草成人之子結命意立格最高非行墨間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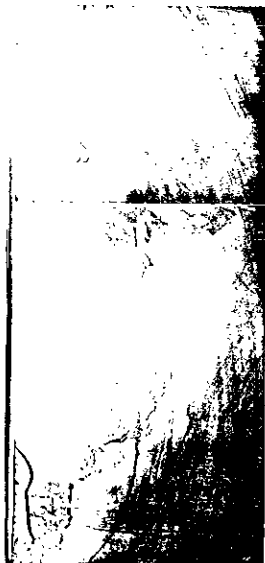
程穆倩曰悲慨處極沉鬱頓挫之致

書周茂蘭血疏後

崇禎初　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諱漣周忠介諱順昌以下得賜贈卹有差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爲殺吾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煥毛一鷺也仇人未伏其辜茂蘭終不可以爲人立聖人之世於是草疏發二人奸狀刺血書之　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辠一鷺以死免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禧盥手正襟誦茂蘭血疏歎古今爲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死冤於君則在白其父之冤冤於奸人則在誅其父

之仇父冤雖白而仇不誅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古人所以重報仇之義也禧嘗怪伍員報楚雖君臣之義有所不顧獨班宮載於左傳鞭墓載於史記而入楚之日求費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則皆無聞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爲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仇其君而不仇其奸人非所以敎天下後世之爲孝子者也吾故曰爲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孝在父冤既白朝廷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爲足當茂蘭刺指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諱希孟官合公適退朝索視其疏見血迹淋漓紙上瞿然改容既而曰上新即位而疏有鼎湖勸進語非體也茂蘭於是要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茂蘭字子佩與人所稱芸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茂藻茂芍皆守義執節不媿其父禧茲得與交而先生行尤高云

金孝章曰他人只贊子佩之孝而不能言其所以孝得此洒發使千古大義昭然於子佩又開一生面矣文之貴識如此

徐禎起曰文筆如屈鐵畫沙勁利異常

○○宋烈母傳書後

甲申乙酉之變婦死其夫子死其父者不可勝紀而以婦人從容就義于與門又得一人蓋宋子實穎之母夫人姓葉氏以名族歸子堅先生嫺于內則爲子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度乙酉閏六月薙髮令下太湖中有起者城內外火光燭天實穎與父謀出避兵夫人正色言曰出走者汝輩事爾吾婦人去將安之昔伯姬不避火春秋美之火且不得避況兵乎于是實穎奉父出而夫人閉戸坐達曙俄聞有兵持刃觸門

者門未啓夫人遽同季子實方女雪娥實穎婦朱氏則牽袂奮身赴井死矣時仲子實粟年十七號泣井傍曰母死兒何心獨生須臾亦赴井死嗚呼不自愛死以愛其身臨難決絕情不反顧者婦人之義也（[illegible]）顧母同夫子出走其得免于難未可知即兵人嚼齒大罵死夫豈不烈而夫人皆有所不肯爲蓋嘗觀古今變難之來士大夫非盡輕廉節樂去故而就新也死生之際少濡忍不斷因循遷次遂迫于利害易其初心者比比有然夫人懷必死之志以爲可以得生身

僥倖于不辱而其事危不可試夫死之權操于我則天不得而奪之而況于人乎此夫人之烈所爲加人一等也兵既去實穎負母及實粟屍從井中出顏色如生而實方與妹及實穎婦俱植立井中竟日不死是豈所謂天命者與越二十五年而實穎有貞女景昭以死殉夫蓋亦漸被夫人之遺敎而自奮于義與實穎字既庭年未三十名重天下與禧交善（既庭既舉於鄉當國者愛其才欲授以翰林中書不就而讒其同年葉云）至今述其事嘗流涕王千秋敬書此於姜行人垓傳後

尤展成曰洗發烈母處至論不刊與泛稱節烈者不同文之段落亦古

繆念齋曰余少聞太師母懿行奇烈足方古烈女丁酉閏直指李公以輿論將上其事忽被讒去至今盛典闕然得叔子此文表章之草野董狐未必不勝于華袞也

○○書徐華國遺事

吳江徐君華國居平灘朱王份雕巷舊址也地多邱墓有沈氏墳屋三間無居人而多懸棺華國嘗夜歸聞屋中荷荷聲大呼而入則一男子轉側地下土塞口鼻中舉燭細視爲某道士被而送其家久之乃甦言因外出過敏巷常持無鬼論華國曰何必無鬼但我神力強能無懼耳至是人益信其言然猶是人也或魅而昏或直入大呼奪人於鬼之室而活其欸語曰邪不勝正弱不勝強當華國大呼時鬼安在乎則

謂之無鬼可也初馬灘多草樹人病送芻狗者極於其地有莫龜鄉（名旦脩吳江縣志爲世所推）者以文名正嘉間好諧戲嘗於白布上畫鬼而乘膜入林中倒著之人至輒出走而前却見者大駭悉棄羹飯去天下事久假而真類如是耶華國名元瑛性剛直力舉三四百斤好轉先儒語錄工楷文敏書子嶽善詩以風雅名當時余蓋與交云

王玠右曰記鬼俗事最須古雅此於古雅中更得生致有子長退之遺意

讀左傳後

紂者人之倫天理之節天子遺匹夫弗能詘焉故東濟必敗謙受益知憂知懼免于難故驕且肆必敗斂則有功勤則不匱故惰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濡必敗君子不以姁姁爲仁不以佐佐爲勇故寵婦人之仁衛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慎輕則脫慎固脫離故輕必敗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張戎心故忘戰必敗厭囤則圖民困則畔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腊

毒多藏厚亡故指斂黷貨必敗治國如治病然而用小人是飲酖酒以攻疾也故退賢進不肖必敗人有諫臣拂士猶幹者有相故愎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惡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立國家必正紀綱綱紀不立則其敗也匍匐如崩十而不可雜

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教必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故悃而不止必敗蘊藻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不勤小物傷近必敗居足之地不出扶集於術柔則頹矣故不謀遠必敗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疎必敗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驕賢德蔑彊大必敗一人欲爭則群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君子瘠已以腴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親親天之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喪同姓必敗天道福善禍淫淫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松柏之生薄雲霓立霜雪震風凌雨不仆為蘿施其木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亦必入人服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面焉立于亂驟據其過積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轉伍乙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

則必興

溫伯芳曰包括一部左傳成敗之故具變換于分門排戶之中如武侯八門陣法大陣之中包小陣此極奇極創之文在古人所未見

○○○書蘇文公高帝後

吾嘗讀蘇洵辨奸深服其智而惜其不幸不見用於時及觀權書高帝一篇則幸其不用其不幸而用害將與安石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鑿智之害與陰賊險很同趣洵論高帝鑿已甚矣其言曰安劉氏者必勃是時劉氏既安又將誰安差帝知有呂氏之禍也昔者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受顧命曰用（滁宜撥云老泉鑿空矮論）敬保元子釗宏濟於艱難當時海內乂安康王立四（今在安劉氏一語須極力辨駁故其辭迎刃而解）方無虞彼其艱難者安在耶夫君崩而嗣子幼則天下將有意外之患故必屬諸大臣以鎮撫之高帝在位十二年反者九起瀕死而黥布陳豨作亂其欲屬大臣以安劉氏情也豈必知呂氏哉洵既鑿其私智欲附會以苟成其說則不得不推其不去呂氏之故于將相大臣呂氏噐而亂作則不得不推其欲損呂氏之權於斬樊噲且夫噲忠烈鴻門譙羽非諸將所（此忌人所易知故辨之畧）敢望其諫處咸陽宮及排闥涕泣雖良平何參有不能噲不阿帝於生則必不叛帝於死其不肯阿后以危劉氏明矣而洵顧以椎埋屠狗斥之孟子曰此之

謂失其本心洵之謂矣且洵又曰帝意百歲后將相（小人辨之詳）大臣有武庚祿父而無以制之家有主母則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故留呂氏以待嗣子之壯吾不知洵所謂豪奴悍婢者何人也信越布豨帝既生而誅夷當時存者何參平勃陵嬰諸人耳非有梟桀難制（人心死）（如此辨駁今古）內握重兵外據大國者也坐城市而愛猛虎乃先飲（妙論）鴆食堇以俟虎之斃吾見虎未至而身先死矣朱明帝時后兄王景文忠貞帝倚任之既慮晏駕後后臨朝景文有異圖遂遣使賜藥死顧以褚淵受顧命蕭道成為右衛將軍後世人主欲為子孫計而以不可（此作者本論）知之故橫生疑忌賊殺親臣以亡其國者則皆洵之智也洵賢者工於文智足以文其辨其害於人心尤（以下縱筆不窮）甚故吾惡之吾非惡智惡其鑿也洵論子貢魯可存齊可無亂吳可無滅嗚呼其智若此吾蓋惜之矣

邱邦士曰老泉論之謬不駁自明然如此文說出許多當國大本領論人大頭腦來則此駁大有關係為世間所不可少之文

兄善伯曰高帝不去呂后自是人家常事北魏之

俗何可訓也可笑後人處處要想出古人權術此皆不達人情不識時務之人其實善用權術者亦只用一二而已英雄末節恒多衰耗即其身家子孫亦有付之無可如何者何曾步步設計事事合著勞後人揣摩奉承乎此篇正論固足以修慝而辨惑也

○○書蘇文公諫上後

蘇子曰諫亦有術焉用諫之道逼於游說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一曰理諭一曰勢禁一曰利誘一曰激怒一曰隱諷魏子曰術之中尤有術焉得其術則五術皆濟失其術則五術可以殺身夫用術者亦在審其機而已機之所伏不在理不在勢不在利不在激不在隱機之所發可以諭可以禁可以誘可以怒可以諷夫所謂機者何也機先則失疾機後則失遲機顯則失盡機微則失晦疾則岡遲則誤盡則厲晦則忽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莊周曰庖丁之解牛也披郤導窾則砉然迎刃而解是所謂得其機者也五術未用先用其機機有在於五術之中有出於五術之外曰理曰勢曰利曰激曰隱術也孰當諭孰當禁孰當誘孰當怒孰當諷則術之術也或可偏舉或可並進或可終守或可更端此所謂在五者之中主好色我不諫其色主好貨我不諫其貨主好刑我不諫其刑主好勇我不諫其勇時其起居飲食伺其嬉游燕寢而引之於善若無意於人焉而無所不

人主好色吾言其色主好貨吾言其貨王好刑吾與
其刑主好勇吾與其勇吾入得其歡心則可以惟吾
之所爲此所謂出五者之外也古之諫人其言無不
聽用非有奇術也得其機而用之故格人而不居其
功殺人而不任其罪是故諫之道通於說則十可得
九諫之術合於讓則百舉而百有功語曰抱薪救火
夫火可救火水可濟水願其術何如耳

全部國策只一機字可了故同一說也今日不效
而明日效此人從而彼人不從乃知縱橫家非有

硬法可學全在心細手敏處得力耳讀老泉諫論
因及此 自記

邱邦士曰立論之旨似偏極正似通極確於諫說
一道韓非子爲原病藉老泉爲開方今裕齋復爲
鍼肌切脉之術無遺義矣

弟和公曰勢險節短峭利可畏中具有變化之筆

○○書蘇文公諫下後

人君苟樂聞其過不刑不賞天下之人樂就之況誘
之於前而驅之於後乎進諫則不然雖有奇術不能
必聽雖有至道不能必行以余之機行蘇子之術而
又不得則雖聖人無如之何且夫說易而諫難說之
爲說多動於利害而諫常爭以理理非賢者不能信
而利害者愚不肖所共明且吾誠說其人一事從吾
說吾無求矣吾立人之朝而思諫其君雖多至千百
事皆不可以嘿嘿而與爲苟且吾則以爲百諫而百

從非格心之臣必不能也古之善格君心者莫如伊
尹周公太甲不義伊尹放之於桐悔過遷善三年而
後歸於亳周公負扆以佐成王自六卿九牧內至細
衣小臣非公之所取則不得侍於天子向使伊尹不
得放君而周公無權則雖欲使太甲成王遷而之善
亦不可以必得吾觀三叔流言周公居東而作鴟鴞
之詩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則成王蓋甚有畏於公成
王雖畏公而亦未始不有疑於公嗚呼周公之於此
蓋其岌岌矣乎孔子相魯三月卒不得志於季氏昌

邑無道霍光廢之而立孝宣夫得其權則伊尹之事再見於霍光不得其權則孔子不能爲周公嗚呼誰謂孔子而不能於光耶

邱邦士曰前篇欲諫之行則推諫之術下至於譎然後盡此篇嘆諫之難行則上至格心尤藉權勢皆獨到切至之論文亦老泉所謂渟傑簡直者

○○書蘇文公明論後

惜哉蘇子之明何其小也日月不矜小明故其明大雷霆不褻用其威則無所不威聖人之明如此而已書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夫共工驩兜以比周而並誅此二子皆有過人之才而官與族又甚大意當時貧而比周者必不止於二子後世黨人之禍株連勁延千百以謂不取而盡殺之則其黨必不止乃舜自誅二子外不聞復有所誅責孔子曰舜其大知也歟正其大不正則小不正者自正故所以爲日月雷霆之明威歟蘇子言不及此區區舉阿即墨之事且欲以一知而欺天下之十天下窺吾之所不知將并吾所知者亦遂疑之而不疑惜夫蘇子之不善全其說也既而著辯姦一篇噫蘇子之明不小

邱邦士曰推黨禍處無中生有酷類蘇氏之文然立論之旨絕正絕大不獨勝於蘇氏竟足以助儒先所不及

○○書蘇文公辨姦論後

姦人不易辨也人之大姦尤不易辨辨之之道有二凡事之不近人情者其忍僻足以賊天下也凡事之太近人情者其柔媚足以殺天下也姦人之欲取於人必先有以予之欲大有所忍也必先以不忍嘗之搏虎之家多傷人阱而致之則人不傷而虎已倍得是故阱虎者必置其牲釣魚者必設餌入廟之犧則被之以文繡方魚之見餌虎之見牲也以為我愛也犧牲之曳錦而被繡以為尊榮我也投所欲焉而遂

制其死命兵法曰攻城為下攻心為上故小姦竊位其上竊權大姦竊心王莽謙恭下士卑節而事太后卒移漢祚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奸邪殊不覺竊心之術顧不雄與千金之子偶中於飢寒不求衣而衣至不求食而食至彼固思有取之者矣千金且然而況萬乘之主乎

温伯芳曰風調絕好似西京文字

兄善伯曰不近人情與太近人情皆忍者也水火皆足殺人而水惟尤甚此近情者所以難防也予嘗謂揚雄用類深文淺但余背若以淺陋文飾深富更不易辨耳

○○○書蘇文公遠慮後

臣之忠奸不易知臣之才不才與其才之大小不易知君失知於群臣吾可以收制其後失知於腹心之臣則其禍告速一失而不可再贖然則人主非其神明不與君臣生同里長同居寢處出入與共亦安識所謂腹心之臣而任之者吾故曰言腹心於創業之主易而守成之主難堯之用舜舉匹夫為天子如此其易也釐降二女主五典賓四門宅百揆納於大麓其所以試舜者如此乎其至也夫以堯用舜而汲汲焉必不免於試況為之君者未必如堯而其臣萬萬

不及舜後世之用人也或以世家以名望以相薦引或偶中人主意或以言語或積倖拔秩貫魚而升之詢其臣之生平何若人主不知才能大小何若人主不知何以為上位大權人主不知如是而欲求腹心之臣難矣吾故曰不亟有以試之不可也試之之道不於引為腹心之時而在吾所等夷視之為群臣之日藉政之暇時降體而接之引以議論使得以舒達其志道一層之以非禮觀其偷容道二驟榮之以恩

辭以觀其喜懼之感以觀其畏道三投之卒然難應之事道四功大賞薄觀其怨望否也道五吾有過言有過行其諫我或從而評我道六吾觀其所譽果君子乎其所毀果小人乎不徇私恩不懷小怨道七使之作非常不好名而懼謗道八考所論設有深思遠慮不苟於目前不試於群議道九九者皆善而由於其中心之所誠然道十夫習與之處可以觀性情屛之非禮可以觀其自立不矜賞不畏威可以觀守投之卒然難應之事可以觀才不怨望不諫不私可以觀忠直不好名懼謗可以觀力深思遠慮可以觀識如是而出其中之誠然可以觀心術夫如是而曰吾有所不能知之臣吾不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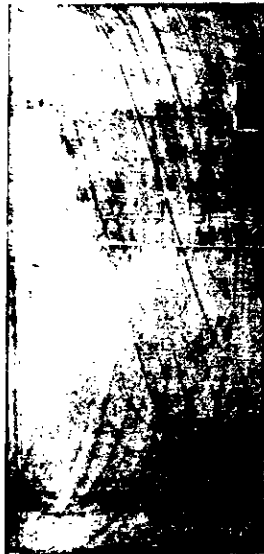
邱邦士曰九道說試人處經權互用自是實用奇

○○○書蕪文定重臣後

君有重臣士庶人有長友其義一也君無重臣則國危士庶人無畏友則其身可陷於大不義而不敎是故君欲得重臣以安其國必豫有以養之人欲得畏友以立其身必豫有以求之且吾所謂畏友者固非徒畏之而已有所甚信服於吾心而不肯叛吾甚有所親愛之而不敢褻父母妻子不可得聞而其人所不可告語於其家人與其不能自對者衆無不可以相告是故人之交友必以爲能拂吾之過而引之於善也苟其不然則必便辟而不足交然吾觀國之大事小臣不能言則其重臣言之小臣不敢爭則重臣力爭之一介匹夫莫不有性情之錮學術之偏紆結於其心而不可解又或乘於意見之所快而必求以自遂此其事雖父母之尊親妻子之愛有所不能奪是豈可訑然而恃此二三等夷直諒之友以要之於必折且夫人之失德固有出於呼吸之間及其後雖悔之而不及者惟有其畏友以持之有所大逆於吾心而不敢拂也吾大有不服於此一事而不敢違也

蓋情足相攻而勢足以相制及夫得失成敗較然大見然後快於其心而其初固無幾微怨惡之意是故可以居吾之功名而不爲忝與吾蹈湯火而不爲德庭辱我而不爲嫌逐殺其妻子而無所忌憚若此者蓋所謂畏友者也

與邦土曰說所以爲畏友處乃剝闢之論筆性亦嚴悍可畏○說到逐殺妻子語似駭人然貫感易位正是此理如伊尹於湯是矣君相可行而朋友有不可行者推其意言之耳

弟和公曰前面特提出一求字截然便住蓋欲人思所以自求也彭中叔因作求友說可以並讀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國朝王文成爲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劄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不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而遇事敢言特其措置之方天下大畧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事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己居其位於形跡不無嫌疑

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處者公亦嘗出一二言爲拯回護何至謂其不知廉恥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既多鄙夷不屑之辭而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嗣極言䜛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

景宜虐蕭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罔已不旋踵矣而其闢則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侍從尚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敵君臣之釁哉然則公肯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

己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大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人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宋秉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烈爲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狠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甚矣

彭躬菴曰持論極公平代論青及拯立言之法極得體至慮後世君子不擇言而陷於小人尤苦心世道之言

○○書季子高宗論後

季子曰宋高宗纂弑之賊也諸將所至成功有必可以復二帝之勢而不肯用益懼二帝歸而已不得終據其位也世有董狐按以春秋誅心之法高宗雖欲逃罪不可得矣

昔秦檜讒武穆於高宗而殺之檜死牖下然卒以絕嗣人以為此岳氏之報也高宗委手金人以爽死其父兄曾不如死醬之足恤雖竊重器不能一傳此豈其應耶然高宗之老也孝宗奉之極尊養光宗不子而孝宗乃憂崩何與太宗受國太祖其事之義如事父觀其頴歲改元更名縣姪諸事則永昌之崩斷以斧弑不誣也滅天理者天必棄之光宗病廢不數年死而太宗享國長久子孫之為帝者迄高宗始絕甚矣乎天道之疏也太宗惡並魯桓光宗之罪百十於許世子而史未有明正其慝者嗚呼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世也唐肅宗當祿山之亂自立於靈武君子識其因亂纂國當是時肅宗不正位則號令不行唐祀必絕明皇不可保其身所謂不得已而行權變

而不失其正者君父播越而建太子立皇后獨何心哉其後寵李輔國使明皇驚憂卒以病死是故董狐之義援季子之說此三宗者必皆正以纂弑之罪而後可也

溫伯芳曰扶藏錯綜無限古意

○○書邱登甫詩傳後

洪武中日照民江伯兒割脇肉療母病不愈復禱於岱嶽祠以其三歲子祈焉母愈殺而祭之事聞 天子怒其滅倫傷化杖而戍之海南於是著爲令凡割股臥氷者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旌表法既不行好名希賞之徒無所僥倖然世之篤孝奇行輕生命傷肌膚以求全其父母者爲耳目所覩記已不勝屈指而學士大夫又爲之作傳記形詠謌若以風動天下之爲人子者殊乃非聖王之意與禱嗇因是而折衷之以爲聖王立法必於中正禁其詭僻畸至之行以杜大好名輕生貪利忘害之端然至性顯誠之節可以貫金石泣鬼神者亦自不可以湮滅於是學士大夫從而揚扢之以愧恥乎天下頑鈍不孝之子嗚呼此則聖王法之所禁而其意之所許也邗江邱登父父母病先後割股嘗之皆獲愈其事爲最難且奇邗之士競相贊述余覽其冊而書之以見登父之爲皆人情所難能而士大夫之所樂道故述 聖祖之制而贊推之以明世之所以稱道奇行者其義如此

○○書伯子示傑儆等跡後

吾兄弟既定葬勺庭便欣然有夕死可矣之意初內人欲從于葬是予謂和公曰是山靈恐非婦人所當今其言如是可矣蹟云勺庭外叔所居死者必先就葬婦人孺子定以爲嫌而氷叔之婦閒誕然曰三君生正直死必爲神吾何畏護者猶鬼也正直者死猶人也吾兄弟甚喜聞此語吾皆念吾夫婦欲從吾父母皆無餘地既爾婦沒於山附吾左當勺庭之旁生時偕寢處者也歿山下則祔姒與娣娣然祔吾焉便然吾不復屑意矣乙卯六月十八日勺庭叔子禧書

門人楊晳曰只數行凡九轉妙極

○○書古今長者錄後

吾友彭躬菴出示丁明登所輯古今長者錄禧受而卒業見古人忍辱包荒爲人情所難至於如此乃歎是書爲目有益閨宜家務人習自覘肺腸負蟣蝝雀鼠不足比數也門人問曰讀是書者則盡有益而無損乎曰損亦有之曰其流也爲矯激沽名或優容而長奸乎曰是何足爲長者病曰然則弟子惑矣曰吾爲子明之長者以容人爲德夫天下之最難言者莫過容人非犯而不校之難也善用之則容人爲長者不善則容人者爲妄人夫容人者以長者自居則有視人爲妄人而不足校者矣孟子曰君子必自反也曰必不仁必無禮也必不忠也夫吾實不德或處之不得其宜則所以致此者當自反而慚而懼而悔且改之而但不校而已而曰我實容人是己身不免於妄人而乃以己爲長者人爲妄人則亦妄之至極也已矣是故人處骨肉之間姻親朋友之際而輕言保全者亦妄也夫爲保全之術者則皆見其人之非是者也一當之而隱忍焉再則動於色矣再當之而隱忍焉三則動於言矣過此不止則向之所謂隱忍者暴起并發而決裂有甚於常人矣就令終始隱忍萬不至於決裂而吾之心終以人爲小人己爲君子而不自知其致此之有由也然則何如曰爲學者必以求過爲本惡以護過爲大不得已而行長者之道斯長者也已夫何損之有

諸子世傑曰人之自居長者有數等如所謂沽名一也養奸一也或以包荒爲用世之微權一也或自屈於勢力不得已隱忍而自謂度量能容者一也有理屈辭窮本心已見飾非文過之校無所用而乃擇美名以自居曰吾爲長者不校耳則其毒害深中肺腑莫可救藥又其一也叔父生平過於寬厚毎懼流弊養奸爲長者病今獨揭自反有過爲長者根柢不特可除長者之妄而前數者之弊亦畢除矣推論精微俱到平實至極處令人且悟且慚

議論曲折而入

○○書商邱宋氏家乘後

家乘之作、多大家貴族、其有德而世徵者、無有焉、易門崇高莫大乎富貴、人情所競趨、雖甚盛德、必稱說富貴之應以張之、富貴不絕於世、盛德君子代不數人、則大家貴族、又恒以有德爲榮、述家乘者、必推本其先世之善、然非有所飾辭謬說、以欺世也、古今子孫蕃昌、簪纓奕世不絕、其先人非有大功隱德、則必不及是、如江南王氏之推本祥覽、關西楊氏之推本寶震、不可以枚舉、商邱宋氏自莊敏公諱纁先後代有功德、而文康公諱權爲難、爲文康公當鼎革初、首言議崇禎先帝廟號、義聲震天下、夫新故之交、人所難言、跋胡疐尾、媕轉以求避其事而不可得、昔王祥在魏、稱純孝盛德、及以三公事晉、於故國未嘗有一言之及、李德林自周入隋、才名爲文帝所愛重、言聽計從、及爭宇文氏事、輒觸嫉怒、雖幸脫於死、而終身廢躓不復起、夫豈其不忠故君、而忠新君、是求忠臣於逆子之門也、隋氏再世覆滅、九州四海之大、忠臣義士寥寥無聞、此固文帝下愚之見、然由二事觀之、亦以

文流暢跌宕意遠無窮

知人臣處此之難爲矣、方文康公慨慷昌言時、豈意其出口而無他患、且自此位極人臣、子孫賢貴繁昌、以至今日哉、動於其心之不容已、義所不可釋、夫是以倉卒之際、不待再思、不謀於親疏、而毅然行其志也、方正學有言、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族雖盛衰也、文康公克承先德、不忝忠孝、諸子以才德繼起在位、此方先生所幾幸、爲不可兼得者、宋氏後裔、覽觀興起、世德名位、傳於無窮、即叔孫穆叔所稱三不朽、何以過焉、禧因員外犖之請、而爲書其後

歐陽介庵曰、極力提唱文康請謚一事、却只用含蓄之思、宕佚之筆出之、不作一毫慷慨憤世語相形、姿品格最高

○○書彭隱君傳後

君恩重故臣致死夫恩重故婦不二天下未有無施而思報者然則古貞婦之於狂夫烈士不食祿而守死非人情乎夫貞婦烈士自愛其身如拱璧然不得而委諸糞壤也感恩思報此其情之後起者已彭隱君萬垣善屬文不得志於有司甲申國變隱君痛哭不出既而自護其毛髮以取死嗚呼亦何爲哉隱君子鴻聲君子也與藉交出蕭伯升傳見示爲書其後

錫友石曰數行中有絕大道理又以蘊藉出之但覺義味無窮

○書贖離婦紀略後

一旦奪人之母于其子奪人之妻于其夫而終身離而不復合人情之慘悲恨有甚于此者乎無有也然則一旦挈其母以歸于其子妻歸于其夫人情之懽忻感激有甚于此者乎無有也且人之痛莫痛于死然既已無可奈何而死則夫妻子母之屬亦相與久而安之而生而離者一日未死則未嘗不一日幾望其合自一日以至百千萬日其愁痛無有終窮故生而離者之有甚于死非親嘗而目擊之弗知也錢

塘朱君修齡倡義以贖浙東之女婦其非財力所及則又濟之以詭秘變械之術所謂挈母以歸其子妻歸其夫者先後以千萬計夫以天地爲心而以鬼神爲其用浙人之祠廟而歌頌之宜哉庚申春余卧病南州朱君儼然過余余見君欲下拜君不勝然卬衡可以占也于是卬授門人書紀略後貽君君爲一倡先生高弟先生以道術濟天下之困修齡是以其亦雲中之鱗爪爾噫乎天下孤寡顛連者舉目皆是也修齡亦安得而救之修齡其終將有以救之歟

文引

哀死之文情勝其文非無文也情至而文以至不求文而文至文之至者也不言哀而哀至哀之至者也必痛哭以爲哀則哀情徵必工於文以爲情則文不工韓氏祭十二郎工於文以道其情者也然而情以徵矣哀死之文以横爲文以不求工於文爲文凡民且然況天性之親此吾所以不深取也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文目

第十四卷

文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典士編次

○○○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

壬子冬余自吳門歸癸丑八月病傷寒十月驟頭風發欲死十二月又發枕上得姜勉中學在訃始知尊先生死矣淚徹下輒頭痛不敢哭既又得歸子元公凶信明年甲寅三月水莊檐曝軒落成乃爲位白衣冠以哭書曰

明遺臣如農姜公位不書官公志也稍降書曰明處士元公歸君位哭上香獻酒三四拜訖以寓錢藉文而焚其文曰

嗚呼天不憖斯人一老不憖遺哀哉公忠孝大節山以東大江南北衣裳之士人人能言公僑吳趨閉門不接客禧客吳趨先達高門亦不自通名紙聞公賢桐城方密之先生與禧篤相別青原山曰子之吳門不可不見姜公也出寸紙書坊屋厲毋忘禧迺先到公門公欣然躧履接之毋過必具饌子具酒好甜食必設寒具滑糖每酒具必招元公二人者談竟日去或便宿水樓意志顛倒歌哭雜有故公與禧相結深

嗚呼世之能言公者未必如禧之知公也禧僕遊元公不羈胸中少世上人公遊與觀察元公嘗自刻乾坤一布衣語爲方三寸石印印草稿上墨注其下曰吾往年刻此今見江西魏叔子當轉手贈矣元公卒未贈禧印然禧嘗過元公翻其稿得見之色怵惕不敢當未嘗不自喜爲元公知也元公善病又使酒罵人吳中人時時說其死復時時見元公吳中禧將歸

元公持羊羹脯魚酒一尊過禧南樓開三面窗瞻眺雲樹曰相見幾何君遠去飲不盡歡若不勝情者時元公益羸瘠氣息不壯予私謂僕夫曰歸先生豈其不再見耶及行又出贈詩蓋贈余詩凡三矣而再拜請曰先太僕刻集有成予其賦之貽我遂去不復見而公聞禧歸有日數使仲子邀宿止先是禧言東裝行公輒涕泣或失聲氣逆上禧有楊州童奴曰阿邢甚忠謹嘗從禧之公食飲公一日引前撫其頭曰阿邢汝主人歸吾亦不知何日得見汝也又泣下禧亦

相與泣嗚呼豈知禧遂果不再見公耶甲寅九月聞
公死禧甚傷之爲墓記及此事益念公忽忽時淚下
公之別禧也倚小舟獨送禧於滸墅關上握手再拜
痛哭久之他日過蘇寓門有高樹及春長風千里之
詩公二子寄公年譜屬作傳并寫公懷贈諸詩文然
禧在吳時公皆未嘗出示今禧病用傳公未遂成所
跋太僕集序書至元公已死五六月僃負生死不止
車過腹痛迺者事變杳至元黃交野公元公文皆不
及見江生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
何況死生之際大矣嗚呼豈不痛哉

徐禎啓曰敘夫婦人間以自巳離合牽綴曲盡古
法而情事忽斷忽連忧惚無端增其悲態讀之如
夜月三更聞杜宇之啼

告李作謀墓文

南豐李生作謀既卒庚戌二月易堂魏禧哭其墓而
告以文曰嗚呼余不幸而哭生之墓也哀哉生之師
程山先生以弟畜千生相見執禮甚恭余知其中篤
而口訥然弗能宣也既作書數百言自道予報之亦
于餘言期生爲古人甚厚己酉八月予客南州程山
先生以書來曰李生其聰竊願執贄門下少學問不
自信以故逡巡然亦不能久待願毋忌斯意余得書
終夜不寐念作謀爲人剛正不苟合而與人坦易不

修睚眦見義若食利辟利若浼生國變後長自棄舉
子業學古文好論古人是非意所不可雖貴勢與賢
不能回此其人吾固樂得以爲弟子又念吾生平多
過失而服喪以禮性好聲色樂妄想二者爲甚二十
年來爲諸生說古人嘉言善行男女之際不以非禮
動其心及宰我問短喪孟子答然友諸書則心怵惕
面熱身不能正席聲不出函丈而以作謀爲弟子吾
何敢既又念吾生平汲汲少俊士欲得有才志者相
與成就使有所用于天下比年授徒以食貧自救亦

欲稍稍取擇以寄其志作誄聽緻學諸技藝輒工其論古人伐毛洗髓多刻至之見余嘗以作誄甚似胡致堂先生也而不欲作誄以此自致文章經世之務吾皆願與砥礪歸于實用又念禮事師無犯無隱而父兄有評子弟使作誄立吾門必能正色直言匡我不逮吾亦有所嚴憚以自束其身然終不敢遽以作誄爲弟子也十月余在新城而聞生遽死傷悼不自勝見門人之至者未及禮則必拊膺頓足曰南豐李作誄死矣聞者皆驚愕及余至程山見程山先生相

與執手而泣明日哭于生家將就位先生泣下沾地哽咽而言曰必須句夫李生之爲子門人也久矣子不可頓首而拜予逡巡立哭以揖十二月先生又以書來曰予信宿程山使吾多所益獨恨李生遽死不得聞李生以子爲師也久矣于义安得不置之弟子之列昔聶雙江欲師事王文成而未逮文成喪後雙江執弟子禮由此言之弟子可以拜亡後之師師亦可以受亡後之弟子予捧書泣下因憶宿程山日先生命予說左傳蔡聲子與椒舉班荆相食事時方罷

酒立池上冬日和暢微風動竹日影倒射竹見予倚樹指顧道通家子弟數世相厚善即孝子慈孫在是反覆數千言如目見二人班荆設食相與與起前後輩聞者二十許人皆欣欣動顏色予惻然念先生獨心有所隱痛而未之言而先生來書果云然也嗚呼吾安敢不以生爲弟子哉獨念弟子可以拜亡後之師其嘉言善行雖死可以私淑其身師受亡使之弟子其於義無所取雖重以程山先生之命而不敢受也是用告生墓生其聽之

甘健齋曰真誠惻怛寫情事曲折處如畫

○祭涂母鄧孺人文

嗚呼婚友之致哀於嫂夫人者豈非以夫人生而有德爲女爲婦皆富貴而夫子賢獨以未嘗有子爲恨耶余辛丑之游斯土也以兄事夫人之夫子宜振又四年來教授夫人諸孫欲請見夫人而夫人方日夕居精舍中故不得闚門而拜然余知夫人賢久矣今夏四月夫人疾病旬日而小瘥余僕方自山中來謂內人病已彌月相趣歸延醫徙宅於近郊余適別宜振相視惘惘各有不懌之色竊念吾內人雖不及夫人賢而年四十未有子又善病病且瘥且劇者垂十年今吾歸不知吾內人之尚無死也歸逾月內人病且瘥而余復來則孺人死七日矣嗚呼禍福修短之數其可知耶吾觀夫人蓋非不能生子者夫人有女適鄧氏而死夫人蔬食事佛遂不復當夕此時夫人年未四十也講夫婦之禮安知其不復生男子而潔身自修不肯少悶其志是夫人不必以有子而後安矣且吾聞之死生有命子不子亦有命世之陰婦自專者豈能必有子哉夫人之不有子夫人之命也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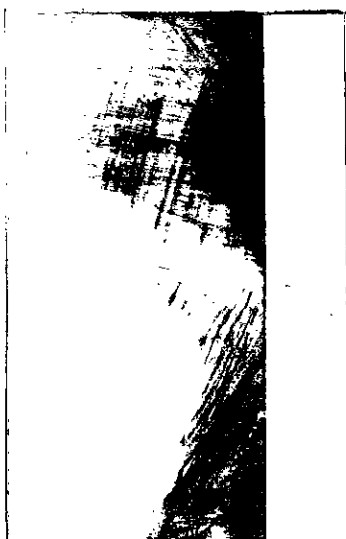
使夫人德不逮下十年來日當夕於夫子其不有子宜如故是均一不有子而夫人則成其賢名已矣夫宜振身有令德天必報之以賢子妾媵之子何莫非夫人子今夫人靈輀既出引而反虞余辱爲通家弟故陳辭以見夫人之志然以夫人之賢而遽死余則既爲之悲矣

李咸齋曰祭婦人文易俗易套易平淡無味此篇空中綴染婉轉相生情法悠然

○祭處士涂允恒文

嗚呼吾終已不復見兄矣往予之來此欣然而張足登於堂兄與叔父伯仲欣然連袂而迎予握手歡笑於一堂之上也豈不痛哉舊十月予歸山中以婦病不欲遠出猶喜今三月母夫人七袠將擔簦拜堂下爲匝月之聚聞二月得手書知兄有上氣疾及月晦伯仲遣使來而兄以訃聞矣予持書手顫不能終覽椎膺放聲哭妻妾奴婢皆驚嗚呼允恒其竟死矣予登堂而靈几儼然也棺歸然也捬前和呼兄而哭之

旣而嫂稱遺命出拜余家人皆言彌留時諄諄以不得待余爲恨前一二日猶命遣騎與相迎而不意其逝之遽也予聞而益痛哭不能止兄叔父伯仲皆與予爲昆弟交多可而少否兄每直言匡予使予有所嚴憚而緩急有無又常曲體其所不言余方期與兄爲用世之學進於古人之交而百五十日間遂至永隔幽明終古不相見也聞兄之死心怵乎其若失居兄之館舍憑兄之几一器一物莫不觸目而傷於心晝寢夜臥彷彿而見兄之形聞兄之聲咳然自念與兄生交時情未嘗及此何死令人思若是嗚呼予平生固不敢輕用其情者也而如兄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昭烈將終謂子曰人生五十不爲夭兄年五十有二矣性淡於嗜慾身無過行爲鄉里所信服高才工文章取世榮如拾芥而以國變棄去當路貴人不得識其面垂三十年易簀之日明達安詳無怨遽眷戀之色端坐以逝非所謂全而歸之者耶而予獨惜之深而哀之切也予亦不得而自知也兄昔好予文遺命以墓銘屬余今釃酒陳詞道中心之悲兄尚聽之

○○○祭亾女文

維甲寅九月日勺庭老人謹以牲醴香楮陳於亾女靜言之靈而言曰嗚呼汝爲吾之猶子莚於湖陽三歲來歸吾與汝母實撫育汝至於成人十七而嫁曾氏方吾之撫汝吾夫婦年三十有五無子吾兄以汝爲吾子先兆且蘄汝之老大生子長孫以娛吾二人之老也而汝乃竟夭汝幼頻病耳與足汝母甚劬勞汝今汝死而汝母病危篤汝死五日而不敢聞於汝母吾自撫汝至今十六年閨婢妾人凡四五卒未有子而汝又夭則信乎吾命之孤也嗚呼吾之無子命也汝夭亦命也吾年衰不能傷於哀樂達人任命如汎虛舟然終不能禁吾之執汝紼而痛哭也嗚呼哀哉

兄善伯曰無多耳而哀情如許其任達處乃益悲愴矣

○同易堂祭李少賤文

嗚呼少賤君竟不祿耶天旣厄君以時而又奪君之目耶使君偃蹇乎一室之中束紲其千里之足貿貿然賫志以沒也而吾黨亟乎其不哭耶君竊見夫世之富貴者如朝菌壽考者如夜燭大舟流溺高車傾覆或身被乎五刑體交乎三木或頸仆於飢寒瘦死於囹獄或世家爲俑奴妻子爲奴僕又或斷脰截要刵耳刖足又或僵腐道周鳥啄其肉又或多行不義天奪之祿身被惡名子孫爲戮所謂爲惡旣不可爲爲善又不蒙福所謂天下雖大無所容足所謂昔以壽爲榮今以壽爲辱而君年近五十不爲天生有好德之名死有考終之福身旣薄夫世榮子乃戒其子蘇爾乃兄撫其頭兒持其足藉幹欄柎棲靈夏屋翻成祖乎西成之門朋友送乎金精之麓吾黨之白衣白冠未冺而相哭者又安知其孰禍孰福也雖然間之日有承屈月有盈虧木有榮落人有乖離月盈則蓄日裁則悲中道同濟徘徊路岐逆旅之人睠然溯潰況我於君十載擧欲況我與君非蘿伊蘇況我於

君君克仁義執君之紼涕泣漣而酹君之酒尚其聽
之

陸冰修曰悲生之言不堪多讀

○代祭曾太安人辭

余精鬱兮窈窕神降兮太母無非兮有儀綃壽介兮純嘏積流光兮孫子芳修姱兮令譽驂鸞皇兮西極羌于世兮云殂坤德兮造家淵源姒兮巳大彤管煒兮青簡身見之兮在我嗚呼人有生而可弔兮亦有死而可賀富不必貴兮貴不賢惟太母兮履其旋賢不必壽兮壽不臧惟太母兮豫且康僵王腐鄭兮邦斐蔚翀首琁兮太母宮袓遶滕兮號升屋瓊瑰落兮紛藺叢予小子淹茲土兮恭民譽以晝接續嶽蕊於

太母兮若簫管之嘲哳悵令子攀龍髯兮逝安放其典型猶結友於賢孫兮想劉母之六七問黃河之水何以行萬里而剽疾曰源發於崑崙問嵩嶽何以扶輿磅礴而鬱積曰盤結於地根雲蕤雯兮白日熹靈輜駕兮遲遲方相怒兮金目張走山魈兮夔罔兩逐鐙出兮幽宅化臺入兮壽藏封柔毛兮鮮翰音椒蘭芬兮薦明馨告引者兮須臾醑清漈兮神靈

○○哭吳秉季文

歲壬子予客吳門吳子秉季自易堂來過予信宿遂別之杭州丙辰予在山中得秉季訃亂作不能往而孤正名亦遂葬其父於杭之河渚（墓距河渚五里在西溪下良鳩）丁巳予客揚州正名自河渚來候予適病見正名執手大慟期以冬春之交趨河渚拜墓道十二月發揚州抵無錫得先伯兄凶問遽歸明年春到山乃知兄子世傑以父死非命哀逾節距二十日而死又三孤孫幼穉乃留身敎之哀痛之餘精

神沮喪心質亂不復意人世事出遊無時展拜秉季墓未知期日而正名又自山中省墓河渚于是為文遙哭之書授正名拜而焚於墓道其文曰

嗚呼吾之不得拜兄之墓也命也兄寡三十年獨居執禮身精強當斯時也而遽死亦命也嗚呼復何云哉戊子七月兄同曾仲子間關避亂來易堂堂中諸子聞之皆倒衣迎予得至兄揖而顧我曰此魏叔子耶予曰是也乃相與大笑退而試問何以知之曰吾聞其為人觀其貌當必是也時館餐吾勺庭者久之於是而易堂理學之議起初金王之變兄言成敗如劃予伯兄及二曾子為怨家所訟禍不測兄未嘗謀面以躬庇故挺身護之得全兄以義槩動易堂易堂諸子施負氣誼相高皆與兄齒兄弟禮兄顧謂諸子曰人不明道雖立忠孝傑多義舉抑末耳諸子疑信者半久而行其言試作輟然廉隅由是加修飾而彭中叔邱而康刻意學躬行至今不怠則皆自兄倡之予作朋友篇貺溫子其辭曰秋風發茂林萬物欲鼎革有客自西來群賢競拂拭蓋謂兄也兄負氣敢

犯難與人交侃侃然以當世自命于是辭易堂出遊楚豫燕冀以至甕褻之室無不入冀萬一有為于[illegible]十年而後反其故鄉池陽又數年來易堂則其氣[illegible]以平與人泛愛雖無道不與較而向所謂負氣侃[illegible]者山居凡五年而後出而卒不可復見也嗚呼兄[illegible]學其能變如是而身益強須髯益黝黑修然有光[illegible]熟意其不五年而死耶死之日正名方造曾仲子于[illegible]吳門其去未病不十日耳河渚之君子病則稱藥量[illegible]水朝夕扶將之死則治棺衾哭泣歛殯皆成禮視兄

之在易室有加焉正名性爲孝反而哭踊而無所假
也。嗚兄何以得此於諸君子豈偶然耶。丁巳秋河、洛、
高士徐孝先訪予揚州其賢兄也不置口杭之士自
沈何華以暨何立德修行者則皆有哀誄之辭焉。嗚
呼豈偶然耶。兄之子正名吾門人賴尊之亞而文學
過之將必克承兄志然則兄其可以死矣然當斯時
也而遽死是則予之所爲哭兄也

徐孝先曰敍次交情世事行誼學問四者參錯出
之而三者又皆從生死交情中敍出絕無痕迹遂
爾纏綿矣

謝序三曰任乘季寓吾邑弟曲齋企江村舍予每
相朝夕徵其爲人今得句庭此文傳誌可廢矣寫
生中古意婉婉可掬

哭吳稽田文 一[illegible]字佩遠

惟金之剛火冶而液君心耩耩其堅不釋惟石之貞
霪霜則裂君心曾冰不磷其質鯨波山立白日爲黑
君則涉之譬彼溝漁嶔崟硋礒熊嗥豹穴君乃上之
無有憭慄有子有子頻于非所逖矣越人君行不處
豈無邱隴藜藿交埏如彼唐肆無寧繾綣嗚呼哀哉
君則何心我則何心能不哀陞在昔白石自石村在匡山下高
士宋之盛盧處初見君于此風吹鳥栢羣鳥倒飛君特我就珠湖
之濱高郵也再見君于此湅雨溢衢褰衣前走君追而呼君鬧

我兄平生知己孤覼四海惟汝叔子聞君南游或
國士君曰斯人非折柬致我敝子佩予負我戴朋
日月如何可貸嗚呼哀哉生重泰山死輕鴻毛君胡
不生而死蓬蒿大竹之山黔陬之地君死楚郢州大竹山精魂
在天委蛻斯寄職彼若木旣繇其根彼鄧林樹亦嗇
其萌蔓者夭不遺斯人嗚呼哀哉予將嚮依北望
君墓涕泣漣而

弟和公曰中心之悲有難於直道處而假韻語文
言以出之其文以三百篇之格法運楚騷之聲調韻語中絕少兄之作也

○○○祭伯兄文

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叔弟禧叩首椎膺痛哭陳哀於吾伯兄之靈曰嗚呼哀哉痛哉天不可信吾兄遽如是以死也吾兄弟三人如一身兄即考終命吾與季弟如割肢體况遭此慘聞訃之日幾不有生然痛定之後與世傚反覆推尋猶冀有萬一之異及抵山麓而兩棺且儼然矣痛哉痛哉吾邑百年以來未聞有此慘禍天道謂何吾祖父謂何吾何能禁肝腸之碎裂血淚之枯也兄客于劉帥力全潮州一城數百

萬性命及客范中丞于浙佐賑饑蠲荒諸大事全活亦數百萬吾嘗私語世傑吾兄之後必昌汝當修德力學以承天眷何意吾兄橫遭凶禍世傑復就死亾二旬之間父子併命哀哉痛哉天眞不可信矣吾祖父之彊善行仁眞不可恃矣方和公遣魏引訃揚州追及吾于無錫當食引至吾與世傚乍見驚愕疑吾婦痼疾三十年必今死也問之乃得兄信再問而得所以死狀魂魄飛散心肝碎裂搶地呼天如夢如死及吾歸而邱氏姊告我曰兄之行也姊力陳其不可謂兄非懷私利圖富貴何苦而自蹈不測之地兄曰兩兵相交死者千萬且吾鄉蹂躪已久秋深冬至民無衣被何以爲生吾何憚此一行爲即此一念應無死法哀哉痛哉蒼蒼者天夫何使我至于此也吾兄弟三人如一身吾年又與兄差近相親狎之日視和公尤久往同學淇園兄嘗好游戲吾直言相評兄悉容受至語同學生曰此事勿令吾弟知之又嘗攜手周行城堞間兄慨然曰使汝或爲賊所執欲見害者當請殺我以活汝汝於世爲有用人也後兄客劉帥

寄我詩曰豈徒至性爲兄弟竟自神交托友生吾他時每一念及輒爲心痛豈知兄今見殺于賊吾遠在三千里外無由身請代死又不得一見容顏手奉肢體口吮頸血僅得撫棺槌胸而痛哭也嗚呼吾年衰力弱吾家祖父兄未有及六十者吾今已五十有五自分不能有爲于世含寃負仇隱忍終生啣怨蒼天結恨黃壤哀哉痛哉吾之爲弟眞負兄矣眞不欲生息于人世矣眞死有餘恨矣吾前年避兵泰和山中寄兄弟書欲自吳越返後杜門不出吾三人促膝相

守以終餘年會引東坡獄中與君今世爲兄弟再結來生未了因之詩句謂遂成囚讖舊年四月間兄從廣州出吾潮韻省兄兄見我來鼓掌大笑指程途于白面及背周身撫摩若慈母之狎愛子連床同夜臥後南行哀哉痛哉豈謂遂成永別耶疇到揚州刻集成者前後已千二百葉兄往臨愛吾文今哀痛慘切不復能爲文章以娛兄跪奉卮酒并陳新集于靈几之前嗚呼吾兄疇集在此其能一讀一批論之一刪改之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甘健菴曰殺我活汝一聞語無由身請代死一然便與姜伯淮兄弟爭死並傳天壤

邱邦士曰祭十二郎文是死生常事但從兩信異同起疑然尚有似虛設文字波瀾處此乃死生之大變其驚詫固所本有故不覺而曲露倉皇愴痛之情矣

○○○祭兄子世傑文

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勺庭叔父禧謹以卮酒哭於諸子世傑之靈哭而言曰嗚呼痛哉吾爲文以哭汝父即爲文以哭汝能不痛心而腸斷耶汝于諸子中長而才吾兄弟且老方倚望汝提挈諸弟不墮吾祖父之教而今遽死又死于吾兄凶變二十日之內汝雖庸愚不勝其哀況其才耶四叔遣魏引來報吾兄之變來書皆云汝哭父痛含殮時抽佩刀自刎者再爲人所持今疾危將不起吾昏裂中不及細思但稽首呼天願以我命延汝葢我年迫衰暮處世不長又無婚嫁之累何如留汝壯年率諸弟持門戶少慰吾兄于地下乎痛定之後展轉思忖吾嫂初喪汝甸哭則淚滴地下直坐立處土皆成泥毀瘠之狀吾兄深以爲憂今汝于父定當何如危疾之言其聊以試我耶自念歸途遙遠水陸三千里不易得至故且抑情自欺不敢細詰來者夢夢昏昏遂逾一月及抵甘竹族人脫戶相告而吾始痛哭汝矣抵山下而吾兄與汝兩棺儼然然則汝之死其信矣痛哉痛哉天既加

吾兄以凶禍又復殀折於汝天乎天乎吾祖父何罪汝父子何辜而一旦併命也吾沿途以來願以身贖汝死豈知聞兄訃時汝死已四十二日耶嗚呼國不幸然後有忠臣家不幸然後有孝子汝學行粗立今又以死孝成名追隨吾兄爲神爲靈汝當不以死爲恨其如吾叔季何如汝之少妻穉子何如吾祖父何吾展轉思忖其眞以汝之孝爲恨也吾年五十有五相見吾兄與汝者知不幾時獨吾兄弟三人山居之日形影不離春秋佳晨講論談笑窮日夜不休汝每

出入隨侍又日同諸生就列請業悲夫悲夫春日明和今庭之桃花矣池柳颺矣春草萋萋而生矣諸生與列旅進旅退矣獨不見汝吾時時如睹汝形如聞汝聲而汝果何在也吾無子汝與做事我如父汝尤周爲又毋能執義以匡我汝幼常同汝嬸寢處甚愛汝汝亦事之如母汝嬸長病我好游恃汝以晨昏而今亦無望矣嬸哭汝至今未已也聞汝病彌留諄諄以不見我爲恨哀哉吾眞不見汝也矣汝詩文吾已爲刻竟今用陳汝靈几嗚呼有文不朽有子不死獨吾之恨終吾生而未有窮也嗚呼痛哉

甘健齋曰疑其死則願以我命延汝願以身贖汝死信其死則時時如覩汝形如聞汝聲其所以得此于叔父者便是與士之不死處矣

邱邦士曰只在死生離離處觸緒紛出不及一他語

〇祭孔正叔先生文

戊午四月二十有四日新城高士孔正叔先生以八十壽終于桂山踰月子與鵬卦至禧捧書痛哭以病臥暑不得往易堂先後輩咸相悼嘆九月禧行易堂諸子各致生芻之奠附書币與鵬而禧爲文以哭先生曰嗚呼先生棲隱桂山爲眞高士古之衣冠三十五年希到城市嗚呼先生著書百卷爲眞學者精思大易以及外家無弗闡治嗚呼先生好問善下爲眞虛心學七十年合而從我無有洗吟嗚呼先生締契

主誠爲眞朋友叶無有外內無有遠邇無有生死嗚呼先生嗟予小子齒我父行降而執謙我乃踰階事以爲兄叶嗟予小子日省厥躬行薄學疎嗚呼先生大焉不學而蟻馬呼嗟予小子天厭其德逾艾不嗣嗚呼先生旣稀旣耄欲延其子而誓于天而禱于神以祈帝庭浩然長逝丹心不泯而日再生我則予之則彼爲父以報我成小子執書誦詩二章流下如雨易堂之士咸來請讀靡不心腐嗚呼先生何必不壽胡爲奄忽嗟予小子不及視含不及執紼素車白馬號哭者誰我乃遂巡越今五月乃臨子墓乃酹于庭嗚呼先生忠孝之氣上爲日星嗟予小子拜伏于下來享來凭

門人楊晟曰章法錯落中合巧妙以第一至交而不作痛哭之態則文彌朴而情彌至矣

諸子世儼曰前云齒我父行後云我則子之則彼爲父末云上爲日星拜伏在下彼此交誼可以想見而至情鄭重已百折不盡矣

邱邦士曰本以眞素道哀發辭遣韵而辭意[illegible]

中反覺古意曲節洽洽中拍一篇之中情文自爲異同亦怪事也

○○○哭涂宜振文

嗚呼吾不幸而又哭吾宜振也歲正月吾自京口奔還哭吾兄吾兄子于山下孔正叔先生今年八十聞健飯頗不如昔欲來新城一望見之病不得行五月門人與鵬訃至時吾病新愈一哭而復有問而確齋以疾病告未幾死矣吾哭之不盡哀蓋自吾兄與兄子之死吾視吾身若旦暮之人者而神竭淚枯耗于凡可哀之事其哀情已微然自是心鬱鬱確齋死七月中秋之夕予頭風大作轉床蓐方三日夜而兄之

訃又至也予猶撐枕席竟不能一哭方擬稍瘥力疾來新城哭孔先生與兄而病以日增嗚呼今年八閱月耳吾哭吾兄吾兄子又為文追哭與秉季哭稍朋任仲望又哭孔先生哭林確齋而今又率吾黨以哭吾宜振嗚呼賢人凋喪同志寂寥吾以五十有五羸白齒落之病夫而憂傷橫來其能久於人世耶七月之杪確齋喪發引而葬吾門人任安世自新城歸追及喪車于山下哭盡哀既拭淚而謂子曰宜振先生力疽脚瘍醫弗效也謂先生且來胸中欲相語甚多孰意兄遂死吾不知兄欲語我者何語而遂不及待耶自吾兄諸人之死惟確齋吾視疾三日夕手親含殮舉屍扶頭以入棺其餘則皆不及訣而兄之望子來訣者日日以幾吾知兄之死而不瞑也兄長子七歲無子與子同而先死嗚呼吾哭人日以多他日人之哭我者日以少也吾雖欲弗哭惡得而弗哭耶嗚呼哀哉

邱邦士曰真文字自多曲折此文最能自道其曲折處

說引

陸平原曰說煒燁而譎誑余爲說不足於文標事約指休戒箴切或亦所謂辭達而理舉與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說目

第十五卷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五

說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寄託說上

受寄託於人者難能寄託人者不易夫以垂死之身得其人舉妻子而託之人亦孰不願且易爲者然而甚難者何也始無知人之明旣任之不篤則其人必不可用且夫知人之明其得失易知任之必篤此不於寄託之日也吾以垂死之身吾威令將不行而驟

託一人以臨之此一人者威令素不行於吾妻子吾妻子素未嘗相嚴憚而欲受託者之必得行其志豈有是乎爲將者必素拊循其士大夫然後可使之致死君必素尊嚴其將然後將可以御其士大夫驟而人使武匹夫而驟加之三軍之上非高祖韓淮陰必不能夫無高祖淮陰之能而希其事以爲常試必敗之道也世之寄託者吾惑焉知其人可以任矣亦旣信而敬之然其威令不使行于吾妻子妻子之言有時而入焉則不能以無惑夫當吾之身吾妻子不嚴憚其人其人展轉不得行其志而欲一言屬於身死之後是君樂而以遺命將匹夫也雖韓淮陰必不能昔者成湯崩以天下託伊尹歷外丙仲壬六年太甲立而無道伊尹遷之於桐太甲不敢忤夫以太甲敗度敗禮之才不惠於阿衡諄諄訓戒終罔念聞一旦乃彊使之去深宮之中遷郎墓之側其勢必不可得行然太甲卒徂桐宮而不敢忤者湯所以託尹者尊且篤故雖身死六七年之久尹之威令必行而太甲嚴憚之者素也漢昭烈將死屬其子曰汝事丞相從

之當如事父吾之子爲天子顧使之父事吾臣世俗所不謂悖謬然而以劉禪之昏加黃皓奸邪終亮之世驕不得肆其志刑賞征伐惟亮所爲而禪不敢齟齬延漢祚者數十年世之人孰不愛其子孫而不知求人以託之得其人而惑於妻子之言猶庸人之見信之不篤任之不重託之不早乃廢然嘆曰世無可寄託之人也嗚呼人亦安得如昭烈者而爲之死哉

孔止叔曰理本平常經一番讀遂爲獨至之論而筆力矯拔異常古今創闢

邱邦士曰此論人之手特爲得其人者抉發方爲反目禍

〇〇〇寄托說下

或曰得其人敬而信之妻子之言可入而惑乎曰寄托之人有利於妻子者有不利於妻子者恤飢寒救災患內理其紛外禦其侮此妻子所樂聞者也匡之以義責之以善不從則徵色發聲或告諸其人而譴怒之此妻子所不樂聞者也方吾之身存也吾紀其衣食而莫之或侮則其人之見德於吾妻子者少然且日以義繩之則易於見怨今夫人即甚賢豈無一二過舉即甚厚吾妻子豈無一二疏薄之事是故誣

以其情之所反事之所必無則聽者疑焉文致其所近似則疑信半焉徵其所有則信者十矣善讒者去其誣實所近似而實以其所有雖賢明者不能無惑也然則余何曰是人也吾知之真而信之篤矣於其誣也吾辨之於疑似之跡吾諒之於其所實有吾恕而寬之然則讒者之術窮矣久之吾妻子亦有以信之而不疑雖然受寄托者必使吾之言行有以服其妻子之心持其大而不苛其細周恤其所不言之情教以義奨其善而隱其過於是乎有督責而無怨怒有憤激而無疏薄也積誠以行之久而不效然後可以責人之妻子死者復生不悔而生者不媿也哉

孔正叔曰從天理人情至精透處發爲篤論真天地間不可磨滅之文

錢侮仙曰至論中具實際識力令人卓然可行何異凶年之穀叔子立言必本忠恕于此亦見一班

邱邦士曰後段於受托自盡中特挈責善一事發於前段提挈上誠信篤任重要害處相形方見獅子搏象搏兔之力

○○亦安樂窩說

丹陽吳子遠好游而與易堂魏禧善于是好易更字曰師邵所至名其寓室曰亦安樂窩初予善洞庭山蔣公郁公郁爲言吳子予遇之廣陵定交主人廡下一見而別後八年庚戌又遇在廣陵相見握手道胸中語

吳子孜孜不怠如始　見時殆不肯自安樂者而以食貧賣畫都會冲和夷猶與貴人貧士雜遊處無不自得易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倘所謂安之者

命者非耶然傳于天地日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是聖人未嘗無憂也故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邵子　見天地萬物成毀之故莫不有其時與其數于是放焉自適于安樂之境觀其飲酒微醺命小車遊洛陽市上惟意所適

此雖舉天地萬物之大古今成敗與夫治亂之感無一足芥蒂其胸中獨怪幽州遠隔數千里失之久且百五六十年此與山中學道人遠遁物外者何毫髮相與而當其觀化時耿耿然若有所不能自釋至形之夢寐語則誠何故吳子其能爲我言之乎吳子如不能言則安樂窩　別有所屬吾將與吳子日尋憂患而無已時矣

余生生曰用意沉刻而行以曲折超忽但覺字字出于題表

○黄塈木字説

黄君名偕仲男氏字曰塈木按周公陵木曰模孔陵木曰偕言四時不影落柯直不岐可爲模楷法則也制文字者因木以命字抑字初有此義取以命木則木之名也木者春德於性爲仁聖仁爲大木質故生而不窮故聖人曰剛毅木訥近仁雖然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聖然後可以模楷萬物黄君從之矣

鄭隆中曰數語寓規勉之意其理甚大

門人熊頤曰塈木二字節節關生從根生枝從枝生葉却又葉落歸根可謂奇而法矣

○○○弓説爲吾盧作

矯枉者必過正不過正則不可以得中檃栝之用是已今夫弓之有弛必反其向背而爲之制故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以檃栝之旁多枉木砥礪之旁多頑鈍然且矯其枉不矯其矯枉則始乎正卒乎不正是故爲弓者其人安則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其人危則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且夫其人安其弓危則何不且危其矢其人危其弓安則何不且安其矢然且危弓者而爲之安矢安弓者而爲之危矢夫人安而弓危者背其人也危弓爲之安矢則且背其弓而向其人背其弓而向其人是一危而再安一安而再危是故矯枉者必一背一向一背一向者一背再向也一背再向則其人始可以用今夫絲纆纆然也不急絞之則不可以成約然且急絞之不紿則絕故弓欲其堅也然且相角于牛藏牛者中堅而本末向背之道也

兪右吉曰析理最微而用甚大又以管韓極考合鎔成文可謂奇而法矣

○賴韋名字說

賴生名英里有胥吏同名姓請易名於予或曰是何傷英曰參不殺人乎遵不驚座乎庸知不厨買璞而鄭賈樸乎予曰易稱藉用白茅無咎英不惟其同名之憂慎是以往其可以免於刑戮矣乎英有忠信之資然短於才性弛緩遇事莫決不斷

韋固其質也於是更其名曰韋字之曰子弦昔西門豹性急佩韋以緩己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古人之求克其性以自益所不足如此吾考安

于在趙多戰功而能以死衛趙氏求所爲弛緩不及事者殆一亡有豈佩弦之效與韋卽無意當世之事然夫婦居室米鹽凌雜乾餱杵臼間以弛緩失事者甚衆而况於欲自立其身或受寄托爲人所依倚韋其聞名而思勵矣乎

彭中叔曰小文字中有大道理在予茲爲勺庭高弟須看此文期許鍾鍊處無有分寸有操縱具見造就苦心

○○麻中說爲賴韋作

門人賴韋取蓬生麻中不扶自植之說自名其室曰麻中蓋韋去城市棄先人之廬廈離親戚從予結屋於翠微峰者幾二十年矣屋倚勺庭之竹圃與吾兄弟易堂先生諸衡而居傳曰宮之奇達心而懦韋性有似之然韋旣見予毅然不慕世榮終其身從予於枯槁寂寞之道雖松栢過焉夫蓬之爲物有麻則直麻去則委性固有然不得而變化也人則異是吾嘗以謂人進德改過莫大於師友然獨處而遠游則

何以自立故人有終身無師友之助而强立不反者此志士也韋嘗佐吾種竹旣蔭其根則扶之以木者環四面風雨時至不仆然旬歲則去木而可倚三歲竹叢生欲植他木則竹以爲扶持吾觀韋之友稍韋以進德改過者多有人夫韋固吾勺庭之竹也而奚以蓬爲雖然韋終自以爲蓬此韋所以爲竹也夫

惲止叔曰論甚精而可持循文最曲折無跡

○○礪圃種竹圖說

東南之美曰竹箭古人名以君子物貴者少且難生故人少君子蕭艾多於蘭竹最多易生然未嘗不貴余嘗以謂世無人者妄也傳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之以其類求之盡誠雖君子可使多譬種竹然疏其土衍其根而時溉之去其害補其敗則千畝可坐致礪圃欲求君子以自多也哉使人爲像踞石坐圃丁揮鋤手竹于溪流之上環石種之竹節堅而虛心於礪圃類礪圃李子淦也揚之興化人像者武林謝

彝新城陳一元爲補竹

評甫草曰傲岸可喜

程千一曰文亦如竹體直節密而搖曳多姿故每轉愈勁

宗子發曰字字是種竹圖他人只做得竹圖耳

○○○熊養及字說

門人熊頤字養吉冠石先生曰君子合萬物以爲養故能自養更之曰養及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勺庭氏曰及之道大矣哉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頤欲自奮于駒求爲聖人之所養則所以及民之道不可不講已漢高帝不肯之國蕭何曰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　夫易言養而或者疑之夫養賢以及民　此大畜之後所謂吏稱其職民安

其業也興劉之際群雄並驅日斬殺其民以倖一勝而有識之士知非天心所與則相與交臂去之故入關之役諸老將曰羽暴掠不可使沛公長者宜遣而張良自韓來韓信陳平自楚往故曰養民以致賢然且得地而棄其民土田荒都邑路貨粟無所出民饑不得食國貧而困則賢人無所依是故袁紹仰食桑椹而下多離散曹操屯田許下而士益歸或曰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大將一見彭越黥布而授以相國飲食供具如王者捐三十萬斤金予陳平而不疑漢

定天下息兵休民烟火萬里本高帝養此數人力也
則易養賢以民之讁也
兄善伯曰養民致賢之理真識時務保元氣之論
也而格力最高

〇〇〇貧士一篇贈鄧生

古之士伏處貧賤不借尺寸自立其身以致顯名然方其未遇操術甚卑而不怍故杜廣爲亭卒翟方進爲小吏程賀充着州廳僕兒寛賃作董永張釋吳逵爲庸朱翁子黄蓋江淹賣薪劉寔賣牛衣倳昭賣歷日王猛鬻畚周勃織簿曲爲人吹簫給喪事班仲升閼澤崔亮傭書而王僧孺亦傭書鄧艾養犢陸羽牧牛承宮尹勤公孫宏吳祐皆牧豕卜式王尊路溫舒張華游明根皆牧羊任安將車以求小吏匡衡傭作

以給食飲袁宏傭載運租范史雲捃拾自給公沙穆賃舂吳祐而陳安世亦傭作於權叔本此初非擇而爲之也或身富貴或成令名於時後世以爲美談葢好學砥行立名而已矣且大好學則博文多識可以詩問砥行則忠信加於人是以名立於下而身顯榮於上故雖身都養不爲辱親灑掃下坐不爲屈爲論生拾薪執苦不爲勞彼其志誠欲有所就也而孫期梁鴻亦牧豕葛洪賣薪孔仲山爲街卒則皆超然自貴立其身於萬物之表不可以貧士論已手若莊涓

之術變市之匠臨海之賈肅則目有人非汝所知也

彭躬菴曰極璀璨極超脫昌黎短篇外別有此種

彭中叔曰神擬簡貴一意孤行若以博綜尚之相去遠矣

邱邦士曰骨重神寒天廟器此文有之

○寄廬說

邵生自名其室曰寄廬或曰此先人之室也今庭先生曰人生有定質無定位於父為子於子為父於弟為兄於兄為弟大寄者虛位也故君子實之故曰不誠無物是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朋友信今夫寄物於人非誠勿受受物之寄非誠勿與神龜以卜元王衛平曰盛德不報重寄不歸於是刑白雉釁羊而灌血於壇故曰取之若寄言與受皆誠也或曰人寄身天地如客之寄蘧廬質則妥矣先生曰

惡諸乎寄身久者百年短半之人倦而假寐無樂乎其惡夢也百年五十年之於夢也甚矣叔孫昭子之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君子不以寄視寄故寄之者衆焉邵生再拜曰敬聞命矣請歸書於廬

汪舟次曰名言雋論○從寄生誠從誠生夢來去無端中間根枝相生針線相招處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可尋而不可執眞奇文也

○耕廬說

諸子世從讀書于吾廬之西廡請名于予命之曰耕廡士之學猶農夫之耕也汝亦知乎耕乎夫耕者必強耒利耜反覆其土故孟子曰深耕而易耨耕不深則草荄不盡土膏不發雖有土化之法燎山之沃而不入則苗不秀秀不實是以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又曰稷稷良耜俶載南畝汝其以人情物之理爲田以私與習爲草荄理義以爲種六經史以爲耒良孜苦口之言已之強力以爲耜晝夜三反不懈不有

以爲之耕今夫虱至細也諦而視之則見其毛月腸胃焉莫轄于髮察之則見其中空而鹵莽者白日行道而不見邱山今夫食木果者必解其皮吐其核咀而咬之而味出而鹵莽者茹皮核而不識甘苦之質然則其與於不食也幾何矣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莊生曰耕而鹵莽之則苗亦鹵莽而報予汝毋鹵莽于學其庶幾于穫矣乎

○○學說贈葉徂徠

傳曰人之有學如玉之必琢而成器玉不琢其璞不毀人不學則失其質故質美者譬諸苗不深其耕擇種而播之土化而耘耔則庶草蕃而苗以萎死故曰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葉子徂徠年少而質美能自浣濯于俗以志于學雖然必謹乎其所習慎其交毋玩其歲月以實致于令名君子者有益於人者也人之交貴君子以其益我也君子而無益于人交君子而不自取益則與世俗人無幾異徂徠好君子交其所

以自益有可言者乎孔子曰友直友諒記曰審問之愼思之易曰積小以高大此學之實也

楊蘭佩曰切實之言而出之烟雲線繞百端並集

○○藝蘭說

魏子藝蘭於勺庭僕請曰去其本與葉之敗者其垂敗者請毋棄之瘞他土而或俟之成魏子曰善哉顧謂門人曰君子之治小人當如此也古者放流之義其諸此與魏子過江亭以告其師楊子楊子曰吾之髯不半歲有二莖焉美好而長吾惜之亾何而美髯絕吾夫而後知亂世之不可以獨長見也

邱邦士曰兩事若不相屬而愛物愛身意思深長殊有古致

○○○死生說

里有汨常人焉魏子逆諸道必目攝之退而誦適死之詩居旬歲汨人遷於善魏子三吁三嘆退而告人曰若是夫人之不可以或死也語有之曰遷善改過使人溘然而就死雖有大善不可遷罪大極惡終其身不可得而改也且夫可以有爲而不爲欲爲之而不及爲是輕其生者也人之有生不知其死之遺也瀕於死焉至於求生而不可得哀哉

邱邦士曰轉折迴疊得左氏深處○其文之巧之鍊可一望而見其意思之深長可屢味不窮

○○孔建字說

余讀易至屯未嘗不愀然而色變也傳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草昧天之勢也故治者天心所欲亂者天所不得已然天欲大治必嗣之以大亂萬木百草夭喬於春夏而不有秋風之振槁大冬霜雪之摧落則陳者不可去新者不可來故不大亂則不能大治者勢也亦天意也唐虞三代以來或諸侯起為天子或匹夫徒手取天下而乘時搆會屠沽厮賤之人章布之士特起為王侯將相者不可勝數是以宜建侯當見賜豪傑之士廓然不自保其身周章四顧若死亾之來無有方所富貴者懷門詠貧賤者塡溝壑胥鋒鏑亾瞬而其器識之超越絕羣者雖安樂溫飽終業業焉不敢以自放逸居一室之中隱然有經營天下之慮故曰不寧所以建侯也建侯不寧所以承天造也知天之所以造而後可以濟屯建劝慧十三通五經於易讀之久矣其亦聞此義乎因命以字曰造侯

弟和公曰俊傑之言不許註疏小儒道着一字

自愛其身四字最精故有能且暴棄其身為之守貞者

聖王亦制冰過

○○義夫說為臨川王偉士作

傳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故夫死不嫁男子則妻死可更娶非重於責婦人輕於責男子也婦人從人不自制男子制人者也而聖王之典忠臣孝子節婦義夫必並旌夫聖王不禁婦人之再嫁而特設節婦之旌使之慕而知耻可使男子之再娶而特設義夫之旌以代天下之為夫者報天下之節婦以平婦人之心感激之使勸於義然孝子節婦州里動多稱述至所傳義夫甚少豈果義夫難為抑天下男子不以是為意雖有之不之傳耶今夫節婦之難難於忠臣義夫難於節婦忠臣臨難慷慨捐生比於烈婦求其久而不變見可欲而不亂惟節婦為難然再嫁則絕故夫陛為淫佚則不齒於人類故女子之自愛其身者恒有所不肯為而男子不然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引詩極有見已許）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於是有其妻為之守身殉義至刎頸碎首支解裂肝及不逾年月而更娶則綢繆燕婉若其初之未嘗有婦甚亦甚矣即或繫於周官王尹吉甫之事希子輿之義又往往如里之貞女不

數集年歲見義夫少難而久尤難

提出一子二字於救是補

嫁而嫁已畢嗚呼世無義夫則夫道不篤夫道不篤則婦人之心不勸於節婦人不勸於節則男女之廉恥不立而世頹未有真能行者臨川王偉士先生年二十八生一子而喪婦獨居四十餘年未嘗有他色今年七十矣先生族子臣爲余門人具言先生修長者之行博學能文章嘗甲乙間棄諸生抗志以隱是則先生又以義夫而兼節婦之所爲也南豐有高讞者宁敏生余友也年二十七（與宁敏七）喪婦（相類是矣然皆者）亦一子終身不娶年五十二與程山謝約齋先生隱居講學雖其年不及王先生者十有八年余固知其義之必有緣因（是意語深妙）并表而出之

涂宜振曰關係綱常之文不正大則失體不奇警則老學究語耳忠節之文古今甚多從無論及義夫者得此奇警正大之作足補人倫之闕

〇〇〇倦圃說

曹秋岳先生有游息之圃在嘉興城西偏宋岳倦翁宅址也多古樹又多水焉高高下下水出其間倦翁手植梅今在籍際名曰倦圃或曰先生休矣今可以倦故名客曰倦非先生意也先生顧謂魏子曰何如魏子曰吾何知哉雖然吾嘗愛陶公歸去來之辭曰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雲之出也天氣降地氣升山川鬱勃鼓翕於其中雲於是乎出其布於天瀰漫乎高岫平原則風爲之驅而雲何知焉若夫鳥終日飛不遠其巢鵬搏扶搖直上九萬里而不能不去以六月之息故物之窮大久必樂反其故君者情也是故雲之出也無心鳥之倦而還也有知古人之善言物情也然莊生曰去以六月息息生也猶鳥之倦而還焉而將復飛故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是故倦所以培風也今夫水流而不息然而必有瀦滙焉孟子曰盈科而後進科者水之所以息其倦也而不

可以止是故四時以冬爲心至■閉關商旅不行真然後元生焉諸葛武侯曰寧靜以致遠文子曰天地尚猶愛其神明此古人之善用倦也是故鳥倦而後知者也倦而知則其明不息昔者舜嘗曰吾倦於勤矣　然而悲之倦也勤於舜舜之倦也勤於焉則知人之説也先生笑曰吾何知哉客去於是書爲倦■説

俞布吉曰於主人妙有沈著而出以惝怳幽詭之文若作蒙莊看便飄而千里矣

兄善伯曰大有微指文亦如夏雲之多峯

公範字説

成鑄字公範按銘金入範曰鑄範法也法無一定圓中規方中矩平直中準繩是故士農工賈各治其業銳若錐鈍若鐏曲若鈎子各中其法五行之性金最堅淇範金曰從革金俯而就裁天下之物無悍不可化勺庭叔子曰從遷善也革改過也不遷善改過則不可以入範是之謂躍冶曰不祥之金

曾止山曰譬切而文甚精工

○○閻氏三子字說

閻氏百詩有子三人大父再彭君名之屬其友魏叔子字之字詠樸曰元木字書木素曰樸白所以受采樸斲所以塗丹藏也詠愨曰愨仲平子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反本懷忠而抱愨也詠畧曰方叔方畧恒言也昔充國馳金城圖上方畧事必有方法若田有畔也是故李將軍野戰必有兵法樸質也愨善也畧簡也莫質於木莫善於穀莫法於簡木於德爲春故元之穀者中央之盛德故仲之德成而後民向方畧者後起之事故曰不得已而應故叔之

鄧孝威曰疊三段爲九段各段中有層次錯綜此鬬亂之法也而思理奧衍得白虎通佳處

○○似齋說

宋子維德名基小司寇孜仲長君欲名其燕居之齋私于魏子曰其先世以孝友恪恭爲家法至大父文康公益光大句父守而弗失加恪謹焉某日夜戰戰懼弗類以忝祖父願先生錫以思義之名魏子曰人夜半而生子遽火照之見不似己而喜者夫豈子之幸也哉故子孫之幸其祖父之賢也甚于祖父之幸其子孫是故朱均不足以累堯舜而瞍鯀之名舜禹之心至今千萬世而有餘痛也詩不云乎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又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宋子溫恭有恪而好學不怠其庶幾有之矣題之曰似齋

袁士旦曰立論甚創須知不是職人要咎于祖父正要立身揚名他日不致貽累子孫耳讀者當會此意

魏叔子文集外篇記目

第十六卷

記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任氏大宗祠記

宜與任氏族居西偏之篠里自南宋迄今傳世二十歷年幾六百代有顯人而大宗祠弗建十六世孫明鉉病焉以屬其子源辭源辭久乃得糾宗人爲之經始於壬寅至丁未凡六年而成先是十五世景龍十七世覲臣皆謀之弗就源辭乃與兄允淳叔祖倚友

姪慣聚米百石子貸以爲權輿息旣饒族好義者視力蠲三百金以下一金以上祠成源辭爲文述其事廟制祭禮宗法皆井井有條一準於古通以今所可行者於是再拜屬禧爲記以勒於石按禮廟制自天子逮庶人皆有定數庶人僅得祭禰於寢其後推恩至於高祖後又推恩得祭其始祖然自高祖之父以遡二世多或數十世百世其子孫蕃衍千億富且貴而春秋不祀幾等於若敖氏之鬼仁人孝子愁焉痛心故雖以聖人之禮時王令典所不許而世之悉奉其始祖以下合食於廟者在在皆然其賢者循而行之不以爲過然則士庶人之大宗合祭先祖固本心所不容已而所謂緣人情制禮禮以義起皆可通其意任氏廟始祖居尊而先祖祔食者兩旁稍降皆南向配享者以德與爵與功論東西向次則別祭於樹風堂又有錫類堂者以及族衆是雖非禮之常經然亦可謂厚而別矣或謂如是則貴賤無等是不然天子諸侯皆各爲一廟故五廟七廟貴之中亦有其等士庶人設位合食於一堂未嘗僭廟制也或又謂天

子諸侯親盡則祧何有於士庶人夫天子諸侯皆有祧廟有祭而士庶人遷主旣埋若不復設位以祭則與棄祖而絕世者同矣榱棟之制俎豆之數獻祼之文皆足以明等威防僭越而顧必禁人之祭其先祖乎禧故以任氏爲無背於禮也任氏宗法有八一曰宗子以主祼獻二曰宗長以定名分三曰宗正以總綱維四曰宗相以攝禮義五曰宗直以養風議六曰宗史以掌簿版七曰宗課以筦錢穀八曰宗幹以充幹辦而養老䘏孤獎節勸善勸學勸農助婚助喪濟

荒扶患賑貧其法將次第舉焉是舉也源祥殫厥心
力慎終思復上稟於長下詢於兄弟子孫乃克有成
舉數百年之曠缺而允浮懋尚友葆雄繩規繩延西
邑有勞績甚大法皆得書其他義檢者別有目錄之
碑陰焉嗚呼世之人不知尊祖敬宗而宗法之亡也
久矣人心風俗之邪正天下治亂莫不起於門內故
宗法不立小學不興而欲人材衆多天下長治久有
也誠能舉任氏法風之天下天下其將庶幾則豈惟
一姓之幸任氏子孫世世念之哉

賀天石曰時祭祭四親合食祭遷主兩不相礙邱
文莊擬併祔四親於先祖任氏廟則以世遠位多
難以成禮故爲等殺之法皆所謂義以義起得叔
子發明有裨世教不小文之高古直逼昌黎
張古迂曰文以法勝如大將御軍偏裨以下悉稟
節度而氣勢縱橫所向如意

長林里泰伯祠記

歙縣之長林里吳氏聚族而居新有泰伯祠吳君孟
明與其弟之子榮第所建也先是吳氏祖遺泰伯畫
像歷代並若墨書相傳天下有六長林吳氏得一焉
榮第之父幼符更命工斲木摶土按畫以像幼符又
延四方博訪子姓散處者聯叙世次爲譜謀建祠奉
像因以合其宗人而早世弗克就死乃屬其兄與子
祠成榮第謁予爲記惟泰伯之讓孔子稱爲至德其
後以季子之賢世不能無譏獨是泰伯無子仲雍有

子季簡天下吳氏皆仲子孫乃咸祖泰伯祠祀者所
在而然何哉豈以伯至德爲聖人所稱慕於其名而
祖之抑仲子孫君長吳國千有餘年其食報最長而
伯以至德無子後人祖而祠之亦天所以報善人與
然吾于是蓋有見于古人兄弟之義也泰伯仲雍兄
終弟及名爲兄弟而情同父子伯于仲之子爲世父
世父與父所殊不過尺寸之間漢疏廣受燕居相告
語猶有父子之稱焉後世不明此義世父叔父僅虛
名相奉而其意消亡仕宦之家至有弟建祠祀祖父

其子孫奉弟以祀食而兄不與一廟之中弟薦其兄而父絕其嫡若且夫泰伯讓而仲雍不從則國非季歷有也伯讓而仲即讓伯逃荆蠻仲即逃荆蠻兄弟孝友無間雖其形體如一人之身又詎伯仲之卒在商盛時商人弟及于禮尤篤其後子孫亦遂思伯之無子與其姓之蕃衍在天下者負仲之祚允故相率祠祀泰伯羣然祖之而不以爲怪是祠也薇志于幼符經始于孟明成于榮第某歲月榮第更丹雘其像冕服裳舄咸庀以妥神靈而記諸豐碑榮第少年能

承父志終世父之事蓋不失吳氏孝友家法又于祠旁建別屋祀其父使後世子孫無忘祠所由肇皆盛事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越辰六日從兄弟一體處發明相觀之義自是特識至論非回護也中間插出天報善人一語與至德之歎更相表裏

涑子山曰惇雅淡厚不設議論波瀾之態眞維風善俗之文

○○翠微峯記

翠微峯距寧都城西十里金精十二峯之一也四面削起百十餘丈西面金精者蒼翠袤延如列屏東面城大赤如豬肝中徑坼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長沙王吳芮之所鑿也張麗英飛升恭郎[illegible]相傳自上古來無或登而居者歲甲申中國變予家由[illegible]闔邑人彭氏因坼鑿磴架閣道句于山之中乾[illegible]平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蓋所謂易堂者也予同伯兄季弟大資其修鑿費丙戌春奉父母居之因漸致遠

近之賢者先後附焉

山左幹起西闕乎石建木簷牙窗戶欄楯出雲木之半右幹作橫廊東面大江城郭歷歷東南隅闍之腋構草堂阻石爲池蓮華滿其中曰勺庭予獨居之環屋樹桃華彭子躬菴詩曰雲中蓮葉秋池豔天半桃花春井香蓋謂此也山前後各有亞石如桃實皆曰雙桃石自易堂郎門經高梯度方塘北循左崖亂藤幽篁數十步有泉從石罅出味清冽秋冬大旱無絕

季子禮僧偕於遊南極瓊海北抵燕於是作屋於勺庭之左有曰此真吾廬矣名曰吾廬廬於翠微址最高群山宮之平疇崇田參錯其下日之所周大約數十里故視勺庭爲勝焉于是高下其徑折而三之松鳴於屋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夷之華蔭於徑下架曲直之木爲檻壁以蜃灰光耀林木客曰斗絕之山取蔽風雨足矣季子衆債而飾之非也或曰其少衰乎其將懷安也方季子之南游也驅車瘴癘之鄉蹈

不測之波去朋友獨身無所事事而之瓊海至則颶風夜發屋卧星露之下兵變者再索人而殺之金鐵鳴於堂戶屍交於衢流血溝瀆客或以間諸家家人憂恐泣下余談笑飲食自若也及其北游山東方大饑饑民十百爲羣煮人肉而食千里之地草絕根樹無青皮家人聞之益憂恐而季子竟至燕客有讓余者曰子之兄弟一身矣又唯子言之從今季子好舉債游迷迷無故衝危難冒險阻而子不禁何也余笑曰吾固知季子之無死也吾之視季子之舉債冒險危而病與舉債而飾其廬一也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爲適終身守閨門之內選耎趑趄蓋井而觀勝舟而渡過三尺之溝則色變不敢跳越若是者吾不強之適江湖好極山川之奇求朋友攬風土之變視客死如家死亂如死病江湖之死如衽席若是者吾不強之使守其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夫若是者吾所不能也吾不能而子弟能之其志且樂爲之而吾何暇禁季子爲余言渡海時舟中人眩怖不敢起獨起視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一首兵變圍門而坐

作海南道中詩三十首余乃笑吾季不憂恐泣下也廬既成易堂諸子自伯兄而下皆有詩四方之士聞者咸以詩來會而余爲之記

涂宜振曰記吾廬只數語通篇却全寫季子生平胸次文字便活脫不羈其著眼著手處別有懇到愼勿作逍遙游齊物論看

邱邦士曰此文之妙寫季子意全不皆慷慨豁落意況文字亦全不爲活脫不羈只語語真到而從皆一志字并不指悉志何所爲余嘗謂昔人稱左傳文字高深若山水左傳高深處二千年來看見者絕少此文正是得左傳高深處

○○新城縣學宮重修記

古者天子諸侯建學以教士因祭先聖先師於其堂其後天下州縣皆得建孔子廟而學或廢又於孔子廟旁作學舍居生徒相誦習講課至今數百年仍其制特所爲學者僅存其名而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與其文具則一無所與蓋教化不興士之不出於學也久矣然且崇其貌嚴其祭祀使有志之士一嘗吾嗟慨慕因以上求乎建學教士之義則所以存乎百於什一者猶有其具及其變爽舉所爲孔子廟觀其朽頓荒蕪若唐肆之不足介意蕩然無所繫屬而古學校之意將盡漸滅而不復有所存嗚呼是誰之咎也新城學宮圮久而不治邑大冢宰涂公國鼎憂之時方繕城命其子曰他月無廢命邑既被兵宮蓋圮東西廡以下盡墟歲春秋俎豆無所布有司掃地以祭於是己亥閏三月公少子斯皇偕其兄子大諒大詠大訒修舉之秋九月工成又十一年己酉寧都魏禧來授徒得瞻拜堂下邑君子言曰涂氏克世其德功在聖人之廟然不自有其功吾黨春秋承祀不忘敢請子爲文勒諸石禧乃再拜言曰自世教既衰釋老之徒汎濫於天下蓋數千年矣而釋氏爲絕盛大江以南風其靡于吳浙吾豫章則建昌之新城三里之城梵宮浮圖鱗次斥地幾三分之一蓋禍福田利益之說入於人心沈浸堅固而不可解學士大夫率借徑孔孟取富貴其後得志不得志則懼罪倖福利皆逃而之釋而井里細民相觀勸成風俗不可禁止求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固難其人新城邪南有赤溪爲宋李覯讀書處禧少讀覯袁州州學記愛其文明健所以教人臣人子者甚篤邑君子於其文誦之久矣然當時官府倡議經營於上吏督成於下踰年告成覯猶重其事爲之記涂氏當世之極流以先公命竭一家之力不七月而舉之視袁州爲何如而邑君子久不忘其功則又因是以求古者建學教士之義是役也寢廟率舊制益延廠易柱棟之壞囪戶維新建廡門加宏廠焉木石甓堊丹漆之費白金之兩以十計者凡一百有五十於是相材鳩工早夜勤事不怠則大諒功尤著云

朱秋崖曰文具大原委却極擺脫常套感慨
淡厚言外無窮

○○○燎衣圖記

光武燎衣圖唐吳道子畫友人程邃得之新安脩瀨江邃字穆倩博雅能詩攻書畫好藏古人名跡此圖尤有神理畫人八馬一驢一牛二犬一大石立若闕者二一茅亭樹葉脫枝楞孑高出亭上者二亭內三人弁冕面雜器亭外五人大樹一在亭前右倚石一倚亭後前樹下二牛互臥石後立驢見頭頸有黑犬半出狺狺張口吠左立人亭外五人左二帶劍服弓箭牽馬立石下旁剌二旗卷其帛右三面挽鬃出石

背亦見劍鐔矢之羽茅籬亭內三人短項隼鼻要襲方左膝跽地下手厝薪吹火者一人鄧禹兩手奉麥飯向釜間來豐頤者一人馮異一人光武帝鞠身燎衣背胡床向火立細視亭扉內又二人從壁柱間窺各見半面光武帝豐頤隆準大耳高顴微髭須鎮髮髻端從際額目光澄渟不露其武伏波將軍所謂帝王自有真信與左壁上有更始日壁下壁泥落見編竹茅亭烟突出屋脊北風斜吹烟穗拂高樹枝想見于時寒冽之適幅周尺從五尺有奇衡二尺五寸所畫

人皆長尺有三寸四寸牛馬稱是樹木大徑二寸八
分亭柱徑一寸三分穆倩云漸江蓋名諸生世變棄
妻子爲僧更以画學名言此得之新安吳氏也予季
弟禮菴經光武村作詩予讀之慨然今覽此圖不勝
歎息呵凍書此辛亥臘月朔日易堂魏禧揚州記

朱錫鬯曰不意昌黎画記後更有此作及孫像記
他人無此胆力妙在筆筆變化無一雷同處

錢栴仙曰處處細碎敘寫却鉤連繩貫成一大片
段須看其著意處有著意之妙不著意處有不著

意之妙著意處如画龍點睛不著意處如頰上三
毛若徒以昌黎画記擬之猶未知其深也至結處
忽入感慨又動人千古悲涼

○○邵子湘五真圖記

邵子命梁谿生圖其像凡五變屬予記之人不變者
心然唯心能變境故意之所造則無求不得其意西
方之書曰思蹋縣崖足心酸澁談說酢梅口中出水
二栝曰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
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且夫
一人之身
意至而境變境至而形變雖倍五至于十遞至百千
爲億而且何有焉邵子高才工文章有用世之志爲

遺世之想以讀書始而將以逃禪終其一貂目赤纓坐大石左
手展卷右手著膝上听然而笑梧陰覆之脩竹環其
旁水淙淙循竹間去曰展卷圖其二披襟搖羽扇坐
大柳樹下左手反据樹根一童驅黑牛過其前水田
中白鷺三一飛去二掠波欲下曰課耕圖其三戴淵
明巾棕履布袍支方竹杖向丹厓疊嶂間行曰游岳
圖其四坐小漁船箬笠持竹竿一手自撚須眼著釣
絲船尾隱汀蘆中篷艙施幔幔中見書帙茶具曰垂
竿圖不作洞庭煙水蓋邵子青門圃閒溪汀也其五

爲頭陀形趺坐山巖下巖上翠藤青蔓纏絡搖綴㢢花欽欽欲墜曰燕圖

陳椒峰曰嘗摭昌黎畫記一結不稱全文之古如此格力眞爲過之而用意處更高邁絕倫

○○假亭像記

此假公也像之者誰謝文侯也誰記之易堂魏叔子也魏子見公九年也往見于西湖淵乎若泉也寘乎若出中之鴻也後見于揚州軒軒乎若鴻鵠沛乎若泉之流也然而兩見之也則皆僧幅巾上衣下裳朱履也誰像之公之子汾請于文侯像之魏子曰公志也或曰僧曰若是焉僧也神穆然而清然而秀發于外燐燐然誰使記之汾請記之汾也知何公著書布天下天下曰西陵名士徐世臣名士何以僧也僧故名士故記之也魏子見公九年也

應嗣寅曰不以梵語作頌但贊世臣之爲僧得立古之妙

沈明思曰淡宕中有深意

○○孫豹人像記

畢所加縱六寸衡八寸有衣有裳有幅巾有帶有履有大銅盂不底圜中而巨口有杯有高木杯托有盤磁蓮且蹲有安石榴有桃桃三實榴二殺其衣子茈菡然皆有綠葉藉於盤中盂有長瓢見其柄右用露加盂口手握柄袒胸而笑白須背疏撤動目耽耽視木托上杯左手指膝膝左皆右膝衡屈衡地坐朱履裳所不掩者頤三分加一紫色薄青衣形鼕衣白而青其純幅巾色視裳淺類絹見短髮大銅盂深碧離

文蹴有環杯磁白木托朱色實榴桃盤類杯杯盂居右榴桃盤居左身倚盂正面而身右欹帶左委自巾放履高數盡於縱是為溉堂先生像其腹皤然盂所有人不得見也吾見於瓢於杯皤然其腹所有人不得見也吾見於目眉鼻口須髮巾衣帶辛亥立夏日易堂魏禧記

汪舟次曰從昌黎畫記變出一格畫記人物多故文以整齊明白為難像記人物少故文以錯雜錯複為奇亦古人所論建都衢巷曲直法也○溉堂好飲酒以詩名天下三十年此文不著一詩酒字并無一之字助語特特見奇

劉彥度曰文在儀禮考工之間句法於寔拙中極變化之巧

○○○經鉏堂記

崑山葉文莊公(名盛)有賜第在縣治東七世孫九來於其東偏更堂爲榜曰經鉏表先志也按葉氏自唐宋來多顯人入元子孫隱居耕且讀書至文莊始以尚書顯人比之兒寬昌言大業載在史冊爲正統景泰間名臣葉氏遂世治尚書仕宦顯名天下閔子馬曰學猶殖也葉氏之爲殖多矣然其先世自至元以還豈其力世世不足致仕宦蓋治經者貴明經意不必盡如寬以尚書致通貴用經術緣飾吏事乃足明治

經之效人言葉氏先世以鉏爲經季世以經爲鉏九來名堂其指得毋有是而余與九來則又皆幼治尚書九來好學能文章早歲起名譽於經宏無不究予嘗疑武王克商式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舉逸民善人是當獨於伯夷叔齊無聞焉孔子曰民到于今稱之上不及天子中不及公卿大夫豈叩馬之諫非忠非孝之譏詈歟有由然而直道獨在草野歟此後世賢人主所不爲而謂武王爲之無是理也箕子殷宗至親乃爲武丁陳洪範則又何說周以農事開國豳風之詩三致意焉周公作無逸以告成王一則曰知稼穡之艱難再則曰知小民之依故農民苦樂之故賦斂之輕重天下治亂安危之本也然後世急徭役嚴刑重征以困苦其農民而天下亦幸苟安而不危自漢唐以下時或而有豈聖人同道同事之言有時而不信歟九來 世傳尚書自文莊公以來必有其說而九來又告予曰吾遭時詿誤行將退耕於野以希先世之志余因九來之請爲記更願有以質九來使報余也

歸元恭曰帶經而鉏成語舊事從而論世談經肯
義遂濮又妙蘊藉不露

徐禎起曰通篇俱架空立論洗脫一切凡腐然空
處皆有指歸須得其語語著實處

○○○敬亭山房記

登州姜如農先生有別業在吳門曰敬亭山房敬亭
者宣城之山也蓋先生以直言　忤旨廷杖謫免
死戍宣州衛未幾國變先生曰吾不可以歸也轉徙
浙東久之僑吳門得故相國文文肅公園居之曰我
宣州一老卒君恩免死之地死不敢忘遂以敬亭榜
其堂云當崇禎季年　先帝焦勞銳于爲治臣下不
稱任使負　上意　上寖疑羣臣不可信而言路是
非貿亂一二直言敢諫之臣又多議論失平或迂踈

無裨實用　上數有貶斥疾威之下罰不當罪者有
之從古偏聽生奸譎斥諫臣者往往至亡國　先帝
不幸國亡人每追咎于斥諫臣之故然其得失要當
分別論列不可徙徇君子虛名全歸其過君父先生
同時有名臣亦嘗論時相退而補牘與而奏語前後
不相蒙　上震怒以爲欺罔幾抵極刑是以持兩端
得罪　其事與先生不
同而國亡後猶悻悻然不能釋其懟怨先生蓋不僅
加人一等矣先生抱膝讀書山房中不與世事者三
十年有二子甚才教以古人之學予至吳求其義先
謁先生而先生油油然和且直又若未嘗身之爲忠
節然者予因歎近世士大夫登巍科躐顯仕則德其
座主與主爵之吏稍有降黜則怨君父至遷謫外地
乃悍然敢不之官而大吏且以賢能稱職首登薦疏
雖世所稱賢者亦不免嗟乎天子可貴人不可賤人
可予人不可奪人也善則歸己德則歸他人而過與
怨則歸君父臣子之用心當如是耶先生名埰中崇
禎辛未進士介儀眞以最擢禮科給事中山房故美

林水前此爲文肅公藥圃又前此爲副使袁公祖庚
之醉穎堂三公者皆賢人吾將比梯子之賀鄔遵也
遂因仲君實節之請爲之記

歸元恭曰平心核實之言至中至正非苛論君子
亦非曲護君父也而文之格力亦高

○○白鳥紀事

吳方漣御史有先壠在歙西新安山葬百餘年無達者葬師皆曰不宜貴人然壠上多長松望之鬱然辛卯春白鳥數百忽集松上狀類鷺而小或曰雀也松頂若積雪鄉老以爲不祥童子每持竿驅之人或仰投石擊松枝折終不去益多是秋方漣試浙江中式明年成進士于是人皆曰白鳥祥而葬師更盛稱是壠爲吉壤及方漣司理西粵白鳥漸散去里人私相謂五嶺瘴癘地司理君恐不生還耶庚子春白鳥又

大集未幾方漣以卓異取御史魏叔子曰白鳥之兆其信耶其偶然耶然且至再則信也人或疑其不祥或以壠不宜貴人人之智固不若雀哉或曰吳氏先世有隱德故雀兆于壠或曰方漣孝克念其祖故雀兆于壠或曰雀白色子孫當爲清白吏楊震先世以雀貴其塋致大鳥惜不載鳥羽何色狀且類雀否或曰古雀爵文通魏尚曰爵命之祥故雀兆于壠

朱錫鬯曰布格以拙處見致而文情惝怳如高林雲樹形態不定

附錄

吳方漣侍御以論事亢直聞海內自言得雋之年有舉白鳥集祖墓上庚子鳥復集遂拜御史或曰此祥也寧都魏叔子爲文記之夫災祥之說儒者所畧況禽鳥尤物之至微者乎余獨怪當方漣爲諸生時落落然與時低無異及有言責矣其言或聽或否猶未能盡見之施行世幾莫有知方漣者而鳥則知之何耶士策名登顯仕非難抗概任天下事難故策名登仕世之所謂祥而實無當於感應之驗若方漣之所直如此則雖欲指白鳥之非祥豈可得

駿檇李曹溶跋

○○畫貓記

壬子六月嵗與日並直危俗傳二危合畫貓鼠輒辟去吳中王忘菴故工是宗人石園自毘山買舟來乞書畫成予適至蜀記之竪尾側首聳身左顧而攫兩目光橫慎射人貓類虎禮迎貓除田鼠並虎祀近世貓失其職與鼠朋爲奸食主人之食不除其害又益害爲不虎而鼠矣郵都寓像邊人不敢射但因有勝負者抑忘菴志在除害畫有神不以日與是日也予亦索忘菴畫石園記之

王鼎中日諷刺刻深文多轉折而無迹筆力最高

○○汲古閣元人標點五經記

常熟毛君扆字斧季承其家學好搜輯古槧本考訂討論正世本之失嘗悼五經爲萬世文章之祖古聖賢道統治統所寓而字義訛錯章句倒置莫由考定於是頓首告先聖願得五經古本訓正世俗未幾得元板春秋胡傳於書賈丁氏巳從錢君顧得元板詩集傳從馮君班得元板易傳義從陸君廷保得元板書傳輯錄纂註而禮記舊本求訪百端終不能得久之之震澤葉君樹蓮所見架上有舊書隨手抽覽則元

板禮記集說也然止八卷餘悉逸去扆乞以歸且喜且恨於是更頓首告先聖願得禮記之闕者後以語何君畋畋云曾見陸君貽讀有禮記舊本亦殘缺貽讀扆外舅貽典字勑先從弟也扆欣然立折柬往索之來則適合前書九卷以下標識皆出一手於是五經成具扆募工補綴裝潢以五色紙分護五經既成肆几以拜先聖及告其先君晉字子晉號潛在自是每歲元旦設先君遺像則必陳五經而拜之蓋扆先君博雅好古多藏古本書所自校讎剞劂之書精工絕天下天

下所稱毛氏汲古閣書是也。辰其季子云：壬子九月，
禧從虞山訪辰，出藏書相示，自盥手捧五經置几上，
曰：辰不肖，不能繼先人志，獨得此藉手報先人，若有
神憑相之者，願子屬筆記之。因隨手指示毛詩經文
與世本不同者三十三字。嗚呼！五經刻學宮爲三百
年，教士育才之本，士功名於是乎出，而訛謬苟且沿
襲相隨，不知其非，一經之誤至三十三字，況其他諸
子史百家之書，非朝廷所建置，海內戶誦而童習，其
訛謬又可勝道哉！書傳纂註有至順壬申二月吳壽

民識云：尙書標點，王魯齋先生凡例：朱抹者綱領大
旨，朱點者要語警語也，墨抹者考訂制度，墨點者事
之始末及言外意也，大略與四書標點例同。詩集傳
亦墨朱標點。易傳義黃朱，有元人印記，後人袁氏有
五印。又傳馮班，辰云：班字定遠，與先君子同執經於
邑魏叔子先生之門，有馮班印，以世誼遂附此書。
禮記集說亦有元人標題。按三經標點皆類黃魯齋
先生義例。魯齋名柏，金華人，博學精識，以古今自任，
德祐間賜謚文憲，天下學者宗師之，所附書多手摹

戶識，諸經咸出其本，理有固然。獨春秋胡傳用筆五
色點抹，以左氏、公羊、穀梁傳標於上，視諸經尤工。當
禧反覆其五色殊例處，了不能得，識云：至元三年後
丁丑秋八月七日，陳留邊子昌手整於姑蘇鄧明仲
家。瓏有邊氏印記。辰云：先君子於天啟中得宋板胡
傳，亦五色筆闕例，與此本同。宋板序後有論各諱剳
子、進表及綱領類例等十三番，爲此本所無，悉倩善
書者摹寫補入，標點出魯齋與否未可知，要於此想
見古人窮經之學，致精極研，不敢鹵莽如此。禧惟辰

少年窮經，志尊往聖，詔來者，卒得畢所願，而此書傳
四百餘年，屢經兵燹，幸存不毀，以至於今，又獲全書，
標點如出一人，盡亦天下之神物也。末世多故，後此
流傳聚散，都不可知，禧故織悉紀載，不敢避煩冗，用
以示後人，彰辰之志。辰又云：近見元人臨魯齋標點
四書，在泰興季御史振宜家，款例與五經同云。寧都
魏禧敬記。

陸勅先曰：有開有闔，有詳有簡，敘事議論間出。觀
其通篇閒架分局合筍處，長短大小，斤兩悉稱，自

是范凌雲臺手

錢梅仙曰絕無五經鋪敘套語又須看其化五段之板處筆法高老

○○瞿塘神祠記

瞿塘神祠者不知其名所自居人戈氏世奉祠者也常熟縣東南三里有戈莊戈氏聚族居之毛君子晉實其出將葬父虞吾公毋戈孺人以莛篿請於陳司徒之神其繇曰還歸毋家初毛君十地數處葬師或言戈莊背山面湖吉者君至是爽然曰神告我矣然地皆居人君間以情試之戈氏曰吾黨素德虞吾公公又吾　出當徙居以成君孝毛君乃別營居舍視核於有加既成捽舟擢酒飲餞而送之酬其地以

十倍之直戈氏大喜曰甥固厚毋家人既葬而瞿塘神無奉祠者君惻然曰以我葬親故廟不血食神其謂我何於是新其祠勅子孫世世祭墓者先享神而拜虞吾公毛君卒歲久祠漸壞君季子黼季念先人孝思不可以替更謀修飭之立石示後人請記於予予惟世俗背義邀福有生不養其父毋死不祭其先祖而於鬼神祠廟則拜手搏顙膝行奉牲醴若惟恐其不歆嗚呼使神而聰明正直非惟不享其祀抑將降以災安有神而福不孝不弟之人者毛君篤瞿塘

之祠先皆以孝其父母也而猶季又能推父之孝以畀於神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氏子孫其克念之不可以忽是爲記

錢國仙曰以孝字作柱推本毛先生篤行是有關世道之文

陸勅先曰寫出淫祀一段喚醒愚人煞是吾儒務民敬鬼學問

尤展成像記

戶柳蔭其上竹環其左湖水演漾浴滸于其下則有偉丈夫科頭跣足踞石而坐觀童子垂釣釣絲沉水中竹竿嫋嫋欲動若魚觸餌彼丈夫者得魚不喜不得魚不怒目睒睗若有所思丈夫者誰悔庵尤先生也悔庵曰吾嘗從政烹鮮之義吾聞之矣陽鱎吾棄之矣如山之黃運海之鯤彼漁子者嘗得之而吾其以閼廢也吾之齊物也久矣吾視吾才名若蒄蜓然可委而蛻也坐石臨水哉軒悔庵自作水哉軒記翠

徵魏禧作悔庵像記

宋既庭曰寫生處不難難在意思含蓄處味之不窮

○落落齋記

江陰李忠毅公有賢子曰膚公嘗刻公文行於世題曰落落齋集蓋公所自名其讀書之室以見志者也齋三楹落落無華前堦方二丈立石數笏植梅杜鵑數株自公爲諸生讀書于此後公劾逆璫詔獄死膚公方九歲奉遺命居榻樹齋中夫公之神靈安此久矣考公生平于世多落落難合自諸生歷官侍御史皆然不獨劾逆璫一事小人于世設方求合遂至無所不至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伊尹非義一介不取與

伯夷望望然去之狂之嘐嘐狷之踽踽凉凉孟氏之論皆是志也世之工鄉愿苟且偷容和以柔下患之汩汩爲口實獨不思三公不易其介爲上師之懸乎落落其孰爲之予生晚不獲見公幸因膚公請叙公年譜于予九日又同吳霞舟先生之季子公及訪膚公赤岸得信宿此齋肅然如臨神明焉古之名賢見其遺器敗楮所偶一經過觴詠之地猶爲之徘徊慕戀低然于九原之可作况交其子而趣處其讀書安息之地孟子曰頑人廉懦夫有立志其無愈于聞風之興也歟膚公當國變棄諸生性疏懶不治事而獨好學以詩文自娛入其齋書帙縱橫塵滿席膚公方吟哦不輟余以膚公之爲子殆無愧是齋者于是復因其請爲之記

周子潔曰發揮落落之義多篤論可味末段又足當膚公一小傳矣

○蘧園雙鶴記

鶴千歲而元又千歲更白故禽之壽者黑曰烏白曰鶴仙家多驂鸞控鶴之說故鶴尤貴吳門申勖菴先生家有園曰來青園前後有松有石有藥闌曰蘧園歲戊申有大鳥翩然降於南除舉矢而譁曰鶴也鶴也明年己酉先生八十初度月在仲春闌之後復一鶴來止而不去蓋一雌而一雄客共驚曰此壽徵也天命之矣又三年壬子寧都魏禧來吳門聞斯事旣得交於先生退而歎曰鶴精神潔清雖處闤闠翛然

有山林之致先生以長者脩皎皎之節世無所繩其羽毛物實以類應豈惟徵壽吾又聞先生大父文定公當明農時治第吳趨搆二鶴每燕客則二鶴迎於門坐定酒行則展翅共舞和鳴久之下階而就食何鶴之多異也文定年五十七致政家食者又二十四年而大司馬大參公皆年踰八十申氏世多壽者則以雙鶴徵先生之壽亦宜

金孝章曰前後敘致古雅中間客發議論尤覺波瀾老成

○○重興延陵書院記

常州爲古延陵地吳季子所封邑故郡縣季子祠廟設多傳誌有延陵書院故址不可攷蓋其廢而不興者不知幾百年矣歲辛亥郡太守駱公鍾麟慨然以風教爲己任有意興復之而延陵裔孫武進諸生發解謝齡以謀建造於是就郡城雙桂里季子祠西偏之廢址剏復古延陵書院太守時與郡邑之大夫士講學其中未幾太守以憂去而新太守紀公堯典復振興其事講習如舊時常州爲古今人文之藪倡明

道學者代有其人書院之設自南宋尉伯恍先生至明孫文介張清惠凡四五建至於今廢隆者數十年一旦得賢有司起而舉之常之大夫士觀感興起彬彬乎道德之林矣書院凡爲廡爲堂爲室若干區地廣若干畝作於某歲月落成于某歲月發祥竭力經營之宜興邵贇協圖之禧來客茲土得交常之賢人君子而不以禧爲不文命爲記勒諸石禧固謝不獲于是拜手而言曰昔孔聖以學之不講爲憂而兌之大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自

宋之小人以僞學誣君子始有講學之禁禧嘗以謂講學之人有不盡出于君子者而攻講學之人則斷未有不出于小人自宋以來可見矣然

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維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維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朋黨之禍千古一轍世愈降而趨愈下嗚呼不有君子其流䟦抑又何所底也易曰殊塗

而同歸爲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于聖賢之道而已是故弊有所必救則殷周損益雖聖人之制可以改其未善理有所合則諸子百家之言未嘗不可以發明聖人之經若執一自用是此非彼始以相長之義而成祖勝之氣以徑路之殊成門戶之異則己之偏私膠固與小人之怙勢專利者其間不能以寸顧嘵嘵然曰吾講聖人之學者也是何異于之楚而北其轍手格父母而口誦孝經哉吾知諸君子之必不出于是也夫正其身以率物虛其心以

受人將天下之忮求自消況一堂之上乎禧庸劣于講學之堂不足供糞除之役今因諸君子之請而妄述所聞于師友者以附記事之後是雖不能辭道聽塗說之罪或庶幾備矇瞍之箴頌云爾是爲記

楊紐玉曰敘興復始末處詳而簡論古今同異處全歸責于君子之正己乎必是大有功聖學之文

陳椒峰曰予嘗語冰叔吾輩作文苟無關于

世教可以不作雖遇極閒冷題猶將借以發吾胸中所欲言況題位本與世教相關者乎此文敘理學淵源興廢精當明確立身處世之道皆可于此取法豈直文字之老潔爲不可及哉

書廬飲酒記

書廬左瞰三獻峰前俯石閭闢門羣山來几案主人坐而延之是於月夜惟良丁未仲春月望同新城涂宜振家伯子季子諸子世傑宜振從孫術律夜飲前楹月益明遠山四周塹若堤岸烟月沈浸空濛下視閭頂若巨石噴峴立澄波中時諸人馮闌相對寂寥無聲彭躬菴負杖獨來儵然若遊魚出于水際余顧彭子曰樂乎彭子漫應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諸人乃大笑皆曰良會不易得更索酒飲盡歡久之何

聽中見啼聲凄凄然若杜宇鳴夜半於是宜振病新愈明日復病雨沈沈不休天霽而余同二涂之新城

江玉仲曰縹緲恍惚光景不窮

兄善伯曰一結寓消息剝復悲樂無數大理較坡公蜉蝣一粟有盡有主等語更爲含蓄

皆春堂記

禮曰盛德在木于時爲春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術莫生于醫良醫之術能生人庸醫之心亦未嘗肯殺人庸醫無殺人之心而殺人是以春行秋令者也范文正公從相者問爲宰相對曰不能則問爲良醫宰相而下六卿九牧赫赫奔逐者甚多舍是不問而問醫然而得其術者蓋罕矣世傳天醫之星臨京口京口何元澄精醫術洪熙初授太醫不就時三楊各書一字榜其廳事曰皆春堂元澄裔孫嗣東更書

也弟子薛東儀得其術東儀少習儒書能詩近更好禪學予嘗戲謂東儀曰禪尚寂滅而醫以生人爲本予之學得無相背東儀方思有以對予笑曰無傷也西方之書不云乎佛視衆生如一子地子以一子地之心行生人之術是真良醫也已東儀不忘其師因遡而上之仍皆春獨其堂西方有樂國四時如春其木秋冬不凋落竊謂此士也當使世之醫良于心與術者往而居之東儀其或庶幾乎

兄善伯曰語多巧黠然能不俗

○○白渡洗舟記

丁巳四月予訪蕭子孟昉於白渡舍龍眠陳子之室門臨淸溪平坡曼衍綠草延緣洲渚迴間黃犢烏犍散牧其間或嚙或飮或寢或牸隔岸有高樹斷林壘危上下隱隱見人江遠山黛橫平截天末予甚樂之徘徊未有亭閣足遊憩五月八日晴天無雲江水倒人淺瀨坡陀綠頂微出明日大漲東西瀰漫勢合大江極目所周不下十里五抱之樹叢篠瓠蔓揷半水中孟昉方營勝室予薄莫過之登樵樓以觀漲水

周匝落樓在中央孟昉曰月出風微與予洗舟乎予人高於是牽野航懸躡板而上浮乎中流波小如紋人影在江予謂孟昉曰君性飄花月觸緒紛來不能自定臨流水則忘憂孟昉曰人生適意爲樂耳苟能自樂何往非水吾明年六十其何不自解天之彼爲詩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同泥者孟昉二子從淸從沛弟子從游妹壻陳子則象白水宿夜聞孟昉乃指二子而謂予曰詩所謂他人雖他此卽是也人苦樂不相代如食木果甜酸自知耳旣夜舟子迴船鼓櫂予扣舷而歌曰山杳靄兮月霏微水瀉瀉兮吾何之洞庭無風兮彭蠡不波激岩徜徉兮風吹衣

蕭孟昉曰寫景處有難畫之工無一筆依傍赤壁而自滿高妙歌寄意自淡但覺瀟灑出塵耳

○○龍骨記上

海外之國有龍骨焉燥而裂之無異於赫蹏埃垢之可淤而獮也則反其故矣食之以墨則不變其類有二筲若茶者曰白骨微土色曰黃骨人或得之以罨書爲質剸焉魏子見而嘆曰噫此懷不忍予之藥而洴澼絖名也嘗爲之極其用水行則有滅波洇洒飲藥之能陸行則有涂附煙幕丹浮褚衣之變陸行則資水水行則不資陸圖之古人蓋封股以濟矣何其酖而不再也由斯以稱草木之淑不可常東房伯子

之同道其則則交失亂其端則交得或斯疑焉則斯悟焉臣其賢矣龍骨之名余不知其何名信而由之五章目執其釁刀以攷其毛取其血膋膋脂也或曰龍脂涂之

○○○龍骨記下

龍骨之用廣而多變不可以不記故隱約其文俾明智之士苟獲是物自悟而自用之得意者忘言可也夫水行貴黃骨陸行則二骨並宜水行尚洇洒陸行之尚小者丹浮大者褚衣而褚衣爲尤神水行之用懷以余石衣其產而紩之則壽三倍矣塗附之用水飲而搏煙幕丹浮脂食而滅其𤻲則出入自得矣褚衣之用陽以黠色陰以文章左右和以其類而他族交其四垣則日游止入羣不亂極乎中庸矣煙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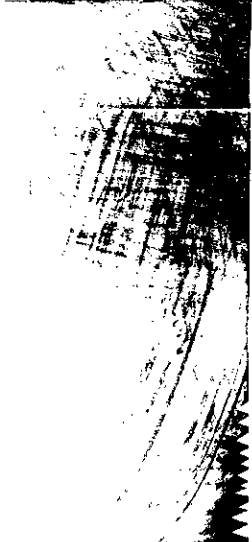
丹浮之用面表而無裏褚衣之用再表而再裏無裏之用噓以元氣再裏之用周以游刃然七用各因其時不可偏廢是以並著之篇引伸觸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嗚呼吾甚痛乎古今忠臣義士之脫衣帶而脊鈇質者也

文木屏記

余客橫溪得文木之屏三一方九寸擶嵐偵嶂岩壑百狀夾山之間瀑布濆下注而爲湍波潑沫起迴薄（句）流於無際屏陰亦然文皆隆起山水之狀可捫而得也一方六寸空濛中見羅漢騎獅子頭目口耳鼻鬚眉卷髮毛尾畢具一峰再成有大鳥翔起展翅垂尾眼咮頭頸歷歷（句）向朝陽而鳴若丹山鳳翥高七寸廣視高減七之三加一之六也狀屑鬐飛瀑及鳳翥者得取於橫溪文學孔生家羅漢獅者友人貽柴

一枚予察其異命工截之製爲屏橫溪地新城之西鄉也地連閩閩多奇此木然文必數百歲合抱之樹人五六手異者山水人獸龍鳳雨雲花樹螺蛤奇怪一一如寫竊嘆天地至文不假雕琢自然變化既生楠柏松杉爲人上棟下宇榱桷欂櫨以安其身而娛耳目悅心志之物遝遝錯生其間天地之予人亦至矣閩山中人利其木炭堅每伐以爲薪或爲屋壁聯檐閭之處工云木皮一二尺許有無文其美在中故人不易識解木心者四面橫斜曲直易之錯節根盤處文最奇密工雜作槃榼筆斗硯匣廚床几几或長丈廣尺二寸以上粵東花梨滇櫻木皆文不及孔生雅好之嘗求木數百里外鳩工作商市故器盛於新城而橫溪工爲能新城人呼曰花木余客吾若將之梁獨此三板爲絕也桐城方太史云即紅豆樹所謂相思木是也一云鸂鶒木一云雞翅木皆以其文似之故名近有司誅求甚盛工頗失業鬬界木亦垂盡云

彭躬庵曰寄托淡而無跡尤妙能脫去韓柳

宛阜記

余初游泰州見黃黃山問所與游何人黃山曰李子以氣矜閭淮左折節致之相見於南樓余遽返邗上明年再至始報謁經西城之隅屋瓦漸稀林木疏闊雜蓺如方罫迺渡長渠徑小隄高下垂柳管之隱見若有亭榭則廣池演漾渠覽趾之水東瑤而瀦之於是架板橋左右偏衡木折而適於門堊堂則池水再絕躡板如馮几以延西除倚檻而立滉滉然澄澄然亭榭浮於水際余顧而樂之忘返也李子曰吾之新

有斯堂也其爲我名之予曰堂中隆四面水周爾雅曰宛中宛邱郭景純曰中央隆高故曰邱上有邱爲宛邱斯堂也不邱而阜阜於水若邱加堂焉邱有邱矣名之曰宛阜詩曰宛在水中央思伊人也李子二十年汲汲若不自釋者誰思乎

李十庭曰班劍與秀楙子厚復出于世

看竹圖記

余性愛桃花與竹所居勺庭在翠微千仞中環庭樹桃有岡種大竹然僅百餘个十九歲後好命人畫像恐不工最後命戴生畫看竹圖戴生名蒼字葭湄西陵人寫人婉婉如生筆文秀絕天下矣辛亥冬相遇於揚州予方毀服急裝而戴生爲予寫山居像冠一幅布衣方領寬博前後修竹萬竿清溪帶其下曳杖躧履獨行而容與予亦自驚爲絕似也色微哲然在山中勝恒如是衣領有飛見胸尤得神解不知戴生

何自得之予自分固陋生平于所作詩文于什自尸出山還山即不敢乞人一言于畫像亦然壬子秋將歸勺庭念友不能盡交人情物務不能盡閱識誦杜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慨然太息將復閉戶不出獨如交中懷道執義古之忠孝者先邁後進咸有其人終焉離隔不無悵悵于心乃以圖尾紙請諸箴銘古者賦詩見志不必自作諸君子自三百篇下放漢魏樂府而止或取義比似或意托規勉遜意寓書又或工繪事一作山水草木物器之形亦足資教戒

也夫詞乃徵古物取通義言近指遠庶幾無惡云爾

閏七月望日易堂魏禧自記時年四十有九

○○有懷草堂記

淩子蔚侯取小宛首章之義題其草堂曰有懷謁予爲記淩子曰草堂去廣陵城五十里在橋墅之南先君子實經始之未成而卒已而先母又見背吾之登斯堂也如見二人焉懼夫久而漸忘也乃以是名其堂嗚呼孝子之於親見其書冊杯棬仰其榱桷俯其几筵莫不愀然有傷於其心而況始其勤未享其成淩子之言古孝子之志也當是時西南變起風聲及大江南北天下益多故君子以淩子有握粟出卜集

木履冰之戒欲倜守其身以無忝其所生不獨杯棬榱桷之感也諸葛武侯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蓋亦圖之至矣然卒觀其所就夫豈苟全性命者所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吾聞謝文靖公鎮廣陵旣築埭邵伯爲民賑水患復置七墅爲公餘游眺之所今橋墅其一也文靖當東晉時京室阽危日緩帶高枕泊然不加喜戚於其心若優游以終身者旣而淮淝功成處分早定於晉室有再造之力淩子居其地學古賦詩

得母思其人且小宛之三章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四章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蓋深悲子背之過中恨教誨之無似有陶士行致力中原惜分陰之志焉昔人謂士行結納賢豪興復東晉爲不忘其母之教以至此嗚呼此善于言懷者也余故廣滋予之意而爲之記且以告孝子之不忘其親者

楊蘭佩曰平正題目却發如許議論如層樓層層遞容構架然皆在本題情事生出要歸平正故爲難到

○○○重建平山堂記

平山堂距揚州城西北五里許宋歐陽文忠公所建公守郡時當慶歷末天下太平公治尚寬簡故獲與是役與賓僚飲酒賦詩其中今六百餘年廢興不一至於蕩爲榛蕪盜據爲浮屠而其地以公故益名於天下登臨者慨然有峴首之思焉揚州古稱名勝然絕少山林邱壑之美城以內惟康山一阜頗三面見邗水外則平山堂望江南諸山最暢康山既屋而平山堂又久廢矣自堂建後揚州數遭兵禍至紹定初歷一百八十有二年而李全之亂猶置酒高會於平山堂豈斯堂倖免兵火抑燬廢復有賢者修舉之耶今觀察金公前守斯郡政既成慨先賢之不祀郡之最勝地久廢與郡大夫汪君岐門謀廓然新作之不以一錢會諸民五旬而堂成有堂有亭其後有樓翼然以祀文忠公軒敞鉅麗吐納萬景視文忠當日不知何如而觀察公化民善俗之意亦因可以推見

蕃揚俗五方錯處魚鹽錢刀之所輳仕宦豪强所僑寄故其民多嗜利好晏游徵歌逐妓袨衣媮食以相誇耀非其甚賢者則不復以文物爲意公既修舉廢墜時與士大夫過賓飲酒賦詩使夫人耳面目之者皆欣然有山川文物之慕家吟而戶誦以文章風雅之道漸易其錢刀駔儈之氣

而揚士涔曼平衍惟此山差高足用武之地公建堂其上又習以俎豆之事抑將以文事靖兵氣焉公名鎮字長真浙之山陰人丁巳館

秋余客揚州公適自江南來攝鹽法乃停車騎造委巷而拜余以記見屬余惟康山以康公海得名平山堂以歐陽公名天下嗟乎地以人重公其自此遠矣

黃仙裳曰紓徐逸宕歐陽子之文也長真先生得之擊節報書云常日廬陵構此竟未作記而東坡諸公何以亦無文紀其事不獲此手筆翁豐樂得坐作大文補此缺陷不獨山靈生色併有光昔賢多矣附誌此以爲一則佳話

汪蛟門曰歐陽公建堂當太平無事之日金觀察修復值兵戈屢廢之餘前後相映自是有情文中大關鍵在化民善俗立論得體而波瀾淡宕周折多姿尤見用筆之妙

○○洪武四年會試錄記

嗚呼此洪武四年會試錄國家養士三百年所自始者也不四十年有遜國之變忠臣義士趨死如歸其後雖以靖難之參夷謀禮之誅斥逆奄之摧折而甲申以還天下縉紳之士竄岩草衣捐身執節以自獻於先王者不可勝數詎非聖祖養士之報其能然哉是錄崇禎時典化李公爲吏科給事得於垣中壬子夏禱謁李公伏出見示按考試官四人詹同宋濂原本其一則前貢士鮑恂也以元貢士儼然與本

朝學士並列考官而兵部主事討方偉主彌封翰林院編修唐肅主對讀惡當時恂有文名徵授學士不就故特命同主試事而不以加於郎官史臣爲嫌耶其題先五經次四書疑共二首爲第一場論詔表各一爲第二場策一爲第三場是科中式者一百二十人江西凡二十七人吉安得十一焉吉安科名盛於宋及元多誡子孫不仕至明又盛自此科名甲天下吾邑有管貞者亦中一百十名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下里小邑與有榮幸而九十七名金濤則高麗人也聖祖用人之無方取士之法並見於此又按洪武十七年始定三年大比之法前此時舉時罷而三途並用洪宣間以薦辟吏員至大官者尚不乏人蓋不專以科目取士故得人爲盛中葉以來至于末造士非科目不進科舉之文益迂疎浮濫不足用僞人並售禍及國家此禧撫卷太息而不勝權輿之感焉李公名清字映碧古所謂不愧科名者宜其寶而藏之歷患難播遷不敢失墜也與

宗了發曰記述中各帶議論而前段推崇養士之

報末段補論取士之弊皆極關係文字

陳潛仙先生像記

丁巳十月五日夜禧與泰州黃雲會飲追及甲申三月十九日事因道聞報時禧與先徵君痛哭幾氣絕雲適喟然長嘆淚流被面哭哽咽不能止令彥歆獻

謂黃子天性忠孝久而不忘若此雲曰此陳先生之教也先生知泰州多善政雲弱冠受國士知每身造廬或下榻信宿敎勉雲以忠孝雲篤下終身不敢忘國變先生守義侘傺以死雲家有[illegible]削木主祀先生配以師友賢者　又使畫工

畫先生像凡出　千里必偕禧敬清瞻視豐頤廣額長須眉儀觀俊偉眉端微愁色佩劍而獨行先生嘉興桐鄉人名素字潛仙崇禎癸酉甲戌以春秋魁多士既用泰州治行行取入覲朝議以賢能吏補危疆得冀州甲申京師陷先生義不辱懷州印南遁日哭泣疽發背幾死佯狂棄家變姓名教授上海縣之窮鄉有客過先生坐甫定而鐵騎五百圍村塾逮太客死先生繫獄一年出猶破家結客卒憂憤死方先生繫獄雲聞破產赴之營救萬端束身高僧祖心謂人曰黃君誠至直介白虹貫日必辦事無疑也先生善詩獄中有寄黃仙裳見過七言律詩甚悲壯瀕死之年有感懷五言古詩二十首禧發見其了書貽雲卷筆法蒼挺如對忠臣義士後學寧都魏禧敬書

楊友石曰法度嚴峭而筆力蒼挺文亦有忠臣義士氣象

附錄

予嘗取史記內程嬰公孫杵臼印之左傳皆事相左而名不見乃以此愈知太史公立言之妙也筆端所組織能從無幻有然末若從死起生難謂幻有借從空結構而起死須從實關發也若魏叔子所作陳潛仙像記其幾乎敘事莊心言必核實能使不孫有年之潛仙如聞憤歎如聆噫嗚雖身而生何殊而總以一言蔽之曰有本噫潛仙君臣之義其爲矣乎故能以一點稱予傳之門下士而黃仙裳其首或破產救厄或乞言闡幽仙裳師弟之義其篤矣乎雖然亦有本今詳閱叔子像記謂仙裳與叔子談及三月十九之變猶感咽如新噫仙裳君臣之義其尤篤矣乎夫能先識乎其大而師弟可知已雖然非叔子文之妙誰傳其師若弟者故吾重其文而因重其人且重其人而愈重其文與化李清映碧氏跋

○○○楊仲子躬耕圖記

有爲楊仲子作躬耕圖者野冠草服坐石上原田毎毎土脈草芽童子驅牛而過板橋

耕當有稱

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獨坐石上何爲古躬耕最上容桑氏次如南陽皆不聞有耦耕人容桑古遠不可考南陽友如崔州平徐元直輩何不使衡宇相望耰鋤後先吾適知草廬對昭烈語識時務甚熟彼不出戶庭抱膝人何由得之蓋其友出入四方

交世奇士察時閒有以詔斯人也然則偕其友耦耕必絕意世務沈冥不反如沮溺者非然者則必不使其友共爲老農與牛犢牧豎對仲子是圖其有意歸古人抑偶然爲之吾姑記之問世之知耕者

胡心仲曰從一耦字生如許妙論文之伸縮嬌如游龍末又作開闔收住此蹊蹶滿志之技也

高念祖曰杜工部題畫尺幅應須論萬里可以舉似斯文

○○○十二硯齋記

汪舍人客京師獲得十二硯因以名其寓室他日問於魏子曰是獲也爲致耶爲感應耶魏子曰致也子好文章日親事筆硯然而人廣殿遂取以歸者咸陟也夫獲惟感應惟有光故曰無心之感致也者弗應也舍人曰感之奈何魏子曰今夫文章有律呂之聲焉有春秋冬夏之氣焉皆十二之數聲盡乎陰陽氣備乎四時則其變化不可勝窮矣夫日數窮於十子又加二焉是以配而益多生而無窮此文之法也舍

人曰於硯奈何魏子曰古人志之矣唐庚曰筆銳也硯鈍也墨動也硯靜也夫文章之道多銳者易折善動者易流故必運動於靜藏銳於鈍此聖人之愚色書法所謂如畫沙如印泥者也此文章之法也予之文其歸於是矣乎舍人曰惡然而吾謹志之矣舍人名懋麟字季角以文章名天下天下名士稱曰江都汪蛟門

杜于皇曰以十二與硯硬作兩段而文極奧衍變化亦所謂運動於靜藏銳於鈍者

○歙吳道行仙源橋墳山碑記

歙縣吳君道行僑居揚州欲長子孫聚族于斯土遂買山爲壽藏先葬其元配方氏而虛其左爲百歲之宅時予客揚乃介汪子旦菴請予記之道行曰吾聞葬者藏也世之人惑風水之說有屢遷其祖父求富貴者矣願子明示吾子孫也予按是山爲揚州吳氏墳地在仙源橋東北不及一里環山有松柏林材揚吳氏因葬師言是地不宜貴人遂更卜地遷去穴爲荒蕪仙源橋圯道行出貲首倡修之常過其處愛其風景遂買諸揚吳氏助吳氏墓遷二年矣予謂道行曰若得毋以前事爲鑒耶夫葬者藏也藏也者使人之弗得見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子有德故錫之以福天罰有罪故報以禍使富貴貧賤而一聽于地則天爲無權是爲臣而擅君之威福爲妻而牝雞司晨者也是故君子弗道夫以不可知之富貴予其親以翻掘播蕩之禍甚至齮齕狼戾玩弄于庖隸之手而謂其祖父猶蔭庇之天遂狗地之權而富貴之有是理乎古者未有遷葬之說雖王季墓灤水

嚙而前和見乃始改葬昔晉惠公以太子之禮改葬申生臭達于牆外申生晝見狐突曰夷吾無禮予得請于帝而罰之矣申生自經新城其葬也以罪必有極矣鹵葬而不堪者易以太子禮意晉爲惡申生然且以無禮訴之況私謀其身之富貴然則人非萬不得已而遷葬其爲祖父所譴責也明矣道行好行善喜利濟人事遂遂出財力襄之被也而與子子孫當有賢者吾懼乎其後或于葬師欲多于前功失葬藏之義故爲是說告之若夫不肖者齧祖父之墓而享其利貪人之地利以貨取其子孫則天地鬼神所共罰在例不必爲好善者之後人戒也道行以是記勒石墓道並擬山券碑陰使子孫觀覽焉

湯蝺台曰痛發遷葬之非足以曉愚警俗而文氣疏暢而篤切

○○揚州天妃宮碑記

廣陵寧河之東有天妃元君廟歙人程君有容所特建也揚州古無祀天妃者相傳明中葉閩估客泛海遇颶風舟落大洋衆飢渴欲死仰見空際有神女見知爲天妃也尋泣拜而號之至絕島多奇花卉有鳥如五色布散崖谷間衆拾而吞之得不死客曰是必有故相追尋一里許得像石崖中與所見神女略同衆相率拜謝遂奉以登舟像質沉香髹摶骨節運動如生人像登風作舟達故處後過廣陵舟忽重百人

牽繫纜掉卻斷之膠不進乃以筳篿卜于神曰神其欲此乎許之于是醵金造宮于邗水之上嘉靖七年宮改榷部署移神像爲安宮樓側揚之人不知有天妃者百六十餘年矣程君歙人而僑家廣陵娶婦十年始生子生輒以痘殤其後二子痘復危程君夢神女臨其家侍衛都盛如王后異香滿空庭宇生光明心意爲天妃也夫婦叩首泣乞活二兒神命牽視之嘆曰不可活矣我將爲汝定回關丁後當無恙且多男子程君哭而醒蓋天妃主江海兼福痘事及人祈子嗣甚靈應已二兒並殤年三十三更舉子凡七八人皆長大如神言程君念神大德無以報一日過爲安宮見故像如夢中乃大驚將卜宮後址祀天妃其友閔君世璋曰不可萬安宮祀火神而天妃水神也于生尅義不宜宜水次程君于是卜廣陵驛之河東廢地特建宮下臨邗水漕運鹽艘百貨之舟日夜過不絕而門而廡而殿而閣煌煌翼翼垣墉緻密庖湢潔清故像既飾復束木附塗爲冠裳朝天之儀穆然高博則皆程君所以報享于神者也費凡千金程君

身董工作而閔君亦效百餘金黃君朝美相與鼓舞出金贊其事遂經始于丙午四月至八月落成蓋非獨以酬程君之至心而南北舟楫來往者皆有所祈報以無恐程君之功爲不可沒矣按神閩之莆田人興化志載五代閩王時都巡簡林公愿第六女娶而爲神賜號天妃而蒙城倪中天妃廟記則云神生宋元祐八年一云太平興國四年神生有靈異幼通悟秘法預知休咎比笄不字能乘席渡海御雲以游島嶼衆呼爲龍女雍熙四年上昇或云景德三年或云

紹興乙丑八月六日聞空中樂聲氤氳有絳雲若乘自天而下神乘之上昇是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歟說者未知孰是然考宋世神凡十四益封明永樂嘉靖間屢著神異晉封奉祠而夫人之游江海及水旱疾疫每祈輒應若程君之事不一而足則其為有功德于民而可列諸祀典無疑也揚邗江雖小然去淮海近淮故有天妃閣凡濱海之民與享神功揚之立廟固宜程君克舉曠祀功在不祧獨神語所謂[illegible]關丁者終不可曉世之博雅君子必有能知者諸善士出財力及木石瓦甓金漆之費別有簿

王築夫曰文分三大段首段敘神像所由來中段敘程君感夢建宮末段敘神之本末却將神許多靈異都歸到程君建宮之功是最有法度文字而造辭古雅尤見筆力

○○○重建法海寺記

揚州平山未至一里許有法海寺府志載寺創于元至元明初重建之增修于正統寺址水周四面形如蓮花後有土埂脈自三山迤邐而來穿水以接於址若莖然游平山者舟必過寺橋春秋之日畫舫簫鼓無虛時盛夏蓮開士女游眺瞻禮不絕鼎革後寺日圮僧撤梁木椽瓦露佛以募于衆數年不就諸佛久雨立游人趨而過之心怛然莫為之所者歙人程君有容善士也夜夢入大屋前後門閉不得出甚惶懼顧見諸神頗仆敗塲中泥落藁見後有狹室疊臥神像無數頭足形不具節解支分程君旁顧無一人慘怖益甚遽叩頭祝曰願我得出必修此已出門見河水遂寤他日與閔君世璋述之閔君曰出門見河其法海寺乎是寺廢有年神其以煩君也程君過法海則一一如夢所見乙卯春君適謀于祥光和尚自出四百金倡建閔君先後亦四百金大殿既啓會得五臺僧洪舟所募五大士像復建高閣殿後奉之而吳君自亮出金二百五十席君上珍二百金身董役作

吏科給事李公宗孔暨黃君朝美等並宜力襄事凡幾月而告成殿高幾丈幾尺廣幾丈深幾楹佛諸天羅漢像皆塗以赤金丹雘其座閣高逾殿廣稱之於是游平山者必登法海皆誦程君功德往吾與觀如論建造寺觀之說儒者闢二氏不可通于衆人然創始者之不如修故也甚矣三教之說不同其欲利人濟物則聖賢仙佛無不同者故佈施者崇大觀寺多雕塑仙佛不若以施窮苦無告之人賑饑救溺諸急其益仙佛之宮遍天下不必更增一宮像遍天下不

必更多一像夫移廟像之財以利濟人物此固仙佛之至心雖然因其舊所有修其圮壞而新之則有說神明之人生而好修當世所謂賢者也或助王化所不及或功德加于民前之人既像而宮之矣至于傾圮糜爛如程君夜之所夢日之所見雖聞者不勝其惻怛夫聽訟之樹茀忍翦伐壟上之草木禁樵採而況親貌其像庇其貌之宮乎程君數感異夢一見于天妃一見于法海夫天妃無宮故不嫌特建法海因舊所有是皆能敬鬼神而無妨于民義者乎故並因

其請不辭而爲之記

楊青臣曰敘致峭拔處極似柳州其閎肆處極似眉山而議論正大尤堪持世○凡作修寺觀文不極推贊便失作記之意一味排斥又非儒者之言先生文一曰利人濟物一曰無妨民義是於揚善中能不失儒者本指

李梅隱曰寺像荒敗不從實處敘而於夢中一二描寫此古人脫換之法也

○○○重修金精山碑記

金精洞漢女張麗英飛昇後其名勝聞天下寧都固僻縣然以金精顯仙女廟漢魏來宜有之可考在唐宋迄明興廢之故其載宏治中邑人黎瑤碑記崇禎甲申之變予倚家金精峯頂而數百年之水松杉修竹爲勢家剪伐已盡殿宇日就傾圮道人卞醇醇與吾友李咸齋彭天若倡修之未二十年潦水敗殿東角樓亦就圮歲戊午吾門人楊御李授徒洞中慨然感之與上倚倡衆修舉加丹雘焉請記于予蓋自宋

以來唯祀仙女嚴宗廟以祈雨有應賜號靈泉普應眞人至洪武初改祭山神洞外使石下存伏行祈報禮爲祀典之正予則謂仙女守貞不字與古之高士逸民同予咸齋又以爲神仙無不忠孝衡山首獄義帝女故疾之豈以悦己容哉固足以愧夫苟且榮祿與夫終南之徒以隱逸爲仕宦者廟而祀之夫誰不宜自洞道西北奇石四十里拔地倚天其巖巒之最名者十二峰皆金精地代多隱君子結廬其中不獨史愉不字二姓也其亦仙女之遺風與洞中大殿奉

道家三清像倣小屋爲仙女祠按舊志洞外有陽靈觀御書諸樓自宏治時已無有後之君子倘有好事爲興復者當徙三清像于外觀而以洞中正殿特祀仙女　歲戊午五月邑人魏禧撰

黃俞邰曰敘議雜出如巖巒起伏雲烟出沒用意處最爲高渾也

○○崇禎皇帝御書記

乙未九月將就贛余神過贛會捉船不得行所故貫將軍季公子重儀所偶論古帝王工書法實天縱非人力也重儀因言吾家藏有崇禎　皇帝御書蓋先將軍舉義楊文正公公子以是報云公官翰林院時所賜禧敬請瞻仰免冠叩頭展視草書唐人句當軒半落天河水遠徑全低月樹枝十四字上朱壓崇禎之寶璽上押帝字大如錢所書詩字大五寸許筆法遒勁秀婉然天章禧恐悽愴者久之禧往見

御書於風水月及賜督師楊嗣昌詩皆墨刻又於楊所與化李廷尉清所見御書所批考選卷面科九二小字並未足方是當時天下多故　皇帝勵精求治宵衣旰食惟日不給而以其間精藝事如此非天縱聰明其孰能之禧因顧重儀當珍藏爲世世子孫寶勿謂得之易也文正公諱廷麟清江人初乙酉公將入閩過贛見虔督萬公元吉獨支嚴城遂以義師留贛辦軍事丙戌十月城破公死青水塘池中時還東貢將軍熊爲右軍有部丁獻佩刀者刀鐔及室皆黃金飾將軍曰此必非常人親馳往視屍識者曰此楊閣部也將軍惻然曰忠臣固無彼此遂召部畫工寫其像趣匠以四門扇爲棺瘞之西門外河上他日將軍鎮寧都建牙禧故宅邀相見道此事禧公門下士也辛卯四月請於將軍將改葬將軍命故瘞者從禧往率鍬鉏七八人之河上凡發土十餘處不得蓋金王之變營西郊塚墓皆夷不識其故處也禧既希到贛亦不復聞問頃重儀乃言庚戌歲公公子來求屍得之將軍爲改葬立墓碑致祭成禮葬後十年其家

人無有至者重儀使人道禧往道迷久而後得之拜祟不勝嗚咽豈與國休戚荒塚寂莫蕪穢不治公固當有是與禧臨西河上在楊梅渡灘見下楊秀亭即康王駒大當有百步禧兩求公墓皆有詩在別錄

杜于皇曰文劃然分兩截上半記御書下半追附葬文正事却是所以得見御書之故又不明白綰結只用重儀上下照拂斷而實連此左氏遺法也文不作慷慨悲愴之狀但約畧數語悽惋不盡

○○半山寺記

蜀口洲渡小江而北行里許有古栢繞垣垣內廣地二畝屋五分之一曰半山寺蓋洲歐陽氏介庵所爲延僧奉佛香火處也先是介庵外父曾太常公名汝召以華門地吉僑家焉賓營荒土以樹以垣以門以堂夏有涼軒冬有奧室藏獲庖廝倚垣而屋者數千指太常歿葬其近麓祔於域者篷室鄭氏王氏鄭氏之子諸生子冲久之太常子孫歸籍龍南而改葬太常於泰和之祖塋既盡析其旁屋市之已又將市其

土地介庵固而愴然曰悲乎傷哉太常公所經營矣且此三塚者將安所托於是竭他資產買之介庵又念是宅也以居室則荒讀書之堂則罕至皆不可以久於是稍改制爲佛殿爲經堂爲僧徒寮爲香積而延僧如石主之於其東堂祀太常公主及鄭王氏子冲又以無後追祀外祖父沈公舅氏諸外兄焉甞鄭氏爲介庵親外母子冲不嗣王氏一女適贑縣劉孝廉德潘介庵適命世世子孫春秋掃墓並享所嗚呼人情莫不私厚其婦至婦死外家衰夷久而不忘委曲以圖存之者則罕矣可不謂厚矣哉予嘗讀禮怪夫人父母生女子鞠養教訓至於成人則爲治裝具委而之他姓服他父母以三年喪然則妻父母之於女夫恩亦至矣而其報妻父母喪總五月何其薄也及讀律則女夫之詈其妻父母者罪至重而禮又有入宮諱妻父母之文乃知喪服之薄限於降殺以兩之禮而律之罪重所以本人情之中而補禮所不及昔陳涉當擾攘之際奮起爲雄身號王者天下歸之如流水及以貴倨見婦翁長揖不拜而門

下豪傑去者强半然則加禮于妻之父母固古今天理人情之中正而非可以私言也予己未冬客介庵所同游半山因爲予道本末而屬之記以示後人初形家言此地法當出紫衣人故太常特營居之今竟爲佛舍居僧徒然則所謂紫衣者蓋緇衣也亦以徵術家言不足盡信云

門人梁份曰議論好處易見須看敘事處頭緒最多却井井無一緊筆而于太常及其子孫有許多感歎處全不撇露此書家藏鋒法也

○○○觀行堂記

蔡子璣先以觀行名其堂取論語父沒觀其行之義請記于余余告璣先曰世之爲子孫誰不曰繼志述事哉考其所行與賢祖父若相背而馳焉者且爲常人之子孫難而易爲賢人之子孫易而難璣先不欲以虚志大言爲孝而思實見于其行其知之也審矣子之父抑庵公爲名進士有治行以恬退終推而上之子之王父二白公以死抗魏閹之黨以散傑出奇討平妖賊以郡守除大憝而格直指使者爲古名

臣所爲爲父祖而上之子之曾王父守塘公以匹夫篤于德然則子之行亦難矣哉且夫人有親沒既久而哭泣哀思不少輟者此不可不謂之孝子然泣血深墨者人子之情乃與其祖父何與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世所謂顯揚據科名取大官富貴邀誥贈而已夫操券不難以天子之禮樂享其先李林甫余謂不難以宰相推封祖父然而指操莽林甫檜以命之則凡爲人子孫者不樂居而祖父有所不願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璣先觀行之名意取諸此吾聞守塘公之爲匹夫也鄰有兄弟爭産而訟有仇不解者公未明懷金數十兩入其兄之卧室長跪于牀下兄痛而驚問曰公何爲者曰子之弟有悔心矣令我私進金以求田勿爲人言也兄喜諾翼日又長跪其弟之牀下曰子之兄使吾道其悔願以田予子勿終訟也弟又喜久之乃知守塘公所爲兄弟相與抱頭而哭遂相好如初又間歲除有貧士難衣食者公手索米與金春和其門門將闔委之去嗚呼守塘公匹夫耳此古獨行君子之所未聞也

是以克生二白公抑庵公以及于子之兄弟子兄弟並少負才好文學樂交四方之賢士而鋒穎可畏于二白公剛烈之風乃然近之其將用益務乎守塘公之匹德矣乎易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人之觀子也衆矣其先自觀始璣先賢者余故于其請盡言以告之遂爲記

梅定九曰十三世重敘守塘公規勉婉篤使讀者之情悠然而深

王璞庵曰偉論切論層見疊出妙有推就安頓郎

其見文字中經濟手也

施虹玉曰詳寫守塘公事筆筆如畫亦是潛德所宜表章與已登仕籍者不同而文之段落最古

屈翁山曰蔡氏先人之善不勝書只舉一二見意此記體也然讀一二事令人想望無已是最善于表章者

〇〇一硯齋記

吳子介茲以詩文游四方匣中有宋硯縱五寸衡半之有幾高五分之一又加半焉形方有池無雕文質孚而色理澤吳子甚寶之出入數千里不離側置諸青溪讀書之樓則又以一硯名其齋或問之曰此祖若父之遺留歟吳子泣然曰變革以來居室化爲軍營流離患難先世之手澤盡矣是硯也師友之所貽吾奉之如先器焉蓋櫟園周公之被徵也公子雪客慨覆巢之禍手是硯而謂吳子曰此吾父所藏弄愛

玩蔡中郎家書籍畢以與王公之孫是請屬之子矣吳子拜手而受及公得白吳子奉硯歸公者再公不可吳子於是再拜受而藏之公再蹶再起至譴卽世吳子皆委身周旋其奉是硯也若奉公乃屬記於宇都魏禧魏子曰嗟乎是誠一硯而已足矣雖然吾於此得三道器之能久傳於世者必厚以重是曰先質而後文不負於師友必仁孝之人也是曰情而義吳子爲人靜質而好古是曰物以類從是爲記

汪舟次曰格力高古得左氏深處

傳引

文章之體爲變而不可窮莫如傳司馬遷班固尚矣吾嘗謂傳以傳其人紀其事故詳縮者史之體也班氏爲正予長極文章之工則固然衆矣吾傳布衣獨行十常其大而已在官政事足取法得失關國家故者必詳書不敢肬略馳騁求工於吾文已也蓋以爲信史之權予云爾於表誌也亦然然自傳曰傳予若孫尚有傳之門家傳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傳目

第十七卷

魏叔子文集卷之十七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傳

○○○泰寧三烈婦傳

（余云從此發起原委備盡）

嗚呼自甲申之變烈皇帝身殉社稷皇后從天子死一時若馬公世奇汪公偉陳公良謨皆妻妾同時死節而海內通都大邑下至窮僻鄉婦人女子守身不辱視殭死如歸以蘄所見所傳聞不勝紀吾寧都蕞爾邑有若職方主事彭錕妻李氏城破同夫自經死

東門曾氏一門三烈婦禧再從姨葉芊妻謝氏詬賊自撲其喉皆禧所親見他或名氏無所考或久先其傳嗚呼二南之化亂離板蕩之日抑何其速且遠也節義之故先豈不以一人哉禧讀新城孔鼎紀泰寧李氏事最奇特其二妾從死甚烈作三烈婦傳（使忠懷忿覺起論之情悠揚不寧）

李氏者逸其名及其家世蓋泰寧縣　諸生廖愈達之妻也好讀書通詩書大義愈達書學制舉業寒暑每旦至夜分不少輟李氏碎繡以待然嘗有不豫之色愈達怪而問之戰不應久之目愈達曰君尚無子

予與科名孰重愈達憮然於是勸愈達納汪氏女爲妾數年又無子更爲娶張氏而愈達益專制衆業不樂家居築別業于滆河石壁下李氏紡績紅閑則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向坐二妾坐東西向爲講章句大義旁及古今貞淫善惡感應事二妾遞當日供茶果餌以爲常愈達一日自別業歸聞講書聲駐戶外竊聽李氏則教二妾識仁字語諄復不休已愈達入而笑李氏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歲丙戌愈達挈家避亂石欄之新塘坑

子爲寶得國變錄一冊愈達取閱之戲作中止李氏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予昨夜讀國變錄甲申三月十八日館討汪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爲鬼鬼殺賊夫人耿氏曰妾則請從十九日闖城破耿夫人執樽承飲請偉共酌畢五拜起偉縊于右夫人縊于左夫人既引頸就帛忽顧偉曰雖顛沛不可失夫婦之序乃皆出帛易左右位縊以死李氏語至是哽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主人婦從愈達及妾失歡嶷來慰藉卒不知爲何事八月三山

失守九月初三日敵兵逼新塘愈達攜妻妾同鄉人夜走南石砦砦素號天險四壁牆立遠近驚紳富人處其中明晨敵兵前後攻砦門甚急砲聲震天地砦中人欲竄從他去愈達亦率妻妾至砦門則萬人奔擠不得下李氏謂愈達曰君何必出砦門出砦門者吾三人事耳愈達曰汝輩顧得出未及答擧呼兵自後門人李氏即從砦口展兩手投崖下愈達既已無可奈何更攜二妾奔別崖岩中岩多刺棘男婦數十人先伏處未幾搜牢兵至愈達遽蹶仆地而張氏

投崖死矣愈達出金進兵兵得金去汪氏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朱纓笠袖者拔刀南向立諸小卒執鎗挺東向侍指揮巡邏山前後猙獰無人狀汪氏乃大哭曰君善自保奮身　投崖石石右擊何捭于崖左若支解然是夜雨甚兵宿　崖頂明晨兵退諸鄉人婦與愈達同伏岩中者皆得免

魏禧論曰三烈婦誠少須臾緩其死則皆可以不死而竟死或曰天也句非與烈婦計須臾緩其死則懼夫求死而不可得也求死不得死與可以不死而死

孰得孰失亦講之久矣士大夫死生出處之際濡忍不斷身敗名惡取笑千載者何可勝道也孔衆目愈達妻妾有殊色李烈君之死年三十有九汪氏二十有五張氏十有八李烈君之爲教亦奢矣豈非然哉烈婦死四日愈達求其屍合而葬之人過其處者皆呼三烈婦墓

俞右吉曰寫三人正氣處各各生氣不同用視筆處俱是化工此神化超絶之文不可思議

倪闇公曰必傳之文前後論贊逼眞五代史

○○明右僉都御史江公傳

公名東之字長作歙縣人也少爲諸生性剛有大志以澄清天下爲己任中萬歷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視皇城　駙馬都尉侯拱辰　車騎闖入御道公叱之出都尉皇恐謝錦衣衛指揮徐爵者司禮監太監馮保假子也與江陵相爲腹心氣勢熏灼公卿皆由闞說爵嘗乘驢擅出入東安門一日與公遇執其驢付所司罪狀爵因以撼保號曰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嘉靖間

犯罪發遣潛逃在京賓緣武職又復倚勢張威竊天討直如王國光之欺傷陛下黜之爵乃揚言曰此我罪之馮司禮者也梁夢龍之謙謙陛下用之爵乃揚言曰此我若之馮司禮者也夫爵果能進言於馮保保果信任爵與否臣不敢知但爵身爲錦衣衛官未嘗一日至錦衣衛堂上臣毎巡視皇城輒遇爵由東安門進守衛官軍不敢問其行跡不知爵奉何職役而出入禁闥欲何謀議而常居直廬也且夢龍謝恩之日即往拜爵門舉酒款洽二鼓始返朝臣及市井

小民無不知之夫馮保服勞年久未聞干預外政爵
指之以邀恐大臣是誤保不能永其終譽者爵也夢
龍初掌銓衡未聞親爲不善爵誘之以交結近侍是
誤夢龍不能正其始進者爵也雖然誤保與夢龍此
猶小者陛下德追堯舜威服中外大小臣工奉法唯
謹而爵以狎邪小人竊美於下虛張聲勢肆無忌憚
不敬之罪孰有大於爵哉伏乞聖明大奮乾剛將徐
爵勅下法司追論原罪或不即加顯戮亟行竄逐庶
內臣無由招議得保其近侍之榮外臣無由貪緣可

杜其官邪之徑將見宮府肅清而威權不致下移矣
疏入上震怒收爵論死而保亦尋誅竄先是巡撫王
宗載與御史于應昌等合謀竄殺直臣劉臺以媚江
陵至是宗載爲右僉都御史公露章劾之疏曰頃者
陛下允臺臣請復建言之官天下臣民感激泣下以
爲主上如天之尊不難于俛聽之悔使困抑之臣復
見天日唯是死者不可復生忠義之魂不得聞見陛
下仰重哀矜亦無可施此人心所以感戴聖恩益切
而追恨邪臣益深也故大學士張居正十年勤勞不

可謂無輔理之功但才高性拗擅權太專設心太險
媢己者立躋要地異己者墜之重淵是以邪佞之徒
趨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原任御史劉臺論劾居
正其詞嚴義正忠義之心不出趙世卿余懋學趙用
賢鄒元標下也臺不死當與諸臣並用矣柰何僉都
御史王宗載前任江西巡撫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
門生屬官承受密謀用銀五十兩買其仇家代劄誣
本遣人伴送來京妄奏遼東巡按御史于應昌奉旨
查勘同心狐媚逼脅可屬捏報虛贓宗載復啗江西

巡按御史今故陳世寶曰了此獄政府以巡撫處公
遂捏臺遠戍臺家產不足償贓十一乃宥充軍該死
人犯代爲完贓以實其罪所以凌虐臺者萬狀臺至
潯州身死衣衾棺木俱無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此
長安故劉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是殺臺之慘主
謀者宗載行囚者則于應昌陳世寶也世寶嘔血暴
平天實報之臣無論矣外參邪得僉都御史王宗載
甘爲馮保義子自恃居正私人阿附權勢謀害忠良
法當首論者也巡按御史于應昌誣贓以陷僚友枉

宜以媚要津當以從諭者也宗載係臣堂官臣執禮
素恭豈敢沽邊直之名應昌係臣同官臣與人素厚
豈敢爲刻薄之行但二臣惟知有權門不知有天子
殺人可忍將何事不可爲所以臣義激於中雖私情
不暇恤况爲死御史只論生御史臣獨何心伏乞陛
下察臣愚忠憐劉臺之無罪救下吏部諒加卹典將
王宗載丁應昌亟賜革職勅下法司查照先朝楊順
路楷謀殺忠臣沈鍊事例究問抵罪臣累之不勝激
切待命故事御史上疏必以副白堂上官公嚴服拜

疏乃登堂宗載迎謂公曰江御史何言公曰言公殺人
命人耳宗載失氣反走於是上大怒戍宗載應昌於
邊已公本兩書者也叙薊輔閣豪貲欲予倉小阿卜
戶官百餘騎裝被黑峪關殺數十百人去邊臣總督
薊遼右副都御史周詠等懼失守當坐法因冞滅諸
屍詐以功上爲巡按御史李植所劾上素知公忠直
至是朝議選給事中一人往勘上曰非御史江東之
不可特命撫屯務往而執政有請公爲邊臣地者公
以片指心曰東之亦欲仰承公命奈此中不肯負天

子何公至廉得其情覈未有以顯服詠等乃嗣行關
屍見新蒔薊閣疑之立命吏士發蒐洗入得九屍屍
皆中創於是諸將膽落皆叩頭輸服公報命副將陳
文治等坐死督撫以下降罰有差吏部尚書楊巍以
御史丁此呂論江陵時科目事與首輔有嫌劾此呂
謫外公即日疏劾巍言巍大臣晚節不終乃塞言路
名爲曲庇故相實則逢迎新輔乞賜罷斥以正人心
定國是蓋首輔二子時皆中科名公疏直指其事又
有請蠲恤屯牧近地九陵守戶凋殘奏免銀力二差

禁私宮改正虛擡劾皇親佔產害民諸疏皆關係大
利害上悉嘉納是時公直聲震天下而小人亦因是
側目　上詔曰江東之盡忠言事摘發大奸有功特
擢光祿少卿未幾晉太僕卿時張馮餘黨復用事排
根正人公發憤上疏曰張岳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
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九死不移本無一眚而欲擠
其大節臣不知言者何心也然臣樂與之游幸先罷
臣由是齊世臣吳定等蓋交口齮齕公力求罷上遣
中使至皇極門諭留曰何朝廷有事大喙公議與執

政迩因左遷兵部職方員外上疏論壽宮効監正張
邦垣欺罔罪謫外知霍州尋病免歸遭母喪治葬並
誉期功不能舉者十餘喪築室瑞陽以望邱墓足不
入城市者八年癸巳吏部尚書孫公鑨　言於上起
公鄧州隨陞按察司僉事備兵辰沅地控接溪峒冦
攘四出公身按行諸壘檄諭苗酋苗民相戒日自守
法愼毋干江公三月晉南光祿少卿尋遷大理丞歷
左少卿領大理卿事有閹宦格殺親弟以弟妻當臥
內刑部故從末減公駁還復議部郎畏諸閹率以原

獄上上竟如公議部郎坐貶大醫屬范洋嘗爲文選
將時馨通賄事覺繫獄時馨欲殺洋滅口公以當過
幾律不應死會御史趙文炳劾時馨薦官僞籍而權
究人臣廸文炳反殺以謝時馨文炳乃誣稱洪受公
指公疏辨乞免上屢旨慰留然時馨黨人以公在終
不能殺洋遂以公爲右僉都御史出撫貴州名爲推
任實廢逐之公自知忠直不容於時卒不悔將行復
上備陳究獄疏貴州故荒徼安酋疆臣尤爲桀驁公
始下車知安酋意圖貴竹遂首議建天柱銅仁二縣

及發兵部尚書石星受金議復貴竹狀以奪其氣有
安使從韓上來者公擒之盡得其所賄吏兵諸曹錢
牘遂列以上聞而疆臣益懼烏撒酋目阿備擁安効
良求繼公以効良倫序相當而要挾非法下檄綢門
備始議繼於是高寨苗雨入新添剽劫鷄隴頁苗山
衆至千餘公檄兵進討之斬馘一百二十餘級上賜
金帛有差而人頗謂公執法過致激其變然自是諸
酋奪魄疆臣不復萌異志矣播酋楊應龍自招撫後
益陸梁數遣部目盧阿凡仇殺五司五司轄貴州部

內公謂此門庭寇不可玩也疏聞奉旨防禦公乃命
經歷孫汝資借餉募兵營平越近境以折賊衝賊屢
失利幾縛阿凡會夜大雨遁去我軍欲乘勝進拔五
渾公慮爲所誘檄令退軍保牛場賊果糾生苗夜薄
我軍官軍殊死戰殺傷相當會公以京察中讒詔致
仕而議者竟以失事坐之遂削籍公撫黔三年疏罷
鎭稅罷賑租增右文恤武田公歸行李蕭然苗漢攀
號者以萬數車輗不得行次安慶病痺至家中風卒
天下莫不惜之初公爲行人時有同榜刑部郎中舒

邢儒江西人也闔門病疫亦遺孤一歲人不敢過其門公爲經紀後事自著官服往抱其孤歸乳之人咸感曰君四十始舉子不懼伯殟游厲耶舒氏卒有後吏部侍郎某負時名趨附政府嘗與過太常少卿沈思孝所相揖某傴僂謝過已起視公則足出界思外矣江西人爲御史者感公義交章荐公爲御史諸科臣又荐公嘗在六科上詢科道官東之何爲其以舒邢儒事對上曰從江西請故公擢御史云

魏禧曰公屢犯權貴不自顧亦竊天子是其言每護

持之可謂得君矣卒以誣不竟其用語曰十夫撓椎君子小人之際可畏矣哉公既以詔復原官禮科給事及南直隸巡撫御史爲刻章請謚不報所刻臺中草與中草撫黜疏往往爲人竊目去公從孫九萬以公忠自閩國家大事歷漸就湮沒無以傳信請禧爲立傳使後之作史者有所考焉

王築夫曰詳載本人原疏而作傳者特於提掇前後處見法班史多此體

閔賓連曰中丞疏爲人竊目故詳載之尤切事要

○○　同知湖州府宗公家傳

公名萬化字羅中先世自義烏徙揚州已隸籍應天府上元縣遂爲上元人曾祖通判節及弟兵馬司部嘗從泰州王先生艮游以經術顯名祖伊秀水丞父名世中萬歷己丑進士歷官工部主事抗直有聲厄于讒不竟其用公十六爲弟子員既中己酉鄉試四試禮部不中謁選得北隸景州天啓辛酉畢恩授階奉議大夫上書白父冤復其官公爲人倜儻明大計遇事慷慨敢言景州南北孔道州守率曲意奉貴人

費不貲民以重困公獨無加禮有富民死孤幼族人利其貲誣以非子更乞公同籍檢討某書道意公察其誣置族人于法未幾白蓮教亂起聚衆數萬人山東騷動郡縣莫能禦攻武邑破之屯白家屯屯去州二十五里鉦鼓聲相聞士大夫爭入山砦賊小民附妖術者將內應公日夜巡視戒門者毋得出一人景州故土城高不盈丈至是益修築爲戰守計召妻妾子宰人予一繩曰我死汝自經會監軍僉事來斯行以官軍三千援德州公夜自縋城走間道追及之陳

賊狀請假兵禦賊斯行有難色公大聲言曰景州蔽遮京師賊攻景州州守備單弱城必破京師且震驚公不爲一州民命計獨不爲京師計乎斯行感悟悉以兵付公公分兵間道入城賊未覺公益示弱使不爲備出俸錢數百金及民財犒士勉以忠義士皆感激願効死于是偵賊將部兵爲三隊一從間道遶出賊後兩隊爲左右翼公親率城中鄉兵千餘人中道迎戰兵旣交兩翼並進而間道兵從賊背奮擊賊四面受敵不知所爲遂大破之斬首八千降者數萬人

還獲所擄牛羊財貨亡筭是役也以少擊衆朝廷升斗無所費而全一州幷徼京師功甚大提閫巡撫張公鳳翼手書慰勞吏部范公景文爲文勒石紀功景人慶再生建生祠者二當是時公彊幹廉敏聲爲畿輔冠都御史李公邦華畢公自嚴提學副使左公光斗巡按御史王公象恒屯田御史張公愼言等二十餘人交薦之章凡二十七上公用是見知正人而過客及州豪貴不得志者頗側目先是州人曹思誠爲吏部郎中怙勢公過之落落舍人子犯法又逮治

之其弟奉白蓮教賊屯自家時欲內應公密擒之賊平思誠從京師遺公書苟曲貸吾弟必報公公卒論如法思誠滅鄭恨益甚已敘城守功學官及士民効力者皆受賞獨謂公多殺人不錄久之例轉鞏昌同知公去任富人孤追送數百里奉二百金爲壽公固卻之旣抵鞏昌以父老投劾去工部公卒崇禎改元諸齮齕公者多用附魏忠賢敗御史吳公甡給事解公學龍交章薦公補廣西左州一年轉廣東潮州府同知不事貴要人如治景時公攝府篆海寇劉香老犯

沿海諸郡其猖獗總督熊文燦屢喪師欲苟且就撫召監司以下議有康某者阿文燦意請親詣賊舟餘人率唯唯公獨爭曰古之撫賊者必我足制賊賊畏威而懷德然後聽我譬之馬轡轡在手可東西驅也今我師屢挫賊甚張如徒手騎猛虎欲韁我馳驅必不得矣盍先謀大折其鋒不然必不可文燦色變曰攝公遂罷議康某邀公同往賊舟公固辭賊卒挾康揚帆去文燦以公言中愈銜之而公攝篆時試士裁抑魏黨遍致使吳殿邦至庭叱之批其頰殿邦門人

適巡按廣東遂與文粲交章誣公通賊多受遺然事皆無証驗而公亦以病死矣公性豪好游宴喜聲伎與人言常面斥人過力能緩急人蓋至老不衰云

魏禧曰公子元豫節士也與禧交篤因出　俞少卿所爲誌銘請立傳聞公幼失母事工部公篤孝年五十小拂意卽長跽請罪伯兄性卞語不合大罵輒手批公頰弗敢較也退而對妻子未嘗言兄過買友人田直八百金他日焚其約以田歸之此皆其可傳者

王箬夫曰千古敘事神品左氏史遷爲絕調昌黎得左氏之骨廬陵得太史之神故昌黎以精鑿勝廬陵以風度勝此傳敘事淋漓生動而文字強勁深古極似退之曹成王碑中刻畫處也

朱錫鬯曰寫郡丞生氣凜凜如見幸讀一流人物敘戰功處深合兵法得左氏筆意

江氏四世節婦傳

歙縣江元亮明成化時人娶黃氏生子明康德元亮三十九卒黃少元亮五歲撫其三子字年八十二明娶鄭氏鄭年二十七明卒有身越五月生子元祐鄭撫元祐凡四十四年元祐之卒也與母鄭同歲初娶鮑氏生子巖龍四歲鮑死繼室宋氏年三十二始生子而元祐卒享年六十二先後撫二子各成立明元祐宏治嘉靖閒人初江氏三世節婦惟鄭年及旌格力不能上聞至巖

龍又夭其妻方氏妾萬氏特以節孝顯方之歸巖龍也繼姑宋性嚴好督責宋疽發背方親祇藥洗滌之至以舌舐瘡日時時竊仰天嘆曰吾安得身代吾姑也年二十五未生子私念江氏夭三世夫相又不壽乃趣巖龍置側室得江西德安縣萬氏女六年而巖龍卒于楚方痛絕欲從死萬曰妾有身三月矣幸舉子其蔑之不然死未晚也彌月而生子應全兩母育之極辛苦應全爲孝常與妻楊氏割股療嫡母病家既饒益立名義崇禎三年二月得奉旨旌表建坊石

奉祠南應全亦于是年以恩例官光祿寺署丞十七年巡按御史鄭崑貞疏表應全孝子人皆稱節婦有子云

魏禧論曰徽州富甲江南然人衆多地狹故服賈四方者十之八或初娶婦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歸歸則孫娶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嗚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聖王于男女之際蓋重矣余嘗忌思其俗他日得志當為法繩之而其婦人乃勤儉貞靜鮮淫僻貞女節婦往往而見若江氏婦姑四世節婦豈不盛哉

予客揚州得交光祿之家孫元里由其四世守節事實請為立傳又聞楊太母危疾元里與其妻黃日夜侍榻前同日割股和藥進楊更甦三月後卒事與光祿夫婦同而元里弟婦程氏以二十八歲寡次媳汪氏以二十七歲寡並矢志不嫁然則江氏節婦蓋六世矣

并附識之自記

閱窗連日如此文當得一潔字却極錯綜變化

○○○大鐵椎傳

庚戌十一月予自廣陵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謀兵法因問數游南北逢異人乎子燦為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複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彊留之乃曰吾數奪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群吾又不許是以讎我

久君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鬬某所宋將軍
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
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
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鬬處送將軍登空堡上
曰但觀之愼弗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
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觱篥數聲頃之賊二十餘
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
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
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

下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
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
而後遂不復至

魏禧論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
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
中興遺傳豪俊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
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
自有時與予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
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予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
子甚工楷書也

彭躬庵曰若滅若沒變城八面須知是寫鉅鹿昆
陽王鐵鎗筆法不是傳紅綫聶隱娘局段中飾物

陳叔峯曰摹寫處奕奕有生氣頓挫虛實之妙真
神明于左史者

○諸文學家傳

諸元振字以黙杭州人父伯茂工詩文與董尚書其昌陳徵君繼儒游故元振亦以能詩文名元振性至孝伯茂旣早世元振與其妻程氏奉母張甚謹元振爲諸生試輒高等所爲制舉業多以古文行之諸名下士咸從之游然終母世未嘗遠出出必剋期返元振事母每飯必侍坐牀笫裳衣器皿必躬滌除不假手奴婢母嘗顧而嘆曰吾年七十餘兒年過五十尚能爲孺子事耶乃相歡笑爲樂魏禧曰甚矣孝之難

也世之言孝者往往艷傳刲股剖心諸奇節而日用尋常庸德之行畧勿道此孝子所以希見於天下也孔子稱大舜曰至孝矣乎五十而慕夫慕者孺子之事自幼歷壯而老且不衰遂至於聖人使必焚廪濬井乃足見舜則是父不頑母不嚚惡舜不至於欲殺而舜終已不得爲孝子也然則文王 父王季而母太任其何以稱焉元振五十餘母安之若此可不謂難矣乎哉 元振幼出言有章嘗從父謁陳徵君徵君一見歎曰諸氏有子矣及長淡勢利溫然愛人崇禎辛巳杭州饑率諸生陳救荒策 當事采 報可民以少甦元振傷時事日非荒亂相類仍嘗然詩歌見志久之 棄去諸生南贛巡撫佟公 聘爲諸子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遂不復出

沈明恩曰傳簡潔而以其精理見之於論斷乃又補敘得史家法

吳君幼符家傳

幼符名自充歙之長林里人也吳氏自子明公以來遷徙不一子孫蕃衍多散處四方數百年譜牒荒缺尊卑行輩親疏無所考幼符年十四即以爲憂乃走楚豫章淮南北吳姓聚居之處求宗人所在考宗支蒐舊牒補亡正之廢淸稽某間忘寒暑晝夜參定編次之凡十條歲而譜成遠近之宗世次名字官爵行業嫁娶生卒葬皆井井有條列于是益厚本支賙其貧乏助婚喪勸其讀書者資給之幼符業鹽筴家益起性慷

慨愛人是以鮮餘財有族兄中年無子買妾贖之友人孤身落魄異鄉爲之婚皆經理其生計二人卒有後嘗歲除以急務自北方歸淮水凍履冰而渡見冰上有殍屍特甚行出金募人埋之客楚時疎宗妹因亂與家人相失養他處幼符聞而贖之具妝奩擇壻以嫁未嘗告人其後妹具幣物遣人來謝則幼符沒數年矣家人咸怪之使者具道本末幼符好行其德而不自名類如此幼符三十三病卒取負券焚之謂其妻子曰吾嘗遺足給饘粥無求多人當其見借吾已忘諸之矣又曰家譜具而不及刻木吾目未瞑也兒其圖之幼符修譜冊成日置几上有甚憂及人觸其怒不可解見譜冊則怡然色喜不復記憶云

魏禧論曰予客廣陵交越辰六幼符子榮第爲辰六妹婿因介之奉其狀請立家傳予爲長太息不能已也余數游江南世家大族廣閣閎第宅而無宗祠以妥先祖合其族人著書汗牛馬于諸系則闕然自高曾以上有不能舉其名氏者先徵君生平重宗族至

死勤祖廟之祭以修譜屬諸子曰此人之本不可忘也嗚呼幼符其可謂知本矣

涂子山曰專就譜事敘論最得大要故文亦簡潔無枝葉

朱翁家傳

朱翁名行恕晚號化凡浙之烏程人也幼失明天資敏慧意忽忽欲有所用乃學卜筮及廬中之術嵩歷中浙士張星元最有名化凡往從學一年盡得其術推占多奇中隣郡縣大姓嘗越境來問家以大饒頗常常被盜乃徙居蘇州日來決疑者闐塞戶外每晨起至日昃不得食自是朱化凡之名聞天下化凡好學問精神強固日酬答來者夜則精思易理有所疑必窮夜思索得其解乃已天明屬人書之所著有天機會集星學刪正及參訂星元所撰易林補遺行于世化凡既饒于財凡父母喪葬皆獨出費不科二弟祖父所遺家人產亦無取而賑人之困乏利濟人事尤力里有子貸者貧則并捐其母金故術盛德者又曰朱翁云先是吳江曹村金公為諸生時以年命示化凡化凡驚曰此大貴也某年來鄉試某年成進士某年歷某官位至相皆一一如化凡言吳浙人至今道其事或勸化凡諸推占奇中事宜悉譜示後人化凡咲曰偶然耳然亦何足貴為子孫道乎

魏禧論曰聞之離朱窒耳受明師曠矇目歸聽莊生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世稱盲者多性陰巧善心計而化凡特以長者聞享年七十有五子孫用文學大其家所貴不獨術矣

蔡紫峰先生曰敘次風神灑灑論贊激勸藹藉固是古雅

○○○朱參軍家傳

魏禧曰嗚呼士生盛世鬱鬱不得志與處衰亂抱道懷貞老且死牖下其孰悲子哉夫莫之禁而不爲欲爲而不得爲君子悲之然高尚其事抗志自悅雖憂天傷人狹隘迫蹙苟不至于斷脰絕吭其所處有裕如者孰與夫身負材適當其時而無所自見乎哉陰崖之木雪霜以爲雨露堅強而不懾木生陽山春氣盎溢而華葉不滋悲孰甚焉吳門之隱君子曰金俊明余見之年七十一矣倘所謂抱道懷貞老且死牖

下者非耶工書法窮不得食以書法自食賦詩讀書何其蕭然樂耶俊明之父曰朱參軍余覽其行事悲

朱參軍本姓金氏名允元七歲而孤母貧不能自存有姊適朱氏屬養焉遂冒朱姓更名永昌云參軍嗜書通古今事爲人有器量美須髯修幹偉然嘗遊四方所至攬其山川土俗與賢豪士遊性倜儻善計畫能爲人緩急思欲有所用[illegible]世當是時朝廷重資格非制科無由進而制科亦輕他途士參軍既無聊乃入貲事吏部久之以勞授綏寧簿綏寧楚邊邑苗夷雜處民藉深林爲屏障有檄商僞監司同里者取其材苗民無所庇怨之令令首鼠以屬簿參軍陳利害欲罷之法持論侃侃不撓遂以左上官意投劾歸而參軍去後苗夷乃歲爲邑患當事惜之復補參寧夏衛幕宰古朔方也苦寒參軍曬槊之暇自佩刀與部曲飲酒歌出入塞上熟察士馬器械阨塞險阻思建功邊徼取封侯印天啓乙丑督府以互市遣參軍時方二月山深積雪及馬腹甫出癘感寒疾卒年纔四十有八參軍將瞑無他言開目視左右曰謹藏吾

佩刀俊明始爲諸生亦姓朱氏名袞後復姓更今名字孝章吳人稱曰孝章先生

魏禧曰語曰不于其身其于子參軍負材不試俊明自廢放窮餓以老豈所謂天道者耶夫俊明莫之禁而爲之以求顯參軍亦烏能聲施若是哉悲夫

鄭士敬先生曰事本無多全以感慨爲文嗚咽淋漓如瀟湘秋水木葉亂下真司馬子長之文也

李灌谿先生曰通篇以孝章作烱波立意立格高妙如此又須看其丰致不亂處

○○○劉參傳

參字功定姓劉氏明之老儒也本寧都寒族其兄弟皆挑刀俎爲業而參讀書年四十餘應童子試未嘗一得志於縣有司故終身爲童子師自給歲所獲脯脩資不過數金自以先人債食有所負率舉以償父道與其妻子終歲啜粥月朔望乃具飯獻先祖然主債者皆歲久無券約參籍記之而已崇禎七年甲戌禧舅氏言於先徵君延之家塾爲季弟禮師時參年三十有九長徵君一歲禧年十有一嘗自別館歸省

宿塾中與參談論語有子孝弟章相得甚遂爲忘年交丁丑十二月二十有四日禧偶晨詣參門闔排而入見塾中紙錢灰飛揚滿室案上明燈炷香參充然拱立有喜色禧問何爲參微笑對曰今日萬壽節日也甲申　天子崩於亂禧方從先徵君日夜請曾給事討事越二日過參參聞聲走出握禧手相向痛哭久之參曰吾三日覓子不得奈何禧問有欲語耶參曰無之但欲見子一痛哭耳參性懦拙人每凌踐之不能報然多義激不自持嘗受友人遺託孤子其伯

叔謀食之諸受遺者多面熟不肯言參憤然曰諸君奈何以見者翁地下遂率其黨以大義爭之孤子卒得成立丁戊間邑少年新補弟子員羣立語盛稱某某者功德參特前拱立聽之既知其非是乃嘩而叱名曰吾以爲誰不揖去參既老益貧禧嘗於歲除同伯兄尋梅渾浦折一枝自往遺之戶外聞參聲項項然讀國風扣門出相見時日已晡不能具黍肉然參亦不自言也庚寅縣城再陷參爲兵斫傷左手既病瘻疾卒禧葬之父兄之兆參一子跛眇性頑劣禧屬

諸老乳母而衣食之數逃去今十四年不知其所終參生篤孝少從師讀書他所距家二里每黃昏必疾走歸撫摩其母而疾之館年五十孺慕不衰故參友八九人皆君子咸以德下之云

曾振雅遜聖禧二舅氏也與劉參爲莫逆交仲舅歿無子伯舅哭之數氣絕以其第二子嗣而介家人數以錢果餌遺弟婦使私誘嗣子伯舅母或面與之食輒怒曰是何汝尚欲以爲子耶伯舅出入房戶必歎息後半歲卒二舅氏歿既十餘年參每與禧語及輒

長泣不自止縣城破舅子孫皆被擄伯兄際瑞葬先
覺命訪而贖之存者二人各娶妻並先後卒曾氏遂
[illegible]苗伯舅母存
論曰太史公云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嗚呼豈不哀哉
禧幼時仲舅絕愛重之今每拜舅氏及參墓未嘗不
歔欷而不能去也外大父母皆善人而母尤賢實生
先妣及二舅氏禧兄弟乃勸爲家訓歲清明司祀者
必世展曾氏之墓違者罪之云
邱邦士曰點綴生色非此文不傳此人

彭躬菴曰樸魯之士孝或有之忠則不可能也私
拜萬壽充然色喜全是一團元氣鼓盪與性情而
多義激同一源流文用直筆摹寫最爲入神合傳
舅氏及論贊處逼真史遷矣

○○明廣西右參政通奉大夫申公家傳
公名用嘉字美中號經峪申相國文定公時行季子
也晚取小宛念昔先人之詩更號念先申氏系出申
伯長洲之申自至元時來十一傳至文定始大公爲
人孝儉廉仁勤恬穆事自幼不好弄文定以狀元起
家爲宰相仲兄用懋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而公恂恂
好學初受業李文節公廷機同學者蕭興朱文恪公
國祚湖州丁公元薦秀水黃公承元崑山王公在公
後並至公卿有名皆推重公公二十學成而後試於

有司補弟子員第一是年舉於鄉爲萬歷壬午用懋
亦魁北畿連舉進士李文節爲第一人而公報罷西
侍文定京師益肆力經史百家口誦手鈔歷寒暑不
輟講求本朝典故曰吾他日當爲朝廷致實用豈能
終作書生哉尤留心明刑之學以爲民命之所生國
祚隆替所關不可委猾吏自托無罪其後三爲刑官
所至稱平爲公父兄既並貴先後所娶董氏徐氏二
外父並禮部尚書一時榮貴無比姻戚奴僕或稍稍
生事公待之以嚴庭無雜賓狎客往來過從有武進

陳公年笈嘉定婁君堅唐君時升松江陸君應陽及同邑文文肅公震孟而已大江以南不通干牘文肅嘗寓書公曰如子者貴公子中無此人孝廉中亦無此人也公亦嘗自言居身寧約無奢與人寧寡無濫馭下寧操無縱是以家極貴盛而鄉里間終身無遺大父文定在政府公嘗引嫌不以時上公車及致政後試禮部丁未出湯公賓尹門中式七十九名爲同邦顯者所忌匿其第三場卷索不得以江西李公光元代之榜發卷出顯者袖中仲子紹芳既連舉進士

公猶自磨礪己未又不第仲兄强之謁選司得贛州府推官喜曰吾向所學明刑不虛矣故事推官無前獄訟皆受臺使者委多重大獄或疑難決者公慎出人不受求請每出一人獄則喜入一人罪則心戚終夜危坐反覆思之而後定愛書所出人死罪無算陳丹文昌言兄弟各各誣弑逆罪有縉紳欲庇其弟枉法坐兄公不從又念彼骨肉親不可盡法因以天性大義感動之遂兄弟如初而保全屬吏詿誤人甚衆亦每不使其人知也時黔蜀用師檄調贛兵月餉缺

聚而譁虔撫倉卒無計責公慷慨出諭皆慴伏退而撫軍反媿而忌公前縉紳不得請者因乘機中公會公報最將內擢遂厄之平遷高州府同知公治贛五年再攝府事攝屬縣一奉檄巡行他郡縣三蒞臨之屬無所擾於民先後巡按御史並首薦卒以執法見抑公將行而軍民訴制府請留者連日不得休尋奉旨擢應天治中丙寅夏之任府尹故尊重不親獄訟錢穀多委僚佐治中又領江防鈐轄沿江屯營職最劇上官知公練達凡大事非公職掌者更以屬公如

經畫江東驛馬商民並賴者數十年是其一也嘗奉檄盤鹽却鹽商例金司鼓鑄局不取羨令銅貴而工精私鑄者不禁自絕而公所鑄錢久行不廢焉逆奄魏忠賢方橫大吏牒下爲建祠公獨持不可三王之國道出金陵公屏騶芻茇竹先辦官校無譁者由是益有能名丁卯晉刑部江西司員外郎公曰吾又司刑矣時　先帝御極誅忠賢其黨皆分別定罪張體乾谷應選嘗羅織劉公鐸以死至是公主其獄據律論大辟獄狀出海內稱快都察院易公應昌以忤旨

得罪司獄者並受重譴公案是不抗不阿卒荷寬典
已巳之役山西巡撫耿公如杞領兵官張鴻功卒師
勤王餉缺兵潰皆以喪師按律公謂如杞首倡勤王
兵潰本由餉絕功罪不相掩反覆爭之當是時
天子厲精圖治核功罪尤重兵事嗣後內外多故所
誅戮督撫甚多而典獄者或以私怨陷人或承上風
旨殺人取容悅其能執公義平反因罪論功如孟明
荀林父其人者以晚蓋收後効未少槩見刑部尚書
涂公國鼎胡公應台皆歎服公而他司重獄必屬公

以定鳴呼使公得在內朝專且久主一二封疆大獄
當不使國家以一眚廢有用之才而橫次法吏之手
也辛未出守高州潔已勤民如理韓時以捍海賊劉
香老功奉旨紀錄癸酉入覲藏吏報存贖鍰十鎰可
給務秩費公持而貯之以行甲戌計吏衆異等陞貴
州按察司副使分巡思石道兼撫苗夷駐銅仁府銅
仁孤縣萬山中接壤楚蜀環郡界皆苗千蹊萬徑高
峻窮深故稱重地而自安酋發難後總帥移駐省會
郡中戍卒寥寥公至與諸鎮府同心經畫審順逆權

險夷度緩急爲築垣練兵清餉諸條議制府朱公燮
元覽之大悅稱救時碩畫公又以官是地者多遷客
甫至即思晚履去故事苟且庠序不興於是察所屬
孔子廟廢者建之圮者脩之備祭器習禮樂並師儒
以教化諸生由是犵狫猫獞之屬皆得覩俎豆藻華
夏風彬彬興文教而諸興作費又皆相佐祿以倡僚
屬多方措置不以取諸民期年之間文事武備粲然
可觀矣又攝守道印巡行思州石阡府衛政舉如銅
仁臺使者推爲藩臬薦辨具疏聞會紹芳推登州巡

撫吏部尚書謝公僑怨於文相國語連紹芳奉旨下
紹芳刑部獄公乞歸不獲丙子冬齎賀表入京至中
道而廣西參政分守右江之命下時臨藍寇起震動
粵西右江西控郡蠻外制諸土酋自成化嘉靖間韓
襄毅公雍王文成公守仁經畧後猶叛服不常公至
當事已檄右江戍兵禦寇僅空城公慮右江有警與
臨藍寇合則鈷鉧烽火直達羅池於是固封守嚴訓
練部分中華鄉兵以守舍竹監轄花鄉兵守永寧監
獞刺桑諸巢爲土賊淵聚處則徵狼兵屯守之使流

上聞宗不通諸酋勢孤各鳥獸散去時又議增武岡甘右從開路鎮公皆持不可所開地方利害尤大參西故瘴癘鄉公日夜勞苦遂病初公之官時兄大司馬送之胥江上黯然泣下已而執公手曰其歸稱我八十觴予至是聞兄病篤請於臺使者拜疏即行比歸而兄歿已逾月盖哀痛疾乃增廣西巡撫以公猺獞守地具疏合下考功議奪官公喜曰七十致政禮也適吾願矣日閉戶讀書教子孫壬午公長子繼授官中書舍人遇覃恩疏請移封秦台復原職報至

値公八十誕日冠帶受子孫賀笑謂諸弟曰吾今日以子貴也甲申聞變痛憤甚謂家人曰吾不能覩顏人世矣是歲紹芳以戶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起用覃恩晉封乙酉秋屏居村落貌羸瘠子孫進食罕御時時撫牀嘆息臨終命繼授等曰吾歷官二十年未嘗徇人請乞生平亦未嘗請乞人謹言慎行以至於今年八十有三得考終命復何恨獨恨多言身見此事耳吾謂之惟慎可以免禍汝自今以往毋小毋大其愼之哉儉中積俸三百金以一治棺毋侈餘供喪費畢此踵頂皆君恩也具命服而以淡衣覆之言訖而瞑嗚呼世之貴介子弟藉門蔭後然自大爲橫於鄉里然其志初無所自立苟且卒世狂貌而已公平生無聲色貨利之好奮起紈袴之中以自名厝仕宦撫忠盡職所至有恩澤爲當世賢士大夫豈不毅然豪傑也哉公天性仁厚約於自奉而厚人當理刑贛州時有通判伍君到官未幾卒貧不能殮公經紀其喪而歸之同郡沈應奎爲郡獄官共其職公厚遇之罷官中道舟覆公衣食其妻子封卹隴其他

周恤姻族益不勝計云

魏禧曰公之子九人貴者六人繼揆刑部郎中紹芳萬歷丙辰進士歷官戶部右侍郎繡芳繹芳並中書舍人緒芳工部主事紘祚乙未進士文定之遺澤遠矣哉繼揆忠孝長者以詩文名年八十三覩懸步履不衰禧得與交出示所爲狀命傳公也禧幼嘗聞長老言公在吾郡時無所取諸日用財皆取給自家顛之人至今有能道其事者

李灌溪先生曰敘致詳密只用一二語提挈通體

昔賢中間忽從國事感慨尤覺波瀾動盪

辰畫生日贊語顧盼處風神獨勝

明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傳

魏禧曰國家之敗亡風俗之偷政事之乖法度紀綱之壞亂皆由道學不明中於人心而發於事業始若山下之蒙泉終於江河之濆下而不反然世儒之談道學其僞者不足道正人君子往往迂疏狹隘弛緩試於事百無一用即或立風節輕生死皎然爲世名臣一當變事則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於是天下才智之士卒以道學爲笑道學不明而人心邪人心邪而風俗政事乖法度亂紀綱失而國家亡矣推厥

所由則亦儒者迂疏狹隘有以致之也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爲三百年一人洒北宋以來儒者之恥又自數十年而崑山蔡忠襄公起其學以姚江爲宗尚紫陽之實踐是以所履高明而學者不至於流蕩而亡簡放公筮仕至殉難山西所至皆有功業其敎事尤著汾陽朱侍講之俊爲之傳然公生平學問未追及所守晉事時日先後多訛嘗以謂忠孝之人有不道學者未有道學而不忠孝者臨大節舍生取義固公之常節不足爲公矜積往交公的子方

煒既交仲子方炳尤篤得盡讀公書更詮次公行事
爲傳欲使後世知所法故詳不厭焉
公姓蔡氏名懋德字維立號雲怡蘇州崑山人系出
河南新蔡宋南渡時有祕書公護蹕臨安一子自隨
居浙今爲德清蔡氏一子侍母隱居吳之洞庭山數
傳有武毅將軍從太倉公其後也曾祖安以于嗣出
嗣於姑遂姓陳氏徙崑山歷公父允忠及公三世皆
陳姓公參政浙西始改復蔡氏焉公生萬歷丙戌九
月九日七歲讀大學便立志學爲聖賢公年十三時諸光祿壽延見其文驚曰此聖賢中人豈徒富貴哉遂授業爲弟子顧論德天埈有人倫鑒常語人曰維立器齊嫦婿他日必居人庵十八補諸生二十一中萬歷丙午舉人房考

韓公薦公第一與主司爭不能得而公文名動天下
時方娶婦親知榮之公喟然曰士人立身有大於是
者何足榮哉自下好學問既試禮部不第歸閉門絕
干謁遠近延致爲師與諸友生爲文會遊天下文刻
之天下風行公雅不欲以文章自名日讀先儒語錄
得陽明書乃嘆曰聖學淵源在是吾今知所宗矣自
是爲文益明切無支言已未成進士朝有力者采聲
望欲援公入翰林公曰官親民乃有濟於世況今何
時正先儒所謂賢者盡心之日也謝不與試已得杭
州推官執法嚴平案無留牘脩紫陽社倉陽明祠約
法立獄參獄命清獄法及歲祲通商賑荒皆有程度
上官令通省行之著爲令而他大政非公職掌者皆
咨公以行山東白蓮教爲亂浙東西奸民竊發戕殺
長興知縣又徵調浙兵援遼兵不樂行欲爲變皆公
密計畫大吏委心聽之浙賴以安天啟辛酉爲本省
同考官得士八人並知名張懋忠沈儆穀陸樹本其

著也甲子聘福建同考官有要人屬其子輒辭不往
官六年兩臺使皺薦公推天下治行第一行取入京
崑山相公當國以鄉人欲致公門下授吏部公拒不
與通怒故部擬公給事中而旨改禮部主事時逆奄
魏忠賢用事建祠京師禮部尚書率諸曹謁賀公與
同官翁公鴻業中道托疾歸三殿告成忠賢受上賞
廷臣皆進級有差公具揭吏部辭言不敢無功受賞
隨乞封光澤王差禮畢歸里築室奉母題所居曰不
隨室以見志崇禎改元誅忠賢公始入京師公以三殿財獻

所出水道久湮致歲屢不登疏陳吳松劉江當濬獄事未行議者避之陞江西按察司副使視學政先是公為禮曹時多暇於陽明學嵩有所得至是須拔本塞源論於學宮發明良知之學立書院禮請鄒公瀘水萬公恆龐舒公日散主之公以時涖講席與諸生往復辨難著管見臆測數千言具載語錄中嘗登白鹿洞講孝經大義聽者感動威謂秀湖一會以後再見今日又作文心入則以正文體而所得士多端人魁宿詔以登極恩每學拔一人貢京師公矢諸神謝私謁拆發揭公重熙第一陳公際

泰次之際泰名重天下為諸生時其文播於朝鮮與重熙皆舉進士而重熙卒慷慨殉國難焉壬申陞移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備兵嘉湖嘉湖地濱海承平久武備廢弛海寇劉香游船猝至人心惟擾公至申明約束為戰守計而是時大盜屠阿丑擁衆千人出入湖泖為浙西㞒憂撫按臺省連章告變議合南省兵會勦公曰此可計擒也奈何驚擾吾百姓且兵聲先聞彼颺而入海與劉香合害叵測矣上官然之一以其事屬公公察盜窟皆湖濱巨室客

致之來脅以利害曰汝能為我用當貰汝不然不貰汝斜摘但吾遣人至鄉者汝窩匿之勿洩耳窩主悉叩頭願效命於是召部將授以方畧偵賊所在散健卒為商賈匠工星卜先後至其地分布遠近窩主奉命飲食之約日齊發盜洗千斤者阿丑義兒也最驍勇捕人起擒盜洗力戰被傷阿丑奪氣遁有部卒僞為田夫傭於監道猝抱持之其陷泥淖中追者至遂生擒阿丑撫其餘黨盜平督撫上其功於是廷臣交章薦公以公為知兵公又以浙盜之橫起於捕盜者

縱盜又從而養之至於借盜殃民民益迫附盜乃立捕盜法捕不敢為奸嚴保甲重窩盜之罰盜無所容於是小盜亦靖既丁內艱去民送而哭之如喪考妣然公家居民有大寃苦地方有大故當路者皆得公一言為定時流賊起英山霍山江北郡邑連陷兩都大震巡撫張公國維厲兵江上所拔將帥及布置方畧多公指授而巡按祁公彪佳亦造廬請教故兩公治聲卒用名於時服闋補井陘道天久旱尺寸土皆焦公禱雨輒至屬邑民爭走數百里迎公禱又輒雨

民皆歡呼曰兵道兩議大與除事與巡按李公橫岡心力行甫三月改調寧前時功令飭行保練備四事郡縣吏多擾民公書爲規條下不擾而奉公速他道皆倣而行之又均徵徭赴解戶立義倉浚義井皆井井有法度初寧前兵備缺除書已有人遼撫方一藻特疏保衆謂要地非公不可得旨改調內監高起潛同鎮遼例亦具疏公因上疏辭不允乃就道井陘士民攀留者哀號塞路三日始得出郭民立廟祠之歲時祭禱不絕時楓應人以爲神寧前孤懸關外勢甚危公以身許國以諸子屬宗長曰吾不復問矣日夕訓厲將士議應

公時盛吳公某於偏裨中是時遼餉皆待發京帑恆阻梗不時至公示恩信貸諸大商如期償之屢貸以濟他鎮即不能故常以餉絕致變祖將軍大壽久鎮邊得士卒心士頗驕橫公徐謂大壽曰邊事急幸將軍努力敵相厄哉然部下士魚肉商民將軍不知也某請爲將軍治之亦以全將軍令名保始終耳大壽悅戒士卒愈嚴公又時時稱說忠孝大義以感動大壽壽益敬信遣二子受業而起潛以內監領顯職儼然制府自居公貽書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不載會典莫可得定然軒輊嘗從義起耳貴監稍軒爲傲德稍輊則受謙名職等稍輊爲屈節稍軒則不失正氣今使職等惟朝命是尊而貴監常以親近士君子爲榮歉然遜賓主之意則貴監享謙謙之譽職仰侃侃之節豈不兩相成哉起潛無以難久之亦敬信公事必咨而後行於是革冒濫遣間諜寬文法軍政畢舉時山東河南北直失陷名城數十公不解甲於松山者四十七日於寧遠九日他攻圍一二日者不數計而八城迄無恙公之力也兵部奏守城第一奇功將

大用公而閣部楊公嗣昌貽書公問所欲公不報於是敘功覈奏自督鎮至遊守小吏皆進爵蔭子獨謂公有清脩質弱不勝任調腹裏用公無幾微不平見顏色而邊吏聞之解體矣先是 上因災變詔內外言事至是公三上疏言天下人才原足供一代之用天下財賦原足養天下之人中原赤子原衆爲良民不樂爲盜賊國家兵力原足消寇制邊只在得其人得其道惟 皇上一念轉旋間耳又言天下變亂日滋甚定亟需經濟而經濟不本聖賢大道則見小欲

速終非撥亂反治之真才惟　皇上精研大學一書以明德建皇極則揆文奮武何難焉又言自儒者心學不明執一自是多偏黨而不歸於大中至正天下禍亂實原於此疏上舉朝以爲迂談而執政滋不悅得旨切責己卯調山東濟南道入關商民士卒號泣如失父母時濟南新經殘破文武吏缺人公攝兩司使及三道印招集流移撫安反側諸廢墜事畢舉有泰安州守某貪暴不法知不免因公生日製金帶綺服躬捧上壽公提其所束帶笑曰吾十餘年一銅帶

轉覺磬香耳守慙而退明日解綬去於是墨吏望風引避又却泰山香稅羨餘二千金脩泰安城大寇李青山爲亂所至騷動公勦撫並用兩月盜平庚辰春晉山東按察使秋升河南右布政

公以國事潰亂朝臣偏黨益甚知志不得行　即具文乞休撫按以河南寇亟屬規辟不肯題乃之任撫糧儲道時斗米三金人相食催科無以應而闖賊聲言先服者不徵糧民日夜望賊來公曰此時急催科是疾驅民爲盜也撫州縣停徵抗疏自劾落職七級尋薦表入京會浙江山西巡撫缺兩省士大夫皆欲得公然山西危疆浙朽地非奥援不可得有欲貸公金以賂政府者公不聽遂奉巡撫山西命特賜召對　上問致治之要對曰天下變亂皆由民窮爲盜臣任撫綏當使窮百姓有飯喫耳然愛民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臣不公不廉何以服僚屬心願正己率屬俾民不爲盜而臣無可見之功不願殺害百姓以成一己之名　上詢孝經小學務遵古頒行以勵風俗對曰學無大小皆有裨治化然今日反亂爲治當從大學提綱挈領

最爲易簡又論屯田當舉行對曰勸墾有要須信承不起科之令　上是其言賜饌及銀幣極寵渥壬午春公馳至山西榜於門曰願聞己過求通民情於三立祠爲講會聘名儒傅山等主之祠祀周程張朱諸儒一月三會上旬講經中旬講學下旬課文藝又立干城社以招奇謀異勇之士其他墾荒催科察吏皆因地相時法無一定渠寇王覓王二堯王一鳳等先後作亂皆討平之寧武鎮將許定國援河南兵叛潰歸薊將任國奇等統兵數千

蹂躪晉地公且剿且撫亂始定九月京師以邊警戒
嚴徵入衞兵入援公卽日誓衆屆行而承旨扼防龍
固關公固諸關本以內禦外今敵入內地反恃外禦內
所設將皆隸保定真定二撫不奉節制公親率標下
兵策應萬山中於千五百里地扼關隘設烽臺布置
嚴整匹馬不入京自十月設防至癸未五月罷勞瘁
甚不敢言病事平以疾請告矇留中不下而闖賊已
陷河南將窺秦晉公聞報亟起治兵馳河上禦之秦
督孫公傳庭統精兵數十萬守潼關時天連雨弓矢

不張士有飢色朝議督戰日急孫不得已出關一戰
而潰賊入關三秦皆陷當賊在河南時晉地所防止
垣曲平陸芮城三四百里賊破西安而平陽一路急
客西安諸屬邑而汾州與賊爲鄰至榆林又逼太原
矣南自芮蒲北迄保德延袤二千五百里惟恃一河
爲界遇處可渡加以嚴寒冰合車馬通行如平地公
於是上疏曰賊勢猖披畿輔阽危萬難畫界自保今
日之失正在賊聚而攻我散而守是以處處無堅城
也請發禁旅并調眞保大營宜二大撫與臣合兵尚
可背鬭一戰否則畿輔以西恐成破竹之勢矣又請
發京邊留晉餉連章告急皆不應諸鎮兵無一人至
者寧武鎮臣周公遇吉亦以餉缺不赴調公獨力支
吾以二千弱卒當數十萬強寇日往來奔走於二千
五百里之間惟以精忠至誠感動將士猶敗賊於大
慶渡再敗之風陵渡三敗之吉鄉渡賊屢犯屢卻堅
壁守者四閱月而是時賊已破榆林岢嵐告急太原
危如纍卵先是公親禦賊於平陽汾州間屬巡按汪
宗友留太原彈壓至是宗友馳羽書促公歸太原又

啟晉王以手書敦迫謂省會重地不歸救則太原失
卽堅拒河上無益也公乃留千人守平陽千人守汾
州自率千人赴太原宗友卽出城巡他邑去公貽書
寧武周遇吉曰僕素悉公忠義鼠竄偷生公必不爲
但拒河力恐不支倘天不佑國逆賊長驅北上願與
公約公姑守寧武以扼其北僕姑守太原以障其東
賊畏我二鎮躡其後或可牽制以俟畿輔援師大集
此睢陽之烈也遇吉慨然許之賊既偵公離平陽布
間諜訛言賊已渡河平陽道將已下皆棄城走三日

賊不至懼罪乃遣人迎賊而平陽陷公聞報憤恚將
率千人赴死諸將難之公曰等死耳死於城不若死
於陣也俄而晉王及官吏士民數萬擁馬首不能行
且泣曰省城根本重地公一出則鳥獸散矣向與周
將軍二鎮躡後之約公豈忘之乎公乃集衆歃血盟
於關壯繆之廟為城守計而宗友反謂公不守河而
歸太原致賊得渡疏劾公往公多移調屬吏易置將
帥吏兵二部顧憾其率權至是謂公賊勢急不大聲
疾呼以致失陷遂奉旨解任聽勘命郭景昌代之又

命閣臣李建泰督師救晉皆逗遛不前當是時賊申
號令先州縣迎降者秋毫無犯攻破者屠之太原已
南往往不俟賊至先齎表納印降而危急之際迎易
帥府事益不可為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言於公曰
公有解任之旨例可出境代也公毅然曰吾死生之
際了然矣奈何當危亡呼吸時藉口解任乎縱新撫
至吾亦與之同死汝愛我無多言矣太原士民亦知
撫外援城不可守而感公恩激於忠義皆號泣願同
死盟願之日哭聲震野迄城破無一人叛者甲申正

月晦賊遊騎至郊平陽一帶降賊者皆合聲頌公李
自成先遣偽持牌至城下招諭公具道公德將大用
公即日登埤碎其牌斬來偽懸其頭於堞樓由是城
中惴惴守志益堅二月初五日賊圍城四郊蟻附蜂
屯一望無際公力捍禦殺賊數千人先公度自成駐
營處埋地雷其下至是夜遣壯士竊發之砲起擊殺
賊無算而自成適往近寺浴得免初六日自成具鹵
簿親臨城下督攻城上亦發火器擊賊殺傷甚多初
七日晝晦大風拔樹屋瓦皆飛徹日夜不息城守者

不能立公知勢不支密草遺疏藏衣幅間時盛亦馳
歸殺其妻與幼子曰毋為賊辱同我作厲鬼也先是
城東南角樓積火藥火器有標將張雄者守新南門
與賊通管鑰公白事以刀鞘前向欲為變材官段可
達知之每雄至門率家丁按刀周侍謀不得行公與
時盛議調雄守大南門以防內應未及調而雄已跳
城歸賊孫伏發於角樓戒曰我下遂舉火時火起風
猛火藥器齊發守者皆走賊乘勢登城公北向再拜
出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曰臣力竭矣惟一死以

報國願君間道奏天子遂擧偃刀欲自刎諸將奪刀泣時盛曰且下城巷戰救新南門遂扶公上馬時盛持矛衝突手殺數十人賊辟易無敢當者至炭市口賊騎已滿城不能進時盛呼曰且擁公出西門也公遂躍下馬曰吾封疆臣應死封疆汝輩當自去諸將復給公前有大井可死擁公上馬至水西門公見城門大呼曰汝等欲陷我不忠耶復躍下時盛已出城回顧不見公覓同可達斫賊入見公坐地下不肯起時盛下馬曰死則俱死耳公問三立祠何在遂同至

祠而令可達去曰汝非命官可無死他日收吾屍也可達

泣拜上馬而西門出時盛解袍帶縶東梁之左公再拜先賢就縊身輕不即死時盛脫鐵甲加公肩而氣絕時盛再拜公亦東向以弓弦自勒諸標丁急抱持時盛時盛拔刀斫之遂自勒死而王承勳十餘人皆同時自刎明日賊徧索文武官縛而至左布政趙公建極不屈大罵死之公標小將恐光祚亦罵賊死其他斬於晉府之端禮門者凡四十六人賊索公與時盛不得有告以三立祠者自成甚恨公親驗其屍刃其首以號令公死後賊從保德渡者圍寧武城二十日城陷帥臣周遇吉死之踐公約也遇吉三韓人驍勇善戰初公劾奏許定國舉遇吉代之累官至大將軍城破日貫甲運矛躍馬入堅陣手殺巨賊百十人矢攢甲如蝟毛身中數十創死妻某氏家古人也家童百人皆其族氏縱火先焚居舍跨馬挽弓率家童巷戰從辰至未殺傷近千人矢絕赴火死家童無一人降者賊遂屠寧武城殭屍二十餘萬蓋賊自渡河入晉後所至攻而破者惟太原寧武兩城自

此長驅入三關所過大州巨鎮如雲朔眞定紫荊居庸等百十餘城皆望風迎降直達燕都不四十日而京師陷天子死社稷矣賊既刃公棄公首於海子之水淸可達求而得之以傳公屍手掬牆土掩之十指盡腫越十月可達更與旗鼓周文郁等買棺斂於泰山廟顏色如生瘞南門外之東岡越五年戊子公子方炳方妙往扶櫬歸晉人醵金賻贈白衣冠垂涕以送者凡數千人初公死訃聞 天子震悼未及謚南都立禮部尚書顧公錫疇請表忠烈賜謚忠襄予葬

祭建祠以時盛剛下部議贈蔭會馬士英柄國脩怨於顧公格不行至有謂死節不足惜當時失守罪以婿士英者公生平交最篤陳公龍正山西將陷入家幼女未聘陳在京師走書貽公曰吾知公必死欲得忠臣女爲孫婦公許之而龍正亦於乙酉夏不食卒日歟

魏禧曰禧生也晚公督學江西時方五六歲而禧師揚公文彩與陳公楫公同貢士最受知於公公又以理學師儒舉先徵君兆鳳於巡按御史上之朝故公

之學與所以造士之方禧長而聞諸父師也歲壬子補客吳門得交李公模言往巡按北直時公爲指陛道凡事咨決於公公所心人才人有一能者必籍而記之是以所至得人遴調屬吏拔識將帥無不盡其才真宰相器也禧讀公從政書處事精詳整暇動中機宜雖大且難者皆能要其始終成確然之效而若無事蓋公學本誠正出之以和平而濟以通敏禧嘗歎息國家三百年真宰相才惟李文達公賢張文忠公居正其德量又不足稱之漢唐宋以來相業之衰未有甚於此者嗚呼使如文成忠襄者得在此位其事功又可勝道者哉

李灌溪先生曰篇中首辨理學斥僞迂揭出道學忠孝合一洵千古卓論忠襄公接姚江真傳所至專務知人故得名帥偉儒咸明大義不負公若魏徵君有子皆世其學叔子來吳與人競慕文誼爲公傳能合公鬚髮畢見光氣炯炯猶生又非食知人之報耶結出陳公一段足槩忠襄一生論學求

友知文成而文勢益鼓壯有餘氣

李映碧先生曰前後發揮道學宰相是三百年大議論也非蔡公不足當之傳中敘事最詳而不厭其繁頭緒最多而井井條條一線到底此等法度力量真爲傑構

○汪翁家傳

汪翁名可鎭字景仁休寧人其先出自唐越國公今所稱休寧西門汪氏是也曾祖新南門衞指揮僉事祖亨通判炎應麟襄陽衞參軍母夏氏生三子翁最幼未幾母卒繼母亦夏氏翁事之以孝聞翁長於會計所至能因時懋遷往往得廉賈五利業以大起嘗爾來游梧溪愛其地因寄籍焉性儉樸常蔬食布衣息財以任恤人有別業在若溪雲間每往來拔行裝事人有求其衣服者聞翁至皆赭之衣布而出姻黨爲翁具常饌欣然一飽盛張具則不樂嘗曰財當爲有用用徒供口腹耳觀聽是委諸壑也雖若節適使有餘以及人乎既遺大猾利翁財以禍中之翁不爲懾未幾事亦解時人以爲天道有長兄家中落翁歲時資給兄嫂没周其子分宅居之又撫仲兄之子以婚娶買書學因得肆意學文後用掌於鄉他朋恤姻族人咸有其事郡守陳翁德禮之介賓鄉人以爲稱晩年更斷葷酒然亦不依佛蔬食菜羹而神明益強卒年七十有二子淇好行其德與翁類先翁三年卒

淇子文桃文楨森文柏並好文雅文楨森先後與余交因吳江徐君嶽奉狀請爲翁立家傳予乃按狀詮次之

論曰世不謂有佛者輒饕餮殺物命供口舌之欲其泊然蔬食者則未有不自依佛始也然或誦佛於西堂屠宰於東廚或又剝人財陷害人而兢兢蔬食以爲佛在是　其亦見哂於翁也矣

徐松之曰簡質中饒有雅致一論瞀刻而筆愈古

○○○彭夫人家傳

夫人姓王氏鄧州九重堰人曾祖以吏爲盤江主簿父懋恕貢士爲霑雲令夫人年十三歸彭公而逝公幼孤大父二人母皆在夫人孝養之得其歡公故任氣慨有凶隷欲殺之夫人持短刀牀閣夜則令公臥內壁日夾我死之君得跳去公酗酒每醉歸則侍立以待其醒徐稱姑平日訓戒語飲爲之少丙子流賊起夫人奉姑奔鄉中所居樓爲賊陷長女駡賊死夫人奉姑得免時新穀未登夫人往田間摘稻先熟

者舂溢米以哭姑自拾稭而食丁丑鄧州城陷夫人又奉姑挈子以免庚辰公成進士葬父賓客會葬者駱驛數千人夫人支持中饋嘔血髮盡脫辛巳公令陽曲鄧城再陷而夫人先數日已奉姑他去公才夫人爲官輒以政事告夫人夫人進以寬和功令督餉練備備四事甚急夫人曰我婦人不知外事但勿務以官速化殫民力耳姑病革屬夫人曰必葬我汝舅之隴汝夫酒人恐忘事其後夫人卒從平陽扶姑櫬返里合葬焉方公與夫人護喪歸李自成已破潼關

鄉路絕故塗毋平陽兩僑家蕪湖池州山中山多虎又土寇不時至夫人夜率僕婢持梃刃鉦火坐公廨（原六字一行編輯鍵却安放此處）睡聲如雷夫人曉大義能知人甲申四月夫人與公在武昌聞國變夫人不食者累日謂公曰恨我婦人不能救國家之難因自投江中救之得不死後五年公撫貴陽多亂屯聚出入者不下數十萬夫人每脫簪珥佐公賞士標下張將軍使酒難近軍中皆惡之夫人謂公曰君善視之我觀其人樸直他日可與同患難者必此人也及靖州之敗卒得其死力以免外

舅王將軍者素豪邁偶以書來夫人令諸子讀之至半曰雄心盡矣將軍其不免乎未數月死有故將軍亡命公所公與爲兄弟交夫人心敬其爲人而戒諸子勿從之遊曰此人跡甚奇然不可處亂世第三子姑奢好非常客獨厚善之公歿後將軍不用舊言爲人所凌踐奮慍不肯護夫人怒曰客所以在此由汝父也汝父歿而人欺其客汝輩何以爲人卒令奮護之如公在時諸子有布衣交官其鄉諸子皆望之夫人曰吾聞其人非古處者其或以貧賤交爲嫌乎已

而果然公之卒也在雲南板橋歸喪萬里水陸數易涂皆夫人主之諸子受成命行事而已微夫人喪幾不得歸初公負大志以封侯自許故進仕不少止在雲南時夫人嘗勸之歸曰仕宦豈有盡哉獨不記二十五歲夢中那番公庚午歲病甚不知人瘖而曰吾至雲南見其山川城郭人民風俗言之歷歷及之官所見皆與夢同而公竟於是歎夫人好種樹家居鄧西鄙茱萸河暇則督家童種榆柳森然成行列翁姑墓松栢皆夫人手植又種二株白楊於烈女墳常

撫樹流涕公有友德於公歿而無後夫人命子孫歲時祭其墓爲種白楊樹數株墓上曰以志吾不忘

魏禧曰余讀左氏傳楚夫人鄧曼多識畧雖賢豪士何以加夫人固鄧產　何其相似也甲申闖變不食投江水幾死又過人遠矣

陳椒峰曰逐段敘若不相屬如秋山數點出於雲際而字字生致無一語粘滯處逼真史遷矣

○○江天一傳

陳繼選　吳國禎　余元英　江孟卿
閔遵古　蕭倫　洪嗣　曾游明附

江天一歙縣人字文石正直廉介工文章世居寒江村人稱寒江先生云祖東望貢士學官華亭有大官以辱士激變縣諸生焚其第學使者命東望列諸生名書中以訹東望力拒之忤當事意棄官歸祖母胡刲肝救姑疾父士潤湖廣某司巡撿獄賊破武昌拒賊自沈于江天一家故貧好學少時見人讀制舉文輒歎曰爲文當如是耶闢金壇周鍾名往從之歸

語其友　閔遵古曰周君非佳士也而天一文益磊落困阨童子試三十年後見知邑令傅公補郡弟子員試每冠其曹令故重天一嘗令天一來請事凡數年終不以私見是時天一貧甚帬布常穿空見尻家居屋數椽死不足以草覆之會姻戚有詿誤事令捕之急知天一最善令乃自詣天一陳百二十金几上長跪以請天一愕然曰吾守身垂數十年豈忍一旦敗之耶卒麾去不顧援徒淮安有孝婦割肝活姑者天一　成其事與祖母類率朋輩攝衣冠往

拜其庭時人亦多為詩文稱述孝婦天一盡出其膚
修貲刻板以傳天一性剛好結友士至者倒屣惟恐
後獨郡縣重客雖相過避匿不肯見赴友之急義形
于色覕覰忠不肎意行踰禮法輒面叱責不少假貸
人嘗謂遵古　曰吾嘗立身如處女處女失節無賢
愚皆賤之若論服賢而見利則遷臨死生喪其守
可賤孰甚世奈何苟巾幗而寬須眉丈夫乎哉天一
晚年益厭制舉業慨然有澄清之志惟奉休寧金文
毅公聲相講學里中癸未黜中兵倚鳳督馬士英勢
所過荼毒獨徽州堵禦有方將殺黜中兵士者卹之
欲中徽人以危法文毅坐此就逮天一發憤具疏叩
闕白其冤會文毅以邊才起用事遂罷甲申國變明
年南京陷天一佐文毅公舉義兵參其軍扼險固守
與北兵相持累月而鄉人負大名為御史者陰導北
兵從間道入鄉遂潰文毅被執揮天一去曰老母在
毋從我死也天一遂走歸拜其祖母母及祖廟曰吾
首與金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矣追文毅及之大
呼曰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之送南京同

日遇害天一妻子並沒入官閔遵古蕭倫俏游明爲
購屍殯之同死者族孫孟鄭郡人陳繼遇吳國禎余
元英
閔遵古字無作與天一同補府諸生有名家落傭蕪
湖天一既被執道過蕪湖以囚服哭至遵古家從朱
襮帶刀者一人遵古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曰無他言
今將往拜孝陵引頸受刃耳時賓友滿座聞之皆驚
起走唯一客不去遵古進苦若天一飲盡數杯議論
彊侃不倦遵古亟呼家人作雞黍進酒帶刀者固辭
去已同客往覓天一天一方作家書慰母見遵古來
大喜帶刀者竊嗟嘆坐頃之帶刀者大言曰君無以
武人鄙我也我雅知忠義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可
法黃總兵得功金翰林及江君四人耳然觀子亦義
士者吾在坐子毋乃有不盡之言邪遂呼二小卒伺門
外帶刀者竟去遵古因嘆息不得一見金先生也天
一遣衆敗紙書數字授遵古見金公至則借游明先
在與公密語去公曰甚思一見文石也遵古乃合客
具壺榼自往招天一前帶刀者不許遵古正色責之

日君何與翎言侍也且吾家屬十餘口肯剜人乎乃
曰金翰林好持體貌自被執不少假借使諸君並坐
我獨侍立豈情所堪耶遵古復走往欲言于公前坐
定而其監押官張亦厲聲對席坐公忽移坐南面臨之
遵古不復言歘遂出而以令箭檄帶刀者送天一來
當人當於悲歡追敘往事相欷歔泣下獨再跋門外
身乃環刺金錢聲錚然兵人大呼叱咤遵古與客覩
洪出道傷人竊語曰此時乃有此人也天一東金公
時餘敗紙尺許因作一百三十三字遵古以錦軸裝
藏之燕下家

蕪湖僧海明聞金文毅公遇害乃乞貸往市棺徑前
抱公屍而殮滿漢兵呵阻之海明不爲屈卒殮公載
歸蕪湖庵中閔遵古聞之泣曰吾文石先生奈何休
寧程達可者慨然願捐三十金遵古乃焚香泣拜于
金公之柩而以謀告海明海明曰吾或言金公同死
四人念江先生獨不念三義士乎遵古復告海明海
明以爲難遵古惆悵徘徊周行廊廡間有偉丈夫過
其前以肘觸遵古者再遵古目視之而不言丈夫覆

笑曰君何所苦而若是遵古遂以情告丈夫曰噫仁
得八十金畀我事辦矣遵古大喜率同人羅拜之顧
八十金無所出遵古募得二十七金自捃拾一金益
以程達可所捐尚不足丈夫曰事人變生吾不可待
矣且曰去丈夫果殮三義士凡所費金百餘而程達
可金乃爲其姻友中匿竟不至方丈夫之肘觸遵古
也聞金公棺至來拜之見其棺惡泣然曰此豈足臥
公者吾有善棺值百數十金其伐材而下上關稅環
銅文漆皆在明時此乃我公所安寢者也遂易之而

三義士者丈夫恐以善棺啟疑唯天一用金公棺歛
所治棺殮金公者其後天一弟文月與程氏皆奉柩
歸唯吳余無人至者遵古與海明復買地葬之遲數
年海明死遵古自外方歸遭丈夫于道蹙然曰吾向
葬吳余二君恨牽事未立碑今失其葬處奈何丈夫
曰吾記之遂導遵古往則豐碑纍然書名氏鄉里矣
蓋丈夫所爲也丈夫姓蕭氏名倫字彝敘閩人而賈
於蕪湖是時丈夫貧甚寒不能具衣絮遵古解舊衣
衣之猶自辦錢數百文修義士墓而遵古亦募人建

崇義庵于海明墓傍以表海明云

洪淵字遠生亦歙人年二十餘始力學不悅俗儒語聞天一名負笈請爲弟子天一病難妻子將入官淵毅然曰是淵責也佩劍熱走烈日中凡數百里以義勸助婚友及予貸大汗汗衣無可易輒淅衣予洩暴之伏身水中候其燥衣而後行得百金贖天一妻子子官而以其餘買田宅里之窮給饔飧焉

魏禧曰遵古學問君子與天一爲至交倫賈客海明僧何其難也倫與四義士皆平生不相知識獨以遵

古義發動于中久而不懈雖古人何加焉文月來迎其兄喪夜夢文石語之曰我無頭文月曰頭固在也曰非是明日開棺頭果帳他棺中方倫往收義士屍甫三日滿洲兵大至也其地人以爲忠義之報然非倫曷濟哉

胡心仲曰傳中插帶刀者一人不先出藏弃敘名字此史公得意筆也然子長妙在疎叔子妙在密各有時義不相優劣贊尤傑出文之餘兩在此

顧景范曰最是寫零碎事有精神有風致

○○○王氏三恭人傳

明錦衣衛僉事王世德有妻曰徐氏繼室曰魏氏曰蕭氏皆賢作三恭人傳

徐恭人錦衣衛鎮撫文燦女也性端凝寡言笑事舅姑以孝聞僉事常病失血恭人侍藥不解帶者五年崇禎間天下多故僉事念國事將不可爲世受大恩無以報欲痛哭陳言召總兵官周遇吉黄得功拜大將軍掌京營事藩王要害地當變祖宗成法授以兵柄而堂上官貪忞屬吏不得越次言事僉事獨恬鬱

鬱益不治家凡細大皆恭人主之初恭人生子潔有奇兆一日撫潔變色曰吾殆將死矣常夢北斗長與案齊我當死而僉事亦夢再娶婦容貌歷歷可記因相與歔欷未幾病卒繼室以魏氏

魏恭人者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投井死世稱烈婦魏夫人者也本南昌人隨叔父光祿寺卿士章在京師好學識大義歸僉事相敬禮如賓常課潔夜讀書僉事稍恭人謂潔曰阿母故是我夢中人也李自成圍京師急僉事召家人曰吾義當死若等自爲計恭人

曰噫吾志決矣僉事遂驅馬出逐北賊而恭人匿徐恭人所生女他處抱已女及幸長姪女媵婢十七人竄第中井立久之家奴徐成走報曰賊入矣恭人仰天大哭擲懷中女於井家人以次下哭聲撼牆屋恭人乃整衣振袂右手持長姪女躍起呼天投井死五月徐成至縋而上顏色如生第中賊皆感動葬甃井旁榆樹下

初僉事既喪徐恭人蕭御史淳之子鼎欲妻以女未果而沒國變後僉事私念吾所以不死將身守此兒

女爲耶欲舍去無所依倚而鼎之子追父志以氏來來歸由是僉事數往來盧龍上谷間蕭恭人善治家撫前子女如已出故僉事無內顧心已生子源益南游交天下奇士僑江淮間六年不歸家貧內外多難恭人獨支吾既舅氏護恭人南下會僉事于山陽曰妾力竭矣幸女將嫁長子已成立獨恨不及見大子得志也家人皆泣下然頗怪其言後一年果卒潔之勁也恭人酷愛之而悍其嚴有戚姥私謂潔曰阿母非生汝者故如是潔泣以告恭人恭人與潔相抱哭戚姥慚遁去自是家人無閒言將死召二子曰兒毋甘小成忘大義吾目瞑矣潔哭之兩目盡腫流血恭人慈孟闘潔以潔爲師友并知名

魏禧論曰閨門之際難言矣王僉事三娶皆賢婦幸哉然身立義教行門內可以爲賢矣當僉事巡北城將自署名牙牌并寶刀佩之將趨　帝宮道逢宮女四竄走曰駕崩駕崩僉事拔佩刀自剄老僕楊坤奪刀趣馬至金剛寺諸兄弟咸來勸曰盍留身爲後圖而潔先匿寺中僉事見潔遂不忍其後僉事常流涕

語人曰不意忽忽老至志無所成就吾甚慚吾魏恭人也

門人黃之清曰敘三恭人皆以僉事作綱領却一毫不失賓主意法最老而筆筆簡潔字字有生氣未知史歐當此更復何如也

門人梁份曰歐公嘗以後世事不及古人於不得如司馬子長爲序事之文然如此篇魏恭人固有烈節而徐蕭二恭人亦但家人行耳而文乃極工則歐公之言亦未爲定論也

秦節母家傳

嗚呼婦節之難也尚矣然烈婦多顯于世而節十不及二三豈非以守貞者婦人之(常)耶天下惟常故治反常則亂積常可至于聖人積反常雖蹠蹻不足極其所至故書曰五常又曰若有恒性而或于常之中遭其變(變)而不失其常雖史傳所紀載何以過焉三原節母曰劉氏年十七繼室文學君甲祐六年而君疾瘓又十年而卒時前子四符方九歲子四採一歲節母艱難以教二子者三十年而後乃以壽終乃君

之疾也起居扶持雖節母是依倚藥餌節母是問閫以內閫以外事皆一筦于節母會遭寇亂兵火接歲時雖偉丈夫當此左右支吾難矣而節母以一婦人身處其間孫枝蔚曰節母爲秦氏母爲父爲師爲秦氏再與主爲會督爲秦氏禦侮之臣魏禧曰嗚呼節母可謂(恆)其德者矣天下之人不能有常而節母(變)而愈常則世之以節母爲奇行爲古之賢人毋足怪也節母子採與禧交節母之歿採受命南行不及親含殮每道其母德則疾首痛心終日哽涕而不能已痛哀夫孝子之志而益嘆其母之不可以無傳也採曰母知書通內則孝經大義撫兄符愛有加爲娶婦先後七人採出兄生事盡誠死盡哀幾滅性太母劉嘗與諸婦會食獨指母謂曰汝善人天必報之以後孫洵二子曰年荒衆人之荒也學荒則吾兒之荒也兵亂衆人之亂也心亂則吾一家之亂也魏禧曰嗚呼可以傳矣作秦節母傳

楊蘭佩曰議論敘事相間而爽氣悽響逼成奇格如洞庭秋山隨波出沒

○○明太常寺少卿盧公傳

公名逵字漸甫別號雲路江西寧都縣人萬歷癸酉舉於鄉丁丑中式禮部授中書舍人改選吏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公為人廉退靜儉不以一介求取於人萬歷己丑公兄通會試禮部中乙榜第一鬱鬱不得意卒於京師時公年甫四十父母皆在遂力請終養部覆予告而已辛丑推經略朝鮮兵部勘合自京師十日至寧都以親老固辭辛亥吏部尚書孫公丕揚特疏薦公稱論思獻納之地須用老成正直之人

推國禮科左給事中再推戶科又推刑科都給事中丙辰奉旨起尚寶司少卿並疏辭戊午吏部尚書鄭公繼之特疏薦公奉旨下部敦促時年七十有四以老疾固辭天啟壬戌起尚寶司正卿疏辭不允明年科道撫按官交章薦公大學士葉公向高吏部尚書趙公煥兵部尚書黃公嘉善詹事劉公一燝數十人皆寓書勸駕以公輔相期公堅臥不起於是吏部尚書趙公南星覆題曰盧逵當引年之候堅易退之操請遂高致加陞太常寺少卿致仕蓋公享年九十有

三官於朝者六年家食五十三年以清德聞天下天下皆望其風云公為舍人給事中時再奉命冊封稱王周王二王皆贈千金不受公在吏科[illegible]綸音酌發遂廣欽恤疏貢途發回操馬免徵[illegible]疏而進國本安皇后疏言之尤切時科臣姜一麟亦上疏言本旨廷杖公疏獨不下明日再抗疏又不報蓋上欲特全公也公辭尚寶少卿疏復曰願勅吏部速覆出缺另選賢能以充任使今大僚多曠及散館行補留部待選者凡若干人而俞旨未下賢路久壅國家

多故邊疆生心皆緣朝寧空虛所致祈皇上推廣用人之心不特一尚寶雖然又願皇上臨朝視政朝乾夕惕畏天變恤民窮容納直言章奏隨下召見文武諸臣講求禦邊之策益修內治庶太平可立奏時尚寶卿熊公尚文寓書公曰近主上於邊關疏未嘗一槩留中雖起用林下諸賢往往十疏不得一報十數年來唯門下一人朝奏夕可簡在可知矣公既家居嘗終日立門外家奴不法者人輒得白公公遽笞之謝其後家人有事於外每諱言公僕小民知公家人

每以公命之總兵官有求佩將軍印偵兵部與公善然莫敢屬公或令持黃金壽公封君封君設食召公從容爲公言公默然駐箸淚下滴杯醆封君恥失言於人怒拂衣入公隨跪戶外久之封君乃笑引公起封君少推擇爲縣吏與僚吏魏氏善公既貴見魏吏皆傴坐隨行魏吏亦傴然以父執禮公公居湫隘子弟爲所親請買蔡氏大宅公不荅曰吾一往觀之紓道經蓮屋巷公問此何地曰是蓮尚書府公曰尚書子孫居此者幾何人曰今巷路即府廳事其子孫無

居者矣公徐嘆曰嗟乎尚書府廳事爲大路吾後何知哉乃遽還（遽字妙）初公舉進士往看禮部榜遇同鄉下第者見公神色闇然遽曰今年主司大謬矣如君與僕且落第不知中式何等人公唯唯久之知公已得報乃大驚遙望而拜曰盧公德量如此眞吾師也

魏禧曰禧爲童子猶及從先徵君見公也公白皙微髭鬚短而癯善諷刺同時縉紳有不義事公嘗出微言以諷諸聞者大慚每歲公生日士民各以其意品山川廟祀小兒齎豆餳者亦相醵錢市糕餌獻

神祝公死男子無老少皆走哭公家爲公服孝服三日閉市一城盡白其後追思公特建祠肖公像祀之往（最生色處）有狂生以私憾罵公生終身行市上人輒指其背曰是罵盧老先生者也嗚呼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精深情無限）不其信與不其信與

彭躬菴曰敘立朝處整飭敘家居處筆筆有生氣論贊之妙可謂頰上三毛矣

○○明知龍溪縣涂公家傳

歲丙戌之九月清兵破漳州知龍溪縣涂公被執不屈死焉其長子常吉從公死新任知漳州府祇登元與其同僚推官李毓秀龍溪知縣徐國章哀之登元捐橐中金六十兩贖公二孫又捐三十兩金助公妻子歸公柩曰道遠費不足吾不能獨任也乎作疏募于衆漳人士素德公淡伯凡得金三百餘兩公妻子始得奉公柩歸葬新城其疏略曰今天下所稱識時達變不激不撓以自成其節者蓋見之前龍溪令涂

公云公諱世名字伸嘉江西新城縣人中天啓丁卯鄉試大兵入閩七郡風靡公獨不肯出降遂被執父子同日併命嗚呼桀犬吠堯未識天命有歸而鄰婦晉人彼誠各爲其主夫孤竹傲周猶曰義士余閔嗣甯褒以忠臣今天子肇造區夏輒駕前王豈此罪告不逞浩蕩茲者白旄牽風靈輀戒路爰與理刑李漳邑徐各致賻金更爲募疏徧告紳士情雖念舊貲不擇多至于經過所在或戒彼封人護其歸孥或錫以椽筆表其貞懿則溫序之魂可返叔夜之男不孤是所望于君子矣公柩既歸新城里中人多訛言疑公致事不實公甥孔允桂手出祇疏示之疏簿皆鈐以漳州府印印並刻滿漢字文朱色爛然謗者乃止予舊交允桂因介公幼子山請予爲之傳孔[illegible]嘗言勇氏偉幹修髯性豪華好長夜飲酒慷慨言古今事家故貧旣爲孝廉當事愛其才贈以金輒隨手用盡允桂又言公死時僕黄薛黄羊王亨蔣三四人者皆同日死

魏禧論曰余讀金史有陳和尚完顏彝者以勇功歷

忠孝軍總領嘗以四百騎破元兵八千名動天下及鈞州破和尚自出言于大將大將勒其降至斫足脛折不爲屈割其口吻至耳猶噀血罵死不絕聲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嗚呼忠臣義士亦何負于人哉而世卒不悟悲夫

彭躬菴曰只就漳州府募疏作傳最得情實而運用簡雅一贊尤高

○謝廷詔傳

謝廷詔者字君求余同縣人其父生五子詔實讀書比爲弟子員多交游爲人排患解紛急不自見德人亦弗知也詔家世寒微喜任事感友不人故往往身出入吏胥間由是世士輕之禧十歲識詔於舅氏貌頗不甚偉又日聞其行事益不敬之崇禎壬午年余與曾子燦讀書蓮花山詔因余舅氏子假館江閩予歸聞詔特在輦塵以告燦比入闈數見詔行頗適外不讀書人雜逐闈門自卑隸里正及諸無賴生無不

至予亦從其門人語得所爲文字曰彼謝生者耶久之得其行事曰有是哉夫其所謂謝生也於是走告燦攝衣冠就詔室曰向者鄙薄吾子方八九年今乃知子子毋棄我遂爲莫逆交詔有弟儆運官糧舟破糧盡官捕急或告以往倒可嫁禍有貲者詔曰惡何言然困已甚以情告固可乞而貸也癸未秋燦之會城會獻賊陷湖南其部畧長沙陷吉安湖東西騷然路絶予積非中念無所出而詔忽至曰曾子歸乎曰予上糧閩變輒歸江上無日不焚殺曾子已矣明日予適詔詔已去詔去兼程至太洋洲入蕭公廟訪燦聞會城陷詔哭而踣於神起出遭燦之僕於門相視乃大驚遂得見燦燦見詔喜且泣曰吾固知君之且至也由是人稍稍有知詔者燦有姣婢以老予排絕之不能得詔曰曾子於予言無不說今哉矣夫惑於情者非理所能奪吾請以身與之詔遂日從燦游僃其姣飲酒燕狎而曾子之惑解時之人由是高魏叔子而又鄙謝生明年、烈皇帝變又明年亂益起詔神氣日瘁丙戌春燦以清江公薦奉命監軍四營將

出湖東詔私謂余曰四營虎狼也曾子徒忠誠亦懼其才之不勝任也且曾子既爲人上則難以得下之情予不可不往然而詔之疾已大漸矣後三日詔病死詔昏瞢不知人惟大呼曰殺賊殺賊蓋孟夏十有三日也

魏禧曰余兢兢懼失天下士而幾失於州里衢巷窮氏子請假江閩則詔將終身無知者余與詔辟亂梅源村詔疾病余偕燦扶持手詔溺器詔視之晏如也及詔死詔之親友數十人哭聲振屋時人稱疑詔其

君子人名然終不識詔爲何如人也

彭躬菴曰世士多不能用人而强欲用人求一昔爲人用者不可得至爲人用而不避其用之名此謝君所以獨得而諸君轉爲謝君用其心矣况于汚其迹不顧其身以求得當於其友之緩急而卒不明言其故此又古人之誼也○篇中弗知之輕之不敬之稍知之鄙之疑之終不識之寫得君求心跡隱躍最可參

邱邦士曰冰叔之知君求是一項得意事通篇寫得意處最佳

吳孝子傳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漸不能起前後血疏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撻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

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皆避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峰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私次前行至崖所欻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爲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自山頂

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
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
市道服如故衆群走殿上覘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
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覘有足下有白雲起又遥望
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
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
父不爾卽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瘧驅瘟咒井
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
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旣定疾走歸一日有半

而至家至則父垂絶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
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卽言曰是何藥
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及復六百
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
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
邑大冢宰涂公國鼎與爲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周
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拜爲弟子孝
子當國變時辟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
子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蔣
予故益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爲榮幸
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
往往出錢物爲人解訟鬬旣感神應益自修人病苦
者恆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
嘗前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爲人祈禱頗不經然邑
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爲南豐縣
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旣
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
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

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涂宜振曰余與孝子世有交此事嘗親聞之
父兄及族里君子世有奇孝不乏奇應或以
其奇疑訛傳者非也此文寫事生氣令讀者
如目擊而神情閒雅尤爲難及

〇〇〇司益國府輔國將軍常佐傳

輔國將軍常佐建昌益國府宗室　憲宗皇帝六世孫也崇禎甲申國變乙酉益國王起義兵將軍召子由樗等曰滿王舉義師圖興復誠忠孝事獨兵皆召募無訓練又餉不足而敵偪事不可爲也我與諸兄死耳矣不爭亂宗門六月晦日敵騎至城下急攻城而益國王知事必敗已私啟關走福建諸王孫多逃匿將軍長子由樗次子由橚趣白將軍曰事急矣當閉門自焚將軍曰吾幼子一孫且命匿他所毋俱死絕

[illegible]又[illegible]恨也七月朔城陷將軍及諸子被執敵拔刀怒向將軍喝曰速獻寶將軍曰寶則無有但有頭頸耳遂遇害而由樗大罵死賊受極刑罵聲愈厲敵大怒分斷其頸由橚形狀魁梧面深白敵不忍殺既知其讀書欲以書記活之夜分橚立元妙觀池上見素所善族兄字元長者招之曰國破家亡死分也不可偷生于世吾當與兄同死元長遲未應橚遂挽其手俱赴水時盛暑體肥碩踰二十日敵退出池中尸顏色如平生建昌故僻郡自益國分封鼓人樂工亭榭飲食衣服甲江西天下太平人不知兵革王孫貴人富家子皆奢蕩爲豪　客分上下過東城門笙歌簫鼓之聲日夜闐不絕紅樓畫檻出城闉樓上觀妝袨服下照水際見者以爲金陵廣陵所不及以故遭大亂城邑師墟宗子士大夫庶姓之人莫能自强者而將軍當盛時獨方正不肯苟且終日衣冠坐立中堂讀書教子孫嗚呼有以也夫有以也夫將軍能詩好彈琴習張旭草書而工之又好醫藥嘗錄經驗方於壁買藥以施病者人有凶喪不能舉者輒助之故歲

[illegible]臘祭甚厚而家常貧性儉身衣自朝祭禮服外未嘗用帛日饍不兼味以賢行聞國中益國王雅愛敬之泉宗正副四人將軍與焉本支長子絕將軍行最卑王以其賢特命主祭將軍字玉池別號壺公由樗字文田由橚字文藻並南城縣學生樗疎財尚氣節橚居平不苟訾笑爲諸弟師衣冠必整肅雖尊輩亦嚴憚之樗學侯公峒曾奇其文試諸生第一將軍六子第三子由欜字文蔚謙厚多材技補宗學生乙酉七月之變欜獨逃去從諸王子起兵轉戰溪山間屢

敗不挫戊辛卯同傳公鼎銓被執死焉第四子殉第
五子由徧城破失所在幼子由楔及由榛子順以匿
免
論曰萬歷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蓋十六萬人他庶
宗貧弱不能自達於天子不知其幾至宗祿未當百
萬然則天下宗子蓋多矣嗚呼將軍亦賢矣哉蘊友
南豐謝文洊與由楔交楔字文倣尚廉隅爲文洊所
重文洊既傳將軍父子死義事屬更舉其畧作後傳
文洊謂禧洊少年時於建昌飲酒庵上一識由榛壯

其貌又愛其談論欲交之而未得也
彭躬菴曰文字到緊緊處奇姿溢出動盪圓映加
汪光球自合拍節此至文也
約兄萃伯曰叙將軍六子不厭詳瑣此傳王子侯
體也文字散碎中皆有大氣以舉之法度丰神比
之史漢復何多讓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傳

新樂侯劉文炳者　烈皇帝之中表兄弟也其先淮
安海州人劉由子以　成祖靖難功授世襲河陽衛
正千戶九世遷宛平遂爲京師人傳六世應元取徐
氏生　孝純皇太后爲　烈皇帝生母後封瀛國太
夫人名也子效祖繼祖效祖娶杜氏生子三文炳文
燿文炤文炳取　光宗皇后姪永寧侯王天瑞長女
文燿取　懿安皇后妹太康伯張國紀次女生女二
長嫁　神宗皇太后姪武清侯李誠銘子國瑞嫁三

年而國瑞死子存善嗣封太夫人次嫁恭順侯吳惟
英子希彬爲侯夫人崇禎元年效祖以　皇太后弟
恩賜爵新樂伯父母弟及子文炳文燿皆封贈進爵
有差七年效祖卒文炳嗣伯未幾晉新樂侯繼祖文
燿並加官甲第塋田祭葬節賞皆有賜甚渥明年賜
太夫人寶鈔黃歷謝表云聖歷無疆臣年有紀老媪
七十去日無幾　上覽奏謂內侍曰太夫人年登古
希使　太后在不知何以稱觴也命大司禮賜白金
萬兩綵緞百端王第爲詩　上每瞻　太后畫像左

右軸云不似乃遣大司禮武英殿中書至第命太夫人口授畫工再易稿不似時文焃尚幼面頰肖太后太夫人乃令文焃出指授某處似某處不似畫成凡四軸擇日遣錦衣衛堂上官具鹵簿迎入大明門

上俯伏道左安奉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生追贈效酈瀛國公封徐氏瀛國太夫人歲賜祿百石繼祖文炳文燿各進階文焃授都督同知　上每追思太后輒推恩太夫人甲申三月二日太夫人八十時寇氛甚惡　上日夜焦勞猶遣大司禮賜金幣三宮

賜賚有差繼祖晉階少傅文炳太傅文燿太子太保文焃右都督文炳深念　上恩罔極而時事漸不可為誓以死報國與申湛然黃尼麓鞏鴻圖相友善每論國事則潸然淚下云

鴻圖名永固京師人尚　光宗皇八女樂安公主爵駙馬都督善騎射好詩工畫喜飲酒而樂與賢人名士游慷慨多大節嘗抗疏請　建文皇帝謚救薊督趙光抃名震當時與新樂侯劉文炳為刎頸交都下稱戚畹之賢者必曰劉鞏甲申正月文炳永固請召對　上問以國事曰宜早建藩封速遣永定二王之國一封山東以屏翰神京一封四川地險而富可以為後圖　上是之以內帑之遲其行三月初八日開

聞賊李自成將逼京師京營兵未議城守唯中府派分文武勳戚坐守京城內外皇城諸門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燿守外城永定門永固守內城崇文門十六日賊攻西直門急城東居人猶不聞即本兵未知也文炳以繼祖文燿皆城守故未有職事是日同文焃坐梨花樹下黃尼麓自外踉蹌入云賊急攻西直

門城上軍士皆不守大事去矣府中宜早計文炳文焃入告母母隨命侍婢備箭（緩得從容諒定見）條于樓上作數十繯命家僮積薪樓下備以引火物而急遣老僕鄭平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一樓可也家人環而泣鞏都尉匹馬至庭前著白戎服束弓矢見文炳下馬哭拜于地曰城內無守外無援滿城皆賊黨旦夕破矣吾輩世受國恩當自殺為厲鬼殺賊耳特與兄訣吾當死信地即馳去明日繼祖自京安門至與妻訣亦貯草薪所居樓下繼祖文燿託太夫人于申謙

然而以文炤付耆頭文炤不肯去是夜發都尉復至
同文炳請召對　上御中左門召人二人奏闖城中
倉廒爲要務恐奸人乘間放火驚動軍民當命一旅
專司巡緝　上曰今城守缺兵汝二人可料各勳戚
家丁晝夜巡守可也隨手詔付文炳　上起二人趨
出十八日期約五府公侯伯集朝陽門議事竟無一
二至者夜漏初下　上遣中使馳騎捧詔至文炳第
封甚固文炳于內室開讀詔曰諭新樂侯劉文炳駙
馬都尉鞏永固速擁家丁來護衛文炳知事急恐觸

南幸立遣人招都尉哭告母曰兒受國恩當以死報
國不能復侍母矣母曰兒善事　皇上無忌　孝純
皇太后恩　皇上恩我與汝妻汝妹死瞑目矣文炳
乃牽文炤手曰汝幼可無死當逃去得奉太夫人延
劉氏祀也兄弟相泣拜而都尉至遂同文炳入見
上于大內　上愴皇謂二人曰賊入城無多二卿所
料家丁能一巷戰乎二人以衆寡不敵對　上愕然
良久遂泣下曰朕志決矣永固奏曰臣等已積薪第
中當闔門焚死以報　皇上于是君臣環泣左右莫

能仰視　上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文炳永
固奏曰島一都城不守　皇上當焚宗廟三殿臣等
望三殿火起臣家即自焚從　皇上于鼎湖矣　上
首頷者再命二人且歸十九日文炤方侍杜夫人
飯家人直入大呼曰城破矣文炤飯盌脫地直視杜
夫人夫人遽起登樓文炤從之文炳妻及夫人二女
皆登夫人復下樓移二甕盆抵門而上文炳妻及次
女首已入繯夫人撤其乘而氣絕文炤入繯氣急不
能死掙繯而下杜夫人繯絕墮血涔涔然伏板上長

女扶滾驟目視母文炤撫母背號曰兒不能死矣遂
逃去長女九縊不死杜夫人六縊絕長女見母死乃
自開樓窗踴身倒撞下樓高崗落臂折死而復蘇見
耆頭傍立問曰汝非鄭平乎取余條脫付平曰掖吾
登樓以見酬汝平指園中井曰死此可也曰吾與母
嫂妹有言矣魂魄相守死後焚樓勿令賊見吾母女
屍今死豈可違其言乎平掖之以登遂入繯平以繯
束耳後始絕平下樓縱火府第盡焚時文炳同永固
半崇文門見賊輒射之衛盡復取地下箭射賊賊皆

走賊向賊大罵文炳顧承固曰吾與君畢命此賊時
黃尼麓在側曰滿城皆賊守此何益當速歸焚府第
也二人遂各馳大文炳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
太夫人于中湛然家黃尼麓亦至曰鞏都尉已焚府
自刎矣文炳頓足曰鴻圖先我耶將投井忽顧影曰
此戎服不可以見　皇帝湛然乃免巳幘與之幘小
不可冠尼麓曰何不裂幘裂乃冠之投井死時年
三十歲先立贈太師恒國公諡忠壯繼祖亦投井死
先是繼祖妻左氏見大宅火知賊已入登樓縱火自

魏叔子文集　傳　卷十七　新集六

焚二妾投庭井中文耀見外城破馳百里至渾河巳
聞內城亦破復入見闔門焚死　皇帝已殉社稷撫
膺哭曰耀不死以君與母在也今生何為急走拜太
夫人遂尋文炳死所大書板置井台曰左都督劉文
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年二十一後贈
太保諡忠果闔門死者四十二人太夫人以匿中湛
然家得全而湛然竟用是為賊拘執死鞏都尉之馳
歸也遇一賊據鞍若有所待都尉引佩刀手刃之時
公主早薨停棺內殿都尉豫積薪棺傍主冠裳法書

名畫置薪下財帛盡散家人及歸槃所乘馬曰馬吾
不忍殺賞賊吾所愛不可以遺賊因解鞍置棺下都
尉見若頭在側曰汝留此何為對曰侍主人死都尉
手摘所服戎帽金頂與之命取酒至以一杯北向酹
地拜　皇帝一杯酹公主自飲一杯曰此永固報
陛下殿下時也遂自刎年三十一白戎服上襟書駙
馬都尉鞏永固死節九字後贈少師諡貞愍都尉無
子一女許字襄城伯李國楨子某亂後歸李南下襲
爵封夫人乙酉南京破隨李安置旗下李死固山悅

魏叔子文集　傳　卷十七　新集七

其色欲納之令女伯父鞏承基往說女女詈曰昔吾
父以女托伯父期城破即殺女伯父既不能今乃以
禽獸行污我乎承基慙而退固山以勢劫之女女罵
曰吾　先帝之甥忠臣之女未亡人忍死以姑在爾
劫我惟有一死遂剺面斷髮終不能犯後選旗下新
寡婦入內宮女亦與焉將入女子輿中引小刀自刺
不死送刑部擬罪時有故漢官在事女曰婦人事姑
守節當得何罪若棄君改節事人反無罪乎漢官慚
不能出聲滿官嘆曰好女子趣令去女歸得事姑終

其身

魏禧曰　皇帝純孝故推恩劉氏甚厚與昔之寵外戚挾國政者異矣都尉馳射萬詩山爲勳戚冠以是見知于　上寵遇異他戚婉卒之劉氏一門死節都尉自刎其知所以報哉李國楨亦戚畹總督京營官兵數十萬先時有警每一堞守兵五人戰兵列近處要地時國楨欲省軍費每五堞守兵一人而守兵大半居鄉戰兵反居城兩事既急城門晝閉戰兵不得出守兵不得入人心皇亂國楨無所措手足矣賊入

城國楨解甲降賊賊帥張能能脅輸銀數萬兩而國楨第已爲他賊所據無所得賊拷掠兩脛俱折以荊籠擡之國楨夜解所繫縧線條自縊死賊以槨棺乘之血淋漓于地京師人過者指曰此李總督也他書載國楨死　帝后旁誤矣此禧得之友人錦衣斷僉事王世德時蓋與國楨同執云

彭躬菴曰敘事詳密似漢書敘倉忙事偏帶閒雅處似左傳文之法度如大山崇嶺中包無數峰巒相爲連斷起伏也

○○明知鄆城縣秦公家傳

公姓秦氏三原人諱四器字程寰生八月而父甲業公卒母徐氏守貞五十五年天啓間旨旌其門公中萬歷戊午舉人屢試禮部不第崇禎四年辛未謁選得鄆城知縣時天下多故邊腹軍興朝廷急催科賦最者受上擢不及額雖殊治行至降調鄆城故凋邑歲荒民饑散賦益不支公慨然曰吾何忍更以溢朴殺朝廷遺民乎發緩賦多逋癸酉大計吏公得下考奉旨降級調用解任去垂橐栩然無怨色過淮上座

主楊公督漕運見而器之會有殺人罪當死者陰以千金餉公求脫拒不受已躬將赴部補授官至天津資裝盡會公族弟爲兵備副使有吏以三百金求差遣公謝絕之或勸曰是未有逆理可據碑爲公曰吾得官與否命也彼爲吏以重金求遣此必有大故不病國事則百姓受其害矣遂返維揚僑居焉終身不復仕公孝文仁厚忠介出性咸奉母五十年無違色事兄如事父鄆縣丞朱萬祚罷歸道經揚州困不前以書告助公往候之朱暴卒公解衣貫棺殮之復他

貧恤其子公大父有積鹽場在揚州還家三原久遂
廢公再至則荒塚纍纍矣人謂公故業宜清之公曰
君子將掩骼埋胔而吾顧可令發耶置不問又嘗救
無辜人于獄振孤寒之士恂恂鄉里與布衣士同[illegible]
好講求戰守務著城守策一通當時郡縣吏多用其
策以保障者癸未冬闖賊陷關中每食及就寢必
自言曰吾祖父墳墓何在也語已泣然涕下得疾月
餘瘳齋沐命衣冠再拜祝天曰逆賊猖披身不死誓
必滅賊報國伏地泣不能興明年三月闖　烈皇帝

變哭痛不食病遂卒年六十有三

魏禧曰甲申之變死難者顯名天下其憂憤侘傺於
田野以死而死正寢或無聞焉若鄭城公者其與死
難幾何哉

楊聖藻曰造語簡練而著意處神采奕然論贊數
語可謂富哉之言矣

〇〇高士汪渢傳

魏禧曰余癸卯游浙江聞三孝廉名國變並謝公車
有監司欲見之知其不可屈艤舟載酒西湖上屬所
親招之唯汪渢不至渢錢塘人字魏美嘗獨身提藥
裹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渢故城居母老思得渢
一見時兄澄弟濬亦棄諸生服乃奉母徙城外渢間來定
省然渢自能來家人欲往跡之卽不可得予客西湖
身造渢使道意久之渢不出徵聞渢到湖上予乃寓
書雲以告渢曰魏美足下足下知僕至意當倒屣過

我顧以常客遇我足下則可謂失人渢得書輒走舍
館相見自是常出就余出則必之愚庵所抵足臥往
往談至雞鳴或更起坐行不肯休愚庵僧明孟爾
浙所稱三宜和尚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起並以忠孝
名天下予二人會三宜設食畢輒撫白鬚笑曰但與
吾飯臥吾床吾不來涸也闔戶去初渢爲諸生試輒
高等爲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一見當
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
中崇禎己卯舉人未聘婦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渢

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禮渢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姻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絢繡之飾毋庸也錢氏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蹝布親操作乙酉渢執友大行陸培自經死渢私爲文祭之一慟幾絕內嫺欲彊渢試禮部出千金覗渢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畀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割俸金爲渢壽不得却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百金拒弗許自是嘗出游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河渚徙孤山之巨廬黃山

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游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渢病瘵咳五月餘一日晨起覗日曰可矣命子蓮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晷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乎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氷泮水還清雲閒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渢與予既相見以齒序爲兄弟予嘗私問渢曰兄事愚庵謹豈有意爲弟子耶渢曰吾甚敬愚庵然世之志士率釋氏牽誘去句削髮爲弟子吾儒之室幾虛無人此吾所以不肯也魏禧曰渢往來談甚多句不能記句於當世蓋熱中人也惜哉

弟和公曰寫高士行徑如雲中神龍現沒無端真寫生之文也叔兄嘗謂予曰汪先生藉令不遭變革自是風塵外人於世之志士高人又進一格

○○○賣酒者傳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遣童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笞也或傾跌破瓶缶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醵飲者必會其肆里人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咨嗟多墨色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咨嗟也聚飲者曰吾儕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訟則破家事連吾儕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曰子

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百金代償之不責券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己也四年甲乃催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橐重貲於途甚雪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日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客多負私快快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噉酬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十許人趣以日月

賣酒者名第七諸應期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損其息貧者立折券還之曰毋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棺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酒散去其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魏子曰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

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歐陽介庵曰予習聞賣酒者事欲往見之未果而卒甞嘗爲人道之也今得此文寫生筆筆活動似長者似俠客似詼諧千古今盛德中別標一種風格便將其人逼出紙上矣篇中連用十四賣酒者筆法從史記來見市民中有如此人尤不易得

○○○項節母家傳

節母姓吳氏歙縣人嫁同縣項君德輔德輔服賈廣德遭兵亂傷卒母年二十有三訃至欲從死念子志發纔三歲女二歲又遺腹待生死則諸孤無所托乃勉自活而同堂人利母出莬家財百法困擠之母不為動母適外家同堂人踰樓入取其貲又摘諸奴婢身剤竊還之奴婢多叛去母益孤時遺腹已生女子歙亂盜白晝至掠衣物竟手牽志發行母急闖然從竈下出奪兒子盜手且號且踊曰吾今日母子併命

矣且此貧兒挾以往無所利兒身衣佩所有願悉將去但還我兒也盜憐而聽之盡褫其衣褲行兒赤身啼母廬後盜復來手掬松毛覆赤身兒毛刺兒兒啼母更取竹籠籠兒蓋以松毛然盜竟不至未幾歙大飢米一石直白金七兩母子無所得食母早夜縫紉以易米日量米一甌食志發身及兩女子日食炒豆一酒杯母子四人得不死凡數月乃復故食庚申四月志發謁余南州請傳母苦節言至此淚下如雨不能止云方母極困時或勸母以二女子義養他人一意衣食志發使成立母泣曰女子賤然先人遺體倖失教訓婚嫁不得所誰之罪也卒困苦教養之親爲擇婿並得善所爲母今年六十有三歲母有族姊嫁從子志震震病瘵死死之日妻遽以刀自斷其喉志發又言吾族子長眉者取程氏前年長眉客死程氏聞之不食或勸曰屍柩未返汝死無子誰爲收瘞者程然之起飲食如常趣人刻墓碑書程氏合瘞字柩至距家門數里將成禮以入既擇日程氏手辦祭品而衣吉服其母尤之曰汝將明日歸家是亦吉也聞

者皆笑或竊罵之品既具程氏告家人曰倦矣吾且休遂入房明日日出二丈程氏尚未起家人呼之不應壞門入則儼然自經死矣細視衣襪諸親身服皆密綫縫之母姊娣以節烈聞皆得表閭

魏禧曰項氏婦何多賢哉母姊娣並節烈爲吳氏光幸矣或問節與烈與從容就義孰難魏子曰並難世之立言主此則抑彼主彼則抑此過也三者雖時所遭與人性之所近項氏三婦其皆可以風矣

諸子世傳日寫各碎事奕奕有生致而以大氣舉之三段格法各出何減太史公

○○明遺臣姜公傳

公名埰姓姜氏字如農山東萊陽人也高祖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父瀉里諸生崇禎癸未北兵破萊陽瀉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婦一女皆殉節事聞贈瀉里光祿寺卿予祭葬謚忠肅公之將生也王母李感異夢其生衣胞皆白色三歲失乳母楊太孺人置水酒床頭夜起飲之一歠立盡萬歷乙卯山東大饑盜蠭起公時九歲與兄圻夜讀書聲咿唔不絕盜及門歎息去年二十補諸生第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司以五策指斥崔魏擯之崇禎庚午舉於鄉往見中表李篤培李負清正名謂公曰子富貴何足異士大夫立身要當爲朝廷任大事耳公敬而受之明年舉進士出倪文正元璐門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知密雲縣未行改儀真縣公爲政廉仁十年無所取於民不受干牘客至去題其館壁曰愛民如子嫉客若仇嘗捐俸請託免泗州脩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請革過閘糧船牽夫著爲令舊倒挐鹽封引儀真令皆有賂公獨絕之商人感激爲代備脩河銀一萬兩

下車日廉得大憝董奇董九功等置於法窩訪之害遂除袁公繼咸備兵揚州見下堂揖之曰吾聞行冀州見先生聽斷不覺心折矣辛巳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　上諭一體考選因月闕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　上御宏政門召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公旣拜官五月中條上三十疏　上每采納十一月東方告急公受詔分守德勝門自元勳以下憚公不敢歸休沐時宰相大貪婪都御史劉公

宗周有長安黃金貴之疏宰相懼御其罪於言官又欲引用逆輔　相表裏爲奸惡公上疏極論罪在大臣不在言官并及涿州知州劉三聘疏薦、事觸前輔怒又有　上諭代人規卸爲人出缺　陛下果何見而云然及二十四氣蜚語騰聞清禁此必大奸臣慾惡言官不利於己等語　上大怒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召見羣臣詰採欺肆敢於詰問朕何所見二十四氣之說不知所指何人何事着革職錦衣衛拏送北鎮撫司打問時行人司副熊開元面劾首輔旣以補牘語不相應同時下獄幾死後並得赦初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勺水不得入口冰雪交積公偃仆土室無襆被身嬰三木血流貫械九卿臺省屢疏救不報

例凡一撥敲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三十名曰一套公旣備刑讞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報　上公以諸人皆正人恐禍不已忍

死弗肯列氣垂絕唯以指染口血書死字臥堦下半日稍甦湯宏合尉灌酒一盂使畢讞公終不肯承疏入　上大怒謂考擊緩情實未當詰責衛司官令再訊一撥一夾各敲八十杖三十俄出密諭一小紙曰姜埰熊開元卽取畢命只云病故當臣駱養性具奏曰卽二臣當死　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　上怒其執拗非對君禮將下

有司治罪既矜其耄特革職放歸田僉都御史金公
光宸奏宗周淸直願以身代宗周　上怒以爲雷同
罔上奪職誦籍而兵部侍郞馮公元颷都給事吳公
麟徵開陳大指婉辭規勸　上心爲少移旋出密旨
諭衛司繳昨旨毋行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
矣刑部尚書徐公石麟擬附近充軍　上怒公開元
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
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
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

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
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杖數
折公昏絕不知人弟垓時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飲之
名醫呂邦相夜視公曰杖青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
割創處七日而痛爲君賀矣半月去敗肉斗許乃甦
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京師號君子醫也大璫復
命　上曰二臣頑何言曰二臣言　皇帝堯舜臣得
爲關龍逢比干足矣　上曰兩人舌彊猶爾明年春
萊陽破公父死於難垓請身繫獄而釋埰歸治喪不

許憐交章請釋公　上曰垓在七月歿　上命刑部
淸獄公暫出　上名見刑部以墨筆叉埰開元名曰
此兩大惡奈何釋之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伏誅
有新參請釋二臣者　上曰朕怒二臣豈爲罪輔哉
不許甲申正月闖賊猖獗閣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山
西　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泰請釋埰開元　上
報可謫公戍宣州衛公過故鄕哭光祿公闕京師陷
上殉社稷公慟哭南之戍所未至宏光即位赦公
遂留吳門不肯歸會馬士英阮大鋮用事大鋮往被

垓劾必殺公兄弟復竄走丁亥避地徽州絕食樵子
宋心老時以萊羹啖之或徒步數十里走吳孝廉家
得一飽覩髮黃山丞相園而自號敬亭山人甚不敢
忘先帝不殺恩也後還吳門終僧服不與世人接二
子安節實節才亦不介進取戊子奉母歸萊陽母疾
甚公默禱願減算延母山東巡撫重公名下檄招公
公故墜馬以折股召瘍醫竹篌舁之使者歸報公夜
馳還江南自號宣州老兵嘗欲結廬敬亭山未果癸
丑夏公疾病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謫戍今遭世變流

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正邱首抱恨於中心吾嘗待盡宣州以終吾志越數日則曰吾不能往矣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口吟易簀歌一章嘔血數升而歿時年六十有七遺命碑碣神主不題故官棺用薄材不營佛事二子皆遵行之葬敬亭日遠近弔者如市同人私謚曰貞毅先生公隱居後多著述自選所爲詩文刻敬亭集藏於家絕不示人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巳亥後詩文曰餺飥集又著紀事摘繆皆藏之

魏禧曰公有贈禧序及見懷諸詩皆未出公死而公二子乃寫寄禧山中也予客吳門數信宿公每陰雨公股足骨發痛步趾微跛跼哀哉北鎮撫司獄廷杖立枷諸制此秦法所未始有作俑者罪可勝道哉宣城沈壽民曰謚法秉德不回曰孝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公死不忘君全而歸之可以爲孝矣宜謚曰貞孝

徐禎起曰敘姜公大節以樸健勝而當日朝政具見此史中直筆也當與敬亭山房記並看

○○明御史何公家傳

公名宏仁字仲淵浙之山陰人也高祖詔南京工部尚書大父繼高江西參政父光道贈御史母陶氏文簡公望齡姊也以萬歷乙未生公少補弟子員有名中乙卯副榜　熹宗即位以覃恩貢士試吏部得州守不就中庚午北京鄉試丁丑成進士戊寅選知建平縣先是建平無城郭舊令嘗與築之未竣公曰是東南門戶也鳩工丕作不閱月而就雉堞屹然稱雄鎮未三月丁內艱公臨政淡然如華火耗輕贖鍰戢

吏胥不物價政大行故公歸而民謳思之若久於建者然服闋補高要令端溪一水受滇黔交桂諸流每夏潦爲民災公躬巡圩堤增修之農事以賴端故有榷關在事者多假手胥吏掣覦不時商人苦之公屬文視事率親閱加寬恤焉癸未以外艱去民遮留追送者數百里不絕甲申京師陷乙酉金陵失守劉公宗周祁公彪佳皆死之劉公故公所嘗從游者也公哭之慟以死決自誓會浙東　一　起　聞公名特授御史三辭不允既入臺剴切敢言諫草數萬言皆

中機宜惜不盡用具載別集中丙戌夏江上師潰
公徒步奔號至剡之白峰聞舶又失守知
事不可爲援筆作有心吟貽書誡子婺然投崖而絕
家人以計歸公之墜崖也土人相聚守護不去久之
復甦有以大義責公者曰今 航海入閩事成敗
未可知豈以一死塞責哉昔文信國屢瀕於死而不
肯死彼豈愛一死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義固未易
死耳公領之旣而俯首泣曰吾從亡已後餘息偷生
萬一身名俱辱雖百死莫贖矣今當尋趙家一片乾

淨土耳遂入陶介山陶介在萬山中山主雲藏禪師
有心人也公遂削髮爲弟子日茹藜藿樵汲必親作
同居者皆苦之公歎曰以視出入波濤死生倏忽者
爲何如倘任意賦食自托肥遯豈心所安哉居歲餘
有蹤跡公者公乃負襆被獨行往來稽雲孝烏諸山
備嘗困苦與高士李秘霞郭蓮峰友善相對歌哭唱
和之作爲多公以勤苦致病一日謂秘霞曰吾從此
逝矣囊留以一緘付君今可啓而觀也因相與共讀
其辭曰吾有志不就忝厥所生於君爲不忠於親爲
不孝我死後切不得棺殮當野暴三日以彰不忠之
罪然後舉火焚之不得歸葬先隴以彰不孝之罪其
知我者知非亂命遵而行之是謂愛人以德更賦七
言絕句四首讀竟而絕初公之令建平也甫下車值
亢旱公露禱伍牙山七日大雨霑足大江以南飛蝗
蔽野田無留禾獨無入建平界者公去任蝗入北鄉
及白峰墮懸崖不死人以爲神異云
魏禧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公後死四年然卽死何以異哉擬之遜

國其殆雪菴之流歟又多一死矣
黃仙裳曰敘何公大節落落如寒澗孤松雲氣濛
其毛清泉濯其根無一點烟火氣
梅定九曰借傍人口中洗發何公不死苦心一篇
精神全注於此結以餘事作烟波正得錯綜之妙
吳介茲曰公子嘉延字奕美高材自廢有王偉元
之風其欲表章先義寤寐飲食無少間積誠篤孝
宜有叔子之文以應之也獨任艱苦以推承先志
尤盛德事因讀此傳表而出之

安邱張夫人家傳

魏禧曰世之稱婦德者曰無才以爲德豈不過哉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蓋婦人之有才者恃以才敗德故詩人儆于祇其女子以爲哲如是是亦足耳行可對于內則名垂彤管之史地道代終與天合德彼無成而詩人本願哉然且遭時無事家用平康徒以德聞可也若夫不幸而夫亡子幼內外之難叢至扶翊藐孤闗于反覆手此其事不下丈夫自畢之命六尺之孤之託也于此而無特達之識

明敏勇決之才其克無負者鮮矣安邱張君貞哀其母之苦節以狀來乞傳禧以疾辭貞再拜號泣曰若吾母者其可無傳哉吾之至于金陵非有他也聞君罹疾于此故來乞君文文五日不就請待十日十日不就請俟月而默待吁乎孝子哉遂力疾而爲之傳母姓孔氏系出曲阜及徙壽光遂爲壽光人先世皆有名德通仕宦雍容貢士張公繼倫性柔順婉娩嫺淑內外稱賢婦公難子母又不孕每自齋祓奉佛至燃香以祈遂生貞貞九歲父卒母哀毀幾死因撫貞頭歎曰我死此何屬乃強食以視貞當是時公兄孝廉公嗣倫叔御史公緒倫皆先後卽世無子貞內無期功之親母以一女子獨手撐拄而姻戚之强有力者耽耽思啗噬矣有貴姻索屏風于貞母以先人手澤不肯與貴姻怒呼罵而至相捽擊於庭貞家奴皆羅拜乞活又有大腹豪愛貞園中嘉樹強移之去母親止弗聽乃捽髯張目叱之曰鼠子敢爾汝謂我家無人固有老婦在老婦將以頸血濺汝矣大腹豪懼叩頭謝復畀樹植故地去母從容謂貞曰吾豈愛

樹貞以漸不可長耳然平泉覆轍豈堪再蹈哉立命奴子持利斧伐樹竟然後歸而族子數人託治喪名賺貞母鬻几閣欲作難母若爲不知者溫言厚飲饌犒之不得發然其謀益深壽母乃慨然歎曰不幾此三尺孤不止矣是獨有散財一法耳於是大集宗人姻黨焚香拜靈几手挈貞而告衆曰未亡人所以不死唯孤耳財產何有焉遂盡出遺橐千餘金以畀衆又以某田付某支下某宅與某子他出貸子錢者悉燒其券而榜諸門一日之間去貲產十七八所留唯

爺田老屋財足居食而已母於是撫貞而泣曰今而後吾始遣汝以安吾母子其長有命矣未幾禧門嗚呼母之識與才過人遠矣記曰積而能散此善于守財之言也鄉里長者嘗之矣孰有爲寡婦孤兒一日而散敗其先業委曲以圖存者乎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戚家俛落內外之嚮息母乃遣貞就外傅督之學爲貞娶婦生男女子而貞能自奮于文學以貢士官翰林院孔目母從家政三十年至是始偃息以壽終焉母好仁不嘗以鞭朴加人晚年坐臥小樓有婢

子得罪遲徐下樓操杖擊樽警之出終不以杖挂婢子親黨先眾所依倚皆廢之別涪溢飽終其身云

吳介茲曰予與貞爲石交知內事獨詳此傳無一溢辭只就本分直寫令人酸鼻謂不能克而文字於最俚俗事敘致愈古愈雅真左氏高文

姜學在曰以變體爲傳淋漓滿志中間頓挫斷續古法燦然

沈氏家傳

長洲沈古乘裁幼習舉子業不售長學歐陽率更書法于陳古白晝學董文敏由此知名生平絕葷酒不戒于寶華蕭然爲世外人予在吳門古乘持先世狀乞傳予嘉其急世而不忘先德也作沈氏家傳

沈氏先世居雲間朱巷嘉靖中避倭寇徙蘇州之大姚高祖子力翁贅塔馬氏力稼穡生四子其仲爲雙溪翁徙府城南濠街始服賈生少吳翁諱完少吳翁

四歲入小學八歲父挈之賈山東瀕行母凌氏以鍼四枚綫一絢與之八閱月而歸其以鍼綫還母母大喜曰此子他日必能成家矣及長美須頤威重端謹篤于孝友於鄉好行其德取高氏善相夫子家以大饒凌抱痿痺疾臥牀褥歲餘翁夫婦晝夜服勤不懈雙溪翁之叔也幼子甫三歲幼女二並側室出臨訣指少吳翁夫婦謂幼子曰汝當以耶孃呼之及七歲少吳翁挈以拜父母墓摩其手而指曰墓中人乃耶孃也吾乃兄嫂耳翁既教養成人爲婚娶析產與其

子中分之二妹皆厚遣嫁里役事一身任肩不忍委弟輩

萬曆戊申歲大荒翁晨啓戶有女子年十六七號泣求救詢之徽人婢也主虐之不堪而逃翁急覓其父母以所賣身買金贖歸及受聘父齎羹果並金還翁正色曰吾一念惻隱豈望報哉汝以此金爲負販貲可

也并羹果不納曰今而後不須更認沈家矣其人泣拜去翁垂五十無子取妾曹氏生子一人諱一元肖父亦四乳英偉識之父也年十七授室朱氏翁悉以財產畀子而從友所貸逋券曰取盡焚之曰毋遺此使後人不忘也或謂君子方少奈何使獨筦家政翁笑曰吾仰事俯育已畢無負于人無慚於已足矣安能鹿鹿長爲兒孫作馬牛耶於是別構一室終日靜坐焚香讀書三來鄉飲賓皆辭不就賦性潔凡衣巾器用尋常之物動經廿年不垢敝雨出雙屐無點污

者翁無他嗜好獨好投壺戲幼時讀書外禁歸不許游戲惟教之投壺偶中輒以果餌賞之年七十九無疾而終

門人蔡潢雯曰樸緻矩度森然

朱中尉傳

明季天下宗室幾百萬所在暴橫奸猾因不自賴爲非恣犯法而南昌寧藩支子孫尤甚崇禎末諸宗强猾者輒結黨數十人各爲羣白晝捉人子弟於市或剽取人衣或相牽訐訟破人產行人不敢過其門[illegible]日[illegible]神當是時奉國中尉議漇年少特以賢名聞四方豪傑士多從之游諸豪宗亦畏之中尉字用霖父統鑽中崇禎丁丑進士知江夏縣敢言成敗多奇中　上將用公爲兵科給事中未除

而叙事及世系在邱維屏所作江夏公傳中中尉幼有慧江夏公戒之小字曰蠢七歲出應賓客公同年萬公元吉嘗與中尉對奕中尉立小杌上指腕指揮攻殺旁若無人萬公笑而覘之曰非凡兒也貧則沉[illegible]役[illegible]役于縣乃已江夏既劇邑號難治又蘇無[illegible]客錢[illegible]委中尉中尉創立關收出納法別有稽法吏每役名爲首尾必不少挪借老胥見之大驚欲毫髮欺侵不可得中尉時年二十有一江夏公既卒於官推官同年生某攝府印與公有怨牒取公在事時修城費十數萬金籍相對勘而老胥憾公父子盡匿諸籍大索不可得中尉同公門人邑諸生張若仲及弟蘇深日夜窮思所出入條記合符較原數十數萬金無少差另冊報老胥及推官見之大驚乃爲神江夏公柩乃得還南昌而中尉自是得嘔血疾數十年且瘳且作以至於死中尉性豪邁敢大言見天下將亂專意結客招致方外異人冀他日爲國家用江夏公命師事大僕段公然海內所推三異人段其一也段公有異表鬚長委地數寸許以好道術觸神

怒失明與中尉語大愛之更合讀大學衍義諸書求實用張若仲亦負奇才精擊刺中尉與爲兄弟交得其技偕[illegible]從道士張還翊浣沉有大略中尉皆委心交之而辯文往爲邏師技勇絕倫肌膚如削玉甲申中尉病湖上寇迫不能行辯文縛椅爲符輿同一鄉人舁之人見辯文狀貌奇偉咸怪異而鄉無賴子有發擬中尉索中裝者辯文微覺之日將夕挾弓矢爲[illegible]蕩取木椎插百步外射之十發矢盡中諸無賴子大驚皆羅拜請逐爲弟子而中尉更師事新建歐陽

先生祓元友南昌彭士望胡友宗樂平王綱福清林
公春賓齋舒益其乙酉左良玉兵破九江恐師數十
萬南下中尉同九江邑選師師任濟世集其地雖武
十將用相陳兵逐左師何陳相傳為陳友諒受所居
峭壁廣武地跨二省會明三百年兵征不服稱悍旅
者也以當事議不合散去九江亦尋破六月金聲桓
入南昌中尉彭士望與人相與謀因大亂予矣我須
此守田宅為乎立挈妻子走建昌士望三至寧都見
寧都魏禧立議定交遂同中尉往依焉與諸子結廬

金精之翠微峰讀易讀史為易堂凡八九人初中尉
與士望為親戚各負才不相能中尉訪士子王綱綱
曰子同里彭士望生方今俊傑也而外求士乎中尉曰
吾固知之遂傾身交士望士望亦故愛中尉相定交
寧人者交交遊第一及還寧都士望嘗游四方中尉
以病多家居諸子事既日貧中尉曰不力耕不
得食也率妻子從冠石種茶長子梱孫通家子弟任
安世任瑞與其止各荷負擔挽鉏畚手腓發十以力作
夜則課之讀通鑑學詩閒射獵除田豕有自外過冠

石者見屬田三四少年頭著一幅布赤腳揮鉏朗朗
然歌出金石聲皆竊歎以為古圖畫不是過也而中
尉酒後亦往往悲歌慷慨見精悍之色近十餘年益
隱畏務摧剛為柔儉朴退讓使終身無所求取於人
無怨惡於世雖子弟行以橫非相干者勿與校也晚
又好禪嘗素食持經呪尤嚴殺生戒見者以為老農
老僧不復識為誰何之人戊午八月復病嘔血死年
六十一蓋中尉以戊午生戊午死云死之日士望阻
於楚唯魏禧彭任親舉屍入棺含殮焉先是中尉嘗

謂士望禧禧之弟禮曰吾衰病無所用於世君輩好
為之

魏禧曰中尉來寧都時年二十有八予與季禮方壯
並願為中尉死也中尉更姓林字確齋所製茶高妙
遠近名曰林茶工二王草法詩於杜為別出人咸推
服之然求書者中尉率書古人詩也梱孫負志氣力
作病先中尉卒幼子東孫士望女夫也以謹愿稱

彭躬庵曰寫中尉前豪後久隱畏約藏然似兩種
人其點睛雜見他人他事愈覺生氣勃窣通篇睛

脈起伏逼處如神龍天矯變化卷舒不可度測却
無一剩字雖起司馬子長爲之殆不是過自不得
不以天下第一手相推矣

邱維屏傳

邱維屏字邦士寧都河東人禧之姊之壻也祖一鵬萬歷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泰直諒好學先徵君與爲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illegible]飯蔬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illegible]上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辦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至使人瞷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

爲人高簡率[illegible]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龍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亦[illegible]爲吾黨所推司馬子長歐陽永叔而下庶幾焉學[illegible][illegible]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爲村老皆不[illegible]其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不倦至爭辯事理輒言聲氣湧面發赤頷下筋暴起如箸嘗與予爭辯時文體制盡善及繼統者必爲之子至座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爲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

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貴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
居室如斗大牀竈雞匼雜陳衣破敝不能易然人嘗
迎致精舍居之衣以裘緞直著不辭蓋視之與陋室
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寘
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儕服來易堂嘗與
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君以翰林
院出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著
易數書例乏紙即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悉以錦軸
裝潢具草稿敬重如師禮而暴亦爲少霽青州宰相

欲邀一見邦士卒不見也所著易勦說易數歷書高
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
士爲文深思殫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
既脫稿隨手散漫或爲鼠嚙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
自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
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爲世所不可
少人邦士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爲定論邦
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峒曾奇賞其
文再試皆第一鼎甲申後棄諸生服同諸子隱翠微

山中時人尚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易堂彭士望曰邱
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尚健嘗自河東一日
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已未
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繭
一疋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
家人取繭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予方就醫
泰和未歸

魏禧曰邦士易堂之一禧少蓋從邦士學古文也廣
東陳恭尹爲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
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勦丹壁蓋不得其解云

附彭躬庵書後

余與邱邦士交三十五年從不聞其毀一人然生
平尤未嘗服人獨私語其妻曰吾所服冰叔耳嘗
節同邑謝氏謝問曰君於儕輩人何所服曰吾生
平服冰叔一人顧嘗貽冰叔書有曰拒諫飾非者
大惡也不拒諫而嘗自拒諫不飾非而嘗自飾非
尤惡之惡也足下不幸以敢于自信自處有故而
持之益堅拒諫飾非蓋有如此者冰叔得之痛服
易堂諸子大駭異破口直言爲邦士生平所未有
余數日此其所以服冰叔也矣跳臾作書泡夢難
剩二十齒奇偉悲壯不輕示人垂殁示子底鉥曰
食有菜飯者可補衣無議厭行堪句讀師余闊之
三百思背書程山甘楗齋謂此十六字元氣包裹
令千古人父子濃心妄想一切都盡可爲世則冏
附書傳後補冰叔所未盡庚申伏日次兄彭士望
記

○○○瓶庵小傳

吳門楓江之市有君子焉人皆稱曰瓶庵或曰守口如瓶取謹言之義或曰瓶窄口而廣腹善容物者也瓶庵幼失怙廢學長自力於學好文墨士干賢人隱君子尤尊敬之朋友之窮老無所歸者曰子我乎養生送死于是士君子皆賢瓶庵人有難急之日好行其德嘗僦小册問舟子曰幾何錢曰數若干瓶庵曰米貴甚如是汝安得自活乃增其值故負販人亦曰瓶庵盛德長者吳門高士徐枋難衣食瓶庵嘗饋遺

之枋不辭瓶庵年六十家人將觴客瓶庵曰吾將歸故鄉以是費為祖宗祠墓費吾六十善病不于此時一拜先隴更何待耶于是去倡建始祖祠修五世以上墓拜故舊之墟而酹之不令其子孫知事竣力疾游黃山而後返里有事嘗就瓶庵平曲直白徒悍卒皆服之或曰瓶庵之父往僑維揚會逆奄魏忠賢用事有假其威虐人者君以布衣叩閽抗疏幾危而免瓶庵殊多父風也父嘗封股以療親病瓶庵父病亦封股瓶庵之妹死有遺子女並婚嫁之如己出其孝

友如此于是遠近上至吳門者皆欲爭識瓶庵矣識瓶庵者曰瓶庵姓吳名傳鼎禹存其字也或曰雨岑蓋嶺之休寧人云瓶庵父字紹素

徐禎起曰本述瓶庵盛德事却寫致得惝恍矣兀如夏雲無爲真化工之筆也一結烟雨迷離逼真子長矣

錢礎日曰吳門楓江之市有君子焉一語便自著眼中間發明瓶庵所行之事皆市人所不能者而君子能之君子二字足子古矣筆法簡峭絕似柳

柳州或曰宋清傳是也曰有之

魏叔子文集卷之十七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傚昭士

世儼敬士編

男　世侃直士較

○○許秀才傳

許王家字君聘一字父民蘇州長洲縣人也少好學以名節自厲崇禎丁丑王家年三十一補府學生時流寇所在猖獗王家慨然有澄清之志甲申　國變王家聞之悲號不食久之奉父母挈家隱居澄河東

之姚澄乙酉北兵南下所居地鄰境有聚衆拒守者當路發兵捕之八月下薙髮令王家慨然太息曰父母冠我時視我爲何如人此髮豈復可毀傷耶家人見其語決環之泣或勸王家曰君一秀才耳未食天祿奈何遽以身殉乎王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所養何事吾已名列學宮亦朝廷士也先師殺身成仁求生害仁之義吾講之熟矣以父母屬妻顧氏曰爾善事堂上吾不能終養爲孝子矣父母素知王家爲人亦忍涕謂王家曰汝行汝志勿以我二人爲念王家迺整衣冠赴河水而死時年三十有九妻顧亦挈兩女赴河水淺人救之不得死親戚乃羣繞顧氏相與語之曰夫殉義妻保孤可也且汝夫以堂上二人託汝今背其言陷夫於不孝雖死汝夫猶將恨汝顧氏泣謝諸親戚收王家屍殮之色如生衣冠肅然不亂觀者百數十人皆驚嘆顧氏孝奉舅姑終三年喪撫其三子悉成立今庚申年七十有三云

魏禧曰王文恪公鏊六世孫會者篤實君子也與禧善長爲禧道許秀才事甲申國變吳門諸生許玉重

餓死於學宮二許不知同宗族與否何許氏之多奇男子也禧亦故諸生方偷活浮沉於時視二許能不媿死入地哉或謂以諸生死國難及爭毛髮喪其元爲已甚禧曰此不可以責望天下士士苟奮然出此雖聖人不以爲過今夫伯夷叔齊讓國而隱于首陽亦商家兩匹夫耳以武王之聖伐紂之暴然卒且餓死而孔子以爲賢子輿氏以爲聖萬世而下未有非之者也當夫逆闖破京師　主上殉社稷公卿崩角稽顙恐後期及夫毀章甫裂縫掖昔之鳴玉垂紳者

莫不懷背守先做效之惟恐其萬一之不肖于此有
貧賤士不食朝廷升斗之祿無一級之爵顧毅然捨
其軀命以爭名義於毫末震天地而泣鬼神雖夷齊
何以加焉禧故因王會之言而特傳之惜夫窮鄉下
里匹夫老生之以死殉義者多有其人禧不及聞閭
之或不詳而不能為之傳也

王鼎中曰予與許氏居比鄰故知其事最真如許
先生者方不辱叔子之筆論贊嗚咽跌宕即何減
太史公伯夷傳

門人吳正名曰只就許公大節立傳絕不牽綴閒
事如龍門之桐百尺無枝

◎◎文學徐君家傳

徐君諱謙尊字元初吳縣附學生其先自宋南渡由
汴遷杭州再遷蘇州之光福里靖節公撰以忠烈顯
雷龍公成進士遷左公官訓導著書名列儒林傳允
濟公再官太守永樂中兩召見賜燕致仕君曾祖輔
公父鄉望公為土徵君伯穀姜給事埰所嘆譽君天
資英敏讀書觀大畧慕古俠烈之士好施與矜然諾
里有爭必造門徵曲直君一言折之家既落君委曲
以奉甘旨故鄉望公得與二三故舊歌嘯山水間二
十餘年一切徭役皆身經理之不以科兄弟君之伯

仲剛下君事之彌謹季讀書君不以貧故竭力佽助
觀試童子不得名營之百金不惜也又率子孫請當
路為靖節公特疏建祠載祀典叔父之墓木拱伯將
賣以為薪君急捐產償其值留之明末賦役重首事
者往往破家君條利弊上巡撫張公公覽而擊節曰
此真識時人于是廣義田以貧通區置役田給諸甲
至今猶食其利焉崇禎末旱蝗相仍民殣於道路君
發藏廩食以資鄉里又勸助有力之家全活甚衆妻

兄弟有老而獨者養之二十年沒葬而歲祀之君友黃某父子死非所遺二寡婦一女君悉心護之以其女字君從子故黃氏終身不知有孤寡之苦黃之姻某喜豪舉忽罹大禍君營救之爲破家其敎子以親賢友善爲第一務自奉甚約而四方賢豪往來信宿無虛日鼎革初州郡望人義士多辟地鄧尉山太湖中君爲謀舍館資飲饍不倦不復以利害嫌疑介意而乙酉丙戌間羣盜大起君以身保障一方每聞盜則挺身出糾壯士爲守禦賊大恨卒殺公鄉里

人皆歔欷流涕曰斯人死我輩無所恃矣子翊好義有父風

或曰君古游俠之流也魏禧曰游俠士以好義亂國君以好義庇民此其不同也世之盛也上潔己礪治以利其下下盡職以供其上上下相安而盜賊不作其衰也大吏貪戾武威以督其下小吏朘削百姓自奉以奉上細民無所依倚飢寒流離迫爲盜賊或勢不自立脅從爲亂徒當是時千家之鄉百室之聚苟有巨室魁士好義輕財利能緩急一方者則窮民飢

寒有所資大兵大寇有所恃不肯失身遽爲盜賊父戚畏威懷德不敢爲非不忍負其人故鄉邑有好義士足以補朝廷之治救宰相有司之失而有功于生民若徐君者其庶幾于是者與嗟乎是非獨爲徐氏言之也

曾止山曰敘事老成傳末以一恃字引起論贊中大議論其文偉暢而盤鬱

姜奉世曰好義士足補朝廷之治救宰相有司之失此最有關係文字

○○○訓導汝公家傳
嗚呼崇禎之季事可勝道哉三百年士氣一辱於靖難再挫於大禮三辱於逆璫由是仕宦率多寡廉鮮恥賄賂請託公行無忌至以封彌爲報仇脩怨之具一二賢者矜立名節又多橫執意見遂其志而不顧國家之事不通達於世變好同己而植黨人卒使九廟陸沈　帝后殺身殉社稷然甲申乙酉以來忠臣義士其知名與不知名者不可勝數至於浮屠老子之徒傚然執夷齊之節則　烈皇之死有以激發

之也而甲申以前內外交訌降叛相繼於此有無官守之人當倉卒之變毅然殺身以成仁者斯爲加於人一等矣吳江汝君錄奉其曾大父死義事來乞傳余不勝三嘆息焉傳曰公諱可起字君喜吳江縣之黎川鎮人生平磊落多氣槩爲諸生受知於督學熊公廷弼熊公奇才任邊事功未就以讒死公傷之嘗憤然有請纓之志崇禎庚辰以貢士對大廷時天下多故　天子重騎射臨軒親試公矢發輒中的試高等壬午授常州府訓導閏十一月南下至河間府故城縣值東兵大入鵰鐵輔哨騎充斥城門晝閉不得入乃間行十餘里寓宿韓生家天明設食將行寒甚與同行人爇薪向火而數騎突入戶衆皆散走公獨整衣冠端坐騎呵曰汝官耶速降則免死露刃脅公公罵曰我天朝臣子豈爲汝輩屈耶罵不已騎怒攢刃斫公臨絕以手拭頭血印壁間大呼崇禎皇上數聲仆火死久之同行人稍集得公屍灰炭中韓生曰義士也殯而瘞之年六十有五或謂公無守土責即訓導未至官所可無死魏禧曰公遜避不死可也

不幸與騎值欲屈公公負至性雖不爲貢士司訓導爲諸生爲匹夫吾知其不偷生以自汚必矣夫屈已自辱於義所不可雖宰相匹夫其不可均耳士君子自愛重其身豈以官不官有守土職與否哉若汝公者可謂之烈士也矣

錢礎日曰起將三百年大局逐項說來得汝公而士氣一振最有關係傳簡至而復激切入後推原至性一一發明眞寫生神手

○獨弈先生傳

膠山黃氏有隱君子曰在龍性不治生產絕世務而好弈常閉戶居戶外人聞子聲丁丁然窺之則兩手各操白黑子分行相攻殺或默然目上視而思或欣然笑也人稱曰獨弈先生先生與人無爭輕財樂施與鄉人懷其德常避盜踰嶺嶺半盜起邀先生先生色不變盜呵曰汝何爲者先生曰予黃在龍也盜相顧笑曰毋驚我公送之嶺下盜焚隣人居延先生廬盜舉起撲火火不滅乃共捶其始禍者先生兄弟三人伯善鼓琴仲好藝花竹先生好獨弈或求對亦不辭也先生開枰布子了伯仲常侍局先生微問可否二子各以意對先生曰若長于守若長攻然皆偏將材也使掊中權決機兩陣難哉年七十有七卒其獨弈未嘗少衰云

魏禧曰或曰古嗜弈者衆矣未有獨弈者曰有之弈攻鬪衝劫變化通于兵法諸葛武侯臥隆中時未聞有十夫之聚指麾旌幟教坐作也一出而戰必勝以仲達之智畏之如虎吾意其獨居抱膝時日夜之所思手所經營未嘗不在兩陣間也非獨弈而何哉先生之意其不可測識哉先生名道明仲子庭亦君子也與禧交請爲先生傳

顧景范曰先生盛德守默此偏寫得奇特可喜此文之能變四時之氣者一贊若耆若離論旨尤大

張秋紹曰獨弈先生人奇事奇著傳者便合著善陣不戰之意贊中引武侯虛證向見王崑崙古今弈譜留侯武侯俱在列此處正暗符論人第一論兵亦第一

墓表誌銘引

表誌之義予答友人論傳誌及東孔正叔傳矣誌與傳大同而小異誌必載生沒子孫祖父葬地尤爲難工易同予往有作必審位置定搆架以使之屢變而變易窮矣後出入韓柳歐陽王及近代歸大僕易堂吾姊婿邱邦士之作乃知天下過物成形無不可以爲體格者而祖父子孫生沒葬地適足增文章之變遂欲信筆所遭不設位置譬如手掬花片迎風洒之紅白疎密落地自成文章雖洒之百遍終不同複丁巳仲夏日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表誌目

第十八卷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八

墓表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明雲南右參議楊公墓表

公諱惟寅字克儒更號浴泉常州武進人也中萬歷壬子舉人初授上蔡教諭遷亳州學正歷國子監學錄陞工部主事奉差榷荆州沙市關既以守京城功擢雲南布政司右參議分守金滄道未赴任疾作卒於京公生萬歷丁丑字崇禎戊寅享年六十有二明

年冬公子瑛珥玗耐葬公于洋溪祖墓之穆公塟既三十三年寧都魏禧客武進與珥友善珥乃捧公狀稽首言曰先大夫五子伯叔早卒仲兄瑛出嗣伯父珥爲季幼不及見先大夫盛年事先淑人又早背珥長而諸老成朝夕吾父者皆不在珥僅得知一二大事先人之美闕然珥之罪也是以塟三十三年不獲表墓石竊獨私念非子無以表先大夫者敢再拜稽首以請禧既以不文辭不獲謹按狀楊氏系出關西洪武中遷武進傳四世東亭公以經術顯常遷人遺

孝友二字一篇主腦

金事兄郡誌東亭生少東公豫吾公豫吾五子仲卓菴公出嗣少東而生丈夫子三惟和惟寅惟貞並有文名時號三楊公其仲也公生而孝友稍字秀整有氣量七歲時同里朱翁碧岩見而愛之更命題試公應聲立就遂字以女既來歸有奩田一頃爲外家所易贈公意不平公年十二私謂伯兄曰男子豈困妻作家耶贈公意解贈公嘗欲爲少子娶婦宅湫隘不樂會鄰人欲賣宅力不能得公知之與朱淑人謀盡出簪珥質百金買之未幾質肆火公物値數百金皆燼長子珏就外傅暑月無完裩公淑人終無所悔後又以重金贖先人室廬其前以待兄自取其最後者朱淑人筆記所費公竟取焚之不欲有讓兄名試禮部歸有老僕連盜案贈公以爲誣立命公脫之公知其情執不可贈公怒批公頰頰著爪見血公長跪笑牽衣辭色愈和贈公亦大笑遂止既官學錄將遷戶部會懷愍太子陵陷工部在事者罪當斬公伯兄其一也是時兄在家事惶急不得聞公求救大司空難之乃嘗重金集諸老吏謀諸老吏曰君自爲工部又

寫得淋漓此至

得繕營繕司印庶可圖也不然不濟公立請遷司願以戶部易工部遷司曰君願讓人所爭耶笑而從之得都水司主事又適營繕司缺遂兼綰二印而兄竟得無罪事秘不傳兄方居家園日飲酒娛客不知也公終身不言公死大司農錢公春言之兄嘆流涕公篤于兄弟數十年怡怡無間言有遠行前數日輒相持泣如兒女子至大義所在則動色力爭繼以涕泣或坐而待旦爲申請又或千里命駕面指陳得失雖其言不用事僨決公彌縫匡救不遺餘力未嘗有毫髮芥蔕以故公孝友稱天下云方公之爲學官也慨然曰教衰俗敝國家無人材皆由學官職不修于是以理學經濟文章騎射分四科教士後流賊蹂躪州縣相傳上蔡亳州唯秀才殺賊最多父老皆曰楊先生功其權關沙市流賊且至沙市故無城郭人皇皇憂死公乃部勒市人爲什伍借關稅餉士斬木立砦清野以守飛檄上總制盧公象升盧素重公兵應期至賊驚遁居民商旅慶更生爲建祠立碑祀名宦焉歲丁丑復命天子以爲能佩部印三遷烽卒至將

以小事作結眞生色　又筆抑揚　閒　回翔容中補出闕　致　傳妙

薄都城城西北當其衝以賣公城堞樓櫓多圮塽甲冑弓矢火器諸城守具無一完者公日夜督繕躬督薪抱土以先士卒事千而公疾篤天予加恩錫誥命封父母身及妻有差擢雲南右參議公力疾謝恩未幾卒公之將卒也家人謀治棺忽有蜀客候邏標丞李某者舁千金之木以來且請拜牀下家人大怪之客拜而言曰往公榷關荊州某母千遘難瀕死蒙再生吾設位母子朝夕拜久矣聞公病且殆會攜此木在京師故敢以獻且得見顏色死有餘幸又再拜曰

竊苛稅輕木估重銅值以惠商除猾蠹賑饑邦訟以惠民課文武學宮㷀士以惠士疏市獄以惠囚敢不爲荊人再拜魏禧曰公涖官盡職世之賢者猶或能之至孝友純篤終身不使人知有非文章士所能言者多軼事不盡傳珥復何恨于是撰次爲表再拜授珥勒諸墓門之石

惲遜菴先生曰此文敘事尅得翦裁法補襯法攢簇法提綱結案法楊公吾鄉真賢者非真文章不傳余嘗謂明文三四變未得其止至叔子而止于

此見一斑矣

錢梅仙曰形容孝友處有許多幹旋敘述居官處有許多頓挫變化婉而嚴曲而能貫極有操縱文字

一兄云世系分兩段敘

○○○歙縣程君墓表

程氏於新安爲著姓出周程伯休父後東晉元譚由廣平持節守新安有善政詔賜宅於歙遂世爲歙人多達者其四十九世孫謙與禧交奉其父仲熙君狀屬禧表墓石不獲辭按狀君諱文傳字仲熙由身以上七世仕者八人都察院右都御史公順道按察司僉事公仲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富提學道副使公志學南戸部員外郎公宏宏生兩浙都轉運使公珵宏治丙辰以春秋舉禮部第五人是爲君曾祖運

一路上接議論切實張本而程氏世從此衰降特之感慨見又妙無跡

使生象山縣知縣宗哲公象山生中書舍人道中公中書二子長天其次君也中書沒京師君六歲聞訃哀號至迎葬無失禮見者歎息君先世顯仕在成宏迄隆萬間其時禮法修明重淸議士大夫敦尚廉恥以貧相高而程氏世世爲廉吏運使公象山公死至不能買山葬葬縣郊義塚上其子孫皆無一椽之屋田一畝以自衣食中書公沒明年象山故人少傅許文穆公始挈其柩以歸君稍長益貧從父知州公玠無子欲養君爲子令母子得存活母夫人將許之君

不可曰吾祖父世德不幸中落吾一身責甚重遑敢後他人乎從父大奇之年十三請于母曰守此坐飢寒死耳兒願棄書學爲賈也母以幼不許既冠適吳越北走大梁西游汾晉出燕冀間貧困如故歸經河西務君以世家子讀書不習賈率上稅不中約吏持短長白之官官召訊驚下座執君手曰吾岡象山公所得士也君竟貧至是因厚贈以歸先是同里任翁少泉爲女擇婿難其人一日會飲里中見少年宛後衣末坐者數日之曰誰家兒耶主人曰是程中書子

任翁明日遣媒妁通意字以女納采之日任氏姻族來觀禮日午使者奉筐幵穿啓觀則舊朿帶破琴各一姻族皆掩口笑任翁喜曰吾聞程氏家無長物獨僉事公帶都御史破琴爲宗器不輕予人今以聘吾女足矣婚踰月郎走四方貲稍稍起任孺人勤儉操作以養姑乃之揚州徙業鹽筴母夫人春秋高病君侍藥半歲不忘至刲股以食卒不起久之嘆曰吾所以遠服賈者爲養母也母既卒家人饒衣食吾復何求遂家居不出好利濟人爲人贍婚嫁治橋梁道路

得罰歷歷錄錄作結妙事 只然遂止都天然攝不可方物

欲饑出粟千斛賑之饑民有誤就盜食者有司捕獲君憐而白之全活甚衆葬族人十有七喪捐千緡脫友人于獄初君行賈時益好學往還數千里必束書百卷自隨其刲股療母病親黨欲聞諸官君力止之曰刲股非經也且吾愛吾母豈以爲名哉蓄讀書識大體如此君享年八十將卒置酒召親知爲別取負劵千金焚之誡子謙等曰繼志莫如讀書榮名之來聽之而已遂卒寧都魏禧表

伯兄善伯曰肇筆寫生如花枝欲動針線最密只覺雲止風行全乎天然之妙

張天樞曰世家子兼儒學賈是最難轉關是最傷心處而學賈由于家貧家貧由于爲吏爲此文大頭腦筆筆注意在此却與世之學古法抱母顧祖者無一筆同眞絕調也

○○楊一水先生同元配嚴孺人合葬墓表

歲甲辰六月先生年八十卒子復晟復晉既請銘于河東邱維屏踰年九月元配嚴卒年七十有八門人魏禧爲弟禮誌又三年戊申二子既得吉壤于東郭園坑某月日將奉父母合葬地勢隘不足位二墓之石于是晟晉勸生沒家世子孫內于壙更再拜稽首屬禧爲合葬之文表諸墓門先生諱文彩字治文晚號一水學者稱一水先生父典簿公家貧先生幼嘗命賣炒豆貿貿然東西走已學木工日血指獨從童子

塾過聞誦讀聲則駐而聽年十三四典簿公乃命就學學一年而成十六補縣附學生三十一中乙卯副榜先生年未二十即教授弟子多至數百十八自貴公卿下逮匠工徒隷皆及門四十五歲爲崇禎戊辰用登極恩選貢士數試南北雍不得志老爲先生在北雍時司業方公祭酒吳公嘗推爲天下文章第一同鄉陳大士楊維節揭祝萬皆下之陳公至自謂人自讀一水理題文字陳大士不直一錢矣而先生諸弟子中禧最晚進父事先生以諍子自任十四歲嘗

而評先生先生大悅奇之自是無大小事必盡言先
生性故和易虛心樂善雖老嫗童子之言必傲聽人
有攻其過者委身若無所自容子晟甫生十年命從
孺學又令嚴孺人及晟晉兩母出見孺使孺得言家
事方先生之未舉子也惟弟文彬一子病危篤先生
日夜叩天請曰天寧喪予夫弟子果愈問謂門人曾
應秋吾蒙長者名卒無子使人恩于善類死必手號
生平罪告于人應秋拱手仰天曰先生一念生賢子
有餘矣既五十四歲晟母初產子叢賀者在門先生

愀然曰命也既而曰吾不德以至此當益務改過遷
善耳及六十生男子三人中子殤而晟晉皆成人能
讀先生書先生著尚書繹十二卷四書藝二百餘篇
尚書藝二百篇古雜文數十篇率多巉峭精刊其上
楊文正公書論簡兵所以省餉省餉所以慎名器爲
時藥石初先生作尚書繹必盥手執筆曰吾方對二
帝三王奈何不敬乎書未成先生之屋火器服盡燬
惟書繹存戊子江撫獲信豐曹生起兵書中及先生
差三百騎來縛去財物書籍皆散亡而書繹篋扃鑰

如故諸親知往唁先生見先生頸被鐵索皆兩手縷
步周行馬矢間方沈吟作尚書繹騎官夜使絳李次
先生寢待旦驟就道先生鼾睡聲達旦同縛者皆驚
呼聖人而汪騎官乃更拜先生稱義于先生病將革
執孺手謂孺曰尚書繹非吾一人書當見于天下後
世孺再拜泣而受命嚴孺人年六歲能織匹字十四
歸先生外家嘗持酒食私饋孺人孺人盡以食姑而
先生弟文彬少不治生事先生教之讀書分館穀爲
再娶婦孺人樂成之文彬卒舉天啟甲子鄉試先生

性篤孝父母疾爲減朝夕食者凡十九年孺人承事
無怠色孺人性好潔無子先後側室六人皆善禮之
最後徐氏生復晟劉氏生復晉而孺人篤愛晟晉如
出腹子當徐氏初子之歿及他妾子殤孺人皆憂泣
減日食逾于先生儒人卒二子盡哀成禮人不知
爲側室子也論者以爲先生盛德孺人賢能逮下所
致云

彭中叔曰通篇以年爲經却錯綜有法須看
轉收緊處

[illegible]敘[illegible]中間[illegible]字面生[illegible]俱明[illegible]

○袁君泰徵同配吳節母合葬誌銘

吳門袁氏有節母年二十六而嫁嫁四歲而寡守其子年八十七而歿子曰袁駿者事母孝又僕僕走四方求能文之士作詩文以表其母於是節母名聞天下而駿亦以孝名壬子予客吳門駿來言曰吾母之喪及小祥矣貧不得葬惟通判常州林公鼎復知無錫縣吳公興祚實分俸入以助窆是冬也將合葬于吳縣九龍塢先君子之穴先君子有隱德駿三歲而孤礦石之文闕焉弗備人知吾母而不知吾父請子合銘之以傳吾子孫世世之德也顧子弗辭乃奉考妣狀再拜屬禧按狀君之祖曰思川公父曰明宇公貢監生授江西某府通判未之任卒君少負才數奇家貧年二十五而娶吳孺人鬱鬱不得志自放于詩酒萬歷甲寅春以醉溺齊女門外時年二十八子駿三歲嘯未生君既死益貧宗黨無所賴孺人母欲奪其志孺人以死爭之自課其子教駿學作字駿十四傭書四方陳徵君繼儒見而器之又知孺人苦節作詩以紀孺人名曰霜哺篇而管典簿席之董尚書其昌錢尚書謙益陳尚書必謙瞿留守式耜吳學士偉業及諸縉紳魁宿士無不與駿納交者霜哺篇之詩歌敘記幾徧天下方孺人之教二子也常泣而撫之曰汝父早世不得售所學然其行有過人者孺子不可不知汝父性嫁慨好急人之難嘗至城闉聞婦人哭聲排闥入面責道士道士曰此夫負官稅十金欲賣妻以償借此地立離婚券耳君惻然曰且止趣歸而謀之我出簪珥他物畀之如其數夫婦遂全又嘗至縣丞署見刺一人臂詢之爲盜斧者君力言于丞曰安有以一斧之故而使人終身受污名乎遂[illegible]孺人言已嗚咽二子亦感動駿得從諸大人長者[illegible]知名字子時皆孺人教也嗚呼君其不死矣君諱應詔字聘甫孺人姓吳氏銘曰迺危于水迺安于土迺天于夫迺壽于子于履其武父爲不死母節之苦子離其祉有水則泜有山則岨厄而通而不弛不腐直如決矢曲如張弩漆漆濟濟奠此幽戸

王玠右曰袁君早世而節母重于天下此誌以節母爲主抑安頓得體法最老到銘詞古奥川嶽處允詩

○○貢士黃君墓誌銘

君諱子錫字復仲晚耕於杍山自號麗農黃氏世多顯仕君曾祖諱鎔嘉靖丙辰進士廣西副使祖諱洪憲隆慶丁卯解元辛未會試第二人天下所稱癸陽先生者也官禮部右侍郎父諱承昊萬歷丙辰進士山戶科都給事自請外任歷官廣東按察司　使初廉使公上公車以多病偕沈淑人行壬子閏十一月十一日道出潞陽而生君幼穎悟廉使公篤愛之長與何懋人剛吳可黃夢白巢端明鳴盛朱子莊茂暻吳甯田鉏同學皆推服君君讀書每有異夜臥必起相問難年十五補嘉興諸生試輒高等並三十九人饒文名日起浙東西皆知黃復佐張公溥陳公子龍威器之君雖工制舉文然不事章句好讀史講求古今治亂得失之故乙酉以登極恩貢士第二人當事薦其才將授以要職卒不及君既家居時時悲憤習弓矢劍戟以自勞嘗傾家產佐義人急又爲畫計策陳公子龍有所建白恆屬君起草以爲中機宜若自己意出也每歲三月十九日必素食北向而叩首故舊有力者或勸以及時仕可得顯秩君愴然曰吾家五世受恩澤予錫且不才詎敢負先人子君性孝友居父母喪皆哀毀盡禮與伯兄濤伯相友愛推讓財產君嘗自買松山百畝構屋其中所謂杍山玉蕊莊是也推伯兄居之歲操艇入山候視兄卒盡其哀遵父遺命以長子溥嗣歲壬寅君益氣盡快快不自聊乃挈家入杍山課子流及童僕墾地種瓜瓜實大如斗又味甘遂以爲業而人因名之曰麗農瓜君更以餘暇作畫嘗朋行阡陌蔭長松下臨清溪興至輒寫以自娛久漸名於遠近遠近人爭購之寶而藏焉然君意所弗善卽不可得嘗與君相遇於南州爲謔側面寒厓枯木贈客揚州君又作匡廬瀑雪圖以寄曰聊與君永結歲寒乎辛亥禧客嘉興則君已之吳今年再之嘉興冀君歸相與結友申知己之言而與中許至矣冬十月君子流從粵扶喪還藏適在吳門流再拜稽首泣奉狀而請銘予不敢辭君之卒也歲在壬子月季春日二十有一距其始生存年六十有一地在羊城之旅遺命流曰歸我喪於妙喜悕山與

伯兄同葬君娶申氏相國文定公諱時行孫女兵部尚書諱用懋季女也子六人溥淩湜潯泌沆溥申出出嗣世父淩湜泌側室顧氏出潯側室張氏出沆側室王氏出女四人一申出一顧出二側室楊氏出又側室周氏無出孫八人孫女三人君之葬也溥潯先卒泌以愛次溥爲世父嗣杖而稱孤者三人藉聞人蓋棺而論定君慷慨好義不酬其志吳鈕嘗言往有金壇客辟難投君君義之適鬻產得金二十兩悉舉以贈又轉徙脫其厄嗚呼忠孝之性窮且老不變於

其葬也不可以銘乎哉銘曰惟杼山之陬復仲之宅魂氣無不之而歸藏其魄其何樹之檟以爲松柏

巢端明曰寫復仲心跡隱躍可見而文情一一如畫有溪山平遠雲物高寒之致不謂誌銘中乃有此也

○明知分宜縣黃公墓表

公諱學思字予述更號中吳中隆慶丁卯舉人知江西分宜縣事生嘉靖丁酉卒天啓辛酉享年八十有五公之卒也距今壬子蓋五十有二年曾孫世瓊奉公狀再拜乞表公墓予嘉世瓊孝久不忘其祖而予江西人也予分宜爲同鄉公之行又有足書者不敢辭按公上世大梁人宋南渡扈蹕來吳遂世爲蘇州吳縣人入明以宗善公鴻爲始祖四傳爲爽齋公虎貢士精尚書學爲吳文定公寬高弟沒而文定銘其

墓及載吳邑志中是爲公高祖爽齋生坦菴公菴生子菴公閣縣學生于菴生九山公佐以子學貴誥贈奉直大夫是爲公考公兄弟六人行五少記五經綱目性理皆成誦弱冠補諸生有聲既舉于鄉十試禮部不中遂謁選得江西分宜縣凡修學治城堞諸大役皆公力經營之爲政務以德化氏因有罪當笞者公輒欷歔泣下然後行法民以此不忍犯同鄉有墨吏公素鄙其人會爲江西監察御史中公公遂掛冠歸歸之日不能名一錢公子七人長永慶

中萬厯戊子第四人厯官兵部司務積滿例晉一階時有辭封請開復父官者永慶以例陳乞得俞旨原官補用公笑曰吾何仕爲遂不出閉戸讀書年七十餘目覽手抄日無停晷著字學直音盛行于世知蘇州府事某公舉鄉飲酒禮式公閭請以爲大賓當是時三學生及父老子弟圜橋而觀者數千人公紗帽朱衣鬚髯白如雪進退揖讓升降終筵無怠容飲啖若健少年子孫冠裳環侍者二十餘人時人以爲盛事非公盛德不至此嗚呼鄉飲酒國之大典吾江右

俗稱近古而季世有司率用市利居奇貨庶人家至有懸梁仰藥或戕身鬻妻子逃遁以求免者衣冠士咸恥不爲賤老之典至鄉飲酒而極公爲大賓在萬厯壬子至今六十年吳中風俗猶相率爲尊榮不失古禮遺意豈有司皆賢抑亦鄉先進之流風遠哉公元配王氏生子三永慶兵部司務永嘉縣學生永吉繼吳氏生子四永昌永春永光永禱與爲申相國夫人之姊讀書善眞草書著長調百篇女四人孫男十三人曾孫二十人一婚嫁具詳墓誌公篤于內行有仲

娣早寡子又不祿公事之終身惟謹性恬淡寡欲內無姬侍無疾言遽色故能享大耋精强不衰云

宋既庭曰就大賓一事點綴感慨獨有生色

蔡君惟明墓表

蔡君世居西洞庭山東南之浸太湖爲大湖中七十二山西洞庭爲大西洞庭之積高曰縹緲峰其下爲吳王消夏灣山之水于是焉滙消夏背負縹緲包山左石公右大小龍渚廣袤十餘里望之如圖畫蔡氏聚族環灣而居崇禎間君特以善畫名按君蘇州吳縣人諱德馨字惟明大父雲程公貢士爲蒲坂屯留學官善造士士多以科名顯蒲坂人祠之名宦有包山集行于世其族父九達以詩文名正嘉間與文公徵明俱召入待詔翰林院君父諱之瑛吳縣諸生四子君爲季君天資靜素不慕富貴長就學厭帖括之業獨好丹青家父聽之是時吳中畫家劉君原起最稱有師法蓄劉師錢君穀錢師文待詔徵明凡一木一石皆極有程度于是命君往師之一時從劉君游者數十人劉君獨可君及歎君揖君好游山水每逢佳處輒留連不肯去久之盡得其性情于是畫日工

劉君　時稱君于鄰長者朱君行恕朱君因妻以女朱君目失明精日者術常屬君視卜君遂研精易學與高士陸孝廉坦數相講論爲志形交久之貧甚或勸君向婦翁求分財君笑曰奈何爲人子壻而爭其財乎吾不願聞矣君然畫所有名于時人求輒應之不能持聲價爲市故終其身貧以死死之年歲在甲午距其生凡四十有六子三元憲元基元亮元憲學成爲諸生予　遊吳門　交兒陵蔡公元宸元宸先世亦居西洞庭視君父行　爲予道君爲人因介元憲乞予表君之墓元憲又出表君徵所作君傳徵予傳稱欽揖崟崎多奇好讀儀禮離騷莊子管商韓非諸書放言自得不可一世人獨心折君以爲師徵崇禎貢士元宸崇禎癸未進士官戶部皆抗志隱居不交當世禧不文遂不辭而爲之表

徐禎起曰傳一人而附見數人此法惟太史公韓退之有之而其人皆關風教又不徒以賓于穿插見長

汪子倬曰起結最超絕結處連類感慨層波疊嶂正足與起處山水之妙相稱

○李母徐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徐氏常熟之望族也父崑琳公母盛氏生五男二女孺人最長且賢父母愛之不肯輕字人文學李君伯發諱應昇江陰名家子父封太僕見復公聞徐氏女賢求爲文學君婦崑琳公亦才文學君許焉年二十歸於李明年文學君補弟子員忠毅公仲達諱應昇者文學君母弟也兄弟以文章知名於時每共負笈越境遊學孺人操作洴澼縫紉以佐家封君性嚴稍不如意則督過不少假孺人祗敬順以將事

封君稱曰賢婦以故文學君得一意於學忠毅公既少年舉進士而文學君積學不售婚友藏獲有輒輕之色孺人安之生二子三女皆親自哺育有侍者進於文學君比之遊室生庶子男女四人孺人悉護視之如己出天啓中忠毅公以劾逆璫逮詔獄時親老子幼文學君獨持襆被挺身緹騎間與忠毅同臥起入京納槖饘獄門搏顙痛哭求貸以緩贓比忠毅死捧屍就斂徒步扶柩出國門歸而跰傷兩目盡腫由是文學君友愛名動天下人以爲孝子之事其親無

有過當是時使非孺人賢文學君何以無內顧慰老親心又使孺人有所齟齬與文學君爭刀錐之末則文學君亦不得快然行其意文學君得爲孝子爲友兄垂令名於天下後世固其天性自植立亦孺人成之也甲申乙酉間奸民羣聚爲盜焚掠村落封君先殁考終而太母尚在廬舍衣服器皿蕩然無復存孺人以勤儉佐文學君再作室奉太母忠喪者又十年既以哭太母傷目文學君又哀毀卒孺人號慟欲絕兩目出血遂失明然猶嚴於訓子雖小節必命長跪

數其失戒之日靜坐一室而家政瑣細畢察無一物不經區畫者吳中頻年水旱徵稅繁保諸庶子或不能支孺人則令二子予貸助之曰汝兄弟視庶弟庶姪如一體是乃所以孝父慰我心也文學君在時曾以庶女許婚老友徐仲昭幼子徐家貧孺人使入贅築室居之授田以食故孺人八十壽時頌禱者皆以鳴鳩均平之德形之咏歌焉孺人父早卒每諱日必躬奠祭作入關齋兄弟貧年之以歸授田合畢婚喪事再傳而鞠其子如初其篤于孝友又如此是以內

外敬愛享期頤之壽及其歿而人悲惜之如壯艾焉孺人生萬歷之戊子享年八十有四以疾終子五人遷之延之孺人出餘側室出孫男十有九人今將卜葬某地遷之延之介其從兄遜之奉狀再拜來請銘禧按狀爲誌而繫以銘曰右族之產嬪于名家克勤克儉惻惕無華夫子孝友令聞四海實克相之不忤不忌菀彼樛木其枝下垂鳩集其上衆子藏甤食之誨之克遂于學嫡則玉珏庶亦棣蕚惟天佑之享有期頤愛浹于人沒而猶思爰得吉土以奉體魄億千斯年怡神幽宅

吳公及曰詳而有則朴而能文此格調之最雅正者

○封環溪翁誌銘

翁姓封氏諱文舉號環溪世爲南豐縣人以醫名于時爲人慈愛病不能具醫藥者翁必盡心力治之他出貲佐人婚喪解訟鬭稱是嘗有德于人而不言人亦弗知也鄉里稱曰長者邑令康公賜冠帶榜其善于堂欲禮以賓席翁則曰吾生平非有善行特此心無不可告人耳敢濫大典乎辭不就以宏光乙酉九月病卒距其生萬歷戊寅十一月享年六十有八按狀翁生鮮兄弟父母特憐之不課以學亦不令治生産諸伯叔或詬詈之父欣然曰兒自好毋憂也一夕聞父歎息聲翁知爲家貧學且老淚下漬枕席詰旦跪白父母遂發憤學醫游長汀數年得財物以供甘旨貲既饒嘗爲人備責至數百金焚其券衣食其子而婚教之歲饑則出粟以給親族至家人粥食無憾色有富家婢攜榼以餉親戚者傾跌道上盡敗榼中物懼反捷而號翁市買使轉餉之不問名姓家皆[illegible]漆鉅缸中直白金十餘兩婢擲柴樓上誤中缸流[illegible]皎決翁聞走慰之曰得毋驚悸乎其長者類如此

翁自奉嗇而豐于待人不喜事佛老病篤家人欲禱禳遣次子濬道意翁張目曰汝亦爲此言耶卒不許初娶錢氏生子衡先翁卒繼娶陳氏生子濬選貢生女一適武學生劉佺妾祁氏生子華殤戊申十二月初九日卜葬于三十八都之普竹坪又二年庚戌始克納石于壙而濬爲狀請于易堂魏禧以爲之銘濬篤行有道君子也與禧友善其言信於是銘曰世稱劉寬婢翻羹汚朝服而問其爛手爲甚盛德人所難有以翁槩之何勝何負抑亦貴顯者傳貧賤而爲善

于鄉里則否翁之孫嶟似濬濬賢似其考禧曰嗚呼不亦宜乎

彭躬庵曰誌簡潔有味銘最超脫

孔孝友先生及配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新城孔氏先世祖宋中散大夫諱傳建炎中從子衍聖公端友扈蹕南渡居浙之三衢其裔孫鼎年七十與寧都魏禧爲友禧年四十有四以兄事鼎鼎高才篤學國變後棄弟子員隱居賢溪山中禧嘗字鼎曰正叔子他日舉石之文吾其勿敢辭矣鼎曰吾豈敢吾先人有隱德而未彰鼎之罪也敢以煩子於是奉其父母狀再拜屬禧禧謹按狀翁諱尚舉字心恕至聖六十四世孫　明邑宰譚公稱曰孝友先生區其堂曰眞君子於是人稱孝友先生云自中散公再

傳廸功郎諱莘夫官臨川遂家臨川又三傳諱溫寵教授於新城之賢溪里是爲孔村孔氏又十一傳爲翁父恕所公諱貞元邑弟子員豪俠有才美鬚髯人呼曰大鬍公大鬍公之卒翁年十三哭踴盡禮事母劉孺人以孝聞孺人以事庶母黃如孺人黃亦感激對天泣曰出腹子固未能也初王母薛太君病日迎越醫張文峯治之方皆奇中翁遂棄舉子業學醫凡施藥五十餘年不倦翁析産雖諸昆弟所欲得旣

分以田與山讓伯兄者再兩庶弟又易其善地翁又獨身改葬惣所公家財大落翁少時拾人遺金懸帖於門還之有僕將賣子女償所盜翁禁不許由是遠近無不知翁者翁常避賊猝遭賊賊指一善處目翁曰趣匿此其流離竄徙也所至輒奉財橧以給翁亦自是足不入城郭數遷家返故園病卒翁雅少著述間作文輒精當嘗爲復醮田敘曰少康以一旅復舊物其力誠也誠可貫金石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纍之愚公移山鬼物或助矣崇禎甲申五月聞闖賊陷京

師翁頓謂鼎曰汝曹讀書當細求大節不可奪之義今日筭得胸中明白異日更無叛君辱親之事論者以翁無媿中散公後翁生萬厯丙子三月十五日卒丁亥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二元配劉孺人大賓諱嶠之女也年十七歸翁翁棄舉子業時士方重文學諸名宿多器許翁者或以爲難孺人曰瞖可廣吾德卒勸成之其施藥也孺人皆佐以資孺人生萬厯丁丑正月初十日卒戊子五月廿一日享年亦七十有二是年春　其端午日子婦輩皆侍孺人

怨自言曰予行將見先君報好音於地下遂示微疾以終其年月日翁孺人合葬本邑五十三都白石窠祖塋之右丈夫子七長允程取羅次允雅鼎也取諸生取廖三允曾取羅四允彬取楊五殤六允德取毛七允喬學成先翁卒取薛無嗣女子三長適楊次適劉幼適黃孫六興儒程出興龍興鵬鼎出興邦曾出興鴻彬出興祥德出禧授徒新城既讀鼎所爲父母狀宜言諸輿人輿人曰諾翁鄉里篤行長者也而於是益信鼎銘曰

翁有祖中散傳翁知義母亦然鼎君子銘不忽永幽宅萬斯年

曾止山曰以南渡中散公作起結便見孝友先生忠孝原本中間零雜敘述皆不作精神而使精神注射處烱烱獨出是大家法度

○○處士涂允恒墓誌銘

處士既病卒其二兒遣人走四百里來訃予號哭不能止及往吊二子尚律尚豈稽顙泣而言曰先君疾病惟恨不得見先生病且革曰不可待矣知我者魏子吾墓石之銘其誰屬嗚呼予何足以銘處士然予生平好朋友所游止必求其地之賢人君子交之客新城五六年其閭予而下交者百有餘人最篤涂氏父子兄弟而處士遇予尤厚予方期與處士學問為古之朋友而處士竟死嗚呼予何忍不銘處士諱大

訓字允恒早慧王父冢宰公絕愛之年十五試童子第一督學侯廣成先生奇其文拔置第三人餼于學冢宰公每之官勅子孫毋得關外事處士與其叔父二兄日鍵戶讀書名先邑屋之豪而處士文尤多新意國變需次貢士遂棄去居村落中依竹結亭屋藝圃種菜賦詩自遣時習古法書行楷得王米筆意久之乃返城居焉處士生而靜穆寡嗜欲性少許可然肯直言人過少飲酒可數斗偶得酒疾遂力戒之即飲未嘗過三爵句容林確齋善病而謹于攝生每公

會餅所食吾伯兄調之曰此倪文正所謂負繩蚯蚓者也而處士嘗以妄飲喫戒之確齋至謂人允恒在坐使我不敢輕下箸故自處士死人疑古攝生慎疾之說一無所用處士生萬曆己未十一月二十日距其卒辛亥年五十有二先是仲兄病幾殆處士早夜視藥餌謂家人曰吾兒女已畢婚嫁即死無所憾兄多幼子女奈何不少延乎天其喪予也踰數月卒未卒之前日與子若子婿從容論文處分身後事灑然無可憐之色其卒也端坐以逝涂氏遠世無所考自宋

始祖百一公居建昌之新城縣十四傳為王父徵如公諱國鼎中萬曆丁未進士累官南京吏部尚書以德量聞朝野教子孫皆有法度世以比西漢石氏王母鄧封淑人父恩蔭道冲公諱　　母朱氏南城左司寇某之孫也娶楊氏崇禎庚午舉人某女生子二尚律邑庠生尚豈郡庠生女一適崇禎丙子舉人鄧某之子郡庠生尚律娶鄧氏生女一繼娶黃氏尚豈娶黃氏生子一來復女二某年月日律豈卜葬處士于某山之陽首某趾某處士孝友與人退讓不爭而遇

事能謀善斷制人不敢欺又嘗出財物周人急使鄉里窮民有所恃賴蓋其家法然也晚益好讀書而少著述以世多文字之禍更取所作詩古文盡焚去嘗戒子曰名者禍之階也不可令大盛獨刪輯函史上下編元明史要補課子時務諸策藏于家嘗謂處士負高才博學不肯自試郡邑有司聞其名而不得見者垂三十年是可稱處士而銘其墓矣銘曰甲乙之間天傾地裂王父丙戌奮旅殉節處士閉斯門晦其身覃心好古有斐其文全而歸之克念汝祖嗚呼萬

物復命于土惟土之吉貞士是藏子子孫孫世以允昌

門人鮑夔生曰敘致錯綜氣味蕭散如平烟疎林使人間遠忘其法度之密也

○○彭母朱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朱氏江西石城王府奉國中尉潯州府通判朱公議汾長女也年十五歸吾友彭躬菴士望十四歲時潯州公從館生見其文曰此國士也以女字之父府城公力持不可公發憤欲削髮為僧委女夫和母李宜人解之蓋宜人年十歲而背母育于祖母鄭愛特甚故宜人卒歸躬菴宜人早慧遂事祖姑及繼姑克盡婦職生一女羸病幾殆自是絕不復生而躬菴妹適朱氏以產女卒宜人撫之如己出　宜

人諸大父父諸父以王子侯為州府者七人及宜人親家政內外稱其才皆曰貴家女顧如是崇禎庚辰黃石齋先生黨禍作躬菴周旋緹騎間將詣淮上詭稱赴南大司馬李公召以別宜人明年太學生涂仲吉以黃故詔獄辭連躬菴與友人候逮南下宜人始知之相引訣泣謂躬菴曰君逮我必死惜先人未葬且無後耳既事解躬菴終未時天下方亂躬菴大築館舍居四方客　揚樵評先生與友人王乾維歐陽憲萬[illegible]客皆來屬每食主客從

者輒十數許人宜人無寒暑早夜在庖廚與群婢操作具精饌必客盡歡以無從夫子怒客罷居或數月不去宜人始終執勤無怠色乙酉辟地寧都晉寧都士人大亂躬菴應機部公召護軍西行宜人與其妾劉氏及朱氏女留東村峽室病臥宜人或自斯薪行汲雪泊躬炊飪未嘗慍恨庚寅寧都城破機部公遺孤琦掠于兵時躬菴他出聞兵人索高貲馳信語宜人傾資裝以應宜人命女復書曰如此豈惜財物所有衣飾惟杻金指環一雙未忍棄餘盡以贖楊公

孫宜人既不復生子益速取妾劉生子女三人男子五人每斷乳則宜人使同臥起推乾就濕無少間諸兒疾恙所自出惟宜人是依自丙戌躬菴旅居翠微後以變故數遷玉嶼冠石家益貧落冠石夜被劫盜宜人與家衆緣峭壁走避特迴覓長兒失足折踝骨時天寒衣被俱盡則裁敗絮尺餘綴衣督護諸兒春夏宜人身襤褸窮結紉緝以自溫躬菴走衣食恆外出家常種茶造楮傭耕人田皆宜人主饔飧視鄰田媼無役時飛塵蒙面十指皴瘃斜互見者傷之及其

死也僅矣問不名一錢飯服以殮躬菴性卞烈曉常以米鹽淩雜督過宜人宜人順受唯諾然嘗病項下癭痰起則暈眩不知人卒以此死躬菴痛哭仆地椎膺曰吾負斯人矣宜人以丁未十二月初八日卒未卒之六日自冠石歸翠微極自言死事先二日躬親烹割獻先姑忌明日躬菴召子兒弟食猶力疾子自鬻雞死之日妾及諸子女爨婢皆哀慟失聲明日或以果啖小兒厚下不肯食曰吾不忍母也人無不哀且頌宜人者宜人生癸丑距今丁未享年五十有五

所撫朱氏女靜方適汜水令胡公定男映日辛丑門產卒妾劉氏生男厚德年十六聘南昌諸生魏君定宸女次厚本八歲聘子季弟禮女次厚下四歲女柔爾適豐城諸生游君洪紳長男樹德次引吉適廣昌諸生黃君運昌長男建次木且許字冠石宋君霑次男東孫郎以是月十一日葬冠石爛泥壟老庵場背去朱氏女墓不二百武固宜人志也宜人嗜茶飲性尤愛花既貧困常覓花種破缶敗筐中依時灌溉花開持茗杯流連移日不能去頃歸翠微與中見田夫

持山蘭花貰錢買手攜登山既殯家人皆環蘭花而哭遂置諸靈几予嫂事宜人歲時請見知宜人獨詳躬稚為狀命兒子請誌其墓予不敢以不文辭且銘之曰問善御莫如馬上之德視其下下其乳知其生永不磨宜斯人

倪闇公曰分段序去羅貫鉤連最得碎爾淡處正是極悲愴淋漓處

邱邦士曰一篇精神全著宜人事躬稚專一處以為悲惻方見官人為人極難極至處此亦得左傳序事深要處後人惟歐陽永叔序事能如此用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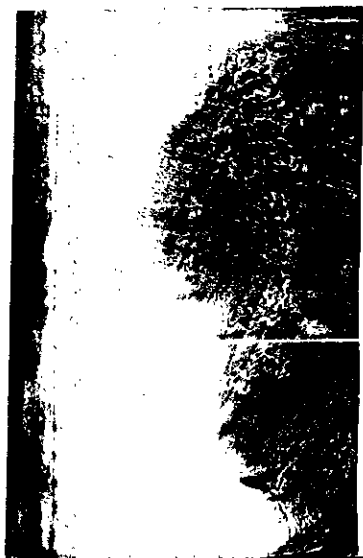
○○徐母姚孺人墓誌銘

長洲隱君徐公樹丕之妻姚孺人前諸生晟之母也益禮部尚書文毅公希孟之長女自其生萬歷丙申以逮歿享年七十有四子晟以下燁炌炤隆凡四人燁燵縣學生女四人孫八人晟出者一垓燁燵出者二城墀烶俶出者四均埼埏埴炤隆出者一墉孫女五人某年月晟等奉隱君命奉母葬於邑武安山投字圩祖壠南百餘步晟以兄弟交乞銘於寧都魏禧禧父子執高節吳中推為君子禧謹詮次晟狀

而為之銘曰惟母不常篤生右族生而端嚴笑言無瀆尚書愛之如玉在璞二十而嬪器於桓穀夫子好學不逮柔麻乃復好客多長者車米鹽醯醴立辦無譁井臼之側忘厥貴家側聞十五母馮見背哭泣憾歔遂絕葷膾笄而嬪徐蔬食毋悔乃復三年姑殯而饋翁既弗祿是煢榍事虔恭老姑朝夕不怠叶祁祁踖踖蘋藻有鮮叶必信必親如臨祖妣以相賢夫以生賢子惟性疾惡乃識大體外首而頑亦根毛裹鬻騭之徽鳴皋是禱[illegible]念厥先人賜獸不言虞

憂以終豈不壽豈而多鬱堙

嗟武安有巖有翼穹而窿而與厥幽宅以待其榮以慰其魄延而縣而千世無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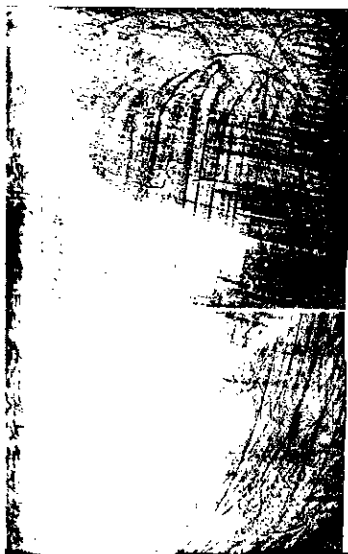
周子佩曰序處句句有法字字有力銘語古質亦有章法在絕似王荆公

○姜母王少君墓誌銘

少君姓王氏其先三原人尚書端毅公恕之屬也父某徙白門業鹽筴家富鉅萬少君生而靜約父母絕憐愛之年十五以側室歸萊陽姜公埰生子一實節女一適給事吳公逑第五子誦孫男一雲女一丙午正月以病卒吳門之寓園距其生年四十越七年壬子予客吳門交姜公父子實節其仲也實節嘗涕泣道少君勞苦生不得盡養今將以某年月日卜葬某地致乞君爲幽室之文傳諸子孫予哀孝子之志不獲辭乎是實節再拜起言曰先妣以崇禎辛巳歸家君家君適由儀眞令陞禮部儀制司主事妣隨行赴道歸萊陽至京師明年家君考選禮科給事中冬十月上疏劾宰相下獄妣禁一室中家人不相見者兩閱月嫁時資裝掠無遺明年萊陽城破先大父光祿公仗節死先大母至京師十月妣奉大母避亂廣陵甲申國變高兵亂奔無錫而家君先以詔免死戍宣州衛未至遇赦由無錫挈家居吳門已轉徙浙東明年居天台兵奄至家君獨奉大母夜遁妣與家人不

知所向時城中人盡竄走妣偕兩僕婦趙氏徐氏夜
出覓食青伏亂山深草中凡五日遲道墟濵湖大作
庭前水頃刻高數丈幾不免明年春覓家君新安時
吳越間戎馬塞途妣乃呼趙氏爲母徐氏爲姊度二
鼓覓道間行五鼓輒避匿辛苦萬狀然後達三月由
新安至儀真五月復由儀真至新安七月復至儀真
九月生不孝實節腹我以間關跋涉者幾萬里凡件
間于趙徐二婢畧如此實節語至是益泣下已又言
實節年十四爲己亥家君往吳門適有江上之變夜
大風雨拔木走瓦石天地震動炮聲徹日夜妣右挈
兒左抱女相痛哭家人謀于別室塞門穴竇以入而
塡以薪晰火光燭天熱氣逼牆內妣仰天痛哭曰何
爲我母子俱死于火也天其活我二雛乎既火息而
賊破牆入掠貲去自是竄徙鄉城無定處久之復偕
吳門方江上變作時從避兵夜行傭鄉人以二竹籃
擔余及妹妣步行從之經古墓道陰崖灌莽間鬼哭
聲至余念之猶心悸毛髮寒磔也余聞其言內悲已
而嘆曰嗚[illegible]

能與時俯仰亦豈至是哉而少君富家女年少事公
極苦辛無怨言間關萬里全其身于兵寇之間可以
爲賢且才矣是可銘也已銘曰
勞以生適以死促以年永以子億千世保其體

歸元公曰敘致如畫于無緊要中著一二語便白
關係古人所謂小中見大者如此

徐禎起曰通篇從人子口語敘述雖瑣屑自不傷
體文貴意格正謂此也

夏節婦碣文

節婦姓李氏揚州興化鏡石君女也母葉生節婦貞靜佾其母幼習女紅未嘗讀書而言動中內則父母篤愛之既適夏文學玉書自太姑以下皆得其歡心夏君讀書攻苦成疾卒節婦誓以死殉吞藥不效吏吞生金卒不死三年喪絰未嘗去身歲時伏臘哭泣哀感鄰人生一女殤會有內戚爲鏡石言女當改適者節婦微聞之歎曰柰何使我生事他人乎獨閉戶痛哭晝夜不止遂咯血未幾病死鏡石哭之慟

爲狀如是嗚呼節婦生十八年而嫁三年喪夏君又七年節婦死節婦始求死不得繼憂憤成疾死此與蓋棺時從死無異余之里有李氏婦者年十餘夫墮水死婦從之獲救然貧甚無子舅姑父母欲强嫁之不可凡六七年而後他適四年縣城破兵入婦自刎其喉余聞而悲之初令如節婦聞言痛哭嘔血以病且死豈不卓然烈女子哉鏡石曰女既寡茹素七年余與室人間持肉食勸之輒於邑或變色起余以知其志[illegible]

墓鏡石哀其女之志而劇不及旌請余爲文以傳之夏翁連喪子未有立嗣獨使其第五子子酬爲嗣文學曰不可令節婦無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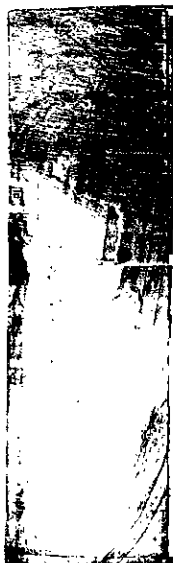
閔賓連曰簡潔之極更多言外感慨是最得體裁者

○姜氏乳媼墓銘

乳媼張氏，山東萊陽人，姜君安節所授乳者也。姜君云：某七歲喪母，媼撫予如出腹子。夫死不嫁。八歲，乳不轂。崇禎癸未，萊陽城陷，大父、季父闔門殉難，伯父負大母踰城免。某時十一歲，隨老僕姜篤以命。篤氣盡不能行，遇敵露白刃索金，老僕護某，並急幾身受刃。然竊窺敵終無殺某意，又以某能奕棋喜，因乘間泣言曰：吾幼喪母，賴乳母存活，今失乳母，即死不疑矣。許出覓，大呼通市，媼聞呼聲躍出，相持大哭。某就

所掠者號泣乞媼，遂揮令同去。及歸舊伍，而敵索金益厲，欲殺媼。會媼為所掠者拆珠冠未竟，藏其半衣中，出獻，遂得免。明日，敵將攜某行，媼泣而訴曰：兒依老婦為命，兒去必死，老婦舍兒亦必死，大王必不釋兒，老婦願先死大王馬蹄。言已，淚如湧泉，氣咽不能出聲，敵為之泣下，遂釋某去。既過他敵，又欲執以行，媼抱某投水中，幾溺死。時二月，天寒冽，某終以不死者，媼及老僕力也。方在敵營時，媼數向敵乞漿粟啖我，輒覓鞭箠鬼顧[illegible][illegible]振，人皆笑之。易堂魏子聞之歎曰：

媼子姜君，可以為愚矣。然古今忠臣、孝子、節婦、義士，未有不愚能自成者。當甲申北京陷，國勳戚受命託孤，顧反執獻賊求媚，彼其喪心易面，為狗彘行，甚亦以智勝耳。媼可以為愚矣。禮為乳母服緦麻三月，若張媼者，為之大小功可也。安節，禮科給事中姜公埰之子，公嘗令儀真而家焉。媼死，姜君　葬之儀真西門外。又數年，索予銘表以敘其德，遂為之銘曰：媼無子，拼乳子以生，倚乳子以不死。立石邱墟，而為之特書。孰謂媼而愚也夫。

徐禎起曰：瑣俗事能敘致大雅，一銘尤古西有餘味。

○文學楊君同配曾孺人墓誌銘

歲庚戌十有二月文學楊君卒距其始生在萬歷之丁巳十有一月享年五十有四元配曾孺人邑文學某公女齊年而長三月生子一艮肱娶兵部侍郎曾公應遴女生女一適縣附學生某孺人先君十六年卒皆未葬側室二人生子艮股女一孫男二孫女三皆艮肱出君卒四年艮肱得吉壤於某地乃諏日奉父母以葬在癸丑十有二月而艮肱於予爲門人求其父母狀稽首頓首而請銘君諱文徵字雯圖系出

關西後父諱烜縣學生將貢京師而歿元配盧氏繼曾氏祖諱宗縣學生曾祖諱應元選貢士福州海防同知高祖諱溶歲貢士廣東博羅教諭君行三曾出也生而穎異父愛之常使侍賓客應對出入無失儀年八歲塾師訓行役之時有問今行何時者師未應君曰夏正建寅今歷書非建寅耶師奇之伯兄性卞嘗手批君頰血出流衣袂君忍痛不敢啼出聲或問之曰吾與兄與母恐母知而罪兄翁十一就外傅所讀書數遍輒誠誦自是博覽羣書凡有疑義必廣詢師友得其說後已嘆曰淵明不求甚解此豈可學哉十九補縣弟子員甲申督學吳公拔置一等益知名君負意氣慷慨慕義嘗爲友人娶妻死營其殯葬又以千金買園亭值未畢酬兵亂燬爲墟而君卒還原值無銖錙虧焉君故不治生產所娶曾孺人性溫醇又善治家體羸而井臼間皆身操作無或怠初連舉三女戚姥多勸溺之便舉子者孺人皆不肯曰安有投生而反致之死者吾舉子與否命也最後乃生艮肱肱十一歲君赴郡試孺人病且死時姑尚在孺人

執肱手曰姑老吾不能奉養中饋不可虛也恨未永訣汝父歸以吾言告之而君自庚寅縣城破後家大落二酺不能支於是感孺人言再娶妻發憤蒞家政會計周悉家以漸饒君性好酒多嘗會飲林確齋冠石大醉嘔溺缸中君夷然不介意明日飲如舊又嘗過族兄一水先生所飲至夜分先生倦去君曰但多列壺尊足耳遂獨飲至雞鳴酒中先生起謂君曰往弟懷慨既貧甚而今且饒有術乎君笑曰大要是慳耳君既饒往往爲人[illegible]葬薄置祭田常施失故又

爲宗子經營婚娶室伯兄之孤而君叔父心穀先生明遺貢士也當城破日獨衣制衣自經於中庭君感其忠義爲出己產入大宗祠奉叔父神主歲時享祀蓋君明於大儒又如此嘗謂子良肱曰一介之士必有密友然當以言行可師者爲上才可用世能文章次之宴樂謔浪者豈得與朋友之列又曰人貴持大體大體失則小節不足問馭御下多操戒之曰吾有僕猶兵有馬兵常露處而馬居大廈非賤人貴畜也故疾病飢寒當加意調護之君卒時良肱已補府學

弟子員第一君歎息謂良肱曰汝能成人吾何恨所恨者諸棺未葬老母服未終我死當以衰麻加身也蓋君妣歿小祥而殯驟得病十餘日卒易簀邵邪士爲文祭君稱其喪殯有禮爲北來所見云銘曰既善居室不虧於義貧富三易而始終無改生不決其偕死而同歸百千萬年而永偕附

彭躬庵曰提掇貫穿古法秩然熾煅處尤帶風致

○○通判杜君墓表

君諱恒燦字杜若後更號蒼舒以善詩能文章名於天下有弟恒燁並知名嘗游江淮諸名下士無不言三原杜杜若者己酉八月客南州會三原故人孫枝蔚來介恒燁相見出其兄恒燦所撰杜若行狀謁泣言曰將以是冬葬潛見於東原祖父之兆請子爲文表諸石禧不獲以不文辭按君三原楊杜村人其先出城南杜氏父考宏丞生六子君第二存穉孫偉哲異常兒五歲以善屬對稱里中八歲能文易

司馬王公大驚見而異之召置門下授尚書與言大義悉解悟年十七補弟子員試輒高等戊子鄉試房考季公最後得君卷然額已滿無能列有所黜遂置副榜副主考張公尤愛之以得召至會城謂君曰子通達國體似賈生而少年亦如之天將老其材須大用無憂也於是以恩例貢京師入太學見禮於大司成每課冠諸堂士君自鼎革後家難洊思以祿養孝宏公癸巳夏考授通判需次補任凡十六年而君殂於家嗚呼張嘉貞有言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

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背馬周徒步謁天子血氣方
壯太宗用之能盡其道俑五十而没向使用少從則
無及矣君生天啓之乙丑年二十九爲通州難不大
遇不可謂不早諸葛公謂龐士元須治中別駕乃展
其驥足若負大材游歷齊魯燕趙吳越荊楚之都交
知名士半天下抱服當益奇偉使之當民社之任必
著比跡古良能吏以今日治中別駕尚恐不足展君
而乃須次廿六年不得任竟死牖下與韋布士一無
所遇於時等豈不重可感哉君天性孝友居內外憂

哀毀過人喪繼母禮如先妣焉晉撫以下皆禮致幕
中又或相邀爲山澤遊所得饋牽資悉委諸弟不附
出入恒焯嘗從游滇中至辰溪病疫君日夜抱持之
額天獲愈又嘗自吳中歸至漢口聞恒灼于雲間甚
病急命返棹適風順千里江陵信宿而至于從父昆
弟爲經紀婚娶衣食甚衆其篤行尤不可及云君家
越白溪南渭閒日中車騎委積求詩文書法者戶外
屨不絕甲辰春自取諸草焚之恒焯收得其春樹草
堂近文若干[illegible]

○○門人曾彝碣文

嗚呼此吾門人曾彝之墓也彝父字宇公以忠厚稱
鄉里嘗命彝從余學制舉業不利以其閒學詩詩清
朴可觀爲人尤忠信明義理諸同學生推服之與劉
韋曾宗播楊復晟復晉族弟爾序予兒子世傑故友
善彝朴訥言不能出口而性直勇於規人過失輒面
斥人所厚善友不受過則憤鬱發病至中滿不食嘔
血不自解予嘗謂門人曰吾退省諸生孜孜希先生
言自治其身不少假其彝惟最乎然予亦嘗以是戒

彝謂性褊志心氣不和不者多狀壞夭札不自聊然
而彝年三十有三竟死嗚呼吾不復見彝矣彝諸友
哭彝者距彝死六七月皆兩涕失聲而世傑頊作文
聊同學李哲孫尤極道彝爲人自以不更得聞彝罵
辟多過失爲重負彝予覽之未嘗不涕下沾襟也彝
字秉之生崇禎丙子二月娶妻羅氏生子三歸死踰
月其長子夭今十一月二十一日將附葬于河東祖
壠先葬之九日而遺腹生子焉彝天性褰篤與諸子
游燕諧[illegible]

處弆地願得如勺庭先生但出入多一騎馬足矣予
授經山中不獲覩彝葬事爲文以志彝授之章猶序
威勒諸墓石

門人蔡漢雯曰樸質中愈見生致此最難到處

阿邢墓記

辛亥冬予客揚州有田民李氏以饑鬻其八歲子予得之名曰阿邢敏慧而謹不詐不偷竊見者皆愛之啖以果餌予他出嘗令守屋酬應賓客無失辭壬子予客吳門萊陽姜給事亦僑吳與予交篤予將歸此三泣予而撫阿邢頭曰阿邢吾昨夜乃夢見汝汝主人歸吾不知何日又見阿邢矣癸丑正月阿邢從予還寧都家人上下皆喜戚友見之率啖以果餌阿邢力頤秀目腦後削如切瓜自吳門時數患頭瘡醫不效今六月病每頭重行立嘗傾跌遂癡惛前後若兩人見者皆惡之九月死予哀之數出涕初在揚州有歙縣閔太君百歲死喪遊旅門吾戲謂阿邢曰汝願年百歲乎曰不願也何故不願曰多鬪人耳予聞其語驚嘆已而問之曰然則願年幾何曰三十足矣既又聞其與同輩戲或曰汝畏死耶曰死何惜生爲人役又安用生爲嗚呼阿邢死年於三十得一耳豈有天數抑稱其志耶既死以棺葬於水莊松園右百步而記其墓[illegible]曰活[illegible]馬子長文字[illegible]

○太學丁君墓誌銘

君姓丁氏諱觀夏字又兼蘇州人壬子八月十二日卒於家將葬蔡君德烈介其二子起越來狀請禧乞銘起外舅文學徐君柯越大外舅工部員外李公楷皆與禧交不獲辭按狀丁氏系出濟陽七世祖克遜公自太倉州徙居府城生六世祖志遠公以貢士訓導蕭山志遠生味泉公嘉靖中與文待詔徵明同徵不就味泉生方池公縣學生以子貴贈山西道按察御史方池生高祖玉陽公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山西監察御史浙江左參議玉陽生肩吾公萬歷甲午舉人官翰林院孔目肩吾生雍卿公縣學生配侯孺人戶科給事中啟東公女繼室嚴孺人文學介公公女大學士文靖公曾孫女是為君父母生子三人君為仲嚴孺人出也君生而聰明強記弱冠以文名於時為鄉先輩所稱年十九補吳縣弟子員甲午試於鄉不利丁內艱哀毀有禮己亥惟卿公七十遠近名公卿暨能文士作詩文壽者以百數人皆歎惟卿公有子祭酒太倉吳公偉業敘曰丁又兼通明儁異之士

也今將遊京師京師貴人奇又兼才必有能稱述惟卿公者是歲升於國學祭酒章公以國士目之秋試復不利君性故豪邁既攻苦不得志鬱鬱發憤遂肆力於古學作歌詩寄意嘗與友人飲酒既醉言論風發氣軒軒不可一世有擊碎唾壺之豪而人亦以此忌君因臧獲之變相中傷至再三家為之落然君志意不自挫或與方外為白社遊而延名師敎二子曰吾志所未竟付兒曹可也卒之日距其生戊辰七月二十有四日享年僅四十有五君娶袁氏子二起越皆袁出女一側室王氏出孫男二女二君之卒也是日偕二子遊虎邱薄暮抵家於月下飲酒談笑如平時酒三巡顏色忽有異起就寢所攜手命兒輩毋輟飲二子趨扶至榻則逝矣聞君好施嘗經山東止逆旅中有同鄉人夜分叩門求見延入素不相識而曰家有老母今困此不能歸敢告君君憫然解囊中貲贈之其人得達母子復相聚人謂君落落豪爽故然生之際自然脫屣無所沾滯云銘曰人何忽然以生則何忽然以死生如平士如竹斯勁然如秋風如[illegible]

斯委陽者俛陰者仰行者神止者體寄於土者年可紀歸於土者壽不已

蔡懋成曰銘語俱從忽然微處發出至理妙論古

雋奧衍遂爲絕唱

○○○先嫂卯孺人墓表

乙卯十二月之朔日未出兄子世傑絰冠苴帶泣而拜伏於勺庭稽顙言曰吾母捐棄不孝傑八月矣傑自痛無以報稱毋吾父既賓言以銘諸壙然弗得使子孫見也墓門之石敢表以叔父之文敢請予曰吾兄既賓言之矣予何能文雖然予少長於嫂嫂十五而歸兄爲崇禎癸酉（此日字生及時代俱明）予年十歲先徵君家法嚴叔幼不得出入房戶飲食不共案然顧時兄嫂歲時相文禮謁及今嫂之亾事嫂凡四十三年予嫂習予何能辭嫂卯姓父貢士諱鯨與徵君少舊因以女字兄嫂性（静）（儉）初兩家皆素封遭亂家中落及兄受聘諸幕府資用稍饒而嫂先後菲衣啬食常如處貧時然亦常出財爲人利濟事也生平雖甚喜甚怒未嘗疾言大笑賓客升堂者數十年年聞其聲世亂儕率徵峯易堂諸女婦常相過游歸嫂往往閉門不出性喜奉佛而兄弗好也兄遠出嫂以東廡爲佛室朝夕虔拜兼爲遠人祈福兄出六年歸見之怒嫂郎日撤去不復言其順[illegible]道（静）而有常坤之德爲（吝）

嗇是故貴儉者婦人之常德也自古艷妻煽禍哲婦
嬙厲率多驕侈以度或造作言語妄生事端不循其
常分由天子以至庶人往往以國敗家貽禍黎民子
孫詩曰亂非降自天生自婦人則皆自不靜不儉
　如夫然後知嫂之爲婦德也已矣嫂生一子二女
生卒婚娶詳內銘世傑奉父命將以年月日奉柩葬
于縣西黃觀村之而山是山也予所買爲吾妻窀穸
地今推以奉嫂他日吾妻附之族老嘗言徵君所附
葬龜畫堂祖墳實吾六世祖用允公所買地推以葬

作嗣女嫂其後兄用和公與允公次第葬此今兩支子孫並
葬于邑爲望鳴呼汝世萬子孫敬守弗替吾其有
望也夫
　弟和公曰文情如烟雨去來中間帶出大議論於
　烟雨中遙聞雷聲也

○○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璽字玉也吉安廬陵人系出揚州興化
洪武初興化人王祥從　高皇帝起兵祥、及子、皆戰
死、天下既定行封賞贈祥定遠侯以祥孫業守吉安
世襲吉安所副千戶常扈文皇北征宣德間生擒大
盤山賊首曾子長璽正千戶屢從征福建浙江剿賊
戰、死、于浙之丁公所業孫莊宏治間從都御史陳金
勦姚源洞賊亦戰、死、前後功最大朝廷贈伯爵賜葬
及祭官其子世襲指揮同知事並載通紀及郡縣志

役、一、百、三、十、四、年、國、變、莊、以、世、孫、宏、極、爲、庶、人、宏極
貧苦無人狀長自力學學舉子業塾師授文日有名
稱諸生冠其曹歲丁巳見予再拜愛業爲弟子子是、
再、拜、泣、而、請、曰、哀、哉、吾父死四十五年安吾父死國、
事、而、不、有、傳、也、宏、極、生、不、見、父、又、父、死。不、使、有、傳、雖、
死。何、罪、之、足、贖、令、幽、室、不、無、文、先、生、其、有、幸、死、者、宏
極、死。且、幸、甚、予、慨、然、嘆、曰、嗟、乎、人、不、難、以、身、死。國、其、
何、文、之、有、君、力、學、作、文、好、精、思、攻、苦、嘗、思、極、不、得、以、
齒、齧、爪、甲、血、出、不、知、痛、夜、讀、書、欲、睡、則、以、机、藉、書、號、

南昌而讀然性豪爽好射弓走馬弄劍戟崇禎壬申
粵賊起擾掠吉安甚錚錚銳銘撫解公學龍命君兄璧
督兵勦之人情恇擾君請束甲從兄擊賊親戚咸勸
止君君仰天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雖書生敢愛死
耶時賊屯淳化鄉之富田以遊兵誘我師君怒大呼
單騎突賊營賊伏兵四面起圍數匝一賊揮長刀斫
馬足馬蹶君墮地而以右手揮刀殺賊一賊斫君臂
斷旁以長鎗刺其胸遂㊉時五月八日也君死年二
十有六妻李氏遺腹生宏極君弟璽養且教之恩極

備葬君于郡城北中家庄爲宏極娶婦劉氏生孫男
二大焯大煒孫女大媛繼娶蕭氏自文學君遡祥凡
十一世㊉國事者六人莊四世孫應鵬嘉靖壬申鎮
守白洋凹勦賊戰㊉于泰和之石坑朝廷賜葬祭死
而神靈士人立廟其地弟應鶚襲官是爲君曾祖生
謨公謨生諸生錫命公公子八人君行二君之㊉也
當事以聞于朝朝廷命建坊旌之訖不果行至宏極
諸嫡長皆絕應嗣職又不果天也
銘曰君儒生也而工武事非其事也而死使執軸建

節必無有乎輸人之國叛降而亡恥其後之人將有
典者耶吾聞諸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王錫心曰法度最錚錚尤慷慨

○蔣君墓誌

蔣君既沒之九年予遊武進其仲子登賢奉狀請誌按君諱大謨號吉先其先蘭溪縣人也祖東山公由貢士知瓊州府瓊山縣清廉與海公瑞善四十而生鳴岐公鳴岐公二十爲諸生娶姜生子五以先人之室火遷武進縣西門君其仲也君幼孱相者曰不壽然惟修德可延君退而思曰吾貧不能多行利人事德莫大於孝吾但勉事吾親而已母患病醫者不能瘳君晝夜號泣再割股肉食母衣不解帶者五十日

父母死皆獨任勞費而全活人夫婦子女濟危困人亦往往爲之年四十四生子登彥踰十生登賢甲辰春以疾終享年六十有七卒之日有通家子以梨棗問者即夕夢君詣之曰我死矣特謝君貺其人遽荅曰何至是驚寤使人走視之果然君葬某鄉之某山首某趾某

蔡九霞曰敘事有體要更能曲折出之

○○太平縣王君暨繼室張孺人墓誌銘

君諱斌字宏道系出龍門王氏後遷平陽太平縣趙康里之牛席堡祖諱存仁貢士父諱希顏縣學生皆蚤世太母母並趙氏以貞節顯希顏公之卒也爲萬曆乙卯君四歲弟璘二歲既長君攜家僑金陵而弟北游立邊徼功累官游擊將軍君家世好行其德所遺資不應及南還業益起益佐人婚嫁喪葬事人所貸子母不克償者焚其券幾二千金同里張氏與君善旅病而無子將死手記貲財于冊故佚其五百金

不書君與他友趣視疾張出一囊詭語君曰此丹砂也以贈君言訖而絕君心知非是含殮畢遂同視疾者至寓室發囊中物視之則粲然五百金也乃召張族子于晉畀其冊並五百金予之于是成里驚譁或感泣下其少長皆稱盛德王先生云已亥海警及江南比屋皆捆載謀出走君語所知曰善避亂者不于桃源于方寸之地聞者乃止而出走人悉狼狽不自聊君性沉潛不妄語笑喜讀書積書至二萬餘卷雖盛寒暑未嘗去手暇則賦詩自娛或曰君好讀書而

不求仕進有說乎君笑而不言君生壬子十有一月卒年六十歲在辛亥之夏五君初娶李氏卒葬皆在太平繼室張氏張母新安人年十七歸君常以不及事翁姑爲恨歲時蒸嘗必虔君行善母每勸成之君卒母悲哀成疾後君四年又二月而終年四十有八子二長昊次杲女一嫁吳門張汝賢並母出君之卒也杲哀毀逾度未及期而歿昊娶江寧周氏生子庭璋女芳淑初君之殯于堂隣人不戒火達堂東軒金錫皆液而庭戸之櫬獨不然甲寅五月昊奉君柩葬

江寧安德門外芬山卜地之日有靈鵲千百飛集庭屋封墓日亦然人皆以爲盛德所感某年月昊奉母柩合葬君而乞銘于寧都魏禧禧按狀詮次復爲之銘曰古之友死而封金以還者多矣何乃有受死者之償而歸諸其族子推斯義也非其道繫馬千駟而不覦食之三廉之五人之爲天也只宜其有令妻也有令嗣若釜若堂與令名也永終不敝

楊蘭佩曰敘事詳贍而頓挫此孟堅得意筆也

○黃樂元翁墓表

翁諱嘉緒字季振別號樂元生萬歷甲申四月十五日卒丙戌正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郡兵破新城翁正衣冠端坐堂上兵入索寶物翁笑曰架上書皆吾寶也兵以刀斫之傷翁曰君子不以變亂易其志復正衣匡坐而卒君性孝友幼時父母疾輒寢食不安未嘗少去左右與諸兄遊園中樹下得大梨持石碎之分諸兄而自取其少者復持歸奉母長喜讀書尤嗜周易每夜焚香曉讀至旦一日覽太極圖說有

悟質之師師大奇之既以就外傅曠淵清瀟遂不樂進取因告歸日與諸兄侍親側無大小必盡其歡有女孀居舅姑欲奪其志翁不可迎女及其外孫潘士琳養於家時士琳甫二歲後爲縣學生事母有孝名翁六十之日三孫拜堂下翁顧而語曰吾有可樂者六生於望族世事詩書一樂也衣食粗足供輸及時二樂也子死訓孫頗識書義三樂也壯年失偶誓不再娶不食吾言四樂也醫藥濟人五樂也一生不入公庭六樂也甲申闖賊之變翁素服悲號謂所親

曰吾生為聖朝民死為聖朝鬼死後得題明故二字於墓幸矣至丙戌而翁果行其言以死於是寧都魏禧曰嗚呼翁眞篤行君子人也禧少翁四十年當甲申時憤恨慷慨痛哭累日夜不欲有其生從先子倡義復讐後皆不果而丙戌之際禧竊媿於翁遠矣翁課子孫嚴性不喜畜財產歲饑則設粥食餓者不繼作救饑丹濟之多畜書敬名下士嘗捐產振其緩急或禮餐於家翁之孫光會子門人也酷貧落魄有志槩能文章為諸生有聲翁卒既十二年丁酉十二月葬邑東酬原之後堂祖山又十二年戊申光會始請予表其墓

曾止山曰敘事斷續迴環處造格最工雅

○○歙縣吳翁墓表

嗚呼自大道衰而私利盛分人以財者不槩見於鄉閭故有視同氣為胡越族屬姻友為路人人為異類坐視其飢餓困苦死亡而不之恤夫財以自養且以養人專自養而不養人失天所以養我久必喪其自養之具世之側人以自封者可見矣能養人者天必報之養其身以及其子孫故善自養者未有不善養人善養人者必自養歙縣吳翁君鑑非所謂善養人以自養者耶翁嘗遊楚舟人竊橐中金亡去既獲釋不問憐其貧也予金而遣之楚書生避寇亂挈妻以行有市猾將誘奪其妻生不能抗翁為白諸有司厚貲生以去湘潭火延燒數百家而霖雨作老幼露處啼泣中翁買蘧篨數千傳作菴廬居焉江北流寇蠢至居民奔集北岸渡無舟男女呼號水次翁買舟渡既而南岸有孕婦將娩惶急不知所投翁假屋以居既生子貧將不舉復捐金使人乳哺之是時翁雖服賈四方貲不饒而好行其德為人所難能翁老既傳長子自亮筦家政家以大起益務濟人事鄉里皆曰

此翁教也自亮月進緡錢稍不時需翁悉藏弃給病者武杖及門見貧窶者周給之歲以爲常故享年八十有七至歿囊無長物焉翁生萬歷辛卯正月時天下太平上下飭禮義庶民家以財名閭里者皆安枕無意外患故人益務積財稱封君貽子孫而翁獨能出其無餘財全活人拯人于急難可不謂難矣哉翁諱從周行二娶汪氏三子長自亮次自亢次自充孫男九人榮芝榮登榮第榮達榮蘭榮英榮芬榮苑榮蕃曾孫男八人徵詰徵讓徵訓徵贊徵誠徵論徵諤徵論女孫女各一人曾孫女七人翁旣眉壽步履飲食如壯年孫曾勝冠以上皆游文學武通仕版豈非好施樂善天之報使然歟翁孝事父源泉公疾衣不解帶者久之其沒也毀瘠幾滅性性寬慈愛人終身未嘗詈罵僮僕此皆翁過人之行然莫難于以財養人』予故于翁諸孫之請次第其事表諸墓門告吳氏子孫俾繼述其志且以風世之厚于財而專自養者

吳叔子曰議論大有關係簡潔而跌宕得表墓之體

歙縣吳君墓誌銘

丙辰九月九日歙縣吳君孟明卒于揚州丁是子姓哭于寢外姻諸友哭于堂次江南北之人行旅過賓相嗟惜于路曰斯人歿吾何望也夫明年寧都魏禧客揚州君之子榮芝將謀葬君率其諸弟奉君狀拜稽首來乞銘按狀君諱自亮字孟明爲人孝友敦族姓樂施與急人之患難方君將生大父源泉公客于楚夢三黃冠人自雲中降曰以汝積德錫汝佳孫子將大汝門其生句時在朔越八日之子及還書君監公果舉君與夢時日合君幼慧讀書及長君監公家日落君念吾爲子父母甘旨不具多讀書何爲遂棄而業賈走四方業日起益忠養父母勤子善尼父母所須輒先意承之滫瀡之具充庋閣昏且定省身六十無少懈其孝有如此者君二弟皆早世有遺孤字而教之君教于嚴教諸子嚴而慈及析箸諸子產與子均君姊適羅氏貧君致養割宅居之姊婿無子爲娶妾生子姊夫婦歿君殯葬盡禮撫其子如姊子授室而廪之終其身其友于兄弟有如此者吳氏系出

泰伯唐侍御史少微公家休寧二十世至子明公家
懷寧又六世仲仁公家歙之長林又九世至君宗祠
祀歷世久春秋享武不如介君爲置祭田牲牷粢盛
無闕禮其推父之孝于其先有如此者君妣汪少共
晁婁不克享有家于是益篤外氏君外父即元功也
歿無後爲建祠立後置祭田妣有姊氏爲君從母貧
甚君母事之其子婿以誣陷獄罪至城旦舂君捐金
贖其推母之孝于其黨有如此者自仲仁公而後族
屬繁衍君置義田贍貧不能供賦役者又開義塾于

宗祠側以教貧子弟君再從弟貸君重貲不能償君
竟不問又與郡人同買折閱訟甚窘君代償之族父
買鹽而多貸武人錢迫欲自經又族弟貸人錢盡耗
君悉代償族弟歿收恤其孤而嫁其二女凡所償貲
幾四萬金再從子爲巨猾陷大獄家破幾不免君出
貲營救親公庭對簿得白更厚貲給爲生計有族妹
幼孤轉徙他方君求得而嫁之其推孝友之誼于其
宗人有如此者君遊淮上有貧生貸勢家錢累子母
甚重監奴詈辱之生不能堪欲以妻歸勢家而自經

君悉橐中金以償生夫婦獲全又管卒索逋金者欲
逼其女以歸君爲代償其急人之難有如此者京口
瓜洲爲南北衝江岸四十里渡者日夜不絕風雨卒
至無所避往往及覆溺君置救生船于金山傍懼遠
不及事又懸賞格募漁舟救之全活甚衆其死者給
棺埋之冬月置炕室從瓜洲迄息浪菴便行晚不及
渡及無錢宿逆旅者諸窶人生子不能養嘗弃道路
君倡同志募乳母撫之庚戌冬大雨雪踰旬死人枕
道上君悉部署賑飢者以粥禦寒者以絮明年辛亥

春雨彌月疫大作君購良藥救之死者並給棺及葬
埋歲癸卯甲辰楚越亂師所掠婦女召贖人至數十
金君自捐金贖之不足更倡同志共贖難人相率持
香誦佛號踵君門謝其好施予有如此者初君之棄
儒而賈也同學者交止之君不聽然君客外暇則閱
救所讀書及家居嘗以重價買古書秘本尤好通鑑
綱目日繙閱紙墨爲敝性好客客至具酒饌竟日談
古今事不倦嘗訓子縈芝等人生世間以利濟人爲
當務之急也君未卒之夏淫雨大作揚屬縣田悉淹

銘連用二十二孰字古雅奇肆並驅昌黎歐王而下勿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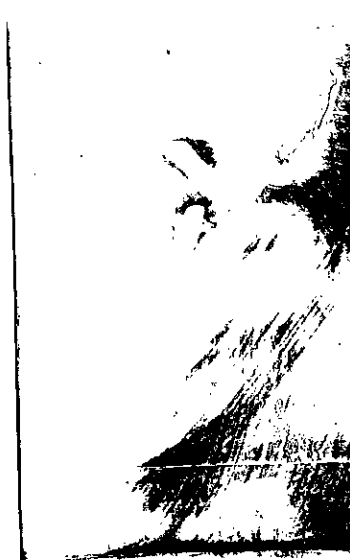
君度秋冬多飢民欲倡同志賑之頗有成畫而君病且卒矣君卒距其生萬歷辛亥之六月春享年六十有六君配汪孺人生子一榮芝貢生吏部考授州同知側室張生子五榮蘭榮英榮芬榮苑榮蕃女一男孫四人長徵詰國學生次徵讚俾榮芝出次徵論後論榮英出女孫三人君之將卒也無他言惟以不及終事君監公爲恨又所經畫飢民事不果行人以爲君孝友利濟人性老而彌篤云銘曰

百行日孝四德日仁攬厥懿行篤哉吳君棄儒而賈

忠養二人嘉惠姊弟族屬以敦追遠不遠孰尸嘗蒸克蘭不學孰爲陶甄孰使不害租庸歲更汪鬼孰食羅後孰延人已之埴孰償孰捐孰爲鈞簿俾以不竟孰妻孰女孰俘者婦孰棄者嬰俾得其所滔滔江水亂四十里盲風凌雨溺者誰子雨雪瀌瀌舟子孰招夜黑天寒躋身波濤孰爲購賞孰嚴其紏孰焚其室俾無飄搖孰病孰藥孰飢孰糜孰殯無歸孰凍孰衣惟君多子孫天其陰騭之幽宅萬年令名如斯

宗子發日娓娓千五百言頭緒愈多章法愈嚴甫處如西宮衛尉之師

明監軍副使黃公墓誌銘

公諱蓋卿字朔明號更號務白世爲清江人生而斬舉開美與熊文穀公化同學相得歡故文穀以女字其子展中萬歷壬子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嘆曰母老矣欲丏微祿養吾親乃謁選得龍泉縣學教諭所獎拔多一時聞人郭公維經歐陽公鉉並成名進士卒死國難其尤著也崇禎戊辰改授衢州府推官衢衢繁而俗險訟更因緣爲奸公燕剔宿弊殆盡上官以爲能使數署府縣官印既擢知宿州以將母弗赴

閉門謝賓客日過後惟文穀公及楊文正公廷麟曾文忠公櫻而已文穀公仲子兆行負才節好度外士嘗飲肆中見一偉丈夫與人語國變事慷慨髮上指兆行心異就之詢其姓氏則亾將劉人周文彬也公聞之延爲上賓時楊文正倡義督師贛州兆行從文穀聞闖陷而公誓死破產募兵於閣皁山之麓圖大舉南應文正會有告密者敵帥以突騎數子襲公諸募人皆烏合不戰而潰公僅身免文正公特疏題授監軍副使未幾閩中潰贛州城破文正公自到

而文毅公亦以己丑歲自經於家公撫膺大慟曰熊
公得死所矣吾老無能爲乃遣履中䟦涉入粤命之
曰汝僇力從王毋反顧以終汝父之志吾死且無憾
旣履中授兵部主事粤西適潰竄身蠻獠中十餘年
弗得歸公長子剛中嘔血死公鬱鬱不得志遂嬰疾
不食及履中歸而公已死九年矣公卒壬辰十二月
距其生萬歷甲戌五月年七十有九禧旣按履中所
請兆行爲狀誌公作而歎曰嗚呼何其盛哉三百年
養士之報臨江爲烈與宋末之吉安等予生晚不獲

從公游而嘗師事文正公與兆行爲兄弟交聞公之
義而慕公也久矣公父我山公諱庸以公貴贈官妣
楊氏封孺人我山公好行其德萬歷戊子歲饑盡出
倉粟以貸貧者明年又饑則盡捐所負舉責者貧焚
其券方公兵潰將帥怒不得公縱火焚其屋三舉旬
火皆滅人以爲我山公陰德公忠義之報云公初娶
關氏繼娶劉氏陳氏子二長剛中縣學生關出次履
中以縣學生授兵部車駕司主事劉出孫二楷府學
生楫縣學生履中出某年月履中奉公柩葬某鄉鄧

曰人之爲物百二十唯孝與忠永不絕死生揚熊齊
芳烈馬鬣之封高揭揭垂於後裔待時發

熊見可曰連帶錯綜處法嚴而筆擒是深於左氏
者

閻母丁孺人墓表

蓋聞婦人之德非必以奇節而後賢所遭出于人幸尋常閨門之内蘋蘩之供乾餱之事逆莛爲人所不可及而必以幽貞柔順爲之本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也克供乎内職屏以外無預事焉故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又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是也若此者必能順其夫之父母而致愛于其夫終身無詐語之及故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若此者其生也可稱其沒也可表淮安閻君再彭修齡之妻

姓丁氏祖文恪公諱士美嘉靖己未狀元官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父中憲大夫知姚安府諱有殷崇禎甲戌孺人年十七歸再彭再彭早失母夫人時參議公老在堂孺人内外家皆貴盛特柔謹孝事參議公自奉養朝夕至視疾殯葬無違禮遇二女公女妹必敬以和身撫杜氏孤女甥而厚庇奩具嫁之生平于奴婢罕叱咤聲接内外姻婭無失色孺人諱仙窈字少姜行季性婉慧眉目朗秀知書明大體兼通琴弈琴不出師授以意成譜妙合音節事再彭恭奉再彭賓客酒漿久必飭夫婦相敬得白首如年少人甲寅八月孺人以微疾卒再彭爲之不食者踰月期年不飲酒食肉哀踰禮閻氏故世家自高曾以下生忌日皆祭每歲十餘果再彭好讀書交游四方士孺人直日必夙興潔觴豆肴烝儀被立須再彭拜獻未卒前十日一祭忽期日亭午孺人覺之志曰吾爲閻氏婦奉蒸嘗四十年未嘗敢失事何今日而遽忘之豈死期至神不守耶卒成禮又七日曾祖妣忌力疾整衣肅拜如平時又三日而孺人歿焉孺人一子若璩諸

生名于時女六孫三人諸楧諸生友訓慈議碁孫女五人嗚呼國不幸而有忠臣家不幸而有烈女節婦世當承平家無有不祥則閨門之内其以奇節見者不一二數故論婦德者必以庸行爲先也孺人于家無專制鉅細必稟再彭然遇事進退開陳義命再彭性褊每改容從之而孺人退益恂恂若不自勝者甲申後孺人勸再彭棄科舉學再彭遂以詩名平生愼撿持畏物議不欲使有一言之過聞于人只自黙假使孺人遭逢萬有一不幸其不敢私愛其身隳其名

節也審矣再彭哀過其喪有以夫子與再彭若或皆
有交于是孺人葬四年矣乃請予爲文表其墓門墓
在吉家墩距參議公兆西二百步初再彭偕孺人上
先塋憩此偶指一穴曰他日與汝合葬是今正其處
殆天定云

吳崧三曰全以議論波瀾爲文而鍼線細密使人
不覺此行文之妙變化於法者也

淮旦庵曰敘次懿行全以零碎錯落出之文便有
寵窈靜好之氣

○○常熟顧耕石先生墓誌銘

君姓顧氏諱悉謙字剛中居蘇州之常熟縣父府學
生諱龍章取浙江龍泉令華公女祖奉訓大夫廣東
提舉司使諱文耀取知贛州府張公女誥封宜人文
學君性嚴摯季皆庶孽少年狂易諸小人蠱以爲非
每見文學君輒恐懼汗下及文學君生君而人夫捐
館舍未幾文學君亦卒家難鑫起先世所遺資產園
林書畫好玩具以至祠墓之木皆盡君家對宛山幼
嘗同兄出門游有數人擁之行行乃擠墮大澤中母
夫人忽心動急呼老僕往跡之得俱不死自是不敢
更出遂得心悸疾年二十爲館甥于湖東譚氏補弟
子員督學倪公元珙宗公敦一御史祁公彪佳皆器
識君君自傷貧依倚外家不得奉母昆昏鬱鬱疾作
歲中頻往還見承諸瀾風發舟日覆君長身多力自
躍入水與舟子舁舟行疾遂大作君外父乃爲別置
宅使君迎母以來君病于是良已及母喪一號嘔血
數升勺水不入口者三日逾二年值甲申之變君哀
憤往往形詩歌有殺賊有心爲厲鬼報君無路恨甚

天之句讀者悲之君不妄交游以父執事馬文忠公世奇師事易氏華鳳超先生允誠而江陰黃介子先生毓祺嘉定黃蘊生先生淳耀皆一見定交同邑徐瞻淇先生澳於君尤篤諸君子先後死國難君皆設位而祭爲詩文弔之哭盡哀君二子長祖禹次安世安世先君卒祖禹時亦棄舉子業日侍君臥起見君常閉門嘿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頭寬譬君乃曰汝能終身窮餓不思富貴乎祖禹應曰能汝能以身爲人机上肉不思報復乎祖禹應曰能君乃大喜曰吾

與汝偕隱耳遂自名曰隱字曰耕石著其室曰伐檀嘗中夜蹴祖禹起曰汝他日得志如舊怨何祖禹曰毋憶幼時祖母抱兒置膝上爲言家難及墮大澤中事祖禹一飯不敢忘矣君曰噫何所見之小也夫天道春舒而秋肅吾家數傳以來頗稱蕃盛以致祖之才而竟中折天也于狂且何尤且彼與我家者曾有勝于我乎吾力能賑之猶當衣食而覆被之愼毋以前事爲念也且夫同室之中寧彼以非禮來吾不可以非禮報往者吾外祖不能乎一言于官逮其黨薄懲之不三年而外祖卒怨益深不可解此可爲後世戒矣君生萬歷乙巳十月十有九日再乙巳愈所生月二月有十日而卒將卒嘔血數升起坐謂祖禹曰吾不孝無以仰承先祖死勿葬我祖塋之旁言訖而絶君家遭多難生產蕩既之甥館盡以讓其兄無所取文學君未葬君積歲館穀獨力營辦所著有補韻署六書考定十餘卷和登草山中吟湖東雜咏鈔濱集知非集平山稿耕石草藏于家手錄五經左史古詩文數十冊祖禹博學善著書寧都魏禧客吳門

見方與紀要奇之曰此古今絶無而僅有之書也既交其人沈深廉介可屬大事相與爲齒序弟畜之祖禹因出君狀乞誌銘禧不能辭謹誌其行事于右而系以銘曰君少而孤長而病且貧晚而放廢其何辜于天其非天也其惟人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之子如之葬君于芙蓉湖之濱而使禧爲之銘

秦燈巖曰誌中敘不忘處激烈敘能忘處篤厚敘固窮處堅確俱可爲百世法眞寫生手銘語云其

非天也其惟人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聖人知命之學等閒指出吾輩所當書紳也

胡心仲曰末以祖禹結掉如鵲尾之洑迎氣力百倍銘尤磊落多竒

○○○明懷慶衛經歷楊公墓誌銘

公諱作梯字雲路始祖善夫公元季爲御史大夫自魯遷秦涇陽縣之雲陽鎮七傳至綬公綬生鸞公鸞生肩公肩公二子長作棟次公也公多大畧喜斷尚歷庚辰年三十嘗輸貨甘州甘州漢張掖郡也故設督撫節制諸戎開屯田中鹽商輸粟塞下督撫給倉鈔商執內地受鹽景泰間葉淇建攺折議久之塞下荒商益困秦晉之商規避相鬬訟無寧日公始至秦商率詣公請所以決勝策公曰物不得其平則爭是相勝無已時也誠計貨輸官以情平之則秦晉人皆便矣衆從之明日上其事於督撫報可秦晉人自是不復訟公爲吏十餘年授井涇尉縣令馮公士淳雅重公邑有張的入李坤之室而遽持其妻謂之曰汝夫得吾金書婚劵嫁汝矣婦爭不決里人以聞令公曰捕之此殺人盜也令疑不敢發公曰無然妁而遽持其妻不親見坤死何敢爾至公呵曰汝殺其夫耶屍安在不承礫汝矣盜驚服盜的與坤同盜他境殺之井中而持書婚劵奪坤妻也境內稱神明論報迎

方御史下教褒之署考得上上明年遷兗東沂州吏
目吏目故事隸兵備道副使王公三德多病器公才
傳書悉決於公繼事朱公大典朱公特峻厲左右惴
惴懼得罪公事之當意朱公習兵完繕甲胄飾器械
公有力焉每歎楊椽幹辦才也惜居下僚不得展其
驥足耳崇禎壬午登州兵變朱公遷天津趙公建極
代之沂兵調征登州敗北盡棄其甲仗歸朱公更來
徵兵兵徒手行時兵官盈庭無言者公獨謂趙公曰
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而可徒手乎且昔朱公在事

衣甲器械勝他軍今徒手往其何辭趙公故備者不
知兵事曰急矣奈何公曰第發之沂去登州六百里
古者師行不過五十里計十二日始達此三百里爲
滕縣山深多材木遣吏往採之以爲梯三晝夜可集
調匠作鋒刃梯自督之軍行半途可人授一械也從
之會兩兵未出境而吏取材還明晨發甸兵人攜持
械踴躍行趙公顧公笑曰克敵當以汝爲第一功矣
公年十七喪父事母仇至孝兄嫂並亡遺幼女撫之
逾己出女終身恩其所生公既以內行推擇爲吏勤
于職天性誠慤不設機事然事無巨細卒然臨之立
辦若素定者自作吏至爲官不欺其上苞苴不行朱
公嘗謂其門下客曰文官不愛錢若楊椽者近之矣
時重資格公雖才無所施後遷懷慶衛經歷嘆曰仕
不知止將有後悔遂謝歸田里挈家之廣陵竟游以
自給享年七十三而終公元配張生子毓芳敏芳繼
室賈生子彥芳琦芳毓敏琦並名諸生彥高才蚤世
二配皆先公卒葬涇陽女一孫男十人曾男孫七人
女孫四人曾女孫七人年月日毓芳敏芳將葬公淇

地奉行狀乞銘于寧都魏禧時琦芳亦卒而禧與毓
芳敏芳爲道義交不能辭爲之銘曰昔于公大門于
廷引歐陽發祥于文忠所謂一命之士心存利物必
有濟于世者也天道報施夫豈爽乎公勤職庇民予
孫衆賢奠于幽宅億萬斯年

胡心仲曰體語峻潔全似龍門而重資格文官要
錢武將皆庸督撫不知兵皆和盤託出又絕無痕
迹眞史筆也

○○文學陳君墓表

吳縣明祭酒葦川陳公六世孫勁吾受徐君成之中表子行也介勁奉其大父文學君狀乞禧表墓不披君諱德滋字大振生萬歷丁亥八月父諱泰和祖諱與蔚茹縣學生曾祖國學生諱造高祖諱濟字子雨即葦川公也九歲能屬文十歲補諸生中宏治丙辰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國子監祭酒以直節先後忤大璫劉瑾武臣江彬幾滅家祭酒公既歿 天子篤念舊學敕賜葬祭而吳郡鄉賢之祀闕未舉世久遠事

寖不彰君追祖父之志昌言於當路崇禎九年公始得從鄉賢者配食學宮吳後進益知祭酒公爲郡偉人蓋是時公歿已九十七年矣人於是稱泰和公有子祭酒有孫云君生平無疾言遽色事泰和公將孺人終身如孺子慕小不當意必長跪請杖色解然後已家極貧嚴於辭受非其義雖一介不取然晉會計歲教授所得經營及中人產終堂上忠養滫瀡未嘗闕乏君兄弟五人長兄世龍早夭喪葬禮皆君獨任庶弟妹各二孤姪一君悉撫養嫁娶竭心力爲之

而泰和公臨歿有遺資君盡讓其兄子及庶弟毫無有所取君先世汴人出太丘令後宋有教諭公萬三從高宗南渡居吳之吳苑鄉元末天下大亂集鄉人建堡以守冊輕有所屬 大祖高皇帝定江南乃率宗人歸義焉號曰上堡陳遂爲吳中著姓五傳而大發於祭酒公君以世家子好學問困諸生中久人皆爲君不平而君由由然也至與人期約不失舛刻相然諾雖久必踐性好飲飲一石不醉徐君言嘗從家先生侍君飲自晨迄昏夜甚溫克終身未嘗見酒過

享年七十有三至己亥八月考終焉子二人長之棟次之梁棟先君卒梁奉君葬奇龍山祭酒公賜塋之旁爲狀以乞銘君孫男三烈之棟出勳熊之梁出女二女孫五

徐禎起曰此文本無聲色可悅須看其平樸中敘次生歿家世子孫行實出沒變化唯深於古法者知之

墓表不例銘故泚子孫婚娶詳此表之體

○○三原申翁墓表

誌墓非古也古之碑繫紼以下窆自孔子題延州之墓後世因勒死者名氏子孫所里既而飾以文章道德行稱勛伐然而其言(質)及其流也子孫緣飾以為狀述作者因之或直紀所述不復考信又或益其所無增飾張大其所有以求悅於生者于是而古意熸然消釋盡矣秦中俗猶近古其人多樸而而言(質)三原申君大猷僑揚州往年歸葬其父翁卒未納銘于是因楊君聖藻請予追表其墓按狀翁諱文彩號林

軒七世祖時孟公官江西監察御使歷雲南布政司使大父世郭公父梧岡公諱鳳鳴妣張氏趙氏梁氏公梁出也元配趙生女一適王氏子二大猷太學生大梁早卒繼室張氏袁氏生女三人一適甯兩適秦大猷娶王氏繼室蘇氏於揚州崔氏於三原王生女一適程氏崔二子涵謙涵誼蘇二子涵詔涵譽女四人大梁娶沈氏二子長涵訓太學生次涵誠申氏自時孟公居顯仕世郭公睦鄉里好施周士之困濟人于饑寒以及橋梁道路皆能出己財求利益於衆梧

岡公寬厚無過言過動井里五尺之童無相欺紿者翁慷慨多義舉事嫡母以孝聞既抵揚州業鹽筴得廉賈五利之術家以大昌嗚呼申氏之善凡可紀者數世矣而大猷克勤儉慎守先訓以世其家子孫衆多浸昌而熾謂非翁之遺澤長哉予因是而嘆世之人莫不欲歸善于其祖父此孝子慈孫之情然前人有善而弗彰謂之不孝無其善而矯飾之其罪與不孝等蓋欺世盜名誣其祖父既貽先人以非君子至世必不可欺則其名因而加損何者喜誠惡僞者人之情人情不樂以美善歸人況矯而飾之則其不平

之情必將有所發大猷之言(質)合于君子足以詔後之人余故不辭而為之表云翁之沒也於廣陵填星在巳亥月復在亥週其生凡六十有四年三孫人皆從葬在三原弟友里

楊聖藻曰誌表之文事多者難安頓簡者難鋪張此文即從事簡處發出至大至焉之論可以警世悟俗乃知作家于文無復有平淡題目也

彭母溫孺人墓誌銘

吾友彭子中叔之室姓溫氏崇禎己卯年十四而嫁越三十九年而卒享年五十有三初生男數人並殤後生仁方仁立仁亦生女二長適李處士騰蛟之子憲次許聘溫孝子萓之子景員某年月仁方等聚父命將葬其母某地而仁立狀母行事來乞銘予與中叔爲兄弟視母奴行也不得辭母性澹約寡言笑嫁時資奩甚豐悉聽中叔取與人後遭變亂家財服物既盡中叔隱居又不事生產先人所遺田畝租稅出

入徵賦及米鹽細碎皆母主會計默識數日不用簿籍久而不遺忘日親操作常粥飯麥半衣少完好者親屬讌會多盛飾母唯一布衣垂十餘年而威儀自若或笑之曰何乃朴甚耶母應曰人之視人以衣異人耶抑以人異人也姑病痢日夜數十下家人莫近母適患瘡瘍體遍潰不能舉止獨强起就姑扶持浣濯夜劇甚憊傴仰發自屈伸一聞姑起即又起凡三旬姑卒母事佛謹常齋居素食值生辰見聲誦作佛事母曰汝父學孔子道敢以此相溷耶其孝謹如此

銘曰詩稱無非無儀禮戒無違夫子此婦人之庸行家之常經也中叔中年學道端居以成其德子仁方仁立並能文章有稱于前輩非母成之而誰哉是其死且葬也可以銘矣

邱而康曰法度似王荆公

○○從叔父篤棐翁墓誌銘

從叔父篤棐翁諱純臣父崇䎱公諱君悅祖抑所公諱于㬊曾祖希簡公諱良宗高祖松隱公諱企秀抑所公配陳氏生子十人禧先祖鳴宇公行四崇䎱公行五數世皆聚族而居先代以力田致富至希簡公益大嘉靖間歲飢捐穀萬石賑之朝廷旌其門賜冠帶希簡公乃建聖旨門鑿石鏤人物丹綠之高人如五歲兒門內建高堂廣宅落地者千柱子孫繁衍邑人呼曰聖旨門魏門內既析箸家相尚爲豪果翁早

失怙長試有可數奇更好聲色馳馬蹴踘相嬉久之家日落又遭世變崋徙廣昌庚寅縣城破吾魏自大宗以下祠祭譙墓禮悉廢闕先徵君獨倡諸宗人修復之念非翁無與助理者乃折柬招翁歸故里翁歸日與先徵君同心經營自大宗以下祭醮禮悉復次第秩然過承平時不五年先徵君即世徵君生萬歷丁酉年五十有八翁生己酉年四十有六徵君病篤翁日來省視彌留執翁手以祖祠未竟事相屬曰弟方強健性爽直足服衆其勉爲之于是宗人大小事咸走屬翁翁亦毅然任之勞苦怨責不辭也翁長于才治煩劇不勞而理善會計時翁家駸駸起復其故業而更爲大小宗拓祭田義倉脩祖祠之廢隳始祖之祖父冢在廣昌二百年不祀翁出私田百餘石供冬至祭宗人皆服焉大宗譜二百年未脩翁稱徵君遺言命季弟禮獨秉筆禮行卑宗人有不便欲相齟齬者翁輒擿然出聲色直之得不撓翁好面折人然樂施予人有急雖所惡必出力爲之故常罵人而人不恨也晚年好佛脩齋誦經以爲常日閉內典參悟

有得著爲偈享年六十有六以疾終配陳氏性婉淑長齋數十年少翁二歲事翁謹毋敢忤顏色翁多妾媵悉以姊娣畜之先翁一年卒二子際登縣諸生蘭武學生皆母出孫三人會清登出會寧會樂蘭出曾孫二人家學家聲會清出初抑所公葬背有他穴爲無賴子所得每歲以鍬鉏芟草故傷馬鬣翁經營得之遺命二子輸于祠立后土焉二子既合葬翁毋某地來屬禧爲銘禧謹誌其大畧再拜而銘之曰自吾父之亾也祖廟之事翁實代之肖翁之亡而代之者

誰乎翁于予姓多嚴直而遇禍兄弟則委曲而行禮意將以爲能繼吾父與翁之事也豈知其非乎九原可作吾非翁其誰與歸乎南望馬鬣能不涕下而心摧乎安祖宗之相之卜厥吉土俾爾子孫千億不衰乎

門人梁份曰只家庭尋常事叙之奕奕動人

○宏齋邵君墓誌銘

君諱睿明字先士父國輔祖諱棟伯祖諱彥君爲人孝弟謙謹藹藹然與人無所忤少穎悟稍長王父授以小學性理大全諸書即留心論之長以文名邑中邑中人爭延爲子弟師先後受業百許人君有兄爲邑吏及禍破產不能自贖君傾私產贖之兄歿撫其孤爲婚娶教之崇禎癸未補弟子員年二十有九其後與同邑謝約齋文游講學程山志聖賢之道以造就後進爲已任更號曰宏齋君生平以禮自處晨夕

所接人必衣冠敬肅或犯之不與校雖險夫壬人一以誠恪遇之往有不遜于君者罹大禍君以爲非罪力服之於南豐士稱長者必首君焉卒年六十有二以疾終君娶彭氏子三善時善平善遇君之少也與程山甘京爲文會京王父白水先生愛其文召見之退謂京曰此子不獨能文其德器汝良友也謝約齋曰君之病似在不毅不在不宏君曰惟其不宏所以不毅君性虛受樂規諫其爲學切己類如此某年月君將葬某地其門人梁份介善遇以狀來乞銘于與

君友也不得辭遂爲之銘曰君沖以和合於土之德
惟君之神永無斁
甘健齋曰文字端樸與宋齋爲人相稱

○○孝廉曾君墓誌銘

君諱益其字仲能爲人儉朴端靜能忍辱鄉里推長者系出東魯曾氏父諱某生七子君行二七歲出就外傅勤于學家人每以事使之慍不肯去塾師奇之十歲爲制舉藝成章君質魯早誦文十數行不能記至十四五歲記文輒十數篇乃及朝食人謂勤則生敏里父兄恒以勗其子弟云受業楊一水先生最奇其文先生門人半邑屋多貴達每爲鄉先進稱說曾生或隨行于道先生輒指謂人曰此吾嘗所說曾仲

能也人爭目前揖之崇禎丙子君年二十六舉于鄉寧都同舉者四人君最高等君家衆頗外生事君不護且戒之勢有不獲已必委曲自刻責求無得罪于鄉里父母沒哭泣常至嘔血三年不妄言笑喪葬皆獨力營辦君所置貲產器用婢使悉爲庶母有之君不敢較戊子己丑間邑大亂家人各竄避君奉母及妹避北鄉寇猝至母妹不能行而君故有疾足右尰難登下君勉負母率妹以避常爲寇所及三人相對泣寇至則漠然過之若不見有人者鄉人同避者皆

歎以爲孝友所感云庚寅縣城破君若居特親詣
營將請篇遍行營中呼曰吾某人也親屬在難者可
出認遂傾資贖弟姪孀戚二十餘人并內人督坍先
之同若某爲郡將所執拘君以隣好往視之某屬君
言于將暫釋外往辦金不許則君請以身爲質逾期
久之某不至君端坐營中日與卒四夾人相雜者未
嘗出怨言見憂怒之色郡將大怒曰此誠非人公眞
君子也重爲之禮遣卒護以歸君娶羅氏三子長宗
播次宗藝縣諸生次宗牧宗播娶諸生楊君日新女

予姨甥也宗藝娶諸生盧君暹女太常公達曾孫吾
邑里氏所稱盧聖人者也宗牧娶予伯兄貢士君際
瑞女生女二長適御史溫公國奇孫某次適貢士楊
公文彩子諸生晟楊公師受業師一水先生君特以
愛女妻晟謂家人曰吾用此報師德孫九人長師愿
以諸生補國學生宗播出某某宗藝出某某宗牧出
初君之舉于鄉也于伯兄新補弟子員年少晟氣兩
家家人爭痘師相殿于途並詣令將君遠出伯兄斥
君名大駡縣治門君歸聞之勿問也及將聘宗播妻

楊先生曰得毋以魏氏爲嫌乎君曰何哉魏氏父子
兄弟皆君子吾正欲以此相附麗捐怨修好耳其後
更令三子並從學勺庭誡之曰吾不敢望文學但得
聞孝弟仁義之訓自立爲人足矣久之同偏翠微峰
伯兄竟以女女其幼子焉予又嘗見邑强宗豪生率
其黨面斥君名爲召于學宮君不怒亦不怖色從容
踽步歷階上矢甘誣于先師不答一言而出他日亦
與爲友善若初亡是事也君好學寒暑晝夜不輟而
不好著述師友所著必手抄錄評點一字無遺生平

讀書未嘗出聲終日端生家人竊從戶外聽之寂若
無人治家嚴賓客吉凶事雖童婢不敢至屏而窺性
善飲酒大醉不亂晚取曾子日省之義自號曰三乎
君享年五十有九以病卒在己酉某月其葬也在某
年某月卜地某處首某趾某時宗播卒六年矣宗藝
宗牧師愿再拜請誌君墓而并爲之銘銘曰君視天
下之人己皆弗若也是以退然謙而能擕天下事之
難勝也是以密然靜居而無爲其知人善容也是以
鄉里之譽翕然歸之噫嘻此其所以可銘也哉

門人楊復晟曰寫薛德處如生校寫奇氣如生尤
為難工矣

〇〇楊母徐孺人墓表

孺人姓徐氏明崇禎戊辰選貢生楊一水先生之側
室也性慈勤事嫡謹未嘗有過失先生他妾數無慮
十孺人他日以罪出遣子昌數歲命孺人字之多疾
瘵殘歲被體孺人與同寢處愛養如己出子孫奴婢
得罪未嘗疾言厲色也先生負大名於時多賓客游
從孺人獨主中饋不假手婢使雖勞不辭先人而食
年二十七生子出腹殤又六年生晟晟長賢且能文
貧多交游孺人拮据飲食之無厭怠如先生在時面

孺人勤女工無寒暑執鍼線至雞鳴不輟老未嘗
自休晟嘗以甘旨闕為憂孺人勞之曰汝但能作人
雖終身恒糲無妨也歲己未二月孺人無疾而終距
其生壬子七月享年蓋六十有八子一晟縣學生今
名龍泉孫男三嘉枚嘉梁嘉禎孫女一孺人為鄉飲
公女初適某氏不祿貧且無子不能自存活先生聞
其賢能治家乃更娶焉孺人既歸先生從容垂涕欷
歔而告先生曰妾不幸以至于此雖改事君不敢忘
其故念某氏貧無子其鬼不食墳草不除將不守矣

歲淸明妾敢私遣人歸其墓致酒漿於君之德也先生愴然許之自是終孺人之身歲歸祭不絕君子於是悲孺人之遇而嗟其用情之忠厚賢先生之明且達也門下士魏禧曰嗚呼士之尚爵厚祿一旦革於天命覩其故君若仇讐然惟恐一言及之甚或出詈言惡非相加者獨何心哉晟將以某月日奉孺人葬某處請禧表其石昔范文正公從母適朱氏旣貴疏于朝推恩母之後子蓋不幸而遭其變賢者之所不諱也別變而委曲以近于正若孺人者可以感矣是

用書于石以貽後之人

顧景范曰此特達卓犖之文爲表誌別體然須看其婉至纏綿處

○○○通判謝君墓誌

君姓謝氏諱大茂知湖州青蓮先生之孫國學生文圃翁第二子也性感慨輕財產好義爲易堂諸子所重翁早歿兄弟分受器玩細服君每取其下者兄弟所愛則又輒易之　嘗從同邑友人兵部職方司主事曾傳燦督　至茅店合戰四營兵潰走雩都燦率胥役夫二十餘人屯江上不肯去謂君曰我授官死其所也子速行毋及于難君艴然曰子能死君我獨不能死友且此亦君事也遂共守

江上一晝夜會追兵至不及三里而反督師楊公延麟以軍令檄之歸手書勞燦曰此古大臣風烈不謂門下年少輒如是而君亦由此知名分守湖東道南昌彭士望言于楊公公同少司馬曾公應遴題授監紀通判時燦年二十有二君年二十有一越四年庚寅以暴疾卒于翠微山中易堂諸子哀之如兄弟焉君少時性狂癡不脩行檢頗畏見賓客而獨善其姊婿魏禧文圃翁之歿也禧治喪其家因謂君曰天下方亂而子早孤當交四方賢士以自立値禧友李騰

蚊過藹藹語君出見君不省急挈其手則抱楹柱而
蹲藹乃捽手大罵曰是尚爲人耶不及君奴子遠矣
郡丞瞋目視之君徐起前謝遂出見自是盡交藹四
方士諸魁桀不羈以遺行聞鄉里者藹不敢輒交則
必使君先試之君卒藹號曰噫吾折一臂矣君亦嘗
自言吾固願爲魏叔子死也君死之月葬南郊螺石
山祖旁之原又十一年辛丑季冬其兄弟爲修墓乃
立碑君字子育藹以君性剛于其參四營單事之年
作曲齋說寄之遂以爲號子萬焜

汪玉仲曰交四方賢士以自立是叔子最得意語
謝君一生最得力處篇中序列曾彭諸公無非此
意却出之若不經意妙絕妙絕

兄善伯曰所謂小疵小癖反見大意者也人得一
端即可不朽文得一端則與其人俱傳贊人而必
求備則獨至者反爲浮美所揜惟子長得此意故
極文章之妙

邱邦士曰此文何減太史公

○○彭謙六碣文

吾姑之女之弟六子曰謙六姓彭氏諱仁亨年二十
七而歿其父公遠君擇日將葬之某地使其弟五子
仁上來請銘子之幼也愛親前輩及衰老又愛諸年
少有德器才能者甚篤其或困躓夭亡不得長遂其
材質往往痛惜之君親子弟吾于謙六其何辭謙六
行六性溫然和易易彖曰謙亨公遠君是以字之人
以爲古人名字與行誼稱者此庶幾焉謙六事父母
孝謹和于兄弟性敏善讀書好友與之交者久而無

嫌病三年未嘗有遽言怒色初娶曾氏兵部侍郎曾
公應遴孫女再娶蔡氏並無子謙六將死兄問汝何
言謙六垂涕對曰余不終爲子以死累老父母敢爲
身後計乎且臉一二年父母壽各七十有一余方謀
稱觴具而不得獻命也他日飯僧賓筵諸費毋以我
死而不徵諸我則九死不足贖吾罪矣見又問禮當
立後兒輩意何屬曰惟父母命然諸子長大者與吾
婦無恩同居七弟次子存詮周一歲吾婦常提抱之
可乎遂歿歿之先一月予往視疾謙六出見予溫溫

如平時嗚呼謙六祖父世家鉅貲產當平盛時奉養比封君而謙六生後國變九年家麻日落未嘗婾衣美食享一日之奉獨能以文雅繼諸父兄有稱于姻黨可不爲長太息哉予是用銘諸墓碣以待嗣子存詮之長而有識也

溫匡雲曰謙六曾及予門倜儻負氣節不幸而貧賤以至于夭歿命也先生爲謙六碣文一老一序一結情意婉惻予不忍竟讀婉而多風惟歐陽公有焉

○○謝太學君墓表

南豐謝氏自南宋堯仁公居於豐十五世而爲太學君世稱程山先生者太學君子也躬行講學於程山與藺交最篤故知太學君家世詳君以十多聞人二世處厚公與堯仁公並有文名三世之純公以孝友醇儒者四世穎崖公登宋理宗朝進士令石城縣禦寇以才行聞於時四世具載縣誌十三世爲君祖邑大賓豊石公有長者行君父行所公縣學生端厚爲諸生所矜式生三子而君長君生萬歷己卯四月距

其卒享年六十有七君性內慈祥而外嚴丱角時蒼頭趨走奉唯諾惟謹喪父喪盡哀楅柎絞衾必誠信服除游學南雍君美儀容嫻於進止雖王公從容議論如儒雅於是叔出嗣伯父季幼君獨理家政權子母財然一歸之太母季長均授無私焉故季壯事君猶父季死君經紀家事撫其子如子君既饒於財好作橋亭諸利人事獨倡道以營造請者謝不應歲旱貸粟錢人不取其息晚年負責者多至千百守空券或謂此君家囷中物君笑曰果有是當爲吾賢子

孫耳君之卒也爲　乙酉九月時義兵殺盜
並起所在持白梃掠人諸子草葬君奉母竄西鄉倉
皇不知所往土人慰勞慇懃具盤飧掃榻迎居家人
怪之乃曰君常齎薪炭於城大姓多廝吾值君家價
足而金良是以懷耳其後歷奔田舍皆各道君德供
具如前人嗚呼無言不售無德不報君自行其理所
當然非有異恩殊惠以市於人而于孫流離死生之
際乃食其報也君諱天錫字振南初游廣昌之香山
愛其形勢自號香山居士其後諸子以遺命改葬焉

取楊氏繼室何氏傅氏側室毛氏生子六人長文游
郎所謂稚山先生也明縣學生國變棄去次文波文
澂縣學生次文瀚文洪文漢孫十四人曾孫四人文
游言先君雖治家事而好讀書尤喜堪輿家言自京
省郡邑山川支分派別言之井井家藏書千餘卷悉
手閱游幼時嘗命冬夜供杯茗漏將盡居人寂然茶
灶火灰爐游鼾睡頭觸屏風醒猶見雙眸炯炯坐篝
燈下卷帙整肅吟誦不倦云君之葬在某年月不及
納誌石而封故爲表　彭躬庵曰叙世系變化序行事風神灑灑

○○中書涂君墓誌銘

君諱斯皇字宜振南吏部尚書徵如公次子也曾祖
諱宏祖諱朝敬父諱國鼎母夫人鄧氏側室程氏生
君世爲建昌之新城縣人新城涂鄧二姓最强族仕
宦田宅相埒勝而尚書公特執謙以恭儉教子孫子
孫恂恂鄉里世以爲有漢萬石君風公長子斯邵君
渾厚生子大誴大詠大訒皆賢君幼穎異長博學能
文尚書公奇愛之弱冠補弟子員宏光乙酉以恩授
中書舍人既隱居不交當世益肆力古學放情千詩

酒每飲必醉然罕見酒過與人悠悠無忤雖下走未
嘗疾言遽色也筦家四十年常出財與諸子緩急人
而錢穀征稅無所知悉以委大誴與南昌林時益宰
都魏禧爲兄弟交所著書文論最名常與禧著論同
板行禧兄祥合而序之新城地連閩界甲寅乙卯以
來亂最劇君轉徙江閩間流離亂定返故鄉戊午七
月以足疾終于寓室元配鄧氏有賢德先君卒君
無子序應立兄子大詠而詠訒皆先君卒于是大誴
暨大訒之子尚嵂等告于尚書公之廟使詠于尚崧

八人爲嗣孫焉方君病篤與禧六年不相見屬禧門人趣使來一言禧以先兄兄子之哀疾甚不得往而君且死矣君享年六十有三將葬大諒遁率尚棪遣使乞銘嗚呼君令德閭里無少長敬游莫不誦君四方士至者必歸君而莫不惜君之無子君平居日飲酒賦詩讀書若不以介意禧交君二十年未嘗見其戚戚之色也君嘗事會或以義聲姿取君貲至困乏君皆受義命退而無怨言其明于大義有如此嗚呼禧不知君之所欲一言者何言也于是欷歔掩涕而

爲之銘曰君無町畦至于天也匪全于酒胡有所拂鬱而不脫諸口君賢行而文有傳于後也於子乎何有于足復于土長壽以永久

邱邦士曰法最緊嚴而筆墨閒若有餘閒

先伯兄墓誌銘

伯兄諱祥字善伯所居房介東偏又長子有宸之義因號曰東房先敬君生子五二五殤東房爲長次禧次禮並先母曾孺人出以萬曆庚申六月二十有四日生伯伯幼能屬對長而强記於聲音字學不假師授輒能造其妙年二十所著詩辭古文已三尺許十七補弟子員爲郡守所厄改名際瑞二十二崇禎辛巳督學侯公峒曾愛其文拔置一等條又令贛州南安士試異才公奇賞之以冠二郡伯試屢高等然心

厭時文不肯學私謂禧曰汝自取功名酬二親我爲閒人可也甲申國變丙丁間禧禮並謝諸生兄竊嘆久之拊心歎曰吾爲長子祖宗祠墓父母尸饔將誰責乎乃慨然畢服以出寧都亂民橫據城市稱義兵禧等奉父母居翠微山戊寅春贛撫兵十萬圍攻之城破屠掠幾盡結砦而居者科重斂禍且不測伯獨身冒險阻任其事頗瀕於危翠微峰得全而伯以才名爲當路所推重督撫大帥皆禮下之自是諸隱君子暨族戚倚伯爲安危者三十餘年甲寅廣東遊王

遣使來聘强之行禮以上賓卒不合竊出嶺至信豐界爲滿洲邏者所得上于攝印官官曰汝與寧都三魏親爲邪伯曰身魏善伯也攝印官乃悉燒其同行者雜文字具謝書遣至贛贛大帥見伯名大喜躧履出握手相與入遂留爲客時丁巳二月也四月吉安韓大任潰圍走屯兩寧都之上鄉兵號十萬還至蹂躪甚邑饋餉不支當事議招撫久未就而大任自言非魏伯子吾不信也當事以屬伯伯慨痛桑梓之禍無有窮期又所聞大任頗爲當世豪亦欲有以全

之遂慨然行八月甫至江西兵遽從東路過大任營大任遂疑伯賣已辟不見又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閩軍以自成功名者遂日夜構於大任大任既敗十月十四日拔營走降閩伯遂遇害年五十有八嗚呼痛哉人孰無死伯之死天下士有不盡知其心者或以爲冀官賞或以爲欲立功名哀哉時禧方客維揚禮同伯男世傑夜走上鄉奉遺骸歸殮於翠微山下細驗隱處瘡瘢跡皆是世傑乃大踊拔小刀自刎人奪之至再遂奮拳搥胸腹死血下痛僵僕二十日而

死伯娶邱氏生子女十許人子存者唯世傑縣諸生女二一適寧康曾君益其之季子宗收一適易堂明諸生彭君任之仲子仁立孫男三家桂家駒家棟孫女一家駒八歲後伯兄死二年殤伯爲人伉爽强急愛人而嚴於疾惡人觸其性若雷霆之發不可禦然每能自屈於理理勝者雖子弟之言必俯首而伏好誹諧嘗與兒子行戲謔時或迂謔如先君愛敬君子與同邑李子騰蛟邱子維屏南昌彭子士望林子時益八九人結易堂爲至交心之所是必吐於口間以

語得罪先妣妣前批其頰伯側面就承之然終不能不言也篤愛二弟晚尤謂禮爲有用才其勞苦客外所得脯脩恆分二弟濟其困性嗇於財凡當與者亦不吝也最不肯以一毫予人客潮州總兵劉公伯祿時主者忿潮民不下克必盡屠殺之伯力言於劉劉叩頭白主者三乃免有仕宦羈潮者法將就戮伯力生全之其後爲江西大吏伯値鄉試不往見或歎其高伯曰高則吾豈敢彼不索我而我索之得毋以斯而怒乎吾但於人情爛熟耳其客學士范公承謨所

相得甚每告歸公以病要之輒爲止既三年去而公
貧曰吾當作書數十函致方面大吏以資君伯笑曰
吾未貫也不持一字行及公撫兩浙鐲荒賑飢諸大
事所全活數百萬伯左右宣力爲多焉初伯以貢士
試北雍滿漢諸貴人多暱就伯名動長安中闖以事
出關抵永平聞鼓吹聲人言朝鮮使者來矣伯趨客
館望之立叢人中使者冠網巾幞頭縫掖束帶如故
官忽下馬於叢人中把伯衣入館曰我兵曹佐郎鄭
萬也君非此間人殆中國奇士因躡跔以炭畫地相

問答使者至流涕引入內室見其父更以墨筆書紙
酬對至天明使者取伯文集一冊去曰我當版行敝
國使知中國有才子也贈產物扇墨之屬相灑淚而
別語詳朝鮮使者問答紀伯才名蓋爲中外所推重
如此所著有魏伯子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行於世
于嘗謂世傑曰吾兄在潮浙有大陰德然負才不試
子孫必且昌汝曹其善承之嗚呼豈知吾伯父子之
至於斯也憶伯他日嘗謂予曰吾性疾惡而殺機太
盛其將不獲良死乎今思其言猶有餘痛禮既擇

日卜地而葬予將銘墓石執筆習亂不能文凡三極
稿乃就嫂先兄卒三年葬黃觀山別有誌不書更附
葬兄某年月日叔弟禧叩首叩首抆淚而爲銘曰嗚
呼蒼天何爲也哉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謂之何哉
天不汝佑人不汝知唯地厚德尚其永藏之俾汝孫
子萬年

彭躬庵曰簡健得古史體其提掇起結穿引法最
微渾銘迫激摧絕不可卒讀通篇不苟一字不狀
一字斯賢者之文雖天親大難不遷也人朝鮮使

一段映帶尤見本志須於無文字處感觸得之

兄子世傑墓誌銘

世傑字興士父諱祥母邱氏大父徵君諱兆鳳大母曾氏曾大父諱嘉謨妣劉氏庶妣黃氏徵君黃出也兄嫂生子凡七八人唯世傑成人年二十八補邑弟子員性亦不好時文而嘗從予學古文辭頗能得古人門戶所著有梓室文稿數十篇詩百餘首已版行歲丁巳十月十四日伯兄既爲韓大任所害時予客廣陵世傑從季父夜奔上鄉奉遺體以歸殮於翠微山麓其初訛言不一及細驗私處皆合世傑於是長

號踊而呼曰天乎天乎拔佩刀自剄人强持之者再遂握拳搗其胸死血入少腹腹痛僂不能立呼號二十日死蓋十一月初五日也距其生年三十三先是三年嫂以病終翠微山自初喪至葬世傑直坐立處淚滴地下皆成泥至是又以死殉父世稱爲孝子不誣云世傑幼慧五六歲應對進退如成人負志氣好大言祖父每每戒抑之嘗隨予臥起登牀必自摺疊所著衣天明自著之襟帶楚楚不亂家人皆歎詫長有才具能四應予每謂勺庭之門他日可獨任事者

傑其選也傑娶盧氏文學君士遜之長女太常公逵之曾孫也生女一許字李君竹孫之子某子三家桂家駒家楝予得訃奔還慟幾絕念諸孫無師身自教之爲句讀訓詁明年更就外傅家駒年八歲醇飭有成人度予甚愛之七月病殤予視殮山下夜深不得坎土而埋時吾兄父子皆停棺山麓爲斜屋覆之是夜舉櫬入屋中祖孫三世橫棺交錯一慟腸爲之斷傑生乙酉當崇禎甲申後世大亂襁褓以走山谷者數年及其歿又當東南之變奔走險阻無寧處蓋其

生與世亂爲終始云今舉喪附葬吾兄之側因次其生平而爲之銘曰汝以孝成名其不爽矣汝德業未成而死則罔矣汝魄依父母以倘恍矣汝與父罹其凶先世之德汝後嗣其饗矣言信而有徵不視諸掌矣

附彭躬菴先生書後

余乙酉來寧都丙戌興士生始晬坐余膝上飼就口食眼光奕奕射人爲兒益慧言次見銘後余篤愛之如所生比長成立余爲評序其古文詩版行推爲易堂後輩第一人三十年不遷也己未春余猶遠客長兒厚忠奔告始聞東房遇害興士引痛父蹷歿時山居客滿坐余失聲長號慟不能止客語或侵東房余推其心辯之甚力此歸悉聞事

而折且衂淡謨益心哀之而與士痛父志不能自
欲以頭血濺皇天后土俾天下後世𨚫而哀之以
求曰厥父之志謝閶闔之可排而豐隆蔑帥之可
扶以耶布天下視其身如蚍蠡妻于如蟀蟀隨雞
骨莫之顧世孝子之志也余嘗欲為與士作志銘
未就叔子既成示余因記其後余與邦士舒叔季
之言令自欺其心以欺天欺世雖父母不敢出與
日當必有知東房者而與士固未死也南昌友伯
彭士望識

○○陳翁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植字心槃先世光州固始縣人宋末始祖諱孫者扈從端宗幸福州有功授兼管海道之職値蒲壽庚作亂乃棄官即泉州之石湖島家焉泉州屬縣七以同安為壯縣同安五島禾山為勝石湖又禾山之勝海四面環島而環湖皆石可刪可漁足遺世之樂故自海道公至君父莖江公凡七世子孫衍者人八百有奇皆聚族於斯久而不去云海道公四子仲曰真富真富公二子長曰興士興士公二子次

曰孔立孔立公五子五曰志純志純公一子曰存寬存寬公二子長即莖江公繼奕繼奕公七子君為叔按君少年卓犖有四方志居常鬱鬱海島中年十五即浮海走吳門以懋遷為業僦居南濠一廛以誠信開於人故賈客歸之如流水利日以饒為人仁厚謹默謙退有士君子之風於財利毫髮不敢苟頗能以其羸餘衣食人濟人於患難母鍾性嚴毅偶觸其怒輒予杖君和顏受之不敢忤身服賈於吳而歲時郵寄不絕甘旨無闕焉崇禎末天下亂泉州道阻絕時

君父母皆卒柩停石湖每念及爲泫然泣下數奮身
往終不逹庚寅病卒於吳門距其生年六十有三時
氣絕將受含忽哽咽有聲目不瞑子元鳳痛哭撫之
曰大人所以不釋然者豈非以祖父母柩停海島耶
兒在毋憂也遂瞑蓋君死不忘孝如此娶李氏爲吳
中望族相君以成家性節儉自奉至薄而能推有餘
以及人聞翁姑喪渡海且至吳焚香籲天頓顙而請
元鳳曰嗟乎惜不令而父見也然兒自是可以見而
父矣母享年七十有八以壽終其生也後翁十有二

年其沒也後翁二十有七年其壽益過翁十有五年
云男子六人元龍聘　氏繼取張氏元鳳取欽氏元
麒取何氏元麟取姚氏元鯨取袁氏元鸞取張氏女
四人嫁娶皆大族孫男十五人元龍出者一秉璽元
鳳出者五秉璠秉璋秉璧秉珩秉瓚元麒出者一折
太學生元麟出者一秉珂元鳳第三子秉璧嗣元鯨
後秉瑢秉璣秉琳秉琬秉玫秉珠秉璞元鸞出孫女
七人曾孫男四人女四人丁酉四月元龍旣卒元鳳
等將奉父母合葬於吳縣吳山西律字圩介其賓陳

君瞻一來乞銘於是敘次行事而爲之銘曰起乎蠻
貊行乎州里太史公有言誠一之所致死而不忘其
父母之縣棺於絕域君之子式穀似之閔閔皇皇盾
君於幽宮而又銘其石於以見君孝友之世德
蔡九霞曰文以樸勝而於陳氏之孝處摹寫淋漓

襄陵太學喬君繼配史孺人合葬墓誌銘

君諱承統字繼之世為山西襄陵喬氏父養冲公生二子君為長弱冠能屬文補襄陵附學生再試高等補增廣生尋入太學養冲公業鹽筴于揚州太母老不能從以太學君孝謹遂留侍養太學君朝夕進食唯敬句具水陸之錯太母卒棺衾費舉喪之禮皆獨身任之或謂君有諸父諸兄在君曰吾盡吾職以不負吾父可矣豈得藉口諸父兄哉既養冲公歿揚州君聞訃哀號奔赴喪盡禮而君亦遂棄科舉業留揚

州為君積君性好施見人之阨必周族戚之貧無告與婚喪不能舉者咸仰給君君亦久而不倦也君有姑適王氏而寡貧不能自存君懼其無以撫諸孤于千里外給食飲衣服歲歲不絕乙酉之變君自揚州避地金陵當事下令凡所俘揚州女子許其家以金贖君聞故舊婦女多在俘中乃遍歷諸營訪求之傾囊贖以歸其家鄰村王章喪母賣子以市棺盜竊其金去章無措號泣將自盡君見而哀之倍與以金並使贖其子曰以殮汝母無使汝更念汝子也其濟人于明多類此然終不望人報有來謝者君必以溫言慰之享年六十八歲惜其蚤世云元配姚氏先君十七年卒繼室史氏後君二十五年卒姚孺人之卒在崇禎己卯附葬襄陵祖塋史孺人卒揚州遂同君合葬于儀真君之歿也史孺人數日不進饘粥終身不御華飾之服曰未亡人何以此為時子爟等皆幼家難日至孺人當之恬然曰吾夫急手足置吾寧忍以夫死而背之乎卒與和解而罷又嘗戒諸子守儉以崇德紹先業及淮南饑則命爟等置布絮衣窮者

巡鹽御史賑粥揚州又命歲出銀數百兩以助賑曰此亦汝父之志也男三人長爟淮安府學歲貢生候選教諭娶裴氏次煜娶楊氏繼娶史氏次燗早卒女五長適臨汾文學郭必昌次適候補州同知吳榮芝次適姜君齊翁子鹽城諸生逢乙次適知蘇州府高公若崖子國學生宏奎次適恭順侯吳公實字長子本善唯長女姚孺人出他並出史孺人孫男五人長鶴徵以國學生舉戊午順天鄉試次麟徵爟出嘉禎[illegible]禎祺禎為徵煜出曾孫[illegible]鶴徵出崇禎開附

淮鹽政特命內監楊某督理揚專以苛急爲治君季弟會永事獲罪而亡君以諸生逮獄備嘗五毒終不肯言季所在爲行千金賂楊月餘乃得釋季由是家落嘗謂君曰弟良苦我何忍其獨困復以巳財之半分之君子孫賢達衆多人皆以爲孝友之報予既按狀誌君而復銘之曰古之人忍死以護其君父君子以爲難企況身備五毒而以庇其弟又況乎不責報而且分財以惠之者乎大銅山之原楊子之瀕吾意其下可容萬家以待君子孫車馬旌旗之棣棣夫有德而昌者天也而今而後可歸功于地

泰燈嚴曰敘法變化超忽確有法度非復法度可言於六一半山更當出一頭地也

喬孚五曰古之以文傳人者不在多敘美行只將一二大事上出得精神其人便足千古此意唯左邱明太史公知之今人便須賣菜求益耳

○○文學陳君暨配馬孺人墓誌銘

陳君諱若忠字叔顯別號鈍孩娶同縣馬氏君生萬歷癸巳九月距其卒六十有九年孺人生後君一年其卒後君九年年七十有七孺人既沒之十一年庚申君孺人葬有日矣余客吳門故人陳勳介其第四子啓澄以狀來乞銘按狀陳氏自學諭萬三公宋建炎中扈駕南渡家于吳之上保郁代有聞人至華川公諱霽以甲科歷官國子監祭酒霽之兄諱震君高祖也震生遜公遜生與義公與義生來覲公是爲君

父來覲公六歲而孤無所倚乃徙松陵依二姊氏長游黌序資生于館穀門祚寖衰君生而眉宇軒朗儀觀偉然弱冠補弟子員刻志好學下筆數千言立就久困場屋中而氣益壯性剛方少許可不爲希世取容有非禮事恆面折人雖貴富親屬不爲屈沈少參正宗延之教子弟值督學科試少參欲先爲之地君艴然曰故人念君君不知故人耶撫軍王公永祚爲少年交既貴不與通明季文社伏起吳浙間千百爲羣其最材者乃能遙通朝政執有司之權意氣揚揚

遨遊都市中君竟不與戒子弟曰徒長浮競非士林所宜也居家孝友授徒暇則急趨省來覲公視寒暄猶孺子有鄉先達宦金陵具束修百金造廬請君為子弟師君以其與季有舊怨辭不就曰吾不可以向利而背親也晚遭兵火四壁蕭然吟誦不輟所著有藝圃十卷周易不可遠六卷彌留日指周易謂兒輩曰吾所以遺後人者此書耳馬孺人性慈樂周人急見飢寒者輒損己衣食之初嫁時資裝甚豐坐是蕩然無遺匳者事翁孝嘗脫簪珥典衣以奉滫瀡既老

垂涕謂諸子曰吾年十九歸陳事而祖者二十有七年事而祖妣十有四年事而父五十年日夜戰戰不敢少怠安幸尊卑內外無一言加我以至今日年七十餘且暮將從而父于地下汝輩其立行成名以慰我也生子五啓洪縣諸生娶沈氏無子早卒以啓潤子之柄嗣啓淙府學生娶沈氏繼趙氏啓潤啓澄並縣諸生潤娶顧氏澄娶陸氏啓漢以疾廢女一適同邑呂光渭孫男三之柄娶呂氏再娶盛氏之梓娶呂氏皆啓潤出之松娶西沈氏啓澄出孫女五一適趙啓淙出一適同邑顧瀾一許孫皆啓潤出一適長洲徐昌烜　一適同邑錢碩果皆啓澄出年月日啓淙等合葬考妣子胥山青銅塢祖隴之旁而予為之銘銘曰直而介唯丈夫之德慈而順唯女婦之則合葬而銘之以貽後人惟孝子之罔極

袁爾康曰法度整飭而敘事多灑落之致于生沒處又變一格

吳母李孺人墓誌銘

休寧吳母李氏吳君禹存之配也吳李並縣著姓初吳求婚于李翁李使宗戚數人陰詣吳覘婿客晨到門禹存時年十二同諸兄弟戲見客悉走退獨禹存留揖讓客客問宅上存欲議婚李氏者誰耶禹存揖曰小子是也客皆笑歸爲李翁述之曰有黑瘢兒能肅客頗厚顏面李翁喜曰是兒倜儻不凡有東床坦腹之風立遣人許吳氏母年十八歸禹存性柔靜姑嫜娣姒皆賢之禹存少壯時竊自豪好交遊生計日

困不能自舉貲意氣無聊欲出身爲富人持籌算母聞之不食流涕謂禹存曰君既不能讀書求顯親揚其名卽服賈奈何不自立欲爲人備驅使耶君計果出此妾請先死不忍見君爲辱人也禹存大感悟母更發篋中廢籍斑資饘粥禹存閉戶讀書一年遂通詩書大義貧益甚復徵貴賤之術家以漸饒姑病三載母親奉湯藥廁牏必手浣勞苦久不懈小姑姑所愛也嫁汪氏早殀遺男女各一人姑彌留時撫兩甥不舍去母曰姑無慮此匪難爲也當如婦出腹下耶

目遂瞑二甥既嫁娶男猶依禹存以居一日禹存謂母曰吾夫婦且老吾卽世兒子輩于中表貌耳能復令同居食乎吾欲及吾生分財別爨之何如母艴然曰噫君何言與往姑目未瞑吾與姑有言矣吾未死而分異吾死何面目以見吾姑于是禹存爽然自以爲失言母卒年五十有八生萬歷之戊午蓋與禹存同年生云生子三長扶陽娶項氏次㮄陽娶張氏三抱陽娶朱氏女三人適洪氏者早殀次適黃氏程氏男孫幾人年月日禹存命其子卜葬某地扶陽等奉

狀乞予爲銘嗚呼婦人孝姑順夫子勤於家甚儉此其常德也母特達負志氣與禹存足相配至其老翼女妹之子不忘先姑之一言有烈士風爲足多者銘曰而不忘而姑之女之子是以而沒地下六年矣而夫不忘而若此爲予言淚泚泚葬之吉兆慮其比予孫饗之千萬禩

門人吳正名曰只就嫂氏一二大過人處寫出其他常德用數語了之愈覺精神奕奕

朱太宜人墓誌銘

歲己未之八月新安朱氏程太宜人年七十有五告終於吳門之寓室長子昌周治喪事備祔含殮奠成禮將奉柩以返故鄉次子昌緒佐事斯辰開方自晉于功名之會鄉里榮之而昌緒以未及視含殮爲終天痛聞訃奔邀追及母柩於新安之月渡臨棺晝夜哭嘔血久之兄弟相與謀曰吾何以報吾母哉聞之有文爲不朽使吾母懿行得傳於世其可矣越六年庚申禧就贄吳門昌周昌緒介其宗人之赤以

狀來乞銘禧辭不獲謹按狀太宜人出婺源程氏及笄而繼室於朱翁就之事舅姑謹姑病篤弗肯進藥太宜人乃祈天願以身代死私割股肉食姑病遂瘳既而姑得其狀執太宜人手相痛哭就之翁以治生多客外及母卒奔還則一切喪禮皆太宜人獨力辦具不以煩翁與夫于姑既沒太宜人事翁尤謹翁所嗜每先意承指飲食必親嘗服必手稚翁嘗笑謂姻戚曰吾得子婦乃勝於生女故其將沒也獨以幼子屬太宜人焉就之翁既不得卒制舉業嘗自恨太宜人竊窺其意故課二子最嚴日就外傅夜則必令覆所誦習以爲常二子讀書聲與紡績聲相聞鄰里聞之告曰是母道而兼父道者他日必昌其門無疑也昌周年十五隨父經紀外事太宜人誡以無因賈廢學昌緒年十五補丹徒縣弟子員甫娶婦輒令從師就僧舍學歲時一暫歸定省就之翁戲語太宜人曰古稱嚴父慈母吾兩人殆反此矣己酉昌緒以恩貢生卒業北雍比還而就之翁即世太宜人秉家政者又十有五年督昌周兄弟益密有過必長跪受杖太

宜人以勤儉率下然遇子孫過嚴御臧獲則和易而有恩肅賓祭必豐服食則必簡躬自操作至老不變昌周兄弟或以爲言太宜人不悅曰作家與爲學同老而不學則智日損老而不勤儉則家日削汝曹其欲我慎爲而隳終乎然大義所在及利濟人物事輒命二子竭力爲之曰吾戒汝節約存費耳豈願汝作田舍翁耶丁巳太宜人身率兩孫奉就之翁木主祔新安祠廟捐千金爲蒸嘗費就之翁弟姪多幼孤翁與太宜人撫育教養之至于成人其後翁弟[illegible]

歲而孤太宜人命昌周曰汝忘汝父之諸孤乎今其事在汝矣昌周兄弟受命謹其弟惟謹嗚呼母生萬歷三十有三年天下承平財物豐阜新安大家巨室尤以豁侈稱大江以南而太宜人終始恭儉嚴門內之則其昌于而家子孫賢達眾多豈不有以哉太宜人生子二昌周候選知縣昌緒部主事俱娶黃氏孫三明倫明儀昌周出明志昌緒出孫女五昌周出者三昌緒出者二太宜人少就之翁十六歲享年之數並七十有五人以為同德而齊年云太宜人舉孫

晚長孫明倫年十四猶與太宜人同臥起若不知有父母然者銘曰宋氏之四世惟母是恃人知其難至也恭儉之德老而不忘迺惟宋氏百世之所以昌惟我誌且銘幽宮之石以顯示於後人

曾止山曰敘事典樸而氣體鬱然如崇山之繁育動摭此淡於古者知之

○○萊陽姜公偕繼室傅孺人合葬墓表

公諱垓字如須山東萊陽人高祖諱淮力田得田中金家以大富曾祖諱琪國子生祖諱良士父諱瀉里俱縣學生博學好古瀉里公以仲子埰貴封禮科給事中崇禎癸未殉萊城難贈光祿寺卿賜祭葬建祠諡忠肅生四子公行三母楊太夫人憐愛之家中落手織小兒冒賣錢易果餌啖公公每發曰母不食兒亦不食常含去十歲屬文十六能詩賦邑宋侍郎玫一見奇之曰恨不早識姜叔子膠州高侍郎宏圖贈

以詩相器重丙子公年二十有三舉鄉試第七初隆慶丙子艮士公鄉試擬元主司置第七房考官不悅作主司意竟黜之及公中式如其名數人皆異焉庚辰成進士出徐文靖公汧門壬午授行人司行人秋為房考官得士十二人是年奉命陪祭山陵公仲兄亦以給事中從時人榮之公在司見紀名碑崔呈秀阮大鋮等與魏公大中同列草疏極論上以為有關風礪命工部剗其名時邊疆多故有大璫某首觸心公疏請誅之不報而是冬給事公亦以劾魏挑下詔

獄受杖公方病臥牀聞兄赴錦衣衛蹶起走出一足
未及履襪行里餘從者取履追着之給事受杖氣絶
公令溺吐口中得活日奔走營救夜歸臥堂上地竟
其獄未嘗入內寢時初生子寓節甫十月公愛之甚
繼室傅孺人命婢抱持向公公輒揮去未幾萊陽陷
公號泣累日曰吾父性忠節必與城偕亡矣已而訃
聞家屬死者二十餘人公上疏請自就繫代兄出逾
歲臺省亦交章請　上語閣臣曰埰非獨子固有弟
垓在公於是徒跣奔喪旋挈家至揚州甲申還蘇州

聞國變公慟悼不欲生太夫人日夕守視凡池井
處皆塞其門傅孺人乘間言曰君即死妾有老姑在
不能從雖然君官小又不在位即無死可也且聞之
忠臣不恥其身之不死而恥恍之不報君奈何以一
死塞責乎會南京再建馬阮與大獄下檄關津所在
緝公兄弟必殺之公亡命浙東既多所建白不得行
遂隱天台鴈宕山中自號佇石山人已還蘇州閉戶
不交賓客間與二三遺民賦詩談文史自號明室潛
夫公既多憂傷善病庚寅下血又潛之萊陽營葬忠

肅公以下四喪病益甚癸巳二月二十四日卒距其
生甲寅享年四十時傅孺人年二十有九痛哭大呼
曰吾早知君年促不獲展其志奈何勸君苟活爲數
氣絶欲自經既見寓節啼曰兒年十二多病我死兒
何以生乃自釋菲衣惡食延師以教寓節學既成公
門下士貴者貽書寓節欲令補諸生孺人曰汝不見
父遺命乎且吾所以不死非願汝能富貴我也卒謝
之身日夜操作以易膏火者十年疾作癸卯十一月
初八日卒享年三十有九孺人上元人性慈惠自幼

及長未嘗傷一物命出一不善言與公相敬愛終身
無失色公初娶孫氏死萊陽而傅孺人先後同公死
與門故合葬於凰村之竹塢壬子九月寓節來言曰
寓節不幸喪父母早多外侮勉學舉子業今以諸生
升國學矣負吾母言嘗自痛獨是先人懿行不獲傳
後世寓節罪益不勝誅敢奉狀再拜以請賜之大文
鐫諸墓門之石禧與寓節友善又嘗讀公詩沉鬱離
憂無愧三百篇之旨故不敢辭表其大者如此

徐禎起曰節節生氣又段段連綴不斷段落最妙

文學黃君墓誌銘

黃氏遠祖金紫公挺仕宋爲朝散郎權吏部侍郎驍騎尉紹興中遷吳縣聚塢山遂世爲吳縣人傳十八世至希文公生履素履和而公夭姚碩撫二子若節五十餘年履和公配徐氏子三甲子之七月七日是生文學君君諱修字人闇行一勤于學試郡縣有聲會甲申國變時多亂徭役繁重君已娶許孺人嘆曰吾年二十有一既婚冠爲成人豈可獨貽親憂耶旣還光福內外事悉身任之不辭勞瘁里中有訟疑難

大徭役咸咨度于君而行己亥丁外艱服闋補吳縣諸生踰年丁內艱哀毀盡禮未幾以錢糧詿誤奏銷然益好學篤愛昌黎文儀中留四子書及詩經出入必偕曰此根本不可忘也君仲弟出嗣伯父君悉以家產均分之其嗣父產盡以歸仲叔弟生二月而背父君長養成人受分薄君嘗以己產所入益之有誘二弟以非禮者君盡力排擊不避嫌怨有外侮難危疑必力捍衛即二弟未嘗盡知嘗歎曰所以待吾弟道固宜爾吾不慮其怨我而不爲亦不望其德我

所爭之區可以見先人于地下已矣他何求哉顧氏妹早卒遺女甥一君迎歸撫養爲擇配凡族戚故舊吉凶事及貧不自存者君悉佽助之至于重建東岳行宮以利賴一方之民梁水施藥殯瘞死者又不勝舉云君卒年五十有六後其生之月日先五月十有二日子一中堅府學生娶許氏女二一適長洲文學許蔚一許聘王奕頤文恪公鏊七世孫也孫男一錦麟孫女一許聘丙辰進士內閣撰文中書舍人顧君焯長子君長尺牘婚友問遺之言皆有意致好蓄古

法書初學趙臨川董北苑小楷及孫過庭草書晚乃參學聖教序雲麾將軍兩家所摹書得其筆法讀書有得即筆記之編目硯錦藏于家方君病時嘗取老莊等書與予中堅講說曰吾于病中頗悟元理吾儒言定而后能靜老子言嘗清靜而釋氏亦言禪定三教之旨往往而合又言趙清獻守己四箴言約而義博皆持身處世之道又言楊忠愍致命時所言思深慮遠當奉以爲家法汝其毋忘予中堅旣能讀其父書年月日將葬君某處自爲狀介姜君奉世乞銘于

予乃按狀述次而銘之曰惟君積學能文惜也而埋諸地下。惟君有子乞文以傳諸地上地下地上終合望繩繩子孫永不忘。

鄒幼圃曰敘事絕去蹊徑以生卒諳作篇中照應此法在臨川集中亦不多見矣

曾止山曰簡而要能使著緊處精神奕奕自是老手

○一品恩蔭太學徐君墓誌銘

君姓徐氏嘉興縣學生初諱趾生字朱草既以嗣父吏部尚書諱石麒公恩蔭入太學改名柱臣字貞侯先世具尚書墓誌初君本生祖莪蒿公與贈尚書心虞公同父兄弟尚書公少時有故交詒公代試武場者取解首菲發心虞公大懼思有以全愛子不得莪蒿公遂挺身出代繫囹圄者二十年尚書公脫身遠游數年事稍解尚書隸籍青浦至萬歷壬戌登第獄始釋莪蒿公之代繫也事連南浙兩臺使者交檄轉繫公君父漢水公徒步贏橐饘重趼流血君方保抱

中備嘗困苦九歲喪母祖孺人漢水公提攜就食轉徙不常然能奮志自力于學年二十補弟子員有聲時尚書已登仕籍君未嘗持一牘干進有司及他請謁嘗謂子功燮曰吾兩世先人遭大難吾身受摧折俱不忍道讀書佛寺十五年一門無樞冬無緼火未嘗不發憤至樂而忘憂也言已泫然君自負其學取一第如拾耒幾國變遂謝去先是尚書無子有武水同姓子因緣門下尚書南北宦游家政大小悉屬綜

理崇禎壬午尚書繼室馮夫人卒繼嗣未定同姓子擅發喪以己名爲後時尚書掌刑部以夫譏熊公開元姜公埰獄罷官閒住歸至淮聞之飛書當事及所親言是子非族類不可以主宗祧迺遣歸立嫂前議更定計文申明立後之義告諸祖廟而立君爲嗣既念同姓子成勞以爲古人有養子之例命竝子之明年南都建號公晉吏部尚書又明年尚書公殉節閩城君冒險求公遺骸時殺人如麻橫屍流血于路君徒步竄身其間晝伏夜行奉公柩歸葬君既痛尚書

死忠益閉戶不出不逞之徒動以義士頑民相誚讓撼君于風波者垂三十年始定凡盜賊水火獄訟相連及幾滅門者再喪身者四而左臂以求尚書遺骸時爲脩所傷血出過甚每西風作則負痛呻吟不自勝享年六十有四娶胡氏子功燮娶嚴氏次震美娶朱氏女一適吳孫男女各一皆震美出君束身儉約性醇厚生平無玩好口腹之欲妾媵之娛惴惴小心不敢以顏色先人與人言未嘗道人過語人惟簿事與同里施君博俞君汝言爲同道交博覽古籍自六

經子史旁及二氏天官地理百家之書無不究焉嘗以李虛中書自占曰吾之生歲在甲寅庚午之月丙寅之日時維戊子大運丙爲比子冲午流年丙爲比爲刧財幫日辰太甚丁又爲幫雖陰火不及陽之剛烈然非佳兆也丙丁之歲吾其殆乎丙辰冬君病丁巳正月五日卒年月日君二子將葬君某地功燮介吾通家子俞炳以狀來乞銘時余養疾吳門功燮居距吳門百餘里年踰四十未嘗一至于是請子乞銘乃至遂不辭而爲銘曰君少丁家難壯遭國變身爲

貴胄未嘗有一日之宴遂坎壈以終然且殁身而無怨君臥地下且仰面有君有父克蕆獻

秦甕巖曰只平敘家常事便有變風四集之意以星命掉尾事奇而文亦奇矣

處士俞君墓表

歲己未之七月嘉興俞君右吉年六十有六以病卒其十二月君子炳奉君葬于慶豐橋之左明年予客吳門炳以通家子奉狀來乞表君墓門往予客嘉興曹侍郎所君日日過從相與博論古今治亂人物甚合予嘗訪友數十里百里君未嘗不偕將君方授徒朱氏蓋輟講誦而從予者旬有餘日君性剛臧否人一出于直道不避嫌怨予嘗謂君子脫遭時遇主冠柱後惠文不足道也別十年而君死矣知己之感人

才衰謝之感慼焉有傷于予心今其子請表君墓何辭君諱汝言俞氏先世失其諱九世祖諱安曾祖諱誠祖諱楷父諱瑞徵生君于海鹽之于城行二君生四歲而背父十一歲背母從兄徙嘉興府孤苦力學年十九補秀水諸生試輒冠一軍篤君雖工制舉業而好古學龂龂以古人自期于書無所不讀名動四方事有疑難不能決者人恆取決于君他日利害畢如君指人故服君經世才不獨以文學也君家貧嘗無儋石儲而浩然自得有族父富無子序當立君族

人與其宗者欲爭立君僞謝去知舊仕宦者君不通干謁或禮請賓之間一造君迺貧以游燕趙韓魏宋衛閩粵之鄉越雲中鴈門故所搜羅載籍益富讀所不見書歸而閉戶著述漸川集十卷先儒語要六卷京房易圖晉軍將佐表禮服沿革漢官差次考宋元舉要歷紀年同聲錄崇禎大臣年表卿貳表明世家考寇變累弇州三述補品級廣考西平縣志嵩山誌謚法考補雙湖雜錄本艸摘要晚又以春秋四傳互有異同皆各據所見非聖人本指乃廣搜百家書盡

夜討論擇其確當者以釋經義著春秋平義十二卷四傳糾正一卷君坐是兩目失明然猶令人口誦諸書君口授所見使筆記之遂病僂以至死嗚呼惜哉君貌肥短簡率不修威儀予嘗與君論文言文之傳後世者中必有物結聚沈鬱而不可解如牛之有黃凡大言小言觸處並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君領之曰然然他日偶閱一名士文以示君曰何如君覽未竟鼓掌大笑而旋曰此文無黃予亦相與笑而罷其大眞爛漫如此君娶范氏生子一炳女一繼室顧氏

范氏孫男四人

徐敬可曰尚敘漸川好學之勤而人品經濟互見寫得夾爽生動神采儼然

張秋紹曰敘事敘言敘情俱跌宕可喜得韓馬少監墓誌銘遺韻右吉在焉呼之或出

庶士華君墓誌銘

君諱瓏字龍叔性純孝天啓甲子母錢卒君時年十二勺水不入口者數日父振玉公手調食食之乃食哀毀逾禮服闋猶嗚咽不忍除事振玉公孝養無方家貧嘗嘆曰啜菽飲水以爲孝此自其親言之耳于人子心豈安哉竭力謀甘旨甚備父讌客坐臨戶君數數起問得無風乎其叔父酒坐見之歸語子弟曰爲人子不當如是耶父卒哀甚貧時粥產以襄事不復爲飢寒計更念生不能盡養當求所以顯揚其親

傳世而行遠者莫如文章乃乞言于當世之名公鉅卿以文名海內者又念書法不工不足稱其文乃廣購歐陽率更書蒐綴成篇一字一畫皆手自營緝歷寒暑窮晝夜之力而後成先是君續編家譜曰守固譜守固君所自號取固窮之義也自十六世以上誌銘具存獨闕六世祖樂靜公誌君多方求之不獲人或紿以某處曾見之君冒風雨立往尋訪步走數十里不得亦不悔也既十餘年竟于族孫所得之遠祖栖碧公曾建春艸軒以奉節母元張潞公翥爲之記

人得詔徵則作八分書勒石十九留隆亭已散失君
悲亟償購之不獲後僅得于荆溪澄江或出之楷牢
并從間亦獲十餘年始全華氏世家家藏古名人墨
蹟最多若鄭提舉元祐作孝子祠記黃文獻溍于尚
書文傳危叅知政事素貢尚書師泰倪進士堅所作
貞節堂記序詩銘倪侍御敬作三省齋記盛邑令琦
贈三省公詩而君祖父栖碧公書畫三省公春日寫
意圖及八十不稱壽詩卷並有名賢詩詠題跋樂郡
公京邸家書一冊諸世守外散佚他所者君悉典衣
質錢購得之或故高其值以要君不恤也曰是豈有
價乎特葺保墨闇敬藏之嘗言吾每一展視如見列
祖之音容聞謦欬雖得火齊木難不如得先世一字
也君于兄弟友愛居常討論經史或展玩法書名畫
竟日夜不倦其伯兄季弟死皆極哀勞營喪葬君姊
妹三人伯姊適王氏貴顯仲適鄭盛年而寡季適亦
鄭氏酷貧君歲時禮之如一于二鄭恩意有加焉叔
姊疾病指少子鍾祺謂君曰以累弟君逡巡不敢承
叔姊曰毋惟弟不負我君許諾遂瞑時鍾祺方七歲
君護視惟謹而以文字之曰使吾家人內外皆親是
子也季姊貧日甚君割屋居之日用資焉伯兄子年
相若以爲行蓄之仲兄子幼孤尤加憐愛爲畢婚娶
事君嘗曰兄弟暨諸子皆吾祖父一體所分遺吾不
敢忘祖父敢薄兄弟哉晚年自稱華坡居士名所坐
室曰虛白集古人語爲榜題曰與世淡無事此生閒
有餘年六十二以病終時癸丑六月六日也男子六
人章志己亥進士內閣中書舍人候闕主事娶王氏
繼室蔣氏次章善娶王氏繼室陳氏章斐娶葉氏丞

錫吳縣諸生娶顧氏章發娶黃氏並王孺人出章卒
側室周出女四一適浦流聲一適諸生鄭鍾祺一適
太學生吳涞並王孺人出一幼周出孫男七人章志
出者三克家充宗並縣諸生亮宸太學生章善出者
三章斐出者一俱幼孫女八人君行誼大者在孝其
先祖手澤所遺終身求訪勞費不訾至老死而不懈
君死之前日言不及他唯舉先世翰墨命章志曰此
世澤也汝愼守之按華氏之初宋徽子十一傳至考
父食采于華因以邑爲氏晉義熙末孝子寶父殁于

王尹遂終身不冠婚爾齊部表門閭十八傳至都尉榮仕宋從汴梁又三傳至承事原泉扈蹕南渡復居隆亭今無錫華氏始祖也七傳至都事鉉妻陳以節孝聞元至正間部表其門遷傳至悰韡公明初徵孝廉多著述鄉人私謚孝通先生自隆亭遷蕩口是爲蕩口始遷之祖再傳至樂勤公典叔三省公宗康衡齋公皆是生君高祖樂靜公燕曾祖仰靜公欽訓祖玉菴公元祥父振玉公自明振玉公配錢孺人生丈夫子四而君爲叔君配王孺人先君卒葬有年矣庚申十一月日章志等將啓兆奉君柩合葬于大通橋之蓮葉蕩禧適客無錫章志奉狀四頓首涕泣請銘君墓石禧遊客吳門君與章志皆有交不獲辭君忠信廉于財而寬容愛人嘗困乏向里人韓君貸百金或尼之曰若貧甚好爲之葉君笑字君曰守固豈負人錢者卒假之及期君其償子母葉君喜自負知人而君更與葉爲婚姻葉歿君哭之慟曰葉君知我王氏姊避兵君所盜起去以數千金委君曰爲我藏弃久之君亦避盜他鄉轉徙皆棄金自隨歲餘卒歸之而

姊婿太守君不知寄目疑有留金君聞之仰天自誓遂與太守絕太守卒君爲翼其孤禦外侮焉有族人以他事誣君入獄者君將訟之其人急請曰訟曲直無一定安有已時吾與君矢諸天彼此毋相害也君曰幸甚與設誓而罷其人死有修怨于其子者會章志舉鄉試乃要君共力擠之君曰罪人不孥況若固吾本支乎吾已久釋于懷矣卒爲營解家人弗知也君歿其子感泣嘗爲人道之章志旣成進士功令急賦稅君戶所輸悉完而縣胥失登籍章志坐是詿譔除名將訟之或言胥吏舞文者罪至死君謂章志曰汝莫重一官輕人性命也遂止君生平最好古人名蹟然遇其子孫雖甚愛必歸之曰吾以爲耳目玩耳豈若彼爲祖父遺澤哉君一二軼事皆足爲鄉里法故並誌于石銘曰蓮葉之墟藏君體菂房根須皆君子

鄒劬園曰予素交龍叔先生嘗嘆孝子之後復有先生也篇中以純孝爲主末幅點綴軼事須眉如見而布法緊峭銘更古崛硜然有聲

雜問序

魏叔子先生教授生徒以史鑑之可疑難處之事課業諸生積爲雜問一卷余讀而喜之以爲造士之法此其一端也僕爲之刻以公諸學者盖事不師古不足用今然不能于古人之可疑者推究而發揮之則其是非與所以成敗之故隱約而不明游移而不確他日措之事業必不能盡其用洪武初鄉會試四書疑一道最得古者考言之意盖策問之體可施于四書而况史鑑之事乎士不尚實學雖日談誠意正心之言何補於治亂其流益下試策所問對與帖括無異欲求真才豈可得哉古歙後學閔本貞撰

雜問引

語曰信而好古讀古人書不疑不足以信也予不敢廢己所疑以信古人尤不敢自信其疑于是擬爲題目與同學者考難焉或一事爲一篇或數事爲一篇又或考以時事所宜興革非有義例可歸年代先後可次曰雜問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雜問目

第十九卷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九

雜問

○雜問一

昔武王克商旌善人舉逸民天下之賢有德者無欲不錄而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意者夷齊入山惟恐不深武王雖欲求之不可得然二子辭義讓固當時屬耳目久非區區不可指數之人也且夫就之不可得而多端以求之者光武之於子陵是也求之終不可得而旌善志過者晉文公之於介山推是也豈武王而不及此或曰聖人善成人之志非如後世僞禮焉以干譽者天下之道有並行之而害有並行之而不害退全君臣之義進成救民之功此並行而害者也下亢厲以守其高上遂[illegible]善此並行而不害者也且夫徒欲成人之[illegible]也不愛周封于地下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illegible]道而行也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豈其有微辭耶

○雜問二

西宮之難盜殺子駟子國子耳是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産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盡殺之君子是以多子産之能問之感莫大于親喪死莫甚于盜死子西倉皇急遽之情孝子之所用心也臣妾器用此何暇以爲計者而皇皇焉庀其羣司使閉府庫而完守備情不已泰乎子駟既死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

群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産止之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方子産之請焚書也子孔不可曰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公孫鞅治秦令下言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其後民莫敢議令上立法而下不順吾又因以焚書則毀法以求悅于衆者惟日而不足也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靖國之至計毋出諸此然褚衣冠伍田疇鄭人慫怒欲殺至于形之謳歌播之道路而子産不爲少恤何與

○雜問三

衛鞅申不害皆好刑名之學其富國彊兵立功名于韓秦者同然申子相國十五年考終無害而鞅至滅族彼其學有不同抑所以用者異耶吳起相楚相不急之費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士故能平百越却晉伐秦衛鞅刑公子虔黥太子之師然后秦人趨令彼二子所以成大功于國者盖貴戚大臣無所畔恩法在必行故也然卒皆坐此不得其死夫治國之道恩必逮于所疎威必先于貴近二子不强國則已誠

欲强國則舍此道無由然則國之與身固有不能交著者子產相鄭鄭之民欲殺之及其死而歌思之不衰是遵何道與

邱邦士曰直體中有層次而其氣愈勁

○雜問四

漢陳湯矯制攻康居斬郅支仲威萬里之外而丞相匡衡阻其封當時劉向谷永耿育皆上書訟之後人莫不罪衡詈儒媚嫉爲萬世詬厲唐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及頡質略斬其首以歸唐使郝靈荃與偕詣闕靈荃自謂不世之功矣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至慟哭而死議者謂璟爲賢相見始而知終明皇卒以黷武

致大亂何其智之明也然則璟與衡之議同與異與或曰靈荃因人以爲功授以郎將非抑之也夫靈荃因人與湯之矯制盖亦略相當矣劉向之訟湯曰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受賞則逾年而授郎將得毋過乎且夫能使質略以首詣闕其後諸部來降則亦不可謂非靈荃功也唐歷載靈荃引特勒回紇部落斬默啜子毒藥河而通鑑宋舊傳云奉使會得之二說者又宜奚從

○○雜問五

君子恥獨爲君子而小人則欲人之共爲小人于此有屈身而分謗者則天下競高之是以郤克子罕之行極稱于後世鞌之戰郤克將中軍韓厥將斬人克馳救之至則既斬矣郤子使速以徇曰吾以分謗也夫罪可殺則救爲奸法不可殺則厥之斬之爲非知其非以爲無及而使重之是一屈終不可復伸也故自分謗之說行後世士大夫同聲相和至有逢迎貴倖先事殺人以徼其指者且夫大臣體國務相濟以

成治無務乎小忠曲謹以自辟其名蓋非苟安其身而已吾大得民之心則雖有決裂吾得以身持之而不至成瓦解之勢宋皇國父爲平王築臺妨于農收司城子罕請俟農功之畢築者于是爲澤門之謳子罕聞之親執扑以抶其不勉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此亦分謗之事也

○○雜問六

昔蕭何作未央宮帝怒其侈何曰使後世無可加而帝悅帝之怒之與悅之孰誠而孰僞耶吾聞作法于涼猶恐其奢而何之治私第亦曰後世賢師吾儉抑帝以僞怒而何將且以僞對耶漢之誅信也其誠耶以信之怨望或有之然參考彭越所以誅則甚可疑也乃史何以詳于越而略于信豈以班列絳灌嫉信者多抑信功大將爲帝諱之耶淮南數爲不道文帝遷之與有庳之仁無異也當是時天下有斗粟尺

布之謠何其悖耶豈或窺帝之不忍而有或使之者耶鼂錯削七國所以爲劉氏計甚善諸侯狩叛禍幾不解謂之能制亂可乎主父偃推封之法此誠盡善無弊然當錯時則不及行矣豈制亂有道抑削之誠是而所以削之之術非耶田叔索梁燒獄辭而還帝稱其善且夫帝欲誅梁叔以死爭可也否則帝當沛然而特降大恩今叔小臣輒自擅無君不幾甚乎且自此有奸臣猾法阿諸侯王以市私恩者漢將何以治之吾以爲專命矯制必加汲黯發粟班超之殺

匈奴使而後可然自當時以至于今人慨賢田叔也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李廣用兵無步伍行陣卒以不
敗夫制勝出奇徼一時之幸有功則有之不敗難矣
且吾聞匈奴遷徙鳥舉從之如搏影是其馳突倏忽
尤不可以韜律之師禦也廣所以得不敗者可得而
言與

邱邦士曰事外各有精警之見與古人相揖長此
為不磨

○雜問七

魯隱公之仁其始與宋宣同宋無先君之命故隱之
讓義于宣說者以為失在成先君之邪志或曰不早
授焉而及于難夫桓方少年及壯而授之未為失雖
瀕死以命可也且夫執倚而議其後謂之邪志為之
子者則否昔孤竹君傳國叔齊太王欲以授季歷二
伯皆委國而逃之君子以為賢何邪吾聞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鄭忽為太子惡高渠彌卽位而不能去卒
見弑僇後世病之夫為太子惡人為君而必殺之可

謂人君之度乎故隱當誅翬而忽未可以殺渠彌晉
文公反國舍寺人披里鳧須之罪夷吾殺慶鄭而後
入識者謂興亡成敗之機顧見于此忽之始立逐于
祭仲矣為人君不克自強而深猜小苛殺其臣以除
未然之患吾恐陛戟之內皆敵國矣然則論忽者必
先論高渠彌之罪而後可也

○○雜問八

漢光武爲蕭王時破銅馬諸賊降者不自安光武乃勅令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然元之察晉卒只此取察舉爲降人田豐王士謨結詐行營輕騎是之以示至誠因爲所刺後世惜之嘗觀羊祜鎮襄陽身不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以彼二帥交歡遺酒饋藥不設防檢固其所宜唐魏州總管田留安擊劉黑闥亦令白事者直入臥內當是時山東

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无疑而吏民願效死力報之則何也　太祖撿陳兆先降其衆擇驍勇者置麾下降人疑懼上乃令入宿衛環上而寢悉屏侍人于外其事殆危于光武光武時岑彭來歙爲大將並爲賊刺至張遼引之以戒費禕其得失安在與吳元濟殺武元衡擊傷裴度費禕泥愛不疑待新附太過遂爲魏降人郭循所殺其失皆疎而無備然則商君開俄旁車李林甫先驅百步周行力者亡而孝文遷鄴畢給刀兵亦所稱有備既

忠耶

弟和公曰文陣如蛺蝶穿花只是一徑乃覺情緒紛然

○○雜問九

衛獻公子叔之難蘧伯玉聞其謀也再從近關出後世莫不高伯玉之賢人臣事君不幸而遇變死其義可也變未作而匡救之于其先不可而先事以去猶不失夫詩所稱明哲保身易稱肥遯之義焉今朋難而出以速規於越境其可乎董狐書趙盾弒其君而譏宣子曰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宣子受之孔子聞之曰惜也越境乃免是則越境之義重矣孔子嘗稱伯玉之賢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殆幾幾乎則行

合藏者近關之出孔子必無譏焉蓋聞變莫大于殺逐事莫易于速行術莫全于兩利以極易行之事當莫大之變始不受禍終不任責而收甚全之利則明哲者可按戶而得也何以正告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諸君子其斷之以義而姑無惑夫蘧伯玉孔子董狐之名

弟和公曰千古大議論

○雜問十

趙文子請歸烏餘之侵邑使胥梁帶治之帶僞封烏餘而陰召諸侯執之而歸其地帶果能無用師矣是舉也文子之義也以義舉之而以詐濟之其可乎其後猶有烏餘其人者之何濟之以詐是不義也以不義服不義不義必不服將用師而正其罪其可乎晉圍之民勞矣舍易圖之功而迂其道焉以出于不可必勝之事而重困其民殆必不可且夫以朝會之禮致烏餘數而執之以歸諸侯之地其可乎

徐宜振曰文折而勁

〇雜問十一

文帝既即位遂誅少帝諸王子于邸儒者之言曰甚矣帝忍于誅殺也當時以爲呂后假宮人子其說特出于諸大臣非有斷然見其非惠帝子者書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彼少帝王子何罪而誅之不彝若此或曰少帝王子不誅必將有搆之而生亂孝武既役戾太子其後奸人猶乘之以亂朝廷況名爲惠帝子已久而儼然固已爲帝王者是故以勢言則誅之便以理言則不誅爲無失理不足以勝勢然

理者較然在于目前而勢在數年數十年之後與或然或不然者是則理與勢交勝也孝文平勃諸人何以處此

、雜問十二

虛名之士無益于人國然處之失宜足生人心魏道武以桑楷之慢殺崔逞而司馬休之等遂中道去道武悔之自是不輕殺士石勒本胡人不識字孔萇勸之殺王衍諸人勒以爲要不可加鋒刃于是使人排牆夜殺之蓋亦有見于此宋太宗既平江南名士失職者多怨讟乃以豐食美衣養之禁籞使撰廣記御覽後世稱爲得御士之道然太公戮華士孔子誅聞人而齊魯大治者又遵何道與漢昭烈不殺劉巴曹

操送禰衡于劉表英雄所見大抵畧同豈治亂與治平異勢抑王霸之畧不同道或抑自有故也

溫伯芳曰太公之于華士孔子之于聞人蓋其人足以禍世而亂天下之治非僅僅月旦所推鄉國之秀爲時所指名者故收召名士自不爲過孔明不去許靖乃安蜀元帝之禮賀顧乃克興于江左也

雜問十三

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天不可逃則君父夫不可得背此三者並尊而無殺也雍糾欲殺祭仲而糾妻漏之盧蒲癸欲殺慶舍而癸妻成之楚王欲殺子南而棄疾秘之或告父以殺夫或順君以殺父或殺父以助夫此其義皆不可以安且夫欲殺人父而與其子謀糾癸楚子之失不必辨其爲之妻與其子者則奈何

○雜問十四

吾于宋之盟三有疑焉趙文子患楚衷甲叔向曰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吾因宋以守病宋必致死又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當是時使楚無伯州犁之諫則文子叔向必虜卒然刼我于壇坫之上此與兩軍持戰者不同柰益不足恃也晉卿爲虜則敗衂又非獨身亢難效一人之節者比矣叔向之言理則是而勢則非也晉楚爭先叔向勸文子先楚文子不從盟必不成合十數國之諸侯

大夫將成而解向戌何以處之于是戌奔走晉楚間道達意言僕僕矣而不先定尸盟之人意則善而慮則踈也向戌請賞宋公與之邑六十子罕削而投之向戌辭邑其言曰小國畏大國之處而後能安靖其國家無威則驕驕則亂亡隨之兵之設久矣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縱無大討致求賞乎且大晉楚搆兵小國惴惴朝不及夕使得休數月民亦幸矣況戌欲弭兵非折甲裂車銷兵而墮軍實也使戌以此難子罕子罕必窮義則正而辭則謬也然則爲文

予者嘗如何召向戌而誥之使告子木曰諸侯皆晉
楚久盟而弭兵諸侯必順是故以藩爲軍交相信也
今或來告曰楚人衷甲武懼背大信而不敢備且夫
今日之事諸侯所以覲晉楚也不信必叛武聞之棄
信者不勝守信者不敗圖不勝之功以叛諸侯楚必
不然雖然武有聞不敢不告也如此吾意楚人必不
敢動而戌必以死請于楚戌當如何許盟之始即請
于晉楚以定之晉楚爭先而莫適定則爲二器以歃
于庭晉楚與其從各相歃也既而各率其從以交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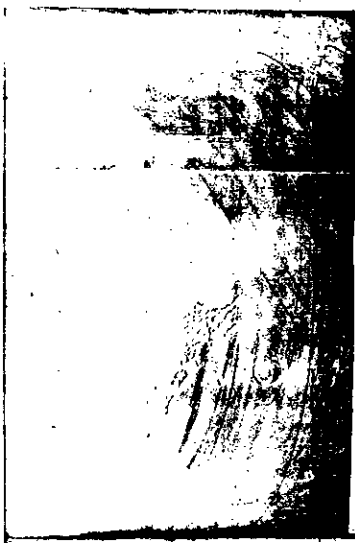
歃若曰先齊其內而後和其外此禮以義起也爲子
罕當何如謂向戌曰弭兵以利國也今受賞是罷國
而以自封也且晉楚無信兵必不弭弭兵而賞則兵
動而誅徵子誰任其咎如此則向氏必無辭矣願以
質之

邱邦士曰各見冰叔處事極有方法處是極緊手
穩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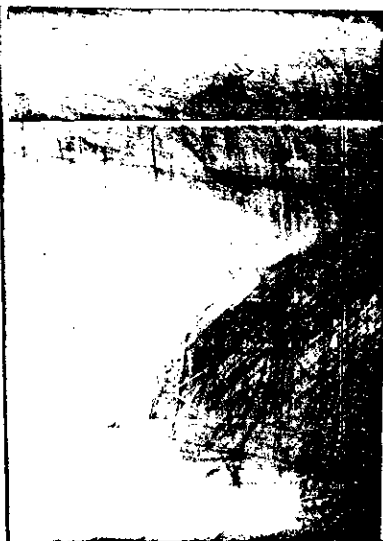
○○雜問十五

楚漢之相持也漢王數瀕于死非謀不善力不敵也
獨其在彭城有取死之道漢襲破彭城羽之精銳未
懲也日飲酒高會若無羽然羽必憤而攻漢漢必不
支此與噲良諫處咸陽宮時勢更殆甚當時諸能臣
智士曾不出一言諍懾之何說也彭城既敗漢王馳
入趙壁奪信耳軍夫我方大危僅以身免而托于入
又無故而奪人軍能保信耳不叛乎是時漢之勢十
一二不及趙信耳叛之易也漢文帝勞細柳軍雖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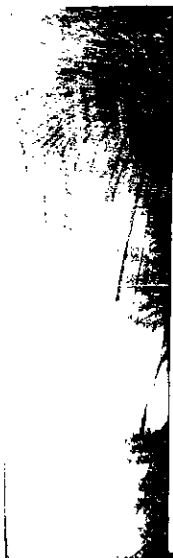
子不得入今稱漢使入臥內竊兵符而二將不知此
與霸上棘門兒戲何異信之襲破齊歷下也酈生烹
死吾以爲不破齊則齊或乘隙而吾叛破之則天下
無復嚮風慕義將必攻而後降城戰而後畧地是以
一齊之逆易百齊之勞也陳恢之說漢王子房乘懈
而破嶢關二說者交得無害果何道而可耶楚漢之
交武涉蒯徹欲參分天下使信自王信苟聽用其勢
果足以背漢而自立否乎蒯徹曰張耳陳餘爲刎頸
交卒相禽滅今君以爲漢王終不危已過矣卒之其

言大驗則涉徼之說亦必非也人情有初而鮮終
耳餘皆賢者何以出此蒯徹以爲患生于多欲然與
二子之罪其以不救耳爲餘慾也或在泜水之役也
韓信百戰戮力以興漢業無罪誅滅至今讀其對武
涉蒯徹數語不禁太息涕然淚下此自信之義帝之
大不仁然其所以取死者抑有道與其天也與否也
邱邦士曰疑古人破綻處彭城一段甚高餘亦各
是一段論頭○各項事散碎不屬却或以人或以
事暗作線索意不屬而文却相屬亦是一奇

○○○雜問十六

昔胥午伏欒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
孺子何如爵行又言衆皆泣願爲之死於是出盈徧
拜之夫午之不愛死久矣衆志不順則言出口而禍
已及盈故先爲無定之詞以探衆人之志嘗觀古人
舉大事有卒然挾以不得不從之勢者若田乞之立
公子陽生是也有婉探衆志旣順而後詞言之者若
胥午之伏欒盈是也且夫乞以囊盛陽生闓然而出
之豆觴之間周勃誅呂氏號於軍中曰爲劉氏者左
祖當此之時衆志未有定也諸大夫不肯立陽生軍
中不左祖則乞勃無遺種矣數子者且跳得而跳失
與秦漢之際暴起者如沸湯然陳涉起大澤假丹書
神狐之異與吳廣密謀深計相顧而不敢輕發項梁
使籍斬會稽太守咄嗟而定之是二者又何道也
門人賴韋曰事機兩是處最要分辨得的確明得
古人不同處所以然之故篇中發揮皆中要害○
文共五古人須看賓主錯出而不混處取格甚巧
乞古如胥田是主陳項是賓賓主間錯出周勃却

又以乞勃對發而緒以數子者勃覩胥田則爲賓覩陳項則爲主矣胥田是主却不對講前段胥後段田中間却又作對然通篇大意又是以胥爲主則胥乃主中之主對者却要在田上發得精神則田又是對中之主矣

○雜問十七

旱之致荒荒之召亂理勢易見然旱者屬天不可爲也故湯之犧牲七年乃禱宜之圭璧久而未應荒者天人之間故救荒有策亂者屬人故弭亂有道然旱而不荒荒而不亂古亦有之其何道之從也夫弭亂者責絕其本而去其枝葉今天道久亢荒形已見有識之士宜慮亂本而邊海流民與村塞市至者日衆倘所謂枝葉者不足慮與吾聞蔡人吾人蔡獨非民哉驅而遷之爲不仁又或激以生亂迺者荒勢大熾

饑民思動轉相煽誘枝本攀生則彼莫草不可除者將無有在諸生無民社之責而有身家之任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其亦代庖而熟思之

○雜問十八

武王克商戢干戈放馬牛後世天下既定必議銷兵之策蓋兵者凶器其人皆不仁之人也聚不仁之人操凶器於太平無事之日其不爲民害者鮮矣且兵之初起因糧於敵不患無食攻城掠邑不患無賞今大難既夷而兵不銷則竭天下之餉不足餉天下之兵夫餉虧則兵怨加斂于民則民怨不得已而議銷兵彼百萬凶器不仁之人將安歸乎考之于古準於今果何道而可

○雜問十九

才有大小地有衝僻事有繁簡小才任衝繁則事不理大才任簡僻則才有餘有餘者負才不理者負事外吏自監司郡守縣令之屬其數至多吏部雖慎考而選之但能較其俸薦資格欲使人與地宜才足配事難矣議者以總河更調監司之疏推于各省令督撫察人地之不稱者題請調補調補不得人者督撫一并議察保無有交賄賂徇于請以惡地苦職調所惡美地善職調所愛者然其意頗爲近古淡世內外

官皆得辟吏而唐陸贄建言請令臺省長官自舉屬屬後考不稱坐舉者以爲今日臺省長官卽他日宰相安有爲臺省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能擇于百僚者儻欲以更調之法推爲辟屬以臺省之例推之督撫及內外長官其法爲可行弁夫一法立一弊生雖聖人不能使有利無弊今此之弊于何極救其弊者何法語曰擇利莫若重其悉思以對

○○雜問二十

明與三途並用不廢吏員況鍾蔚能陳佶之徒厥有成效若漢法以椽吏立功名起爲公卿則不可數矣今之議者進吏員則曰明法練事賢于書生黜吏員則曰無詩書禮義養其心而專事舞文巧法以梊黜得官其何不害百姓也識者以爲漢吏率用士人以詩書禮義之徒兼明法練事之學故雖爲公卿立功名無足異者今宜倣古使孝廉明經茂才皆得補六部督撫郡縣之吏優其禮文開以仕路則大小吏莫

不重廉恥惜功名不肯因緣爲奸是豈獨收偏用吏員之用乎卿督撫守令亦得藉以寡過使其議可行法必若何而可其條議以對

○雜問二十一

成周財賦出入之權主于太府漢之計相唐之判度支宋改三司爲總計司皆專筦錢糧恭稽統十一則盈縮消長可通計定量入爲出之經近者四部二寺入則俱爲取給出則俱爲支給是以戶部皆憂欲乏而刑部寺營常有餘故議者欲使錢糧一歸戶部凡吏部添官兵部添兵禮部議典禮工部議營造皆與戶部酌議行止則出入相準而有无不至偏重法至善也然四部二寺所以各爲出納者有故錢糧總歸

戶部各部寺輕于議支戶部重于議出以至朝廷大故動多掣肘因而誤事故不得不分屬之今議分則頭緒多出納不相準議合則支應不如意誤事失期在所不免二法果當以何爲斷抑何以收其利去其弊也議者又謂兵餉缺額多以虛數搭撥宜令戶部所入錢糧先足兵餉次聽各部寺請用則莫若令各省直先扣給兵餉餘者起解然天下兵數多者必足給而後解正供無幾矣缺正供非策也設兵而飢累窮苦之尤非策也是必有道

師邦之曰戶部主歸出入裁決之宜者耳其他經
費至部駁者自有經制經制即有變更又須別有
制是此不在專歸戶部內論是非者也

四六引

予生不腦滿又無記西之法腹笥單貧不能作四六輿會偶至間一作之命題程篇則曳白矣故生平僅十餘作吾伯子少工是日可數十篇予嘗得習而論之宗盧駱之整而天趣索然者非也口實歐蘇文其簡陋亦非也若以駢儷之妙辭緯以古文之機軸庶幾是矣然氣不逮質皮不雅令有匠工焉故曰雕蟲小技也亦有[illegible]

魏禧自識

四六序

魏叔子先生著書百卷多行於世大江南北習古文辭期於可傳者必以叔子爲宗余門人秦子揆一爲人亢爽喜文章既摹印叔子所板刻文數十冊歸貽秦中諸友一日過其寓樓檢諸笥得所爲四六一冊賦三篇顧謂叔子曰先生既以文公海內斯獨不可示人乎叔子笑曰駢儷之文文之日趨下者也而詞賦吾且無當家之學其何足示人時余方在坐取而讀之流麗動宕往多思理一洗風雲月露之習而鏗然金石聲流几席間者不待終篇已然矣至其賦工比興則騷雅遺音也豈曰雕蟲之技哉秦子日爲宂之書無能終秘吾將代授梓人可乎余曰可越數日而工告竣乃爲之序涇陽同學弟楊敏芳譔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二十

四六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興士編次

〇〇〇勺庭閒居敘

余以孱瘵僑于翠微乃營昌邱物土作屋叠石阻池命曰勺庭志小也夫銜葉之鳥蔽身飲河之鼠滿腹吾多乎哉閒居無營聊著篇章其辭曰嗚呼物有盛而取衰亦有廢而得全是以子休寓夢于櫟社茂先託賦于相風抗念盛時頗懷壯志天下爲任蜘蛛之

隱硜硜一級未虛麒麟之楦彼彼何期人道漸滅天步艱難秉軸懷乎二心専城持乎兩面同類相忌恒憎鳥而愛狐貞士見疑號啼而惡鵲嘗之蟲有兩口爭食嚙身鳥生九頭戲飛折翼但欲一身乾沒何知九廟陸沉泰郊轉其轄車骨市盈其鼠髮四方反側難飲華平之花三族凋零莫避西州之路其位當中男才本下驅御根矩于龍腹比宏謨之蜂腰時過中而無成年未强而已艾思聊卜歲徙儗蜾蠃之心轍當九逵自笑螳螂之臂若使奮其强項貫以仔肩

是所謂白鳥抗首而負山玄駒躋足而馳河豈有濟乎爾乃托業友書棲身充隱似乎遺世頗蓋巢之潛青非敢絕人若沙箸之遠瀟門視十步之沼屋結于劍之岡疏待女于軒南樹宜男于堂北爰植桃李成蹊不言亦有蒲楊望秋未落倚白間以玄論仰碧落而題箋內史吟兮山椒少卿咳兮水裔興移花影晨澆東坡之昔禍轉樹陰午攤太白之飯閉戶即成突廈寧簾遂若京臺大意可覩謝書厨于百事有為而作辭詩誓于萬篇或懸釜而爰乾餱時下帷以資求

脯于帛心織買粟舌耕家無造業之錢口絕嗟來之食則有時當令序載值嘉辰庭戶幽陰朋花依主風日清美山鳥迎賓三徑來白意之交一庭坐因心之友乃烹浮雲乃羹沉水荔奴饌盤菊婢響瓶座傾玉碓之樽夜盡銅荷之燭時高談而屈衆驚欲口呿或微言以解紛笑可齒冷不問身後懷鱸魚于季鷹惟娛目前愛群賢之逸少殽核既盡詩賦旅酬深沉者若巨源之頭搖斂妙者如子建之口誦歎矣無紀悲感頓生把酒問天拔劍斫地嗚呼是吾不稔負掠未熟倚杜興歎詳懷漆室之愛棄續長悲孰隍監門之泣豈所謂禍福相及憂樂潛生安不可倖而樂不可常也

伯兄評伯曰潘陸深蕪王謝風流而憤志達情又具莊騷之美

湯谷賓曰屬對之工一讀而見其用意之妙必詳於典故後知之如前段刻畫季年朝臣罪狀以兩口九頭等事當之真如吳道子畫地獄變相矣

○賀萬令君箋

恭惟明公月當建未時値生申頌德盡含哺之民蹻堂極垂紳之士某湊觸草野莫稱三若之觴遂仰岡陵願效九如之祝辭雖乏于黃絹物敢比諸芥繇謹獻帝王歷數一部文陵著草一莖端溪石硯一方古銅花瓶一枚者伏惟黃帝建元歷年四千三百三十以上赤文具策爲數一萬一千五百有奇而永年惟視得靜壽以養生守口如瓶知神氣之不散明公先人開道後天長存幸昭鑒其微誠用令符于嘉讖好養生之術故云

○○林夏叔歸翠微山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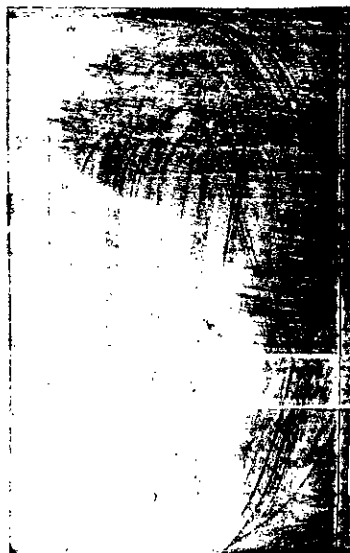
丁亥孟冬之六日林子自章門歸將與李子謝子蘇登乎翠微予坐而遲山之口予時新月初駕乎藤蘿秋虫懸吟于石岬狎兒狼疾驚看黃犬之聲病友能鍾談揖烏雅之影握手道故濯足登堂樽酌芋柴餅煎竹籜喜就連眉之坐不須歡脚之錢夫箕踞長嘯則杯可浮白三斗不辭慷慨悲歌則淚巳墮紅千行齊下征夫未老何雙鬢之非青戰馬巳亾撫寸心而猶赤嗚呼唐人飲酒動悲棗亾晉士引觴輒痛生死感秋冬之代序嘆日月之易行天地幾何山川不改況人生離合之會倏若浮雲悲歡之情幻如朝露者乎

兄善伯曰悲壯流漣邾復清幽縣邈晉之風度唐之激昂此遂兼之

○告玄帝文

維丁亥年十一月十有四日翠微下士魏禧敢齊潔虔肅敬禱于玄天上帝之前曰禧兄弟三人長際瑞次禧三禮丙戌辟亂奉父母家於翠微之山大命既傾新政時及或敢逋隱隨以重刑戮其老幼籍其田宅是時父子兄弟徬徨無策念潔身逃禁則祖宗之血食可傷貶服遵時則新政之風波不測伯兄際瑞毅然請行謂審義禮則忠孝有重輕權利害則死生有命數身居長子責在承祧𨿽是冒險入城汚身存祀豈惟二老之衰殘藉茲忠養即兩弟之身名賴以苟全拂逆萬端勞苦百至今者土豪不端群小輿戎斗城有梁邪之危介士無全身之策風采未凝鄉里因而側目疎狂取怨仇讐欲讐甘心兼之晝應賓朋精神疲倦夜戒城堞風露凄寒即兵火以無災恐疾病之猝作竊惟老父有志義當休其高情幼弟無能才不及於應變推于弟服勞之義正吾身供職之時乃禧反逍遙於山林而兄至重累於患難若後變不測兄有墜地之憂則此身雖存禧負滔天之罪人誅

既竭神聽是哀念吾兄孝友之積誠擲下士籲祈之一念矜其人禍宥以天災萬一正命莫逭大數已定願捐已𥙷用損兄憂減禱筭之兩年益兄壽之一歲不勝屏營痛切之至

兄善傷曰至情所迫不必論其辭之工拙然追于至情者自然流出一段懇惻精神不覺其言之切而詞之達正非工于文字所能及者

○禮斗表

惟神大德好生神功莫測作中天之樞紐式下土於照臨敢申悔罪之辭謹奉告虔之禮伏惟禧一介青衿牛生黃卷十五有室已合禮於齊眉三十無兒未承歡于進膝在昔國家鼎盛尙希三命爲榮至今喪亂薦臻祇覺百年易盡念有子爲不死思無後之罪宏此或蒙在天行衆以孽孽自作追惟襲過益切今[illegible]宕[illegible]見其源偏乃舉足輒蹈夫尤悔伏誠因而運氣至妄動以害仁恣欲生于溺情毎邪思而亂

德自私自利獨處皆然見爲益已而不覺損人小善小功庸或有之初非求福而後乃望報天理不勝人欲之橫從善未若好名之堅至在庭幃尤多愆罪四肢久惰毫無竭力之能五常不修滋乖養志之義未知克子特念貽孫在二人切悵望之情而一身抱孤危之懼遷善改過不敢自棄于生成惠吉逆凶用以日厲其修省蓋莫非命也必大善乃能回天而雖有惡人即微誠亦可饗帝伏願上帝廣好生之德立窮開悔過之門降彼新禧道茲舊愿但使錫以負薪之子不至有隕其宗用以承慰含飴之心敢云克昌厥後。

溫伯芳曰至誠惻怛此呼吸可通之道也中間引咎處尤有隆宜公詔誥遺意是大手筆規模根本孝思與尋常祈求表章又自有別

此癸巳係也往先後君聲揚一水師緊嗣皆以禮斗後生子三時師問禧曰朝元時能起敬心乎予對曰敬則敬矣獨不能起信心耳當俯伏鞠躬之際亦必敬禱之際之志以爲拜祈可以得福當

必无此事也去年遂不與醮夫身不改過修德而妄祈于天此文本不足錄以其中自訟語頗切當故存之 癸卯自記

○錮通帖

蓋聞人情必[illegible]王攻或已遭責傷哉流俗共相煽以孔方哀[illegible]已不黠其墨突我若坐敗子冊彼必立散夫妻書請明錮以宏陰騭

○○賀羅翁六十又一

惟翁時值桂秋歲周花甲如結在魏應登百一之期似益於元久著十全之事北魏羅結年百一十爲長秋官元羅天益善醫其覩蒙一地心有二天號太子之更生父比扁鵲淳于公之可使女愧緹縈余大婦劉年病瀕死翁起之時呼爲父蓋聞活千人者後必昌人願翁以一歲能有文者爲不朽我欲報以千秋

復蘇平叔

伏讀手教推揚先徵君遺言先人既朽之身光于日月感幸何可言先子生平不好文字思以身殉流俗式訓子孫惟寡過而未皇遂著書之多闕伏承足下顯微闡幽細大咸舉昔陸敬輿著忠謇之言得子瞻而愈重陳遯民立高世之行藉[illegible]以有傳足下以野史通國史之窮友道補子道[illegible]鉄獎其方來竊所不足徒不肖[illegible]陋之譏先人[illegible]狄之恨皆足下賜也

代從弟祈斗詞

念某生甫十歲身逢百憂慈父見遺不如父輩可讀先祖繼背瀵痛祖硯難持叔兮伯兮安在哉入見㷀㷀王母如兄如弟無有矣出惟耿耿末身窮思男子最苦莫過孤兒何當喪父而復喪祖女子甞堪無如寡婦豈意亡子重以亡夫在人間大不幸之遭為吾家若固有之事而某者生多疾病長益困羸既屬三世之人實係一綫之脈祈寒暑雨重憂堂上之心焉瞽夏畦不瞑泉下之目敢俟異日比推恩于斋文願終來年學陳情之令伯

諸子世傑曰哀情動人時與醮者聽肓此疏皆云欲淚不意四六中有此等文字也

○○賀李道生五十

足下學貴樂天年當知命呂尚父之直釣志匪得魚范希文之良醫心存濟物結廬在境而無車馬之喧敝席爲門緣多長者之轍百篇得意身已不覺爲貧斗酒娛賓人竟忘其在客李而城人行誼下宗能詩好客某情同谷鳥性已山猿嘗懷壺中之人久絕襄陽之足謹獻蕉扇一柄刻箋一束文筆一牀足下握扇過都應長東山之假揮毫落紙定多太白之詩

○代祈斗詞

言念某質木散材身同弱草原無詩傲類子美之瘦生非有文名如休文之多病在父母恒字以豚犬而師友或策其駑駘猶肆手口之微勸輙遺腹心之大患螢囊未滿先憂賊蹠之難雪案告歸已感苦寒之氣敢意青雲有路還愁白首無期兼以推彝之家咸云星辰失序茲者上承慈命敬效朝元是用肅心具叢天首

見善伯曰祈神告天宜有恭謹恐懼或悔罪蹈踣之誠此雖意氣輕豪雖曰自歉實似名士得意之筆

○賀沈崑銅五十

先生大業富有盛德日新應名世于半千當大衍之五十上追尼父以知命前邁伯玉而無非君子萬年謹致黃流之祝於人于旦愧無白墮之觴敬將野人一芹致茲山果二盆

兄善伯曰對偶中如黃流白墮孔方墨突碧落白間等類最爲工妙以其虛字有情也

○○○賀邱先生六十又一

厥維亥月誕茲黃耇耳云順矣得坎之孚背宜台哉師艮之止惟伯父之執伯兄久在東林辱小友之呼小子新承西席敢云餞不及物既已情見乎辭月令宜長久之名庭花開延壽之客周而復始正當源懷躍馬之年始以再周遂酬登申於鴿之祝爾者而艾何數絳縣老人我歌且謡慚無黃絹幼婦

徐宜振曰四六濫觴極矣整砌繁縟競傲六朝雖繪藻奪目而氣冗格卑味如嚼蠟冰叔清俊獨標工而能逸其引用故實皆雅切不浮却無斧鑿之痕補綴之迹如羽扇葛巾蕭散自如眞驊麗中仙品也

○為邱而康冠石遺屋疏

邱而康先生身竟赤貧心唯素位啜粥不繼飯無孔
聖之疏立雖已窮居之顏子之陋守道彌篤一介必
嚴安貧無求片言不及雖三旬九食古人良有高風
而八口一椽今世實爲奇事如斗之室牀灶横陳敝
席爲門風雨直入兄因妹長寄臥城頭翁避媳炊立
發簷下只此一尋容膝之地便爲三世聚首之居吾
輩自顧晏安心懷怵惕凡在交誼外有同情今欲權
規隙場再營半室是爲友生弟子量力哀貲予五月

內積付中叔收貯至六月中彙交確查料理嗚呼不
買山隱無取嘉賓之招匪造業錢盡是伯夷之築當
亦有道君子所不辭也乙卯四月禧啟

稱題

邱邦士曰四六文字中仍有風格高樸之味極是

賦引

詩之變而賦也始於屈宋乎司馬長卿楊子雲磅礴奧衍瀰漫亾津涯矣勸百而懲一吾無取焉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賦目

而言淺不可强兮應吾聲惟正己兮物自正

邱邦士曰文本直叙讀之却覺婉轉百倍此情之移人處

曾止山曰直道難行讀此令人痛哭中忽欲發笑

彭中叔曰淺情厚道古節哀音眞可上繼騷雅

○○○獻歲

胡生人以殺人胡生物以殺物胡生人只殺物亦生物而殺人胡生雖富稱豕棄道胡生唯嗇糾粟不飽胡既苗壯碩而偃蹇連蜷如在襁褓胡生則臣虜于人俛稚以泊老胡匹夫徒手以因天下胡坐奄九有弁領之亾其家胡三尺之劍而鞭笞四表胡萬國百州泰德[illegible]不能一紀乎胡挺髮之選射麑蒐裘之在[illegible]華之[illegible]崩胡永昌以晻死胡熊蹯之生旅而晉爲以世祀胡羅十二乘國軸至七十有九而祭于磻石胡恂愗不昭衰叔胡生則覡土之宜以樹植胡麟跃于野兮而鳳壽將三百胡愔禪而朔順俾北地之淹國皇天福善而疾惡兮顧適需而無苟吾聊相與遐覽兮不獲其身其於肖子孫無德膺膺禁兮胡春秋之譏世卿羌徵幸以折蠹兮胡異大商辛罪人以族荷負髮而含齒兮皆天地之胞裏也胡生嫡子之不辰兮壽天下之庶子也庶孽儀其乘亂兮天將命乎賢裔致虔劉于䖍猾兮平庶孽之參夷胡一亂而一治兮更一治以一亂胡大德之好生兮亂日

逆而治短胡漢衎之中北莽瀰紀而不反鶺鴒之聲
不產鳳凰胡為年世生自周湯麒麐之藪不出猙獰
胡爲碏向逎生厚歆胡魏郡之縱稅而售以逆新積
仁者昌胡子氏一蹶而不張積暴者亾羸胡二世而
後天于齊宮於淮右之至人兮建廓淸之遐績攙群
龍於尋汪兮蒐不產乎異域胡煤山之弗弔兮秋祿
秉而果賊旣張羅於嶁嶮兮復扱綱於氾洋揭喃扶
以旁求兮道屢遷而無艮胡大鈞之猥淵兮川嶽闇
而不降鶡獍嘍喋於交戟兮鬻搏舉而猋翔嫉飈颱

之喋喤兮抨貍狌而捕之胡盤桓以嚶寨兮覆決盎
而發狙猋馮夷之潢洋兮覈西涉而無梁號㧸師而
絕流兮胡膠舟以觴行闚天極之旣傾兮媧可以補
西北國家一敗不可復收兮胡忠臣志士肝腦之不
如石聖人法天地以無私兮覆不肯而保賢胡亭毒
之膠加兮迺棄善而右奸白露瀼其旣隕兮又重之
以嚴霜廢草蕤其不植兮胡松柏之萎黃姬胡造之
不良兮項胡霸其國而焦其宮胡苛握溫之奄此垓
趯兮胡遁食之怨泚諫譴於海西流沙兮羌坱北其

未央胡瞻瘖癰羸闃無人兮夜黯黯而不光亂曰天
地生我不敢忘兮上戴三光履五常兮獻歲羣折之
酒漿兮區區忠直侍帝旁兮不敢殢天自離殃兮

邱邦士曰怪憤之意可掬

彭和公曰文自邃古其情響得九辨之遺

雜著引

自論策以下凡釐爲二十二卷其無所歸者曰雜著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雜著目

第二十二卷

孟子牽牛章　書碧瀾姜事

論屯卦　讀宋李忠定公集

書羅飯牛扇面　灰榔紀事

述夢　庚子七月十八書夢語

甲乙問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二十二

雜著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侃興士編次

○○○孟子牽牛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可得三字問得鄭重一設款羨羨幸如不獲聞之情如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開口便著力一擂把齊王款羨桓文一腔熱心擂得冰冷直按[illegible] 無以則王乎 纔按落他接口便發他到天上抑揚不[illegible]無[illegible]字本是語以更上一層卻似更下一層妙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 孟子說个王字齊王便悟出一德字已識得王天下大勢昭天資之高如此與梁惠開口亦將有以利吾國便自不同此孟子所以惓惓下文所以反覆攻擊誘掖之而不能已也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王字極重大保民二字卻極平易齊王又問德何如則可以王甚敢鄭重覺難之又難○孟子卻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其輕鬆覺易之又易○保民二字極平易卻極的確作他好奇好聽此又理顛撲不破○保民而王四字妙在不是籠統道理與神效爲政以愛民爲本語有雲泥之別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說个保民齊王便有著想處便覺此事我亦可做故自疑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若孟子說德如湯武則可以了矣齊王必不敢曰若寡人者可以爲湯武乎哉誘掖之妙如此 曰可 一口說然許他略無矜重妙妙 曰何由知吾可也 問急

只問者數行文字便如生龍活虎不可把捉盡變之道身當[illegible]俱 書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

三句一句一轉抑揚操縱之妙如美花

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保民而王許得他極大卻引逗一件最瑣細事令他無處復索○絜絜敘述皆是令他雖心消散處無作用中作用令人看不見 不識有諸 問妙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 突然許他一句于最小中見最大許令他無處摸索○只許他一个心字最斟酌下面許多心字俱從此處生發推敲出來 百姓皆以王爲愛也 纔許他是心足王卽便擫倒一句并愛牛小仁俱不許他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纔擫倒一句卽便救轉又見流俗不知我獨知之自認卻己其言易入○二句又從節外生枝將許他可王意手置一邊以下卻就易牛事皆解開論固是推敲他本心處亦是消歎他羅心處 王曰然

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妙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極力一難令齊王無處皆想如大冬閉塞草木枯落無復生氣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看他解說騰挪之妙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極力一解如春氣發動草木萌芽欣[illegible]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

五擬皆難重典酬練詩有比興引物援類入人最易故諫說之文必喻焉義獨中物

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

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

王者何也急問○要知自何由知吾可也一問以後齊王急欲明此一事却被易牛事牽纏問難到此不禁湧出○此句竟接何由知吾可也中間却斷十數行文字斷續之妙如此

曰有復於王者曰緩答○齊王急急問可王處却用脅龠反諾之一路蕩漾排宕住而不住斷而不斷縈迴牽拂怡然入人

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擘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齊王知愛牛而不知愛百姓所以不合于王者正在此孟子偏來此一事以爲足王愛牛本易愛百姓本難孟子却將百鈞一事

百鈞一羽秋毫輿薪挾泰山超北海緣木求魚等語不相蒙僅明理亦使文字雖奧生動使莊者心情滌蕩豁其蒙神故昔日正言而不悟者此後世儒者職君無術動輒聖人語壓食其榮

羽秋毫輿薪比喻變易是非倒置難易横說竪說自成文理真大無碍辯才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明明說他難王却明明說他易王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前面比喻譎肆文勢排宕到此忽入正論與切渋厚令聽者肅然起敬○

[illegible]中間却出依前[illegible]節中一段上遡虞夏下引商周稱仁道義典蘑雅正合觀者端拱肅容不敢狎視聽之所以得稱爲經者以此

此段文妙浩如江河重如山嶽是文字中推一籌最得力處

詩云（引詩妙）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一段俱是說推恩足以保四海教訓引動齊王正言如此却夾一句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分明直刺齊王然若明向齊王身上責他便令他無自容處此只從泛論道理上忽然暗地一推令聽者瞿然心驚言者却原不動聲色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莫善于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

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既云王請度之宜待齊王自言其故乃急說抑王與甲兵四語反代他揣摩何也蓋百姓之重于禽獸愛百姓之當先于禽獸此理最明齊王之能加恩禽獸不能加恩百姓此事易見此一請度直令齊王閉口無言再難答應若不用抑王一轉下面許多議論俱來不得矣嘗論人之進言有閉塞他到極處令他自尋出路者有閉塞他到極處我却爲他開一出路時此中机用但可意會不可言傳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諸極尖刻詼諧可喜然必
羽人最取左右之患通篇只此九字不可為訓○戒
因時呵王矣詆大臣斥貴幸已成風尚此等語尚可
行至賈生痛哭激切不為謙辭地則殺沮終乎矣蓋
以戰國之術行於漢初便已不作而或欲
以三代之術施于漢唐以下者豈可得哉而王豈為
是哉王豈為是一句不得不然齊王幾以孟子為呆
肥其數語故作波瀾以舒上文迫切之勢却步
人矣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
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齊王到此只說孟子既已料中
勢必許他然頸聽不意下面說得搖與至此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
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驚疑之甚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

而為之只。心最要盡雖思正是盡心處却却上文猶欲做去便把心錯盡了心盡得當便可王盡得
不當便有災遇塞一邊去邊令他專向一邊去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驚疑之甚曰
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
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輕輕界帶五畝之宅意却不遠下含著頭
推養意養局之妙在此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
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
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

四提 三提 二提

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極力一提下說正意先將功效前決淋漓數落
一番使人神氣飛揚羨慕不禁文勢亦如高屋之建
瓴水○上說齊王如緣木求魚又說後必有災一連
兩番按抑使齊王神消氣阻如病人更經重劇奄奄
欲盡若不極力誘以可喜可幸之事便發動其委靡
之氣不來此段正
是與上二段相當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齊王重劇復甦
又悶又驚又喜胸中願夫子輔吾志前俱說心到此變
莽然惛字實有此境心言志心總
動時如草木微有萌芽志則心有所之已專向此一
處齊王被孟子攻擊鼓舞一番心中便要如此做
去故下日明以教我明以教我是孟子到要緊處却卒
我又日請常試之孟子前雖許他可王只
吐一味左推右敲故此日明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以教一我亦是虛心亦是苦急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齊
到此一槩雄心雜念被孟子掃蕩洗刷得乾淨胸中
空洞無一物真可為受教之地故下文直言恒產不須

更作二句與下庠序對照此教
被斷所以能齊養之旁也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此雖直言恒產却不遠說五畝之宅先將
恒產關係處極力洗發一番最痛最切千古名論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
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此段極力洗發制恒
產之利痛快的確萬世不易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此段極力發有關恆產之害痛快的確萬世不易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自鄒敵楚以前俱是攻擊辨難只老吾老一節畧與五畝之宅一烙至今王發政以下將人正意却極力提唱如不忍違下一連四段然後結穴如長江大河百折而入於海眞是氣力千鈞光芒萬丈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策亦平平耳却任他好奇好誕跳不出來又妙言此策于戰國時雖是凶年稻粱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天下之所以亂在民不聊生民所以不聊生在上失其養故王政以養民爲大其所以教民者欲使老安少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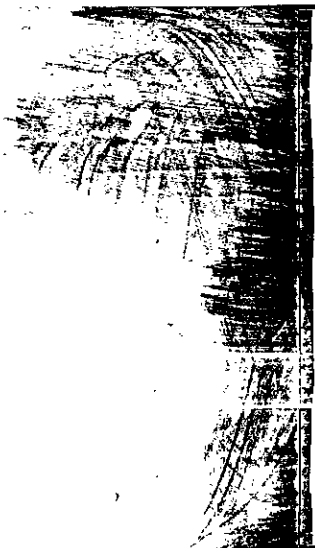
只是全一養字故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厥後戒休董威不過曰勿壞而已孟子深見此意其陳王政亦是養意居多至于謹庠序申孝弟而曰頒白不負戴可見教亦是養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畢竟歸結在養上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結局處連用四疊文法更復說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三句單收波瀾洶湧氣象崢嶸格法嚴整真是徹底神力

魏禧曰此章是古今進言妙用第一篇文字魏鄭公李鄴侯得其餘緒便已獨絕千古試看提弄齊王本心處如弄嬰兒笑一番啼一番纔笑便啼纔啼便笑令人絕倒老泉諫論云以龍逢比干之心

行蘇秦張儀之術可許孟子此篇又妙規模氣象迥然不同觀好色好貨諸篇猶有策士氣○實著只在五畝之宅一節此理雖萬世不易若開口便說竟竭老生常談聞者厭矣看他千廻百轉無數波瀾頓挫峰巒起伏簇擁着五畝之宅出來處委是可駭可愛予生平心玩口說不忍釋手○此篇得力又從哀公問政章來問政章結穴在一誠字亦有許多含蓄頓挫如前說五達道三達德却下一句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後說九經又下一句

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更特起峰巒添出凡事豫則立一節然後從獲上信友一路推出誠字本作章前後兩個則盍反其本矣及贊嘆明君制民之產處正與相似特聖人規模氣象又不同耳然作用才情到孟子方發皇精采學致君者必以孟子此篇爲本

朱復釋曰數千年書本得此洗發便覺煥然一新使讀者實有受用處吾甥蔡元熙嘗言句庭先生論古教人欲使道德經濟文章一事一言而三者

既竭神聽是哀念吾兄孝友之積誠憫下士顏祈之
一念矜其人禍宥以天災萬一正命莫違大數已定
願捐己賊用損兄憂減藉弟之兩年益兄壽之一歲
不勝屏營痛切之至
兄善伯曰至情所迫不必論其辭之工拙然迫于
至情者自然流出一段懇惻精神不覺其言之切
而詞之達正非工于文字所能及者

書碧瀾二妾事

元初宋宗室植碧瀾老且貧二妾並少艾公不自安並遣歸母家二妾並不肯嫁時並遣人獻肴酒公於卒也並覆諸水中曰並毋冉兄昔吾割情愛以遣汝今並如是祇攪我心耳既各與其父母並至並泣下言曰妾舞歲並請給於家毋以煩主願執事終身並爲尼報主德公不得已並留之久之公死二妾並如所言公有寡女貧甚復並衣存之碧瀾異與人事載陶宗儀輟耕錄世但知有張尚書妾關盼盼不知

有碧瀾二妾然文並逸其姓名碧瀾國破老且貧二妾並生死事碧瀾尤難於尚書妾古今老丈夫附氣力者此三人耳此三人不易得然則老夫不取女妾上也次則未死出之又次死使出綿劌涕泣屬不二人者愚也貴家威偪劫截髮務面爲尼或則雉經仰藥沈淵井死愚又殘賊矣嗟乎老且貧天所以困碧瀾抑並以顯二妾使有傳也

彭躬庵曰一人難矣二妾並貞順尤爲奇特文故綴十八並字以表之而古拙多生致

○○○論屯卦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難也元亨何也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大塞所以大通也鴻門厄而沛公興滹沱河敗而光武奮項羽百戰不挫赤眉所向降附卒於滅亡不屯則不亨矣利貞何也舉事之初最忌無名之師不義之舉或爲園報仇救民水火如約法三章發義帝喪之類天下聞風嚮附後世或起叛賊奸屠假倡左道動爲不正當始事時已知其不利矣故利貞也天造草昧正無主

乃亂之時當以王者應天受命僅曰利建侯何也眞人初起功德未加天下未信而遽稱尊號示人以富天下之心則不服爲衆射之的則勢危故王陵陳嬰不敢爲首朱溫未滅而張承業諫晉王稱帝從古帝王未有不謙讓遲久而建大號者漢高帝隱忍以就巴蜀之封光武既定河北止稱蕭王是也象曰勿用有攸往宜于寧矣傳曰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與人爭衡天下畧地而弗有得民而不撫敗道也故陳吳一呼天下景從而終于無成者不知所守也蕭何勸沛

公就王巴蜀養賢致民自固根本不爭一旦之命所謂勿用有攸往然若器小志卑則建侯已足不復有事晉文安齊沛公安咸陽宮他如尉佗坐王南海子陽自大蜀中懼人自安而無天下生民之志蕭傳子家辭隱而不發之意急以不寧釋之若沛公既王巴蜀還定三秦出陳倉東向以爭天下斯謂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而不寧也

天造草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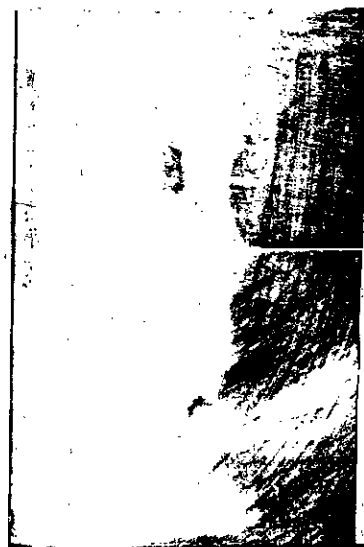
天將大治必大亂以開之故草昧曰天造能識天所

以造亂之意則知人所以撥亂之道故曰宜建侯而不寧承天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按程子以爲四求初朱子以爲無女下男士先君之理蓋初求四而四往應初也夫君先臣男先女正也常也然時値亂離懼強暴之見逼則女可求男詩曰求我庶士迨其吉今是也天方草昧眞人僞命莫知雌雄故智者必擇主而事則臣可求君語曰亂世君

擇臣臣亦擇君時之變道之權也與主之與天下家
傑伏策而見軍門艮平信越棄楚歸漢馬援自蜀謁
光武嘆曰乃知帝王自有真故曰求而往明也是必
於屯而後可

戊子己丑之間同諸子于翠微講易人日一卦語
多散失偶記三則于此　自記

○○○讀宋李忠定公集

余嘗推宋李忠定公爲漢以來第一人如宋之韓范上矣然使忠定當西邊之任其事業豈止此哉忠定敢于擔當而措置闊大能得要領其細碎處不必一一周到然已無不來矣國朝王文成公思慮周密能通權達變以合于道亦三代後第一流人物也其奏劄與忠定相上下然就二公較量文成當大事鎮定精詳發無不當但微覺心力有竭盡處忠定則安閒揮霍神力沛然有餘其才具似較大也忠定安撫江

西陲畫虞寇之方仁至義盡文成撫覇全以此爲根本便成三百年第一功業推爲漢後一人何疑哉文成奏議剛健精明昭昭然若日月之經天忠定奏議雄渾曉暢浩浩乎如江河之行地古今排儷之文能使事情剴切者惟陸宣公耳讀公乞罷僕射諸表但有過之無不及也

或問子言忠定當西邊之任其功業必不止於韓范又嘗言忠定爲岳忠武必不聽金牌召還何以明之曰忠定才具揮霍又能度外用人韓公最有膽畧然

如張浚二生遂不敢用而以資敵忠定當此必不爾也但觀其用張所傅亮便見一班且仁宗之主何如欽高慶歷皇祐之時何如靖康建炎西夏之强何如金人加以童蔡汪黃之奸謟毀伎毒无所不至而猶一柄用立見功効都城危困倉卒受命四日而戰守之具備朝廷草創虜寇交侵七十日而中原之大勢舉吾故以爲公在西邊必能滅夏臣夏而有餘也議和之時奸相昏主陰許割地公固而力爭且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又欲候勤王之師大集

因以將帥遠徼軍前以改誓書此皆敢于犯難爲反經合道之事吾故以爲公爲忠武必不聽金牌之召還也然則公任行營使任樞密使任安撫使矣皆總兵之任何不能箝制清君側而一升一黜如提小兒之易安在其不爲岳忠武予曰公以文臣統制非素握兵柄者且行營使倉卒受命職在守城樞密使有兵權而無兵安撫使任既非久輒罷又皆新兵又多削其兵數是皆不可以有爲者使公久于安撫之任得兵心固而離京師遠張所傅亮未罷河北河東之

勢已成則罷兵之詔雖百反吾知公不直搗黃龍府必不止矣

邱邦士曰以忠定較量王韓岳三公處大則金甌擎天小則牛毛破析勺庭胸中所具大小如此非徒論忠定也

○○書羅飯牛扇面

別飯牛八年而益工山水林木雲氣悠遠而不盡疎而能積其書法亦絕可觀也往飯牛游吳越吳越士大夫好之今再游好之必甚然予交東南士最多恆散伏草閒或滅跡窮山澗谷不求知于人人亦不得而見故于飯牛之行書其扇以介之飯牛以藝交天下二十餘年而夷然不自屑有蓬戶之心夫世之必以歡美游于世者亦何爲也

揚蘭佩曰筆筆層折亦所謂悠遠不盡疎而能積者

○○○灰槨紀事　計九條

造灰槨者于下葬先三四日取上好塊頭石灰數千斤（度壙穴淺闊狹貯備之）用水洒過合化以米篩篩嫩灰貯用其粗頭未化者再用水洒篩出嫩灰將粗頭另貯（若人力有餘將斯灑灰合化即用築之尤妙）

用灰之法不可太燥燥則不粘不可太濕濕則氣散臨時須以少水洒之拌勻用手輕捏成團再捏即散爲度

既鋤土穴周圍仍以火磚砌槨其闊狹度容棺之外頭空一尺脚空一尺餘兩旁各空一尺以下灰（下灰多不過二尺少不過五寸須看地勢穴情以定灰之厚薄）

磚槨外有空隙處先用無沙石好黃泥塞之輕築（凡坟內最忌沙土）令槨牆緊靠以便築灰然四圍槨牆須逐節砌高一邊下灰一邊下土若頓爾高砌牆內空處則築外土時便震偪槨牆偏內矣

穴內先用嫩灰一二寸鋪底置棺其上（若壙淺閒恭仍用家禮灰）四旁下灰築齊棺面平鋪灰于上築之每遍只可（加）一二寸先以脚踹實然後用槌輕築漸漸至重（槌忌太重）

重則。稍灰用槌之法不論人數。以人多為妙。且行且築須槌跡相連。一路周而復始。度築灰堅至六分便下新灰更築。太堅。則上下不相黏。面上一層不妨略厚、須築至極堅、灰面發光。槌聲作金石聲、更築少許為度、

築灰既完、仍用火磚接四圍槨牆卷砌其上、成一磚槨、若穴淺、坟不宜高大者不用卷砌即加灰頭黃泥可也

磚槨之上、用灰頭和勻上好黃泥、堅築數寸、亦以穴之淺深為度

上用嫩泥寸許鋪之、止以腳略踹勻。不用杵築然後置堅

好。大。石。數。塊。其上仍須紛縫抿灰、約周磚槨為度、石須堅厚止一大塊者為上塊數少者次之此有深意不可失也

既。置。大。石。上。用。好。黃。泥。堅。築。至。頂。其泥以光滑至極為度、將及墓面築龜背形、然後用嫩土鋪勻砌磚、或砌大不砌

墓前虛土、若地穴原有餘土。必不可掘去。若穴勢淺卸無餘土、仍當用黃泥堅築之。或和石灰 蓋墓久崩壞。多由虛土不堅實故也。家貧不能辦灰者純用好黃泥堅築亦可耐久今人惜費省工多以開穴本土不論砂石緊取掩壤又不堅築近則水入侵棺。稍久則崩頹矣。又況年遠事殊。兵寇騷擾之患乎。堪輿家謂灰風水惑人。謂築灰槨則地氣阻隔不能發福不知地氣無堅不入非灰槨所能隔也今如置物于鋼鐵器中封固蒸之其物必熟豈石灰堅于鐵乎夫謀身家子孫不可知之福而貽父母以崩壞侵伐可見之禍已非人子之用心又況其必無是事也

魏禧曰昔先君子葬先大父母、用純灰槨、不用三合土、以為三合土易上濕氣而灰槨純燥、地氣久蒸結為鐵石、蓋有所受之也。際瑞等葬先父母、遂用此法、獨又益以私意。因悉書而紀之、蘇常諸送死者、衣衾之華美。不如棺槨之精密。棺之精密不如墓之堅緻。蓋衣衾雖美、不過憑依一時。棺木亦數月未歸土時所

重。若坟墓堅緻。直千百年不壞之基也、今人苟且造墳。或久暴不葬。而專美衣衾。是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又或酒食僧道。靡費不貲。至于營葬則吝財苟成。其亦戾矣。先君子曰。宜薄斂。宜厚葬。故先父母之喪斂用布素、棺不髹漆、夫斂薄。則內無物可欲。葬厚則外無隙可乘。人非財力寡弱。其于父母骨肉送死之際。安可不講于此哉。

○述夢

乙卯予將復遊吳以婦病懼其死去翠微二里有果樝山齋宿往卜薛皆大凶婦病篤有橫禍兆巢在目前出門欲有蜻蜓失翅墮深淵及進退謀爲須謹愼免數臨危數懍悍語八月廿七日也又六日爲九月初三夜痛頭風大發右臂患轉劇夜夢戶外大海身臥海波上蕩蕩自得婦戶內臥遽呼曰此何可臥於是浪起數拚身頂之浪大作洶洶驚怖因浪所掀洶挺而入戶醒予甚惡之又二日同和公入城就醫及山磴忽失右足墜磴數級左足垂空身偏側崖外

而右臂拔痛不能用左手四指急撮石壁小凸處作勢向內和公走下拽之得不墜蓋翠微削立百十丈路當山坼下臨無極予失足時兩目無光神魂脫若有自左臂倚之者予歎曰是日以往皆餘年也惟有賓叙修德安命耳九日還山明日病又作夜寢室多寒咳者雞鳴而寐夢大寺中與方丈僧及一知客僧同寢三人終夜皆言淫褻事天明知客初起遽偃僕抱被稱急痛目上視若死半頃刻而僵予驚走出立大殿入攘攘言此僧爲靈官所擊剖取其心去俄而靈官手提心肺肝赤血滲漓來句擲地上嗾犬食之顧予使前自指其心曰人雖夢全得此汝其勉之予望神語色和而意甚厲予懼甚念神知予夜共僧語云云也衆復壤壤言此僧在往寺害人今來此復害人身棺入之兩足屈不得申衣多鮮血予趨廚下取水出洗面過從叔父篤棐翁僧水地下掛遂醒毛髮寒慄至今猶在目中也予生平未蹈邪淫事而邪淫念觸地而發又數有天幸不使成就然每能鑿空作淫想緣結根蒂噫神之告戒其至也予丑子容吳門

晨起曾庭聞使人來請逮何至則迎門而哽曰吾得奇夢夢足下與吾弟青藜共與一豭豬淫之又人言魏氏先徵君生平無淫行故爲鬼神所敬吾忽夢如此豈足下近有遺行耶余聞之汗下時青藜睡一娼寺常與笑語頗欲狎之既以爲不可而念不能絕蓋庭聞未之知也因並記此自警且示子弟知神明之道至近不遠云乙卯九月十一日記

邱而康曰說得森然畏人而三夢錯綜處文意可掬

〇〇〇庚子七月十八日書夢語

有一豪士横肩疎髯兩顴暴起丹若雞頰身長聳背顧盼雄毅仰而與談若升若仆時林確齋與言任仲望之爲人纔一二語林子含去案有石硯余援筆濡水書硯上曰譬如寒臥戸澗蟀張彼乃上床還抱我寢我身既煖翻然下床低蟀闔戸詰朝相見曰不能寒况復言煖

林確齋曰任子俠氣細心其謀人也功成而退曰不言德夢中罕譬其頰上三毛雖使用意爲之未必及此任子名濟世號易菴九江人

〇〇甲乙問

丁巳暮春獨居廬陵山中門人遣奴獻酒夜飲盡一杯則醉不反而寐夢甲乙造語紛綸可聽雞鳴覺寤追書所折衷作甲乙問

甲問於乙曰國之季衰或始造事順風而呼召鄉縣蓬起白徒名號王子頭如蓬葆垂組而横行者排戸錯趾千稽其數紛若牛馬之毛巧歷勾股不能算計何以賓接俾式於禮義乙對曰今夫灕金者棄沙選玉者遺石金玉所貴於沙石者沙石多而金玉少也官貴於士庶人者士庶人多而官少也是故君卑而賤鄉踰君大夫踰鄉士踰大夫庶人皆算數吹級不行科令不具比戸可封則幾無民矣其何有之有所自甚衰致亂僞僭公行自立名字無有所根蒂侯愁州縣會衡百姓或轉授取蔓牽藤引延緣山谷充澗塞路秋落其實孳息萌芽春夏長養枝節馮生無有紀極吾國得而薙火之矣夫起事者從民望救敗者市民心罰不可行賞又不足則以官爲市赤文之篆桑版之署咸出上賜爻以爲妻也者子何不以

為母姑以為妾也者婦何不為少姑乙曰不然古者小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時有隆替道有汚隆禮之常經也遭其變而又無權則羊頭爛胃皆得援侯都尉以隊士士之好修潔己者積上而下視細骨不若奮發甲曰不然君一而已夫以為君委裘萴腹一旅一成咸命曰君夫以為君則不得不以為相以為相則不得不以為卿大夫郎使守介以為小危且亂者則是福州之景炎磁州之祥興不當帝而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不可為將相也耶乙辭十反靡所止伏

乃相與問於丙丙曰甲乙者言皆是也雖然吾請主斷一曰力次曰德次曰望次曰資人無皆賢無皆不肖宣力王事不苟名爵或成或敗志在立功天下當然無事吾將敬而禮之況於危亂故一曰力無勞於國德稱其官其在鄉黨吾將敬而禮之況於朝廷故次曰德先進魁壘耆有名字望譽所歸為民之旗鵠世家大官或身科名官之墊也是皆有故不同苟得故文次曰望曰資舍不在此四者遁或與時遷徙自反初服或更通他籍皆擯勿許賓接之禮消息於時

于是甲乙喟然大息辭伏而退

蕭孟昉曰此物酷刻而持義平允鬱然流光此兩漢魏晉之文也

敘

士杰性愚魯長學制舉藝矻矻不能工辭詩之道譬諸聞鐘而目鳴其形似亦謬誤矣已未孟冬勺庭夫子信宿蜀江與家大父談論古今旁及詩歌士杰侍側親承德音雖不知何者為工而心戚戚若有所動及讀先生詩集讀之如入大海寶藏心怔目眩不知其所取舍於是累日月卒業則見其於父母兄弟爲孳而纏綿也於閨房婉而義也於朋友侃直而厚也

於君國之際端而沈深慨然以遠也於人情事理博而中剡而平也於尚論古人卓乎其高以精也細至山水花木游燕之作天真爛然綽然其自得也士杰不知詩然孔子所謂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者皆可于是乎取之公明宣曰宣說之學而未能其士杰之謂矣爰編次授梓人公諸同志而兼采錄諸家之評論

士杰聞先生年十四便為詩不工輒棄去其後嘗好論同堂人詩工拙每開口同堂能詩者輒笑之曰汝第談古文不得更與此事先生乃益爲詩不一年而成詩出能詩者皆折服有所作咸就先生相質疑問雖無虛日然則先生天資高其詩固未嘗不由學得也予小子敢不勉遂敬書數語引其端云

泰和門人歐陽士杰百拜撰

敍

易堂爲古文辭邱邦士最先成易堂爲詩魏叔子最後丁亥冬叔子始爲詩予笑而哯之曰君獨不可舍此乎不數年叔子詩成帙予且爲之序謂予與確齋獨不忍謂詩人魏冰叔益其時之詩已無不可傳矣吾江右詩盛于宋有江西詩派曾蒼山輩起寧都稱詩國而詩派則宗蜻節黃魯直陳無已輩爲之繼予嘗見歐陽永叔答子華學士送張洞推官詩序事婉

摯尤深切于國計民瘼雖杜少陵元道州不是過顧世不甚稱之殆爲其文所掩而魯直專門于杜無大氣以包舉變化之雖極規橅終未神肖至過虎詩乃用夔撵得無泥古而訛乎吾易堂詩獨尚理識每用古文法自寫性情以發抒其懷抱不汲汲求肖于漢魏三唐意未嘗不宗杜欲規橅其字句何者是杜不遑及也世恒謂詩不關理尤無所用識又不得用唐以後事實予則謂杜自有理識詩是其獨至李白陳子

昂及唐詩人之超軼者亦恒有之以仰遡易與雅頌屈之騷漢魏之古詩若合符節詩不得此無以傳其所謂興觀群怨皆是物也而杜尤多引用同時人之事不闕同時人譏其失類使其生於宋不爲宋詩不用宋之人與事而必求唐是似且並失其爲杜矣今叔子古文盛行海內好之者謂不後廬陵永叔顧獨未見其詩然自庚子適江南北交遊益廣以古文之暇間爲詩詩益多與山中之詩錯出而易堂諸子則

以其四言爲絕調五七言古次之大之君父之倫微而及于禽鳥花木至性流連莫窮其際即作者亦不自知其然此叔子詩所爲悠然獨得者也四言奇峭古奧跳脫極不欲擬樂府題而于漢魏人增長一格鍾建新婚詩僅爲三百篇嫡派停雲榮木未之先也叔子嘗爲人序詩謂天地古今山川無窮之故作者欣慨愉戚蒼凉伉壯之情皆可得于言外又謂意氣飛揚精神寂寞各得其性情所至又謂詩必依其

質失其質如刳虎豹之皮而緻其毛安所得飾又謂論古今詩必求其人以實之人知哭死而哀之爲情而不知不哀之不足以害吾情自天下好爲眞性情之詩而性情愈隱而詩之道或幾乎亾又謂由有朽壞則崩木心朽則必折無眞氣以貫之物未有不敗天下之害由于人無眞氣其端見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禍發于君國此皆叔子自言其所得精湛刻至爲古今名人所未發由是因叔子之言以求叔子

之詩知叔子之人之志以論其世夫豈獨爲詩言也哉叔子之伯季及諸子與士詩已版行曾青藜詩亦附見過日集惟邱邦士李咸齋林確齋遺詩及彭中叔子之詩俱未逸出以求質于海內工詩之人邦士詩與其古文辭皷高不易識特隨手散逸爲可惜而易堂詩人各一家不相類如廬山疏要不越叔子諸序言而歸本于理識是則所謂易堂之人之古文之詩已矣南昌友兄彭士望撰

自敘

古人之詩適已之意而後人之詩必求適于人然後稱適于已詩詞日工而意則已遠矣余嘗論詩與屬而辭工作之傳之不必合古人也與屬辭不工者其作之不必傳之如家人父子讌言適意未嘗可教之書也意至而興會不屬不必更作觀山川風雲草木之變鬱勃於中久而急學猶作詩也取古今人詩雅然有當于吾心者咏之詠之不足而再三歌之久而意盡猶作詩也詩不必在求工工者自工拙者自拙

吾之哭懷與元聲固依然而自得已易堂魏禮書

魏叔子詩集目錄

四卷五言古

五卷七言古

六卷五言律

七卷七言律

送季弟入廣　贈黃生　賀稻日奉壽伯兄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別胡心仲
懷彭躬菴　秋望廻文　西閣懷季弟
東李少賤　送李孟遷　送友人之秦
艾煩要　懷沈仲連先生　經頭陂墟市
甘健齋索白桃樹秋　送伯兄北行　逢杜吴吾京兆
通慧寺紀夢　南州寄內　食桃寄舍弟
惠民門納凉　登五老峰　懷石公
赭山　登雨花臺　高郵九日懷伯兄

寄內　寄舍弟和公　白馬湖
淮陰寄門人　漂母祠　淮陰侯釣臺二首
邗溝放船　酬陳集生　宿陸梯霞
贈陳貞倩　靈岩懷古二首　納妾酬朱靜菴
九日寄內　重登燕子磯　題鍾山圖
和八音體詩　酬王又遜　廬陵山中寄兄弟
雪中寄世傑　東宋牧仲　拜楊文正公墓

八卷五七言絕

己亥七夕五首　山猿八首　賦得老驥伏櫪四首

題畫竹　夢伯兄蘭花　卽事
過兄山閣　春夜　竹枝詞四首
同內子看梅　和韵詩　賦得老驥伏櫪
金精七絕句　過萬松坪　送友人歸黃山
靈巖雜咏十首　靈巖値徐昭法令子
客舍題壁　眞州候船　喜江思禹兄訪
壽族母六十　石吷停舟　催妝詩
送袁重其　寄內　送人歸休寧
夢中得絕句　爲僧募鐘　聞鳩

贈謝子實　桃花菴卽事　春日卽事
題畫秋葵海棠　送陸亦樵　蕪湖塔題壁

同里後學謝庭綬若亭重刊

男階玉　階琛　階瑞
　　階珣　階珍　校字

道光二十五年孟春月重刊於珍溪之紱園書塾

寧都三魏集

魏叔子詩集卷之一

四言

寧都魏禧冰叔著

世侄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較

獨漉篇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水深尚可泥濁汚我牽手下水不知深淺身沒我頭毋濕我面手將斷狗薄刃不缺不惜傷刃惜此狗血身長衣短緊帶不中倜儻子羽

痕歪渡江狀石當路夜化為虎手無利兵虎欲[illegible]此藏莫莫落木莘莘土氣脈發捐故得新

[illegible]壽謝中巷六十又六

沁水嬰物物不嬰身爪角之害動靜[illegible]生[illegible]當脩[illegible]祉既周既始共[illegible]甲[illegible]

[illegible]申九月白衣子取李虛中書占予索為青扇　寫畫江南[illegible]

豺狼逐逐狐兔于窟弭耳奄息晏其荊棘張其網羅羅之搏之火阜于原熏之灼之日出天心清風在林吳子至止飲酒鼓琴

弟云索謝詩如此命意命辭奇甚

秋蟲五章　有序

甲丙之交大變三及予至宮之巳臥聽秋蟲慨然有賦

萬物欲秋有蟲啾啾或鳴在原曰秋曰秋人曰無然或鳴在原祇不爾聽或鳴在巔帝不爾信帝曰眇爾蟲無知不念下民之無衣

我行四野秋風索索或吹其南或吹其北溫汝諸市欲以貿絲曰謀諸婦維此杼機維此杼機

則[illegible]後時

維秋徂矣維冬居矣雰雰雨雪則載途矣民曰祁寒逝剝膚矣蟲則殂矣帝曰吁矣　保倩之聲悲[illegible]慘絕

病中送林確齋之天興

秋風淒淒黃葉四飛豈曰懷子念子無衣秋瓜射射吹彼棘柞豈不子懷子在天下秋風發發痛夫怛怛行人忍忍操刀則殺

傷懷詩　丁亥作

北風漠漠寒雲千里瞻望昊天涕泣不已

昊天不信降我割凶亦既克始弗克有終靜彼亥生
覨覨鞠躬曰豈悏子子有父兄
父兮生汝兄兮成汝弗汝能德毋以汝府莘發發新
敢如鼓洪鑪既燎汝毛亦腊汝膚
汝亦有言大小頹亟愛親曰仁見機曰勇厥惟智哉
求人則明自求則惛
誓余於天訴余神明迎余涕泣惓惓予束房

侑歌 有序

澆俗性失饕餮是師痛人肌膚離析夭鬲取媚其

口俳友狎客酒傳爲生嗚呼悲夫彼亦人子也上
探天怒造攻于民身戮家㸑殄及子孫哀爾邱墓
終焉始已作侑觴之辭

諸乘食身胡爲饞饞哀斯人斯效身鼎亨乳貓食子
胡爲不仁哀斯人斯首子以蒸鴟梟破鏡餓食父母
哀斯人斯匪東匪餃猩猩甘酒离离廿人哀斯人斯
得食欣欣

擬鍾建新婚詩

楚昭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走既定將嫁之季芊
日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遂妻之
讒人食國封豕外訌荒荒夢澤㦸寢我江有鴐斯雛
將飛其旁由于背戈我乃負行天意所知下臣何望 弟云說貞一妙我字觀幸之至使云中心悽愴當
惟君貞一嫣納以降玉佩陸離華鍔皇皇親我容輝 貴情境雅爲入道 妙
中心悽愴千秋萬歲以報君王

季芊答詩

在幼章華賓惟師保天意降誥乃在夢道王出取我 天意妙有不同
子以禮祿肘足既接有覯禮守念予忠敬顧言灑掃 說忠敬妙
華鍔宛宛垂帶離離子秋萬歲與子無違 上說以報君王此說與子無違各妙

弟云格力渾古而意思纏綿鍾鍊到極處愈鍊愈
樸眞絕調也

桂頌 戊戌作

惟日之英惟月之精誕降嘉樹結根山陰六月徂暑
寒露於及炎爍爲虐孔熾其濕湛湛伊洛吁揭而涉
蔚哉佳樹不瘁不暍迺紛敷榮景景蔎蔎帝曰於哉
甘露晨零地出醴泉夕飲其根托身一隅聲聞四遠
震震業業本支無斁

躁箴 示內作

人之性情莫病於躁躁根不除百病相導惟躁則急

志在速得偶不稱心憤怒盈色惟躁則狹百憂來集
小事小故不能容納躁則無禮舉動麤鄙尊卑乖常
漸失綱紀躁則傷德不知愛物下我之人恣意嗔責
躁能損身病疾叢生火氣上爍如灼如焚躁能敗名
事不經心未為惡事先出惡聲躁能害嗣生育不蕃
如彼炎方草木枯死惟躁之人至多罪愆不知省己
尤人怨天惟躁之人罪愆至多天怒人責災害則罹
爰有藥言去躁之方勉爾和順去爾傲剛靜則思理
動則持氣忍之一時利之終世止畏於天下畏於人

古之賢德至今令名嗚呼戒哉愼汝動處賢愚禍福
爾惟自取

筆銘

著書萬卷我無一字

弟云成功者退美利不言是牢相本領等閒從筆上說出大奇

讀水滸

說得痛

杯羹亡國壺飧得士無往不復衆少如此睚眦之故
禮可畏讀者愼愼小心如此
是用殺身胡以黿中惘然莫懲
君不擇臣相不下士士不求友乃在于此寒曰衣爾
饑曰食爾曰相為生曰相為死
爾富我覬爾功我忮一父之子截為二體我貴爾妒
我能爾矜一人之身不相為親亦曰詩書亦曰道德
彼狗偷子無驕吝色

躬菴云於盜賊中括盡拔本塞原之要大奇大奇○士不求友一語尤奇而確

葉烈婦誄 有序

烈婦姓謝氏為邑士葉芊妻猝逢賊縊之得不
辱乘間自刎死賊驚歎曰此眞所謂烈婦矣側木
署姓里表屍側去烈婦予姨也祭而誄之

婦旣烈止義從如水人智也生婦智也死

梅誄 有序

草湖村舍旁有獨梅樹髡其半樹突曲甚古秋社
予飲酒見之余少愛梅嘗從伯子采梅潭浦得古
樹樹蘩薀而坐之日移不能去爰期田父得花時
遲予讙曰是已枯死予愛之益不能去田父好訊
此予眼中二十年不見此樹誄之曰
哀予邂覓忽茲覯子世不受知竊自枯死

中叔云深情孤憤如聞欷息

苦夜長 己亥作

長夜漫漫海乾石爛 一解 月落雲黑出血鞭石登汝扶桑叫日不出 二解 鬼相逢笑老鼠呼嘤得意躑跳蒼蠅薨薨聲天不得明 三解

巳而行

巳而巳而日東月西寒往暑來 黎兩不相知 一解 巳而巳而軒于自魏荔挺自秀巳而巳而何孝何咎 二解 巳而巳而炭相氷親氷漸炭陰巳而巳而 三解 上天西傾地下東沈三光不成物全不生恩與讐弁 四解

大壽百年三萬六千如烏斯翮巳而巳而 五解

邦士云能攝召人魂魄處乃樂府中絕妙之境

區區行

我有區區欲奏無因願以衡風上傳于天毋曰暴虎莽蜂則撓毋曰馮河沈之行潦孟敏何人破甑不顧秦毋箕帚子立誶語鶴鳴于皐聲聞于野孰此細娛渙若解兎邦之淪胥亡是正直何有疏附君乃孤特束木三尺附塗丹艧潔粢豐盛不言而服室則在東人則於西我欲往從風雨間之

讀史雜咏呈藥地大師 師本姓方名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國變後爲僧初號無可

周公

辟如相馬欲明其目多才多藝爲天下賊

弟云宰相以知人爲第一却又非無才者所能四語說盡古今相業

文信國公

尼父桑落子淵不死公孫效命嬰臼死易

弟云寫出信國苦心大用千載如生

申屠子龍 乙酉間師辟馬死之難獨身入西粵留處數年

禍來無所獨身棲樹二女異心不可同處

弟云辟難要訣

張留侯

心長手短父冤不報報父父之是謂達孝

弟云千古大義留侯知己後人責良不輔韓而輔漢背報韓初志者可以曉矣

李鄴侯

方若行義負若用智動若遲才靜若得意

兄云化工之妙

邵康節 師精邵學

車音幽羈藏逆敝遊胡以觀化迺在幽州
弟云特識苦心
都區寶 師盧墓役 始脫疑謗
華秋滕兒獺夫解貪孝子在廬猛虎俛顏
耶律長哥
中心所喜嚙茶如薺老女種種蔬食布衣
佛圖澄
怒風海立鷗遊其涘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曾朱家 拈花微笑 相見如此

延陵心許脫劍墓樹能相爲知不相爲語
兄云眞知己正不必求相知 弟云以古人情事寫今人心跡已爲難工而又欲以數語中古人要害篇中有賦有比有興有頌有規有勉所謂意篤義博語與體直眞不虛也
出北門送死
出自北門横遂吹笙白衣白冠參差百人有酒盈樽
欲爲君斟瞻彼高原素旐翩翩君去何時慨然獨還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壯心不已白水流東
黑水流南弱水負芥强水沸金高高者天欲上階捐

仙人授我朱藥兩凡東是日出西是日没斵鄧林樹
使我長黑我有善馬在彼岐下得馬莫殺馬肉殺汝
中叔云發山則爲愚公之人擊哀則爲智伯之士
景行五章爲門人曾師庠作 有序
詩曰景行行止美新婚也庠生二十五年仲兄度
賣卜而室之傳曰孝衰于妻子兄弟之故開自婦
人小子念諸
升彼草邱以望景行輔斯轡轡駕言河梁吹笙鼓簧
季女斯藏

惠風南來吹彼河州宴爾新婚靡不敬好云誰醮之
惟兄載嫂載拜以興念昔先考
飛飛鳴雁嗷嗷其口千里豚菜不可以飽無冬無夏
於邁斯老
既飲食女又教誨女既納之纓又逆之女
季女孌止婚友讙止都人傳止惟兄曰吁斯惟子之
辜予未二十考斯室子
冠巳四章爲門人曾宗慈作
嗟汝小子冠巳而婚捐爾幼志命曰成人仂仂寡毋

以恩以勤
北風索索吹我牆屋如彼獨夜無有秉燭
維我之亞實惟汝父汝童而孤嗟邁棄汝汝之母汝
鞠越十五年以有今日
稼之生田則藏在廩子之生母則私其寢汝冠汝婚
寡母則順

弟云景行冠已二篇全摹三百而理旨聲情骨法無不極肖所謂以古人格調寫自己情事正不嫌其太似也

焚灸頌 有序

謂爾一章 有序

王子傾蓋遇若平生既旅既處遂踰二月今當分

張慚非仁者又無車馬之贈不得已而有言

謂爾則斷多端則敗謂爾則信多疑則殆謂爾受人
聽焉則改謂爾知人則知其大毋謂平生觀其一節
亦有此失亦有彼得毋謂義小闇而不從人將執此
以推我彼蠭蠆人袖壯夫改色翻羽奔蹤躓於邱垤
維水蕩潏維山巇仄千里萬里自發自涉

雙孝堂頌 有序

高郵孝子王新命有妻曰陳氏姑疾瞖不能起割
股肉以食姑羹未盡而姑愈越二月新命之父疾

彌留新婦禱於天不應則曰吾妾嘗割股肉以起吾毋於是割其右股進之翁又愈嘗新婦割股皆仆地時微聞空中語既生男子報汝妾當生女以昌汝之後蓋姑愈而陳氏生子一信不知生女昌後何說也越二十年一信死將死曰吾生姑以娛毋三年嘗復來及陳爲新婦置側室田氏則實生於翁愈之歲既生子一俟俟生距信死適三年俟既長孝謹稱於鄉所交遊多遠近賢士人見俟之似其父也皆曰孝子孝婦有子郵之鄉先生爲題

其堂曰雙孝癸卯冬易堂魏禧客於郵拜手而爲之頌曰

維茲雙孝厥有六異蕘股愈姑是爲一異妻刲未復夫刲其肉是爲一異婦肉瘳姑子肉瘳父如桴鼓是爲一異神告昌汝乃生田女是爲一異姑愈之秋子生於婦父愈之年生生子毋是爲一異人與曰天子去子還越在三年是爲一異生子賢好率象其考敬哉敬哉赫矣天道維茲六異以昭雙孝

〇〇苟全居銘爲彭立齋作 有序

昔孔子稱衛子荊善居室益曰苟合矣苟美苟完矣而諸葛武侯亦云苟全性命於亂世時平如足而已故其情樂而辭安世亂則懼死禍之將至故憂深而辭危武侯不嫌黃頭之妻胡偷許姿並毀恥艮有由也劉向曰大吹不驚命曰金城自非俯仰無慚外辭怨惡荼苦力作不及於鮑焚未易言此古高人如蘇雲卿輩一夕徙家不知所往其無藏弃凌雜輕于去就蓋亦明矣夫奉己者約則資於世者寡資於世者寡則全於身者多余二十年

草間竊自隱約然外有官稅內不能率家人力作又好蒔植花竹壘石爲臺架曲直之木以爲檻失古人意彭子以苟全名其居其足以愧予也夫其足以愧予也夫爲之銘曰

尨注者巧金注者殙彭子之居爰以永存

鏡架銘 有序

斷竹爲之形如覆尨衡覼鏡減五分之一加一之五爲縱加鏡二分之一減一之二爲高覼衡二分之一薦殺其鍔礲以密石沐以清泉摩以稭芸

然新栗出於苞於是四分其縱三陰而一陽剝其陰陽之間而坼之坼中斜廣視衡減六分之二焉而餘其左右偏厚薄視鏡膺以受鋭若小兒仰而

御餅於口中四隱髮起周籞之新城張耆作銘曰

臥竹立金見面知心

有穆斯人五章壽程山謝秋水五十初度

我峩程山湛湛秋水不澄其源孰淸其委有穆斯人冲然以止巾帶容與於堂於兕　湛湛秋水峩峩程山有穆斯人機心閒閒孰敬不渝如廟受膰伊有畏

也無有忠也　程山峩峩秋水湛湛月臨其巔日照其檻虛室之光生於幽闇有穆斯人見彼容顏　秋水湛湛程山峩峩惟山有竹其枝猗儺有穆斯人靜壽孔多惠然風來吹我庭柯　我之四十終巳無聞有穆斯人令問孔新不懈不有以淑汝身弟子百億施於後人

題像

水竹月光於我如此龔向背形魏禧叔子時惟丁未九月十六陳生一元煙中寫竹

火一章爲彭正叔壽

正叔先生積學力行既七十年著書百有餘卷再見禧於新城欣然謂其從弟八桂吾不知吾之有七十身矣禧聞而歎曰噫函關尹所謂火神意在斯乎因遂成詩

至精無人至神無我非膏非薪曷以名火膏消薪止火神不息惟能役物不爲物役形摸於木志貞于石學七十年一無所得客氣不守神火以存光燭天下因人用人

後獨漉篇　爲友人作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日出當心龍蛇起陸酌水一斗爲泥一斛点水斗容四升顧影不見使我躑躅東隣載車西隣壞牆徵子之言珠莫夜光庭中之桂有渥其丹風雨擢之芳香未闌青青者葵望日不復我則有心皇衛其足終風且霾惠然肯來十旬不雨天何時開

弟云日出二句寫得疑心人平地波濤較靑天聞雷暗中生鬼語尤覺可畏結二句本易遇雨則吉意極有本領有學問語芳香未闌有德音不瑕之度皇衛其足有蹇蹇匪躬之忠有友如此直是武侯盡瘁屈平離憂讀者未可僅以倣古評與作一首佳詩賞歎也

碧幢銘有序

吳門李灌溪先生名其燕私之居曰碧幢蓋古樹扶蘇交蔭若幢然仰而視之湛湛深碧若不見天先生以碧幢爲翟車者三十年樹日古先生亦老且八十先生之身凡三變始以進士爲名御史著直聲中而執節自廢晚好禪觀刋落一切雖忠孝節義之名以爲無所用欽酒圍棋笑宴自順如嬰兒吾辟於樹元冬枯落中含生意然碧幢四時皆碧不改柯易葉然則變有不變老有不老者佛書曰

西方之樂國四時如春是以先生爲嬰兒爲碧幢禧受先生命爲銘曰

匪春不生惟秋不脫匪葉匪枝如彼轇轕彼翟者車彼樹者廬其中有人亦白而虛冷冷風生一葉來下拂我素琴鏗然心寫

魏叔子詩集卷之二

雜言

寧都魏禧冰叔著

男　世侃　甫士　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　遜萬　較

謹言箴 有序

古人以謹言語節慎飲食吾謂口之所入者禍小也且既已食之則猶有可以治之言語不然同於刑殺

水之覆兮不可掬言之黷兮不可贖刑之劓兮斷者不可續

白日辭 有序

魏璫之難楚大司空程公芸閣幾不免其仲子吏部雪侗先生抗兵白雲山誅獻賊不克死司空之孫正與欲播先德於後來徵哀辭余友林确齋亟道正與余願得交之作白日詞

白日怨兮晝曀闇猾國兮皇輿折義臣兮就死蹀血先兮後不止吃司空兮謇謇身不護兮逆惡　聖人兮神武垂拱初兮矞杌沮惟天路兮多難朝無人兮盜滿山搏虎符兮鳴佩玉延樹領兮頭崩角望白雲兮鵲起氣吞賊兮公仲子斷脰拉髂兮甘如飴怡嗇兮逐祖信剛斬兮會元附幸甚至兮正與祖芸閣兮雪侗仲父

醉者歌 有序

余有爭友號長夜之飲既盧翠微會當白雪彼有旨酒酌二雅而秉五經雖無嘉殽羞大房而獻夏屋葉捫銀海花撼玉山進以寧投之箴有被害焉

之斥酒殊非獨瓢瀝元亮之巾笑亦來歡竟沾孟德之幘若乃登堂步覲郤克讀書聲聞謝安客子索沽擊柱問價主人亡酒而牆求門噫嘻悲夫莫高匪山如彼雨雪願言不寐是用作歌

君飲酒我歌之君聽否醉覆布糟鐵口物不壽人胡老噫父母勞生育兒與弟毛裏屬妻子兮雖孤獨有朋友貞骨肉溫慰兮熟煙煙山高兮高兀兀淖滿兮雪壹壹泥滑兮泥活活人下兮不復上酒人兮不復出醉者叫醒者笑死者促生者哭醒笑醉已心碎生

哭死何堪此歌當哭爲君祝哭當歌可奈何

白日歌有序

交曾子二十年矣癸巳正月就余别朋友一道今日不絕如髮雖予與曾子最後乃得知己豈不難哉統統白日悠悠江水奈何奈何歌曰

白日統統兮臨江水吾與子兮永如此

值松草堂歌爲彭躬菴作有序

嗚呼松亦閱人多矣夫彭子安往而不得松哉爲之歌曰

維鳥擇木木不鳥擇維茲之松兮與子直

善人頌

天不生善人天道滅人不行善事人性絕何以獨智使教昏何以獨豐使恤貧何以獨生使救死生不行善與死比誰不飲水誰不食粟勺水粒粟莫非天祿食祿曠職天怒亟於戲善人受天福

踟躕行

山高兮水深古道兮中情倏忽兮先後形影兮浮沈

嗚嗟兮水流噫我兮乘舟之子兮焉在欲别兮夷猶行把兮君袖青松兮在路瀟颯兮多風欲行兮安處

邢士云古處可爲荷彷雲動處亦可爲合此兩者方藏一種旨趣潑出一種光氣卻非漢魏人不能

欹瘦銘有序

余行山中得木瘿大如椀爰命剞氏虛之爲酬酢之器其體上橢而下欹受酒者必持飲　銘曰

虛受滿持噫嘻欹器之遺

筇杖銘有序

壬辰二月予采木於叢翳之林有節奸者而蠹穴其首宛中竹筒之管古人制杖以扶身之危制筒

以滌人心之邪穢覯斯木也可以交厲然有名無實內外不相副君子恥之銘曰

管宛宛兮節稜稜心不虛兮聲不應

書筒銘有序

截其筊削筠而底之上下紡五分其身斷一以爲蔽于是乎濟之也則出入諸乎袪銘曰

惡其文之著也則可卷而懷之

貞婦謠有序

自朝有穢史士多諛亂國乘家傳疑者十九若夫

里巷細民不徵不信則風謠闕焉星子宋君紀里
人黃節孝婦徵辭于易堂宋君賢者傳曰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爲作黃婦謠
天地否有女子哀結褵夫遂瘵喉其股不瘉已北稽
顙妾身以煢煢姑夫竟死姑煢煢年六紀夫弟子寡
昆弟往從之獨姑在姑草食婦亦餬有痿疾久無悔
曰有客烹肥鮮酌其右當夫子旣立子剸艮畝祀西
坡舅夫偕子取婦終勤止身翼姑溫其被夫伊誰黃
元啓父伊誰于城女誰爲旌之王忠烈誰爲傳之宋

末有
黃西坡先生宋儒者○王忠烈諱發正崇禎甲申
爲南康太守後死節○宋未有名之盛崇禎己卯
舉人國變後高隱不屈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馬伏櫪聞戰鼓鼓闐闐老馬怒小駒驕爽吾廄馬欲
死君君不許君自聖馬伏櫪思慶鄭
中叔云棄子晉用伯嚭而吳亡疏伍奢變無忌而
楚破故秦穆以俘囚與晉患以殺慶鄭取忠臣
愛君老馬戀主使千載下人涕零

三愁詩　有序

靑蠅均放亡冤慮散分其徒宋玉景差作賦招之
極稱上下四方凶惡不可往而張平子抑鬱不得
志作四愁詩余今倣作三愁調多微古意各有至
云爾
登高山兮望東方樹森森兮愁未央我欲從之扳扶
桑絹蒙蕣蔚無天光軒于叢棘鈎我裳虎豹蹲伏熊
羆張牙肉下血爲酒漿我欲從之愁未央
登高山兮望南洲　朱火烈烈兮愁何如我欲從之遊
明都兩踝不前心躊躇引頸而望燒我須我欲從之

愁何如
登高山兮望朔北水浩浩兮愁不息我欲從之轡北
極寒風飛雪高千尺僵死不仆如水立草木不生何
以食我欲從之愁所適

題張曲江像　有序　張名猷鑑楡林人南豐令

辛丑夏秋余再經南豐於廿健齋處數見曲江詩
文而未識面余每以此道恨健齋也壬寅正月健
齋來勺庭出伍山人所寫曲江小像宋伯子見而
拊掌曰是必似曲江無疑古今稱天下豪傑多出

西北西北士不說學少文采大學爲曼詞飾語以
盧文相炫耀讀萬卷書不如未識一字然經國制
治決大疑定大難非讀書明理識時務者亡由說
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官曰不學牆面涖事惟
煩故東南之讀書不如西北之不讀書西北之不
讀書又不如西北之能讀書曲江生西徼絕塞之
地古名將所都會而文采若此余愛曲江甚欲作
書以道之會山中桃花大放外人來者日挍迹了
兮庭不暇及僅爲曲江題像并序于健齋歸以貽

之題曰
讀其文奮厲而揮斥觀其像何其洸而多思也其殆
鷙鳥之將擊者與

四愁詩 有序

辛丑八月余作三愁詩今適更作四愁擺雜絕哀
亡及章句時壬寅臘月也

登高山兮望脉谷聳嵯峨兮槎若木氣和殂兮殀望
舒百靈聚語兮鬼旅哭洪波澒洞兮滔若天懷高陵
兮洸平原欲寸土兮不得前雄虺兮後飛蜈攢戟
足兮齒交鋼出丈舌兮探我腦我無首兮何以居布
氣兮雨毒上崢山兮下塹谷窮天表兮薄地軸紲天
姥兮轢軒皇雷震怒兮逢荼毒天涤涤兮地嗷嗷庶
星雨隕兮人蒲服獸駭兮禽奔森鬼神兮環立練修
蛇兮閃忽火發發兮風烈馬足齊兮飈張梟叫兮獍
射天七字㐅都闕供絕人
凌躐埃衢宗兮上閶闔帝親駕兮天門陪鸞龍兮上
京避正殿兮不食罪己詔兮服躬召咎繇兮呼蘇公
毳平反兮焉從左社張兮右周來獻所能兮巴窮十
幽駕兮天庭稽首帝兮臣闇風火滯兮六交一日俾

兮萬生天地敝兮不息壽永永兮無極
射菴云中有激氣溢乎六合之外乃能舒天柱之指振崑崙之華張皇幽討變絕宇宙補春秋之創書成離騷之變微令萬世人讀之震疊駭淚永絕萌蘗以靦業桑進酒漁陽三撾卡兒小巫指麻一素○詩不任聲韻難終幅爲三百篇風雅變體另闢一境據開萬古之心胸擇倒一世之智勇文力所能並與然尼
邪士云渾深古佚直楚辭也

役人歌 有序

石城廖公以全髮死於兵族祖石牀爲作傳癸卯
二月且來徵詩石牀好傳義死如贛縣盧子占寧
都劉方公葉蘇而妻謝氏東門曾氏烈婦一門三

人皆予身見聞無異詞此知廖公不妄也公諱應
兆字聖符別號太初社署當塗時值三王之冈當
事欲毀瀕河諸屋以牽百丈公爲設筏沿岸濟之
民居得全者數萬家比年南北建置徵發相驛騷
而額當江廣之衝石城寧都壤相接民苦樂相開
杜甫有言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
伯天下少安可待也余讀傳內悲作役人之歌
朝被牒兮暮驅我行春田厭厭兮不得耕用一徵十
兮居其嬴夏役班兮秋役興嚴冬霜雪下兮雨冥冥

妻子離散兮苦我身仰呼天兮不神靈安得廖公爲
使君蒸祭歲兮壽千春

題王滄厓像 有序

畫滄厓操弓挾矢而立上不畫日月星辰下不畫
山林原埜亦不樹侯亦不騎馬不類蹶張之武夫
亦非獵閒之獵者何不畫一悵奇男子於其側以
爲汝友悶悶然而孤立何爲也滄厓笑不答余援
筆題其上曰
右挾矢兮左操弧有人碩兮衆衆須上不見飛鳶兮
下不見狐獝獨立兮誰須天蕩蕩兮地莫莫君何之
兮東西南北吾欲扳桂枝兮結汝帶折若木兮拂汝（第六八字誤）
足重曰左操弧兮右挾矢侯之抗兮何有寥廓紛擾（書古今草昧時忠智人心秋）
兮侯在此上不見飛鳶兮下不見狐孰汝矢兮操汝
弧

鳩林先生像贊 有序

高山懸泉松石之間有人抱膝而坐泊然無所事
目炯炯若有所營其爲今人耶今之何人其古人
也主人出揖客於庭則儼然此人也贊曰

義以止所謂賢者蓋如此

王中齋像贊 有序

有作孤松圖寫王子之形者余既以見事王子竊
閲九方皐之相馬贊曰
儼乎吾不見其喜藹乎吾不測其怒多飲酒而少言
洞乎其中有故

延壽篇爲李官玉翁七十初度

君不見楊延壽七十餘氣力尚未衰示戒子孫更作
書覩媚朋友贈郵飲食有加不使家積金帛用有餘

又戒子孫深愼言語馳務門輕議短長爲人愚是以
父子兄弟並教義讓說詩書一門雍穆近代無有弟
延蔣事之如父六十登台輔醉歸扶持假寐敢寧居
噫嘻自萬石君五六百年有楊氏楊氏至今千有餘
年其誰乎今見東龍李先生而且行年七十朝而讀
書暮而讀書是甚盛德求之古若楊延壽者非與

乙巳元旦得圭箋試筆

毋毁汝廉隅毋露汝圭角謂汝如玉而不辭錯銳其
始乎其底執之有常永終不敝

梁質人屬題帳

蹄則息（韻）而闇（韻）斯明則作（韻）而啓（韻）斯君子于是
（韻）藏出處之理（韻）

爲宋錦含銘硯

汝方其外而去其稜角因其自然而不琢其璞斯文
章所由作

杜濬帝君贊

汝之文如雷如霆我亦不能聽汝之文玄之又玄我
亦不能言彼赤芾而弁者以爲然吾烏乎不然

僞書

有耳而聾謂之聰有目而盲謂之明有口不喑謂之
林有心不昏哭之門不見夫火熱水寒不相干月西
日東不相同日月水火其壽無窮也以此

丙午元日得日月雙環箋試筆

龍乘雲蛇乘霧雲霧冥冥下有馬蹄馬日萬里汗血
如火赤直走扶桑西逐日日月代出如環不息（古有龍蛇跨馬之謎）

題湘潭王山長三教小像（左右坐一僧一道士旁列五女樂邊幅四周題贊如紙皆一時達官）

三公者伊何爲坐而論道女樂環之浮海來歸渦生
黎竹林嶧中痛連臍五通神人頸可騎不行地雖王
子如、

石銘　有序

迎而砥之蟲蠶爾迫而砥之偭偭爾瀉之以指不
踰指然而則巳削矣眡其色匯然黄也眡其質致
而聚其心鄧子元白有之易堂魏叔子銘之

洞胸穿呂弗得語方寸甞柱如响嘍陷巖莫取誰祠

女

陸梯霞將挾其子遊燕趙謁文侯圖之而尉余

題

胡僞行而戎服又挾其子予也才欲其似風急馬鳴
柳披靡落日荒荒渡易水

題友人烟雨歸耕圖

汝牟耕而舌耘石以爲田何爲跣足衣蓑戴笠其意
則煢煢野已荒南陽就蕪蕪穢誰治非種誰與鉏我
七日不食誰與糜餔春烟霏霏春雨冥冥衣蓑戴笠
獨行無人我欲持三尺耜與汝耦耕兩手無力足不
得行年年束書游江上坐見春田春草長

杖銘

我持而乎而而扶我乎而

林确齋云朋友相須如是如是

魏叔子詩集卷之三

五言

寧都魏禧冰叔著

男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邇萬較

水莊獨立

倚杖望平川凉風自天半月光草色齊水入松聲亂蕭蕭無故物獨夜秋思滿

井上同門人采栝樓子

晏起延朝食風霽日和明薄遊向桃井從之三兩生交藤羅石壁穹翠若縣庭引蔓緻巨實照耀霜從橙謝生曰栝樓本草嘗得名采爲瞑眩藥不使胸熱渴我本懷屛疾愛此色黃榮倒杖擊小蔓墜石裂有聲謝生卷兩袪颯上最高層扳摘無遺力個個皆手擊意足抱餘輿歸杖縣雙莖

送葬師謝元一歸綏安寄懷李又元

山川不能言千載走疑似我未識君能愛君多古義李翁君之友宿昔聞名字往交陳不盈見翁書一紙

樂鄉不可淹爽心不可恃忽流退必勇豈獨當宦仕寸心識斯言逢人輒舉示蕭蕭冬夜長攬衣動歸思霜嚴百草黃寒松青如此下擔見李翁相期愛後死

獨宿烏谷

朔見起山麓終夜號羣木木石湹崩奔瞑欲撼高谷赤電赫有光光暝生反覆咄咄山見來怵然省幽獨

擁被　五首己丑作

寥寥冬夜寒不敢解衣宿擁被覆頭面手足猶拳曲裳薄有餘安處樂苦不足

亂兵薄四野中夜相奔匿颼飀寒風鳴長道復蹴踏非無衣與被倉卒不及覓冬夜苦夜長殷勤望朝日朝日出東山又恐兵至索

營火接百里一望如星辰烈焰無强木茅茨安得存寒風刮兩耳坐起班樹根猶幸不雨雪未敢怨苦辛

踉蹌入里門遙望見空堂高檻騰天光亂草地縱橫婦子喿肩膝婉轉相彌縫夜寒愁未遣不及歎朝饔

全家一時散安知存與否無罪非急縛長夜廊東頭旁覘雜廚案殺鷄復椎牛酒肉何狼藉三五起狂謳

哀哉俘虜子不敢聊吁嗟天寺脫刀鋸仇寒命亦休

族雨石淋云詩品之高大類元次山唐人惟元詩
無時運古復敦厚眞追三百余存推爲唐人經代
彼從知有李杜者猶只在詞人才子中生活耳
弟云五首章格似魚游荷葉間四結法不嫌其同

勺庭晨起望三嶽聞鷄犬聲却寄彭中叔

霜嚴朝日出草樹寒青葱就日登左阜俯見三嶽峯
高下藏危屋炊烟鬱相通盤礴靜人迹鷄犬向空濛
中有佳人居鍵若關奎鏞

哭謝曲齋 有序

內弟謝子大茂少依予予生平許謝子謝子亦蹈

湯火不讓也好義輕財氣魄蓋人可哀也已謝子
欲予山下予病不得往撫棺而哭中夜欲狂爰成
哀吟謝子年二十有五少予二歲

我欲借神駒一日走萬里朝馳崑崙山莫極滄溟水
我欲駕輕舟隨波自上下白浪高於山黑風疾於馬
我欲乘高雲乘之直上天問天厭善人胡生謝子賢
我欲登崔嵬四望無際極寫我萬斛愁大哭震林石

邪士云詩本序中欲狂二字如霆鬱而憤薄也
閻賓連云古無此格獨創甚奇

蔡立先客寧都十五載將浴贛歸九江朐衣中
大小竹何觀口號送之

章水到九江波瀾淼且潤但見匡廬峯意中應超絕

宿烏谷

雨盡不知夜群鄉亂幽處繁蛙隔遠鐘急水洗寒鼓

霜夜寄伯兄書鍾譚論李白詩二則

霜月悶嚴鼓淼寒不敢息剪燈讀詩歸中卷盡李白
快槊感後人雄豪生膽魄乃令千載下讀者恣吹索
吾兄逸絕才百斛散珪璧大肆欲微多張公淸省得
自成一家言窮年貧矻矻非盡才不逮攻苦神明出

所以古之人矜名愛筆墨

送卞道人採藥詩

嘉藥隱叢棘雅與衆恭同毒草能殺人傾亦有殊功
神農嘗不作物性枉其庸方書故膠瑟繪形失眞體
所願身歷茲甘苦靜言調

朝日

朝日疎林下燦若雪初釋我時寡營心躡屐出邱北
霜氣靜埃風對之兩悅懌延首望西除高閣臨山翼
梅英吹我衣孤香散寥闃

庶言人間

巉巖兒高山其下臨深水水淺令人涉山高令人掐

貴淺不貴高永懷古君子

辟網不辟餌畏刃不畏饑世士慎恩怨貿貿仰利機

俠累喪仇賊聶政死故知

穿窬自有雄媒身多忠信知人在古難朋夜當囂競

如彼萬籟作一耳靡所聽喜怒無形顔物莫窺其柄

鼠日横寸光笑人竊秉燭哀彼秉燭人不知有朝旭

兩誠誠相遭辟如膠與漆不復資介紹永久益固結

兩僞相交值冰炭不相入縱或成覩近水消炭亦滅

强弩無末力魯縞摧其勢旋水覆不收跳走恆滅址

鳳凰不好鳴麒麟不嘗至尚口必終窮胡爲自賢賢

古人鮮失德恆若恭謬戾傍得或告之所以聞過喜

辟彼飢渴時倏忽壺飧至

農家產粟布夫耕婦成織厮鎛與杼機環資衆工力

單絲易隕絕獨欄易摧拉三皇濟無爲羣材交羽翼

唯聞盤古氏孤特立太極

偶題

白日高欲午空堂靜掩扉雙鳥忽相過飛鳴到階溪

後二日挈家返勺庭別水莊作遂呈內兄謝亭

三

平臯結幽宅林木翳清娛中春將家室駕言於汝廬

獨立來衆美移步景卽殊時望翠微山却憶勺庭廬

四郊閒擾九歲晏我心瞿況有令兄弟豈能久離居

歸鳥知我去維莫鳴于喈木葉下皐亭清溪流汸洲

應知謝子夜寒月足躊躇

朋友篇 有序

辛卯仲春溫子訪予寄齋漏四下不倦爲道戊子

吳竟魯易堂諸子所以成予夫梓匠之技毋忘傳

人爰于溫子之歸也作朋友篇

剪燈燭中夜縱橫披胸膈攻取盡平生時因互危特

感茲知己心而懷故人德折肱追良醫曲木思繩墨

在昔少年時英英露角觡鼠光自熠燿於人謂什伯 雅

云樓法起忽如此詩正須若此二語疎通

秋風發茂林萬物欲斷帶有客自西來羣賢競拂拭

兄云言者受者實際一一在須羣做了大處

渝渝私相謀遙起攻吾疵余言甫脫口僉曰吁哉咈

寫出不徒作取益受益之語欲之方令人有感發

辟如秦中民重足幾一跡鬱閉窘幽獨疑憤并問作

晨夕靜言睢谿然解談或稂莠不拔根灌潤長孳蔵
安得放今茲猶共良朋繹

送胡心仲之平西教授 心仲彭躬庵壻

吾友善相攸胡子才相匹黄生幼能奇字之許弱息
養正良艱難師于胡子擇胡子英絕姿高視無畦陌
我欲馳其鋒十步當一趄我口作蟻馬乃知教者責 中奴
天下西語道理甚大氣力甚厚知此者可以爲大司成
醫以意殺人方書鼓膠瑟大混播元氣萬物各華實
古有奇童子所成惟十一冬日不開來草木不怒作
爲我語黄生無然自棄擲

擬古二首 癸巳作

滇南萬餘里夫君行遠客三年絕音札紅顏欲蒼碧
郭外帶長江礎磊立危石登石望夫君高山障南北
江上逢楚舟聞歸在除夕盥手治鷄黍舉案待君食
今年天中節又聞到西粤手理五色絲與君親繫結
五嶺荊棘多九江風濤疾傷心寄江水流不到楚粤
妾家嶺之南君作嶺之北與君未新婚幽情相永結
嶺下有潑潭嶺上多松栢思君不可見上嶺采栢實
采栢不盈筐豺虎嗥山谷可憐妾力微纖手不持戟
願身委豺虎因風到君側

長夜

鶡旦惡長夜夜夜長悲啼求旦不得旦啼血立寒枝
月晦自有望日出自有時羣雀戀巢宿茲鳥竟何爲
淡夜苦不寐寒風鳴嘶嘶楓葉落茅屋鷄聲隔村溪
空房生虛白疑曙乃更非

題冠石耦耕圖

尼父久不作千載無沮溺一士立執耰一士坐踞石
四目覩汝牛寧知我在側非種滿大田種豆不可得

努力鉏與犁我飢待汝食

淸江楊文正公死難贛州有營卒瘞南城外三里道子求之數發土亡其故處 二首

中夜結私禱庶幾神靈來何當夢寐間憒憒不我開
烈士輕溝壑至人遺形骸先生意何爲坐令沒蕪萊
亦有不食粟餓死無所悔有不履地人瘞車卅餘歲
殷墓來周封榮之以爲愧鬱彼泰山松乃使秦官貴

營墓自李村歸作 二首

去年李村歸入門問父母今年李村歸父亡母亦故

登堂一舉頭母靈惟在戶只此十六月迫促羅大苦
泉下但茫茫從之路無所長號復短號抽裂于肝腑
老母多篤愛抱疾乃淚諱恐憂不孝身反覆勑奴婢
父在虧孝養追悔不可底欲以及母身奄忽竟如此
人生惟此事一跌不復起願言有心人鑒此不孝子

辭墓

我生三十歲未免慈母懷何當乙未夏白日西山隤
四月舊疾作五月轉哀羸綿水身迎醫藥石諒難爲
六月十六日大變忽天摧兒女哭牀下不復知爲誰

途時就大殮終天不可追及於七月杪靈輴出東陲
廿三掩內壙福祔隱辰灰何況音與容庶幾去復回
忽忽又十日不孝亦言歸痛哭拜墓下安得晨昏隨
親沒日以久子情日以疎生子三十歲但如棄路衢

移梅勺庭不活

臧乃徵甄濟下鵓辟龔生但以私一己愛之反爲憎
我生大寓內千里在門庭山海發珍異萬物自相榮
欲擬樊中鳥與之翔冥冥

窓下

冬暵結群木肅氣下山庭豈虛如長夜解類成清泠
慨然抱幽獨盡日立簷楹山鳥時來至刷羽向前汀
激水動寒石落葉相間鳴

遣懷

西風入夜涼吹我衣裳薄古人重久要今人輕宿諾

贈彭茗柯

長　垂天未彭子何冥冥昔在明盛日君已薄世榮
我來當大夏對之如層冰力學不辭老爲文時自矜
若將死樵牧不問處士聲我友劉功定在昔能遺形

俗壞日已久斯人遂早傾黃虞忽不遠不覺涕交零

喜高自山寄礪兀至哭邱甥公西

壽短不關病藥石何能奇我身下消極歲久困疾醫
仲秋高子過自言方不訾十日爲我製五月猶未來
孱孱邱公西蚤歲甚賢才謬言甥似舅此病亦同之
日我望礪兀欲以兼爾貽物違終能至人亡安可期
踰壯我未子消若無當卮旱農愛雲氣見藥病已治
哀爾身作痁立天如斷榴

邦士云一喜一哭爲題便不當同詩中道情只是成一片說出又還他喜是喜哭是哭不強牽纏一

分自道處便以朋中情思爲化工矣

勺庭梅活

季子山中來三旬雨不止潑泥没脛毛相見各神喜不及道起居爲言梅不死晨與登高邱徘徊心未已早芽二寸長甲坼如菌耳寧兹草木心氣亦有如此

讀曾止山哀葉蓟綖作而追哭之并寄介弟子九有序

葉子名永圻字同先婺人白雲先生既休于家敵師至自沈潭水葉子從之獲救病死葉子死丙戌

後九年而訃至又二年讀止山詩觀師錫之作如見元賓哀原父之亡尚有貢父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吾惡乎已諸 三首

纍石癸未夏曾子時就予蓟綖竊有聞中署命笱輿山花慰危磴蕉陰轉石渠爲樂非一歡千古在須臾

我伯同斯遊惟君仲未俱仲今僑湖水我伯結山居獨有九峯墩蓟綖葬處蕭蕭長白榆

在昔尊守宰遂如神明居尊公子親我與子若離渠予能重朋友忠孝豈爾殊所以乙酉歲遠寄論交書

仲遺訃音來展手不終讀曾手出哀辭讀之心轉劇語我再渡杭仲君寫結束自知不見予脊仲書一牘仲君不得見念予以心篤

丙申四月送伯兄再之潮陽

夏雨霖不止駕言向海濱昔送章貢水時維癸巳春堦下俯二弟堂上拜雙親親老健未衰倉忽委輕塵去年就兄居願以長相親吾儕同未亡兄弟爲一身嶺海多瘴癘念之獨逡巡主人重恩義遠道非所論把手向長路傷哉不能言庶幾敬爾儀明發懷二人

林確齋四十又一詩以贈之

乙酉秋七月彭子將家室蹙蹙無寧土與君就我宅彭子輕相知一見如潑識君年時廿八雄才自抑挪愛我意氣眞因之出悃愊蘧篴每得中十反比元直至今十四年何曾動顏色君家初來時檥舟長橋側前閩及晨興披衣走沙磧蓬頭面未頮坐君相盤辟遂廬翠微峯八載共晨夕患難生飢寒君乃遷冠石輟鋤過水莊澹然心相得送君坐古澂空山落日白

妣誕日水莊示季弟禮

先妣字諸兒晚歲猶憐子雩陽得肺病咳聲徹母衰
乙未在彌留屬以善覩爾久疾氣息衰低聲語詰激
（邦云於與處最得力）
聞者心沸湯頰涕不能止陶陶酒漿陳室是母何在
（測有妙傷更加真）
往年結山棲異姓如同體會當母誕辰趨承比姒娣
（切一般然不著語字有神流至　又只淺）
木靜風欲搖慨然發不者汝病今小康根荄伏未起
（到模處篤處）
勉旃未死人毋以愛考妣

諸子世傑既冠詩以示之

歲初汝之生歲星紀乙酉匆匆十四年元服加汝首
逾年將抱子臘中取汝婦成人既備汝童心尚無有
甲申天北傾東南繼不守生汝當患難襁褓東西走

恭被祖父恩居養感宣厚如在隆萬間未知生不造
汝能幼多顛大父不釋手雖以彌留時問汝讀書不
我父慎令德我兒不敢負叔季相後先門庭爲師友
安樂不可常水滿器不受怵如行獨梁浮卞適多咎

婚友帖

禧也本孱人少小多病軀父母獨愛憐衣食推廿嫁
喪亂十餘載乃畏鞴與饑不幸失怙恃日令精血枯
火我先人室家計轉蕭虛水涯授弟子勉爲苓朮需
山村歷城市我身無籃輿每或一徒行恒忡如奔車
念茲衰篤身長年辭馳驅將從未生子何忍遠奄殂
特此謝婚友吉凶之禮疎歲時清明節祖禰來里閭
行當就此時一一問起居仲秋節大人七袠未升遐
兒子臘月婚不復覩庖廚不肖廢人爾族里無所須
雖有僮僕心力窮將安如敬告我婚友閭閭行恕子

仲冬上先徵君墓望李村作

祖壠二百載其間表處碣族義推徵右本之爲幽室
先妣後逾年更乃營墓闕遠葬心所非地偏不容穴

春秋一再至定省亦已闕平生不自慎一病奄三月
南郊四五里至今乃得謁東首望李村寒烟凄以滅
霜露被野草履之心怫鬱

李子力負五十初度既成律詩言不盡意更作
一百四十字時己亥端午後一日

綠水滿池塘菖蒲花燦燦我有素心人長當五十誕
於時更躊躇永言發嘉歎庚辰己卯中我生甫弱冠
相與爲名高聲咳資時彦趨庭迭父子觀者莫能辨
吾徒愛氣矜正色敢犯難惟君邸邦士風期殆一變

邱子子頊波君如春日旦竊比陳太邱從容善拔削
怨復義形色期期不枰悲我東諸生服邱子與偕踐
獨君先除籍不使姓名纂半爐李子別齋修梧竹青若交
几案

雜興六首

東鄰鬥盜蒜灌灌戒小僕如爾瘠痟身豈能傅他肉
哀哉祖徐州竊疾不可復懷中雙銅疊叵羅覆巾幞
叵羅誠愛之銅疊乃足欲
彭澤休田間赤腳見王宏短褐行曳柴倫許何高矜

相彼社中偶丹漆粲闐紛飄風解屋瓦暑雨緣薜文
不能自變化端冕坐空村
昔人用吳竟滋水輒拘鄙夫差舍蠶室因之倡武城
漏苦細賤人胡乃專吳兵耕鑿自羲皇矛戟中焉興
飢馬寂在廐芻至忽心爭投骨坐群犬輕起相狰獰
我時辭忿欲高論極青冥攬鏡窺顏色日日有豆羹
染絲不可白破釜不可亨人身但改作如月虧得盈
藕花出沮洳乃以滋其清周子惡少年戴生群盜雄
希樂輕樗蒲幼度任屐屐淵水下菜葉采隱終亡有

一言咙此口非必禍所倚恐有四旁人促促如刺耳

會省之四十又一會以賣卜遠出賦此寄懷

生平愛誕日觴酒坐賢賓盤古數百萬此日有我身
骨子四十一庭戶寂無人時有尺書至轉徙難具論
父祖側東嶺一弟壯尚鰥豈緊謀衣食蹻屩走山川
孟夏方恢台凌雨灑前津念予行路難悵然傷心魂

掃落葉三首

風自勺庭西葉滿勺庭東物生知榮落還復怨秋風
流水下故山落葉辭故枝但埽不復問自憶榮華時

木葉依寒山足當爨下材落向車馬道空成塵與埃

出郭行三行己亥作

郭門日蕭條盜賊紛紛起十家村務中乃有五家是
大者肆焚殺小者驅牛豕縱火燒穀屋縶人要貨賄
薄夜攜其兒往伏荒榛杞侵晨望四山乃復歸墟里
哭聲滿四野不敢直言指嗟汝盜賊心何太滅天理
盜子聞此言欷歔復長跪君心背和平爲君說終始
終年苦力作不得養妻子食缺衣不完誰能飢寒死
地方日索錢豪民恣驅使大戶啖縉紳小戶飽士子

一人身富貴婚友爭擕壍與皂伇官感吸咳盡腦髓
一或逆人意貧緣入犴狴見官我所恐見我官所喜
無錢死飢寒有錢死縶累要之均一死不如作賊是
侵晨鷄戒鳴鼓聲何田田與皂喧公府長官坐高廳
有客仗劍來謂汝太不賢四境大苦賊賊亦可哀矜
汝號民父母何以特無情堂上雙撫手大笑老書生
汝但曉賊意獨不曉官情初我得官時早夜苦經營
胥吏前致詞到任禮先行恒愁令節至輒復聞生辰
民如用不易敲扑何由停無錢敗我官子貸誰爲應

甚或喪性命豈得愛他人愚民敢作賊勦殺有官兵
貪吏誠當爲盜賊良可矜兩皆不得已慎勿爲良民

入郭行

嫣嫣何嫣嫣出郭復入郭郭外走郭中老幼相肩薄
衢泠交官衙中唐夜官閣閣下羅酒胾銀瑲紛灼爍
揚揚數騎來下馬假嘉客一再拜主君環坐酬杯酌
簪花腰銀瑲冠被紅纓絡前導雙鼓吹細樂相間作
曲道逢老人視予心錯愕附耳向予言主君施方略
此人性咆哮吞噬比鯨鱷前月擄東村昨日燒西落
謂當來就降乘時恣殺掠黃金詩主君兄弟爲盟約
何者予招撫豈知仍肆虐撐肉而食人不必問嫌惡
縱能聞風逃族戚不能脫近有鄉曲人頗聞饒囊橐
或言與賊通黑夜吏相捉聞者相歎息自悲無早識
守法常得死何不豫爲賊哀我暮年不知死何日
言者死通衢君但藏胸臆

從征行

傳有山縣寇竊發何縱橫將軍下兵符點兵聲向東
山賊聞兵來竄走無遺蹤百姓聞兵來行住兩怔忪

擊鼓集里社頭會課所供後旗未出郊前旗已先臨
騎上挾鏃矢步卒橫長鎗呵云此近賊焉得不相通
遂使縈子女搜牢何從容斫木取犁鐵槖米碎瓦罋
背負生豬肩鷄鴨鳴籠中蕭蕭班馬聲悠悠白旆風

寄彭躬菴

日夕夏雲合衆鳥暝不飛山庭五月寒風葉交前墀
披衣北窗下感慨讀君詩想君行路難獨身誰與謀
布被束詩囊落日下山陂中心一何有茶茗竟若兹
別車不相待暑雨漲無時行恐先鵜鴂凉風吹敝衣

金精洞望三巘峯

奇石四十里中有神仙宅神仙並飛去但見古松栢
千年盡斧斤空翠延蒼壁洞門側甃口拔之生深黑
古殿泉聲中天光動如劃白雲漫山要白日射山春
茅屋浮高空倏忽不可得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江水日東下荻鳴聲蕭蕭老馬不得意無言心寂寥
門外春艸生尺駒能爲豪冀北不足顧半介伯樂驕
但得駕鹽車寧當死下槽

中叔云王景畧棄晉入秦張元昊昊棄宋入夏故宋文帝責何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夢先徵君有怒色他日夢輒如是寤而有作

先子儼衣冠愀然若牴牾佇立增怵息恒不知其故
其或當祭祠晏起被譴怒憶昔每如此幾欲從夏楚
自恨刺肝血書之齊坐處即今二十年猶能感寐寤
先子性非慈諸兒羅庭戸日夕共笑言竟忘侍嚴父
如何入生存無復見平素洵此不肖身白日多謬誤

金精曲

武陵有桃源金精有桃源借問桃源客仙人誰者賢
昔人聞辟秦此女還辟漢崎嶇商山翁猶從太子安
吐納足饔飧呼吸有夫婦何如桃源人還自思嫁娶
洞中四時春不事耕與稼却笑在桃源輒復營田舍
吳宮多好女不識吳王面尚自枉車騎千里聘嬋媛
閨刻厭膏粱反甘藜藿食吳王愛肉貞不在好顏色

邦士云詩有用意題唱爲高者最足供人玩味近竟陵猶能標揭此種以拔去流俗如此前五首正得其意然愚謂此詩尤妙在並題中吳王乃更高絕以後只將宮中之情流連閒宕意尤無盡

入山如傷弓辟人如執熱何知千里外有人來迎接

弟云此首於章法中造格最高

宮中聞吳王親遣迎山客各自御宮衣爭著山人服
宮中聞吳王車馬在空谷各買神仙傳朝朝學辟穀
宮中聞吳王誰宮待仙女各言厭宮館欲向衡山住
宮中聞吳王仙女飛上天各恨不得見笑自插花鈿

即事

弟云五字格力高處他人非百十字不能盡以作起句尤妙

市止盜暫息吉得瞻先塋即夜戒興夫晨起覘天明
雲月暗生光乃聞霢霂聲侵晨雨如注歎息傷我情
去年秋草黃今年春草青一去十三月延道不復登

著屐上西峯回首望東阬仰見天地合安辨川與塍
田夫非語我秔稻久已成淫雨苦不止梦畝秩欲生
徵求方緊急夫役轉頻仍所恐秋稼盡盜起更論兵

門人賴尋吳正名曾師庠楊復晟曾熒各賦句

庭詩覽畢作此兼示諸子世傑

異國不可適采山處翠微手種桃李樹不言下成蹊
林深好鳥來絃弱鳴喈喈雖然自幽僻日月光在茲
負汲桃井水朝烹山閣薇未能事力作即此為生涯
比年授弟子爾獨或庶幾慚我遠古人使汝無成才

山人坐高秋滿虛日日來聲名滿處士恒懷後世嗤

讀彭躬菴廬山詩有作寄星木大師

匡廬能好奇獨立鄱陽水動靜各相知亘古爲朋友
皖江有異人足跡徧山海自開三疊路直踞五老右
我友汗漫遊仲春始星子竊獨愛爾人楊濟宋未有
奇我廬山詩磅礴無涯涘最奇十四松托根自晉始
劉有代縱橫磊砢有如此

木大師昔寓廬山開三疊路上五老峯簡寂觀松
樹是晉代物躬菴作十四松行其廬山詩首予衆
終于楊楊名益介字友石新建人國
變後苦節不屈衆見羅詩黃婦論注

爲楊亮先作

日中何擾擾陳椽走機利爲紳相紛罵大雅留塵市
我今見其人與之生同地昀媮多善行姓楊亮先字
維時居新城君行爲掩背悲跡不悲親倒行而逆施
弟云以議論作波瀾詩中致格却有大道理在
楊君厥有爲愛母及舅氏恤死不恤生求鬼亦何媿
楊君何勤勤推金不責契家鮮中人產斯行良不易
吁嗟善言千不如一善意吁嗟善意千不如一善事

題洪亭玉烟波草堂

烟波五十里閘在漢陽東洪子愛烟波浩渺生心胸
草堂枕邗溝亭玉舊寓廣陵湖光面面通雷塘栁盡彫邵伯
餘姿風遂爾辭江嘯鴻山湖高蹤烟波滿天地濤聲
起寒松湖水漱山足相應如鼓鐘于焉賦考槃懷古
思何窮

魏叔子詩集卷之四

五言古

寧都魏禧冰叔著

男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較

詠史詩和李咸齋有序

李子咸齋作詠史詩余讀而悅之書置座間以當

九九礪礪諷詠既多意有各出也

縛虎不急縛虎急必反噬始皇何許人把袖責以義

圖窮輒揕胸銅柱安得避坫上刼齊桓誤矣學曹劌第五十字合古今不平一齊乎抑秘大乎眼

天心無專愛人道有常經趙田字其民厥後可以興

天遂人道爾聖人斥其名

夷齊死商難反以礪周貞勤不負李當豈肯負新君

於使天下士相戒爲忠臣

敗軍不可誅何以厲用命孟明不世出成功不僥倖

祿山奔唐君汾陽造唐業將將貴知人可任亦可殺

禮命不可渝武威不可讐徐無三百家將之廼歸鄴

操意不在漢當時良易辯州哀哉竟畢世不獲從昭

烈

項伯何以封丁公何以戮兩賢相厄時相對生恥辱

項伯受敵賞無傷遭主誅澝言不擇人徒爾喪其軀

作意殺功臣五字確案漢高實皐首韓彭如悍馬羈勒不去手

忠誠蕭相國乃亦膺縶杻宋祖萬世法大禍消杯酒

博陸覆顯惡萊公附天書字令一切智人服而可人苟恤其私智者必爲愚

不學斯無術千古爲欷歔然可書可辭可史

以武而視陵如人視犬豕讀其別陵詩繾綣乃如此

華夷各君臣中外仍朋友始信司馬遷上書非阿比

奔魯或奔莒分已定君臣猶天不可逃庶兄何足論句法謹健近漢魏作者

虞人死皮冠嬖僮死敗軍自經莫之知語疑非聖人

遠貌不察形遠音不聞舒六經多謬誤闕疑慎其餘

孔子昏伯玉後世謬遺書乃至出近關奉以明哲譽

豪傑必先進莘渭召忽愚

五伯以宋襄四君羞莒歌信陵真公子乃與三君列

三國尚智力囂然如朝市賢者必避之風教成靡敝

竹林五六子心狂小天地識出清言原委是服聯所手傾身以殉名放僻無不至

猗猗由巨源果足超流輩中散寡識人薦之何所爲

平生號知人當官如置器惜哉此動衆猶豈名士氣
以自賢字出自字
賢愚走勢利隱民自高跡人皆矜明哲衰世誰與易
四語可大與日月爭光明如此出處始自若落
處者去風規出者懷匡植縱或殺其身亦各成其直
陸生叛君親卑鄙非所惜
伯約遺帝書征東斥長史機事乃不密誕竟以此死
困迫討臣吳忠義何有爾麾下斬不降振施力如此
此樂不思蜀此人豈自裁顧忍數日辱斯言何爲哉
猛虎閉屋中豈得久無變猶豫而譁詠安坐待邱建
人惟繫臣妾所以遺君恥若復職豪鑊降議胡爲者

世立送兩宮誰周猶其堊
子路死臺下嵇紹死車側死未爲不義其失在初服
君使紹且奔忠孝兩無得
昭烈抱雄略棲棲不得息自遇隆中人進退鮮所惑
何處得此妙論危極正論
伐吳不偕行永安崩有日始信魚失水死生在頃刻
自古大聖人身皆建奇蹟各各不同同各與天地立
千古聖人中尚無此一
曹瞞當門方郭李非所匹摯器還漢宋伊周逝其德
負此一世豪者
惜哉爭天下不從老奴策
隱當爲太公不當爲伯夷擇地釣渭水乃爲西伯師

德公處襄陽諸葛僑隆中既當都會地亦多豪傑從
此種傑論會無前人所未發下此
孫林取中人道
但使處孤僻時務安得通

附咸齋詩

荊軻遊酒人獨與漸離親沒及燕太子遂入國強
秦所期竟不待手搏擊紛紜輒死漸離亦竟得近
游君紛紛揭竿起田之胥聖人
蒲眉弑其君春秋誅隱獄何以得嬰臼爲之植遺
腹韓厥工彌縫七世食其福田氏終爲齊人道捐
不足
智允叩馬諫豫讓伏橋刺明明殺我人各各許以
義嚴遂報私怨聶政學其計猴牛被文綉拜此就
死地
敗將有奇功曹劌反侵地晉釋荀林父秦牛孟明
視子玉未就刑重耳寧敢喜惜哉李將軍受其刀
筆吏
國士死知己所爲良獨難田疇爲幽州誓若徐無
山哀氏滅君仇適不與其閒盧龍會一出流涕辭

侯還此意誰復窺千載長漫漫
項伯何爲者反來翼沛公寵仇用心腹當眼藏重
瞳衰輸曹無傷不及膺楚封
漢家有二龍一虎而一龍虎既遭急縛龍乃遊赤
松相國善爲蛇委蛇隆準公蕭彭貢走狗兔死固
當然嗟哉崔子孟史冊何煌煌身死猶沐浴家門
忽罹殃所以管大夫垂戒在同牀
陵乃廣之孫武則建之子武能蓋父愆陵徒增祖
恥華夷各君臣中外仍朋友千今百世下尚亦稱
蘇子
小白與千古君見西臣弟死名固成仁相之亦從
義五魏果何人口實貽後世
好客成風尚徒爲豪舉賓三君門下士勢利半狂
驕吾愛魏公子與士真相知晉鄙遲一見自剄如
斷髮不畏秦王怒而慚公子疑感今大梁道過客
拜其祠
中散好箕踞委身如蟬蛻向秀止南華大義不置

而有作簡侍御公孫楊公鄭門人

東園有高樓勢欲參碧落其下臨廣池倒影如飛雀
仰首見板題乃是楊公作欽容致齊肅栗然心不樂
上人邀我遊已復進清酌菡萏秋始花紫薇夏已灼
萬類自相榮遲速各有托園中更何有雙橋架短壑
大樓起中央小樓峙兩角堂房悉高敞滌暑無炎熇
弱庵三城兩樹
誠哉齊萬盼經營不輕薄楊公令門生筆勢亦河嶽
不知此園中曾否為嘉客

酬黃元士

乳翠耀毛羽蘭蕙保幽香學士愛文藻物情矜所長
大地貴適用不以遺衆芳誦君天都賦遺響何琅琅
我從問奇字廼知心慨慷昔欲獻天門猛狗嗥其旁
愛君池上屋臨水啓東窗疎柳拂我門涼風吹我裳
濯手解緗帙還復傾玉箱世士好狂馳古道久淪喪
青蛙友蒼蠅齊聲奏宮商出君平生書授我意丹黃
哀蟬知晝短寒蛩知夜長粲粲庭中花不如龐與桑
纂纂樹上棗不如黍與粱操井養姑舅豈必姬與姜
明月出東隅努力被餘光

南豐曾法南六十初度覽其族子君顯紀事揚

然有賦

人生何者難難者惟女色老死不肯休況在少壯日
南豐有曾君於今年六十前此二十年授徒倚我邑
啜粥佐鄰炊餓夫謀報德少婦奉艇餘皆夜款房入
閉辭嚴其人閉戶拒不納後此三年間丁亥人亂作
辟兵黃沙村山谷各竄伏夜半聞呼號三女附制挾
是昔鄰家婦其二色殊侍君乃手援之取次出險陘
門人坐空山朗朗星月白惟君惆流離舉念無邪忒

大明各自去歸與丈夫述我生多欲人反覆不得息
緊空結妄想能使冶容出天幸無此遇能否保其卒
曾君卓絕行願以終身服

再過赤溪岩鄧元白

君云也五字極深實非深人不領不得聞予領了
相見意不已不察竟達旦振衣出南郭露草凄門曼
閒面
輕烟幕平林村村雞犬散初日多好光主人適朝飯
忽然發話她
人生不知心何用更謀面我生十一歲竊希范張傳
素心六七人異姓而同幹涂氏賢父子君之猶友善
語我與林子奇才不易見天下昔無君棨陽初搆亂

城虎不擇肉當惡以千萬君督南鄉兵機密發不緩（五字足盡兵機）
黎明駐南郊萃凶殘方燕踉蹌出門闕前死後者竄
一日殺千人萬家獲安負死者皆內親至今不敢怨
鄉兵驕成功虎死狼爲患君吏用市人疾若摧枯蔓
用人人不疑殺人人不叛事已身不與超然如飛翰
前日同涂林訪君讀書院路經校射塲指是君所踐
悵哉李太伯風月此遺墠（赤溪宋李覯讀書處有風月亭遺址環溪樹桃近爲水嚙已盡）昔讀袁州碑高文垂孔殿（此一段妙詩愈古厚）字字開人偷儒術卑
不騃夾溪千樹桃白沙空斷岸憐君多白須喜君老

尚健
（邦士云是絕好杜詩然斥我耳目間事一一精神道我胸中情意一一纏綿何必不作杜詩看亦何必郎作杜詩看）

擬古酬林巷

明明屋上月暖暖天中雲飄飄涼風吹悠悠行路人
薄言遊黎陽感君心殷勤賤子如敗葉君心如衝風
吹颺上雲際不使離埃塵灼灼雄黃盃粲粲菖蒲米
窈窕麻姑山上有靈泉水爲酒何芳烈服者顏色美
寄我雙鯉魚中書蘇珠里恨無一斛珠塞脩難爲理

早發㑹溪寓程山堂呈謝秋水先生兼簡甘健齋

冷風起曠野山雨四面急筍輿無布帷沾濕寒生栗
橫流望闠閣居然見鄉邑晤君甘子廬館我程山室
我客如歸家君家如作客甘子與君友十年稱莫逆
自信良不如退執弟子職憶昔六年間徒步來赤石
問君誰者才甘子詢其一隨事得鑿暇造次能不易
如君果何人而使甘子服山池對西亭竹竿何歷歷
我時憩亭中欣然如有得

（止山云一語不寫謝君只極寫甘子最善立言末結悠然言表有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之致）

梟鳴

朝聞靈鵲噪夜聞鴟梟鳴吉凶兆雜至一耳安所惡
鴟梟鳴左闕鵲噪我前楹遠近既[illegible]勢吉者庶有徵（努庵云以一知字爲文首章法）
相欲知此事竊策莫能應
玄蟻知天雨野鶴鳴其坂乾鵲知天風童爭探其卵
君子貴未然過計得其反（了不相類中脈理最妙）噫彼鳥賊智安知適貽患
冬日朝晴和整冠立前庭仰見太陽山直上合青冥
家人呼我食雙箸雜蔬羹忻然愛一飽自顧無餘情

賣薪行　三行俱辛丑作

采薪南山隅賣薪城東門下有三歲兒上有垂白親（弟云只說兒妙）稚兒夜啼飢天明負薪行持錢逢里正縛我詣官庭跪白此鄉夫身當送王兵官府畏我走驅我入獄門同伴數百十不逢一親鄰忍飢乞餘食暫得延歲年（持錢而忍飢則此錢爲畢）（正舍兵久矣不着筆處自佳）擇日下州府隨伴及長征前擐黃布旗上書某鄉氏（怨及母妙）五十爲一隊隊隊有總轄我念家中母欲逃不得脫（三驅字妙直如猪羊之入屠肆　閒寫處眞妙）驅我入軍門大旗耀雲日乍見北邊馬逡巡過其側（三毛）陸行荷重擔水行牽大船水深風不順力盡船不前

解纜暫登舟拔刀斫我肩或遇浮沙潭并命沒黃泉（五字慘絕）（躬云慘苦）更驅欠班下努力各爭先舍舟度峻嶺日酷如火煎（巳下轉說向路傷死人與得知其鄉里不一語及）路旁暍死人身僵口微蠕竟作路傍鬼仰臥當青天（自身最妙難堪）安得知鄉里一爲此人傳

孤女行

（躬云只五字便不堪讀）

官街有孤女獨向街中泣髮短不及眉身長纔二尺雙手抱竹筐顛仆還起立借問此何爲阿母不得食前者阿父死阿兄逃深谷官吏大索逋合并婦女縶五木交十指骨見不遺肉孤女親操餼一日兩入獄此是誰家女東街有高屋鬨鬪各呼嘷夾巷相結束（崇此尤足興懼昏憒）龍蛇畫梁頭雕刻及柱足膏田一萬頃文錢十千斛倭墮盤翡翠裙襦綴珠玉財帛足驕奢氣勢耀人目傷哉眞娉婷閭閻多貴族

孤兒

（躬云起興好）

野鴉朝暮噪集我田中飛行行啄餘粟田空鴉苦飢（五字與官街有孤女同妙）孤兒承里正獨夜歸山卯鄰里相勞問嗚咽不能辭家無壯兄弟賦役安所支公稅數加派私費十倍之昨日符牒下有官自北來逋欠及錙銖執縛詣京畿

更復急徵調出師還入師千里輸草束萬夫候過騎交衢鐵械鳴皂衣東西馳粥墓發先骨何况子與妻（寫出死活不得情狀勝千見流民圖）一身但得活愁苦無終期行欲死溝瀆禍恐連親知

辛丑仲冬過瑞金聖恩寺懷季弟在贛州

殞山海之中水陸五千里黑風吹白浪中有獨游子一去十九月絕不念鄉里男子在四方豈必老田畝讀汝路中詩風土惡如此仲冬霜露寒問醫來綿水汝昔曾病時三月寓斯寺主人陪我行青苔緣階圮黃雀噪佛龕蒼鼠跳靈几問汝游臥處一一爲我指

出門正落日悵然返西市

贛江呈伯兄

流水滿春江輕舟泛叢石嗣労十八灘水立如雪白
我伯虎頭城燕冀行有日一月三寄書念我成佩愁
聃合東淛新衣冠事祈真辯髮被紅纓花領學時服
在昔癸巳春兄作潤陽客父母倚雩水兩弟送嶺北
十年今再來念之心悽惻片騎下金陵鍾山遙鬱鬱
采石尚潮聲先登想遺績自此踰河淮多古賢聖跡
曲阜當孔道遷路尚三百行李旣因人瞻拜恐不獲

燕冀君都會廣野秀不麥出門交有功頗難逞胸臆
猶勝我闘觀花再垣四十

經雩都故寓處

買舟省伯子道經雩陽城十年曾僑家今一造其庭
故舊生束背新樹東西檐我寓東小樓在折右而登
石榴花最高拂我樓上檐父母居中室咳唾聞聲
思欲彼房戶愀然見生平十八適他出愴怳不能行

勺庭示諸生雜得十二首

顏子生而夭盜跖生而壽豈以膾人肝故介祀獨久
凶合貪並日月身死名不朽爲德不福先當亦非禍首
辟如適河北十人相於行下有不測水其上徒杠成
涉水九人死徒杠九人生
聲人入坎阱援之出平康蒺刺當孔道揮之行路傷
梟手非爲勞梟口能爲良大言遺珠玉小言效秕糠
天地待爾經豈必聖與王
辟如張大庖解牛執其豕騰晃與露鷄易牙味其旨
豈能非佐饔燎薪供其火詰朝勞食監火人與其禮
聞有野狐死狡兔爲墮淚人身本同形何忍爲俎膾

私智蔽其心一體爲異類兄弟同腹人愚者爲讐懟
辟如人一身足瘡手搔弄忽爾中風痺刲刃不知痛
豈得謂此股不與我身共
天地發殺機萬物有相避空庭梧葉落愀然知秋至
梧槃木凋傾萌芽隱已茁乃知天地心有生而無殺
吾[illegible]庭中小池纔十尺樹高鳥自飛池深魚自擲
嚴霜無彊葉松栢特青亭周庭多雜木深冬如春榮
瑣細不相識但知天所生物各抱真性豈希松栢名
[illegible]庸云古今忠臣志士知名於世者皆松栢也其
無位無名抱道守節老死窮僻之鄉者何限其或

赴難急公遠如文信國近如楊文正諸人相從而死不知姓名者又不可數矣彼天植至性正如瑣細之木力敵雪霜彼豈有松柏之名在其意中哉此詩題徵闕幽廉頑立懦直足補古今國史之慨

辟如厭膏粱忽思御藜藿車馬何喧闐綴步生寥廓
當其進狐白人乃棄不著始知人生歡適志爲眞樂
方春桃花開四面花灼灼山庭著其中風吹花亂落
高花積屋瓦低枝入簾幕寒山自有春無爲嘆寂寞
日出太陽山照我東北窗章卯八尺臺月出先我光
庭後有高竹直上凌蝌霜庭前有荷花盛暑浮清香

寄溫聞衣

空山種寒松十年不出戶只此向月中兩過虔州路
我行登匡廬五老峰頭住長波明遠空雲物變朝莫
溯洄望鬱孤伊人在何處 鬱孤臺在贛城中王文成所築

同彭躬菴南下躬菴以賣茶登路悵然成詩

夏日何炎炎君行之何處舟居多熱風猶復勝行路
丈夫持素手出門無安步共君浹夜寢灘聲在高樹
夜涼星微光高談發幽素河水潺潺流估船隱隱渡
鳴雞不可聞披衣待晨露

贈宋未有 居匡山下白石村

水淺不委蛇山銳不陵遲行高德不厚樹大草不肥
皎彼白石村匡湖表裏之秋霜殞廣野春日翼高枝
穆穆艮時運貞元互爲師百草愛春日安知秋所爲

磐山送別吳稽田歸金輪峰

北風向南來橫吹烏柏樹衆鳥迷其巢倒飛不得住
於時有畸人息影卧巢素前日聞我來力疾下山路
勁鷹辭垂枝猛虎無安步懷安千古情高枕待羲馭
我從山下行君向雲中去六年草土中天涯爲庭戶

部伯埭

淮流浮於地高者二丈餘下水注南畝坂田穫新稌
會當秋水壯瀰漫如具區東村猶溉田西村蕩爲魚
雞狗波中鳴婦稚水上居襁負無所往忍飢就爨蘇
始知爲物理利害動相俱東地勢卑下築堰防不虞
西高與河齊直之不復慮古人譬鐵室願君戒所無

饕社湖書懷寄沈仲連先生

閉戶十九年發棹三千里問君何所行言尋沈夫子
迢遞瞻故京蒼茫望新壘蕭條蘆荻洲但覺悲風起
書稈黃天蕩雲黑如潑墨白浪負舟立跳蕩入船裏

往事良可懷安復知淼𣵀淮水何湯湯揚舲遡江汜
轉輸百萬斛安流謝溟渤泰城與隋河殺人比蟊螣
威宗祠後世誰復稱其義西風吹船頭木葉紛如駛
僕夫報人湖極目見天水

守死詩贈天寧巨公公名濟恒號巨渤

公住庚寅春維揚大凶歲諸方各轉徙高殿恆晝瞮
山廚絕赤米食以糠覈代門下數百人忍飢不暫退
堅臥五六年始得飽饘粥己亥颶風作千里同糜沸
郛闠百萬家緐若金隄潰惟公靜如山普告諸門內

那見伯飢人尚能修定慧恭承老人囑臨難乃敢背
我聞此言歎息復嗚咽公若守封疆必著睢陽烈
公若為近臣必濺蕩陰血小儒好衣書談理如百舌
不肯拔一毛坐擲金甌缺遂令天下人賢愚賤儒術
惜哉公出世所急在成佛

洋子舟中夢作豆腐乾頌謂賢于東坡之頌豬
肉也大笑醒得首四句

屑豆而成漿製之為方臠易簡物所資旅食謝饘釜

贈別靜菴

二月苟擔來三月荷擔行春雨四十日深泥沒行滕
下擔整衣拜桃花開滿庭真意不敢讓尚我使為兄
竊謂張陳傳太息三衲屑嫌疑苟不釋一節喪生平
與汝既結友辟如月與星萬古不相失長夜為光明
解擔盾到氏執言薄尾生先哲戒可復用之當辨盟

江南尋顧龍川舊寓處喜值

憶昔黎川寺邂逅與君晤脫衣臥殿角抵掌談世務
仲秋負笈歸送我西橋去野草露未晞初日照江樹
行人隔秋山獨立猶延佇愛君重古義詢君游跡處

辟如洞庭葉隨波偶相遇但得聞平安聊足慰遲莫
何期竟見君乃在江南路明日下揚州留詩寫情素

宿薛願若醫室留柬

泰郵揚帆下半日到廣陵人生逢時運疾如初日升
主人何處去藥裹紛空庭命僕具湯沐薄粥須臾成
明月出屋角照此西南亭離離階下草枝葉相為青
夜梧開君被熟眠忘雞鳴待君來早食不來懷判行

游寧陸冰修訪予西湖賦小詞有天外虔南翠
微縹緲之句予因出羅生所圖翠微峰扇贈

之翠微去金精洞百十丈觀若培塿此圖勢乃連綴然於山形得十六七并繫之詩

我有一片石終古無主客日月相推盪風雲自超特
君本何所關摧我湖上宅熏風日夜吹湖水光瓜瓜
愛汝抱奇姿顧盼生羽翼金精雲氣多往路不可得
真形入君袖山靈當汝識

湖上寄謝德水兼柬程山同學

昔來程山時坐我竹林側朝日明青林蔡烟散蒼壁
交手讀新詩齒牙生清歷今春尺素書寄我長相憶

倉卒乏報章懷之當面覿湖上風光好日日來枕席
開窗廷南屏鐘聲動澄碧秋草滿斜陽故宮不可識
廻首岳王墳南枝何鬱鬱傷哉南渡人歷年猶二百
寄語程山中近來何所得

吳門酬蔡生兼寄勺庭諸弟子

下榻憶昔河出門歡新友蔡生當世士緇帷如春酒
寄我詩一篇頗似古十九勺庭二三子文質各有取
山中良可娛所悲在戶牖金閶一里中袁賛足交厚
晨興相過從論史及申酉路經專諸巷斯人歎已久
所貴但輕俠遺名今不朽可憐章句中誤人穿白首
欲尋霍練光吳門竟何有與子上泰山不知更見否　袁名徵字公自　費名哲字所中

贈張若老人 師名宏儲號繼起

回回多怨聲非非亦非桐泥漾具區水崒嵂靈岩峯
莊誦報慈圖懷師如春風亦如秋嚴霜殺者盡萬蓬
天界有丈人遺像拜空堂愚菴老比邱晨夕時過從
庶幾契師道市車與鏡鐘頗怪出世者勤渠踰夏農
獨往既生哭舉居子伯桐乃知世無人越俎煩老翁

聞有泥犂人辭費於蠛蠓如入惡日月仰面唾空中
師但淩虛趨俯見萬山空

中園雜興 有序

癸卯七月余自西陵反於吳門因友人寓張氏南亭花石釣楠古木交蔭牆外客心甚暢主人云此中文定公別石欄亭也亭前後根株盡失觸目有詩

逃者走東徧逐者亦東走四足齊一向逃逐於何有
中園有南亭亭中有微軀二目與一鼻見者夫何如

隣田多嘉樹垂蔭及前墀人生貴寓目何必身有之
百鳥羣飛翔啁啾如流澌聽之良同聲中當各有思俞云妙語
去年游淮陰門外揖漂母王孫長賤貧持竿食無所
當厄應有人一飯何足數千金獨酬斯感恩良有取
有友游吳門二年還作客今我來此鄉我友復他適
昨聞老僧言頗多風塵色自日憂汝飢昨夜夢汝亡
長號節高枕語妙涼月已蒼蒼念彭躬卷也
披帷下牀戶起步庭前月細碎秋蟲聲四壁何鳴咽
念我閨中婦獨身抱貞疾涼風握空堂繁星明林樾

而我亦何為仰天歎悲絕意佳妙
脩齡爾宗食彥龍亦駐箸古人妙襟期衣食非無故
男子行樹蘭洵美而不芳移生識醴酒後交共翱翔
抱子貴擇母組何非一事問人勸我游佩之蘭與芷
安東猶汝南休甫婚李氏廣陵與吳趨豈不懷彼美
自分非貴人那能感女子
新秋日尚烈蟬聲高樹巔感我十年心淚下欲潸然
今庭千尺峰梧柳含空烟先子樂清聽所恨無鳴蟬
剡輸命樵僕一枚三十錢三年無所有奄忽辭人間

時構禍亂近知
林木翦伐殆盡
百步察秋毫不能見其眉先民亦有言人苦不自知
我有青銅鏡出入文竹笥欲識羈旅色洗濯持照之
故山日以遠良友方何期照面何足貴請君毋長持

懷易堂諸子

平泉美木石丁亭勑子孫四時有史湖一家能久存
人言非金石飄忽如秋雲所貴樹勲德身歿為傳人
王侯第宅中庶姓已多門
令節屆朱明石榴花正榮遥想環亭時灼如縣火蒸

犀箸紛陸離玉盤羅奇珍自非珠履客欲入徒逡巡
鳳皇貴見希鴻鵠在高舉處堂而爭食數之亦其所
西山有高樹結巢盤太古有人卜巫陽攬蕙行招汝
前日僑西陵高枕得湖山今日僑吳門如在邱壑間
良籌足夜眠冬春足朝餐飲食既得所人生復何患
忽念燕與粵人息行路難
有弟客東粵有兒客燕京車馬何棣棣如影待人行妙
河水發崑崙源自流亦清渠并日以廣千里無留停
酌水既一斗為泥已三升

雅云此詩有阮有陶有孟而自成一家章法斷續
隱躍如馬迹蛛絲最可玩味
日由立名言妙論絡繹奔赴正如千岩競秀萬壑
爭流

彭中叔四十有一詩以贈之

與汝同年生我長十二月直以弟畜之事我儼天扶
行必有隨杖履親提挈憶汝少年時和同寡分別
相見只寒溫班坐但怡悅庚寅縣城破免死要金鐵
兵人爭舍居積雨如泥穴間來勞問汝蓬首蹲椹質
屍氣雜馬通薰蒸作煩熱汝顏充有餘若不知穢褻
又復逾二年尊公被嫌孽汝為日啼號狂走廢飲啜

一嶽夜淡談月落燭更滅怦然感予心合作求友說
對汝恬淡姿反覺我為拙聖人做見惡行恐終焉絶
曾從幾何時乃其親斯日

乙巳正月雪中送門人熊頤歸清江

獨立空山中雨雪四面集臘月當早春乘時事藝植
秋霜推始榮冬雪梅能敵桃李多春花夏實亦可食
君與課童奴亭午未曾息北風吹面來雪雲被黃黑
兩足脊不溫近火乃戰栗熾炭坐未溫叩門辭何急
天寒飛鳥絶萬里無人跡安得異鄉音嗣我異中宅
開門立偉人翩躚儼時服熟視為熊生神采何昂奕
熊生年十四洵洵推天極杜戶窮辟鄉足不踰咫尺
我嘗過其門招函出相覿推擊瑤高冠長拂衣縫掖
昔年貞不字聞者懦夫立日曾涉風波戚友並涕泣
謂汝七尺軀何苦甘斧鑕闔閭莫為動屹然若不屑
感我一二言遽許事改易及今欵我廬造次若未識
古人善守身出處無少忒士各有當為此如一蟬翼
熊生悟斯旨徙義如轉石千里造句庭歲除不皇恤
請我撰述篇手抄日不給退然就弟子問難連深夕

愧我非人師逡巡辟閒席唯汝日謙滅中心無假貸
爰丁獻歲朝升堂行拜伏初日出高林山庭生煊赫
元冠垂二板赤舄聯六幅諸生既前揖一詩贊西壁
揭以彭先生情至禮無斁余乃東向立受之如拱璧
慨自師道衰梓匠莫能匹名士尊文章六經資羽翮
虛言無實事為學亂心術初教以優伶相師以鬼蜮
不識忠與孝二字為何物捂鼠夸五技狡兔矜三窟
予尊等敝屣棄置本無惜醞釀造大禍馴致於今日
父子有秦越朋友無膠漆萬國盡夜行門士而冥索

天地多賊所吾黨焉辭責印友易堂中程山與白石
尚各高尚志非心悉汨沒用光貴得薪萬古火不熄
直言最少人年力方日富嗟汝負才多小成非所惜
宇宙亦大矣何有何時釋一羽未曾試莫言拔山力
得勇不深沉機發還自賊汝行苦難舉黽勉愼顛仆
送爾下山路雨雪紛如擿天心愛勁草苦寒鍊松柏

往游吳門晨費所中詩抄入行篋偶取讀之不
覺失聲大呼遂寄一首兼呈袁公白

匣中無寶劍每怪生光輝發篋簡殘篇中有費生詩

蕭瑟蠟已再讀投按羅拍案叫奇絕仰天垂滂沱
費生餘鐵冶門巷帶長溪非久時過從跂足聞鳴鷄
頗怪此胸中能爲句讀師有友袁公白經術能識時
行年垂六十此心終不違我近嘗時務撰述多稱題
費生頗厭此安得析所疑

乙巳清明日懷伯兄季弟因寄示諸子世傑

昨夜聞清明晨興事盥櫛簪冠南向拜起立心如結
大宗數百人是日咸嚮集三獻奉先祖曾元畢飲餕
我昔歲一來家人講款洽今年客黎陽兄弟況遠別
我季之山東孔陵特展謁我兄負北游動經四十月
黎陽天風少長走祭闕摩鐮芟宿草犂掃薦芬苾
念彼羈旅人能無感時節還當戒兒子先壠曾掃不
春秋勿忽明晨昏禮無欽家政曠無人汝長應提挈
邱邦七云直意結絡使是古意結絡兒二弟之道
也不可多得

苦旱別蔡閻伯歸吳門兼柬令弟九霞

赤日歷高屋蒸如坐甑中頗聞江南北千里苦焦隆
水中盜所合三歎對朝饔念君羈旅人何以渡長江
昔讀先公傳得之張南豐乘桴泝江水據膝寫雙忠

悲風四面來白浪濺左肱公錄西江七帖括非所庸
先子尚實踐師儒疏特崇前年游吳門願一拜公堂
于時風聲急高門悉畫扃好音不惠來我亦歸西峯
故記九霞兒聞名如考鍾著書高幾尺爲學誰者宗
仕一史中人孰拙孰復工陸行愼虎兕水行戒蛟龍

答菊二首和涂宜振

爾本同衆卉以我特知名我已謝人間爾猶保餘榮
籬下邈難邁繽紛在華庭內房羅寵女鬒髮耀鵠翎
晨梳供采擷雙鬢橫新英潔身托近玩委措何縱橫

卻訝周莢叔猶以隱逸稱

菊答

我本自爲芳清心來衆賞不作却聘書高名自標榜
一任朱門游終爲蓬戶想昧彼隱君子熱中勞俯仰
朝往青雲下暮躡華堂上翩然意氣增春溫變秋爽
偷念此微生榮落任天壤雖然草木姿徧用資生養
扰之雙目明服之年壽長看君出北山名實何鹵莽

躬菴云二首都從好處看出世法逢迎最是取肺肝手

乙巳十月門人賴韋負笈黎川值三十初度作此貽之

勺庭四五生負笈來黎水秋風吹第歸後者今吾子
天寒霜氣多叢菊何采采昔我尚師嚴水淮泰阜比
汝來乃逡巡一見不他徙同學二十人獨能結良友
戒行解生徒高臥空山裏汝亦棄帖括抗心希貞士
謝汝嫺姬親去汝輪奐美草屋依寒山晨夜同作止
相汝柔懦姿智勇乃如此我有青青竹生汝門之右
我有桃李花羅汝庭之址我有鞘中刀光芒徒倚徙
欲以貽及門徘徊誰者是過此只十年汝便當強仕
努力學古人如我不足似

游仙詩 偶與兒輩談平字詩體因隨筆作此示之

仙人凌高空雲霞爲衣裳天風垂虹蜺文章參元黃
翩然來塵埃山川翅輝光靈芝彩幽遐甘泉淳荒唐
江淮如平津嵩衡齊阿邱披襟揖長纓寰中時周流
任辰坂瑤花同心歡相謀延年無主刀陰陽滋春秋
桃林明紅條蘭臺開清枝扶桑柴東軒菖蒲新西池
喬松三千尋根柯交虬螭其間形飛禽篝燈親逢斯
消皮安存毛抽新奚藏烟眞精遺虛房浮身安能全

雌雄非孤居淫奢乖初元庭前雙姝偕嬉柰難通言
鑪陶鎔剛金焚叢堅泥冷情軀紛煎熬危於游蠶魚
觀生嗟朝菌超翔奔驄駒何當酬芬芳方壺瑯舒徐
頻音無希聲醉醪辭匏尊鳴球簫笙鏞鐸鏘宣侯門
皤淡龐眉翁持竿兼操綸肌膚澄寒冰悲吟成波臣
盲犬詳纁藍聾民聽商宮沈淵羅鷹鷂緣岡捜鼠龍
耕不同收麻種秫遐求樅逆經從邪言紈毫難稱功
螟蛉甜臉九貪狀號鳴癡蒙顚倒深趨雖牛罔妾兒
神鬼奄忽亞任悶悶楊槃幽潛愁無聊枯槭覩荊榛

新城道上

衣褧行雨中慾焉不若尨卒歲少寧居剩促走駑馬向名竊經師寶非謀道者況有孤病妻愁痛無冬夏獨含依寒山曠若葉中野一心如懸鉤倒垂不得下舍此去安之衣食成聊且

客新城送伊公入山

庭花鬭不齊春風卷簾幕幽人款我門怡顏共談謔駕言之雪嶺揮手謝城郭此間饒修竹春冬無榮落下有林塘村村名炊烟到邱壑令我懷翠微空山誤猿

鶴我宿不好禪頗好方外客師行我與孤何處挽雙脚

灌尨研詩爲李少卿作

劉呂爭存亡齊兵如雲擾賢哉灌將軍連和不中撓將相倖機會左袒殊草草安劉第一功乎勃那足道月恨魏元忠徵業反誅討惡人及葺餘愛人烏亦好至今壇上尨君子以爲寶

日古北友人憐白髮剃爲詩

日月東西馳靜對如覿易坐君江上亭秋山多佳色我有不彫樹闢門待君摘耳目闢神明鬣髮何妨白

送木大師游武夷

十年好意游鑿空見山水我讀武夷志瀑聲今在耳想師曳杖登茗柯交屐齒浪公矜劍獲龍吟洞忽啓竪屏縣石龕又得寒山子本公師覺浪和尚若武夷時于虎嘯洞頂路一樹名龍吟又于龍吟洞頂得一小不龕自記云予於此又得寒山子之詩所謂上有安心窟下有定性橋者皆前人所未開生此鴻濛中値之偶然爾鼻準高于兩夾險同一體造物適故吾人情戀新喜洞頂不到天幽尋日未巳風雨洗青苔摩石待師紀

丁未三月授徒新城編左氏兵法却寄門人任安世賴韋吳正名

霍不學古法趙徒讀父書規矩生神明膠柱斯爲愚任生好權略惜哉僅芭苴左氏入纖細萬變出其樞重瞳不足學成敗竟何如夜夢韋獨來赤脚上堦趨諸生飯東檻揖之食有魚云師講左傳願得陪坐隅嗟汝二三子傷貧徒吹且

戊申八月十日哭匡山宋未有先生

林子湖東歸貽我書一紙爲言宋白石五月中風疾

我夜十數驚天明推枕起盥水白衣冠雙燭焰素几
剪紙爲明旌上書宋貞士立哭拜不興哀聲動林水
堂下立門人弁跪偕諸子天挙楊友石君與同游止
惟君酒張弓楊子直如矢我當志氣衰心以二君砥
嘆息斯人亾又弱一个矣三月祭生來君乎寄我書
謂我長議論偏峯當刪除君體近盈醇于用無乃迂
向者論尸復（與甘健齋論祭尸喪復爲不可去）勇於信宋儒才識貴
明達漢唐足兼須度此報書至君歿月已踰憶昔初
定交朝日出巨廬陪我棲賢游林子相與俱更逢吳

稽用結交無躊躇天心厭志士行恐轉溝渠寒木吳
春風後歿當何如

之新城壽涂允恒作

山木藥丹黃幰車出石戶宿昔與君別芳烈凝椒糈
我論考編錄君言鳴湍波及讀所撰述色變如談虎
始嘆真將軍有劍不肯舞每賜藥不言獨居耐唯吠
頗聞燕齊間威異難指數秋雪與鷄蟲近者目所覩
識時如流泉積德如委土君心有桃源不在越與楚
花開還結實食之壽萬古

爲蕭孟昉五十賦

好夢在園林恰來天半住阻水注清池開花散芳路
經營惜寸條有如作家具憶昔游春浮（蕭太常園名）持身
入烟霧水石移地形結構本天趣我年比子矣愧不
留佳句（時予年十三）聞君爲遷園肯與高僧寓曾讀汾藏
詩輒身至其處爵位如亭沼名節如林樹靜坐當雨
日百年時延佇

同藥地大師坐晩對軒有作

江上秋日作舍舟還登陸七里到青原清風引盤谷

遙望宮嵯峨參差出林木文山與魯公入門景遺躅
（青原山三字爲文信國書祖關二字爲顏魯公書）嘆息閱人多千載此屬目
師聞飆履迎一笑寫胸獨香積傳白粲飢來果其腹
共惜年時豐處處多嘉穀搬箸行秋山靚如初出浴
空翠四面來十步成九曲最愛晩對軒斜日上高竹
白石身嶙峋寒水濯其足作哉冷泉亭頗似十五六
藉草話澄潭倚伏加轉軸明日扁舟行江風何太速

將下廣陵過青原山酉東方棐北

甫到青原山問君長居此五月悤悤下九月來徐徐

使我不相値入門心踟躕我苦神智短未能多讀書
古人曾解嘲贈我刀尺餘塵封敝鞘中卷之不得舒
丈人借我游日日照衣裾抗談達今古快意轉欷歔
豈無英少人才氣横九衢所苦懷私吝冥心養其軀
遂令身名敗慧者翻爲愚惟君英絕姿堅貞志不渝
安得長千路與君立斯須

江南別門人曾麗天之雲中訪周司馬

河上麥洲船十日蘿汀路我向淮南行汝獨塞北去
塞上多凄風珍重霜與露蓼蟲知苦辛讒鼎知甘飫

草間有英雄況是悲歌處司馬帳下兒應與董生遇

辛亥端陽前一日禹航嚴公顥亭招飲廣陵寓
室同集者長安王築夫三原孫豹人歙縣程
穆倩休寧汪舟次泰州鄧孝威嘉興計甫草
吳縣湔潛夫吳江葉方南錢塘章淇上孫蕙
客居停主人雲南朱岦卿飲酒甚暢既罷甫
草曰是不可無作於是築夫豹人孫久倚廣
陵咸謂予江右地最遠宜倡同人人各寫懷
不限格韻先成一百六十字

三月下揚州蒲葉今瑟瑟主人之京華庭宇頗簡寂
新桐垂密陰晝閒娛筆墨忽有高軒人揖我蓬蒿客
已復開蒲尊名輩先後即鰣魚烹鮮腴膩酒光琥珀
酒中舉觴政曾密於羅織恕我不能飲佼何恣所食
計生口懸河瞪目但守默孫生昔貪杯豹人逡巡欲避
席仰首盡杯底覆掌無餘瀝因材限醉醒即此知吏
職卓哉禹航公好士忘形跡意氣傾北海將罷觴再
滌緩步同孫王歸來窗月白

同黄仙裳集許師六齋遲程穆倩不至

風雪滿揚州寒氣逼窗几客暇過黄君許子適步趾
彼此久知名不用通姓氏話且折東招尊酒談文史
门坐無雜賓但有程黄輩高齋剪明燭疏盤延素餡
庖人諳食經午饌一何旨縱談左氏書黄君亦雅雅
獨恨老酒人邀之不來止新知如烹鮮故交如飲醴
夜深驅車行北風涼如水

即席贈妥奉世

世士見已往智者識未然屈首草土中孰辨愚與賢
空竹有堅理老樹無好顏南陽抱膝歌與世無與焉

鹿門果何人一語盡生平我來開詩堂水不生空烟
尊酒酬主賓君獨發狂言慚我坐談客負君相馬篇

余東巖過訪桂山口占贈别

我愛東巖叟長歌不知年來往桂山路出入空翠間
著書已盈抱高談下流泉日落還歸去五里隔溪烟

同門人孔之逵宿桂山曉聞竹外鳥聲枕上呈
正叔先生

蒼蒼欲明發好鳥帶羣鳴竹影拂東窗長夜夢初醒
先生披衣起遲聞咳唾聲我尚耽餘寐展側殊有情

窗外立孔生談易何分明相彼林中鳥感時自嚶嚶
人生無師友有如盲者行飛鳥鎩其羽獸鹿斷其脛
何幸我之生猶得覩典刑努力愛餘日推枕出前庭

水莊寄伯兄

婦病常晨起飛鳥集庭柯清風來好音塤篪如相和
念我同氣兄近在山之阿新葺間茂樹淺池沿清莎
作閒娛白日以我愁心多年各逾半百始衰比秋荷
又復季子役洞庭揚微波襆被行且止顧念婦沈疴
獨身無次丁藥餌恐差譌幽蘭方揚輝華萼何婆娑

折之寄所思對此涕滂沱

癸丑四月往桂山時溽暑乍消風微日靜遂同
孔正叔先生過前溪訪友出畫題此

高梧密陰垂懸泉亂流注借問二高士欲向何方去
茅亭轉山椒佳樹藏深塢日落山蒼蒼應在前溪住

夜半同桂山先生立月懷余昆垂

夢醒月滿窗容光入我幌開門呼老友披衣共幽賞
庭竹立个个寫影東壁上竹露滴空堦草蟲鳴宿莽
始知靜者心原不辭泉響懷哉東巖叟風期多慨慷

斜月隔青溪策杖難來往

丙辰立秋日虔孫楊郡人賣茶贛州出扇索書
時舟子解維待發信筆口號予方三月束裝
江路阻不得南下所謂見麴車能不流涎乎

日出眠未起之子來款戶爲言負茶籠放舟雙水去
舟楫困兵人行李庶無懼高灘伏戎多嚴城猛虎聚
愛汝三世身一事當自慮慎儉德所先亦足致名譽
山庭蔭高林隱隱秋聲度天風南北吹鷹隼飛無數
安得閉樊中覓食比鵝鶩送子出庭陰搔首一延竚

丙辰九月避兵過亦菴禮藥地大師爪髮塔有
作呈中公兼寄合子素北

倉皇過亦菴砲聲徹兩耳遠廻憶舊遊彷彿如夢裏
綠蘚沿堦接跡交兵子信步轉廻廊遺塔儼然在
驚覷再拜興淚落滴堦戺可惜雙眼睛未及見斯事
高天飛孳烏瞻屋於誰止惟師良有言因風楊籽粒
我聞志氣人藉天莫能爭誰云松栢下潛蘇永不起
經傳千古心溪流萬里水合子同高座昔送水中沚
家食豈無安年歲不我以願以高秋風殷勤寄行李

夢故人 丁巳三月十一日盧陵山中作

忽然夢故人繾綣儼疇昔談笑浹日夜體素無睽隔
往者髮未垂識我自親暱綴文同筆墨
苦言相箴規攻論比仇敵相謂元冬霄交好如一日
骨肉颼風吹東西不改易何期大義乖與君遽離逖
長江三千里精寬來幽僻知君無兩心我面殊慚色
我思良可懷清議乃傷息人生重末路大德難踰閑
我亦自擾擾良友恐棄擲明發追往事攬涕沾衾席

題友人探桑圖

看蠶食柔葉吐之成經綸志士讀書史豈爲蓄浮文
采之盈傾筐躊躇覩朱輪常恨刱上下移日語不聞
如君定知之置筐爲我言

贈門人孔用儀五十

風雪卒門歸尋醫嘉禾城百里隔黎水悵然感我情
諸生十餘輩子最長有名賴韋比忠信于季齊年庚
昔年相結交子我實雁行讀我左氏書折節立門庭
汝能恣討論起予發妙評是書世驚賞用者其誰能
離亂五六年大器已可徵舟過千金陂（撫州府上五里甲寅大戰處）流水咽不鳴我季同太息誰謂此蒼生自笑坐談

客紙筆空經營汝年甫及艾豈當遽棄成兜率二三
子洗我處士聲

贈門人盧承言二十初度（時有妻喪）

古人嘗二十成人而字諸今人授室久抱子行有餘
閱世既已早爲學亦匪徐古人惜分陰今人更何如
勺庭桃李花爛漫照水隅花飛新綠繁生意無時虛
子諒識斯意追隨日庭除昔我丙子兒不占冰人書
以子幼多穎作配閨中姝（余妻兄謝亨三特以幼女妻之）結褵在勺

庭花竹亦併車嘆息未借老初花萎交衢稱觴獻姑
身不復理中廚予但怡顏色堂上歡須臾

贈温錦衣五十

我昔與君齒長君五年爾君才如滄溟倒注天潢水
一題或一韻百篇詩不止贈我三數章文辭轉斐亹
我幼習醇謹處女人相比後敢犯大難彊禦無畏葸
覆彼收心人惡名自茲起羣吠同一聲大抵皆俗士
君心作然疑逢我坐楊子瑞金楊惟明楊子工詩詞出稿
屬批示見我意思眞一字無忌諱君頗熟視我躊躇

目不徙謂斯爲惡人世豈有此事久之信我篤退然
相結友往者未四十及今逾一紀渥赭若壯哉顏黑
吾衰矣山中菖蒲酒欲寄雙鯉聊托黃絹辭藉以
寄松屐

七言古

寧都魏禧冰叔著
男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較

古意

佳人倚闌干拈鍼刺花柳西風下黄葉吹向纖纖手
手持落葉歸洞房對此秋色怨青陽淚落黄葉生幽
光

烏夜啼

東山有樹樹棲烏寒月欲落烏夜呼自言樹樹烏將
雛雌烏啄啄哺且翼雄烏上下不得息羣雛長大爭
逐飛烏老卧巢還得食一春一春啼落花養子不大
烏啞啞明月梨花子滿樹山猿抱子來朝暮但願得
食哺雛烏不願烏成來反哺

江南弄

浦水何深深菖蒲高欲沒空上采蓮舟蓮葉不得出
不愁水深蓮葉稀愁無蓮子君苦飢

立秋日同諸公勺庭賞桃有懷彭躬菴友兄季弟和公

始秋之日日愆陽高樹之陰移石牀諸公當午時過
我披襟散髮延新涼門前桃樹紛的皪垂子低枝拂
巾幘晨起呼童抱竹筐山日未來乘露摘貯之何以
白石盤濯之山泉青琅玕新香拂袖隨手劈齒牙歷
歷明生寒我友嗜此如不及我弟一餐能百十興來
大嚼當中庭諸公但可從旁立今年二月同看花山
庭近水明如霞人去不知花已實思君往苒空年華

一嶺之南一江北渴當何飲飢何食庭際清風吹葛
衫樹上鳴蟬日垂夕

屋後有松栢

屋後有松栢屋前有桃李桃花李花花交枝遠託青
松心所私願將松栢贈桃李花落葉生長結子

瀟湘曲

君家遠住巫山曲妾家新臨湘水縣湘水之上有雙
妃開門日見青青竹竹葉何青青竹竿何歷錄洞庭
多秋風日莫操山屋

同門人蕭予潛自栗園過汾林訪無倚師口號却寄

清秋好日兼好風却攜小阮訪支公平岡盡長青松樹短堤正開紅芙蓉平生鹵莽不學道但覺幽人相對好清磬一聲香飯來舉箸落箸直一飽昨夜溫船池上游青天如水月如舟主人牽衣儂且別莫負今夜池頭月

大風 庚子孟冬作

嚴冬黑雨漫山谷大風怒起夜發屋知汝來自三千里三夜三日吹不足山木飛石并威勢靈怪翕習往來倏忽蟠空際下帷慄慄擁被臥如見霹靂烈鉄施鞭而吐火鳥不敢晝飛鼠不敢夜跳雞犬伏蹐不吠不吽哀汝北鄉之人兮盜賊被裘帶劍以乘馬良民繫縲老母稚子散離竄伏于山野大將受降于夫供億飢者不食勞者不息稼穡點以棄路草枯黃而偃陌火獵獵以燒山獸挺挺而慘日雪奄奄其欲下笙歌杳靄嘹唳而膺沸哀汝北鄉之人兮大風怒起夜發屋嚴冬黑雨漫山谷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高天颯颯吹涼風鷙鷹怒翮睨秋空掣斷黑絲飛不得老馬伸頸鳴皁中皁中之馬千百十匹老馬一鳴羣馬辟易羣馬飽食豆與芻老馬終夜立伸頸向人呼一食一石粟秉脯爲穀露朱宿天生是物必有爲安能禮數空拘束

中叔云齊安重耳吳羣元德樊噲之蕭沛公趙孝之對先主者此志也

金精行

長沙鐵甲屯邏口翠帶花旌動楊柳玉驄斜駕七香車路上行人盡回首麗英家住此村落不愛鸞鳶愛猿鶴石苔爲髮蘿爲裳日采松枝煮丹藥烏飛月落洞門開平明車馬爭入來冉冉被髮出峰頂三軍偎立百花臺臺上日日雲被屬臺下年年春草綠風雨夜深山洞冥鐵鑿餘聲出空谷

庚子長至日

五陰剝陽陽不復蒼梧之東東日沒一雨一月不肯乾一日乍晴十日黑侵晨整衣向東拜我思蒼茫竟何在浮雲瀰漫滿空山春日不來時不再

時不再來心煩冤析骨裂膚寒威煎冬深霜雪凩不
然故春之去如逝泉哀我後生長霜雪不識人間有
春日

慈烏篇 示門人

劉云四字鄭重論人深省
在昔聖人出御世後苑之樹烏翔起朝飛暮飛自求
食得食輒歸哺其子詒曰烏之靏子罔如斯嗟汝羣
臣從朕遊欲歸養者今日始哀哉二百七十年黑烏
赤狐滿萬里臣有山中茅屋二三間不種榛棘種桃
李桃李上巢老烏哺翼之兩烏子踼從北方來爲言

山南五百里上有楚茨叢下有爛斧尾烏子聞之不
顧老烏爭飛食肉噫嘻嗚呼烏子爾幸不逢曹王皐
關弓挾矢覆其巢

新晴歌和伯子作

伯子云吾弟性傲素相知一見之間集雜卷猶然
是此尋常人相看集非好顏色云云
新晴恰似舊相知十年一別無消息我亦飄飄客異
鄉古道秋風覓相值桃花李花雜春草風雨勺庭春
忽曉恨爾相見何太遲喜爾相逢似太早

聞雷

黑雲橫起壓赤日熱氣偪仄排囪入震雷一聲起殿
壁北風南風吹雨急屋瓦亂落挃屋極東西馳擊如
有物嗟爾天雷久已無神奇焚燒豐草索狐狸我有
一尺方石枕無爲白晝驚我寢

平西走筆寄甘健齋轉呈張曲江明府

甘子壁上詩慨然想尺君有奇甘子辟世東鄉下君
數顧之何所爲其日示我一長篇上傳山西巡撫忠
襄蔡公賢公諱懋德號雲怡南直崑山人甲申死闖賊之難後有論贊三百
言睢陽之烈子古傳公貽周公遇吉書有此睢陽之烈語張君傳如韓

退之附載中軍應都司應公名時盛懍懍南人好男兒方
伯名與許遠齊趙方伯建極罵賊不屈凌遲死更有寧武周將軍闘
門戰死無子遺感公貽書自憤發愧死賀蘭不出師
周與妻俱蒙古人城破手刃巨賊百十人身中數是
十創死妻率家僮百人焚舍巷戰迄死無降者
城云賊在此指出有賊兩道截公更自揚神
時蔡公奉旨已解任力戰十日城破自經三立祠勞
瘁身輕不得死時盛乃脫鐵甲加公衣歸家手殺子
與妻再拜屍前經樹枝門皂厮養二十餘祠前樹下
至此忽然頓覺四壁寂
屍纍纍我同林子讀至是默然無聲淚雙垂吏部曰
然心傷氣盡下從擾攘任之故驅馳詠歎是史漢
公用人使我吏臺省曰公儒者不可使國是日非土

解體傳中一一詳其事乃知張君不獨愛忠臣能見
大計有如此我翻案上書明季遺聞多刪除林子拍
案大叫絕何人今能爲此說甘子拱手君莫疑此亦
張君之所爲朝出城西門甘子送我乘桴行江風颯
颯吹白蘋石瀨迴薄濺衣巾惻于南豐不識君

贈熊見可 名兆行祝名應薇字仲立俱樟樹人

力餘於物能舉物氣餘於事能勝事愛汝精神大於
身溢出須眉如沸水廿年高節臥石門一截利器試
延津忠臣自古無餘緣丈夫天性懷傳恩君之好友

祝仲子其人沈練有思理謂君作事多剛疎以我觀
之信有爾

快哉行贈余生生

快哉我得與生相遇執手不辨新與故問生何官執
金吾錦衣橫帶玉前驅問生何業詩與書大言小言
如散珠甲申三月天柱折椎牛擊豕衣濺血座上少
年皆眥裂我聞骨止山老生醉後作長吼三尺五尺
樓上肉欲忽跳擲若無有我今見老生汝身不過中
人身胸中五嶽何難平我欲飲汝一斗酒狂奴故態
今在否

拙哉行爲葉子作 有序

葉子之父死義者也葉子悅蜀人余生生與游五
嶺勉以義既見吾季子遂舉所學制舉文立焚之
壬寅六月余相見南州因道前事以屬其卒葉子
因吾何以見吾朋友作此發之

拙哉古人車乘翹翹招以弓欲往從之畏朋友前有
鏗鏘激楚之鼓鐘後有窈窕瀇蕩之冶容劉稹稱麥
亮死雍翡席雕塵宮蛇龍翩翩得意如御風拙哉古

人褰裳去之不敢從噫嘻古之朋友一言相爲死下
有黃壤上着天日月祖考實聞此

邦士云本以忠孝相勗詩中不及忠孝一字獨斥
所留連在朋友一言未數語真古相拙意格俱高

登望湖亭壽楊承年五十初度

我生四十不識湖夢中乘船常大呼一到吳城上亭
望左挹彭蠡右匡廬吳城之市有楊子二十年前聞
高義只今便成五十翁顏赤髭鳥心獨喜最愛秋水
涵秋山夕陽風急漁艇鬧恨汝百川不灌河清洲宛
委胸烟波明年二月春雨集與君把臂亭上立湖水

搖蕩日月馳想君零落年少時

歡喜亭老僧 亭在廬山之半老僧十年後竟坐化于此

歡喜亭上有老僧短衣窄袖號玉明入門不識新與故父于出戶笑相迎我當七月肩輿上路逢陡仄下輿行療飢已煮菉豆粥消暑還蘸苦瓜生八年以來盡如此與之一錢不肯承介我對此不覺飽放飯大啜無客情

石松詩贈日公 有序

五老之陰曰蘭谷僧日敓與師旭巒結廬其上壬

寅七月余同林確齋造之自歡喜亭東折數里下谷水石薄嶔松杉萬樹仰視空濛日光微下十步之內亂趾易面又經數里乍出木際乃及門焉時旭師暫出相見日公于堂既說姓字肅然拜與堂北積石參嵾蟻而上有松門並植石橫臥如限曰石戶戶外多盤石平如掌凸如拳松錯生之曰巢雲松根並絲石罅不著寸土高五六尺短者二尺下悉可坐臥大約數百歲千歲物也松短毛勁如怒虎須枝榦虯結或聳直層起如偃蓋紆如雲曲

下垂上如樹幾根枝蔓延如石上苔蘚或橫欹石中一二尺信突上之日公曰歲大旱松著土者毛黃萎石上松蒼翠如平日吾聞旭師堅立不挑身衣食其弟子日公足不下五老峰者十餘年而此石松方千百歲無知者是石也多幽蘭松蔭之間杜鵑尤盛魏叔子曰師似石松似日公日公之友似蘭而杜鵑則且奚似繫之以詩

五老之陰有精廬松石絕與人間殊天下凡毛皆賤士此松以石爲瓃車雲露厭浥濯其毛風雨嶽忽盤

其株衆草視之不敢倨獨有幽蘭相與娛四月杜鵑花不絕山後山前衆芳歇萬丈壑底衝風吹石上松蘭赤如血

赤岡二查歌 赤岡在匡山之麓大查天球小查小蘇

大查岌岌如匡山小查混混如湖木二查不知何者賢但聞其八十九年小查禿爪兼折角朝游蒼梧暮碧落大查塊獨處戶庭蹻足强項不愛生熤熤烈烈動神明小查身入虎穴與虎爭噫小查實爲之逡巡不使大查知前日扁舟下豫章小查訪我古南塘其

身不滿五尺長模平有如田舍郎今朝大查出拆答匣雲初開日正白我見二查皆下拜大阮小阮直奴輩

早發華陽鎮

七日五日阻北風江頭白浪高於篷中秋夜泊華陽鎮琵琶瑽琤聲瑽瑽月高雞啼夜當午官船吹角起擊鼓不聞江上人語聲惟聞滿江動檣檣北風漸軟江水平高帆一一出前汀估人利涉爭及時何能熟寢待天明披衣出船望江月波黑天低光明滅夢中

每愛放江船月落空江叫鶗鴂

揖黃君

高郵城外水連天高郵城下齊泊船城裏有人持書至船上反側不成眠舟子三更起理檝送我獨上堤頭立五尺以外皆波瀾僕夫趁月負我涉蘆中老父起呼稀問汝半夜欲何爲逡巡借得牆外坐冷冷風露沾我衣身寒背倚濕蘆葦腹飢口嚼乾蓮子西頭之月不肯落東頭之日不肯起須臾鬨說開重門短衣垢面揖黃君

廣陵別涂子山

飛鴻遲遲來掉入青烟路遺音在見中適與歌聲遇（四語子山感興中句）余每開中歌此句撚須微笑若有悟祗餘青眼在空見白須稀（二語子山病中句）老狂病語出天真心長身短知者希去年八月客黎木見君壁上詩數紙廣陵秋老菊花開客中逢客却在此明日別君去共君今夜坐天高霜氣深無言對燈火居隣北郭帶邦江明夜濤聲一思我

上江行

長江捲水如推輪黃雲黑雲屯天門大風揚埃迷前津橫船獨進負勢奔舟子競力各爭能指捲不應力不均舟中面面皆失色風聲水勢相吞射但見破船敗席沉江中亂捲黃沙灑蒹荻噫嘻風波反覆在頃刻噫嘻風波反覆在頃刻禱祠恐懼何所爲默然內省不自得

贈愚菴和尚（師名明盂號三宜）

愚菴老人無枝葉叉手獨向蓮花立日莫放船遲花塘西風吹須白習習昔年曾見虬須僧知公於世大

有情衆生不度不作佛坐看西湖春草生湖上蓮花
成阡陌花葉出水都一尺獨有愚菴門前花高於湖
心七尺石

贈胡彥遠

熱風日夜吹湖水獨坐高樓窗不敢有時劃然雙戶
開西湖南屏入窗裏我時迴首錢塘城有人抱膝忠
清里下牀負劍倚青竟入座磬折馮元几時殤漬囲甚雙
眸炯炯對客談意君當是天下士選材語愛李英公
彥遠論人事業兼相狀貌腦澤者藻鑒人推崔刺史用人不與擇交

同我意天然君正爾朴璞須知周鄭名清濁莫分涇
渭水高冠方袷犢音儒繡虎雕龍鄙餘子君不見日
下雲閒命坐時匆爲常談只如此

青門歌贈王滄厓

延秋之烏啼秋原齊宮之織犂春田青門種瓜大如
斗市上那能值一錢秦鄭公子何翩翩爾雅風流真
少年拂拭埃塵光州璉世人抱薪炊熱釜君燒炊風
爐欲然長安萬里風雪天紫貂毛落折雙蟬南望鵰
巢飛不前翁君羽翼高騰騫更於黃山一遺老見汝

覺猴之贈言胡霞的灼赤城邊天漢屈注滄海連我
行拂衣歸雲烟此中頗有胡麻飯君來食之壽十千

寄壽徐南何母七十伯子衡字左玉仲子緯字不偕

吾友之母如吾母吾弟之友如吾友北田三月梧桐
花左衡右緯捧春酒我生四十不遊粵此中五子神
交久定知是日陳陶梁獻酒一巵詩一首畫道二子
之賢阿母賢伯能家貧閉戶居仲能母老東西走惟
母生當萬歷初至今始識天地厚去年黃山七十翁
三千江水親爲壽人間不少隆萬身所愛此翁真壽

考城南曾子最相知荷擔獨上梅嶺道我持清酒一
壺勞汝足好及艮時慎弗後

壽吳門陳見艮司馬六十

四十我已衰六十君尚壯嚮昔聞君名思君在天上
我往尋梁鴻廡下不知處君卻來金精仙女已飛去
我歸金精君入闠三月見君梅川城攜得蘭本如指
劍紛若好友羅中庭我之四十歸草堂君之六十依
僧室如君自是四海身不宜爲主宜爲客

讀鄧南津天寧廢寺詩因感白鹿洞書院作

天寧高寺臨古町昔日繁華今荒蕪深殿無鐙鬼晝
呼馬矢三尺延殿除屈蔣爛漫睡呿呿鄧子過之三
欷歔歸作長篇刺惢鍋前年我行游匡廬五老獅猱
扳山狙力盡玉川足趑趄恭聞白鹿麓南隅先聖先
賢遺令模從之不禪我僕痛白日欲落啼野烏松陰
竹陰光模糊入門登堂色邱墟至聖藏板坐中區弟
子滾倒班兩廡丹粉剝落紛頭顱冕無綴旒纓絕鬚
叩頭再拜起躊躇不敢久留張足趨噫嘻白鹿白鹿
多生徒秋祢登場復何如但聞諸村昨日下官符阜

隸分頭徵洞租

口號送黃孝廉歸楚時房竹新破

愛客愛楚客楚客多豪雄愛水愛楚水洞庭多悲風
彭蠡其扁了不異人意乃知天地多雷同我曾泛白
馬喜無湖還山不知此湖潤多少但見飛鳥去不還
側闊洞庭湖青天爲盆日月浴生不上岳陽樓不暇
雙月楚水楚水風不波楚人楚人今若何

紀夢

夜與諸生講論策一生之語殊大感我從上座厲聲
問汝今溫飽誰之德揚眉張口發至言一座之人齊
悚息寐成獨見林确齋兩人相與月下立仰望月形
變飛鶴頭足嘴翅光歷歷旁有綵雲繚繞之恰似官
人補上物忽然兩日懸西隅一大一小明明出我將
一手障左眼獨以一眼看新日走入內室白徵君徵
君臥起見雙烏我時跪執徵君手今年天變良已極
時平物賤歲屢登不覺痛哭聲俱失徵君云汝輒如
是是維乙巳十月夕

題方九皐蘭譜有序

物以少貴非至美也至美者使盡人間皆是物終
不得賤方氏九皐譜蘭百種形態各出然極天下
堂室山谷所有九皐雖累紙萬幅不能盡詩曰

荊棘一枝嫌其多蘭花百本嫌其少物生所貴自爲
芳不向人言亦道好億翁畫蘭不著土九皐畫蘭必
傍石安得天下蕭艾盡化蘭怳然九皐畫不得

贈新城涂宜振五十

天峰之陽有美予腹何便便須鬑鬑口銜酒杯不肯
醉廿一史如瓶寫水行年五十未致爾獨上花樓看

遂山與來鴉入詩中畫屋裏白雲相往還翠微坐對
雙桃石手把春醪遲相憶雙櫓飛渡黎水濱天風一
夜長兒惡

送越辰六之楚兼游廬山

我昔登五老峰青天無雲朝日紅第四峰頂枕石
臥江水劃水分西東大江東下翻日影回首楚山烟
暝暝獨恨我無千里目直望洞庭波萬頃讀書不讀
兔園冊交友不交鄉曲人觀水必游洞庭湖看山必
上玉川門楚水多皐蘭匡山多黃精松根茯苓如斗
大問君藥籠儲未曾

趣宋射陵蔬枰

藝蔬亦有道菜窩植韭以爲君治圃亦有法縱橫不
亂如部軍重後輕前謝機智一心負任何殷勤種之
責土宜用之貴及時即此綠物有深理聖人何以小
樊遲我本南州士常游東湖曲雲卿廢圃至今傳歲
歲春風春草綠嗚呼古之小人今大人試看蔬枰霜
雪後青蔥黃韭何畇畇

吳門六月歌

吳趨市上人如烟大雨十日日衣糊夜擁架被塞兩
肩五更雙更猶連蜷我居城市尚如此況復千山萬
山裏誰道嚴光爲好名五月羊裘釣烟水

夏雲　丁巳作

秋雲橫夏雲直春雲重冬雲一四時雲氣無增倪惟
有夏雲最特奇日麥滄波平天際青峰突波濤洶洶
起層樓峰巒矗矗如立筆兩峰對峙不相聯平橋機
架人接跡或有好女垂雙鬟或有巨人持大戟身騎
高馬戴兜鍪戈劍相摧如殺敵獅子蹲跳熊羆號獸

駭禽奔勢相偪大呼奇絕呼人看倏忽形態已改易
有時雷聲殷峰中金蛇閃爍時出沒用兵譬淮陰分
合不可測爲文譬子長雄奇恣淵瀛惜哉此雲不致
雨四海何由被潤澤

丁巳十月夢中聞鼓聲甚妙得二句續成贈契
公

長夜霜嚴天不曙老猶夜起自擊鼓我于夢中聞妙
音不減劉琨獨起舞一擊暴雷起左方四壁钊欲摧
屋梁再擊三擊音節換殷殷聲轉南山陽草枯月黑

夜如此時聽風聲雜滴水不斷有如練雀飛少停忽
爾蒼鷹起欲停不停故盤桓未斷將斷聲闌園前
乍覺西風動天上遥知北斗寒四海幾人夢初覺為
牧為王稱極樂安得借君法鼓催朝曦一出繁星落

蕭孟昉初營藤寓予適來客賦二百二十四字

研鄰先生天下豪千金萬金比湯毛眼底每嫌五湖
窄胸中時有五嶽高能于城市生邱壑一泉一石隨
意作到處敗墻與童山青林一夕蔭高闕春浮迴圍
不稱心研鄰窮究殊晴陰兵火歸來頗荒落隔江暫

住蕭櫓林圖書滿架竹滿寺父手閒行聊適意望江
欲起白玉樓從僧更乞金沙地杵聲不絕鳥亂啼清
風天外來故知一別八年還相見君大黑須我白髮
謂我曲閣種芍藥修廊斜帶池心閣欲試前山高未
高自上梯梢俯寥廓大江滿蕩小溪清晴林隱隱見
層城更結幽房二三个春蘭秋菊間茅亭萬馬渡江
日不止豈關且自擁書史古之達人良有言何用為
樂心所喜

口占答楊友石 時戊午十二月

有木得為先生棺有藥得御先生病生平金帛耗幾
何如此二事金之幸懷哉古難衣食人不然夫子豈
長貧於我猶非盜賊樹樹無囷粟指與君天寒作客
株草草水雪堂中寒正好（友石名所居水雪草堂）自笑虛名累
此身無端風雪章門道

題蕭小翩像

君向何處來更向何處去一杖拄雪根踏破青莎路
知君方寸有桃源紅花綠樹紛無數（小翩好佛故首二語云云）

魏叔子詩集卷之六

五言律

寧都魏禧冰叔著

男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較

初過冠石

乘興偶相過山花處處然欲尋偕隱地正值晚秋天往路溪流得開門石竹偏主人勞種蒔荷鍤立渠邊

登蓮花山

百折山泉出千尋石磴通孤巔秀陰谷高鳥入寒松雲物長如此樵蘇竟莫逢秋心向空外迢遞一聞鐘

東岩歸作東躬菴確齋

盤谷犁峯入歸途望轉迷殷勤謝我友相送石橋西疎樹高原出寒花野徑齊到門遲倚杖獨立向東籬

過馬嶺遇雨

曉過馬嶺道芒屩欲平雲萬木鳴泉合孤桐石峽分羊腸開坂塞熊耳想嶙峋風雨一時下微茫失遠村

同曾止山宿冠石

結髮爲朋友於今二十春翻嫌體素異故使往來頻霜氣下茅屋寒光生故人時聞東作者鬱鬱動柴門

獨行山閣見落梅歸命筆墨即樹下賦

春氣一何早東風盡日吹獨行疎竹裏時有斷香隨高閣迴虛照空堦見落梅佳人殊未至此意當語誰

躬菴云末二語杜老惱不徹只顛狂遜其閒遠

蕭蕭蒼壁上一片落寒枝冬日佳無極山中清若茲羣峰分逐艸孤鳥自銜池相對籬東菊衰榮感異姿

躬菴云三四高渾五六幽細是梅詩絕唱

同謝亭三曾止山過林夏叔看泉上落花盡日

愛爾真棲隱春閒載伴遊鳥啼山路轉花落石泉多地僻餘芳艸人幽長薜蘿何能不取醉新月巳庭柯

婦病

足悲清鏡裏忽忽向秋徂十月霜經菊五更風落梧愁來憎衣帶怨往怯啼烏共對空山火躊躇此夜孤

伏驥有序

余有石印自東粵來紐作伏驥怒嚙鐍顧欲起銜其面曰老驥心千里美人天一方意氣之合帆以

貽人夫寶劍贈烈士悲哉

粤東來伏驥代北實空羣久臥原非石觀之疑有神
相皮輕國士畫肉亂天真神物終當去江南艸正春

不寐

秋山風雨夜百感動雞聲反側成終古𫎇瞻向此生
草蟲依折屋竹葉下皐亭直待窻囪白高眠未肯醒

作畫復賦

余有寒溪圖落木衰艸出行人之句羅飯牛爲
左折西折路東皐連翠微誰將一幅紙寫余心所思

松下闘翠處溪前獨立時寒光看不盡日夕秋山知

送任道爰同諸子幼剛歸九江

天下少知己寒山多苦音欲將千古事贈予十年心
前路風霜滿故鄉煙水深莫勞劉子驥遲汝桃花林

寒雨見松圖桃花感內人病

溪上桃花樹栖栖莫雨中愁心𧏮對水弱質獨依松
是亦分春氣何堪但落紅不曾食結子空待五更風

病臥聞月想湖上作

曾聞湖水夜月色涵秋清欲蜀煙中艇直來湖上行

數峯生杳藹一片沒空明何意仍衾枕殘燈暈已生

弟云起十字寫湖水秋月一片渾淪却便是想作妙絕○又云第六句鏤刻難狀之景高渾精工試問空明如何沒而曰一片沒空明詩有不可言解可意悟者此類是也

客簑笠蚤可掬戲呈主人

于人辟拂拭致爾特猖披似鬼躁難得如蠶蟄易施
慈因幭蟻瘧已甚蝘蜓坐待朝光出捫之無孑遺

勺庭冬夜闘林舟之彈琴

悄然成獨立何處直鳴琴寒月不肯落遠山時有音
松間白露下池上夜泉深曳杖還歸去蕭蕭風滿林

冠石草堂值溫晉上

爰茲風日好十風遲林邁西役泥侵展山深花落鉏
論詩蕉葉酒當飯苑盆蔬及伴鄉歸去却逢君到初

金精谷中遺冠予戲成口號

東門無事掛西谷日尋歡遐想孟君宴空憐范氏冠
折牢各士慕側可吏民看禿爰患難任科頭且自安

山居日斫大蕉一葉代紙偶書貽危習生

好友如君少秋清正在茲此來猶見面别後輒題詩
白日高亭午結天陰滿池偶然庭際立書此一相貽

夢徵君扶病拜先祭起欲飢絕哭壹而寤

先子昔承祭顛危不敢安七年猶入夢一痛直傷肝伏臘非王氏威儀自漢官南門原上草夜夜北風寒

徵君生平最篤奉先疾將革催扶祠事捐館前二日值太母冥誕命扶掖祭拜亦勝數頓首起

湛田寄曾止山

輕陰連數夕山木已蕭然時聞石澗水響出清秋天獨立遲歸鳥乎烟下去船根無雙鯉發寄此到君邊

勺庭望月別胡心仲

秋色蕭然至空山月色真近來愁久坐此夕直同君

高露下梧葉寒蟲哀草根未知明夜月杯酒向誰論

秋夜迴文

愁覺不眠夜樹移月影穿秋庭半在樹碧水一於烟頭白親花塢眼青對竹園浮生此倚徙過鳥任翩翩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充厩馳金城文淵下武陵飯多來譜口酒少得威名澗股齊高帝白頭滅伏生礪淚日落處一一欲揚鷹

中叔六詩欲備體故專取未第五格

庚子十月得蘭花山中釆置草堂率成二首貽

胡心仲

冬來多暇日信展到茶崖落葉香吹路披榛花挑衣誰憐當歲晏移植向茅茨歎息十餘載幽芳今始知

月色帘中靜夜深山氣寒愛之心不足移獨坐相看影對菊當案香分橘在盤翩然辭枳棘異思莫能干

登日峯

不見扶桑國登臨只此峯因之分晝夜直欲破鴻濛樹隱萃山外烟浮萬井中天風自吹息未許白雲封

同友人之資聖寺訪木大師留宿賦呈

三年遊行杖十里望松陰爭識先生面誰知後死心蜩宜承佝僂舟次羅觴深夜半聞烏鵲孤飛祇樹林

過劉氏竹園同林確齋駱樵客江玉仲 十首

會上天峯寺還過樵客莊遙知隔嶺樹下有好林塘

路仄時聞水竹深不見房主人能待客祼袒亦何妨

旅中真畏暑脇暑葯各圓小徑曲依樹方塘平注泉

偶來石上坐倦倚竹根眠客夢何曾醒樵尊已到前

濁酒不辭醉竹陰全在亭源風隨密坐殘葉落空瓶

晝靜心如水菱鮮黃欲冰坐中逢熱客雜遝起新聲

蘭花吾愛汝尤愛樹中蘭不見已多歲相逢在此間
性能移酒味香豈共花殘欲乞金錢買翻愁歸路難
種柑多佛手樹樹列清渠掌指拳都肖色香味竟殊
可因玉友至不使木奴俱林子曾貽我祗今一尺餘
池館佳如此到來心已清自憐多肉食猶覺少幽情
石轉高低路竹成長短亭北囱開向處應有讀書聲
章法遒上
更上一層去江城引望遥春風開萬戶秋水落雙樹
野艇竹根過行塵草上消不知明月夜此處昔寥寥
我有小亭子依山不必深近栽花外竹遠見樹間岑

對此怡新好何如返故林秋風且莫發攪我客中心
亭前分井水堦下少茶鑪無客相邀去當軒盡一壺
短墻依薜荔小草雜蘼蕪便向花陰浴頭蓬不暇梳 章法遒下
振衣出石戶躧屐遶長堤共說園中勝無如池以西 從歸路口中補敘池西
之勝意法自別
空明羣樹見平遠一峯來不覺月當照有人橋上期

時玉仲先歸期于橋上待月

邦士云欲與老杜何氏園林比勝
兄云起結處沈脫蹊逕居然爭勝

蛙鳴

積雨新晴日鳴蛙薄暮時自來當鼓吹我欲問公私 一聯化腐爲新孜是工巧

躑躅青莎路浮沈白石池却傳蝌蚪事緘口慎人知

弟云寄托深切不得草草讀過

晚泊南康

峯高青入水湖濶白浮山野鳥飛難渡人生到此閒
遠船乘夜月縣火倚重關枕上支更卒終宵自往還

登左蠡樓

湖光晚不盡涼月正當樓遠嶼平烟沒明燈接樹流
艱難成客路天地入虛舟欲過洞庭水蕭蕭木葉秋

宿萬杉同剖公雨後觀泉

行年將四十今夜宿匡山寺憶前朝勝入如此水閒
暑風消雨後客路入秋殘何事東林日攢眉竟欲還

自匡山過陶彥存宅

主人閒客至巾帶出前山好雨依時下高林竟日閒
倦游疎拜揖亂意足盤飧欲覓讀書處清秋共往還

西湖飯黃米懷林確齋兼呈主人

高閣臨湖水晚涼進食簞念君長病隔愛我近加餐
撫腹誠無負用心真已難孤山曾飯鶴飛去任飛還

黃米飯不停
濡故三四云

七夕寄內

西湖逢七夕北寺對孤山遙憶翠微裏有人獨倚欄
隔烟明水際初月照人間歎息真良夜年年欲未還

宿江南慈藥室出所次百官圖占骰擲之除拜悉依國制激勸兼有復覽佳詩率爾有作

自愧非凡此多君置藥囊局官留六博人雅接三唐
對酌樽前酒同眠地下床無端耳熱處見此即神傷

春早發翠微余欲輕裝內人勸余重繭冒寒思吾言却寄二首

下山纔數里衣絮已頻加我意不如是卿言亦復佳
曉風鳴斷樹薄日帶飛鴉却意桃花塢春寒上絳紗

汝病春常劇憑誰驗藥方月餘酬客倦昨暮種花忙
藥記收書篋方須檢筆床憂來倘病隔更試鬱金湯

淸明日寄內

作客尋常慣那堪桃李時花當飛別路葉定長新枝
繡佛閒消病栽箋強詠詩如愁春草綠不復上前堤

竹橋桃花

庭際雙桃樹開花不自娛行來九十里纔見兩三株

山木知兵力春風感釁餘幸逢羣盜息處處有田廬

舟過白城留飲檀水別業歸呈主人

終年愁客況此日識秋光菱葉殘猶綠桂花落倘香
酒醉能自醉意適便爲鄕相送西橋路平蕪已夕陽

陳伯璣爲沈君修佛事走筆奉柬兼應輓詩

之子辭朝市佳人向夜臺已明三世事還散八關齋
白袷新被體青眸舊愛才沈君昔以憐才歸陳秣陵花落後親拓沈君來

贈別沈方鄴

南州纔把臂又說到羅浮汾日獨來照天風吹未休
才名開百粵羈客感三秋爲問陳元孝丹崖尚姓邱廣州陳元孝云羅浮絕壑人不能到處遙望丹壁上橫勒邱邦士三大字而隸姉婿姓字適符亦異也

同諸公歸有園看桂涂允協索賦

黃綴高秋樹香迎送客衣偶然來曲巷及伴扣柴扉
坐定風聞葉酒闌花落巵主人興不淺欲去索題詩

送友人之金陵

烟霜遲落日楓葉送行舟爲有三山約難辭千里游
牛蛇應自見猿鶴定多愁莫待桃花發春帆上釣洲

自西溪尋友人

每到西溪路客心都覺開斜簷支古樹斷水度青山歌雜漁樵處人行烟霧間清談杯茗接日落不知還

廣陵重晤余生生將歸餘姚賦別

十年我再出君倘阻歸程瘦骨奔西蜀行裝帶廣陵乾坤爲客老患難覺身輕一曲鏡湖水悠悠待汝清

病痢憶內人病却寄

客況秋無賴高樓莫雨飛畏寒添白袷煮藥仗青衣肚痛慚無帖神傷忽有詩憐卿頻濕下長伴夜烏啼

口占贈華子三

客我吳趨久知君意氣真君如孤嶺樹我亦出山雲白墮酒難醉黃初詩未貧不辭雙屐滑風雨日相親

贈王楢庵

結友平生意年來少品題何當天下士直在夜郎西捫褐曾無蝨問聲尚有雞莫令鄧禹笑珍重此蒭菹

水莊喜躬菴確至見過

西阜羣木落風過特聞松冬日有如此松風自不同沙明魚可數天靜鳥當中何意耦耕子芒鞵相過從

寓富田偶庵贈龍上人

萬方多難日何處此招提小閣雲中曲高峯天外低鄉餘正氣在（富田爲文信國故鄉）宅與孝思宜（上人搆庵養母）點綴清秋色芙蓉放一枝

老友經年別吾徒萬里分不因從白社那得聚南村烽火前山斷清鐘此夜聞淹留未肯去一邏右將軍

同中公避兵雲梯山庵東見見副寺

雲深不識路清磬一聲聞九曲山藏寺萬株松到門歸牛眠露地吠犬隔花村贈爾金容罷殷勤敘王狩

不記青山外郊原盡甲兵雲林雙杖遠秋雨一燈清善病憐兒輩論文愛老僧夜深松子落風細不聞聲

水雲菴贈契岩

老僧真破衲一榻任巢叢帶月春朝食疏泉煮晚茶虛堂閒白日實相見宗風荒谷雞聲斷深宵自撞鐘

水雲庵酬王侶蕭見過

避地從蘭若頻門借薜蘿村荒行跡少樹老夕陽多雲外來嘉客燈前共嘯歌濁醪人未醉霜氣落明河

田心訪友

一溪十九渡亂竹壓危梁樹偃青天黑草連白日黃
下車穿虎跡交手轉羊腸問有故人在敢辭朝履霜

雪霽齋內

客況生除歲天寒及暮時雪添新舞色梅壓古斜枝
多病長愁汝有懷獨賦詩民生方日蹙且莫訝歸遲

松花

蒼松黃蕊出開遍野人家嗟爾歲寒物竟同春樹花
味甚調飫餅色可映宮紗惟有石間蘚長年綠水涯

春夕憶兮庭

好鳥啼朝夢東風吹陌塵如何花開日猶是未歸人
堤柳青連水山桃紅到門夜來添白髮又過一年春

舟中贈楊參未外兄 二首

瀟灘五百里七月上梅川與子同杯酒相將忘暮年
花開眠積地歌唱打魚船更對巨源坐搖頭詩數篇

祖父老姻戚于今得幾人況當吾與汝少小便相親
謦咳先姑在文章介子存自憐空老大鬢髮白紛紛

寓方西域役院聞主人吟誦聲有贈

不記魚鹽市祇聞鳥雀音茅添數株樹何異入山深
永巷人聲斷虛堂日影沉春風開戶入吹到短長吟

魏叔子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

寧都魏禧冰叔著

男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較

己亥八月偕曾止山在吳

天涼風急萬山虛虛處秋煙到敝廬聞說三吳歸戰艦何當六月斷音書夢樵已識蕉無鹿春浪還生海大魚念汝洞庭將木葉隨波離合一愁予

送曾止山客游廣州

幾千里路見行車瀕海雄封此一隅寒雨時當五日硯索游幸有兩人俱始興太守誰延士南越老夫肯自娛但使千金徒送客陸生應愧說詩書

送季弟入廣

棲棲六月下重灘閉戶誰知行路難愛汝兩年曾遠道慚予十載只寒山為愁暑雨多飢渴但得瓜梨莫飽餐海國秋風容易到五層樓上有波瀾

黃岩自百二十里就學外舅時年十歲里有寄童之目詩以贈之兼呈令尊令外舅

十年就傳遠離居石戶寒燈八月餘郭璠有徒能坐此伏滔作父定何如余今猶自答科舉子昔知應疑尚書莫羨人稱天下士艸廬終已愧名儒

金郝天挺厭科舉元好問從學進士業不答唐神童高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有疑問時余方以文教授而黃生治尚書不學舉子業故及之

庚子嘗稻日奉壽伯兄四十初度

時方多難獨傾身兩弟深慚大被恩在昔家猶稱畏友只今兄已是嚴君山田獲稻嘗先薦嘉客稱觴到

石門自此追隨還四十頻來樹背稠寒溫

司馬伯康年八十溫公事之如父天稍涼嘗拊背問曰得無寒乎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鹽車之下生千里華屋之中夙九龍自古窮途能復爾亦知得志難為終毛間蟲食李天下酒後歌悲漢沛公但看老驥垂絕日手持愛子泣深宮

中叔云昭烈臨終慷慨戒子曹瞞將死泣涕托兒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別胡心仲歸篠石

逢君況是中秋近歸去如何不肯遲相送疎林月落

處已愁峰頂月明時每一見來眞有得卽今別後定
無詩寄語東巖林處士酒酣莫憶魏無知

庚子九日懷彭躬庵

良朋去後空佳日況値高秋心易孤前月有書還寇
石祇今傳汝尚鄱湖貧當附令猶餘菊悵望湘君未
有大我亦杖藜峰頂立瀟瀟風雨滿平蕪

秋望廻文

峰高盡處立秋淸久望空愁有客行虹臥半橋斜隔
水鳥飛雙鬬遠依城春闇薄莫村烟斷唱罷歸樵山

月明節杖自來還復去東溪老對獨亭亭

西關懷季弟

流水平池日日開關門到眼卽靑山雖無旨酒庶幾
飮亦有良朋況也歡深谷來春生細草遠天歸翼動
寒潭梅花欲放不全放留得一枝待汝還

李少賤自燃中見問口占代束

前月中秋日欲夕微風罷浴飮茶多不當愛月坐深
露遂使經旬抱小病草屋秋陰交大對竹窗疎雨動
衰荷兩山只恨無雲棧與汝狂來一和歌

李孟遷雪中見過云以醫游寧化遂謁李元仲

二月春花生太息十年多病只蹉跎亦知宰相終難
作自恨方書集未多似汝不曾勞雨雪有人聞已老
松蘿欲擔簦笠隨行李莊孟相逢可奈何

送友人之秦步林確齋韻

王子獨身出家門綿水邂逅逢李君八九千里爲行
客二三月花開江村瑣瑣餘子融兼紀碌碌諸邱衛
與陳此去直上華山望東西南北更何人

艾煩叟

十年抱病只深山簡得方書種藥闌會起沈病甘氣
惡肯辭衰瘠任身閒鍼縫已沒靑絲纔汗下還添白
布欄莫怪盈要初服改須知此物卽幽蘭

辛丑五月寓新城塔下寺來懷沈仲連先生在

盱

鬱孤誰望舊時春崇禎辛巳先生司理贛州同諸子賦鬱孤臺春望詩短屋寒
燈對石門一自故人爲遠客幾知夫子正長貧新城
對色全消雨古寺鐘聲半入雲欲到麻姑山下問蓮
花幕府隔江藝

賦平後經頭陂墟市

秋艸秋花滿野田平林盡處有炊煙輕裝已出荏符澤長路初逢蒹葭天鷄鳴喧白瀨兒童對下數青錢家家茅屋無門戶結伴還過隔嶺眠

計從齋歸了溪索白桃對秧詩以贈之

白桃之對深山春春畫山庭自閉門冠石以來四五歲種自冠石移至梨花欲似兩三分疏泥布核長經手後行蘗根短趣身但向了溪溪上種不教花片誤漁人

壬寅春日奉送伯兄北行

弟自海南初息駕兄從燕北始行車經時執手臨岐路正月開花別故廬燕市酒徒今尚在都人蓑笠近何如却愁南北連烽火目極秋鴻懶報書

同彭躬庵江上逢杜美吾烹魚見食杜陝西人任河南

廿年長臥翠微峰偶爾與君江上逢早雨欲來村鼓急高灘初下鯢煙空秦關久已稱天府洛內今誰識土中汝會烹魚能大嚼釜鬵曾有幾人同

壬寅六月初七日酷熱寓梓對通慧寺薄夜欲雨天涼雁美夢同伯季數人行縣市俄見數騎來與人馬上左右拱手云是外國朝貢人前二騎皆重冠敞衲形容甚偉季子曰盛觀哉不可無詩余喜甚而悲不自持掩面大哭失聲迸床友人急呼余既醒氣上不能語攬衣與席而作此詩

古對蕭條倚巨洲長江盡日只東流三分大業餘荒寺寺傳是三國時建一夜涼風到竹樓有客夢中看白馬都人方外識黃裘披衣獨向空庭立宿霧山山總未收

立秋日南州寄內

風雨同巢未肯孤多郎霸我適江湖何當馬足定男子自笑牛衣不丈夫極浦煙波秋澹蕩故山雲木夜蕭疎遙憐愚婦空閨裏最是梧桐落葉初

於廣潤門市桃食之而甘憶勺庭桃熟却寄舍弟

實得沙桃色似銀寒泉素碗齒牙新齧桃久誦鷄鳴句教士誰吟梁父人客舍暑風如坐熊山庭荷葉正當門池邊嘉實今應熟却與秋猿一半分

會民門納涼一首壬寅立秋日感曾所見別有注

長嘯晚風倚郭門膽黃抄白總橫陳定知王猛非秦
相纔識李陵是漢臣木葉乍聞秋已怨家書欲寄語
還真可憐啼鳥先芳艸天地無容置此身

登五老峰

西控荊襄南控吳諸峰背上托層圖元黃半合江湖
水旨履雙浮大小孤往日不堪多謬誤臨風長自笑
頭顱故懵星子城邊封行列分明似蟻蟲

寒泉精舍懷石公兼酬元韻在五老之陰

萬仞危峰勢接天高頭處處有川源老僧縣竹通香

積山鳥隨人啄葉閑谿澗可登稀客坐清寒如汝立
吾前自慚鴻漸傳茶論辜負匡廬第一泉余性不飲茶石公送
行詩有此行定前匡廬瀑試問何如石鼓泉之句陸
羽品泉以匡山谷簾泉為天下第一

赭山

江流千里盡黃塵南望赭山自昔昏煙草初逢人月
貞行人容憶五朝身守藩常日專秦政深室何年見
衛臣翻羨洛陽行酒處抱頭猶哭故時君

登雨花臺恭望

生平四十老柴荊此日麻鞋拜故京誰使山河全破
碎可堪翦伐到園陵牛羊踐履多新草冠蓋從容牛
舊卿歌泣不成天已莫悲風日夜起江聲

高郵九日奉懷伯兄將自燕都出塞

高郵雄鎮控南淮野水蒼茫沒草萊獨立自憐雲物
好隔船遙見菊花開燕山秋色餘金狄塞上悲風接
玉堦天地到今誰涕下幽州此日莫登臺

寄內

久客真令骨肉親長干誰是授衣人愁知雙雁雲中
叫又早孤帆江外分時躬庵碓齋留揚州予獨之淮夾路芙蓉連水

色西亭桂子一山開重陽此日無風雨為想深閨亦
閉門

寄舍弟和公兼憶諸子傑傚

知汝只在孤峰住日日登臨見遠皋新豆初升嘗補
姚俗於九日為豆故寇再拜領兒曹還家有夢音書斷極目
無山天水高惆悵不須人送酒蘆聲猶帶廣陵濤

白馬湖寄李咸齋彭中叔

邵伯湖連白馬湖回村洲對散鷗魚都無山色交平
遠直有煙光接太虛浮客身知同傳舍勞生道可在

舟車思君高坐秋峰裏細看清泉引石渠

淮陰寄門人賴韋兼酬諸生

聞說淮東形勢地三城萬瓦夾江濱小山賦後誰招
隱漂母祠前早閉門日月苦消行路客籃輿長憶執
經人淡秋木葉知多少掃逕相遲薜荔村

漂母祠寄葉外兄

後有鄭侯前有母王孫從此上青雲伏兵忍減無辜
士進食能留不死身祠國終須慚老嫗舊恩翻合感
今人閒中憶汝平生事多少塵埃欲報君

韓淮陰侯釣臺

欲問韓侯垂釣處荒臺遺碣在通都能酬一飯真君
子不報睚眦大丈夫坐待鳴鐘烹走狗終教雌雉滅
諸雛淮流千載猶嗚咽祇是將軍死不辜

咸齋云三四於詩雖非高詡然識論精確可署淮陰廟聯　躬庵云坐待終教四字是良史筆法斷得淮陰心死高帝齒酸

其二

韓侯能貴子陵隱兩漢爭傳兩釣臺雲夢既囚甘斧
質富春終去臥蒿萊成功不處嫌疑地長做須知死

禍階何事舞陽迎道拜狂言大笑出門來

弟云詩以議論傷其風格然末四語可作淮陰論斷

劉峻度邀同林確齋邗溝放船登迷樓故址時
秋水大漲

邗江風物動高秋出郭還同陶謝游溪水半淹芳草
路柳門平泛木蘭舟天空極目惟殘照客老狂歌有
敝裘復檻層樓何處是翩翩寒鳥下荒邱

酬陳集生

芒鞵傲葛到西陵邂逅梁溪詩酒生軍機甫成全愈

病胡琴未碎久知名風吹湖水新羇旅日落吳山舊
帝城那更誦君頭白句夜來心緒已縣旌

宿陸梯霞小齋

兩年擊楫渡龍江屐履誰當更擅場已見愛兒同趙
璧豈從過父似貞王兒丽京蒙難以梯霞營救得不死一燈影落庭
如水四壁蟲鳴夏欲霜惆悵桑陰人未遠終宵反側
臥匡牀

贈陳貞倩

短袖科頭揖未曾從來小禮近虛名修期退賊兼能

賦予厚爲儒已論兵似我眼中人未老憐君髀裏肉還生嚴裝好向屠沽處醵酒斑荆話洛城（貞倩專闢河南時所游多豪俊士彼及之）

靈岩懷古

獨倚斜陽望翠微議王陵說此峰西四方爭戰何年息萬古高情後世疑樵采未能希栁下行人無處識松枝可憐簫鼓村村急齊賽前林五題祠（靈岩禁石碑稱泰伯墓在山側欲往并無有知者）太湖波濶洞庭秋少伯曾聞此泛舟白水誓疑師子

犯赤松游已教留侯山空落月鳴寒鼓天外悲風動客愁縱使當年同賜劍何如石室共包羞

納妾酬米師庵

十年抱子詩全疎夢語憑君占已符命女昔曾傳絡秀名山今又備龎姑（妾姓李氏南城人）風閑桂子秋庭晚雨緩櫻桃春對初他日翠微湯餅會此功那得說卿無

新城九日寄內

耦花初放剔荆扉又是黃花欲放時細雨侵堦秋草綠空山無伴夜烏飛敢聞肅肅宵征句（時余方納妾）慰汝雍雍抱子詩（壬寅余卜妾江南內人送行詩有顧言得抱子雍雍歸故鄉之句）此日不知遐健否看花曾一到南池

庚戌九月雨後重登燕子磯見伯季舊題悵然有懷

怪石孤亭立太虛江山無恙獨愁予不知故國幾男子剩有乾坤一腐儒東壁數行留雁字西湖八月斷魚書（時伯季在浙）重陽最是多風雨兩地登臨總未殊

題藥地大師雨花臺望鍾山圖贈趙少尹

憶昔登臺遙望拜空山紫氣尚葱葱（時陵樹翦伐已盡）已勞

下士三年夢覓寫高人尺幅中破格古來推　聖祖奇才今又屈馮公（洪武中南豐尉馮堅上書稱旨立擢都御史）滄江直下烽烟隔安得乘流一向東

見龍夫人八音體詩喜而和韻爲山居之作

金精峯外白雲低石徑苔痕印鹿蹄絲裊晴空風斷續竹敲清夜雨離迷匏瓜吾已同芻狗土室人今似木鷄革鞱何曾來熱客木香花下有新題（木鷄字犯題重出以芻對芻狗稍工遂仍之）

附錄○夫人姓賀氏永新孝廉科寶之女也題云雪中念科兒長安公車之苦因作八音體以

思之諸因金鐵織夢月初低石路霜濃滑馬蹄
絲介輕炎鳳凾函竹四古寺霧迷迷飽僻汁酒
分貸僕土屏開屏見犬鷄草共爨成衣到根木
僻詩向杏花題拔夫人此題共二十首客傳傳

其六

酬王又遥做藥地大師金精翠微圖見贈之作

誰識翠微真面目居然寫入画圖中高僧草閣他時
見處士寒窗今又逢一石當空懸日月千山飛瀑動
蛟龍知君親入巨然室落紙雲煙自不同又遥學画于藥地

客廬陵山中懐伯兄在廣東季弟在贛

嶺南嶺北多烽火六月誰通一紙書龜角無人敢逐

鹿牟城有將解騎豬獨逢客舍寒梅放共憶天涯大
被虛最是難消息處光陰又早偪年除

雪中寄世傑

西關梅花放幾枝應逢凍雪壓前墀愁于客路無聊
處憶爾寒窗獨立時朝夕過庭諸父遠烽烟滿眼報
書遲且尋濠泗真人傳莫問當今江漢詩

柬宋牧仲員外

秋風尋醫過贛江使君遲我讀書堂風吹北院清歌
隔時副使者清歌夜宴雨灑東窗夜話長蘭簿交新渾似故橘

盤坐久不聞書最憐出語關民瘼手把醇醪未忍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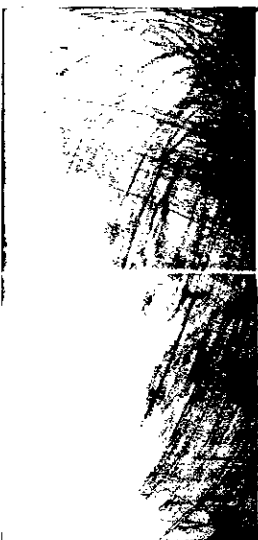
拜楊文正公墓 有序

清江楊文正公廷麟以丙戌殉義贛州遼東賈將
軍收葬之事詳崇禎　御書記往禱求公葬處不
獲已未九月就醫泰和過贛得從賈公子尋公墓
而拜之因遂有詩蓋其家人十年無至者矣墓臨
西河上規制甚微在楊梅渡灘兒下楊秀亭前康大雲王廟右百步有碑

荒塚斜陽亂草青布衣此日拜門生長年魄戀忠誠
府亘古神依箕尾星兩岸蓼花紅有淚一江秋水濟
無聲孤魂最是難聽處盡旦枝頭徹夜鳴

魏叔子詩集卷之八

五七言絕

寧都魏禧冰叔著

男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較

己亥七夕

庭宇虛無人涼風吹獨夜寥寥星漢明蕭蕭梧桐下

石莊云絕不言其所以然而躍然言下絕調也

鵲背故毛稀新毛秋未長毛落不成橋隔河空佇望

弟云意新語古比興深妙

大夏不相留蟪蛄歎廣澤莫言會面難一歲一來即

邦士云於章法中作一指自好

東家有寡女未嫁天三夫曾許一夫嫁不如今在無

弟云哀音奇語苦境深情

恆愁不見君相見益愁思却羨月中人千年貞不字

兄云翻猶勝端娥不嫁八語更有味

弟云只是西廂判不如義斷思絕意却說得妙怨望最深之五首自道情事苦節堅貞于古今七夕詩別開一格

山猿八首

日日山猿來登呼度木杪小猿抱老腹捷於兩飛鳥

我倚曲闌前山猿對我嬉足蹻樹樹根手弄蕩支子

桃花山荔支秋老一齊實亦似夏中梅黃如稻後橘

我昔行山中山猿望我走如今觀果頭不畏口戕口

甚桃露未晞乘露呼童采人在樹頭立猿行樹下待

山中日逐猿旋去旋來即我但控拳呼虛聲亦何益

枯桐垂屋陰桃子枝相屬汝但食吾桃無嘗敗我屋

桃子落高枝老猿向地覓得桃不自噉持與小猿食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四首

有客自來言能觀貨驢色驊騮在廐中一過不相識

脊備銜已往華士誇將然千里果何爲空閑年復年

中叔云處士盧聲久矣上者如武侯比管樂節侯抗天子滕大言果驗次如樊英种放之徒上下失望下則王半山秦繆醜欲作宰相矣未可輕以皮相諷人

駑馬駕鹽車終朝不百里但向車下生寧伏櫪中死

中叔云龍士元蔣公琰不治百里蕭何謂韓信雖爲將必不留是也

傳說穆天子西行到弱水王良執左綏觀汝日千里

中叔云誰唫登壇諸葛就聘空談寔用有目畫觀余寧伏櫪中死關終南捷徑如許

弟云四首凡四折開合相生古意可味

題畫竹二首
根傍石為骨枝因風作姿吾家有道士懸腕正同時
葉重不垂地石空疑出烟還將葉上雨滴作石根泉
丙午三月十一早夢伯兄蘭花數枝甚高大鎖
置房中而無水余為插洗筆池內寫詩丁案
云
幽谷自多水空房今病渴可憐漢司馬不見秦時月
即事
幽林初上月斜照曲闌干雨歇蕉猶響夜深山欲寒

晨起過兄山閣不值留題
朝日明清林竹烟收　戶主人愛　起收杖何處去
春夜
春陰莫莫散庭柯近水偏知寒氣多最是隣人能不
寐東鄰夜夜叫琵琶
竹枝詞
曲曲花陰一逕通綠窗深處有輕風坐來細雨疑人
至荔子糖頭落粉紅
竹窗文几淨無塵欲寫新詩且避人難字記來無覓
處笑將詩草問郎君
燕尾斜飛雙翠鬟花塵風漾拂春山偏嫌翠鳥留泥
印坐看丫頭洗畫闌
白石闌干紫石屏愛郎詩好背郎聽子中讀到烏啼
曲淚落羅衫聽不成
同丙子看梅
風微日靜自山家晝掩柴門向石崖錯把杖頭高拂
樹吹來兩鬢盡梅花
和韵詩

怪說秋天不肯明攬衣承夜動雞聲中原處處聞烽
火得似深燈此一庭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一自歸休十二閑秋風不上燕然山長年燕市無人
問却使千金買骨還
中叔云漢文帝拊髀而思頗牧宋理宗側席以褒
程朱古今買骨類此
金精七絕句
有女獨居空谷裏谿頭無雨亦生雲寒梅銷盡三冬
雪自有春風到石門

聞來日日浣紗津朝向吳門夜越門寂寞寒山一片
石何如家在苧蘿村
待得佳期啓石關金牀玉枕雜烟裊却閒車馬空歸
去怪然十年在住山
老女長年不得嫁辭家獨自傍寒崖春風每向山頭
立不見何人車馬來
人間定有黃金屋天上遙開白玉堂此日合將宮裏
去神仙還自住椒房
車馬不來芝草死終朝飢餓坐寒谿早知人事多乖

悵悔著山中薜荔衣
仙女原來天上住偶然遺跡在人間縱令閶闔無雲
路不逐吳宮車馬還

同日公過萬松坪

水石迴環欲亂雲萬株松木路中分離家一里三迷
路縱識山僧不出門

送友人歸黃山

送君歸住白雲間三十六峯任往還好傍當時遺劍
處年年風雨哭猱山

靈岩雜詠

靈岩高倚太湖東一望金銀映碧空多少禪房花竹
裏游人還說館娃宮
八月秋風動地來法堂雙桂正花開人間自合無根
蒂直得靈山頂上栽　法堂前有古桂二株扶疎蒼蔭獨憩樹下悲感欲絶
采雲初日樹朦朧複殿迴廊閶曉風老衲也知興廢
事館娃宮裏自鳴鐘
千山落日起寒雲夾道松風亂石門響屧廊邊秋草
綠空餘花色似羅裙　響屧廊一帶開剪秋羅花甚盛

琴臺如髻繞烟鬟學得新聲手自彈七十二峯看不
盡烟波純浸洞庭山　西施琴臺縱望太湖湖中有七十二峯最勝者東西洞庭山
新宮十里隔花山采得鮮花行路難箭涇河開飛槳
到梳妝臺上掠雲鬟　吳王開箭涇河于花山采花爲西施助妝有梳妝臺
野草荒臺秋復春至今遺恨浣紗人應知越女傾吳
國不比楊花覆白蘋　後人每以西施太眞並稱余謂西施越女有復仇之義與古今女寵亡人國者不同
絶世佳人烟作身行來應不動香塵遺蹤那得深如
許石上青苔憎殺人　道傍石有西施腳印甚可憎

吳江東下日悠悠稻蟹肅條未有秋宮舍五千曾不厭還將芥子疊龍舟館娃宮凡爲舍五千四十八區又以芥子滿壑中競龍舟爲戲

松杉斜映洞門邊曾此佳人枕石眠却合山僧禪定後擧頭剛對太湖蝌西施洞圓廣丈許面太湖今山僧坐禪於此

靈岩值徐昭法孝廉令子解衣贈之口占一絕

凍成不穿趙氏衣尋公歲冷久相知過庭他日如相問只道斯人住翠微昭法非義不食非其人不食嘗絕糧有饋米數石至門者峻却之

癸卯十一月客舍題壁

珍重天涯一敝裘寒霜如雪壓行舟囊中剩有江湖氣歸卧西山百尺樓

眞州候船

三月春花溪水頭却逢冬盡客眞州江邊時見歸颿去日莫天寒獨倚樓

絕句

二十六年不得江思禹信忽自杉陽訪予喜成

桂子樓丹秋未寒故人白袷赤纓冠相逢未暇便相揖執手牽衣仔細看

壽族母六十

夜夜烏啼伴此身那知竹實已垂門佳兒自愛三春日壽母眞爲萬歷人

和壽昌梅公石硤停舟

君已心同不繫船爲誰檣櫂向江邊蘆花明月無人渡露濕青衫臥碧天

催妝詩爲黃大宗迎李姬賦

寶鏡明明白玉臺烟鬟初整下花堦今朝定擬行雲至不待安東避雨來

躬庵云雲雨字雅切

送袁重其歸吳門

辛勤營葬出吳門可有麥舟逢故人歸去正當花落後好教春燕共成墳

兒歸口占寄內

一雁前飛一雁留緘書和淚寄春愁傷心爲憶鳩啼處春雨春晴芳草洲

躬庵云啼用鳩婦無跡

時發吳門送人歸休寧稱母觴

君向黃山我翠微丹楓白雁布帆遲羨君載得恵山
酒獨上高堂獻一巵
舟庵云羨字獨字有有母獨無之意悲而深故自
無跡

舟泊儀眞夢中忽得絕句

十五盈盈未嫁時香肩雙鞸髮新齊西湖堤上鶯初
晚楊柳千絲復萬絲

爲迴龍庵僧募鐘 有序

石壁迴龍庵在萬山中山僧以耕鑿之餘手剪荆
棘獨建此有鼓而無鐘余避兵是庵丁巳鼓春大

雪與山僧煨榾柮因以爲請庵面翠屏高樹萬章
左右岡環抱流泉出其腋而當泰和廬陵永新諸
鄉之道晨暮鐘聲鏗然隨山壑轉往復行人耳中
足發深省抑亦可爲孤行之助夫佛像必左鐘右
鼓以此奉神兼有福德敢爲諸善人倡之詩曰

羣山千曲白雲封古來寒泉面面逢不盡嬾殘煨芋
火只輪香積一聲鐘

客閒無事近體忽脫數日之間復大痩生跗鳩

悵然賦寄應思

蒲楊枝弱不勝衣盡道春來綠已肥何事鵓鴣啼最
苦鄉心一夜減腰圍

贈謝子賓

手提藥裹歸山去一路寒梅盡放花莫說腰纏無長
物籠中饒有活丹砂 子賓客中好結友故云

桃花庵即事

一陣香風簇馬蹄紛紛蝴蝶斷橋西眼中結習何時
盡天女飛花不着衣

春日即事

棕鞋茶杖筍皮冠落日春風生暮寒竹裏桃花花外
柳一池新水浸闌干

題畫秋葵海棠

八淨風微日正中秋葵花倚海棠紅那因聲色銷忠
我試看當年郭令公

送陸亦樵游廬山時余亦南下

一頃波平趁曉風匡廬倒影入湖中低頭忽見振衣
合恰在玉峯第一峯

蕪湖塔題壁

萬家烟火倚江東赤縣神州此大風獨上浮屠高處

望令人空憶沈崑銅

日錄序

古人致道以及人厥事惟三立言視功德爲虛位然最足經久獨六經孔孟諸書能者取制科揣者守章句又或綺麗以爲工放詭以爲才求其坊言而表行

者寡矣古人立言之義葢無取焉言雖工余每廢書而歎也康熙壬子秋于西城里見宰都魏叔子先生其人粹然圭璧也讀其文瑩然氷雪也交甚合出其日錄三卷示余余受而卒業以

[illegible]言出妙義以至理入人情別疑并示從違昭昭然白黑之在目其引人于理義如飲江河隨量而滿如行藥市隨病而療有功於世道人心叓有在諸儒先語錄之外者卽以輔翼六經孔

孟諸書何媿焉余喜而抄錄典敢私以獨善乃付剞氏公諸天下後世仍歸其板附先生之集云吳門同學弟默齋唐景宋題

日錄序

聖賢之道德豪傑之事功其源流或有不同要未有外於人情事勢者蓋闇於人情則真僞亂昧於事勢則成敗失是道德爲虛名而功業不可就也曰彼聖賢彼豪傑天下亦何賴有是人哉然人情事勢欲求其通之也甚難心不細則粗疎而不入心不平則作好作惡偏激而失其分閱歷不久則得一失一恆疑似而不真吾友魏叔子從事於斯久矣其忠厚惻怛出於天性而加之以學問與父兄師友講求於治亂之際者數十年於是即其所得著日錄三篇蓋坐可言起而可行自身家以及天下皆實有所裨益雖不敢曰道德功業盡在於是固亦聖賢豪傑之荃蹄也矣其書於心性大本未遑及亦不無好盡之過而以啟蒙向頑誠有前賢所未逮者予酷好之日置几案饑則以之代五穀病則以之代藥有痛癢則以代撫摩抑搔蓋不能以一日離也叔子之文爲海內所推奉其論策鑿鑿識者以爲賈長沙李忠定流亞此皆叔子江海之水波瀾潰洞魚龍變化而日錄乃其混

混之泉源也嗚呼不讀是書亦孰知其本也哉南豐

友兄程山謝文洊序

同里後學謝庭綬若亭重刊

男階玉　階琛階瑞　階珣階珍　校字

道光二十五年孟春月重刊於珍溪之紱園書塾

日錄引

余幼承父兄之教有日長而師友誨之有日早涉世事讀古人嘉言懿行有日見之聞之亹亹然有得於心則言之已而錄之是曰日錄或以自志警或詔諸門人子弟不諱其不文取易通也意所偶至或文言之體雜不相附一曰裏言二曰雜說三曰史論

魏叔子日錄

魏叔子日錄卷之一

日錄一編

寧都魏禧冰叔著　吳門唐景宋邢若較

裏言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邱邦士曰事後局外極好論人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之四面俱見也但須替他設身從事裏局中想耳

人骨肉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寧過於施濟有一殘忍至極人我寧過於仁慈有一陰詐至極人我寧過於坦率有一疎畧至極人我寧過於周密有一煩瑣至極人我寧過於簡易有一貪淫至極人我寧過於廉正有一放肆至極人我寧過於謹慎有一浮躁輕薄子極人我寧過於謙厚正須矯枉過正乃爲得中如此方能全身遠禍并可解此人於厄

邱邦士曰須如此立意做耳若論應事又或有其人不好處我亦姑如此又不役形出其人之短又其至者更能推幾多施濟仁慈之事於此人與他慳吝殘忍等相准過不至大受禍耳

彭躬菴曰矯枉處正是中如此看中字方透方有用然此等事惟內本至誠外無形跡乃能人已無弊否則操以繫吾以仁田單之愛人乃王之致敝不入英雄作用中去矣

人子事父母當其喜有歡欣無偷肆當其怒有恐懼無憤懟此當內正其心志而并外慎乎形色也

論小人者必論其心小人庸多善事其心未有無所爲而爲者若徒論外事人品眞僞學術邪正幾不可辨矣論君子者又不當徒論其心心雖純正而行事偶失亦卽是過故論小人以心者所以防閑小人之法論君子以事者所以造就君子之方

輕信人不必多疑而多疑人每易輕信蓋輕信者自信其信多疑者亦自信其疑故其不用疑時遂爾輕信無他然輕信者能爲君子所托亦易爲小人所欺而多疑者每過用疑於君子忽輕用信於小人矣

邱邦士曰過疑君子不肯以君子待人也輕信人人若子不求全於能疑之人小人如其能疑而不以用之也

弟和公曰多疑之人苛愚而易欺故輕信也其性信虛不信實

術字亦有不可少處但不得已而用專意利人而用謂之聖賢可不必用而用專意利己而用謂之奸雄

讀古人書與賢人交遊最不可苟爲同又不可苟爲異二者之失總是胸無定力學問中便有時勢趨附非謟卽矯耳

邱邦士曰是極公極確極細心語然又恐從定力中生出病痛

人極至一恥字卽盜賊倡優若有些恥意在便可敎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遇羞恥之事恬然可安肆然不畏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推到極不善事亦所肯爲恥字是學人喉關聖人敎人與小人轉爲君子皆從話上導引激發過大人一無恥便如病者閉喉雖有神丹不得入腹矣

彭躬菴曰恬然可安肆然不畏畫出一个無恥人模樣卽此便是大惡

嘲戲人自是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則戲者皆眞每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入戲語則眞者皆戲每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

伯子曰凡有可恨之實人復難加以可恨之名則其恨必深蓋旣畏其可恨者而其恨我而不能加之意則尤憤結而不可名言也故嘲人之語尤爲不可

人交遊當求十分至友若不至十分到極要緊處便用不著又如其人舉動在悖極力挽回不得只得棄去若已至十分眞如天性骨肉則不至目瞑氣絕心中畢竟曲思挽回希倖萬一可救然十分關切却從十分相信來若有一分未信積嫌開隙便會到十分相疑故交友者識人不可不眞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畧

邱南泉曰此叔子於人已極得力處

擇師取友方能遷善改過然無師友可倚時將如之何故凡交友必要交倚恃得者凡做人必要做能爲人倚恃及終身可不倚恃人者

季子曰此亦推到極處見人不可不自立耳若身不倚恃人千古無此事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已原有不不覺怒情燥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眞是省花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籠頭話看過

聖人動輒稱說禍福不單是勸戒後人如此要見聖人畏天畏民一段兢兢業業精神又見得聖人呼吸動靜與天爲通一段微妙與計功謀利及慕而爲善懲而不爲惡者自判霄壤

小人之一陷不可救君子與有過焉凡小人之心初亦樂附君子君子棄之已甚彼進既不得附君子退必力結小人此招彼附勢不可解向自附君子尚知畏敬及見棄時視君子便如異物稍稍責備決裂放肆成一狠敵故處小人不可輕絕我之言語時或聽信否則此人日在小人中生活終身不得聞一好言見一好事矣

邱邦士曰須看是何等小人亦有當絕之者
謝約齋曰并要看自巳身分
孔正叔曰不止於全君子而兼欲救小人論旨最厚最大然得則爲陳太邱失則爲康對山矣

彭躬菴曰必絕介甫韓歐司馬之失不殺惇卞范忠宣之失總是義理情勢未十分精透耳如程明道王文成之處小人横逆便自無弊

彭躬菴曰人胸中嘗要存不媿吾友四字若說恐其知而見責便落二義余故喜誦斯語吾師楊一水先生過於信人予嘗語門人曰生平被先生信怕了所謂受絹媿於受杖

謂門人曰少年人最要忍得口頭鋒佳與人相譏駡特尤要著意蓋人情原喜相勝因他言語定思駕過此人人却難當此便與攻發人之陰私一般故凡駡語謔語須有分寸不但不中怨恨亦是自處忠厚之道

邱而康曰道其人實事便同攻發陰私若思駕過恐至捏造毀謗巧言如實矣豈惟自失忠厚且自陷於大惡而不顧所謂始乎陽卒乎陰也

余生平未嘗遭險受横逆十七歲時曾於席上以詼傳道人陰事不知此人即在對坐予當下驚悔欲死而此人並不相仇且成文章知巳終身遂爲此友所客余告北山曰平日謹言一放肆便刺手可見天地愛我然此人終不相仇轉會心狙手滑恐又是棄我之意每思少病人一病便重願諸君時賜提醒也

謂門人曰人如何謂之立志且莫說學某聖某賢凡人必有所爲必有所不爲先要辨得何等好事是我斷做得的是我必要做的何等不好事是我不會做的是我斷不肯做的

謂門人曰汝於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是則我又益了汝

伯子曰天下惟四高人極難受益年高位高識高學高年高位高者難受益於常人識高學高者并

難受益於君子蓋地步既高又復自高只思益人豈思人益學者何人豈敢益我故受益學問不但卑益心志并當謙退於詞色之間

人孰無過只要所過是朋友面罵得的不可是朋友背地方說得的蓋當面可罵過雖大畢竟屬光明那邊背地方說過雖小畢竟屬暧昧那邊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寧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易招怨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使

是流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季子曰此是善全疾惡人一段苦心妙用勿僅作厚道看過

妻之罪不至可出子之罪不至可殺齊家者便要十分調理訓化剛斷則傷恩優容則害義故豫教之方不可不謹於早也

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卜料雖情勢極確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知能料知者并不能料愚余嘗笑三國演義孔明於空城中焚香掃地司馬懿疑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賊直入城門捉將孔明去矣

做大事人要三資具備曰識曰力曰才無識不足料變無力不足持久無才不足御衆或曰子億而多中可謂識乎曰凡利害是非昭然處不難辨難在兩端俱是處辨得出且所謂億而中者費幾許躊躇若利害爭呼吸間安能得耶故識字尤是第一緊要或曰識可造乎曰可造識之道有三曰見聞曰揣摩曰閱歷見聞者讀古人書聽老成人語及博覽四方之故是也辟如剪花花樣多剪得快辟如醫藥藥方多醫

得穩揣摩者無是事不妨作未然之想事已往不妨作更端之慮在已者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是也在人者不徇古今是非利害之迹必實推求其所以然使洞然於前後中邊之理或事已是而有更是有未盡是有竟非是者或事已非而有更非有未盡非有竟非非者是也閱歷者所謂局外之人不如局內之事局內之人不知局中之情是也天下事變不特無常法可守并有非常理可推故見聞揣摩之功五閱歷之功十

施恩之道有二一曰施恩使巳可繼常人喜於見恩蓋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謂可繼一語做成出内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可繼可也一曰施恩使人可勸常人輕於用恩或多寡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蒙利賞數而人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做成好行小慧或抑人以揚巳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

謂門人曰人極難知一人之身卽有不同舉一二事有似極忠厚舉一二事又似極權譎此當何以辨之總要先識得此人是君子是小人乃可進論其曲折也

邱邦士曰世無譏一盡概其餘之事辨君子小人一語特近之耳然英雄相遇雖小事足概生平此極有至理却無理可說

觀人行事須在大處觀人立心須在小處人大節無虧小失不足復論而欺世盜名之人每於輕易忽畧處露出全付心術合而察之人無遁情矣

唐邢若曰爲善有以有心貴者曾恕而行是也有以無心貴者善不近名是也然露出處便是小人

一時天則亦是天下人人福利也

伯子曰此便是觀以觀由察安下手處

朋友中有性多猜忌者此非可以辨說解也在積誠以感之有性多堅僻者此非可以諫諍入也在修身以示之故朋友有隱過非我所敢言也或借事以自責或援事以責人或取他人之過類是者而反覆疵議之或取他人之善反是者而再三稱說之陰移人於性情之閒而人不以爲吾是此責善之上術也

季子曰須看左鑽右研委曲耐煩處是用心極厚說到不以爲吾是幾於善世不伐矣惟斯道也爲格心之大臣可也

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曾立志

毋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巳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巳之過

人作便宜事順意無礙便愁禍來若一做吃虧就是天地愛我益我原薄福又丁斯世便宜之事如何消受得起

伯子曰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災積謹可以當智謙能常愛者無恆亡能守約者無貧能守拙者無終敗

石公曰處大順之中日見衆不見不樂吾惕然處衆人之中見巳長惟見人之短吾惕然

人過親友患難即不能爲力。要當於已身界一斷損。我若完全安坐。不但過心不去。天道人情必竟有不平。處凡直世亂國變兵荒疾疫之時。臨人臨事皆空如此。不特在親友間也。

弟云此等事竟有致其人反

人有一種故不得過遷不得善進言者便不可執責

致若不可不知

善當理强說如居喪當哀有不哀者本當責備不知此人性情原自不及不能以吾言而哀。吾言之而彼不能哀。則其人無以自容矣。故爲友者須於平時察其不及處說以義理。漸其性情使之自化而後可也。

人故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慣打駡人人可回手回口。若慣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誓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

倘了日待至誠之人當至誠待譎詐之人尤當至誠蓋譎詐之人病在不誠我以至誠待之正是復之對藥漸積漸久其病必瘳若我以爲其人未可誠動偶參一分譎詐彼原以詐逆人者見我一分必復加倍我見彼加而我益加彼見我加而彼又加彼此相加無窮已是不惟不得動彼以誠幷且有以招我於詐也夫如是而曰彼人幷我族類以我成之猶有不過豈不謬哉

語曰濟人須濟急言事半而功倍也。然又須於我閒時用之。每見富貴人偃然驕客及身當困急始降禮恤財以要結人人亦偃然受之雖百分不及閒時一分矣

謝約齋曰施濟如有要結心便在閒時亦非聖賢之仁

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邱邦士曰中間一句君子尤當耐

觀人於患難局中者不可不閒局外者不可不忙局中之閒所以觀學問局外之忙所以觀性情

人天資各有一種好處但天資好處是天所與如子

孫席祖父富貴不是自已力量所能爲竟要從學問中力行來方覓得手

語曰樂道人之善樂此中亦有過處不可不察今有人一事可嘉譽之過當中人之資承當不起必至心滿意驕遂步步陷落昔有士人既貴語人曰如我恩可不至改節其人曰公固賢者但恐被人敬癩耳敬人而使癩可謂不善用其敬矣

曾止山曰信惟敬癩著實可味

或謂予於言語之道庶幾乎曰詞氣不和平此大患

也常細求和平工夫却不在詞氣上須要心中不急不憤不自是不好上

邵南泉曰具此四不則有三可曰可以進言可以聽言可使與賓客言

人有肯受善者畢竟要到曲直分明屈於直而後服非真虛也每見一水夫子聽言雖童子賤役一開口時便敬而聽之虛而能敬此聖賢之用心也

邵邦士曰亦有先敬而未虛者又不可不知然畢竟尚不是敬敬則無不虛須敬而未虛者勘敬

社談消釁之道無過精察今有謗人者曰某人罵汝其人曰縱罵我不嗔也此人并精察俱不用可謂大

度長者矣不知此等學問稍不及大聖賢廓然大公胸中畢竟未能全化讒言來時一次不怒五六次便怒五六次不怒十次便怒矣嘗有忍至九次其後一次不忍從前積怒一齊發出決裂狠斷十倍常人者若能每事精察真假如果真也則當曰逆來順受何所不容或自反曰我自處原有不是如其假也則既見此人之讒使小人不能復行其說又可辨彼人之誣不至枉人於冥冥之中斷無有積疑成釁一[illegible]莫釁者矣

邵邦士曰謝論時第一當用不信的心纔見得非我親見親聞我無從信處則此中疑根已斷了若到有謗罵我三字在心便當用後順受自反二法此蓋處人我治性情省事養心之法若稍下一等人說恐有積疑成釁之患則精察中亦反有弄假成真之時矣

古今教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為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命數做君子不會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會多了分外落得者猶云拾得言極其便宜也枉費者猶云折本言極其吃虧也

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凡人逆心時便覺非道我却先從他是道處求則其道出矣凡人孫志時便覺是道我却先從非道處求則其非道出矣今人逆心便從非道處求孫志便從是道處求得不好諫護過小人日親君子日遠乎

人不服善有兩種如彼言是此未大非再三爭辨謂之識見不及工夫全在造識如是非較然可見再三爭辨是不思也若能降心細思則自明矣又曰兩相爭執各不肯服惟當退而深思就正有道或僉謀博

詢之則是者自出不可持一往之氣勢一時之辨以
爭勝負於立談費時日耗神氣甚而傷雅道也
施恩之人有始而鮮終受恩之人忘恩而記怨二者
皆常情也君子不可不戒
或謂賢士忘人勢比賢王忘勢更難曰不然我輩做
秀才行止坐臥便覺不是白丁羅一峰所謂學問十
年尚淘洗狀元二字不去也若眞能忘勢人定能忘
人之勢大抵忘勢工夫全在好善賢王只見天地間
有善可好此外別無可好處故不覺把勢忘了忘人

勢工夫全在樂道賢士只見天地間有道可樂此外
別無可樂處故不覺把人勢亦忘了我輩不能忘人
勢自是不能樂道他日富貴必不能忘勢矣
朋友不能規過或所見未及或性情不懇篤或無把
頭敢諫之氣蓋三者皆在性情性情懇切則識自無
所不入力自無所不出夫朋友有過告苟聞之如負
芒刺於背如人罵己姓名夜有所得則汲汲然不能
待諸旦也
天地生機聖賢道理二者極是兩間不滯之物刻刻
流行亦處處圓通知生機之不滯可以求仁矣仁者
無不愛也知道理之不滯可以學智矣智者無不知
也
當事來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時朦朧須要
一个透利害最難逆料且辨一个穩然我輩立身利
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權在天是
非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畫然的利害不
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又曰辨是非利害
又要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否則不成畏利害小

人便成執是非迂儒又曰君子持節如女子守身一
失便不可贖出處依附之間所當至愼（和公云依附二字直不可[illegible]）
人不可不讀史未讀時覺自己儼高七尺之軀昂然
獨上及見前代人物忽不覺矮矬極了大地雖寬竟
無站足之地
君子使人可愛寧使人可敬愛必有其狎之敬必有
其疑之狎生厭厭生賤疑生忌忌生惡與其厭而賤
也寧忌而惡夫愛而不敬者愛終衰因敬生愛愛不
窮矣是故小人無敬小人而入敬之必外附君子之

重

李厚齋曰此亦矯枉之言少年輩宜用藹成德人又自不同

人有薄其父母兄弟而厚他人者莫不曰此喪心狂惑人也然此等亦是人情之蔽蓋父母兄弟我雖極情不過尋常道理父母兄弟不見可感旁人不見可恭若厚在他人則受者感動詞色而人且以美名歸之是以薄所厚而厚所薄也澄源察本雖賢者亦不免矣

闘之先輩曰作功德事不要只說損己須要看人實

受益否不然勞費千萬究竟虛設予謂此種不是好名便是嬾惰究言之只是不關切今人謀身家計子孫者豈有此

予少時嚴於疾惡見凶惡小人必思驅除雖怨尤叢身自信理當如此不知除殘去暴在得志秉權人從當任爲己事若伏處貧賤快逞里閭終是少年喜事之習未除

患難危亂時處賤役輩極須得體恩意不妨過用詞色不可過降恩意不周則彼有畔心詞色過降彼

將陰窺皆恢欲以挾制其命不然亦驕悍難使矣

人能無故學乞虧無故有勞若無故濟嗜欲皆是求禍取災之道

或問予於財吝乎曰不吝於害義之事而吝於不害義事或無吝事而有吝心無吝心而有吝情此孔子所嘆爲鄙夫也

與僕役工作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話有三大益紬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奸慝及一切土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

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二也話言間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辟亦可使其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

彭躬菴曰趙廣漢李允則周文襄俱用此法第三段尤不可及

謝約齋曰若居人上亦須以明爲主偶一不察則下人遂有市重之意或遂爲其所用其弊亦在於此

人以涉世爲涉世故委曲周旋覗生厭苦不知涉世處即是自己做學問處今如涉世要周詳學問中原不可疎略要謹愼學問中原不可放肆要謙和學問

中原不可躁做若能體認涉世便是學問見自不見世情可厭惡處而我日在委曲周旋中亦不覺煩勞矣

謝約齋曰君子以爲學爲主要在治心而涉世亦在其中倘以涉世爲主則便做成鄉愿分別只在此處

或問子如何便是能豁曰若人將生平著述當面焚却胸中無一毫懊恨顧惜便是眞豁

謝約齋曰須如子淵無一著述而爲百世師黃叔度無一著述而人以顏子擬之則亦不必懊恨顧惜矣

甘健齋曰此己最難克然不克到此終欠力量

拙君子定帶幾分巧[illegible]偶處露幾分拙君子之心一一則專專則精神周到故雖拙而巧小人之心雜雜則分分則精神疎漏故雖巧而拙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之人尤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深惻念他世間千人萬人遇著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惻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

石公曰勝我者不敢侮加我者不必侮不及我者不忍侮所容其侮祇自侮耳

楊一水師嘗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兩且字最妙有道而貧或其人拙於貨殖若泯泯無聞一命不及是德業不脩也故貧尚不足恥而貧且賤焉恥也無道而富或其人坐席先業若不識進退希營美官是廉節不礪也故富尚不足恥而富且貴焉恥也此理本確數年來親見一番愈覺有味

處世當務詳慎不可盡興爍脾凡飲食舉動言語筆墨一盡興便放肆爍脾便刻薄其始無害人之心

而其事必至於害人初若不至殺身終至殺身而有餘也

或問顏子早夭是脩德不必蒙福曰禍福壽夭有一定命數爲惡得福斷非因其爲惡天故將此福與之若肯爲善依舊享福豈不落得做了君子爲善得禍斷非因其爲善天故將此禍與之設或造惡依舊蒙禍豈不枉費做了小人子謂顏淵之天果因脩德雖不爲善可也子謂顏淵之天不因脩德則畢竟脩德更安穩耳

予曰備德造意禍福自在然君子常識淺人悲
惜小人常嚴重人怪懷而其辛亦鮮有不及禍者
黃勇之歎朱方之嘆是已以此較量自有貽戚
應嗣宣日世間多了多少惡人便不提起个人提
中起便以顏子為口實可見世間只仁者壽是常事

人情好諛賢者不免蓋常人要人順我逆理不顧賢者雖無此却人稱其好時便欣欣有喜色此便是好諛之根胸中自說不是好諛喜其人志同道合不知此時已入於諛中而不覺矣不常時省察便會到忠言逆耳之時

往室人謂予曰汝做一件好事便喜動辭色何淺也

乃知學問偏監處婦人女子早已覷破矣因思人情於他人前便有矜持有粉飾雖父母兄弟在所不免若妻子婢僕我無忌憚之意而情最狎時最習便有許多不檢點處人能於此隨事受規亦能補朋友所不及

天下無不矯情賢者無不近情聖人然不曾矯情未易便說近情二字

謂約齋曰矯情以去習便是賢者縱情以下容便是偽人近情而合道便是聖人近情以徇俗便是鄉愿

急求人知總是惡多善少且不要說到好名上去

於財利見常人於患難見豪傑於安樂見聖賢或謂患難不難於安樂乎曰患難死生不易其操有意氣者偶能之有志節者優為之若處安樂易生怠惰怠惰之久則嗜欲長驕恣出矣每見豪傑不屈於威武不移於貧賤而不能不淫於富貴因知安樂非聖賢不能居

邱邦士曰以常情言自是危難於安故孔子曰貧無怨難富無驕易以有激而言則安難於危故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以天資言則各有所近故有處難不屈而處富則淫亦有居寵清苦而遇

難苟免者其他財利女色榮爵功名忍於此不忍於彼可輕生不可去欲者抑又多矣

虛心有二高以自居執己之是兼收他人之是者謂之以己取人所重在己惟恐失人者也卑以自牧舍己之是樂與他人之是者謂之以己從人所重在人惟恐失己者也此便有王霸純雜之分矣

不虛心有二志大而識卓者其心高高則不虛見於上恐忽於下也志密而行切者其心實實則不虛明於近恐蔽於遠也

或問欲自考虛心與否何如曰人有規我屈己聽之

不足言慮其人將愧我時畢竟要思進言之方使當自攻非自愧太高使人生疑則鋒鋩太露使人生畏若眞正虛心人凡人胸有欲言無所梗擇一味向前直說然此非有從諫弗咈之學未易語也

學人病痛有與質性好處近似者今如柔美德也惟懦者近柔吾欲克去懦處却疑損了柔德或竟認懦為柔照察不精便無從下手處

論事斷理須從相同處分得開相異處通得合

毋謂已今日已為君子毋寬已他日徐為君子則已

必可為君子矣毋量人他日不能為君子毋責人今日卽當為君子則人必可為君子矣

邱爾康曰謂已已為是為徐為是欺謂人不能為是誣卽當為是刻為與欺為不忠誣與刻為不恕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綺嘗食肥甘蓋幼弁衣食所費無幾父母最易嬌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粗茹淡遂覺難堪至義蒙當教澹泊又不待論人平日食用不可求精臥處不可求安蓋平常無事尚是易為若當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安飽又不待論

聽人談論於吾所謂是者不可遽爾贊嘆所謂非者不可遽爾辨駁須要仔細體認一番

邱爾康曰此博學審問之後所以須慎思而後明辨也叔子從閱歷中指出此所不可遽爾工夫最切要

諸生平病在姑息因姑息生遷就因遷就生苟且然姑息中有近是道理所以根深難拔在己處說學問中有漸次意在腳踏實地却便成一个今汝盡在人處說教人有力意在循循善誘卽怕成一个教之姑徐徐云爾二者相較處人之道未必盡非却同一个

病根流出來

忠告善道是至誠曲成處試思我為何諫友是本心不能自已望他眞實改過若念及實要其人聽受必竟斟中有一番周回詳審不肯徑情直遂徒快我所欲言盡忠告之道雖是兩督却不能善道畢竟算忠告不得此中便夾雜了自己性情習氣偏僻處在內然所謂善道者又非一味委婉法語巽語直諫諷諫各當其機而已

邱邦士曰所謂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於此亦見其實用處

謝約齋曰受友諫者止當鑒其忠告原其不善道

人伐施有三等最下者矜喜之心形於詞色其次者詞色間極謙虛胸中卻終有物子在其上者不伐不施已自做得卻便覺我那不伐不施的好處卽此便是伐施

聽人說事理卽我所已知只當靜聽不可攙口接了去說總是要顯已長妒心名心一并發出耳

凡人偏有所好及立定一意要人從我二者皆能召諛蓋諛人之術只是投其所好善諛者我好忠義彼

便投以忠義我好簡樸彼便投以簡樸甚至我好直諒彼便正顏厲色隨事責善投我以直諒件件與諛字相反卻件件與諛字神妙比暱欲之好更易惑人人於諛根上不十分去得乾淨鮮不爲所乘者

謝約齋曰人皆以直諒加我則我實受其益何以爲諛蓋以其有市心耳但市心在彼則不可在我則感佩之不妨也

予向苦仁術二字初謂是理中當有此番委曲久之理上多了幾許安排又久之理外生出各種詐僞便把仁字放空卻將術字做了把柄故日用應事須十分就業常提著履霜堅冰之意

謝約齋曰須是仁字十分濃重術則從中生出方妙倘於術字上著喜則仁字只是附和久之附和者去而術爲主矣

骨肉中亦有以仁術濟事者如大杖則走不告而娶之類但此事既濟心中有个自苦念頭逼出至誠總是爲薄蓋天倫骨肉主於率性自然不得已而行權立心中當有萬分不敢不忍紆回抑鬱之意若一念自喜是直以用術爲快意也施之途人且不可施於骨肉尚可言哉

人於境遇事物上不可有必得心無必得心則胸中自然安樂寬裕若有必得心則事先有許多希冀疑惑及事不如意不但憂憤難堪恐便枉了學術壞了心術去成就此事

凡人言及害人非理事我雖不與謀若從旁附和一句便自有罪故處此有三道以至誠感悟之上也去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於其間又其次也

彭躬菴曰須知是爲人已寡過不是老世法推闢計便宜

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

數虛誕自揣言語之關其不務好聽者鮮矣

彭躬菴曰推此一念令人疑一部廿一史有多少失實處

至誠未有不動是要事事誠念念誠人人誠纔謂之至纔能動物若只此一事一念一人上真實篤至物不動時便疑至誠有行不得處不惟枉物卻枉了誠矣

凡言語舉動太盡情則易失實

謝約齋曰集中言語太盡情處亦多工夫須向裏一步則言語自有渾涵氣象矣

心不足者以學補之學不足者以心補之二者如環無端自有相生之妙

人於習氣過失最重處一言一動便須立定成心等待他來有如病人防疾臨陣防箭亂世防賊一般

彭躬菴曰王文成謂持志如心痛防過如貓等鼠與此同妙

讀書聽言當自省者四不虛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進入不得不開悟便如膠柱鼓瑟一毫轉動不得不體認便如電光照物一毫把捉不得不躬行便如木行得車陸行得舟一毫受用不得

邱爾康曰四者不可闕一且令自省者有次第可循妙妙

有過不令人知是大惡事然有過輒自表白又未免因不諱過三字把改過工夫鬆了一分

彭躬菴曰有以不諱過諱過有以極不諱爲諱惟無私乃能剔白

無人處易肆有人處易僞舉步動念犯此

謝約齋曰惟其無人處肆所以有人處僞故工夫必以不愧屋漏爲根本

人性質偏處在擇友取益以濟之然濟了豈便中和亦只成就得我一端好處若不求相濟并一端好俱成不得

求言聞過當如病人求醫有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之意不可如試官評文取其瑜者棄其瑕者而已

有惡無善者是禽獸無善無惡者是草木人生平無大過惡便怡然自足不思爲善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此與草木何異

邱爾康曰不思爲善在草木則可在人即是大過惡況草木亦各有天然之善以益於人

余生平交友做事皆要揀有益處然往往失人悞事蓋分別太過算計太精止知以有益爲有益而不知以無益爲有益且立志要有益是先有急迫爲利之意即此便已不裕以應事物乖眾招尤無惑也

石公曰。每讀詩柬廣。可謂小心翼翼。兢然冰淵。生平反構一二大難。幾幾有殺身喪家之禍者。此又何故。前平常之人。率意以行。未嘗有慮禍防微之心。反與人無怨尤。終身受寂。俱安。則又何也。此中學問。人須自反。大子曰。慎言其餘則寡尤。慎行其餘則寡悔。然則冰叔不免有尤悔者。必其繁於言而身於行故也。夫言行之間。豈必無德者乃致尤悔。卽仁言聖行。我微有自多於人之意。而尤悔自來矣。若冰叔之尤悔。又自不同。每與人有身家性命之仇怨。從此不自發晦。吾恐將來尚有意外也。大抵冰叔之人之文之行。皆如水晶射日。又如新劍出冶。光芒剸人。而鋒鍔淬手。此其所以來尤怨。若能觸自斂抑。亦可不必小心翼翼。而自安矣。夫處權勢而求弋與。處名行而來貽。其道一也。此老子所以尚退也。此石公評予丁亥諸手柬也。以其言切於藥石。故附誌於此。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

我亦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要眞實。保身家人。便已近君子一路。

凡刑殺之事。仁者見之愈生其仁。忍者見之愈生其忍。故君子遠庖廚。亦恐有習慣成自然意在。

每見窮鄉愚人倡優下賤。不由學習教訓。常有至性勃發。超古絕今。卽本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只不如此。便過不得。可見天地生機。觸處湧出。正如石壓竹根。竹筍橫生。又如芝草靈泉。原不擇地。仔細體認。胸中有無限活潑生動之趣。

知己二字。是豪傑最傷心處。然最能誤有血性無學問之人。蓋認理不明。則譽我者以爲申於知己。毀我者以爲屈於不知己。漸而順我者親。逆我者疏。甚而以諛詞爲德。以直諫爲仇矣。可不慎哉。

余授徒水莊。不勸爲教條者三。曰人之所不能。曰事之所難行。曰己之所未嘗爲者。

眞好名者必不好勝。眞好勝者必不惡人攻其短。必不事事求勝於人。

季子曰。此特爲好名者又好勝又惡人攻短又事事求勝者言耳。就其好而正之。易爲力矣。與之爲無涯。達之入於無疵。錄中向偏處說。皆此意。語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好名則尚顧名義在。

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蓋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己。若無些愚意在。終到不得十分至處。

謂門人曰。古云父母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因父母而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極重。差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个。

則天地之內止有兩个任他萬國九州若憶若兆人
再尋一个來湊不得聖賢言語俱是實理實情不可
作敎訓世人過淡一步話看又曰先儒謂弑逆之人
只因見父母有不是處甚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
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
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弑逆路上
著脚矣可不畏哉又曰每見世俗有練同父異母之
兄弟而親同母異父者可謂大惑同父異母兄弟辟
如以一樣菜種分種東西圖中發生起來雖有東西

之隔豈得謂之兩樣菜同母異父者則以兩樣菜種
共種一園發生起來雖是同處豈得謂之一樣菜
聽言聞過只取其長益於我不可有高下賢愚分別
之念尤不可計較進言者品行何如若有教我以正
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便當面錯過幾許明
鏡良藥矣
爲諸生講弟子入則孝書因謂吾輩讀書一世便讀
此節不完蓋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學文每事能到極
處即聖人不過此然使不依此做去便成了不孝不

弟行事放蕩言語處花待人幾刻樂交邪友目不辨
詩書之人即是一个活禽獸了當三省于斯言
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何等胸次常常念此
械器小人胸中自能生潤大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爲也是何等脚跟常當念此極苟且人胸
中自能生緊嚴
彭躬菴曰惟能不爲所以能不與
五倫於今惟兄弟最薄固是天性不明亦由後世兄
弟之禮不講拜揖坐立毫無尊卑其平日習見習行

皆以爲吾本等夷之人故弟可以與兄相詬誶相搏
擊相訐訟今宜正其禮平日相見弟南立北向奉揖
兄東立西向答之如元旦大壽等禮弟四拜兄立受
二拜答其二平日奉兄既講尊卑之分久定則雖有
骯髒兄縱可以凌弟弟不得以抗兄且使家人見吾
尊兄如此而弟婦亦不敢與嫂抗行矣孔子言君子
道四以事兄並于事君事父古人云君父兄之尊坐
于上臣子弟之卑拜于下可以知禮矣○按此惟同
父兄弟禮當如此諸從兄弟如當俗可也

合諸生自陳功過批論之示某曰夫立身有本治家有基不於本與基致力則如浮萍漂泊永無定止又交遊泛濫不求眞君子可依倚者一當患難貧困則生平之力皆虛用舉目茫然無一可緩急矣自反於實無悔而思吾言示某曰詞色間忤父母有任性情故爲此不孝之人者有氣質偏駁欲改不能者然天下斷無不能改之氣質無事時深自悔責屈柔其氣調習其容臨事時凝心聚神以察其失頑性將發十分強忍忍之既久則成自然子試以吾言用工一月

不驗不足信也小某曰改過須用倒倉法將病痛大頭腦上極力撤翻然後逐節整頓所謂大頭腦者是君子小人分別之關看得清楚斬然斷絕所謂君子小人之關者又只於舉念行事時細察此是正否邪否是光明否曖昧否是直遂否諂諛否是公平否險刻否則較然得其大節矣示某曰父母不在亦有可盡孝者記曰父母沒當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其大節也至於意中常思慕音容不忘其形祭祀必敬春秋省墓無闕兄弟姊妹舅甥以情厚之此皆所以致孝於父母者示某曰欲爲善而不能發揚此必有故自後每遇善事便想我此事爲何做不出或是才短力弱便與師友商議此事當如何經畫便行得或是胸中懶惰及有私意牽制亦與師友商議我有一念做此事却又有一念不做師友畢竟爲我扶起好念判去歪念久之見得到便做得到矣不但可以進德亦可以造才也

與人子弟交能使其祖父悅之定是良友爲人子弟能與祖父之友爲友定是佳子弟

善利巳者不損人善報仇者必種德

彭躬菴曰莫徒作老世事看

疑生妄妄生眞眞生信信生疑善疑者必有所以實之是故終身沈沒而不活

能識時務方許談天下事既寡尤悔乃敢論古之人

知人者必盡知其長短然後可以用人可以成人可以論人用人者取其所長則其短無害也成人者攻其所短則其長無弊也論人者長短不相蓋或於長中見短或於短中見長

用人寧使其用有餘於當交友寧使其體有餘於用
故用人者或貪詐可使交友者必忠信爲先
我爲客則以義讓主我爲主則以禮讓客此無爭之
道也推之飮食器用無不當然
人稱有度量當別其義度者度也尺寸井然不亂量
者量也升斗泯然無跡兼此兩者乃成大器
少年子弟聰俊者當教其脚踏實地敎樸者當引其
心向空處或問何謂空處曰無是事作是事想不當
境作當境想高懷古人遠憶名山大川之類是也蓋

敎樸者資性當滯於有每見現前守成規少高朗濶
大之意故須引向空處發其天機蕩其志氣乃有入
路釋氏所云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
氣亦此意也

余壬寅癸卯出遊吳越或病其涉世小拘曰居山須
鍊得出門人情出遊須留得還山面目

以布施作功德者齋僧不如濟貧濟貧不如建橋脩
路設渡施茶諸普濟事行普濟事不如不妄取人財
放生不如持齋持齋不如戒殺戒殺不如不行害人
事

美食不如美衣美衣不如美室美室不如贈人贈交
遊聲華之人不如贈親戚故舊贈親戚故舊不如濟
疾苦顚連者濟疾苦顚連者不如奉親

施冢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敎導
使其不饑寒暑溼以至於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
不見其可感故人鮮爲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
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瑯邪士曰以感言之則宜施之生人矣只爲名目
上覺得葬斂人是大功德醫養人者難於[illegible]則功

不專歸一人故人不爲耳此一種計較名心利心
功心俱有在內故當以叔子之言爲針砭也

雞鳴不寐自念出遊以來未嘗有所求乞而沾沾懷
干澤之情未嘗見一要人竭一名士而汲汲有務名
之心名利之際可易言哉癸卯舟中書

已所有者可以望人而不敢責人也已所無者可以
規人而不敢怨人也故怨者推已以及人不執已以
量人

人每自言我能虛心我能容人者未之思也我之才
地學問事事過人而能屈已以從之乃謂之虛否則

狂而已矣橫逆之來自反無一毫不是而不與之較乃謂之容否則妄而已矣

公子荆苟合苟美苟完此不時語也諸葛武侯苟全性命此亂時語也只一苟字有道無道受用不盡後人取貨弑父與君只是有我之私到極處而已彭中叔曰無我之極至於爲聖入而有餘有我之極至於爲盜賊而不足

門人任安世問曰先生諍人人每悅服必有其道可得聞乎曰進言之道有三而當機之用不與焉一曰

立信一曰致誠一曰任恕吾平日所言所行必勉去好利好勝護黨護過之習然後論一事責一人人皆確然無疑我之意而後言可出也子夏曰信而後諫是也吾平日足取信於人矣及其將諫人也畢居獨處飲食寢興之間視君友之過若病瘵在身而必思去愛之若白圭惟恐有瑕所謂實直聲立風節逞意氣之見纖毫不至於胸中而又左研右鑽若不得其從人之路如道家之鍊神朝元釋家之參究話頭而後言可入也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能勿云者至誠於中而迫溢於外如春氣鬱盎而源泉怒發也吾信矣誠矣我所不能者不敢以責人人所必不能者不敢以強人觀其力之可進推其心之可原使聞吾言者惕然生其悲憫而瀹然自得而後言可行也故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又曰王道本乎人情又曰觀過知仁則吾所謂恕也三者既得然後求進言之方或先或後或隱或顯或直或婉要於當機而已此其說莫備於余所許孟子牽牛章及書老泉諫論後凡四首皆余所願學未能且以質之同志者

陶淵明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夫人必無利心無名心無好勝心無私曲心無隱匿心而徒謂之素心有一於此可易言哉今徒以無鱗甲者當之淺矣

彭躬菴曰淵明求素心人未必盡如此特如此論素心自佳

予少禀戇直多效忠告於人而頗自好其文凡書牘必錄於稿吾友彭躬菴曰人有聽言而過已改者予文章傳於世則其過與之俱傳予不忍沒一篇好文字而忍令朋友已改之過千載常新乎予媿服汗下此語與古人焚諫草更自不同

或問子於世間最敬何等人曰敬眞道學甚於敬忠臣孝子最惡何等人曰惡假道學甚於惡亂臣賊子或曰忠孝非道學而何曰眞道學未有不忠孝者眞忠孝有不道學者嗜欲之私名利之習未除也或曰假道學何以甚於亂臣賊子曰亂臣賊子遺臭萬年人人知而惡之假道學則言清行濁竊取高名欺天罔人壞亂天下心術其使人憤恨當更甚耳

惲孫菴曰此論最有關於學術要在道學二字辨明則假道學自無所容其惑亂矣何謂道學堯舜以來轉相傳授之心法是也推其實則日本諸身要其極則曰見天則舜之孝文王之忠則卽忠孝

見天則然舜文以見天則聖不以忠孝聖也若夫無私欲志名利則亦猶之忠孝豈可遂許之見天則不見天則而無私欲志名利賢知之見仁知者也不見天則而忠孝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也皆不足語於道學若夫假道學則沒身名利私欲中正道學之一蠹賊因世無眞道學故爲所欺耳

余嘗舉古人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二語謂足蔽四書五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中好話頭或謂欲約言之只上六字已足曰不然好人亦有各路畢竟以有功德於世肯利濟人者爲上須知上六字是勸世中爲惡小人有無可奈何之意而祝之於天下六字是勸世中獨善君子有無限丁寧之意故祝之於人

與邱而康論文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士之文也迂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去其七弊可淡厚不可晦重可詳復不可煩碎可寬博不可泛衍可正大不可方板可和柔不可庸弱可無駭人之論不可垂襲古聖賢唾餘其旨可原本先聖先儒不可每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爲開場話頭七弊去而七美全斯可以語儒者之文也

家政當寬平整飾故事不亂而人不怨亦不能欺也

人有與我竊言左右親暱之事者不但不可漏言卽須督責訓誨亦當特加曲折以泯其進言之跡不使受責者意而知爲何人蓋可意而知必相怨恨報復負忠告之厚心而忠臣直友亦相觀爲戒而緘口矣至於或稱公議以折之或援有德望素所信服者之言以臨之又當別論

聽言者不肯從人固爲自是進言者每事責人從已自是不尤甚乎且其弊將使人遠正直之士杜忠諫之門蓋可從可違雖非甚虛心之人亦願姑聽而擇

焉若從之則害違之則怨人將惟恐有進言於其側者懼言而不從必取尤怨不如早遠其人豫杜其口使不及言而已矣欲效忠告者不可不知也

好愛韓退之紀夢詩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馮愚微我敬只因徼人敬一念自招得未賢聖三字要人效處反生出不敬矣凡人立身但自盡其可敬之本至人所以待我無庸心焉若有要人敬我一念以名勝爲根必生出機術爲枝葉在己既傷心體而聰明血性人稍一窺見便掉臂思去矣

彭躬菴曰常存此念可爲大賢可爲大臣○名勝正是愚短權術正是馮護妙於識白

人於習氣偏僻處若少時不加學問到老越無把柄閒時不加學問到患難疾病越無把柄貧賤時不加學問到得志越無把柄生時不加學問到臨死越無把柄平時受病一分要緊處便長出十分矣師友講求之益不可一日忘也

正人中有以技術誠諸爲經世之事者機固力敏最足輔正義所不及然必須不失靜重之氣方令人不生輕薄於以感人當亦有更深處

謂門人曰只一誠字一謙字自處處人終身受用不盡然此二字最爲老生常談須閱歷之久身經跌方覺是處身涉世祕訣加獲異聞也

凡大器大用之人未有不深沉靜重者即或英風豪氣一往不可遏決不犯輕浮淺露四字

謂門人曰最忌於衆中稱說己長及遠他人如何贊譽於己偶或引及詞色愈要謙謹若稍爾飛揚跡涉誇誕便令旁觀不雅即稱祖父功德亦須與稱述飽人不同予益折肱而未已者言之有深悔也

授徒新城作館教條件其引曰古師弟子大義僕既與諸生詳言之矣諸生宜鼓勵拔起以自遠於世俗僕不自揣量竊謂南面而爲人師固非徒教以進取之器又非徒以文章名當世而已將使立身經世之道皆於此舉之諸生其自束身以聽吾約不聽約者小則譴訶大則鞭扑不敢違己徇俗取悅子弟負賢父兄擇師至意爲名教罪人也其一曰立志古今天地內止有此身安肯碌碌甘爲人下溫飽安逸畢世而已上者忠孝信義爲俊傑奇偉之人次亦謹言慎

行不失鄉里長者至於文章首當明理錄識爲有用之學徐攻格調爭衡古人也其二曰肅規規凡六其三曰勤課每日課分四時夜記於冊每朔望黎明盥櫛行禮總巡半月課誦講說古今嘉言善行察治在館在家行事得失其四曰廣益諸生毋蓄疑而不問於師毋恥不能不問同輩勤學虛心自然事事有得即僕謬長一日自知闕失多端其過言過行及講論差謬處諸生見及有能直指其非者僕謹虛己聽受敬而愛之親於子弟矣

讀古人書好附和好翻駁皆病也能以敬畏古人之心而披其疵則幾矣

評甘健齋與彭躬菴書曰霸功救世世間自有此種人益志欲救世而學問力量不及大聖賢則應變濟艱自不得不參以智數刑名若又步趨王道則其事不可成非王道不可成事而此學問力量未及聖賢之王道不可成事也故有知其如是能爲而爲之者大聖賢也知其如是不能爲而雜用矜通以爲之者眞豪傑也知其必如是而後爲不如是而不爲者學聖賢而能自守者也知其如是不能爲而反仁背義必爲之後已者學豪傑而滅裂陰賊者也譬如買物理須紋銀聖賢則純用紋銀者豪傑紋銀不足以呈色參之學聖賢者紋銀不足又不肯用呈色則寧棄物不買學豪傑而滅裂陰賊者則有紋銀亦必寫爲呈色無呈色并用假銀矣然此又須辨所買何物若爲父母醫藥則紋銀不足參以呈色未爲不可若以市酒肉綺羅是不可以已乎愚嘗謂術非聖人得已專意利人不得已而用謂之聖賢專意利已可不必

用而用謂之奸雄上等人世所間出中二等惟人自處下等則必不可耳持世垂教有躬菴之說不妨更有健齋之辨古人所謂互相食者蓋如此又曰功利傷教害義者當闢功利有益於名義者不當闢如秦楚當闢齊晉不當闢此孔子所以予桓文仁管仲也近有學者尊說程朱而鄙夷平蕭曹以爲附耳躡足之流不足道夫平誠可鄙夷不可及也卽如蕭曹一輩雖聖賢之學全未之聞然擇主而事救民水火其功利足以濟一世之人命而亦未嘗壞後世之人心

此吾所汲汲求之而不可得者而顧可薄哉
乙巳三月初九日黎明醒而復寐夢有言能以禮讓
爲國題者一人曰讓亦極難余應曰但思已之才智
不可恃人之才智勝於我則自然讓矣
中庸曰去讒遠色論語曰遠佞人讒佞同類一曰去
一曰遠何也蓋讒主於害人佞主於悅人佞人在側
稱功頌德歎美足喜其可好同於女色故曰遠也然
則吾知其爲佞矣又無害人之罪雖不遠何傷夫佞
人之言多似是而非道欲文過最足自便吾即與知

其佞而厭之常在左右必有不覺入其彀者辟如好
色傷生人所本明使日近美色雖自警以生亦大故
終不能持故佞人必遠而後可然讒人不佞必不能
讒而佞人苟欲媚人雖害人不顧是佞者讒之源所
出工讒者佞之流所必至也嘗論益者三友諒之益
甲於多聞直重於諒人當頭能友直則諒與多聞如
破竹之易損友中善柔之損輕於便佞便辟輕於善
柔有志之士孰肯立心友便佞者只媚於威儀容止
之人雖少誠實亦自可好友之亦無害不知此處不

謹愈趨愈下必漸而友善柔又漸友便佞矣故聖人
敬人益友先其最重者損友先其最輕者友益先勉
其所難友損先防其所易此去讒必於遠佞與或曰
易稱包荒書言容德下至曹參王導亦以容忍優容
成功名於時何也曰佞人之才亦有可用或任一事
或處散僚豈能盡絕但必不可令在左右阻正直之
路而開發倖之門也久歷世故身經跌蹉愈覺聖賢
言語親切有用特一拈出與同志共勉詩曰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夫正直有福人亦

愼無爲讒佞以自絕於君子哉
謂任安世曰義氣二字須分得等級明白如聶政受
嚴遂之知身爲之死而不洩亦算得義士然殺身爲
人報私怨以視荊軻則非義矣荊軻逞匹夫之勇卒
以殺太子而亡燕視張子房博浪之椎則非義矣子
房縱敗不過殺身耳然子房以王佐之才不思求眞
主救生民冒死以逞其一擊視子房他日輔沛公滅
秦彝項則猶非義矣
余性不信人道人惡事又多爲人隱藏過失然被人

估算得定掔捉得住價會落其局中。此間不可不自尋出路。朋友愛我者復我姑息，謂當進以剛斷，造爲忍人。此語似偏而實確。彭躬菴曰：子每云處大事便不如此。夫小事不謹，必至因循流漸而誤大事，誠至言也。

彭躬菴曰：姑息絕似厚道，其實相遠。厚道是明明曉得，只不說破，絕不爲人估算掔捉。

門人任安世曰：成天下之大功者，首天下之大福。首天下之大福者，必其器量足以受之。今觀先生文字議論得意處，輒喜不自勝，恐非受大福之器。叔子默

然良久曰：此宿疾也。久不親嚴師畏友，又復妄發矣。○予近以左傳授門人任安世、賴韋、吳正名，日夕講論，三子多所啟發規箴，而任生尤敢言，偶錄其切者如此。乙巳七月初十日新城記

學有真僞，從來不免。嘗嘆昔之僞者，將他人平生得力處，說向自己，刊謂顏厚不慚；今之僞者，將自己骨髓受病處，痛罵他人，可謂良心盡喪。夫既知此爲骨髓之病，而不肯醫矣，又視爲他人之病，不認己病，又痛罵他人之病，以自表其無病，又懇懇然觀貌切脈，制方和藥，以醫他人之病。嗚呼！此人雖有雷公岐伯復生，亦且奈之何哉！

與季弟論用財：至親骨肉及一體朋友處，不敢施都吝，并不敢施慷慨，卻莫作稱物平施道理看。

季弟曰：不敢施慷慨一語，令人心痛，我欲淚下三升矣。

與常人共財，當自損以讓人；與賢人共財，均平而已。此方是忠厚盡處。

彭躬菴曰：凡語都令人心驚。○似翻管鮑一案，其貨多自與，亦是均平。

新城縣有劉愣子，居京師中，同鄉人見其資用豐饒，

問汝有何術，輒能爲人？答曰：一味誠實。予聞而擊節曰：此語入神。昔陽明先生問湖頭賊首謝志珊曰：汝何以能聚衆？曰：吾遇一好漢，必不放過，極奉其所欲而結之。先生顧謂門人曰：吾輩於朋友如此，何事不可爲？使先生聞劉愣子語，更不知如何傾倒矣。人能參透一部西遊記，便知他此語著落處。

伯兄曰：貪買三之，廉買五之。

凡兄弟叔姪甥舅之屬，年及十歲，便當別其臥處。蓋童稚無知，倨則易爭，狎則不敬，此中有多少保全處。

士人逐獄狗而華氏出奔何文淵訛聞陳都御史至向自縊讀書至此未有不啞然失笑者蔣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紇平陳武帝徵爲侍郎鄙諺曰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眞格言也

蘇子由曰天子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所謂智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然此亦匹夫之愚

者耳石崇被收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齊神武見天下將亂散家財以結客而呂頌一婦人知呂氏禍作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近有巨宦聞寇偪裝金銀數十百擔置庭中夫役皆逃獨與其妻列炬照諸箱篋痛哭守之兩目盡腫及天明而寇至就執凌遲以死矣記曰積而能散此謂智於守財者也

君子得小人之術則不可制小人得君子之道亦不可制教人者甚不可不使君子知小人之術而愼無使小人通君子之道也

邱邦士曰得意在使無使處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爲戒矣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淡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今世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

彭中叔曰處賢者當如是賢者自處不當如是若出於愛惜裁成卽吹毛求疵亦不妨自不同於嫉忌媢過者

謂門人曰文章不朽全在道理上說得正見得大方是世間不可少之文余覽古今文集若一連三四篇中不見一緊要關係語便知此人只在文士窠臼中作生活者然要揀正大道理說又有二病一是古聖賢通同好語掇拾敷衍令人一見生厭惟恐不完一是眞正切要好語却與吾生平爲人南轅北向了不相涉郎不必言清行濁立意欺世盜名亦未免爲識者鄙笑矣

林確齋曰令人汗下凡文人著書者不可不置一通卷首細細討論痛自反求方免得厭笑二字

與季弟論兄弟朋友如何方是至處設或一事誤我

性命歟而不怨一事救我性命生亦不感碎之自已失脚墮水被人救活雖自悔不謹却決無怨薄自[illegible]之意與未墮水之前只是一樣有人推我下水自已極力扒得登岸雖自幸再生却決無感激自已之意與未救活之前只是一樣如此乃眞謂一體方是兄弟朋友到第一至處也

惲遜菴曰牢碎至此亦不可言矣若一體意看到亂髓處方知此碎亦只尋常

季弟曰只是兄弟朋友先已到至處後來再加減不得耳如登泰山已到絕頂任你會行只在山前山後安得增一更高去處來增不得便減不得彖而不怨猶可言也安亦不感不可言矣

與伯兄論朋友旣識得此人眞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疏薄卽令行已有眞不足處待我有眞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碎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至於初昧知人或末路改轍則毒蛇螫指壯夫解腕又自有義矣

謝約齋曰預先一著尤在時時互相提醒事事互相匡救不令有瑕隙至幾是愛護保全之道若不幸而至螫指解腕未必便是初昧知人或者中路悠忽故過以至於此則自己亦當認罪一半交道中念及此傷心之事敢不各自畏慎裕齋苦心補明共鑒吾輩其銘刻之

許涂室振高歎論曰天下大節奇功決非尋行數墨人所能辨然奇士舉動議論不獨驚心駭目實有一種大言豁氣輕浮險躁之徒自負奇士觸手輒敗所以每爲老成所棄而眞奇士之宛結憤鬱不得發舒勢必如石壓竹橫風起波立矣故好假奇士者其弊每至禍身而能收眞奇士者不特可爲國家效用亦可爲天下造福也

彭躬菴曰朔自眞假不必言矣然亦有偏者如張元吳昊之類全要收拾吾每讀陳同父中興遺集敘未嘗不撫心浩嘆於龍伯可朱南宮諸人也

季弟曰爲天下造福一語大而精收拾奇士須彌縫不得君相有擔任者之責匹夫有志在在可爲吾[illegible]題不[illegible][illegible]若不擇原相不下士士不求友乃在於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論人何可無此一副心胸在

往授徒水莊易堂諸子常相過從余謂諸生曰此磨鏡所也諸生愕然余曰先生如鏡子諸生各來取照然積久塵昏鏡子自體不明若不得人磨洗安能照人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余謂當門學業粗成爲人經師爲四不幸何也門人從學者必皆才智行履不如先生於是言莫予違漸成堂上一呼階下百諾

之勢他人亦以其既爲人師本以虛體每事多說向好處久之先生自以爲是不思聞過亦無有以過告之者余念家食日艱二十授徒積今十餘年使不得勝己之友時相規益不知應昏何等矣近諸生有轉相教授者爲道在事如此

謂門人曰人無智術不可濟世全身然最易陷入邪僻反以殺身毒世者故言智術人不但不可用於不正凡小處閒處俱不可用蓋每事算計逞聰明求勝者卽此便犯天人之忌且物數用則易傲今如干將

莫邪閒時用以殺狗割雞必至鋒鋭消滅他日屠龍刺虎反不堪用古嘗謂智術二字必須無媿忠厚光明四字然難言矣

與諸生論讒諂面諛四字面諛者稱譽順從而已諂則加甚焉卑汙曲媚無廉恥矣讒則又甚焉亂是非排忠良害人罪因矣然其端皆自面諛始人只一好人順己流弊便無所不至其在己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之蒙蔽昏昧好讒矣其在衆人也初面諛者得售聞風而諂者來矣諂者得售聞風而讒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投我以面諛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諂矣我安其諂而彼更進其讒矣此皆人己必至之勢故君子愼其端焉或問何以不言面諛諂讒曰讒諂面諛其積恆在天下國家之義乎

與諸生論不挾兄弟而友可見兄弟不但天倫樂事亦是勢利妙物蓋與貴賢一般可挾阿柴折箭之喻最爲明確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子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各擅一倫却天子

至尊尚假以父母之名朋友亦義必進以兄弟之誼可見五倫中又是父母兄弟最妙人乃薄其親而疏其兄弟何邪

家伯子客粤都時有按察使要之入幕堅不肯往謂所知曰刑名之事吾未素學此人命所繫豈可以僥習倖中而苟富其利乎又嘗語禧曰吾見士君子好用聰明如醫藥地理之類技非專家備一端便[illegible]得其要領稍出庸衆輒持此試人養身者吾未知其可也此等可謂極有本心之論

謂門人曰世上儘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下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不辨一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書遂能辨事否然有兩種人却不可讀書一種機巧之人原有小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不窮不至害人殺身斷不罷手一種剛愎之人既自以爲是加之學問充足則驕滿之心沒天塞地必至一言不受一非不改卽不殺身亦成絕物終身無長進日予矣

人所以媢嫉者不過惡人出已上欲天下功名皆歸已身耳昔有以不能文章病韓魏公者公曰琦爲相歐陽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余嘗笑謂永叔一生苦心勞力做成如許文章却只如替魏公作了也休容之極竟與媢嫉同功人亦何樂乎不休容何苦而媢嫉哉

古今以婦人醜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鄰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已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發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詬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說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謂予弟曰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已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已者則曰汝事

事不如我乃敢欺我況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日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

又曰人好激急直者明責之則以爲面辱譏諷之則以爲譏刺不中實則以妄言激怒中實則以切骨啣恨先事而言不曰迂濶則曰預以小人度已事後而言不曰無益則曰倖敗以恥我實見諫者有許多無

道理處只是終身不容人開口而已可謂有言逆心必求諸非道者也

世風日薄施恩固難其人即報恩之人不可得矣豈惟報恩難得即求一感恩之人不可得更求一知恩之人亦不可得此世所以愈無施恩之人然施恩者須算定知恩無人只認是自己應做事向前做去方不退息善念

世上有一種行濁言清之人有一種言清行濁之人行濁言清者行愈濁言愈清以文其惡是立意自欺

欺人之小人也言清行濁者初然高興言之不攜及其行事背馳不顧此則號爲君子者亦不免矣然不均謂之假道學不可得也

謂門人孔之達曰處一事一物之智有君子與小人毫無異同細論其心亦是一樣處然學者必須見得大源流君子之智畢竟從大體明通中出來小人之智畢竟從大體狡詐中出來故小人之智令他再推擴一步便與此事若黑白之不類矣嘗謂後人看得聖賢行事事事與常人不同是奉承聖賢太過自用

意見失卻聖賢本色若看得聖賢此事便與常人此事一樣又是自家心粗學問無得殊卻聖賢本領兩者之間須索細心理會也

己酉九月初四夜夢與伯兄論文達旦醒而錄其記憶者予云聰明人最有好議論然不如老成閱歷之人議論更精說得便行得也嘗聽閱歷人極平常語細思之字字穩當有深味或於他日他事乃悟其言之妙伯兄云古人一字不輕下一語有幾層曲折四面玲瓏又夢語賴韋世傑云人道我近日文十有八

好然不敢自信試看所言那件真能行得人生學問何日是住腳時

與甘健齋言今之學者必闢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真禪那能害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講義利之辨闢禪非今日急務也又必賤伯以尊王其實世有真伯尚可輔王欲救生民者但當自審虛實之分賤伯非今日當務也況此等道理前人言之析毛剝髓毋用更增多許口舌筆墨耳

天下之至潔者莫如火火能浣釋萬物之穢而不受

其汚關尹子曰火神無我蓋以神用者則形不累無我則物不得加也

人於文字上虛心求益只算得聰明於行巳上受善改過方謂虛心或謂二者俱是要好心何以分別曰要求文字好者多要求行巳好者少矣責善於文辟如人好酒只飲惡酒我却以美酒換去雖奪其舊物而飲之倍甘於他好酒本意實不相悖故從之也易責善於行辟如人好酒我却陳說酒害禁他不許復飲雖養德保身其利百倍於換美酒之功却與他好

酒本意大相拂逆故從之也難或曰今人於文字亦惡人議彈不肯一字受善何也曰此所謂寶蛀龍而東蔴合只是癡到極處耳

古人云及時爲善又云及時行樂不爲善則失天地生人本意不行樂則勞苦寂寞無有生之趣兩及時俱少不得韓子曰昔驛有免死罪時活惟不知足者之妄終身不解余每聞人死輒用自寬也

或問婦人女子一言之忿不難引繩吞藥及遇暴客心知身辱名喪反貪生不能自全其故何也曰死人所同畏不畏死者全恃氣耳忿之所激氣因而強氣強則輕生盛之所遁氣因而怯氣怯則畏死故凡恃才者用多則才竭恃氣者歷久則氣衰即血性用事者亦有久而衰竭驟至變其初心之時故必明理精義以學問補之師友夾持之然後可以積而日生用而不窮久而不敝也

人有公而不恕恕而不公者皆不可以言平不平則無不公恕公且恕則平矣余生平最喜平字易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行字最要體會

叔子世傑世傚滿曰今欲處身處世無愆惡而有濟於務其道何由曰曰誠曰謙曰恕曰寬曰敏曰信曰恩曰公誠則安謙則榮恕則通寬則得衆敏則有功信則人任焉恩則足以使人公則說吾與人應事突一分詐僞便有許多枝梧破綻處誠則內外扣然而無作色故曰誠則安自謙則人不忍毀之故曰謙則榮責人無已只覺步步窒得許多行不去處故曰恕則通世俗曰恕恩公矣又須寬何也曰寬者器宇宏裕規模遠大其量無所不容故不曰得人曰得衆智

愚賢不肖皆在其囊藏中衆共衆于此也世儆曰寛矣公矣怨矣又須患何也曰小人以享其利爲有德故邑有力役盜天下之路不若其趨富民之備也陳臥子先生曰雖有堯舜無所與于人天下之心必不歸雖有桀紂無所取于人天下之心必不叛此惠之不可已也公曰說何也公者人心所同然惠者人情所獨感故惠于甲不能使乙惠于乙不能使甲公則在甲而乙說在乙而甲說矣人不信則雖有盟約我平踐之人以爲意外之獲信者有是言必有是事以

此始必以此終平日見諒于天下故功雖未成事雖始定天下仰望倚仗之如衣裘之必可禦寒米粟之必可充飢者以應世則八者中謙信惠尤爲樞要漢以下得失可見矣

人生說謊最難須如功臣家免死牌一世不浪用去方得

人有長自矜便是一短有短不諱便是一長若不諱短而又能用人之長則爲通才矜已長而又妒人之長則爲絕物矣

人有一病根定發無數枝葉如病在鄙吝便有許多鄙吝事論人者須將他許多鄙吝事只併一件病不然便覺其人隨事是病別有好處亦抹煞矣且人有一大長便足勝十小之短者至于用人則并有大惡不掩小善之時但險毒嫉妬之人縱不得已而用只宜一職一事倘任之重用之久則利一而害百矣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厘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

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文過者掩失附非此粗跡耳文過之精有人所未知而自表暴悔艾以安之者又嘗見有人做一不好事旋做一好事亦有兩種其一實心自悔勉做好事以贖前愆者謂之補過其一畏人議已勉做好事以飾前非者謂之文過跡雖同而君子小人之判天壤矣

學者百病可醫只作僞護過二端乃是終身不起之症或問掩過與護過同乎曰不同掩過者辟如盜物

不承尚有懼王法畏公議意在畏心未泯也護過者如慈母之護驕子唯恐人之傷之辟如盜物本是偷竊無恥却說出許多道理來既似不算偷竊又似該得偷竊不惟無罪且當有功將此過加上十層鎔步障矣此眞壞一己之心術而亂天下之學術者也

與諸生論學古人好文字須防我受病處因舉荀卿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語或問好仁義忠信豈有病乎曰好仁易失之懦好義易失之忍好禮易失之僞好智易失之詐此大學所以先致知六蔽所以貴好學

也曰吾見好學亦有蔽者奈何曰古人言學必兼問問亦學也能問則虛心受善徙義而無蔽矣故師友之功與君親並重

有理之規諫雖常人可受無理之橫逆非君子不能容然世之君子往往能受無理之橫逆而不能容有理之規諫其何故也蓋君子自是而好名無理橫逆其非在人其是在我我能容之則我之是愈彰而名益高矣有理規諫其非在我其是在人我若受之則我之非益確而名有損矣不知有過受諫便增一美號而不受反增一惡欲護名而名愈敗也陸宣公曰仲虺之誥成湯不美其無過而美其改過吉甫之頌仲山不贊其無闕而贊其補闕知言哉

朱文公云張敬夫常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余因省向見韓公書跡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謹嚴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從容和豫故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按此語最妙於禮尤切中但忙整不關行草有運筆如飛而實安靜從容

者

古人云適意爲眞樂是最達生自得語也然亦須看所樂何事不得漫隨性之所好如瑯烈好結匪稽康好鍛阮孚好蠟屐可矣李匡遠好聞鞭撻之聲一日不聞則慘然不樂亦可乎譬如嗜食人各有性文王菖歜曾晳羊棗可矣若好食土炭食爪甲已怪甚而食瘡痂可乎犬豕食糞穢又豈不自以爲甘故曰術不可不愼學者隨性之所近又須愼術方得趨向曰盜蹠凶貪名並日月而君子不願夫名者人所同

好豈惡名亦可好耶桓溫遺臭之言只是要做皇帝心急故將此語作背水陣自己斷了後路剗却良心是以弒甘心禪讓之恭帝敢爲千古篡賊所不爲如人言好色不怕死亦只好色甚耳豈真不怕死哉除却死好色再無別患除却遺臭弒逆再無別患此吾深有取于地獄輪廻之說也或謂調達入地獄自謂三禪天之樂無以過又云如來入地獄則我出地獄若逢此等人奈何曰想調達住地獄時未經刀劍石磨火燒油煎諸苦耳若經諸苦而尚以爲樂世有此等惡人便須讓他出一頭地矣

天下事理自然而已故無言者本也而以明理立教記事道情有勃然觸于中不得不發于言者故文非不得已則不必作知此而文之可作者日鮮矣天下事理易簡而已故辭寡者本也而情與理有必待反覆曲折而始明者故應作之文非不得已不可長知此則文之長者日鮮矣吾嘗私志于是然文筆日多議論日緊信乎立言之難也

唐邢若曰直探立言之本可消著書之厄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爲欺詐蓋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己事便詫爲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

性情乖戾者能使骨肉不相親況遠者乎和平者能使仇家忘其怨況平人乎節性之道有三一曰自反有過一曰設身處地一曰勉受直言

謂門人李萱孫曰（咸齋先生之子）吾易堂八人三人即世五人皆迫老病或爲旦暮未可知也今欲綰繫後輩敦

通家之誼接續前輩交道者實有望于汝東莞九姓之裔十數世如宗族家人吾易堂豈可再世如路人乎憶汝尊嘗語人曰叔子于易堂譬猶桶之有箍予嘗深思其言以自勉勵箍必須寬大于桶又須喫得虧如今箍桶千槌百敲皆在箍上朋友雖擇人而友然人未有無過者未有生平于我無一二事不是者若一一計較則嫌隙立開吾友既屬君子其小過可原大過可責而必不可薄不可屑屑較量報施也又曰吾老矣有三不了事一願天下有枝撐世界之人

一願後輩有枝撐易堂子弟。一願吾家有枝撐衰門子弟。然汝輩苟能以枝撐世界爲事則下二節已一齊了當矣。

謂子弟曰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

人生世上第一要做一好人次便要做一有用人。然好人無用一人只算得一个人有用則一人可抵百千萬人矣或問如何有用人曰次要乎曰好人有用最是難得不敢輕望先且辦一好人求無害于世可

矣。

君子知命不但安命而已便有許多補救處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庚申四月臥病南昌感而書此

凡不能儉于己者必妄取于人當省而不省者必至當用而不用

日錄二編

寧都魏禧冰叔著　吳門唐景宋邢若較

雜說

魏子曰貴者富之榮也富者貴之辱也叔子曰富者貴之路貴者富之門

大道後起者勝毋為人先人事先機者成毋為人後。後毋為需先毋為驟驟必蹶逐需必蟄伏語曰迫而起不得已而應斯之謂正

客有父子見殺者非其罪也然居貴不能舍盛氣不下人不擇交而妄托此三者旅人之所忌而皆犯之此所以見殺也

易曰謙尊而光論語云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夫謙能尊而恭可辱涉世之道過半矣魯敬姜曰民逸則淫勞則善心生漢劉向曰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治迫過半矣

豫且之龍以魚服受困此下替之速禍也澤中之麋以虎皮召攻此上僭之速禍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此好貪之速禍也烏賊騰墨漁父從之此用智之速禍也鴟欲碎水而溺已鳴埵鵲欲碎風而童子探其巢此遠愛過計之速禍也

叔子與季子遊乎翠微之麓棘花離然如錯錦季子曰諺曰種花不種棘棘不已花乎曰世有揞克而行施濟取非其有以祟奉鬼神者皆棘花也

東房伯子焚其少時之文曰是不足觀人之觀之以為是魏伯子也叔子曰吾今而後知人之不可以輕譏人見且不可而況於聞乎

凡人止見已然之利聖人能見未然之利已然之利有限其數少而取之者多故爭未然之利無窮其數多而取之各給故讓是故經國者貴使民興未然之利也

臣不能以無功居功君不能以有功諭罪此古今功臣所以鮮終也

吾向交程山先生和平春容能使燥氣者當之而平勝心者當之而伏及交蘗地大師能使才人見之自失躁者見之自高

有以人愛人者有以我愛人者以人愛人惟恐他人之不愛此人也以我愛人則惟恐他人之愛之

伯子曰他人愛之則已將不愛豈惟不愛或仇殺之矣

彭中叔曰公私一殊愛惡萬里

花生虫虫化蝶而采花糞生蠅蠅生蛆而嗜糞君乎於此知教子之術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然後可以治淫亂之罪林夏叔曰宮之刑必於淫人乎叔子曰是必有科人與人三犯而及宮服屬者遞重之至於殺

國初學官教養人才真有師弟子之義故靖難之役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臥不迎詔而其徒伍性原六人從之哭臨舊君如禮道死無悔王省爲濟陽教授頭觸柱死諸生高賢寧嘗受省學義不就官後之學官貪老無恥下同隸丐苟見金夫雖梟獍之群可爲麟鳳予嘗謂末季官無大小皆不稱職然自宰相至倉驛吏猶皆各有所事至不肖者亦必十之一二功在君民若學官則自增索見禮外別無一事矣天下之有名無實者莫此爲甚建官之法教化之道可不思所變計乎

與吳門蔣公郁何吉士論人才有四一曰造亂二曰撥亂三曰致治四曰贊治譬之大宅朽壞勢故傾仆支牚補葺東扶西傾才小者無更造之智性仁者不忍棄一椽一瓦之用造亂之人才大而性殘但取快意無復顧忌譬則一炬以焚之舊宅制度物料蕩然無存然瓦礫後藉荊棘叢蔽豺狼狐狐伏走人不可居撥亂者焚荊棘除瓦礫殺豺狼逐狐狸平定基址堅築周垣致治者然後爲之定宅宇高下廣狹之制

與造緩急先後之宜擇梁棟榱題之用全宅規模狹然於胸中贊治者則爲之斷削塗墍鳩運督察或任一事經一面而已用人者知此則審勢以用才量才以授事不至才違其時任違其才以取禍敗用於人者知此則學問講求交遊歷練皆於才之近者孜孜從事不至智小而謀大虛願而無成已然四才者有相爲之勢亦有相兼之能不可一律拘也或謂造亂亦須學問乎曰吾見喜亂之人有守田廬好名譽戀色貪徇格例牽姑息者矣所謂奴才作亂自取天殃

耳此無學問講求之過也

與西陂應制賞薦八股之制不善申論策制科之說門國家所以明禮義超越前代者四書五經制科之得而非八股之得所以無經術遠遜前代者八股制科之失而非四書五經之失也往與邸邪士辨八股之可廢日以八股可觀德則奸僞輩出以八股可徵才可延偭已甚以八股可明理則聖學實日明於宋儒未嘗有八股也故爲經濟題能如漢人制策理學題能如性理中之成文可誦者矣余嘗乙酉閣作制科策欲以四書五經命題可用人以爲創

平政指殺之罪重於焚子謂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千百屋人可走徙以倖殺不能減屋而什焚有屋則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輸於焚毀民月數歲不得復上矣故焚殺之罪處折則均而焚尤當行速坐之法

謂門人曰學詩當從古詩入乎有得乃學律從古入律律中帶古風格自爾貴上從律入古古中帶律易入習派矣

或問聖人喜怒哀樂有不中節時否曰小處亦不能無有窮雞得用牛刀過舊館人之喪而出涕亦是哀而或過節處不足爲聖人病也譬如天地以一元之氣春生秋殺時或春夏忽枯一枝秋冬忽生一莖本陰陽於天地者元氣鼓盪有時溢出即天地聖人偶有不能自主之病於此正足見天地聖人之大非貶抑聖賢筆錙銖稱量也然曰假之言是前言戲之脫驂以贈曰惡涕之無從便是聖人妙於補過處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聖人言仁多矣何謂罕曰古聖賢之言仁者言其及人者若以仁爲心體爲全體則自孔門始標而出之聖人教人求仁之方多矣而未嘗言仁何物也然則罕言之仁蓋仁體與

考覈人才須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爲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強弱之大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強於六曹者至此或求于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用名責實之術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

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論國勢治體之題意蓋以此

彭躬菴曰設科皆以待專能設異等以收豪傑則並得矣此漢武所以有將相使絕域之詔

古今之弊政有十反重墾令而田益荒行保甲而盜益橫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舉俊秀而子弟益棄詩書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畀賤顛連失所斷災荒之租而下益費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僞嚇公府藉役使良家子代之以除其害而民益困糾墨吏而官益貪懲蠹胥而吏益毒門人問曰可得聞乎曰一言以

蔽之上下交征利而已矣佃民田者費一佃官田者費三令下而不應則以法勸其鄰農而近官之民田不敢耕矣是謂重墾令而田益荒一家失盜十家並坐株連囚繫敲樸取貨故不聞官則一家之害止於被盜聞官則十家之害甚於被盜矣於是見盜而不敢指盜亦自知爲官吏之資也公行而無忌是謂行保甲而盜益橫以爲不孝不弟也罪其子弟矣又罪其父兄之失教幷行貨不得釋也家有逆子而父不敢聞於人子未懲而父先得禍則姑聽而任之是謂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詔舉俊秀則下產以上能識字者被蠶食於是易業工商賈爲胥徒是謂舉俊秀而子弟益棄詩書登賓席者破產百金一時師生幸爲肥身報怨之具於是溫飽市人年近五十者聞將舉盛典則挈家逃匿於遠僻日用亡聊愁苦生疾有司或拘囚鞭朴誣以臟慝至有禮請甫臨而縣粱仰藥以求免者是謂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畀賤顛連失所議上災傷計畝料費急於正供幸而賜免追徵已盡是謂蠲租而下益費減弟子員額以求眞才

也則高値而多鬻是謂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僞良家子畏近官府彼家求免免甲則簽乙乙以下遞免而老吏積胥居然用事故代役之令一下則奸胥愈飽良民愈貧是謂除害而民益困墨吏有糾蠹胥有懲則莫不責貨而聞釋獎勸之於是官胥之富者貧矣貧復求富則思以一月之得償其一歲之失若饑者之望飽而食於民必甚是謂糾墨吏而官益貪懲奸胥而吏益毒語云興一利不若除一害又曰好事不如無君子不幸而居末世雖有善政吾不忍聞也

夫飛禽陽物也故其匹曰雌雄皆平聲從陽也獸走下陰物也故其匹曰牝牡皆仄聲從陰也人備陰陽之氣合而不亂故其匹曰男女曰夫婦聲兼平仄而陰陽以類從焉

卯甫曰書以牝言雉詩以雄言狐易之乾坤皆曰父母又可交錯又可同歸

古今道學經濟有一種八寸三分帽即人人戴得恰好者切莫認作先儒正心誠意封建井田看

與躬菴論文文之感慨痛快馳驟者必須往而復還往而不還則勢直氣泄語盡味止往而復還則生顧盼此嗚咽頓挫所從出也

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雄

春秋書法同而意取異者常疑為胡氏穿鑿之說聖人豈如是立一二字例而顧以此疑後世之人邪及讀易所謂以剛居剛以柔居柔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者卦爻同而美惡不同然則春秋例同義變使人深思而得其意者義固如是也易不過陰陽二道春秋不過賞罰二法皆一定者也而吉凶予奪萬變不窮故春秋之王道與易之天德相配

門人問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見也上古純龐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由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必閉雖三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變之初極雖降於兩漢猶為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魏晉以來

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尚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曰古之文章足以覘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曰古人文章

無一定格例各就其遺詣所至意所欲言者發抒而出故其文瑰瑋瑕瑜瑩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自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師文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奸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嗚呼雖有孟子之知言亦孰從而辨之哉

門人涂嗇庵曰吾師古繹序言三代不可復唐虞後世必可復三代此言秦漢以前文章與世運遞降魏以後文章不與世運遞降皆上下千古洞見原委獨創獨到之論足補先儒所未及

門人孔尚典曰文運因乎世運則世運足以升降文章文運不因世運則文章足以升降世運

或問近世有於八股中定人人品福澤者此又何解曰此人固神識此文亦必發於性情不由模擬得者然千萬之中未可一二遇也古人如宋之問詩極清高人品乃極卑賤徐摛文極浮薄政事乃極精詳如此者多矣近如崇禎　末年浙中三名公文綺縟濃雖傷理害體幾於眯目病風每意節操二字必不可望於此人及予遊浙則知一公於浙陷時家居自經死二公皆矢節閉戶生死高風故君子不以人廢言亦不可以言廢人語云蓋棺論定人定自勉及毋輕量人也

與子弟論文文之工者美必兼兩每下一筆其可見之妙在此卻又有不可見之妙在彼辟如作屋左砂高聳右砂低卸必須培高右砂方稱拙者舉土填不人一見卻爲補右砂之闕巧者只栽竹樹令高與左齊人一見只賞嘆林木蓊茂之妙而不知其意實補右砂低卸也又文字首尾照應之法有明明繳應起處者有竟不須者有若無意牽動者有反爲破通篇

大意實是照應收拾者不明變化則千篇一律而文亦易入板俗矣又古文接處用提法人所易知轉處用駐法人所難曉凡文之轉易流便無力故每於字句未轉時情勢先轉少駐而後下則頓挫沉鬱之意生譬如駿馬下阪雖疾驅如飛而四蹄著石處步步有力若駑馬下峻阪只是滑溜將去四蹄全作主不得更有當轉而不用轉語以開爲轉以起爲轉者以起爲轉之能事盡矣或問學古人而不襲其跡當由何道曰下時不論何人何文只將他好處沉酣禍

駁諸家摘采諸篇刻意體認及臨文時不可著一古人一名一文在胸則觸手與古法會而自無某人某篇之勢蓋模擬者如人好香徧身便佩香囊沈酣而不模擬者如人日夕住香肆中衣帶間無一毫香物却遍身香氣迎人也

溪彭躬菴敘和公南海西泰詩曰字字句句拔起聳立險秀異常分明是一幅華山圖也文無波瀾無轉折却以峰巒爲波瀾起頓爲轉折嘗論文有得水分者有得山分者子瞻水分多故波瀾動盪退之山分

多故峰巒崢嶸起此序亦是山分文字〇又嘗論古樂府以跳脫斷缺爲古是已細求之語雖不倫意却相屬但章法妙人不覺耳然竟有各成一段上下意絕不相屬者却增減他不得倒置他不得此是何故蓋意雖不屬而其節之長短起伏合之自成片段不可得而亂也語不倫而意屬者辟如複岡斷嶺望之各成一山察之皆有脊脈相連意不屬而節屬者辟如一林亂石原無脈絡而高下疏密天然位置可人畫圖知此者可與讀此文矣

聖人之體道也大其稍合者必錄故不特仁管仲賢晏嬰即至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猶以簡取之特叛名教如原壤作俑如鄉愿乃棄絕耳賢人之衛道也嚴其稍不合道必貶故不特斥楊墨鄙管晏雖伯夷柳下惠猶推論到隘與不恭然流弊至宋儒便吹毛求疵曰無完人若看到隘與不恭處決不肯以聖清聖和百世之師推之矣還他隘與不恭仍還他清和聖人此所以爲大賢之見與

善作文者有竅古人作事上意生出見識却不去論

古人自已馮空發出議論可驚可喜只借古事作證益發已論則識愈奇證古事則議愈確此翻借爲新之法蘇氏多用之

或問何以爲古文曰欲知君子遠於小人而已矣欲知古文遠於時文而已矣

嘗言古文轉接之法一定不可易或問古文轉接有極奇變出人意外處何謂一定曰試將原文轉接處以己意改換手再至十終不能及便知此奇變乃是一定也若非一定便任人改換得

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文章耳

變革之際舍生取義者布衣難於縉紳隱居不出者縉紳難於布衣蓋人止一死無分貴賤貴生則同布衣無恩榮無官守此舍生所以難也布衣毀節趨時未必富貴閉戶自守亦無禍患縉紳則出處一殊貴

賤貧富立判安危頓易事在反掌此隱居所以難也

與朱秋厓論文爲文當先留心史鑑熟識古今治亂之故則文雖不合古法而昌言偉論亦足信今傳後此經世爲文合一之功也論古文須如快刀切物迎刃而解又如利錐攻堅木左右鑽研如不得入而引證古事如與人搆訟有得力干證當謂善聽訟者但審兩家干證十已得九故引古得力則議論不煩而事理已暢此要法也

與陳元孝論文作文須先爲其有益者關係天下後之文雖名立言而德與功俱見亦我輩貧賤中得志事也又人不可一事無師友卽文章小技所藉訓正亦多但念孤居無師友時何得自知工拙則試以此龍之泰漢唐宋大家中其命意立格遣詞人得伴否人從暗中摸索不分別否果其入之無分而篇句全似某古人人人擬爲某古人文則亦非其至必也人之古人中不可分別欲踪跡其似古人某篇又不可得則思過半矣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爲古人子孫不可爲古人奴婢蓋爲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眞血脈

爲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又大家文字必能於小中見大然小題大做便是小家伎倆殊可惜厭又昔人論古文之妙在瘦勁轉搽月峰專取淨鍊蓋鍊而不淨則粗縟之華非金鐵之剛也不瘦則不得勁轉而不勁則氣流便所謂瘦非寒儉也物之華美莫過金玉然石肥而玉瘦銅錫肥而金瘦惟瘦故重重故貴知瘦之不妨華美則知華美不瘦之不足重故文之眞能簡者有汰何鍊字以短簡勝者而蒸蒸汨汨知皮趄溯生層出不窮亦不害爲簡蓋能刪除意支

言及人人所能道及不必盡言而意自見者則雖篇
長而無浸語語多而無冗句句長而無衍字也文所
以可傳中必有物其文能自傳於世非世之能傳之
譬如沉水之香精液結聚自不得朽[illegible]熟則不
能故作文立意先求為世所不可少則自然卓犖而
更力去常格常調勁挺老健則雖未盡合古人法度
變化要亦必為可傳之文矣

余撰左氏兵謀兵法或問左傳兵法與孫子異同何
如曰左傳是孫子注腳

做事人最要有畧方處置得宜然有大畧有遠畧有
節畧目前緊要着數得一二可當千百者曰大畧事
做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數十百年之後曰遠畧出奇
履險為人所不敢為不斤斤於成敗利鈍之算而目
無全牛氣足吞敵曰雄畧識不遠者不能見大畧器
不大者不能知遠畧識遠器大而無雄才壯氣者不
能具雄畧雄畧天授不可學而至故人當以拓充器
識為先也

韓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歐文入手多配說故
委遹不窮相配之妙至于旁正錯出幾不可分非尋
常賓主之法可言矣

唐宋八大家文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如
幽巖怪壑鳥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
亭林沼悉可圖畫其奏劄樸健刻切終帶本色之妙
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發令雖無理事誰敢不承東
坡如長江大河時或疏為清渠瀦為池沼子由如晴
絲裊空其雄偉者如天半風雨嫋娜而下介甫如斷
岸千尺又如高士谿刻不近人情子固如陂澤春漲

雖迂漫而深厚有氣力說苑等敘乃特緊嚴然諸家
亦各有病學古人者知得古人病處極力洗刷方能
步趨否則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
醜圖矣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豪邁足賞然自古地步陵嶒逼
人使人忌而生厭蓋既為進干求知之事而又為傲
岸不屑之言也八家中自昌黎作俑而近世學步者
愈可厭惜如此篇首句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
往已無常書以遠情開口一句挺然便出議論直作

論耳書雖文要與面談相似吾嘗論曲以只如說話者爲妙蓋曲雖按譜原以代話時曲全是摛文失之遠矣

善改文者有移花接木之妙如上下段本不相干稍爲貫串便成一氣是也有改頭易面之妙如倒置前後改易字句便另成一種格調是也有脫胎換骨之妙如原本說寔將要緊處改換翻成說熱是也深味此法于自作文亦增多少境界矣

謂子弟曰凡作文須從不朽處求不可從速朽處求

如言依忠孝語關治亂以眞心朴氣爲文者此不朽之故也浮華鮮實妄言悖理以致周旋世情自失廉隅者此速朽之故也今人作文專一向速朽處着想着力而曰與其文之不朽不亦惑乎

泰西書其言理較二氏與吾儒最合如七克等類皆切己之學所最重者曰亞尼瑪即大學所云明德至美好即大學所云至善特支分節解雖以靈幻之辭耳所尊天主細求之即古聖所云上帝先儒所云天之主宰絕無奇異而故爲耶蘇等說荒誕鄙陋反成可笑嘗讀其書每于說理時無故插入天主諸爲蹊蹺者意天主之說西國自古有之後有妄男子造爲異論乃寔之于身其徒轉相增衍推崇遂至此耳

東房言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刪此可得學簡之法然句中刪字篇中刪句集中刪篇所易知也善作文者此于將作時刪意未作時刪題便省却多少筆墨能此乃眞簡矣

嘗問子弟何以謂之江西或對曰地在江之西予曰江有南北而無東西曰然則金陵古稱江東何也曰

金陵豫章俱在江南對豫章言則金陵居江南之東對金陵言則豫章居江南之西故宋以金陵太平寧國廣德徽池爲江南東路以今江西全省爲江南西路人稱江以西者誤矣曰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何也曰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耳人世世生其地稱其名習而不察如此其他荒謬可勝言哉

嘗論古人文法之簡須在極明白處方見其妙簡莫簡于左氏如宋公靳之等句須解註者不足爲簡

也門人問如何方是簡之妙曰如泰伯篇用孟明究
然六字起句格法既高只一猶字讀過便見五種義
味孟明之再敗孟明之終可用秦伯之知人不以再
敗而見棄時俗人之驚疑君子之歎服皆一一如見
不待註釋解說而後明如此乃謂真簡真化工之筆
矣

或問學八大家而不善其病何如曰學子厚易失之
小學永叔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子固易失
之滯學介甫易失之枯學子由易失之蔓惟學昌黎

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撰老泉易失之粗豪病
移愈于他家也

或問用人不可拘資格是矣今如貢士舉人進士一
體而皆爲其常者而因之何以示甄別鼓舞乎曰
宜等其出身之官而不限其所至既官之後以稱職
爲升遷積累至卿相不當復問出身矣

井田既不可行均田亦不易行惟限田不失古意而
可行然前人皆以法繩之亦于人情不順惟蘇洵田
制近之又未有畫一之法予覃思五年作限田三篇
其法一夫百不止出十一止賦過百石者寄而上之
始以維若者田多者寄與無田之人或分授子孫不
過百石則仍止出止賦是同此田也貧者得之則賦
輕富者得之則賦重所以驅富民賤賣而田不必均
而可均矣私謂三代以後最爲善法質諸君子亦皆
歎服獨家伯子以爲不可謂苟行此法天下必自此
多事由後世天下之亂由在官府縉紳貪殘民不聊
生不係富人田多貧民無田苟刑政得理民自樂業
何必紛紛爲此也浙江秀水曹侍郎名溶號秋岳則謂此

法議之南方尤可若北方貧民備田者皆仰給牛種
衣食于多田之富戶今即每夫分以百畝耕作所須
色色亡有田漸荒而賦不可減數年之後惟有逃亡
況望其以賤價賣諸富民乎陝西涇陽楊蔚名[illegible]
則謂由賦條輕條重朝無成法官無定規吏因作奸
民多告訐天下縣官人人賢能則擾亂方始矣予
以一君言反覆思索凡數夜不寐乃焚其稿因筆記
于此以見改法之難爲獨見之難任人當國事切不
可輕試紛更也

或問當今人才如何便是第一流曰以天地生民爲心而濟以剛明敦達沉深之才方算得第一流人物曰此帝王將相之器也下此何如曰自帝王至守令皆要識得此意力足同氣合德應運之人特才具有大小則職任有輕重爵位有崇卑耳反是者雖才不可用得此失彼者終是第二流以下人

魏叔子日錄卷之三

日錄三編

寧都魏禧冰叔著　吳門唐景宋那若

史論

尚書史中太祖左傳史中少祖也蓋尚書能盡古今
治亂之理左傳能盡古今治亂之變其文字視諸史
亦最爲高古學者居此二書極力研究以讀後世史
易如破竹矣○余別有書餘一卷評點左傳經世全
部及已列古論古詩童鑑者皆不載日錄之內

古今死難忠臣當作三等觀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者
上也意氣憤激一往蹈之者次也乎居無鞠躬盡瘁
之心及臨事時顧名思義若不得已而以一死塞責
者則未免有所希冀有所安排矣又其次也

伯子曰甚矣論人之難也彼有所希冀安排而顧
名思義者則本心未忘而其中有所甚不安也若
夫目然以行昧然以死彼亦不自知其心之謂何
而其事或涉於君國者君子則謂之何至於全無
爲君之心徒多殃民之事其名甚正其言甚順適
遭其幸則又且以偷生偶值其變則矯亢只就死
是將謂之曰賊則人情有所不安而假之以忠則
天理有所不斷也
彭躬菴曰愚謂今日智忠最多正此第三等人〇
伯子論尤精斷此輩苟可以生則圖一生受享或
必不得已而死則以一死塞責蓋成則爲君國爲
富貴敗則以忠義爲名利名曰僞忠敢之智忠又
當別論

文文山忠烈全在舍不得死處若從他舍得死處說
便看得易了

若裝許跌笑啼與大舜怨慕號泣直是一樣蓋微有
一毫粉飾一毫勉强便做不來

君子與小人相角小人多勝君子多敗小人受禍每
輕君子受禍每酷漢宋黨禍可見矣大抵君子不敵
小人有三君子之計常疏小人之計常密不敵一也

君子處置小人每懷不忍不爲已甚之心小人處置
君子驅除惟恐不盡下手惟恐不毒不敵二也君子
遇禍抗節挺受無規避之術無乞哀垂憐之面目故
小人愈忍於殺君子小人遇禍則哀情媚態千變萬
狀故君子愈不忍於殺小人不敵三也是故君子之
御小人其道有四毋輕發難端以挑小人之釁一也
羽翼未成因而剪除之二也時不可動陽爲優容以
待其變三也勢有可爲放流誅殺不爲姑息以養奸
患四也若夫微之革心鋤之淡翠則非盛德化神未

易言此矣

伯子曰此君子非真君子也與小人較而計璅是匹夫之勇也見小人哀憫嫺慈而不忍視是婦人之仁也自以爲我君子矣必取小人而治之以自矜其名故其氣多粗浮而其行爲已甚其名相標榜向其黨復恣偏私小人畏之則益矜而激之則益怨始無去小人之智而徒驕蹇傲慢使人不堪不務除小人之誠而苟爭名藏黨以激成其亂卒之心寬氣結忿不顧親禍延於國豈不深矣舍生不足以取義殺身未可以成仁是不仁不智莫甚於斯也願天下之有志名節者讀詩者志而重戒其流毒焉

元次山古直清恬其人其詩皆可敬但不樂進仕意時時在口不獨有傷詩情使人疑其胸中未廣。

讀北魏書范檦之証李訢李訢之詰李敷可謂孤恩悖德竟絕人理然人以賄敗何爲庇之吾於敷也見比匪之戒已則負德何以訓人吾於訢也見負義之戒此知小人雖結以恩終不可恃而已身不正雖施德於人人不感也

紂爲象箸箕子嘆其奢桀駕人車井丹誚其虐此二物者今奴隸御之不怪矣古今風俗之變八音不相及惡亦不相及也然於此見作始者名惡而禍烈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故君子不可不慎所作

或問六朝以來名士有文章甚不足觀而當時驚服傳於後世者何也曰未有不由敏且博者集坐高會或舉一物言一事他人瞠目噤口而此應聲輒答原委歷歷或即席應詔軍旅旁午他人垂頭苦思而此揮筆立成琳琅可聽當時安得不驚傳至後世則敏博二者皆不可見惟據成文評論工拙論衡二都動經十年後人但許其工不議其鈍而援筆立就者或反出其下故以中材而欲與古人抗衡當深思肆力善用其所短也。

薛文清以王文之誣下獄特周易誦讀不廢獄中可讀之者甚多何必易近黃文明亦然自羑里衍卦後之君子患而獲罪者往往托意於此夫儆然只文王困處殆失忠臣所用心矣

南初齋曰人處患難中心更靜更警於古內患難有得更親切故尤多於易未可一概議也

宋文帝時有貞白通脫無威儀好俳諧滑稽帝嘗欲留用孔曰自不勝官時人傷其薄命夫白之不官非不遇也通脫滑稽之人使任國家事猝如束于芻紙可猶百載鐵石其上也故曰不勝然骨體輕脫者必

無禍命則謂之命薄亦宜李英公選將必奇厖禍艾者曰薄命人不可與成功名而閻立本誡子弟曰吾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太史公至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固上上所戲弄倡優所畜君子立身不可不慎所處也。

見古今貴交人瓜人爭獻新果已見故瓜在梁上乃知其受瓜而縣之疑謂然人間愛憎爭獻果風聲其矣使瓜不在梦不能却衆獻受獻則懷惠懷惠則難法是故古人之廉節獨行必防大於小也或獻魚

於公儀子不受曰聞君好之故獻曰吾惟好之也故不受語曰作法於涼猶恐其奢宋仁宗中夜饑而忍一羊之費蓋謂此韓昭侯藏敝袴曰人主不以一嚬一笑假人故韓子曰郭靖君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昵則左右重然嚬笑至重非敝袴所得比如文成言則頂屑猥鄙亡君人之體矣釋氏有罵祖者欲築巷一夜而垣合南泉普願將遊莊主人為先治其二人者皆自歎以為亡道德乃為鬼神所窺夫鬼神執役道至高乃以自悔何也故易曰退藏於密變文飾曰人主愛一嚬一笑是故桓公東指而東郭牙知爲伐莒田成子南望隰斯彌趨而斫庭樹甚曰君見欲則臣離琢君見意則臣表異又曰物聚於所好爲人上操利權者知之

任昉仕宦深清不治生産本人恆散親交然時人譏其多乞貸夫乞貸人以惠人所謂徒取諸彼以與此也吾鄉有名進士駒道門生交遊甚厚而所負人輒萬餘金先徵君嘗戒諸子曰先輩云結新恩不如償舊責不足學也

顏延之飲酒袒歌自云狂不可及嘗謂子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所資供一無所受古今稱其達比於嵇阮按劉劭弒立以延之為光祿勳竣佐世祖誅逆位尊重竣所事正非如鄭超黨附桓溫以取貴者延之身受劭官而拒竣獻不亦異乎且延之事周十陪二王周旋於傅亮劉湛之間未為不喜見要人也史稱延之好犯權要然皆以自負才名不肯下人非有秉道嫉邪故其為御史中丞時可以抗章論劾而在任縱容無所舉奏觀其見劉湛殷景仁

及嘗發任詔意不平出守始興爲祭尉原又守永嘉作五君詠乃怨憤不得爲要人而作耳慧琳常才獨耦延之以刑餘斥之此一事差爲正直然琳以才學爲太祖愛幸延之才學自負而貴寵遠出琳下故用脩自之延之生平但有遺黜發憤未嘗見其升擢附麗或推遷也大逆劭之光祿且不辭何況其他彷亦松泰延之曰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漸進不知極已此延之之定論也

延之閒居作庭誥可謂義方矣然皆與其生平立身

大相紕繆言之何顏厚也或謂人身不自檢束未有不顧其子賢能蹈禮義者故阮步兵語子渾曰仲容已預卿不得復爾又何疑於延之然步兵沈醉不願與武帝婚延之結未可同日論也

劉孝綽恃才傲物然惟工雕蟲無他術能昭明起樂賢堂至令畫工先圖形像及到氏劾奏高祖改妹爲姝昭明撰書不聞以攜妾置母兒宮而以籍田詩工起之梁武父子可謂愛才矣未可謂得士也五代修尚浮華文士之習上自帝王失古者禮賢之本求長治久安寧可得邪

宣會稽世子許其傳成矣命婦紀毋所以訓會者皆切中命嬪今如所言而命盡左其說且曰汝居心正言知免矣是誣賢哉

庾晃藏樹士推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裴佗重爰珍飾益州鄧粲晉紀載周伯仁請紀瞻觀伎於眾中欲通瞻愛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此皆盜賊禽獸所爲二賢疏誕斷不至此必當時小人譭之或好事者因晉人不尚行檢欲怪其說而不知蔑正人毒後世禍

甚酷也讀書人於此類不得偏一信之

張倍自知刑叛壞鏡覩面未嘗不擲於地乃不知謹遜以免禍何哉至石虎殷仲文嘗照鏡不見其頭而仍逆不悛以速於死古今人有不信命數不肯改圖者有安於命數不肯改圖者皆其惑也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恭安莫安命能造命而後可以言知命

傳曰言者心之聲故邪正能否皆於文字可見然古人文字可信後人文字不可信何也古人原無文字格例但據胸中所有發舒而出故各肖生平後人則

習古人文字已多有格可固在法可學是以邪人能
爲正語唐人能爲才語雖言者不能辨近世有於
八股定人人品偏澤此人神識此文亦必發於性
情不由模擬得者千萬之中未可一二遇矣
申公對武帝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神放
對太宗曰爲政以愛民爲本二語簡要蘊藉大畧相
似然申語外中種語模稜申公如名醫下藥雖常藥
於病有奇中之功放如庸醫本無高是又恐寒熱補
瀉誤投見短只用平和輕清之劑自稱王道雖不加

愈亦不增劇也放之庸瓶於愛民一語早見矣
賈偉節能西行以免李膺而閉門不納岑晊賢者舉
動益如此
范蠡遺書文種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且爲亂於是
越王殺之蠡不遺書則種不稱疾種不稱疾則人不
讒人不讒則越王不殺是蠡本以生種者而速殺種
也然蠡言非乎曰事有先後機有遲速可行則疾
翔可高蹈不可行則浮沉以觀其變辟之服藥不察
標本的早晚而一食以取效者非醫方之過也或曰
種智上何不及此曰貪者易愚恃者易任懼者易惑
慮者易亂種得苛懼之過而慮亂矣
齊攻魯單父之麥熟父老請使民自艾之可益食且
不資寇子賤不許俄而麥畢過乎齊寇季孫怒子賤
曰不耕而獲是使民樂有寇也其創必數年不息與
元之捷劉子羽預徙梁洋之積金人饋餉不繼而退
珍得掩其歸大破之金人圍汴據牟駝岡之積汴以
大困景泰時鹵薄都城于忠肅焚壩上倉鹵不得食
久乃引去二說者當視其敵何如耳然在後世則以

清野之法爲正不能預徙者或縱民自取不及則焚
之未可以單父之道濟也至於遇火災而乘機掠財
物者則當重法以懲爭使有用之物立爲灰燼不可
使民有幸災之心矣
韓魏公撤簾之舉不謀富公亦似有過或曰多謀而
洩則小人得乘其閒大事去矣曰安有與富公謀而
慨洩者夫韓公處事機圓力敏不動聲色富公則手
勢太重或恐其事反成窒礙故不必其相謀且此一
事韓公日夜思之而不自知此日之果遂也機之所

乘間不容髮若見鳥而釋括豈暇少緩須臾以謀於人哉予常觀經此事乃悟韓公不謀之故富公重怒不解便是見事不及處也

凡遇大事有必欲爲而難爲者怠則常機而失後不可補急則先機誤發後不可繼辟如射者止有一矢但當張弓布矢凝心注目以伺其間狄梁公之釋夢韓魏公之撤簾只是刻刻提心在念不怠不急精誠既通當機而發發則中矣

季子曰此語甚精勿作尋常相機語草草看過

樂廣善談論愼以約言折理至其所不知默如也此可以知多言之數窮與强不知爲知者之取辱

天下事有大著有急著如約法三章發義帝喪此大著也追韓信而拜之捐齊楚以王信越此急著也成敗之機全在急著得力

隋文帝不難容蘇威之强諫殺人且亟其直而李德林以奏鄉正事乃發怒大詬驅至出刺懷州何也良由周爭盡滅宇文氏事餘忿未忘耳前朝之臣欲合新君寛宥前朝子孫最犯其忌事固有難言者然文帝一傳滅宗並非宇文子孫更圖興復所謂枉作小人德林身事三姓猶得此一事見稱千古卒以壽終可謂樂得爲君子矣

文士見輕君相正以無志節耳周武帝謂羣臣曰當日惟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正謂是天上人豈期今日我乃得驅使作文字當武帝入鄴惟恐德林逐齊王東走敕小司馬敕宅宣慰既乃以驅使二字當之若德林持正守節招之不來文人聲價愈重矣○時人以德林比麒麟鳳凰習尚重文辭如此麟鳳於

世如其人不求而至非其人求而不至惟有德聖賢與忠臣義士足當之耳

遼太祖時叔父轄底誘太祖諸弟作亂既獲太祖詢之曰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遂制亦曰謀大事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可知人謀非分非理之事當初合時已各懷殺心矣小人之交亂人之黨易親易仇未有不始於相嫌而終於相圖者人之結友謀事亦何可不愼哉

唐肅宗時李泌爲江西判官以辟元載洪熙恐揚士

奇爲子夜呂宸所言而以陳智疏罷領馬議其曲直係令正臣相似然肅宗昏懦仁宗長厚用意處自是不同

管幼安哲士也非義士也可謂之辟地不可謂之辟世當漢祚傾危不能如襄陽南陽志匡王室及曹丕既篡中原無事此正爲仲連蹈東海之時寧乃翻然率其族屬以歸彼之高蹈遼東但欲辟亂全身耳與伯夷太公待清之意異矣

與吳門費所中論博浪沙事此定有隱身之術不然

千乘萬騎近之不可得況擊而能去索而不得哉太史公見到此卻隱而不言蓋諱爲古人生色處若云得隱身之術以擊始皇便索然無奇矣他如趙廣漢等皆有鬼神之術行者他托不令人知記者知之不肯道破然則有意經世而以鬼神之術張於人者不足言經世者也費子曰玩狎擊二字當是計充衞士何人不洩日處乘機而發耳此論可參

博徒賣漿之人其埋名耶何以聞於鄰國之公子其有名耶何以好士如平原在本國而不聞蓋埋名於千百高密之人而知名於一二非常之人其知博徒賣漿者亦惟信陵能交之平原不能交也臥龍鳳雛亦惟德操諸人知之天下之人不知使天下競傳其名則牽雄久物色之矣林確齋曰三國英雄如曹劉孫諸人無一人是名士在後顧蔚及之數者僅一劉表討據方州終於無成名士之無用如此余爲推求其故蓋外逐聲名則內鮮實事內矜氣節則外遺世務耳目習於舊格心智拘於常理則不識時變所因華也

論人於三代以下諸葛武侯是小周公李忠定是小伊尹陶淵明是小柳下惠鄭所南是小伯夷程明道是小孔子

檀弓云季武子之喪大夫弔曾點倚其門而歌古者鄰有喪巷不歌舂者不相杵安有國相初喪大夫在弔而匹夫敢倚其門以歌者家語稱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此原壤阮籍摧滅禮蕩敢者之爲而謂點賢者爲之乎必好事者因孔子以狂許點遂爲此說耳檀弓紕繆頗多前賢各有駁正而未

又此
成祖三犂虜庭可謂武矣建都北平天子守邊可謂雄矣而乃棄三衛以資虜斷三邊之喉虛京師之背若唐十所爲何哉蓋其利急於得天下其後害於得天下怠則驕驕則志盈既驕且盈神智不守昧於遠圖無足怪已故曰盛怒之下易倍刑大喜之下易盈賞懼之哉
武侯曰不求聞達於諸侯又曰不使家有餘財以負陛下隱不求名達不營利所謂澹泊寧靜者以此

自新城王老之說用而舉事者必假名義以動衆自魏晉相沿禪受而取天下者必以揖讓文其弒奪唐高祖余見前之湯武不爲顧委曲以爲恭操莽恥於習見而無特達之識也當時父子君臣可謂不知大計矣
呂氏稱張子欲與學者議古之法甚爲數井正經界分宅里以明井田必可行於後世愚謂即其稱張子可行處便已不可行矣夫欲議古之法而必與學者則非同志不能行可知買田一方必先計人數多寡爲買田廣狹有數十人與一方可耳通天下計之土有限而人日繁其能一夫百畝乎王荊公青苗諸法非徒硬學周禮彼爲令時業已行之有効故欲施於天下若天下守令盡如荊公則百姓安富遠過漢唐矣大凡立法須論法之無弊不可徒恃行法得人儒者泥古守理拙於時務此二事可推暨余每嘆閉戶造車出門合轍非諸葛武侯未易言也
昭烈云吾嘗周旋鄭康成陳元方間爲政之道頗見啟誨未嘗一言及於赦令當時昭烈之志欲以馬上

爭天下而汲汲爲講求治天下之道已如此古今大豪傑規模宏遠精神周密自是不同若急急遽遽得此失彼因彼遺此者皆小器也觀漢唐宋及五代之君可見矣
古有見人一二閒事便卜其能成大事者如劉毅之一擲萬金謝玄之屐履皆當是也然此等須識得此人大段是豪傑又觀此一二事驗之神驗愈見不然則鄉之徒有能擲萬金而不顧鄙瑣之夫有能任屐履而得空者皋陶謨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余晉師楊一水先生釋之云必先論其人大槩有德然後舉某事為証不然無德人亦有一二有德事若徒驗之某事而不論其大槩則其失人多矣

人作非常之事既獨斷於心必得一強力明決敢犯衆議者借力一皆然後大事可濟如霍光之於田延年是也余嘗謂夏商之際誅君弔民翻千古君臣大防使非有任如伊尹者便作樹手雖以湯之聖人不敢輕發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孟子論伊尹曰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可見

此事全是伊尹主持為君相臨大事者不可不知

或問留侯初勸項梁立韓後日藉樹黨及高祖聽酈生立六國後而留侯沮之曰人將各為其主大事去矣何也曰事之初起大勢在秦故令天下並起亡秦而吾收其利裂秦之地散秦之衆我何愛焉及秦既滅則與漢爭者止有一楚更立六國其害則我與楚兩受之矣余論守走先後之勢正可參觀

吏十有五一循吏二廉吏三能吏四猾吏五俗吏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吾言俗吏何也蓋能審天下之大勢定天下之大變用天下之大機而後謂之識時務彼循良賢能所見不踰尺寸之間所營不出繩墨之內皆可以俗吏槩之矣或謂能吏每於格外見奇謂之守繩墨可乎曰縱能出奇不過在吏治中著脚經國遠猷天下大計有所不知此京兆作相功名減於治郡也况變亂與平下勢尤不同故識時務非俊傑不可

宋仁宗時議者患民稅色目多吏易為奸請除其名括爲一則三司使程琳曰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久

之輿利之臣必更出其目下之民何由知按琳說慮最周到若將各項稅名盡列於單而總計每石應出之銀若干作幾限納於先年冬預示州縣州縣預各里遞如今錄則之法則可無此患矣

漢文帝時遣謁者行天下勞賜孝者帛人五疋弟者力田二疋而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疋其重孝如此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文帝之世天下久安有以也後世選舉薦辟之法微而士之篤修於家者與富貴顯榮之具毫無干涉民不興

行士大夫忘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奚足怪哉

唐制取士尚詩賦而三銓之法以身言書判爲良千古官人莫陋於此然如張九齡言京要官必歷刺史縣令。盧懷慎言州縣宜久任。陸贄言長官得自辟其屬。杜佑言用人不當專仰吏曹。諸大計良法古今名臣往往言之而莫精切於數賢之論。至楊綰議貢舉沈既濟言選法。亦詳確可行則皆唐臣也使時君能用其言唐之治効亦何減兩漢盛時哉

晉劉寔論大臣讓能。眞千古官人至善之法而後世

無有行者宋眞宗時畧一申之而已惜哉

久任之法自漢以來明主賢臣莫不切言其利害陸宣公通練治術而所論官人七患乃有居官過久亦有弊生時俗常情樂新厭舊諸語可謂失言矣

九侯之女以不好淫見殺致陷父于葅醢似爲女之累父不知九侯獻女徼寵致殺其女實父之累女也愛女者寧爲太史敫不當爲九侯

按魯伯禽子考公考弟煬公煬子幽公幽弟魏公濆弒兄自立又六傳而伯御弒懿公又三傳桓公弒隱公皆骨肉自爲殘賊夫匹夫行義族屬與仁有自九世至十八世同居敦睦者乃以周公之聖伯禽之賢禮教信義爲國而不四傳遂有篡弒之禍利權之害。人矣。於此始信柳子厚蘇子瞻論封建爲不可易而秦之郡縣雖聖人不能過也。於此又知晉魯報政周呂相譏爲後儒附會之說不可信矣

秦并天下最得力者二語而已范雎曰遠交而攻近尉繚曰路其豪臣以亂其謀是也秦創謀於雎而收功於繚。非秦獨智蓋六國皆愚耳

仁宗賜楊寒等以繩愆糾謬圖書令諫而不從者用印密奏無憚再三李時勉羅汝敬之事諸公當時進不切諫退無補牘致聖主成此大過。可謂負恩。又上然建文好賞稱方孝孺等爲忠臣而建文帝次子幽禁大內五六十年至天順末上乃特肯釋之。當仁廟行殺。時納約最易。三楊蹇並無一言。何也。英宗初張太皇太后時出宮斷欲斬王振諸公復阿幼主意跪乞免之釀成土木之禍此皆未能臨難出患得患失四字爲事業所誤。可謂之鄙夫。愚所以每嘆本朝無

宰相也

謝疊山先生元初屢薦不出終不食死人品高矣其却聘書後人稱頌此却未佳雖曰言遜終有失體哉延其關曰況夷齊雖不仕周尤爲引喻失倫元爲周武、誰爲商紂、耶、此人可學此文未可全學也。

胡澹菴先生封事字字如鳴金鐵如揭日月如挾風霜誠千古至文獨惜其曰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管仲攘夷以事周檜殺忠賣國以媚仇夫何止人畜如檜者但應曰此莽操之罪人耳。而曰實管仲之罪人。是非罵檜乃以贊檜矣。此出宋儒三尺之童羞稱五霸習氣也。而文字至此、亦不緊邃少精神。余爲删其孔子曰以下六十八字。

漢宣帝傷其祖衛太子無號諡命有司議之而諡曰戾詔以武帝功德茂盛廟樂未稱下廷議而夏侯勝言其窮兵奢泰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此漢治近古猶不失南郊稱天以諡之意嗣後絕響矣

昭烈初得武侯情好日密而關張不悅以新舊親疏文武之嫌也此關張小見。終不脫武人氣處所以爲

昭烈驅使也昭烈解之曰孤得孔明如魚得水願諸君勿復言關張乃止足見關張聞義能從與昭烈同心否則初已不悅聞魚水語愈當不平便生嫌隙矣。此關張死而昭烈必爲之報仇。至敗且死而無悔也。昭烈憒憒伐吳自是失著然觀過知仁足令千載下人。願爲之死。若漢高祖但可以得天下。雖與烹太公亦不顧矣。於此又知昭烈嗣子可輔則輔之不才君可自取語實。出本心非激勵孔明也。但看昭烈奸雄平生只用在敵人處股肱心腹之交何嘗一事用詐術乎。

魏文侯禮賢下士而又師子夏子方段干木君驕臣賤之時文侯能屈萬乘之貴降於子弟之列而其所師又道德之儒孔門之高弟非如戰國諸君負矢長跪於橫縱之徒者可謂賢矣宋儒胡致堂乃以其不能師子思爲貶後人從而附和之遂謂文侯分晉實盜賊之人文侯不能師子思子思亦不肯爲文侯師夫子夏未有不深知子思者文侯師已而不能薦子思於文侯則子夏蔽賢之罪當十倍於文侯矣子夏

不言而文侯不知。或子夏言之文侯聽之而子思不肯至。則文侯爲無過矣。若謂子思以分晉之故不肯爲篡賊師則子夏固儼然肯與於篡賊之黨耶。嘗攷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於周敬王之四十一年而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則子思之生雖不可攷當孔子卒時其年亦既長矣後魯穆公數與子思言論計敬王之四十一年至穆之元年已七十年穆公七年而魏斯始爲侯則此時子思雖未歿固已將百歲也。而文侯乃能迎之於魯

子思能命駕以適於魏耶。按子夏爲文侯師時亦百有七歲蓋子夏老而設教西河之上西河魏地。故文侯得以執經問義。子思在魯。不可以西河比也。胡先生未之深攷而遽吹毛求疵從無生有以貶人之賢不亦過乎予嘗謂宋儒斷理甚精而論人過刻三代以下幾於口無完人如此等類。甚足以阻世主慕賢之心。至於厭薄儒術。而才智瓌偉之士。翕然去之。故往往迂疏而不足以成功也。嘗觀子思言苟變於衞侯不以二卵棄干城之將及對公子交語以爲處戰代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不當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大臣之行迹其所言殆伊尹太公之流豈世儒不知時變者哉。或曰史載文侯師子夏在周威烈王之戊寅歲子思仕衞在周顯王之乙亥相去五十八年則當文侯時子思尚幼賢名未著未可知也曰此或書以二事誤附二王年內而未深攷耳文侯師子夏子思仕衞皆當時小事年月誤錯或有之。最可據者莫如周天子之歷孔聖之卒孔聖卒於敬王壬戌距威烈王戊寅凡七十六年若子思尚幼則此時

伯魚歿八十一年矣當於何時生子思耶

姜維聞鍾會治兵關中表後主並遣諸軍分護陽安陰平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寇不至啟帝寢其事羣臣莫知使當時從維言。則鄧艾百萬之師。可以坐縛。此雖天欲亡漢吾亦甚悲維之跡也夫禪昏皓奸知之已悉維獨以此表帝而當時公卿如諸葛父子亦不以爭白何耶及說會誅北來諸將乃以密書與帝令其忍辱維顧慮帝之不能忍辱而不應此書之或洩耶前當以書與公卿後不當以書與帝兩失之

王文成開府贛南成擒濠之功觀其與本兵王晉溪往復手書剴啓謙讓本兵主之於內而開府始得畢力於外況緒所謀乃京師之事權不在已者乎古今大將在外未有不與內之卿相協和而能成事者君臣偷存庸闇當危急則反經合道內清君側外禦彊藩此又非常之舉所當別論矣

代吳之役晉主欲使羊祜臥護諸將祜曰代吳不須臣行但恐既平之後淡勞聖慮耳後世皆以祜爲老成遠見逆知武帝平吳之後荒樂廢政恐竊以爲不

然觀其言曰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此意蓋以建業長江天險置將恐有跋扈之憂而封疆恐有尾大之禍耳若山濤外寧內憂之言則與范文子同一意也

夜夢與人語聖人立法法多而意少既醒續之曰周官三百六十只是一意學者觀漢唐以下制作亦須識得大頭腦所在則一身血脈盡融貫矣

晉破苻堅全得朱序一人致其事跡亦爲作勝而後世只慕容垂勸堅伐晉爲陷堅於敗而乘其隙夫堅只自爲之強伐弱晉垂豈能料其必敗哉若果知其敗而勸之則堅以孤窮歸垂何以子弟勸殺堅垂不從而秦只其投之也其後垂圖興復則英雄之志孝子之心未可斷以忘恩悖義之罪矣

廣中多貨貝官者易貪貪泉之說意謂此間水亦能使人貪耳後人乃真歸之此泉矣人縱不飲本有先飲貪泉者而廣之貪吏絕多貪吏以不飲貪泉爲常則廉吏亦不以飲貪泉爲奇每笑隱之此飲是極善點綴宦譜處

梁武帝本傳其任子恪十六人皆清謹壽終而巴陵王不免於死者則逆賊沈約誤之也約陰受故主之斷舌陽受新主之譴責亦何益哉

梁城之役臨川王宏懼召諸將議旋師惟呂僧珍勸以知難而退時柳惔裴邃皆欲戰馬仙琕曰有前死一尺無退生一寸昌義之怒請斬僧珍至鬚髮盡磔宗僧勇胡辛生拔劍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向前取死宏令以數騎逃去百萬之師未戰而潰夫以諸將皆欲前如此夫一言統務之不足用如此宏實帝臨戎

軍容之盛魏人以爲百餘年所未有然則軍容亦何
益哉

北魏楊椿一門孝友謙厚嘗觀椿與子孫書兢兢然
有集木臨淵之懼宜可免禍矣卒族滅於爾朱氏乃
知亂邦不居。而爵祿不可久貪也。

六朝時圖內譯者多以揚州爲根本思外起者多以
關中爲霸圖蓋揚州爲江南之屏蔽而關中爲天下
之形勝也

彭躬菴曰荊州尤是上流門戶關中鎖鑰

楊廣弒逆失在君臣疎緩而不知備楊素余於左傳
經世論之詳矣廣旣弒立以高祖璽書徵漢王諒諒
發書與高祖密約不驗知有變遂倡言楊素謀反與
兵誅之胡寅以爲詭言素反舉兵無名是已特以爲
高祖之崩中外異議諒此時當申間大行殯殮發喪
不明之故則誤也蓋廣當高祖初崩即行徵諒諒尚
不知高祖已歿而史云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則廣之
假托其生明矣與胡亥趙高假始皇書賜扶蘇歿同
諒安得而正名問罪哉然則諒得書當如何曰密約
不驗必當有變諒當具手奏遣能人疾請高祖沿途
且駐而徵兵嚴備於國中陰鞫使者以窺其情度諒
使未至長安高祖之崩已播道路朝野異議必有所
聞然後正名討賊用王頍長驅濺入之謀神人共疾
一舉可濟就令不濟亦不失爲忠孝也

與何吉士論古今守走之勢曰獨起則走而不守羣
起則守而不走吉士曰人走我守人守我走

歐陽公曰主田百頃而出賦稅者一戶盡力而輸一
戶者數十家國家雖有寬征薄賦之恩徒一家之幸

而數十家者困苦自若也北魏時有建議朝廷減賦
君子則田主亦減佃戶租若干者此論最爲公溥不
知每歲災荒則佃戶每歲乞減於田主而田主不能
乞捐於朝廷即令有捐亦未必及災荒實數況田之
美惡不等雖同在一方當水旱時有全無害者有半
害者有全害者若照捐賦例通行減佃戶租則全無
害者減半爲倖免全害者減半爲虛腴不公甚矣故
朝廷只宜捐田主之賦而佃戶聽民間自減可耳

丁未三月夢中語人云夷齊以其公心懟武王而立

萬世君臣之義殷頑以其私心懟武王而正一時君
臣之名夷齊高在始終不服殷頑病在始服終叛
訓仁軌論貢馬冀蘇艮嗣論齎蔬果知國體矣其後
不知此二物作何處置大抵國家於小利所在取之
則名棄之可惜如此等類者國用豐饒則捐以予民
國用不足則令有司賣之以代償貧民之逋賦而赦
其罪是上下交利而國體亦全也或推此例爲恤貧
賑荒之備亦可凡官於郡邑者皆然

書載瞽瞍象俱爲舜所感化四岳薦之堯乃妻以二

女明白可見若丁亦自引瞍亦允若語何以於不告
而娶二嫂朕棲等事不據經折其非而顧以告不得
娶象喜亦喜諸義爲解蓋刻通曲暢引人於道是孟
子生平獨得力處如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亦出好
事之口却是誣聖人孟子決不容他必以正義力辨
告不得娶誤盡都君是誣小人孟子便不消替他辨
却借此發揮出聖人處父子兄弟之變一段至誠仁
愛到極處以立萬世人倫之準此所謂反經合道變
而不失其正者也讀書者於此處理會得以讀廿一

史自爾識力高超矣

馬超初降嘗字昭烈關張乃終日帶劒侍立示之以
禮超自是執主臣之節安祿山驕恣李林甫欲示威
故召王鉷久語鉷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乃益恭
二事者其折人之術同也楊國忠譖祿山反謂召之
必不來祿山聞命即至魚朝恩譖郭子儀反謂召之
必不來子儀疾亟遂與祿人見二事者其全身之智
同也君子小人異於黑白而智術常出於一是故小
人無君子之術則難久而君子無小人之術則易制

世俗日同一術也君子小人之分只在公私義利得已不得已之間而已叔父兵賊之刃最爲切喻

漢和帝與鈎盾令鄭衆謀誅竇憲論者少之以爲袁
安韓稜諸大臣尚在朝帝不與謀而獨謀於衆爲任
非其人以啟他日宦官之禍不知此時帝纔十四歲
太后內擁竇氏兄弟外專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
所與居惟閹宦而已無論未必深知袁韓之賢即知
之亦何由與面議一關外廷機事不密則禍亂立至
當時竇氏之患急於他日宦官之禍猛虎將噬豈暇
擇人以驅哉此迂儒所以不達變也若使和帝於功

成之後酬以重賞不與議論政事不封侯則此輩但有利無害矣凡論事者必須窮其所以得失之故乃能服古人之心而立後世之法也

趙岐胡餅買賣如一遂爲孫嵩所識李寄教授諸生時哀吟泣下幾爲太守所捕於此悟亡命逃身之道

季弟云李寄哀吟泣下自是亡命所忌趙岐買賣如一却要用心記取所謂君子以儉德辟難也

只要平常二字

古名將俘執敵人而用其計者成功多有如李光弼既獲安思義召之問計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

謂大軍遠來疲弊當移軍入城又謂思明先鋒來晨必至當早爲備思料勝後出光弼從之會有村民來告賊衆至九門南逢壁者光弼遣兵掩擊殺之無遺夫問計於賊獨不慮其詐謀以陷我乎解揚反致晉命世固有不懼死者況思義爲祿山之親叠聽計者亦自料其計之可從如遠來疲弊是光弼軍中之情移軍入城乃有利無害之著早爲禦備是軍中防患之理此雖出仇賊之口而光弼料其可從者也至於村民之告與思義言適合故決計潛襲之若思義敎光弼潛襲便須防其奸詐何者掩襲利害不測非若入城早備爲萬全之計也

伯兄云此俱言竊著耳若李愬之用李祐等則又非此法

秦開阡陌而民愈貧焚書而書愈多蓋兼并盛則民多失業眞書亡則僞者滋起

肅德間藩鎮反者惟李懷光初情可矜怨然余嘗恨其徒作叛賊不能善用其反也盧杞奸惡天下怨疾使詔屯便橋時懷光以大軍逼城下脅德宗以誅杞然後拜表哀謝刻期向長安滅朱泚以贖罪大功再

建巨奸已除懷光卽退執臣節德宗亦不之殺矣就令以誅杞死不猶愈於作反賊而衆散兵叛以死乎

季弟曰懷光卽眞叛亦當殺盧杞而後反雖失身陷名尚有此一事快人意

曹參飲酒不治事後人謂是因時大用當日確宏如此是大不然呂后專恣惠帝憂悴淫樂不聽政豈一無所事事之日且漢之治平莫過文帝賈誼猶陳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九事後世莫不嘆爲治安良策卽欲與民休息然如衆建諸侯興禮敎救壞俗諸事何

責非參之時所當行可行者蓋其故參已自言之矣曰臣孰與蕭何夫謹之策雖何有所不及參不能及何又安能以謹之設施責參乎後人贊參妙用遂若此時眞無一事可增益者是參能自知而後之譽參者反不知參也或曰參卽守傳亦當勤於其職遂可飲酒不治事乎曰讀書不可以辭害意參當時天下無事委任得人綜其大綱故多閒暇飲酒時多治事時少耳史欲極言其清淨之功以救紛更之弊故不覺文之勝質也若日夜酣飲一毫不事則當時所歎

其守而勿失者何所守耶畫一之法隳廢多矣又安能不失耶夫子稱舜無爲而治傳稱子賤鳴琴而治然則舜但默然端坐而子賤在單父只一味彈琴耶

德宗任陸贄不專閒以小人胡寅謂不用李與判度支而用裴延齡時贄當奉身以退尹起莘謂贄與賈耽趙憬盧邁同爲相時當去何待貶逐其說似矣贄以君國爲己任天下恃以安危所欲匡濟者原非一人一事而德宗於贄亦非不信不任若一人一事之故不合輒去必至小人盈朝庶政盡弊於潔身之議

得矣如君國何吾謂贄之去當在極論延齡而上待延齡益厚之時何則上下之形已成水火尚望言聽計從哉此而不去坐待貶逐耳

後人譏陽城七年不諫陸贄若不貶則終循默矣獨范祖禹以爲城有待而然猶未爲淺知城者也蓋當時贄以宰相而兼諫諍之任君德闕失人才臧否天下利害何事不盡言極諫無待於城之補牘城意德宗猶或必有用贄不終之時贄亦必有不能盡言之日故因循久之不爲躐鼠而發機也及贄一貶如棟

撓梁壞大厦勢必旣解遂以全力赴之矣後人謂當時事豈無大於貶贄相延齡者吾謂當時斷無大於貶贄相延齡之事也○贄貶而延齡將相舉朝無一人敢言者荒涼穢雜竟不成一朝廷矣陽城帥屬一疏老將張萬福朝門攘臂稱賀大覺生色朝堂上始有人氣讀史至此爲之引滿而盡

人主有貪利而欲殺人者必當爲明不殺人而有利之實有防害而欲殺人者必當爲設不殺人而無害之策然後於情安而勢必可回不當徒以義理爭也

如元世祖欲取江南之地而耶律楚材動之以財賦契丹主欲盡殺晉兵而趙延壽救以徙家戍邊之謀似於利主而實以利民似於擾民而實以救衆真千古解人也若使小儒當此定不濟事余讀畢仲游與司馬温公論新法書每爲拊膺嘆息

常疑昭烈臨終戒子勿以善小不爲惡小爲之二語此匹夫之言非帝王之言也既思後主庸才僅匹夫耳豈能明於天下大計告庸主語只令如此天下大計則父亦丞相從事一語已了却矣每見今人好作

訓子詩文沽名欺世目不識丁而語以左史之文身爲無賴而告以程朱之學見者莫不掩口而笑故知古今英雄斷未有不老實者只是見得事理透知人之必不可欺耳

古今聖人廟祀之尊子孫之貴未有盛且久於孔子者只是身爲聖人天欠他一个天子耳然則德厚而報薄正自福祉遠大世人切莫眼小性急也後世英雄圖度天命殘生民害忠良弑逆君父皆所不顧只要爭一个天子究至短祚滅宗子孫慘戮不堪而身受惡名於萬世亦何爲哉

賈誼司馬遷曰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地可全而有班固駁之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孫誤哉余謂誼遷語以責胡亥則得矣班積衰二字下得奇妙秦之强如此而謂之積衰乃知人之暴橫恃勢者逞一分强便積一分衰土崩瓦解不在盜起國破之日而在令行禁止之時矣

史記垓下之戰淮陰侯將三十萬當羽孔將軍居左費

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復乘之大敗垓下孔費與淮陰爲三軍當羽非凡將明矣淮陰之却自是誘敵然非孔費之縱楚兵安得不利而淮陰安得乘之則垓下之功孔費爲多世言楚漢事罕知之者光武雲臺二十八將世亦多不知其姓名而史書并無事迹可考者可知人之顯晦因有時命不獨山林隱德湮滅不傳者多也夏臣靡再造夏祚爲古今第一奇人幸畧見于左傳而後世罕稱述之

者何哉

漢文帝死遺詔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按夫人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自所幸御而無子者遣歸其家重絶人類使可更嫁此古今帝王所未及而後世稱文帝者獨未及此今豪貴臨死通勅諸姬削髮爲尼或懸梁仰藥從姬之念至死不發吾嘗謂王敦開閤放姬豪傑之舉也文帝歸夫人以下天地之心也

評徐宜振爾衡論曰予嘗論正平爲人即遭大用亦非能有經濟之略者文舉之薦不過好其所同二人相譽孔顏自是一流人物凡此等人雖君子却不過處與名高朝廷清明用以激濁揚清自有無用之用若當變難委以重權則其誤國與小人等操政柄者不可不知也

蕭何過人處轉餉關中收秦圖籍此猶人所能其知人之明拔不可及沛公初起未見頭角輒率沛人奉之將死以相屬曹參而追還韓信告高帝驟用爲大將此二事尤奇何不知兵故終身未將與信又非素善信亦未有戰績何以知其才出諸宿將上乎然則何益深知兵而不用者也人須具如此眼力方可稱王佐之才或謂何嘗語人劉季好大言少成事安得爲知高帝曰此知帝之深而愛護之至也方秦法之嚴稍露頭角參夷立至而帝往往不謹故何佯爲此語以潛衆人之心而免高帝之禍帝不能自晦而何代爲之晦不然豈有知其少成事傾率沛人以先奉之者乎此語與周顗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斗大語機用畧同惜周語太重又遭王導陰刻之人是以及禍耳

徐溫雖才大畧深謀老算可匹曹操劉裕而其處君臣之間則遠勝之知諸事與讓皇則古今篡臣于禪讓之主未嘗有也後世奸雄吾最賞此兩人或曰溫不同張灝弑楊渥乎曰渥無道溫泣諫不從又欲殺溫此與晉趙盾孫書事同然猶不敢居其名也後或勸進于溫溫曰使楊氏有女吾當立之故終身未嘗有篡謀豈非鐵中錚錚者乎而用人行政尤多可稱迹惜溫謀主不過一嚴可求智畧出衆知諸謀主不

過一宋齊邱忠詐並用皆未嘗聞君子大道經國大略故僅及身而止也或曰溫不身篡時未可爲夫溫積威久矣何行不得雖有一二爲梗者豈溫敵耶〇按溫既敗吳越于常州諸將請乘本凋大舉滅之溫以天下久亂民困甚不可多殺引還又遣使以吳王書解歸無錫之俘于吳越由是二國通好息兵吳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此則有帝王規模矣

徐知誥久有傳禪之志只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邱亦以爲然及周宗成謀齊邱手書

切諫又面請斬宗以謝吳主百官勸進獨齊邱不署表先是知誥武相齊邱再三退避後李德誠而有[illegible]邱于誥前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邱不樂因出齊邱止德誠勸進書則齊邱之心眞不欲知誥受禪者也言齊邱初以周宗先已心疾之乃切諫僞訴也然齊邱爲左相不預政事心愠懟及請罪而知誥無改命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于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絕其婚則何爲者然則謂齊邱以疾宗矯諫亦可吾意齊邱初諫受禪出其本心後懼禍而遂出于幽讓皇斥太子之計人每有初終易轍事勢所迫遂失本心者如宋居文煥死守襄陽北向痛哭及力盡降元乃爲前鋒向導論事者固不必專以後事斷其前情也

昭宗欲討李茂貞王行瑜宰相杜讓能力諫不從崔昭緯陰誣讓能于二鎭二鎭以兵脅天子誅之昭宗爲斬內門君遂李周潼殷翊遣使詔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罪而茂貞尚勤兵不解必殺讓能乃還吾謂讓能諫時不當徒以口語當具奏章使

後日得以爲據而昭宗欲白讓能便可自爲引咎出讓能疏于禁中也或謂即有奏草能保二鎭不只爲上欲討之而事後僞作乎曰二鎭于讓能非有他怨只以昭緯誣其主用兵議耳若初時具奏草則朝臣必有與知者二鎭耳目豈無他人且事眞而有據自與僞者不同又曰茂貞脅天子以誅讓能惜李克用君子不能用之于出令孜李懷光小人亦不能用之于盧杞此吾所以數惜于岳忠武也

予嘗論爲國者須恤貧民尤須養富民或謂貧民粗

悍身家輕而犯法易乃足畏富民自保不暇又力脆弱豈能作亂邪曰一家之富役者百千人養者亦百千人故國家養富民富民養貧民貧民得養則不爲亂是以貧民貧國非真貧富民貧國乃真貧國真貧則事不可爲矣唐僖宗時度支請借富民及胡商財收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于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今天下之爲官者既不恤貧民又專剝削富民抑何其不思之甚乎

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攻戰所得輒分諸部不留私蓄衆樂爲用既尚唐公主突厥吐番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用度浸廣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拘攣諸部離心爲善賀達干所襲殺按蘇祿甚强而卒爲部酋襲殺者以諸部離心也諸部所以離心者以不分財也所以不分財者以用度不足也所以用度不足者以立三可敦女寵盛而愛子多也而病風拘攣當亦由此甚矣女寵之害人國哉書曰殷甲於內亂三代而下莫不皆然

唐太宗命侯君集薛萬均平高昌君集私取珍寶萬均私通婦女皆爲人所劾告太宗欲加罪岑文本疏微諫乃免夫大將成大功於萬里之外取夷人珍寶私夷人婦女固若其所當得而幾不免於下獄此師出以律所以猶近古也我 太祖命將遠征有不輯其軍士者萬里勅責功成而歸或不免于罪或沒其功不賞蓋必如此乃爲濟世安民之師乃天下之真主後世傳會因根于敵一語輒謂民在敵境者其財穀擄而無罪然則口稱救民之師所救者何民醉蓋因根于敵謂取敵人所屯積之糧如晉入楚軍三日穀漢據敖倉之類非擄掠敵境之民也近世乃自毒其本境之民淫掠無遺主客一轍而皆曰我王師曰我救民者也嗚呼

西晉之亂始于武帝疎疑齊王攸而成于賈氏爲太子妃以啓八王之禍召五胡之亂然勸賈充納女太子及勸帝出攸者則皆荀勖首謀也亂晉之賊當以荀勖爲魁

衞瓘以太子昏愚嘗陽醉跪撫帝牀曰此座可惜後

帝悉召東宮官屬宴會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蹴踖衆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曰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後瓘卒以此死張泓所見可謂老奸東宮官屬當恐不逮官屬悉赴宴會而此論乃出自給使之人可知防察之術必有所不及

周也夫帝悉召官屬乃密令太子決疑事豈不謂智獨怪帝既慮倩代父子之間有何難處使召太子入宮面以疑事令決雖有賈氏險巧張泓老奸亦何所用舍易行之事不爲顧須設宴密封費幾許周折卒爲人欺何哉豈天意欲亂晉室耶人臣懷忠進說事干骨肉禁掖左右權臣大將者其君從與不從皆當重爲秘密勿露風指使人測言者爲誰致其下以忠謀殺身帝于瓘言秘而不宜矣然得太子答先以示瓘使使形跡昭然瓘大蹴踖自露破綻亦見瓘無器

量學識處二者皆足鑒戒此古人所以貴智深勇沉也

古今帝王享國最久者黃帝堯俱百年少昊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太戊七十五年帝嚳六十九年王不降武丁赧王遼聖宗俱五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漢武帝五十四年紂五十二年昭王厲王平王俱五十一年舜五十年顯王梁武帝　明神宗俱四十八年宣王四十六年敬王四十四年唐玄宗四十三年蜀漢後主宋仁宗俱四十一年宋理宗四十年三代

以上黃帝堯最久漢以下漢武最久自四十年以上者凡二十六君其爲賢聖之君者十人而寒浞之篡夏亦四十年噫此夫子所以不答而南宮适所以出也

漢武建年號紀元萬世不可易然在位五十四年而改元十一則非也吳孫皓晉惠帝皆在位十七年宋理宗在位四十年而改元者八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而改元九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肅宗在位三年而改元三皆改元之至多者唐武氏僭位

二十一年則改元十七矣本朝不再改元可爲後世
法英宗改元則又斷所當改者也
史稱張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
重數年之間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甚矣
史臣之昏謬也華附賊后后安得不敬重之滅倫絕
理大兵大獄朝宁之上無歲不有而尚曰朝野安靜
乎按華雖無奸貪之行然保戀祿位黨庇賊后裴頠
議欲廢賈氏華不從劉卞請輔太子以廢賈氏華又
不從至於矯殺汝南王亮華不能匡而更勸賈氏矯

殺楚王瑋一日殺二親王使賈氏益恣以啓無窮之
禍則謂華爲晉之賊臣可也且其答裴頠曰主上自
無廢立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倘上心不以爲然將若
之何且諸王方強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
無益社稷因謂頠及賈模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
言或見信宜數爲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
未至于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其答劉卞曰今
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
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

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華兩言皆正
大老成依傳理義最似可聽足以惑君子此有文學
有才望者之害甚於不學無術之小人華所以尤可
恨也然其言曰上心倘不以爲然彼殺亮與瑋果上
心乎曰以不孝示天下幽廢太后李餓死之此固孝
乎華可謂失其本心矣史臣之言毋亦重其文學與
好獎士類而爲之解耶噫甚矣

王浚入鄴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藏者斬于
是沈于易水者八千人明末左良玉在九江亦如是

按古今此等事最多令不嚴則無以止掠嚴則反速
其死奈何竊謂令行未掠之先上也既掠則宜下令
曰有挾藏婦女者三日之內許其送出登籍官爲遣
放過三日匿而搜獲者死

凡人於時變新聞有關利害者最不可自我先傳皆
有首倡亂之誅者人家事不祥者亦不可於人前爲
主人道述恐累其所欲諱而致恨且慢其人事有若

史載諸將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重募其弟商求
救太宰顒遣御史宣詔諭重降重不奉詔先是城中

不知長沙鶴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猶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曰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人于是城中知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騶人無心而傳命又以聞重之命皆一言輕脫所致君子深推末流不可不鑒也

晉懷帝永嘉四年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與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于是馮翊嚴嶷京兆侯脫各聚衆攻城鎮殺令長以應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夫流民易煽難安撫輯稍疏恐生亂其可迫逐之乎況中原單弱雍州民勇健善鬭何不擇地安措牧以保甲之法募之爲兵練之爲也使國家收數萬人之用而驅之以生大亂誤國不減至於此乎

石勒既擒苟晞王彌惡之以書賀勒曰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圖彌勸請彌宴而手斬

之大衆前幣重言甘彌位重言卑其謀皆爲敵人所覺可知事過情則疑易生余嘗謂避難逃死在尋常二字即此大事皆然矣然李淵盛推李密而密喜陸遜盛推關羽而羽恍則密與羽之爲淺人也特泰伯與呂部彌與勒皆本有嫌隙故過情之施覺察尤易淵遜之于密羽則無嫌者也遜羽敵國相持而羽信之不察其淺又甚於密矣

愍帝建興二年劉曜既拔馮翊寇上郡長安饑乏戶不滿百尚書右僕射麴允欲奉帝往就南陽王保太尉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于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採稆自存至四年冬曜逼長安執帝以去綝後賣國求官然其言在當時未可非也帝屢徵兵於保不應保豈忠義者得天子而逞志勢有必然八王已事可鑒也不往則禍且速然則如何語曰白刃當前不顧流矢事有宜爲先機之防者有當從其急者姑就保而觀變設策可也允忠臣此不斷之過也

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托劉少傅子羽子羽築室

居之舍旁教其子意（時年十四）與已子均不惟養之而務教之此托孤第一義也然劉少傳得朱文公爲托孤子亦幸矣築室居之舍旁尤善蓋居室相遠照應防閑有所不及善惡有所不知情誼有所不洽雖有心不能盡寄托之力予亦數爲亡友撫孤讀此不禁其愧且嘆也

漢宣帝舉吏民詔曰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首曰厥身修正以行誼爲先也曰通文學不學而繼文學不可少也曰明于先王之術文學不切世用不考古法泛覽博涉雜而無紀醜而不正雖博無益也又曰宜究其意先王之術有宜古而不宜今有事在此而意在彼者不究其意則膠柱鼓瑟泥而不通不至如蘇威之五教王安石之周禮不止只此十八字便已本末兼該偏弊悉補古人之言簡而理精如此昔人云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漢高帝賜太子勅曰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故學古者宜究其意爲第一義又曰追思昔所行多不是便將

古人言語一一反躬自省此又宣究其意之最善者如此方是第一等讀書人留侯曰沛公殆天授于此益信。

劉向曰民苦則不仁蘇軾曰士大夫宜力之暇亦欲取樂漢宣帝詔曰郡國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蓋佚樂者凡人之情也縱之則蕩絕之則槁皆不可久長之道故爲政者民間風俗非大害于義大傷于財亦姑從其所欲毋槩以禮法相繩令民亡所樂一語真所謂蕩佚簡易之政也

漢章帝地震詔云牟等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然則舉人貢士之名由來久矣又曰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引孔子告仲弓舉賢才問子游得人之語夫因災變而求賢士可謂知本矣。

方正學嚴陵圖詩曰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可倚世傳誦以爲知言此亦少年聰明語耳按先生此時方九歲也夫帝徵光不屈在建武五年而廢郭后在建武十七年相後蓋十二年矣且帝於后此時

未有纖芥于陵不卜筮安得豫以十二年後之事而薄帝於十二年之前耶光抱負道德此三公師傅論道之選也帝不待以伊尹傅說而顧除爲諫議大夫此光所以不爲不知已者屈與

谷永疏對忠懇側直使非倚附王氏一節其爲忠直名臣豈減劉向哉讀黑龍見對以爲同姓恐有邪謀此爲王氏施十層鐵步障罪爲可誅然如損內寵罷陵工宮室黜左道減賦休役礪精改過皆至言也成帝果能行之則王氏之禍亦難作矣晏子論田氏曰

唯禮可以已之孔子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皆不能行此陳氏所以終有齊也君子不以人廢言者於永亦云

劉向諫外家封事至言王氏與劉氏不並立又云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可謂痛切矣復云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遠外戚則爲失言蓋援近宗室理非不當獨不思身是宗室今方砭切外戚而卽爲宗室親信之地此嫌疑之所生媒孽之由來也且前言外戚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勿言稱彼獨不能反此言以攻我乎强幹維城之道必用宗姓但言之有次第有機會向之言亦捐驟徙日之見也

漢書地理志稱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而後世乃並言桓公姑姊妹不嫁桓公當不爲此禽獸行也吾甯徵信于班氏云

錢鏐有寵姬父犯法當死左右爲請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斬之是矣出其女尤妙蓋

一以自防一使其女得盡天親之義也傳曰繼不可過後世每以斂罔罪人婦女掖庭親近其亦未之思矣

梁鎭州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于九門唐李嗣昭邀擊盡殺之餘五人匿墻墟閒嗣昭環馬而射之鎭兵發矢中其腦嗣昭服中矢盡拔矢于腦以射之一發而殪嗣昭創流血不止是夕卒嗣昭名將其死雖後世猶惜之或謂嗣昭大將不當輕脫自射小卒或謂騁而驕故不愼微防小吾則以爲天道神明人不可

獨殺嗣昭盡殺糧卒僅餘五人而必欲遲其死恐是溫瑤殺掠無一隙不到處矣故殺九百九十五人無罪而殺五人之罪直傷天地之和犯鬼神之怒是以大將鷙小卒之手猶弋鳧雁可不戒哉

唐僖宗雖無大惡然嬉戲無度寵昵宦官殺戮諫臣專任田令孜致亂生民塗炭幾亡宗社使有行伊霍之事者誰曰不宜然朱玫擁立襄王熅乃受叛亂之討何也蓋玫非其人而辭又謬誤熅遣使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大軍變擾吾皇晏駕吾爲藩鎮所推

今已受冊夫僖宗儼在興元而僞稱晏駕是名不正而言不順自是亂賊曖昧之計也若使明目張膽暴僖宗昵宦官任田令孜傾危國家之罪而言藩鎮相推力辭不獲恐人心離散宗廟危亡故不得已徇衆受冊遙尊帝爲太上皇兼致求助之意則克用未必不服即不服亦豈得以凶逆相斥而唱諸鎮乎觀克用移檄鄰道有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語益可知矣

昭宗欲討李茂貞王行瑜宰相杜讓能力諫不從崔昭緯陰通讓能于二鎮二鎮以兵脅天子誅之昭宗爲斬西門君遂李周潼段詡遣使詔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罪而茂貞尚勒兵不解必殺讓能乃還吾謂讓能諫時不當徒以口語當具奏草使後日得以爲據而昭宗欲自讓能便可自爲引咎出讓能疏于禁中也或謂即有奏草能保二鎮不以爲上欲誅之而事後僞作乎曰二鎮于讓能非有他怨只以昭緯誣其主用兵議耳若初時具奏草則朝臣必有與知者二鎮耳目豈無他人且事真而有據自與僞者不同又曰茂貞脅天子以誅讓能惜李克用

君子不能用之于田令孜李懷光小人亦不能用之于盧杞此吾所以歎惜于唐忠武也

趙高以蒲爲脯左右有言蒲者高以其不附己皆殺之朱溫指柳木宜爲車轂游客數人有起應宜者溫以書生好順口玩人立命撲殺之蘇威不拜唐太宗太宗怒曰昔拜王世充今獨不拜朕遂斥還華祠忠兒赫連勃勃而拜勃勃怒曰汝不拜姚興今獨拜我是以非類遇我也遂殺之此真所謂禍來無方矣然人貴循道而行豈果能以鐵室避利鏃又豈有不材

之謂是以自免哉死生有命枉道而生孰若直道而
生亦道而死又況不勝于枉道而死也
石勒攻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
子營營亂離之世衣冠之士多依兵以自全主者須
撫綏護持令其得所以收天下之望爲他日治平之
用然雜置軍中齊容談議無濟軍事而適足以衰戰
鬭之氣且兵凶戰危脫有敗北此輩進不能戰退不
能走故必別爲一營居之勒此一事殊可法也
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

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
道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有哉是言也大士之有志
進應爲業皆不徒在臣坐講論之時君相之有志濟
世安民者不專在蒞朝執政之地雖憩息游宴閒談
偶語精神在此則必往往及之曾曰吾每宴見未嘗
聞經國遠猷此善於論政者也又曰唯說平生常事
可見人之言語取程於人不必講出不義而以曾泰
後之人亦能見及不必其賢者也嘗見朋友聚談終
日乃退或問其竟日何語則思之茫然不能舉一言
以對蓋只是說常事米鹽淩雜破甑敗釜無足紀錄
而已漢昭烈謂許汜曰卿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夫言
有可采尚不如行實何如未足取信况言尚不足采
乎人偶聚閒談亦當自省毋爲有識者旁觀而笑議
之也或謂司馬溫公責曾見君過不言於朝而言於
私爲不忠然乎曰非也曾所言觀其神明識量而
論之非如用人行政事有闕失可指陳以進諫者也
伯兄下忠肅論附識曰拔李文達云景帝不許羣臣
請上皇復位吾意當日羣臣于迎復于易儲于朝南

宮以義爭者十無一阿景帝旨者不啻十九然則不
利上皇復位者衆胡皆是矣漢大臣曰少帝若長吾
屬無噍類使當日無奪門之舉安知小人不謀外立
君以固寵罪而求利權者乎即社稷臣如忠肅當景
帝疾危亦未聞一語及南宮與同列密謀何哉此奪
門之衆未可盡非而文達之言夫可盡以爲然也大
約忠肅志立功名力安社稷此外非所措意如管仲
相桓公只在成一匡之功魏徵相太宗只在成貞觀
之治其家事皆若不與聞者嗚呼求之古大臣則有

删矣

彭躬菴復孔立做書附識云述古之今殊多偉論獨
其論甲申事謂太子遂南終不得爲靈武恐則以爲
非是當時大臣尚多君子縱不得如王導謝安李泌
李綱亦決不至如馬阮之奸邪將雖無人不得比李
郭韓岳然如黃得功輩可鼓而用高不至叛而左不
至亂新君設或不如晉元唐肅宋高亦決不至如宏
光之昏醉且　烈皇帝以死殉國薄海內外人心悲
憤愛戴福王之子決不如愛戴　烈皇之子故使南

渡事果雖天心未知何若實勝當時萬萬夫國之興
亡天也南渡之敗則亦人而已矣

評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云此書妙絕古今特
此言于神宗喜事之時固爲確論而止言兵不可用
則于本朝將弛之病爲以水濟水也明允好言兵事
子瞻痛言兵事固是仁廟神廟爲時不同然此書中
若將宋例偷安弛兵當爲振作在今日又不可好兵
立論則事理既乎而當日事尤爲刺骨矣

魏季子三家文集序

廬陵同學弟趙嶷撰

寧都三魏以文章著聲三十餘年曰善伯伯子曰冰
叔叔子曰和公季子三子于世局變更之會奉尊人
徵君先生命審所以出處者爲先人墳廬計伯子曰
責在長子當任出而叔子季子則堅於處栖栖皇皇
俱自行道以分馳言之文而行之遠遂有三魏之集
兄弟三人自幼至老如一日振家世之業享文章之

福海內美稱未易屈指也亾何禍移江國羣盗相煽
盤踞螺子之城蹂躪虎頭之壤究乎哉伯氏于鮮其
子世傑以孝殉叔季抱頭慟哭而不能成聲又四年
叔殞於儀真季乃慟哭失聲欲絕既而曰嗟乎伯氏
一子殉而有傳叔氏其可無傳遂嫁殉以節于是以
季之第三子世侃爲叔後季固有子世儆世儼也嶷
與善伯交淺冰叔交且云深兩人之文皆在未鋟板
之先善伯行章貢出示其稾匆匆未甚讀冰叔于南

昌出示其稾得揭其要者深讀之其後已未七月聊
冰叔于恭和蕭氏園館三魏集犁然梓成而後遍得
讀和公文時冰叔慟善伯尚未已也曰吾兄有用之
才固勝于文惜哉吾弟有用之文足稱其才乃能明
哲保身藏器待動禧不特讓小宋之鳳吾兄亦每讓
爲諸葛之龍嶷於和公謀面雖得於三十年之庚子
而夢魂未嘗少間於三十年後之庚午則今日會昌
相遇夫豈偶然哉重讀和公之文兼得其二子著述

亦駸駸梓成卷帙者合讀久之趙子曰此可稱魏季
子三家文集取而序之曰三魏明于三家矣例在兄
弟吾願擇父子兄弟可式者爲天下廣教則請以魏
季子爲式季子父子兄弟之文儼之翁山蘓氏倫而
未可盡倫則式未可當式也何也宋德隆盛蘓氏父
子兄弟皆得志于本朝作爲文章碑板史冊炤耀及
于遠裔今魏氏父子兄弟之文父既倡爲五柳先生
吾愛吾廬以示已志二子亦以父之示志者而志之

兄弟交勉同著代爲録是以知家人嚴君父母並舉
無以干祿學見督可免鄰㢊二仲室無萊婦之恨
此固非蘇氏父子兄弟易地皆然者而亦豈陶元亮
父子兄弟所得而合舉之耶且蘇氏之學以辯勝理
耳其爲玉可寶而瑕可互見明允六經中庸諸論多
乖義理子瞻假佛不獨辭害諸篇與吾儒背戾已也
其論武王大背于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順乎天而應
乎人之旨不合于伊川指爲小人皆其見地不明學

術之疏使然予由所著論孟解多穿鑿舛戾不可信
然則明允熟讀孟子不輒示軾轍者已且不能有得
而二子且反有失惟得其行文之氣若不可遏者耳
今魏氏主持儒教深明經學而後乃及於子史百家
其識力授受過蘇氏而其氣魄又安得不孟子而蘇
氏也哉故曰擬之蘇氏倫而未可盡倫則式未可當
式也季爲人負才性具膽畧叔子以其慷慨樂施得
金即散或以爲儒而俠者季笑而不荅元亮語予曰

嘗思四海皆見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
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此八州家風
豁畧大度豈現遜隗協可同日語乎嗚呼元亮不忘
則子之志亦已露矣然且以韓元長氾稚春爲父子
兄弟家法是何其終始善晦哉吾觀季子之家法如
是二子循循步履有矯舉天門八翼六合之姿斂而
待張凝益信徵君先生之卓見時不可爲辭辟不就
浸漬教澤于子若孫如此其盛季子承教爲魏氏父

子兄弟綢繆後勁即爲魏氏父子兄弟開先祭酒且
得二子遞相祖述位列大宗小宗可久而可大子是
廬陵趙于巍一名崇皞者持筆簡端敬爲大書特書
魏季子三家文集而排纘向來所得于魏氏之緒疏
而理之以質諸四海千秋

序

吾季子詩好漢魏文好周秦諸子及其成也詩類韓退之文則近柳子厚季於韓柳未嘗學之毋乃其天質有獨近耶曾止山過日集言當今布衣詩和公爲第一予亦謂其沈鬱之中發爲孤響矯矯騰騫極意琱琢而樸氣不漓比於退之未知孰勝子厚少好文選所爲山水記造語之奇多從漢賦出諸大篇即如封建論層瀾叠嶂峭曲衍邃亦山水諸記展拓而成

予嘗不欲季以柳州自畫然此亦極其所至云云耳子厚駁復讐議寄許京兆與退之論史官等作大爲難工然則季文不及柳州而十餘年牽於事無暇讀書作文過此以往則吾又不得而知也季詩文伯定者十一他友十二餘多予所校季少余五歲入小學時父母以爲遲鈍嘗命督課之故視予猶嚴師然少服輒與戲使爲官南面據上座身雜諸童奴爲輿皂夯立趨走跪拜而季或虐使諸僮辭色不中度輒從上座提其耳捽地下跪或與杖十數季伏首涕淚交兩頤終不敢出聲聞父母年十八九學漸成爲人乃沈毅剛苦勇於義槩雖水火白刃不易其一言蹇蹇諤諤惇親之前無所回其是非予乃釋向者束急之教而更以季爲畏友易堂諸子年長以倍其蚤譽於天下及季之始生者季特起與爲雁行交而足跡漸遍南北南北賢豪士皆相與締交惟恐後季性卞須張如鉤子人觸其須則怒發不可忍前年歸自華山

予夜與飲酒讀所爲西行詩百一十首引手捋其須曰猶記皂隸提耳而挟其股乎今遂能如是相與大笑爲樂予獨悲夫吾父母之不及見季之成也辛亥二月叔兄禧書於揚子舟中

南海西秦詩序

魏季子和公居翠微百丈之峰有兄弟友朋文章之樂恒鬱鬱不得志氣膏發無所舒則身之海南更渡買舟中海風大作迷失道同舟人憂恐涕泣和公則乘月觀海作渡海詩既至值兵變殺人狼藉禍洶洶且不測則閉戶更爲海南道中詩三十首歸言陳元孝北田諸子之賢至今未已也已更築吾廬雜植花竹果樹寒暑愛玩若終老是中者一日同予冠石郎廣論議則又之西秦從皖陸行經鳳滁道中州暑雨

日作赤身渡伊水幾漂溺自潼關入省丘邦士於華賊徙觀龍門砥柱激水殊未盡意直登華山一日上四十里窮其巔舞峰回路斷復徑相屬翁闇生趣叫嘆奇絕荊州彭荊山居華山絕險處和公手鐵索造焉爲設食勞苦深語竟日結知巳別去中州悅梁以道許宏羽李倉章遲軒公劉湖水漫不能待穎州僧舍友張調萬途遇定興鹿太常孫寄觀並騎交語道蘇門孫鍾元年八十六隱居授徒嘗千人及保定彭餓夫死贖臺事歡喜感激謨論道旁槖駝驢足組鏤驢驚逸碎首血出傷數處裂衣裳傷復行獨恨未及見當平二李生巳給乘訪李中悅病大作裁青俏多莽奇之李大生遠出客陳祺公所西行五閱月共得詩近體五言百首登華山及東歸雜詠若干首錢虞山嘗盛推徐霞客善遊徧五嶽窮歷幽險西蜀登峩眉絕回異域探崑崙河源著書盈抱嘗忌虞山難省漳浦黃先生於閩黃先生亦向予亟稱其人然竟死終不得草莽一二奇士徒周旋名公卿間何足道謝靈運躭癖奇勝每從數百人伐山開道然皆發憤所

爲使宋文帝肯柄用登之宰輔奇興頓盡而秦帝韓亡之詩可無復作种放爲母焚筆硯人東明峰轉徙窮僻母亡驟貴被隆遇晚更飾輿服家人斥田産手捆邵判視爲樵夫拜希夷庭下恃辱華山甚季子以一貧儒生恒畢僨游涉萬里蟬蛻死生視海嶽如產戶敝車羸馬笑哭賦詩有爲無爲樂天憂人交有之令復有一季子覽其詩以論世知其人堅栗浩蕩性則有然不可得而馴矣易堂友兄彭士望譔

同里後學謝庭綬若亭重刋

男階玉　階琛　階瑞
　　　　階珣　階珍　校字

道光二十五年孟春月重刋於珍溪之紱園書塾

魏季子文集總目

魏季子文集卷一目

雜言四言

魏季子文集卷之一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　兄禧冰叔訂

雜言四言古詩

衣巳敝

衣巳敝可廢寘衣敝當廢寘是我故時穠不忍輒相棄

衣巳敝不可穿莫言衣敝不可穿裁作背子可禦寒

衣巳綻不可理難與骨肉親猶當拭塵几

彭躬庵云用敝者極有深情爲衣者絕無奢氣　邱邦士云可廢而故不忍棄深長何極下二章反覆矣然惟以二章寘此下卽下二章皆無聊之極思也總就首章末二句意不盡耳

製新衣

製新衣故衣促猶幸作貧家新衣常在笥故衣常在肉

若新衣新衣且靡靡請君今故衣知汝零落時

不作富家衣寧作貧家裝布粟日所急不作錦與簧

負賤能相守富貴能相忘

彭躬庵云兩能字似于人無替警

叔兄冰叔云兩能字感慨特深

緘口詩 有序

予既效忠告于人中心藏之不可弭忘作緘口

詩

維天生民樹之綱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顧茲彝常
淪喪無已何以維之所謂君子

在昔嬴政秉厥扶蘇胡亥奠位海內蠢如方一二世
宗廟具虛其虛維何蔽厥賢愚古亦有人曷不鑒諸
生而斷毅男子之體是非邪直以斷以止今茲君子
之爲謀朝而出斯暮而人斯

長幼有序自古而然兄其嚴毅弟其恭謙式汝後之
人靡有尤愆

我之告汝亦日數矣子之踐履胡爲薄矣

豈其憎予抑又說只既曰從予則又輟只

宋公狄入如此人最是難救若是憎而不從猶有可名

昔人有言善善惡惡不用不去其殭實落嗚呼郭公
非面從之難行之爲艱

送胡心仲歸豫章是月初霽

我陟西嶺之子東歸東歸伊何尸饔之爲雪白在山
寒水在足重險不展懷矣幽獨重陰維何厥有陽明
天道在上下民之情拔劍飲酒激昂高歌可細可豪
可龍可蛇

送曾子下貢水詩 有序

乙酉歲林子确齋僑家寧都于是予既十有七
年矣而滅裂無人狀林子出肺肝悃愊款款翟
翟然欲灝漾我而引之爲友因私自念人生世
間直如風吹落花茵席溷廁惟其所著有人焉
拔我于汚泥之中而寘之茵席之上可不謂知

已乎方是時人之視我如蠅蚋蜉蝣累千百不
足數嗚呼禽獸無知往往感人恩殺身以行義
而我含齒負髮號稱爲人使不克自立負知己
恩顧反不出禽獸下耶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乙未初夏曾子將下貢
水之棹予適在嶽愛書此道行深知鄙妄不自
辟繁以詩曰

日日昭昭河水涇涅升彼大阜以北以南人則有心

彭躬庵曰序則一片真氣詩則千曲深情
宋公狄曰括小宛是弁諸什于二十字中深更深

徵更徵
苦更苦

祀樵樓辭代

維夕維晨四時以行日作夜息爲民之經提封在督
麗樵俴成金之華之衆聽是正久歲曰堙師虔筆與
榰披礲匠來役蒸蒸梁櫨既戒茲焉告升日不敢解
是斆是承茲台涖政夙夜階庭儼其在望敢忒民聽
肅將齋禨用獻忱誠維人是若黔首以寧

丘邦士曰何崔蔡諸人
彭躬庵曰漢人雅頌

爲蕭孟昉壽

我欲往西那國令其獻玉枝我欲往南荒摘如何之
實金刀剖之則飴七百年不汗三千年不折老聃偓
佺皆得之食此實者壽與天齊叔兄云倒提好吳明之鶯蜂
碧蜜合膏黍以粔籹雪以七尺之棗三尺之梨識者
曰微而微句而身可具斯前有西曹公之澤施
豐其本者茂其枝後有花萼之相輝沃其
實者其根滋仰聽俯視樂不可支樂則久而奚取神
仙引年之物爲

圃人

圃人種蔬富人飫餘富人衎衎圃人瞿瞿
吁嗟圃人圃日有道迺蒐瘠土迺誅蕃草手蘇糞壤
務使匀好種之遲遲生則不衎曰種于蚤淈爲場泥
日寒曰暑毋反天時曰維燥溼毋失土宜
蟲蟲烈日人則辟之猋猋風霾人則庇之維彼晨夜
則安憇之維此圃人則既異之森森寒本涉而濟之
井犍齋云抽說二句古澀錯落
圃人疲矣蔬庶茂矣圃修好矣圃人懷蔬不在手矣

羅人

離離異鳥羅人獲只涉谷凌川心力極只優優歲月
極愛翼只鳥去羅人貴者得只順羽帖翅羅人棘只
惓言傾之鳥不懌只
人亦有然我悟吾生天地不仁故使屏營鳥則有林
魚則有潭魚鳥忘機潭曲林深躬云末瀹故深

上灘謠

山石剡剡水深不惡水不深石不惡梢公啞啞支離
纜扯船上船下
風與水鬬下船在前上船在後水負于石石令水急

黃巢彈子黃巢已死

左洋洋右澎澎前立虎後立狼上麻羊下麻羊

水擠不去石樂水苦水樂船苦不聞水聲但聞人語

拽船上山石出水拖船下山人出鬼

魚梁橫橫突兀蝦精猫兒磨牙跳勢猙獰嚼蝦股美

蝦須莫敢當食蝦王（此俱灘石名）

小銀瓶大銀瓶盜跖心清有酒如澠

鸕鷀不啄魚鸕鷀不生子魚子不生鸕鷀不死

水爲箭石爲弓上灘多辛苦灘頭多大風將軍大旗

高按天馬船裝馬日十千（竊齋云讀至此則知前寫灘石之險皆爲憫民勞兩作也）

（彭躬菴云齒牙佶屈端緒紛雜有說出處不說出處可解處不可解處心目冥求無不入妙）

答別翰廣三

海水淩天子焉濟之觀海之身星辰下馳森落相遭

意適爲好南風北風吹一何蚤飄風相蕩値子南天

飛鳥分飛則于三年借棲以枝亦投之粒自顧凡鳥

延頸卻立貘臂作刀利以入鐵丈夫執之濯日浴月

桃花千樹石上爲春泉流歸山不知漁人是許斧子

[illegible]帚可食夜月荆屏於焉嘉客

吾廬行鏡銘

毋失本來面目持以行是亦足

題鮑子韶獨醉圖

濁醪濁醪逵人以逵豪士以豪汝何有酒而無徒吾

欲歡其酣備其糟則汝許之乎

爲丙子銘鏡

惡乎明不照其身汝常鬬夫鷙鬬汝乃使不昏

爲女兒銘鏡

汝但觀乎脂銅磨且碧光瞳瞳

詩嶺南何母

日則在東月則在西五嶺爲門海水爲池池躍幾魚

門關幾人七十一年知天地恩衛也而稷繹也而組

繡堂燭燙母曰非所母曰樂只汝簑汝笠有杵曰交

依階而立維衡與繹禮則友只禮則兄之母吾母只

衡曰于枯曰繹汝行（叔兄云二句不但章何之變換亦見家抗干長）遊必無

方毋心祓寧蒼梧玄圃繹曰行之爾池爾門（關鎖曰應無心）

有故衡曰祠之

友人小影

賢賢河鮪洋洋江流持竿獨坐短服魁頭空明不夜淡遠生秋侶者木石乘者盧舟志在魚乎繫何直鈎不五十稔不被羊裘淵若有思曠若無愁噫斯人也吾知之噫嘻爾惡得而知之

爲僧題小影

形是眞耶影是眞耶若言俱眞何如任家若俱不眞是画足蛇不妨俱眞不妨俱假坐石聽松如是瀟洒

觀音贊

觀慈善容而騎猛獸鸚鵡童子寶瓶楊柳物各神通諸刊生伏菩薩得道有是智福菩薩坐猊如坐蓮花功德且志豈以物菩空諸所有能有其有有則神通道妙在手何爲種種何爲法力道則有然偶示予跡學菩薩者毋學其形心通形化形亦從生

楊惟才小影

乎贊皇有言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我觀之予深衣絢履修髯魁頭淵然神喜喬松之下特立如此其與斯松柏爲正人也矣

題東方朔偷桃圖

噫嘻曼倩汝隱于金門而竊汝子桃乃爲齊東之所嘲狎劉徹之雄鷙玩公卿如見曹國其中有所不屑非深隱以爲高汝何乖髮髮之贊其貌朴古不類昔者之優佛亦理亦妄且伶且豪噫嘻是倩耶息機以嘲謔

葉徂徠小影

斯人也獨立而何所思戴氈被氈而裒博有儀裒武靈之服而佩刀垂紅日當霸而照汝頬顯吾不能測

其機噫果何人哉吾識其爲葉徂徠

六盞銘

古人有言儉德之共矧茲酒食而務苟豊天物狠藉盍惠困窮二盞用享四盞維隆請合詩易六盞折衷賓朋醻酢頻過數供我友君子敢告不恭、

題夏子騎牛圖

食牛而牛肥霸秦之百里奚夜見燭火甚多抑牛角而疾商歌手執何卷手豈其是漢書吾與汝薄四方以周游而特有懷乎白水之騎牛

魏季子文集卷二目

五言古

感所見二首　題李蔚文小影

山中秋思寄懷陰生寅賓

石礎看油菜花赴內弟謝芳草之約同盧生孝則內姪若孝兒世傚世儼兒子世侃長孫濟各賦詩時甲戌人日　賦別伊藥仙

陰琗素介張孺子來乞親壽言徒步數百里三日卽歸以詩贈之

魏季子文集卷之二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禧冰叔訂

五言古詩

偶然作

折臂而成醫乃知公叔賢于時獨躑躅 梁公狄云妙在不參着一語 落日立渠邊諜僮漸行潦輕流正涓涓浩有淸秋風吹我意嬋媛

邱邦士云古而深淡拙處見尤老自在了淺處見可謂高絕

其二

獨立發萬端南望何亭亭山鳥時來歸載飛還載鳴日暮倚秋風慷慨不能平天宇一寥闊萬里凌孤鷹

邱邦士云只山鳥秋風天宇孤鷹便已萬端矣如此淫鄉誰人能下

其三

山居面石壁日月去我早 公狄云早字痛絕 奄忽逝年華自顧何草草人生會有處鳥飛魚在沼如何俯仰間側側滿懷抱

彭躬菴云渾然十九首卻不倚爲人生活當審其所造何處

梁公狄云黍離黎霜者謇更萬千言不能盡正不必盡

其四

良友日離析懷來徒自知復有行旅客走食章水湄
慚我遠古人沈吟發內思隱隱見天末時有鴻鴈飛

其五

樹荻不樹葭好蜂而惡蠅我欲規小池栽芙不栽菱
聞有安晝草焚之蘐子情葵藿汝何知乃能向日傾

其六

轉陰衆類寂狙狖到我門園蔬力澆灌擾苗絕其根

秋風令人老天南正氤氳唐有孫供奉不敢憎王孫

彭躬庵云唐人偶然作多驕秀清發此獨出之以伉瑯壯渾盡掃田舍習氣立想不凡

棘亦有

棘亦有紅花其葉達洞房棘亦有游枝縱橫發青光
葉盛遮蘼蕪蘼蕪不得芳其枝日顛汙鉤刺與之長
上枝刕人面下枝傳人裳棘亦有成實不以塹項筐
亦有衆芳澤其如質不良我欲插其籬我欲披其英
我欲厲蕭斧使之不遠揚薅鉏及根株無用刺人腸

朝人 戊子作

朝人讀書堂百步登其室深泥陷屐齒一雨當十日
雨絕草木枯懸口何以食雲上不可行雲下不可居
山腰蔓荆棘非兒既非魚足音向空谷感感恒顧予

彭躬庵云憂苦危疑入面撲簇倡成婁響邱邦士云詩語殊似仙人留遺不令詮釋不入句格

卽事

北近有郊遊招予以饑饉薄言往從之循循過其牆
牆頭出桃李髻素開芬芳發意相與娛入門神徜徉
何人餘舊廬忽然成荒唐是士友蕭幽齋故宅

客詩

盼我一寸牋寫以兩韻詩耽其情意好不耽句字奇

其二

流水出我右荇帶牽我左何以使心長感子能怨我

值松草堂詩爲彭躬庵作

值松得值松所值惟孤松此松有何好未受秦王封
此松更何好方春不異冬叔兄云人但知冬不異春耳語大耐人思我聞
古人言松下草不豐我欲此松下綠草能蒙茸此松
又何好根穴蟄與蜂振翮長遠飛所觀亦已雄山幽
立茲木忽值冥相同

叔兄冰叔云人作此詩必摹陶公辭情以合題意如此失者爲平緩懦弱得者爲瀞婉幽閒耳此賦能傑然寫其意中事而辭旨含蓄處皆有骨氣稜稜逼人

水莊早起

雲旭映平林烟水流晨煕重露草未起沾我裳與衣天地一渾噩因知孩提時族祖石莊云奇確畢犢驅出阜濊濊行斜蹊農夫氣閒暇荷鉏過田畦見此誠心樂好情都已微

貽曾止山

庶物不萌茁安知天地春流水出桃花可以來漁人

蕙若隱幽谷芳香使之聞

二

明者見幾先闇者憑外歷美錦絅縕衣終不知其極至情流爲言可以開金石

三

擊缶非雅樂亦以見風類茹荼非美口亦以存苦味君子重絲麻知無棄菅蒯

讀宋未有黃孝節婦傳

我有邱氏甥嫁爲曾子妻三年失其雌十年必無違然悠襲白日胼手治生貲不知人世間已身乃爲堅胼胝宋君傳黃婦姱過之貞德性所植執禮一無尤夫死能立子割產祀先祠甥氏亦寡獨有姑失夫哀所逢泰不幸身外一無爲末俗輕禮義絕乃論財亦欲營尺寸黽勉須後時卓哉黃節孝宋君使聲施

梁公狄云此等詩好處不在一字一句當觀其真氣包裹處彭躬庵云何等異情何情異地參伍處如疏雲逗日言外動人

西門

曳屣出西門將以陟翠微亦有過行者吾友及吾師

逆我至流水水樹何參差涼風吹我衣白日發我思

又

勉步過僧院永然幽而靜雖以荒敗餘結搆亦簡勝進路植小株散步周其徑斯時亦忘言直與太古近

河干口號

凌晨出東門涼風吹我心登子欲去舟望子見前林

隨成

秋風徹夜號水頭呼促織時有山寺鐘迢遞到枕席鐘聲使人愁漫漫夜無極

二

布衣策劉毅萬金擲摴蒱斯亦非關鍵何以得事樞
浩浩不自脫萬古老庸愚騏驥豈服箱千里在斯須
方其伏阜櫪視息迴與殊

三

刲刺本俠士晟氣作燕賓當時羅將相誰能目視秦
丹姬許何如區區匕首動亦為憤已極力窮不知身
所以博浪子來尋舊時津惜哉銅柱誤後世隕其勲

四

自厲真恬淡不獨為詩人義之經世士以書傳布單
陳摶執忠節而以神仙聞可笑鑑湖叟耄年猶退身

五

凌晨起周庭夜深兀不寐茫洋今古中觸目成疑魄

六

華歆視鉏金乃復棄不屑謂其心曹茲管寧與之絕
取金亦何嫌求之反謬劣當其棄金時豈不快捲縮

七

詎知天地心巳為吐萌櫱

散髮立躑躅高歌屈與宋清辭悲以深能令風露動
汨羅水潔澌千秋如可共悲君抱奇思而為懷王用

八

靈均不可作猶聞汨羅水九辯何纍纍屈子今不死
人生無窮壓所伸在知巳辟如水激石不入自悍起
月明天漢高舉首徙徙倚

彭躬庵云得八方可存七作一首看乃妙

九

李勣畏族滅自立滅族人幹蠱之子孫乃寘獄火焚

聚塵世太惡一言陷汝君其忠歸敬業其禍報奸臣
可歎魏元忠為賊立功勲

彭躬庵云點睛判斷快絕古今韓魏公議撤簾日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公私禍福如是如是

十

苦節匈奴中有子名通國霍光央大計猶豫為顯戮
私貽一斛珠逡巡縻執白勅敵相孳牙鋒亦無惕息
入柔弗能摧直可曰剛德

梁公狄云此我輩學人小護也莫作論史詩看

十一

哭諸樊攻巢牛臣謀射旃曰是君也死強其少安焉

燕刊遺荆卿本非謀萬全當時果揕胸安知不抒燕

十二

朱溫容其兄林甫然其子衞鞅殘賊人苦言下一士

其下逮蔡京張嶨能不死嗚呼古奸人勝于今君子

十三

王鑑崔諡之諫聽死抗直可惜忠義必而供狗彘食

士若不得已寧可且緘默羞哉稱聖賢枉自竭爾力

進退失審量作忠勝作賊

別意

開歲甫二日解纜竟長行問我行淹速僑家雩陽城

日與故鄉違草本知春生故人如參商安得不忡怔

落日照河梁連枝好弟兄故人携我手言無千里程

輕舟蕩水面水流道必經日向江頭望㧞我故人情

清明感所見

峩峩城東門士女何紛紜雩陽自風俗上墓無舊新

新墓哭未已舊墓酒漿陳哭聲倏已盡酒漿安足論

又

陰翳不能出隱然起螺石予友謝曲齋葬處下有最清溪瀠

洄螺石側僑家三百里感昔絕羽翮宜枏不我憑意

中徒歷歷江干有枝路其上冬青植宛若舊山蹊行

之如可即

散步

花凱絲榕樹輪格蔭江滸我日來其下藹然見太古

野光鬬我顏清流涼肺腑差池燕子飛新楓林其左

歲時白襍軀人生且無苦

又

燕子來梁欐呢喃發好聲出門見駘蕩卉木相與榮

悶心任孤往信步無留行日日坐榕柯下臨江流清

佳景日夕來獨自非舊經抱拙鮮餘事得與山水并

晴鬬百鳴鳥念我羣友朋已欣故園懷銜泥何經營

移詩

一年覓樹秧七年枝反反春園何陰森樹秧猶在眼

二

坍蹄勁樨栽締子人所食請留食子核宿當園林役

欲碁

行路日將晡歸來聊偃息躑躅草間蟲鳴我牀前壁
熒熒欲一言空房生虛白還與心相期升升如絲繹

彭躬庵云 幽憂入細

又

春初家雩陽棲遲四晦朔不意遂歸來謂當殊憂樂
故樂未見招新憂已相錯遠者行未歸近者山之角
皎月殊雲端清輝滿城郭何以身所之到處成蕭索

清夜有序

清夜自訟也永懷不寐百感交馳若涉大川茫

無涯涘

浮鱗適江湖身辭世所知忽掛罾網末獨尾入洿池
豈量不砥俎而勤餌者施此身既有屬展轉敢自宜
人生大雜結溫飽及恩私事會相逼迫帖首耐汙泥

其二

東方日月明胡然忽西墮浮雲塞大空萬古昏不破
身世蕩無垠何籌福與禍春花灼爍燦秋菊澹相和
人事若舛乖警然起兀坐

其三

九京貌且阻思之徒涕零寸心縈百慮良朋何寘寘
草蟲呼不歇悽愴入神靈俯仰覷一身所遇何不平
方嘗莫慰藉乃聞落木聲

邱邦士云似阮公詠懷詩其言多深長克紆不用句字爲工

水莊月下

月明松樹稍魚躍清水濺天宇正寥廓徘徊舉首時
長林通夜色幽徑步生疑蟲聲各有會山氣靜無思
涼風肅肅來故人在天涯

送別林确齋挈家歸章水

空山啼謝豹綠草愁紛紜掩耳不能及我獨長先聞
我甫歸翠微曾子走素札札中有所言令我心切怛
人生知已恩天地與日月日月欲常 不許雲飄忽
夏雨發江波孤艇疾如駛寄語洴荇帶爲我暫遲滯
之子何所行挈家歸南湖湖上有風光山中有敝廬
老母懷舊疾吾子遊言歸相對無神情念此兩心摧
險阻生周道風波多變遷將子家室去思子復來言
我去君在山送我到山門上有悠悠雲下有滔滔津
天能竟夕雨之子行爽猶念子行路難愛子一日留

邱邦士云有創語有常語有含情語有關口語總
是至語此眞躬菴所謂有聲情者然并有文字也
宋公狄云但有眞精神紆
廻纏繞不知何字何爲工

松訟

秋風微漸歷亂柳日零星舉世無堅物尊之松栢名
蔦蘿修且縈引蔓與爲青無何忽黃落難與細草平

其二

黃落乃其常胡然相望責蔦蘿汝何姿而乃托松栢
相彼松栢貞爲汝久淵墨立表過所操繁言來充塞
衆人不知量愛之反成賊儻與檉柳俱未必滋紛繭

獨立

皓月穿山屋影鈌光有餘盈盈生遠寒山川淡以虛
中有百結心對之不能舒四顧但寂寥淸風吹我裾
東首望明月俯首覷微軀

彭躬庵云和公豪放每善幽憂
似不相類要想其發抒不得處

夜沈雨坐齋中憶林舟之歸在豫章湖上不能
已懷作此寄之

湖上忽有信走伻復僦船艤泊平西口歸思急于弦
我方値多艱百慮相憂煎孤燈坐沈雨摧雜不堪言

記汝初來時于今餘十年汝遂已長大居然就婚弁
汝翁如我兄事我汝最虔積歲結山棲連榮在一椽
于汝辭垌袷一意任天全往年于辟家牽我淚灑漣
溪魚娓娓行歸鳥羣呼喧秋水漾平湖氣象日萬千
知汝能有念令我意盤旋

又作二首寄示林舟之

蘭蕀會叢生禾稗亦同畝君子在和光所以貴其守
輕船下急浪千里一何有不問世間名在袪心所疚
山川日悠長夙夕念汝久何用慰茲懷嗛嗛聊苦口

爲善如耳鳴交友無携手

其二

豫章之東湖曾有蘇雲卿灌園織草履將尉空經營
出處非異世結志何堅貞管魏捐其節詭隨以藉聲
栖宜非易宅濡忍成附蠅懷抱不得展傷心漢李陵
況乃持雕蟲詡詡趨時榮鄙哉趙孟頫齷齪後世名

歸去

惆悵在一心相視不能知躑躅情無恃向人聊致辭
聽者亦爾爾其中有深思我行來東方寒蟲當戸嘶

強風吹面枯列星發幽輝獨坐四壁虛深燈耐狐疑
躬云名何氤氳結中懷持此何所之
彭躬菴云絕無指實刺促邊幅漢晉人時有此境

水莊春日時曾省之在贛州

桃李花正繁春光在陰雨念彼虔州人愁雲結羈旅
我病攖子懷重子離索苦寄我一幅牋殷勤爲我語
致書與親知爲我綢桑土憶我去年時正與死爲伍
君心勞夙夜湼湯滿肺腑今年遠作客淹忽春將去
以我能病身寂寂滋幽處爲子强自愛不忍重愁阻

邱邦士云重子離索苦念遠係我爲子强自愛以我慰遠極眞到極奇處乃極眞語也

送任道爰之豫章爲林子迎室

豫章千里水陸道七百幾任子跣足行皚皚冰雪裡
冰雪使天寒任子挺不萎我覩任子者歎息難自已
任子曰不然君言何彼彼丈夫結心膽意氣輕坐死
爰命苟擔行從容就道里任子從兄來積歲居子此
把鉏盡地力泥汗霑肌體暑雨寒風霜精心樂胼胝
嗚呼一何爲而皆爲林子林子何感人任子何卓爾
周旋二子閒觀之生忸怩

邱邦士云善叙事叙情不減史中班馬

感遇

種李莫種休種棗莫種皙亦有青莖葉好鳥來戢翼
休高方及肩皙苦枝多棘

其二

燈火光已微日月以不死棘氣保芳蘭蝍蛆攻毒指
遂見天地心生物有如此

送伯兄再之潮陽

往年夫潮陽父毋儼衣裳今年去潮陽哀痛迫衷
腸往年去潮陽嚴訓何煌煌嶺外多險阻慈毋淚在

眶今年去潮陽兄弟相徊徨吾兄抱眞性外通中有
常一身任煩勞二弟保其康衣食軫所念故爲事遠
行感我心百結泣下何浪浪陰雨沈天地道里悠且
長愛身惜舉動于此識不忘
彭躬菴云詩必求工便屬次義有不求工而無不工者但有肺腸更無文字斯其至矣

戊戌二月林确齋生日詩以贈之

叔子孝友道佼佼明閭里遂得兩君來躬菴與林子
發我醯雞覆驟然觀大海卓哉丙戌春林子立高圯

月光深欲寒山川淡如水林子曰勉之與汝爲朋友

邢士云麥景過仙絕不用筆墨描畫

短草廕幽篁日月照不在終焉辭

采桷自視已糠粃古亦知已恩不敢愛生死叢巉崒

冠右患難各轉徙諸子安勞苦粲然衣食紀春陽鼓

草木耗息神如此希樂擲百萬悵齊非重耳林十千

載心安飽有精理 高詩中乃有如此精論

而邢士云淡烟疏纂幽素交深無所不具用意標格俱高絕

時命

酉苑有佳禽羽毛亦光奇徘桐一遊子中心實好之

爲茲毛羽飾夙昔結恩私忽見鵝服羣斯禽與翱飛

增弋厥醜類巢以青松枝相彼無組靡然之而勿誡

弗克與樊籠放之天海涯

其二

倚去何所集古栢戒芳桐擇木誠不夙遊子夙怔忡

客曰汝何愚徒以自樊籠汝雖重糾結此心孰與同

其三

古人亦有言恩不甚輕絕胡乃寸中情斷之不能決

朝披枳棘枝蔚茸夕擘結蕙蘅纕必陳未嘗遺芳潔

此情終褫蘊寒謂不能說

其四

人生與時命辟如舟與車柔情播識田萬古滋迴籽

鵬之超躍之終焉扼卷舒行將棄膠葛山水長與娛

邢士云切至之詩不可以聲光色味求之○四詩無一字不堅到

梁公狄云如此詩只以時命寄與得風人敦厚之旨

秋懷叔兄在水莊

石上正春色桃李爭欲榮叔兄遠我去乃在溪之汀

手樹五十餘枝枝皆怒生淺池照清水柳黃楊縹青

獨坐心轉幽時有好鳥聲冒窅斜陽下輕風吹小庭

梁公狄云此眞三百篇人不知亦不能到○一片眞兄弟之神在此中

其二

我生爲體素兄弟爲我神日我勺庭時相見一晨昏

不識有至友知我最能眞稽古析疑義心曲靡不陳

吾有忘言處含意但欣欣大兄行遠客飛花滿柴門

杜戶對壯鬧心友烏足論 昔人呼南華經爲心友

梁公狄云二詩藹然而温淵然而深

彭躬庵云微處非眞心神悟弗悟

詩楊一水先生七十有一

先生七十一年已謝支儀我曹不能讀三年載陳詩
叔兄首示我祕悉一無欺禮日有軼事先生係累時
若雍開元日大難天飛來將卒百十騎拳手厄在嶺
破以忠義事先生心甘之根括盡藏去但使書釋道（叔兄云口語只是形容部像都爲後設伏線）擎弩上去路咆哮立狼豺直
欲生唆人對之磔毛髮先生絕心計財息驚鼠廝形
骸視如莖氣象生皇羲（此際着此等語奇甚以下正寫出寫得尤奇若以財息意言上作解便角）亦有呼聖人亦有相詆詆中有汪軍官反拜
稱義兒此君洵能豪衆騎齊頑戚（又予汪君明贊二句形容愈有精神）

先生當此日六十有四期（忽我入壽意又忽在妙）行年七十三
百發陟翠微校經挾日餘春花飛滿衣（伯兄云輕點入景有致有名文章不可無此閒處）在昔祝融虐經笥獨宛而若書足精理
兵火不能非轆世尊阿曲傳信成傳疑禮在通家子
拜揚不敢私乾以剛不息跪獻此一卮天地日月星
煌煌照微懿（叔兄云頌也規也祝也各有關係此等處但當以神遇之）
（叔兄亦叔云敘事忽入忽仕如馳驟之馬駐破驚鬪不可控勒不獨在古法之錯出也彭躬庵云奇事奇情奇理奇法忽傳忽贊忽記忽議作者成催觀者各得呆公孫云借一軼事寫此翁生平史遷列傳每有此法以史傳作詩詩變蠻生動大詩人等）

送別曾省之

午下翠微麓君從城中來君言有遠征十里到山齋
入門各神王飯糗無魚脘桃李照春山春鳥鳴喈喈
君指旁敝廬安得居爲儕（伯兄云是相知之情亦是勞人之情）環屋今
青蔥昔我親移栽淙淙獨行路羽翼不能偕倚樹見
城郭離憂滿中懷

雨止將過水莊樸具畢又雨寫意報征兄

句庭圍桂牙辛夷葉毿毿荷茄出水初欄杆生深碧
衆枝密如屋新竹發佳色還山旬有餘淫雨五十日

忽晴復作雨收穫甫能畢伯兄傳義死軒輊有識力
兩書相反覆其二尤標特相與講論時思兒正欲極
不必誣君子躋頑詘忠直辟如樹童梁嘉穀豈石瘠
（彭躬庵云靈秀朴老只如作家信）

戊戌十一月廿一日紀夢

如有高人宅（吳嵩三云不知其所從來）在乎石泉尾予欲往尋之
偕行期彭子于是雨初過厭浥路泥水謖然見若人
高立向南畝魁頭搦布衫顧盼出神采忽聞客來前
自言失瞻睞指予兩俗人反步歸門裏相視驚踟躕

從之不能已草屋自潔敞右坐拳膝趾傲岸一不屑
咄咄時隱几作樹交青陰鳥聲蕭人耳子遂立向前
先生得無鄙丈夫貴相遇慷慨見心理所抱經營心
而乃迂若是汪字妙起立把我袖精神各竦峙日子慎
無歸相為五載語昔汝先子來交亦難厭始從子出
曲巷正值邱邦士兄弟白衣冠諸子遠施禮子附耳
君人此人取吾姊朴素發奇文胸中有瓌偉相與過
層林竟至一村里廣堂靜四壁邱子先已在門外聲
錯然朝光生步履二昆林确齋進門及曾李此我長

友朋一一道名氏抗談古今人雄深無忌諱煮茗飣
山果鐙燭照庭戶朗朗向諸公笑道初來事倜儻恣
所樂懷抱如觀海稚子呼我醒日高幾丈幾
彭躬庵云離奇瑰蕩如漆園翁太史公合坐各穿勝摩光怪炫燭

送任道爰同兒子幼剛歸九江

獨立望羣巒山木寒葱青冉冉二任來辟我故鄉行
季任來十年小任五紀星雖日先人墊安得不遠征
霜風被我面分張搖我情
道爰義多智不與激浮沈我時對幼剛使我失機心
幼剛鎮亦樸慧中無不任落落執杯酒惆悵古今
界光雨欲出此夜如江潭猗與爾二子日日有彭林
梁公狄云忽接入彭林是史遷傳法
林了乙未夏將家歸豫章戢黷取子婦忽然來我堂
于是苦病起不寢兒女非買船破風浪欲以死友朋
彭君晚得子出診情旁皇不後故友期慨然行遠方
求心卓何厚聞者但酈王我知東岩士出處豈尋常
林确齋云點染描畫掩映結構直似韓公送人雜序

李咸齋五十有一

翠微西登岡遂對三巘峰最上李子廬開門向天東
李子日出入冠履中從容君抱純粹貧厥子見英風
堅木思利器冽冽新淬鋒俾如天有春又必有秋冬
魏子彭云二何通首得力四時氣已備運行何有窮看君向百歲
如彼晬時童

于侯中披曾周士札子數過作詩貽之

生死張元伯陳思黃雀行激昂千載下厚意留肺腸
惜我在樑季子言有慨慷茲道良不易中夜起彷徨

二

予何衣食兄經年加飛鳥安燀霜雪寒蓬廬覰局道
緯約春園花秋月明清沼嗟汝艮坐臥顧之心草草

三

史書作耳目夢學爲聾瞽成敗能幾何高覰獨在予
論世得夥頤是用見賢齊所以君子心增益在師古

四

人行無作業罷十古所鑑陶公真高譽乃能勤東菑
豪言乞漂母畢世得謝儀何如劉文叔鉅細兩不遺

五

秋蘭發深山黃華粲青青朔風鼓霜雪孤梅方自榮
錯節出利器閉凍作堅凝乃知嚴苦候于物大有情

六

汝兄爲我言四十未生子鍾愛在予身相期不敢死
人生貝有心念之惟自祇語汝歲能病歎息增累欲

七

我愛虞仲翔骨體不肯媚疎節好忤時南方自放棄
況復未能然徒爾矜慷忮予亦愧彌人諒哉九折臂

[illegible]輸斛粟旌端金[illegible]之亦有施茶亭子歲賦

[illegible]自起
領領負擔子值令猛虎酷頂汗接踵流呼吸不得續
使我坐其旁惻然生齊肅叔兄云五字奇語真語至語感此山僻
民殷勤念煩族雖渴不恣飲酌取亦量腹

修官路

傳聞下公令正當六月天農夫呼其曹各就大道邊
荷鋤觸零露日暮無餘閒婦子走相餽新穫委于田
亦有鮮兄弟爨炊曾未然疲病事程作更乃索餐錢
路寬須七尺毋使草石連若或礙五百當非笞箠鞭

土頑力易乏得蔭不息肩我時在行路宛膈如火煎
爲說汝勞苦答云禮則然

梁公狄云得古風刺之遺起結尤妙
諸子世傑云詩言自不米禮則然矣出于鼻尖
之曰此丁驅迫失業之時答云禮則
然出自勞民引分苦作倍是傷心

別新城涂宜振下南康訪宋未有遂遊廬山歸

遂邦寄

天寒水生骨遷路過君庭買舸東南下時作匡廬行
匡廬在夢想更有三四僧一僧心高妙煮水話寒燈
曾同土云五字忠出高僧復歸宋子宅補題又一章法信宿相與評宋君

高節十對之慨平生厥友查吳夏持義皆錚錚聳世
流飈飈筆能真好名極下氣極目空詰抗談及淙子挺身契
忠貞不愛千金資學宮獨經營我時拜白鹿松竹鳴
荒亭崎嶇上汧水悵望黎陽城极兄云四語妙有神會最高之調

平西道上

上路跳山鬼人家勢迫迮下路闖兵來繈負躋荒澤
風雨若無時老稚走昏黑長官尚撫循蘇章耀都國
犯之若有罪猛虎而傅翼官兵志剽民繫掠恣所獲
成我行路難彭中叔云成我二字總攬歸題章法妙甚巳哭不得食秀嶺

十餘里盤轉絕人跡山形若禿鶖流潦鳴巘亥天僻
日闇怪其氣生盜賊方嘯集一村執戈當夜直言有
行寇至近在此肘腋夜半呼我起披露事行役

干將篇寄賦蕺無黍

方立冶金爐造化大鴻工鼓此陰陽炭鑄此萬物銅
鑄者爲灰燼精者接鴻蒙欲彼山川華取我日月光
晝夜立孤火塊然逼侘侗鍊成雌雄劍下水屠蛟龍
肉試斷虎豹入則藏九中惟汝至神物人力使爲雄
爪髮自可剪裸裎亡形容諒哉栒方儒難與論始終

梁公狄云精實理奇須此人以稱之○末路爲人偏闢李興爲小儒下針砭學問人不可不知

奉壽伯兄四十初度

走兌當長夏江上橫行稱爲我謂弁予須之三雨后
石上多好陰迤邐來客集于時庭既張東方正日出
二弟升堂上兒子階前立吾兄意悠然頎盼生光澤
懸知能不老八十加四十牲醴奉先人拜獻起怵惕
長兄爲嚴師二弟資訓迪上承先人風敬作子孫式
天心厭有常永言保懿德

過曲江

讀公咸遇詩百偏不知足俯視陳子昂直可地下宿

箴論走阪允爽如初出浴雄才結至思慨然見瞻矚
僴脩及安史東西紛裂幅我遇艱于公潮洄望公屋
流水滿春江蘿舟古岸曲

南越送別董無休還會稽

天本起秋風巧到海之陲駕言辭故山姻素日已非
依倚生涯卜野鴉向人啼閉戶空愁絕忽然董子來
我本木強人一不逢時宜至友爲我身寒山生春燠
時或斫地歌時或坐賦詩譏笑忽傷心相向涕漣洏

賜哉有糾繆筮識如父師違此居荒僻恃君析我疑
放綁淘宿返客予心以悲東淛多志士葉落不因時
耘芔草知枯春陽萃知肥買船欵君門來歲以爲期

仲冬八日閩雷同余生生張崑承曾止山葉鍾

慶服雨字

落宿遠行遊感慨起軒翥長陰晝似夜四壁走狐鼠
側聞當雷鳴電如火烈舉旱至農工畢乃復作春雨
大變果足畏吾宗甘險阻

偶集余生生寓同張崑承曾止山趙偕翰葉鍾

慶其服酒字

共集余子寓瓶分黃白酒斟酌隨所好雄談雜豎撋
漸次來紛紜正變互相取我坐頻看杯最恨無牟九
時作次公狂亦復忙手門雜歌聲斷續鶻突起長吼
曾子禹步趨登降生培塿環抱穩至地襟裾可箕帚
衆技畢相呈徐勇揮拳肘葉子走伏匿誤傷股上柳
趙子泥足歸浴斛中垂首張子留共宿一燈寒夜久
中間道余子感我缺撫手

紀士屯輝義死詩

衆討成誣詈人恥作天子戮戮王慶宇（王封爲黑志宇伯）
當千里冠騎如雲屯刀戟照流水聲到無堅城崩前
殘拜猶努力學虎張肉啖魂爲使（叔見名言）云君獨與天
爭鬱鬱崎士壘攻搏旬歲餘況久竭儲偫秉心堅益
剛自知當傾圯室中火既延尊卑各就禮同室十八
人誰肯恤其死白骨不留世莫能愛遺體（名言）我來南
越遊布衣一寒士竊負彊強筆書之待良史

將別陳元孝既作詩不能自已又賦時季春四
日

春色不華石祁寒不渺金丈夫相爲死在此一寸心
見君夢寐好胡使憂難任暮春迫豔花片片隨江潭
曜日亦知晏陰晴自知陰晏各代續華髮遂來侵
我井有黃鳥何以集君林

將之海南過東莞留別曾止山

客久當言歸我乃行役始同我將何行瓊海三千里
千里路非遙但隔海中水下有魚龍屋上有獨遊子

其二

本去當先別風雨下前除離非朝共夕猶望見手書

春芳逕處生勞我舟與車暢歲予歸來君必非由居

其三

我行負汎海漸見天無色君居又莫春猶是亞囊客
歎君寂寞懷翻似行者得我欲仰問天俯見芳草陌
艱虞井謄予爲君豐六翮

曉發陽春道上諗伯兄叔兄

露月色在晩萬物靜欲振僕夫爰告行天地生渾蒙
鷄輪鳴幽轎五內恣翻頓矻矻髀肉勞似乎策駑鈍
吾兄山之阿掩關夜未盡寤寐念予情但覓廣州信

到粵不觀海昔已抱茲恨遂爾就艱難結伴敢次進
風俗日以殊行者齎楔刃書生弱無武干櫓惟定分
嗟予遭從否何由知疾疢雖曰事從天豈敢弗敬慎
[illegible]月南風清十月北風峻欲于明三日歸船乃風順
無爲思遠人海水難遡試

海南道中

陸路單輪車來船來繫子縱使寄巨舟所得一掌耳
跼蹐乃自安貧賤行如此

二

朝逕估客行暮望茅簷宿敗席恣蟣蝨蚊蚋果其腹
一晴塵集須一雨泥滅足

三

行足與石逆坐股與輪鬬日氣裂我項疵若沾湯潑
嗟汝將車人吾顏輒已瘦

四

日出黑雲陁占爲速有雨昨雨傷我足黑雲更如許
足傷努力行不行當誰語

五

山頭見遺官深壁征事誤男兒無家時一宿必丹艭
至今風雨中榛莽荒草路

六

八錢遲遲難崎嶇到渝水水蛭逐人行石路如錯齒
幸有主人賢一見貧行李

七

古來寨口樹千里此別友早知離心難不如歸南畝
一語再丁寧一步三回首

八

初雨隔層柯得爆亦在後中原始戰爭治平先爾遘
惟此牛角中天地氣不汪

九

前行僅罔兩我身亦蚍蜉久怪來歸遲安知復長路
側聞歎息聲空山鳥啼處

十

借得他人僮常在車左右下山持車輪上山引車首
村醪解汝劬愛汝斷狂酒

十一

東望雲不同蘢蘢渾白氣指以問車子言大海近是
但隔此一山天地共無際

十二

羣婦黑如鬼刈飯依林草三里五里有敗錢可得飽
閉目恣吞之車人競言好

十三

下監十餘里沙浮不任腳赤腳踏白沙趾距入炮烙
痛潰何足云但無風雨作

十四

眼中見海樓望見放鷄山人言海南路與我似相關
今及明年春揚舟從此還

十五

昔見電白人謂來自鬼國今至電白城大海直東北
愛此荒陋區偏多山川色

十六

昔聞義犬死主人重惆悵此犬有何義縞素成風尚
搭之號真令費想像

十七

童兒昔昔夢晝夜得其半我作意中想氣槩駿汗漫
山雨倏忽來停車下隴畔

十八

結結橫棘刺用以作籬牆西濮之酷吏才足任邊防
可惜香露花當路供折傷

十九

甘旋齋云出沒虎忽可玩

面丹藏起行間日及梅朵富麗甲下粤舟車湊若輻
笑子一開身亦與此微逐

十

跳足踏初潮潮來岸漸波趁人循海側泥中拾奇蠃
高帥指謂予船當上此坡

二十一

舟子獲四鱟雙負口在腹隻者能役人其尾亦致毒
夜聞張公魚聲大如吹竹

二十二

四面過吳川茳芋居水中亦為商賈地閩人以資雄
燈火多夜光炊烟多晝陰

二十三

水是鹹鹵水茶是龍眼花過此出大海舍船復儀車
兩語各不識笑覩返其家

二十四

雷州昔富庶城外萬家烟今我驅車來白草接青天
荒地數百里斗米卅二錢

二十五

同因守禦故將卒咸所迫均之居一城為仁或為賊
哀哉忠誠府使我有生色

二十六

嘖薺群賊路十人十刀鈹幸而善奔北振古無宰時
兵者是凶器斬艾未必非

二十七

英利四十里夾巷垂蘿薜赫赫日方中高茅露猶滴
吞汝黎人功荊棘與有力躬云大眼孔大胸次

二十八

折得香露花又見馬纓丹久雨色不變白晝香未闌
持此忽太息誰將貽故山

二十九

陳陳徐聞縣虎多于人跡紫泥黏似漿幾雨深數尺
可憐此土膏荒棄為不食

三十

人言真絕域今遂到海安昔我同舟人渡海從此還
一為千日息何曾有艱難

彭躬庵云季子生平好奇非觀海不能發舒其胸中之氣三十首中水虛舟車人民城郭花木蟲魚風俗物色成敗枯榮甘苦夷險雄奇細碎陰晴寒暑靡不畢載令讀者如身置其地目擊其情相與驚喜歎息沈發何礙人生集中何可少如許文字

送別賴子蒞之袁州

瓶水凍知寒葉木落知秋出門具物情不在大小遊
之子篤渭陽餞言適袁州袁州衣帶水灘石戒行舟
我自海南歸經年坐窮陬愁如鷹在絛側目視旄頭
兄友先後行不暇作離憂山閣靜如水歌聲出林邱
愛子發軔始願子無淹留

贈任道爰三十

我之三十年未能遠足跡子之三十年屐已徧南北
三十有一年同予下彭澤三十有二年嶺海偕行役

三十有三年予獨居水國今我三十四爲予來冠石
予猶荷鉏人我猶坐談客梁公狄云讀之面熱石光曉日寒風
葉鳴策策環廬竹色青斗室削奇翼如我還四年八
表在頃刻

白水途中

言水如其雨言雪知其風予手滿瘡瘍予足破籠束
春陰如潑墨拏牙行溪中嶺上野桃花其色不敢紅
飛鳥戢其巢輿僕怨相從北風爭雨纖撐拒如捉龍
瘍潰血我臂白雪鋪我胸我木薄祜人事必困迺通

但令行無負即此未爲窮

再到嶺南詩

已誓辭嶺南今復從人役六月買舟行七月到水驛
幡帷入官衙甫坐未煖席胥吏雙垂手捧卷與帳積
華堂正葱蘢叔兄云位置妙騎從紛辟易梁棟錦綺張室中
輝煌色瑚鏤施下陳潤軒耀丹碧予以奉上官下民
望恩澤擊鼓何闐闐臺阜分兩翼巨鎳響郎當析楊
梟接跡徒杖爲麟鸞十宗九大辟日日報瘐死身死
藏不貲生者追索完便可施殺磔小者十數輩大者

數十百目光慘慘然又傳飛憲檄日汝事從容而止
科盜賊參僚方逦宴位置妙一日四五食繁聲催心耳
新奏迂琴瑟姱女聲玉觴俳優雜進劇脫帽與容與
縱橫隨酒力乃驅鳩鵠民任意爲敲謫呵謂此奸徒
敢不承叛逆賊叛均殊死胡爲苦煎迫彼尚有妻子
尚有姻與戚律例有明條是當合併籍城中四犴狴
男女囚充塞中有輕繫人單抽輕繫作結不獨詩法之高用意最刻如用內之
吏呻搶閻服傍掠呼號聞能及餘半三載閉幽黑其過从已賂屢請不
蒙釋嗟汝下愚民汝慎無悽惻茲獨死一身妻孥可

清白

叔兄冰叔云格力高老○寫出傷心之痛不必叫號哭泣而哀已極

彭躬庵云春陵行誦之慘怛此殆千百遇之歷臨酷烈不如無生更將繁華歡笑反襯襯出萬事灰復心膽崩墮

留別北田諸子

黑月懸于天白日潛于地當其哉生明山河不敢閉

已別既苦戚我居非天關未別亦苦歡中有不解顏

欲取鄧林樹烹此洪水波朱纓繫天吳佐君金叵羅

花生在樹枝結子入人腹花實不知腸種莫種雖竹

我若抱火中暗者嘗見我所以善用暗其明如觀火

張也興邦殷斯言極要妙至于王貢名啞啞蚯蚓竅

杯水不盈池一滴亦增海精衛不已空夸父飲者在

明月照我頭君子居我心儀粟入我胃飛鳥歸我林

出言驚衆人不如爲韓啞不遇九方歎不如爲駑馬

宿藏山草堂留別程周量

欽兄卒微岭十年不出戶窮谷知君名久欲托情素

昔爲遊嶺南君向京華去山河氣感通茲焉適相遇

但存握手歡不歎相知暮

一爲天上雲一爲澤中泥雲端高隔絕有時入山谿

我形雜槁木春知花葉滋海水發我胸哲人勞我思

所以浮瓊島必謁先賢祠

三拜邱文莊四拜海忠介我本草野人不知官爵大

懷其意氣深三至情不懈古人于朋友須若衣與帶

使我起徬徨中夜不能寐

結束向長路宛轉坐君堂君堂貯明月白壁流素光

覩茲愛良晤月移夜未央我欲續此夜令如西極長

彭躬庵云全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意昔韓蘇上當奎書處自高據要是有意作異此詩正自寫

其本色耳沖容岸朴所以爲妙

黃巢磯

昔巢敗兵處也

黃巢毒天下萬里無人烟以此蝕唐祚五季相因緣

過汝敗兵處嘗汝亦汝憐猛獸結山穴百蟲受命焉

汝一徒手人號召若湧川巍巍九州資所至無完堅

是爲作亂人其才本于天儻得用之宜豈不成豪賢

哀彼乘時子力弱如蟲蠕投以問逝水我論亦徒然

彈子磯

相傳黃巢射彈中此其跡尚存因以名磯夫巢
之彈烏敵以名磯哉
叔孫名僑如春秋志彫門皆困克敵故而以命其人
巢敢讐其主狗彘羞與倫如彼秦謬醜子孫避其親
親者尚相避山川豈不仁彈巢天所喜殺巢衆所欣
前有黃巢磯亦以敗巢聞
彭中叔云此首須合前黃巢磯讀之意旨所存始見其妙○山水董狐

進峽

深雲閉峽門牽舟破雲隙東水歸安流劃天光偏側

散石各爲壑聚風一有力兩立同我友雲烟轉朐朧
衣溼不知寒左顧恐右失側身聳幽怪微細目所索
綴苔沿異形黃草點蒼石當中飛來寺丹樓鎖天極
梁武曠爲政而有浮屠僻志意發妖祥土木生羽翼
終于臺城圍官苦徒自食
叔兄冰叔云覩諸謝遊山老杜夔州諸作瘦兼其勝
彭躬庵云是峽中山水詩一字他移不得有此確切無此幽異有此幽異無此深濶

出峽

風勞響春雷人聲亂鏖敵水聲沓瀾洶知爲出峽石
石齒來齧船篙迸婦子力世傑云五字鍊入多許遥窺牽攬人
倒身復曲脊作勢使聳峰欲南還却北風催骨髓寒
我尚安枕席乃聘昨宿處相距不咫尺

經英德山水

如讀諸謝詩若披石門記結撰造靈奇聳落非一氣
浮烟托顏色晴雲相過麗睇石發心歎俯水吸清洌
錯攏費斧斯苦魚堪目計起仰忽獨犖秀先矯一髻
陰壁藤鳥窺裝鋒草根細升檜延眺入村烟吹迆邐
疊山隱叢樹卑竹鋪江涘怡我當湖洄風拒船不駛

梁公狄云與進峽詩幽險靈異別開一境界

止酒詩爲梁鷦史氏作有序

古英雄志士鬱鬱不得志率自放于酒俯仰天
地今古橫來無所發之悲已鷦史氏抱貞疾嘗
師曰酒足爲厲孫子伯方言之痛言徹憂怵
然則亟廢塞兌作五噫之戲以引年學神仙乎
鷦史弗許然則鷦史其不可死矣鷦史不死酒
烏可已惟不可已是以可止作止酒詩
予生不能飲心常飲百斗陶公眞性情一身爲酒有

觀其飲酒意乃克賦止酒傷史邁世姿托身千古後
激抗無時無因之倒尊自罇彼晉酒徒惛惛事濡首
誰知飲者情聊一取五柳我夜立星漢豁然東望久
民物似秋冬羽翼生兩腋莫肯作病夫淹此歲月否
癸我輯巾刀碎君几上生

山中早起 同友人坐上限韻

天都雞旣鳴扶桑日未照渾敦見古初策杖領微妙
山曉谷不瞑初日升其翟雲霞先映發林木猶空窈
露靜草方垂瀾虛鳥同噪冷風徐徐來吹我何窈窕

春江曲

春風花樹開春江草色齊遊人愛春水撥棹亂鳧鷖
遊人見春樂客子見春悲

夾馬營

荒荒小市墟寥寥廢神寺瑟瑟白楊風蕭條宋祖地
彭躬庵云起四句大有興酣莫只作照景看是維丁亥年生當濁亂世四
代與庸保周獨賢五季太祖膺顧命奸普誤其事陳
橋不獲已迫及取神器異哉太后言吾兒有大志劉
裕弑神主萬世爲篡暨胡爲忠厚君與亡一相似劉齡
丁亥生虎市卽位國號宋以丙子亡趙太祖亦丁亥生於申卽位國號宋以丙子失江南至于亡

梁烈婦述

明之南邱令姓梁名以樟厥有張夫人身與城存亡
承平三百載士不習戎兵邊徼昕小醜中原無卧梁叔兄云起得有力備入神公奠史筆也孰料天心白日起欃槍其時
逆賊勢霰天飛蝗蝗鼓聲動地來聞者但沸羨妙論強
者擁兵顧弱者背淪喪官將兼女婦有如奔影磨妙論
將撫中招撫守令工迎降令曰此吾家誓以報我皇
大人日佩刀曾則士云以下公與夫人諸綜敘情事如列繪晳衣起低昂賊

衆百萬來攻城非一方臨機隨拒塞晝夜偕同兄兄於
仲木名以楫悉力料戰守事夫人指居樓我尸此乎藏乃命僕偶
材積薪環其旁慎勿遲我死公罰而啓門叔兄云格法妙刎
以爲節賞夫人傾奩裝何以市牛酒大人割首[illegible]乃
得命死士縋城下女牆鉤賊曳賊板賊被殺傷五
日攻益急蟻傅不可當人馬蹀渠走天日黯無光力
戰力不支公仆被三創夫人得聞之若我自衣裳驅
膝妾登樓縈繯于樓梁乃命速舉火僕泣火不揚大
人厲聲叱主命汝豈忘其時火四發烈焰貫穹蒼自

霆劈之下飛鳥爲之翔殺氣爲之摧草木爲之萎從死卅餘人至今骨不僵瘞攷未三月乃搨此朝殃商邱感節烈相與立祠堂春秋祀不絕民性何其艮此着此五字開語非有本令有方量不敢下筆爲兀傳者誹有客維南昌王于一作魏生依作遮感節念士瘞五字尤大此是烈婦傳者眼冇心不同處今之商邱地即古之睢陽

林茂之云生氣淋漓體要嚴傍是張中丞傳書後妙手

贈涂宜振

巳亥到新城得交涂季子庚癸重來遊不過六日稱

正晝登天峰烟雨留蕭寺雖慕涂君賢踈跡困貧士心愛王仲回交友重如此辛春于兄友與君爲兄弟比之易堂人示君好文字于性本愚懿不復晚世事立身苟齪齪名士直奴視交友貴得真餘者爲蝶蟻辟如搏飛埃儀俛安足恃今春值君來不上正桃李花月作主賓冰雪見朋友時宜振在翠微屢值冰雪愛君謝營爲無懷葛天氏乃恂向者情兄友先之矣君行崇四德定交自此始

喜雨

秋雨連三日秋陰巳旬五我蔬亦既長我樹亦巳溽我泉流涓涓秋花開可數人情故喜晴秋雨好如許

謝翁中庵七十又一

我于十年前壽君詩一首時當六十一五十如木有上數先生年我尊同丁酉雖忝作王郎寄敢稱阿舅浪遊忽十載今復逢君壽赭顏白雪髯春目明花柳貌恭心益閒風采竟如舊自此四作詩我亦七十九

山中寄懷劉長馨

秋陰極天涯京華在何處不見所思人但見雲中樹

樹色連靑山堂下生秋蘭山深人不見香自到人間人間重離別誰復愛秋月秋月似君心照我如冰雪冰雪此山中倚檻接秋空君自坐春華我自坐秋風風吹鴻雁初前日見君書若問山中人新白數莖須

吳汞季同其子正名往南昌奉母骨歸葬感而賦此

雞日起夜中章江驚日出北風吹舊魂廿年只含猝不得爲忠臣妻子全陷沒體肉供人糧堂房成衢術延陵有獨子母子此時卒今來奉遺骸南歸妥幽室

披榛既無事潰血亦不必父子儼相從越此江流疾
我秋到白門登城望白日蘆荻鳴秋江有如萬馬突
可憐城外土盡是江人骨

接梅詩示李元慈時從學句庭將歸

盆中有玉李接此梅樹枝朱夏日烜赫發合乃可施
當初薄丁水兩枝各半披夾以青竹片束以白苧絲
一夜液三七皮液互相滋膠固不可脫上下始斫之
是冬便著花綠蕚芳蕤蕤本以春陽質而為雪霜姿
始識矯制功生成竟如斯相彼李樹根萌芽蔚無涯

儻不勤摘絕李盛梅仍萎草木貴學問小子其視茲
彭躬庵云接花工做一一講出入微處便是學問
雜然境地相彼四句九源鍊氣此詩不必為讀者
三唐非不能目之為宋
吾取以況風之築竹

彭子載冠來見詩以勗之

戊申臘月朔積陰日始出汝翁于是生汝冠亦此日
山木發曉光父命來我室喜汝儼成人切雲何學拙
汝幼有英資期汝事非一今送十七年日月誠駛疾
前日冰雪威草木自得失元氣入根荄斂華而就實
韓子諸屋言冀除汝初質

野燒

春山草欲青野火爛天明殺草以助穀其事勢不平
對長警云過首爆聲震我耳昏蝴到我庭大者目不
閃長在此一句
落小者動繁星或如漢李相張炬列火城爰及鳥獸
蟲介卒失其生又如誅盜賊衞民必用兵但惜簡烏
喙死與衆草并

二

田肥禾本豐長云田肥二字接野燒法妙農夫恃為利腴作得豐
登農夫賣田器擔穀換動膠一工七兩二未暇計索

逋子貸如贈施工賈勢不行富者亦被敝桓官人有
年始信眞災異

述夢

昨夜旅店眠夢見李貞惠李咸齋齊易堂諸子歸視其行狀請貞惠先生
善若平生神情郤開聊爾疑予多愆致此好友忘久
坐語始發皎昔特落沛示我所作詩疵盡乃為貴信
步出前除日光晒花卉白雲束山腰遥岑人天巷抱
槃返半爐茶鐺清正沸更出退之文評點佗細碎在
顧指莖孫子為汝必痛斂眉憂嘆乍涕泪忽惕遺皆

予夜中呼雯風吹我背君足稱處士嵇榕保無燠脩
予亦日走何以通夢寐

雜感

檐邊有白鳥見我忽飛去我本無機心汝嚮亦何故
烏吉如汝言我久在鼎鑊

又

欲啄叛人肉以飼秦吉了吉了掉尾去寧飢不諂俛
哀余梟難遺身名委腐淖
叔兒云章法
有作無之間

又

蟆蝍食其尾甘口不知極飢來噬汝然身死良足惜

又

誰救中山狼信可與狼食

鱉魚畏曉光反不畏烈日物理誠難知禍每生所忽

又

人莫蹟于山而乃蹟于垤

又

鳩夫妻百舌巧拙自相悅諸子批僕云巧妻悅拙夫
倪巧妻之才可以補之樸可以任其所爲拙夫
其不足相悅何最妙令汝骨肉垂家門日消歇鳩宵
勿聽之百舌化爲鵲

又

人飢飲河水馬飢食棘棘雖則大苦飢還當忍待食
棘棘刺胃腸猶泥塡胸臆

又

搖轡驂我手提銜痛馬口下馬慰馬心牽馬銜塵走
我之須騎馬知馬行路久

又

鵙梟本惡聲不祥在不孝彼既具嘴胡何緣無鳴叫

可憐反哺鴉鳴爲不祥兆

又

一指能鄣天其實鄣汝目以指語旁人天如指不足
心只方寸耳天地可反覆

寄題小三疊泉遂爲木立大師壽

我若爲山水定爲三疊泉奇士許一至庸夫千啟前
誰能闢此路三疊泉洞路自木公開欹亥人倒懸弱草持爲杖
代足常以肩仰視日龍葱珠璣濺雲烟路隙拔樹根
激流下潺湲疑有蛟龍起復鬬魍魎咍岩腹穿細莢

古苔綴連錢歎爲匡廬絶陋假意相宜八里道玉川
江湖忽到天眼望漢陽樹心憶京口船十載維巳西
三疊開青原好山私于師機巧發自然惟師有動靜
抱眞以永年

送人謁孔陵

僧知拜祖庭儒不拜孔陵僧不拜孔子儒乃肯拜僧
滔滔宇宙間最喜君此行揚舲大江湄朧月開迷程
黃鶴樹千囀草水同一青想君過淮浦散馬續東征
戴星馳往路風沙撲面迎彼僧尋佛地重斷自撩縈

三步下一拜萬里隻身輕聖道無貴足亦欲志所憑
鬱鬱楷樹林好鳥相和鳴我昔阻闕里方饑人作羨
曾閱絶佛舍勾剌不敢萌羨君親至止一一見分明

書室落成賦贈曾周士

春光發寒石春花高下枝萬物相鼓動何萌達不逆
爲予築書室延爲孺子師曲木無直影慌人有練絲
斗室聊俯仰閒情足委蛇東囪頗軒豁平軒交遠皆
江流見清濁陰晴相霽微西囪櫻桃花修竹綠猗猗
羣芳羅閒遺春鳥鳴且飛日月允碩子照臨如有私
我眠消白日呼起看朝曦

贈大方上人

我自髡草後常與釋氏遊非爲悅其道悅其輕王侯
就中忠孝事恒見在比邱魂魄有餘毅秉心一無求
顧我衣書儒撫膺實可羞介値方公至我亦有冥投
松門日來往菉竹風修修愛君抱眞樸于人懷隱憂
行年雖七十其志未能休

李元仲七十

前年遊西嶽窮日一造極鐵磴凌空飛石脚到天直

窮云十字可括華嶽移動不得肩手助足行斷徑生翁翳徜怳自叫
奇一步一悸息將及最上峰數里松楠栢鳥蟲樵蘇
鳴幽邃境巳易乃登仰天池日月垂肩側星從脚下
生泂自地中坼晉豫與垒泰點點見微黑曠蕩感古
今奇懷憤區域中有避趙崖陳搏昔所匿搏木忠孝
人袖仙其托跡五季洵易捐難食趙宋食不然如鑁
鑁入百有何益妙在仍請兩仙人來作奇客御發出如此議議九年前見君
義聲重感激生君七十年廟饒天地力不爲虎相羸
爵璜待西伯西嶽持壽君與君永無斁

雨中望峽

天地發深奧起伏有神工將至一里許山勢有不同
左折駢峽門雙劍立雲中
孔正叔先生曰只六句三十字爾寫峽勢峽情峽形俱畫筆力如許

嶺南值任道爰生日

天地生我身萬古無二焉我慚一日長予先道爰一日半日弼
卌餘年去年當此日與子匡廬旋慨慨出里門寂
寞歸山園亥時已今又在南越聽雨如啼鴂子志能卓
犖一庭皆豪賢所望名汝器乃貴在瑚璉客中正垂

案聊此當杯棬

曹九萃過訪吳城賦贈

鄱湖新水漲其勢汙川嶽芳洲草沒青風帆走岸角
我駒坐扁舟跳蕩如魚躍飛沫溼須衿轉側履前卻
兩托有曹君久聞亟然諾嗜義心不疲受紿志仍樂
昔曾謬好我尺素遠相托百里滿雲烟一習何綿邈
翻然今悲來不畏風波惡君匪設詭人專誠生智畧
短狐號射工愼矣遠燔繳

言角抵章貢與芝五遊別

高秋八九月秋色何清眞白玉爲君堂欄杆鏤鎖文
圖書列成行一一皆精新簾龍青翠樹厚鮮斑駁紋
命我村奚奴襆我敝衾裯繖我湘竹杖爲我吏久發
我之好友止賦維何陶陳絡繹各賓客皆錫高古人
月上散花雪未到先氤氳手擘蒸子香獸息爲伐辰
海風鼓洪波陳何東南奔我爲乘風葉伺悅忽違君
喜就同舟約竟夕托清言山川識人面倏忽章水濱
君前執我手惆悵期明春相將度高秋薜蘿待君捫

潁川篇爲陳君六十

山中春日長花下披前史煩煩史冊中潁川多佳士
碩彼諸傳人其壽薄萬紀俊傑獨有懷論世各殊旨
仲弓崇令德皖奴稱孝友荀均能撰述直諒拯之禮
循良君賓郛道學經如聯舜申童能文兢芳亦表里
襄最能薦賢子昂文有禮暗淘是醃彘拔俾何足尚
如元敬與熙所得亦糠粃丈夫貴有爲完亦開田氏
康伯能拒敵利在敗朱泚孟公成小豪子公頗雄峙
繼周欲扶衰天日志可矢琳徹能嘗操容飾世難比
惜有爲嬴秦倉也遂得雄美哉圖南言修煉無出此

春光正駘蕩萬物復資始羨君六十身飽歷風霜道
作官與爲賓皆得觀海水陳君作官浙州爲賓閩州波濤幻日月
三壺亦伊邇君自有千秋何煩數甲子
叔兄云叙次不脈故有搭力耳凡一二語點綴自見風采

兒子世傑三十一歲賦示

春花爛慢飛三月重三日汝生當旃蒙于今三十一
恭承祖父風生汝非愚質論文亦知義立志亦就實
近曉度所事逡巡形紙筆我素喜此懷佳器歎謝客
憶我汝之年颶風吹突兀扁舟破浪遊涕笑多彷彿

還登匡廬峯放眼看日出自此只十載海宇經六七
回視昔方壯老大頗自失古人惜寸陰勉哉爲繼述

與曾叢五談聊短述

古之斷趾士原不諧世俗工猛捫蝨談齊賢食盜肉
辟如大江川隨流無不畜濃漫或愆時灌溉爲民福
要必藏魚龍波瀾起平陸彼之處脩者摽木一無屬
辟如病蠱人皤然貫空腹卑堂坐流雨冉木淒以綠
仲夏對榴火肌膚寒生粟慨然感天時與君借款曲

雜感

與怪鼠爭食不過營一飽如何斯世人身欲備百好
百好既已備營營以終老

又

飲者行使酒貴者行使勢何此發酒狂纔有醲酒意

又

見卵見彈人誠哉無早計

又

流水急奔瀨鳶鷺靜伺魚若觀其躁靜流水反不如

又

金門有貴客終南多隱居

魚或脫鉤餌釣者每切齒罵其大奸巧見其殊非理
我謂魚無逃不過烹食爾

又

三彭好誤人乃竊闖天帝既不守庚申何怪其爲厲
古有焚香告三彭亦多事

又

救虎得生鹿救蛇得明珠救豕寂無聞救狼將食予
食予分所甘食人亦無餘
叔兄云理語俱帶滑稽出之

為哲大將軍壽

賢哲不易生天地鍾全力披以富貴資具有生民責
奇偉豈偉人名足消盜賊自公鎮茲土四野久鋒鏑
流民百萬來公與爲安宅將士樂寬和奸宄懾嚴翼
公昔冠惠文貂蟬相烜赫猶見大將軍許我爲揖客
頗茲勤懇懷總以爲蒼赤性復耽文翰藝能每造極
華堂進春酒榴花照顏色士譽雜民謳一一到遐僻
人生縱萬年臻此豈易得

贈顧與山明府生日

卌載臥窮石亦復遊四方夕欲至玄圃朝欲看扶桑
掉臂輕爵罪賣田充行糧未解謁公卿石隱非所長
此懷難具說辛苦爲樂康東南干戈起民命賤牛羊
公以五馬貴佐郡來巖疆撫賊設方畧謀之亦既臧
惜哉不出位未獲展其長公好岩穴士於我情未央
自言二日別如饑食未嘗青霞閣名日論文拇陣夜飛
觴爲公忘硜硜不服論行藏我生齊歲月須髮早蒼
涼此心幸未老猶欲附方剛一醉將還山與公永相
望

讀彭星伯隱君傳

人皆知死死而莫知死生我觀彭隱君死生留令名
天意有盛衰君心無廢興方其盛壯年挾才不自鳴
及乎逆闖變痛哭望神京閉室日愁悴容終戊甲兵
親交勸須時致息爲律陵逆賊爾何物哀哉求公卿
君終竟不克甘心就死刑明時反自晦用晦而得明
君夙有雅致所耽維幽清囊琴發山水鑑爾猶聞聲
歸命正氣歌惜哉歸杳冥

贈金君生日

生平好浪遊所經十一國心賞在金陵恨不生斯域
我亦有好友胡夏故其特六代餘鶯花具上河廟祈
矯首石頭城天地倒胸臆烟水接谷森高右消嘶息
金君金陵人來官我遐僻於我意氣洽竿翁時人識
君本多文采十年猶執戟丈夫自有懷豈在朝伊夕
天風南北吹鷹隼各矯翼把君懸弧酒願君當悅懌

偶以榧子貽宋牧庵秋部賦詩見示次韻答之

味澀不諧時模樣似諫果其枝能連理其幹瘦骨柯
卿用物土宜袖攜未能毀顧邀使君珍置之玉盤左

自慚聲譽姿行恐家聲墮使君云好之非果而以我
敢效行中言願得存蘂爽

別宋牧庵員外

秋江好掛帆秋山待人歸歸心那可緩爲君且徘徊
徘徊小橋路時向橋頭度淌院背秋光花草藉情素
素心堪托交餘子等鴻毛變民如有病告乃出世豪
豪舉不得士平原已如是毛公與薛公市議魏無忌
無忌好賤貧貴賤豈殊人可笑孔仲山交友失其眞
眞者堅金玉與君若冰雨獨一見歡有餘累幅情未足

未足更何如射雁烹鯉魚矯首各長望秋高天水虛

盧孝則移家城中來吾廬示舊別詩聊答贈

石上芙蓉開秋日靜如水禽鳥發好音賞心同婦子
巖壑石闇來驚何客至止曲徑諦視之見子乃忘喜
昔同住此山事事爲親倚今忽移家行中情日悵爾
我本性本强衡口無忌諱少俊恆厭迂相避如爾矣
自分與人違子何不我鄙示我舊別詩使我生愧恥
山形對斟酌詩文厲賊否子詩有傷才子文有思理
信宿曰歸與[illegible]頻來也慎毋負良貲躬行乃根柢
相送二登烽城頭炊烟起

爲濶閣衣壽

千里而一聖百里而一賢與君同聲氣不特在齊年
況是齊年友永好無尤怨所以煩言者我心謂不然
我拙君才大斗酒詩百篇君務佳時業我合老林泉
俱及梅花放旬五各開筵齊年知自愧雲泥何其懸
恨不飲君酒一一與君言

喜雨

墀竹葉已卷山桃子盡脫廓地氣焦枯平池汲欲渴

雖雷忽東鳴雄雷起木末西南雲亦生周奔展幾撥
村村逆來勢金鼓聲震喝哀此千里民七年羅大割
存者但皮骨寧復堪女娘淙淙響林簷頓使煩襟豁
人情草木心欣欣各生活從茲續朝昏延漣顧未沫
自息桔槔機且免抱甕拙

庚申夏吳子攻由湖東往浙江感賦送之

抱病無意緒天涯征戰平念子更崎嶇獨身千里行
長夏日如火曉風起戴星殘月明往路廢壘悲雄兵
我昔頗健遊壯年足未停於今徒空設坐老看天傾

迺汝經過處鬼火郊原青白骨多於莽烏鵬啼空城
可憐無萬民庸保害其生汝行省父墓河洛良友朋
我伯憐未葬飲蘗誰能明一子竟殀孝天地殊枯榮
相送情萬端不覺涕交零

贈涂雲石生日

冬溫起蟄蟲蜂花漾庭死紅白梅爭開歲寒中桃李
正當沍凍天春暢有如此

二

值君四十歲四十當盛年是如春陽日又入桃李園

生意滿天地秋實待數宜

三

君家閥閱高爵厚代相接豐大在本根而不在枝葉
兄弟讓無爭朋友能敬業

四

友良與邦祥才德何純備既已席華膴又復高氣義
是根發是花惠迪無睽異

贈別阮曙生

秋氣肅山庭晝爐如出月忠果正可嘗節華當戶發

慨然念古今天地何寥泬好友忽南來與我心相悅
往者讀君詩鑒察想風烈烏幘得人師心堅學彌潔
好我欵我廬洞門晝扃鐍臥病西山陲不見何由說
豈期此九秋山城復弭節握手同古歡乃遽與君別
爾足在窮峰窮歎恒契契閩嶺東望長百草怨題鴂

彭汝熟既冠來見示以詩

天地久不冠山林存古意禮廢世所安且復任倒置
喜見汝崔嵬荅拜欽服備父執慚予頑無能資訓示
入春盈雪霜生氣不相避桃花柳亦茅本豐難遏制

儼弗達勾萌謂之自暴棄衣冠近在身足以為礪

贈劉季英

九秋寒降霜蒼鷹摩健翮烟雲不得生仰視一天碧
羨君高朗姿壯志邁四極步負憑隻身萬里盡遐僻
古人豈好遊所以為閱歷師心勤造車南轅而北適
橘枳本一根踰淮物已易何況萬類情獨秉胡由得
子房博浪豪鐵錘資黃石迂哉禰正平漫滅成自賊
鷙鳥擊有神卑飛且斂翼君可九萬程自知六月息
息豈在深山正在車馬跡

別黄庭表翰林

忘貴世稱難忘賤更不易得此兩相忘豈曰漫然致
野人性偏孤放散遷世事偶爾到嶺南所好在丹荔
故交幸有存庶門長晝閉何意遂使君道義爲親比
頗似山中人頓忘鄉井異火齊接盤來琅玕觸目至
赤日忘揮汗明月忘歸寐論文貪高深摘謬詢拘忌
忽有分張情悒悒生長喟初覺時尚遷荏苒事云乾
錦帆北首開綠鷁南風吹歸程入炎畝遠樹依離思
莫念旅食艱途長自加意欲知萬里心好音無忘寄

兒子世偁授室示詩以勖

古人思嗣親三日不舉樂今人謬風雅面以資嬉謔
其源始晉人佻浮黜實學習俗日波流踰閑矜陋惡
深念汝小子稍見此頹薄力不能追古要當存崖略
行觀汝抱子豈能不矍矍夫婦人倫先根蒂于焉著
敦順在初來大義用炳灼丈夫砥狂瀾毋爲自餒郤

贈別周奉長

漢楚稱雄奥京華備情僞君以雄奥姿觀化於都會
天地播大鈞誰能逃其最鼓鑄與液金肖寫各從類
厥維賢達人物外存顯晦昏夜具朝衡春榮識冬悴
陶君忠孝家長才足拔萃閱歷爲揣摩莫可渫鋒鋭
驅車過吾停即欲蘇彭劫泯游任縱橫時至百川匯
珍重萬里行歌驪須用醉

贈梁以道

苦李路不食苦膽人必去我觀清貧士超然樂環堵
頭上無塵灰耳中無俗語目不霜公卿形不接商賈
毀譽人不爭身世自爲主名山是家園管城役今古
明明敢刺時見者如矇瞽問君何能然冰蘗作樓櫓

謝亭三六十一

泉流思還山雨落思上天多君不自驁來耕溪畔田
雖畊不急事農閑得其天居廬何縹緲出入生雲烟
老松鳴屋上佳花開堦邊春光映春酒適意一陶然
似此還六十壬樹滿堦前 謝猶未生子

雨中 甲寅作

夏雲不見山夏雨不見雲白晝颯然黑山鬼來搏人
雲山互體勢倏忽不得分薄日耀東南西北自洸淪
不覺寬入夜淼馭待明晨

莫作四章

莫作當春牛春來犁地若若非犁地若人間誰貴汝
莫作千里馬日日路塵邊若非路塵邊駑駘將汝先
莫作西施美人吳滅强吳若非滅强吳國色胡爲乎
莫作文種才功成刃隨俾若非刃隨俾安見范蠡智

倣此君堂落成予遊息其處賦此

兩丙兩遷居汝丙勝我丙汝有吾二人我時則耿耿
花竹早待汝門開中峰頂東月照長欄秋水涵一頃
枝葉荇藻浮空清暑亦冷西林褓明霞素壁留花影

日月烟雨雲隨物召佳景娇鳥有好音午夢悠然醒
神閒渣滓澄暢朗身意永青艸送幽芳白雀泛香茗
有懷在人間無心學冥賴以此樂餘年塵氣不待屏
忽聽雲臺鐘令人發深省

二

皎月出東嶺空敞似無竹呼酒受月光良朋時相劚
竹尾覆我頭辟露如佳屋夜深氣不寒酒政頻往復
月斜花影交歌聲答空谷山天相與虛微風動林木
北斗已闌干囊橐健我宿

金精圖爲楊六逸八十又一壽

拔地作奇峰如劍立如笏輿圖三十五孔是神仙府
可笑漢長沙求仙非其術德脩仙自來何事煩軍卒
鐵鑿谷中鳴神仙天上出厥道本忠孝長沙豈其匹
我友六逸公天倪爲芝木尤手著撰軌于不停不律
鵷雛發飛騰與人惟忠質氣象方未孩允哉稱六逸
我家金精山雙桃明舉嵂其根盤太初不數三千實
花竹散雲霞空清永白日壁有適園詩一門聯妙筆
兩手捧金精壽君八十一

贈沈岸先遂題其小影

天地少真氣所尚日浮薄辟如波流下加以灘石惡
於此醸殺機人自取其虐錢塘沈仲子尚眞而抱樸
和不與世違坦能得天樂辟如竹有筠歲寒不受剝
清溪清入心水石比鑿鑿正可抱膝吟未嬰世網縛
如君淳澹姿自宜眞邱壑

感所見

陰氣塞兩間各欲倒冠履妻思制其夫父或遜予
競起角已勝馴于弑而止往閱諸子書稟夫云百毀

及觀扆扆歌則又未必爾未古無茲情有之自今始

二

少小矜氣義問汝何遷流所謂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霜皐松葉落勁草亦凋秋須作男子似汝誠可羞
卑如雞下栖束如服轅牛扶劍捐羅網天海任優游

題李蔚文小影

丈夫生世間要自有奇氣所謂奇者何而非爲譎異
觀其髓所遭皆能達吾志伎伎李將軍又復攻文字
于人尚讓光于友彌篤摯方其展布時世幾無難事
及乎蘇丁寧心亦無求伎瀟灑垂釣圖蒹葭秋水際
橫雲抹天空旅县增幽致魁頭稱傲岸奇懷寄江涘
亦爲把釣竿豈其辛裘意我謂嚴子陵猶未忘夫世

山中秋思寄懷陰生寅賓

孤心易感秋秋風來何早山月清如泉秋思滿懷抱
游日入南天天中一飛鳥傳翼致陰生念之恐然擣
年年負笈來歸偏玄冬杪豈期久抱疴三載跡如掃
石閣闃虛光啼揚傷秋艸雖曰道義令亦既敦情好
我衰恍一備子身未潦倒長歌伏櫪詩寧肯逐吾老

石墘看油菜花赴內弟謝芳草之約同盧生孝則內姪若孫兒世傚世儼兒予世侃長孫濟各

賦詩時甲戌人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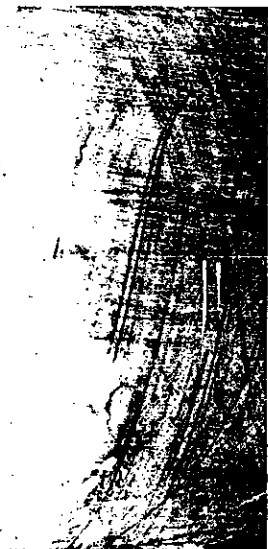
發越盡三冬春欲靜無事瓶花備四時蟄蟲紛然至
可勿煩雷鳴節序應刪治十堯九舜言微之成虛弊
石墘糞萃花黃光際天地韶映勝黃河金輿窮蠟似
主人瓦醪羞移于田野置低坐花擁身高坐增逸致
烟樹浮晴光叢叢點青翠游目騁奇懷坐人無拘忌
娓娓出豪談偶遇覩鼠戲因感微物情訓習能如意
南風拂我須薊浪翻次第春尚隔三朝渾有初夏氣
果實纍纍成亦早得饞嗜或言慶豐和或指春秋記
老夫貪目前賞心無留滯

贈別伊藥仙

秋氣濯遜天節華紛燦若憑望生遠心晴光媚石閣
宜有幽人來風姿競綽約伊予山洓園於焉履郊墅
猿挂百仞峯頓忘體幹弱靜致收羣囂虛懷蕩郭郭
特鍾山水情求友爲最樂嗟彼蚩蚩氓畢世嬰天縛
有眼不得開有心徒齷齪安能騁奇懷哦詩把桑落

與君歡正酣廹廹驪駒作曰有王毋期豈敢失然諾
兼程恐後時根枝相綿邈峯頂送君行獨立俯寥廓

陰琫素介張孺子來乞親壽言徒步數百里三
日即歸詩以贈之

菊花黃在枝梅花紅自放窮臈疑三春蜂蝶紛飛漾
愛此時物華爰命老夫壯陰子躡屩過蕪辭有謬尚
棄輿不肯乘壽親篤情向且喜張生來慰我彌年望
花下時論經古道無多讓酌酒叢花間落英浮酒上
張生潑如菊陰子梅可況二花兼二人顧盼生愉暢
何以急言歸變歡爲惆悵天地在吾徒遐邇孰云曠

魏季子文集卷之三

寧都魏禮和公著
伯兄際瑞善伯
叔兄禧冰叔　評

七言古詩

贈李元仲

古史欲見如見龍野人欲問如扣鐘短衣溼屨到君屋開口畫言無從容呼僮取水濯我足把箸飲泉大嚼肉知我此行不久留愁我雨雪行不速昔吾讀史曾有聞今吾對汝見其人酒酣耳熱不自得如君豈可只論文夜重天寒月不白風雨聲中對主客好花獨落汙泥間男兒不遇真可惜

十九夜

明月掛天中風雲走萬壑四望有無間星漢乃寥落秋氣肅肅來隱隱生城郭
夜色迴如水萬里懸明河吾欲乘風行撫掌以長歌歌曰
皓月皎潔無纖塵瑾光飛色入河津布衣糲食周吾

身不知何者是君臣邈然與懷世外之仙人望亂與
衰貧賤富貴非所闘散髮既足自爲羣欽天南天北
好風來古之豪傑英雄安在哉
李成詩云奇格古所未有如此類所可壓太白
曾此由云讀者必悲此詩眞在言中悲在言外

秦中歌

中有嬴氏從此與始皇之身四海平顧以詐力兼天
下匹夫作難而土崩躬云只四句已畢秦紀何等筆力方其發跡崤
函時玩弄六國如小兒侵陵劇奪不終極誰敢西向
一與爭哀汝六國何其愚均謀併力亦區區合縱之

說不可行遂使宗廟成坵虛太子燕丹憤其皁馬角
烏頭心未毁荊卿一去不復還徒令蕭蕭悲易水亡
韓何物少年子倒破君殘心獨恥圯橋石上履猶存
博浪沙中椎不就邢士云燕丹荊軻子房並提傑塊何限子作門表關海
之東豚王蕩命自人雄躬云妙在不抹煞始皇眼光最高夜闘呼噪
相綠爲雲霞娬娕阿房宮項籍鹵莽成一炬咸陽三
月里黑土寒光萬里動悲笳沙漠黃塵飛白莽亦帝
手提三尺劍五載馬跡狐鼠殺大風起兮雲飛揚豊
沛田廬何足念賢融文言背丈夫呫呫囁囁者庸奴
發難前余亦何人可憐當日陳與吳
彭躬庵云可絶作秦漢間八九絶句佛
歸愚臣詹各有縈陽未結尤龍門之孤注
吳嶷三云只就當日事情莽莽蒼
蒼叙去感慨淋漓已不可仰視

壽吳城楊翁

未交楊椿交林彭以椿爲子知楊翁翁今行年當七
十椿遠哉書寄二公林彭謂我楊翁美闘門面揖天
下士有時策杖左蠡湖朝望日出夜月起椿能植義
多交風我欲登堂拜若翁君家遠隔三江水我任金
精十二峰峰上懸泉穿石雷藥草紛紜出三秀仙人

飛去白雲封我下采之爲翁壽

周木天屬作羅靈最割股詩

寒風吹夜起高樓海天雲物皆深秋客子不寐學微
步周生語我羅靈最自割其肉父病瘳我有一二指
指慮無聊何況霜鐵飛光擁肌骨相糾愛莫能助廿
皮劉豈得繩以孔與周嗚呼鐵臂飲血久爲兒女子
歸之忠孝乃佳士

兩伏波祠

邵離之來拓遠疆新息之來輯舊土好大喜功死其

民守非漢武是光武光武身爲漢子孫失其尺寸黍
厥社稷離不來草昧荒新息不來誰識至數千百年
義猶生春社秋社忙里鼓區區卜海稱明神（東坡伏波廟記）
（六南北之濟海者以伏波爲指南益弘卜而後濟始無風濤之患）九牛一毛何足數
嗚呼將軍將軍名海濱今烟戍死長苦瘴中原板蕩
聞不聞
（彭躬菴云此詩盡懷盡興盡致悲歌古今不失銖累何欲與慷慨大志人把臂灌耳能使鬼神雨泣）

乘月渡海歌

人生何爲來渡海風惡浪惡翻心胸十里之外見雲

白石巢之外開瀰衍水聳天紙月如烟照我慘淡一
朦朧浪拍船頭鱗船腳飛騰勃崒游太空蛟龍在下
我在上眼無天水船無風爲語爾風爾欲吹我何處
人但當識我息所之狰獰寂寞皆可同海水搖蕩朱
火綠乃見日出分西東
（丹江詮翁云和公嘅此詩言有詩而不有其肅博深序遠洋性憺發逸所勝神情不自已謂之先詩予神情變詩此篇正自神情其上足以勝海上躬菴云奇奇象發意奇野當風檣縱鯨此鼓吹）

贈厄君生四十

石上生松根始奇雙手紀家爲難爲（伯兄云起似樂府）君伯
皆矜而棄肥提衿肘見心樂之君得其意與相知四
十無家甘如飴米鹽凌雜視已私三月四月茶拳旗
焦谿於鑠夜難支君之爲弟已如斯（一句總上）日心石骨
照君厄驗君嚴苦生光輝

梅嶺松

三載二行梅嶺道梅嶺道上風塵曉路旁不識何年
松見我驅馳特草草松樹之大大十圍其高直與青
天齊左廻右轉看不盡最妙百尋倒折枝梅嶺梅花

舊有名枝南枝北浪無愁（書載庾嶺多梅花南枝落北枝始開）讀書已
令疑前志我欲投燒山海經又傳梅鋗名此地漢代
功名今若是當年烏逕綰如喉曲江鍾鑿誠多事我
愬松下忽狂呼驅車驅馬關道途爲予寄語唐丞相
松樹皆爲秦大夫

湞陽峽

衣裳翻披立出船曉風瑟瑟寒濱烟峽口已入廻峽
門峽中百折不肯前巧石座座如列筵過光翠色相
被宜如傾若仄勢飛軒巑巘細壁掛玄猿錯石竟斷

㝷復延絕坼三開橋三連沙光石光光嬋娟路已出
峽石復然

雲零石歌有序

英部之際有石甚隹而名惡湛子梁子曰更名
之于極其勢緜亙江滸靈峭不一字之曰雲零
因作雲零石歌
雲零之名何以名矗者有似雲之起迤者有似雲之
平結者氤氳雲之胎輕者淫染雲之行奔者傾軒雲
之風鬱者有似雲之停晶晶英英雲之日積者斑斑

雲之層人者斷之雲之斷零者鳥飛雲之驚不中有
雨亦出雲綴而珥抱雲之生湛子梁子領之云雲零
之名遂以名

朱靜庵來赴家兄生日之約臨別却贈

我兄栽桃花著枝納冰出冰食有時家兄去夏壽黃
山今年正月君徑來冰雪薄薄數百里鳥不飛鳴人
當之與君十日話山閣聞之洵是好男兒古人有言
日思者不可爲太息悲者不可爲累欷送君莫立春
江水江頭春草正萋萋

贈穎子弦山君

石上朝日而夕月不愛春花愛冬雪春花開在冬雪
中見者無不歎奇絕我兄之心我之身汝能結屋依
山巖石塘止水照汝門高竹寒梅坐相接南風吹溫
北風與溫者春陽寒者到我不飲酒亦典豪我不能
歌無數闕句庭先生我忘言愛汝皆得聞此說稍云忘言
或又皆得聞此
綵井屑人不如
彭躬庵云篇中只汝能愛汝四字寫出子弦全副
精神此等詩後有章諷筆法也點睛全不在多書
肉人在
卿此法

長亭篇爲涂允恆壽

八脉闕影式如碧自古鶴長以穢履習習融風東北
來穡味合辨見星緯日當南斗宗三微律稱和氣灰
飛陽阮萌芽天地應芸囿蘭圃發光輝仙人池館
生光非金醫玉豉可長壽知君嗜德不磨方庭階和
穆勝春酒狠駿山頭朝日升君復允如月之恆太上
從來尊暢月下年八百爲周正

送曾省之寄訊嶺南故人　一

山木倒地呼天風突突吼吼夜方中擁被獨臥君寒

忿心驍翺殺蠻觸東蓋君三日去南越親見其中生
蛟龍血腥海水沸五嶺背挾飛魚攻鴻蒙躬云似爲古謡
我詔五嶺之六霖欲聰熬更鼓打海水紅奇峰天外

贈淮安張天中

昔子受恩如受毀豪傑報恩如報讐丈夫磊落不得
意吹燈夜起看吳鉤淮陰市上日當午茶亭酒肆喧
歌舞不見當時惡少年何論千金老漂母天中意氣
成春雲于我如逢異地親樓上鐘聲對暁色門前荒
草共黃昏輕舟自過清淮水長河濁浪勢千里秦梁

不去空南來敝衣短髮見吾子
叔兒云如此詩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矣覺紙上咄咄逼人覩者目瞬

贈孫無言歸黃山

我聞黃山尊木奇孫子先歸勞我思孫子後歸須我
來我將煅在以陳辭請于黃帝一問之黃山以黃帝得名何
謂垂衣裳而天下治伶倫作律吹太和何逆陽迺陰
多乖大天唐隸首之筭多寡短長使後人不知大撓
之甲子而空繫乎干支容成作歷鬬闘以爲疑賢哲
貞疾以弗瘳奚尚進岐伯而問醫辭曰黃帝既與涿

鹿之師何王今天象留蚩尤之旗問首山之鼎何在
借我併烹蓺地之四鑿奉侍帝尼我欲擘東西南北
天之龍須佩烏號以爲儀帝曰予既乘元御乎太虛
予爵子孫作君作師如大海之魚不可麗拘汝奚喋
喋以瀆予孫子聞之擴臂將須踞椒而斬渠
叔兒云意好奇而力足以發之不得不謂之奇文也○妙處在直如一何故其勢甚峻
彭躬庵云太白狂士泰內騷人此能兼兩

黃河舟中

大風爭上河爭下我之乘船似乘馬風水緩急交勝

負張帆落帆不得任輕舟搖蕩地勢迴黃雲四塞欲
吞大岸有神驅使倒流金龍大王事徒令我船縮不前君
不見黃河一道崑崙直萬里奔濤界南北哀哉河南
亦見河北人大上之水界不得
彭躬庵云河海一氣耳予子胸中南海北河融成一片縱筆所如幽豁呈露雄視天壤

送伯兄北行至南昌別

北風吹動南浦水傍人擊檝秋江裏芙蓉蘆荻欲鬬
花我留兄去何離家北風南上南風北我歸兄獨長
爲客醉中分袂庶不悲蕭蕭送兄淳誰復此時能醉得

秋風歌贈宋岸先

四時獨愛秋天好常秋㐫下章門道鯉魚風起蚴蛟宮對君意氣如秋曉君不見秋風自古使人豪秋風最易令人老

孔廿叔先生七十

君乃至聖之五十孫又有中散之與祖（宋中散大夫傳為孔氏南渡始）祖中散人義接君身可持此身媲鄒魯家兒道君七十翁學比少年更攻苦嫓君以火無我我聞不覺子之舞又聞賢溪木樹在秋擬過從黑雪阻（是年八月新城雨黑白雪寒雨匝旬）見君族子孔用儀賢聖之後非衆伍壽君不用觴兕觥聊獻三言侑酒脯君不見晝短夜長豈容吝白日就就臨下土還與唐堯同一年（公弱庵云叙事短則頗嚴有有容趣一篇有綱有分表意中語遂覺膠凝非恒）

望見

望見同州沙苑沙黃于黃河之黃水上爭日月光奪人下也地勢數百里南北浪高南北風迷茫洸蕩稱沙海（沙苑有沙浪沙海之名）怕陷馬蹄只陷人紅纓走馬紛纚纚不見前段有汾陽曾聞奸相緣官豕

喜雨示儼侃生日

山居泉涸思遷徙是日雷聲戶外起兩兒儼侃恰生辰舉酒娛賓情倍喜四山雲垂霈消消麗雅承簷溜注泉稱心得意如逢運有似仲謀遺伯言暢哉耿弇為文叔（侃二十歲）十赤水持蛟奮趙昱艮器得隸臨淮王六十二戰功名足（儼二十六歲）十檣竹還青麥可栽朝朝夜夜聞雨來農夫安業能消賊如此冬雷豈是災人生快意無大小看今石井與方沼見曹灣浪擲分陰自古英雄皆未老

西軒飲酒歌（梁公狄寓齋）

春夜宿寒霜不飛西郊軒內羅瓊奇主人心與客心宜語者默者同一思酒中耳熱發鼓鼙（時于瀫公四起擊鼓）坐慷慨歌壯詩有如擊筑高漸離直上星漢天帝如戶外當有神靈窺酌以大斗吸虹霓我不能飲盡一卮左顧右盼生光輝顧盼何樂心何悲擊鼓聲中日月來

鬱孤臺歌步宋牧蓀貞外韻

明明天際萬峯浮雙水滔滔今古流只此登臨消歲

月鬱孤臺上又中秋秋日當空照下土荒蹤那得尋
遺礎唐闕遙瞻是何年昔為唐李抵望闕臺但聽飛鴻鳴遠滿
古城廢址倚鬼哭野花野草閒人多看來惜有閒身
好若自高吟我和歌

題觀潮圖

海門偏潮湖水立聳山飛鬪錢塘入萬雷齊發助奔
潮白日荒荒天地淫氣勢雄張孰敢窺潮中偏有弄
潮兒白浪擲翻五彩色擲跳幻忽凌蛟螭觀者眼光
慾藹蕩風吹短髮心何壯令人頓起古今情秋水漠

泓江月上漫悲舉世只浮雲如此雄潮雄未真助興
丞颭婆留射海以不灌蒙古軍噎嘻吁潮兮潮兮當
努力滔滔莫為與以役曾同珠蚌學逃名何緣復作
黔人擇

看菊吟

紅菊最宜日中看朱光爍射迸金光白菊更宜於月
下素輝晃晃欺寒霜黃菊一盆殊一種此花分外發
幽香當色紛披盈老眼大小疎繁任短長案上幼本
不高尺堆下游枝接成行嘗見世之採菊者纔花四

五蓓如僵或高齊倦勞仰覷或大如梳矜非常辟之
有若美人死其質雖佳其態亡我花一本盈數十蓋
爲恰與眼相當枝頂簇開渾不小依風漾日致悠颺
史劉花譜那能盡君子有輝何發皇佳盤肅然介貞
氣迥殊妖冶競春陽高秋淡遠心如水是花是我各
渾忘

甲戌二月二日

立春之前多暖風立春之後始嚴冬春芳悉爲冬奪
去猶有一樹桃花紅可憐花放當寒雨朱顏綽約委

泥土一似佳人遇亂離亦如才子嬰窮苦對花忽忽
起閒愁舒懷一上望江樓滿眼雲烟迷處所茫茫天
地泛虛舟烟雨鋪來幻作海滄海桑田當面改雙眸
有盡幾窮通千秋事業今誰在王嬙冢上草青青村
甫長留身後名不到坎軻名不立此花於雨受哉成
常惜紅梅乾尚結美人不夭終成拙堅不回頭李夫
人長教漢武傷離別武帝雄心總是癡翩何姍姍其
來遲曾瞞空有分香處枉殺當年老驥詩此花若謝
他花出何事重開股七七嗤我画蛇足太多何如酣雕待朝日

魏季子文集卷四目

五言律

春寒雨有懷曾益齋行過
西還　　領謙舟中
六晴　　家齊
家基　　遊研鄒郤贈二首
兒輩摘櫻桃就樹下啖之
繡毬花同彭彥修門人王子玉盧季則兒世儀
畫儀賦　　贈曾青門三十
視李氏女東能歸述有作二首
白海棠開有懷陰生寅賓

鄭若千過京口言別賦贈二首
和苓彭子安喜雨見懷予遵用正韻故後二韻
未依原唱仍用十三元合于正韻者
官人山將歸望兒儀侃不至
元日試筆　　別封右贈
夜月集吾廬同彭彥修門人吳子政歐上闡王
子王賴晉公沈仲李盧季則兒世傚世儼兒子
世侃分得東字
積雨得晴花事後往與諸子同賞分賦

胡絅一晚詩　　黃伯衡六十一
紅橋泛舟留別邗上諸君子
送蕭有絅歸南雄遂往廣州二首
得諸子拙軒分賦詩有作
霞綺園雜詠十四首　　七月十五夜二首
上園桃花並放二首　　霞綺園池上偶作
望雨二首　　舟中贈友
孟三從兄贈水仙花二首
吳子政招諸子集屏武各有唱和詩予遂和一

首次子政韻　　次韻酬鍾鹿村夢至翠
微之作　　燈下白菊影

魏季子文集卷之四

寧都魏禮和公著

南昌友兄彭士望躬菴訂

五言律詩

嘉木道上

征途嚴夙駕起坐聽雞鳴細雨望中合諸峰雲裏生

炊烟村漸續春草路縱橫苦旱今方稼紛紛又說兵

水莊

溪陂不覺暑隨意足探尋樹帶羲皇色人宜樵牧心

行來通小徑望斷忽微岑鬱鬱東南際浮雲似欲深

又

寥寥當獨夜枕上聽溪流萋在半庭月涼生一簟秋

自來行到處不見此林邱我欲登高望其中少一樓

桃李園

東園藏秩秩紅白綠都齊會得春光意隱然芳草蹊

燕來知故屋花欲過前籬獨立無人到城頭日已西

春中

踏雨行春色山山處處雲旁過依草徑反顧失柴門

人地何曾潤東南竟不分客辭登眺苦茫屬總泥痕

登臺

野樹牆頭出城高臺亦高秋風黃落葉夜月白浮橋

意氣輕倉髮風雲重草茅荒園聊託足指顧益牢騷

春杪經翠微道上

獨自出西郭山花無數新空香飛僻路野色點江村

原上風雷合天中晴雨分不知雞犬近遂已到柴門

翠微夜聞角

相偪偶然處相期何必工似從烟水外直入石林中

夜月疑邊戍青霜偪寺鐘狂來歌自得拔劍斫秋風

溪上看月次韻

溪上當秋暮長林一小亭水流天色盡山遠夜心清

潛動知魚跡虛光見鳥聲爲言往日事忽起故園情

夜半

夢過風霜悄蕭條枕席親忽然思往古何以慰今人

靜竹露偏下寒花香未分不眠知永夜鐘鼓莫相聞

送曾止山南行

愛君頻遠出不厭別離情野艇隨江潤春風去路生

兵亂仍北府人士舊南京獨感窮山客年年柳葉青

雜咏

人際有飛鳥林泉罷我身南風新草合落日大川分近水調升雨遠嵐輕似雲坐來無一事還起望前村

又

有時聊引服開戶納烟雲泉勢爭渠落山聲匝樹吞香苑作芹水屐齒石苔新飛鳥天中斷無人訪華門

山居

披卷讀東漢慨然到逸民古人竟若此斯世復誰論

屋照榴花夜堦開桃葉春歲時都不異惆悵倚柴門

彭躬菴云五律最抑氣格此爲高渾

五老峰喜晤日淡僧

一徑萬松入前峯菊放初開門延日月登石小江湖世眼誇誰白真心不自孤偶然成信宿歎息有吾徒

江上寄黃子仲

謝家遼作客江上正秋清初只友朋意翻爲山水情高人木葉下殘夜蓼花明實有難忘處因之百感生

前年

前期意未已獨立豈辭頻葉密不過雨枝高易宿雲山岸虛鋪水鳥關遠依人種此庭階樹萋萋又一春

自江上歸重值鳥谷

十年曾值此衰壁故崔嵬徑仄獨狐走燈懸任鬼吹寒星流石角嚴鼓起城隈寂寂意中事徒成江上歸

贈甘健齋病中

與汝今相見孤燈此一燈直爲人弟子已見古先生健齋昔友謝秋水先生今更爲弟子積雨鳴殘夜高談得至情如君豈可病我欲學醫經

往原山訪羅公雨滯南豐三日未得行

旭收行長路居然滯此間陰雲垂屋重飛鳥起人難躬菴云一本一路皆出兩況身外餘庭戶意中得原山如何溪澗水日夜紛相關

留別賈孚遠

賈生常作客動輒十年餘爲友傾囊躬云似渋者無後有親在里閭帆吹大海水月傍一舟書臘後歸帆過君應返故廬

舟中

日氣才十釜清晨畏葛裙望林聽伏鳥投粒出游魚

寢熟還又解舟邀屢廢書久嫌山屋熱今正憶吾廬

送別燕无休還會稽

昔了今歸去扁舟肯載余不須愁月色正好食鱸魚

木落烟霜動秋高大水虛君生嘗膽地日若近何如

月坐同王裴生曾青藜作道愛飲酒得溫字

他鄉仍獨酒相對正黃昏何處人吹笛時又滿衣吸酒作啸來月到門

羇宦借客過亭有越王存旅舍涼風早繡衣漸不溫

余生朱徳先芝圃葉鍾麐宿倂集得辭字

天涯同作客聊此一傾卮若不永今夕將無悵後時

高樓海氣媛遠戍鼓聲悲羨得尊前句深慚幼婦辭

尉佗城

離家日向遠有友不為孤錢倚收魚婢船遲及荔奴

海天遊子路城郭越王都一上高頭望牛羊滿綠蕪

又

秋衫仍獨立愛熱傍茶爐亦欲逢今世兮悲失故吾

負試方在夜牛馬自當呼卻憶今庭外梧桐得月初

期與崑承蔔君仙九日登高雨阻次眉仙韻

昔約海幼關卻重陽期花信不相值雨中還共誰

秋鶯雙雁遠憶予二尼人正獨愁時為想前宵約登高谷

賦詩

除夕

故國今年別嶺梅不見花願言將木集未可老桑麻

客了留寒色帥人識歲差丈夫身尚健何用歎無家

過岩穆之東溪草堂卻贈

欲卜東官去春潮上晚船聞君多靜理慚爾過名園

石丈移山色茶人得水源穆之性好石又好茶而不飲酒竟從城市

到見此邑無喧

又

客情當暇日門徑接幽篁鳥押午風細花繁春雨香

題詩分曲壁別屋嵌方塘更出東溪节評論到夕陽

將行留贈白敲僧

重陰連日夕躡屐更來過卽此為吾事言愁奈若何

烟雲隨去路天地在狂歌羨汝無塵俗真宜老薜蘿

渡上

客子不能寐周回依棹行待湖山月上接水海雲生

江路夜如戟漁船火似星可知亞且烏辛苦共余情

夜泊南斜汐

夜貧羅舟夜空濛倚大江山根雲欲淨雨後月初涼
光潤虛無岸天低直可航海邊真不定明暗已殊方

上元夜張穆之見過同王克之温䋱甫曾青藜
任道爱分韻得人字時余有海南之役

他鄉爲令節花信早知春靜夜來高士深燈存故人
剝相此味好對酒愛情真祢憶明朝別居然海外身

宿何不借陳元孝梁器圃陶者了寓樓

樓上不盈掌能容我輩過許人期郭李若論羿十何

夜氣如空谷寒更聽白鷺莫言此會易向後恐蹉跎

李克濟招同陳蔺公王邁公遊浮粟泉

問道尚花放香風到蔼衣來尋李子約始上蘇公祠
地勢收雲物野芳入酒卮自今開便至重過不須期

寄別周自玲

定知行去後客思易悲秋趁此涼風路還乘渡海舟
雲天依故國蕭月冷汀洲喜得遊人札開緘始欲愁

歸途

又得身無恙衝風渡海船車輪碾白日客路接青天
土俗經微貫山川好似前高秋蝴蕩處間有水潺湲

二

停車日未晚再入徐聞城新草沿官屋敗芽供鎮兵
余銀曾昔號（舊有余徐聞銀海安之號海安徐聞爲也）米肉至今平強食
兼人虎爲條亦有生

三

日知歸以曉出門月在頭草當路上白山臨望中幽
繁露猶滋夜寒風不似秋可憐翁牧子先我涉溪流

四

云是伏戎處果然地拔雲枯藤懸不測老樹立驚人
（躬情境錯愕但從起何生出）行盡深山路初逢流水村偶夫開笑
語濟足向河津

五

如火一恸怒旋過輙已非市留宿賣肉人有坐支顧
隋得幾年盛恭爲萬世期（哭嶽三云忽然說到）秋風涼漸歷敗
景滿天飛

六

歸意失艱險緣途別買舸賊艘依暮發客路任天過

露滴須眉濕風恬夜水波中宵只靜對翻得月光多

七

南海沉鄉信北還想鯉魚每逢來路客輒似帶家書
日照棲塵面風吹不絜偏鳥歸車腳靜方肯入蓬廬

八

訪友肩與出（往洛水訪詡茲之）霜風索太乾初熟身未苦幾
夜骨都酸（叔兄云酸苦屬對何工而疏）園果隨人摘山松只自盤
坐君庭樹下不覺路漫漫

九

淡淡秋原上曉涼大不同還如滯海日記得怨天風
路與草根碧霞分橘子紅呼僮攜數箇併冷到心胸
（叔兄云單不俗每）

不晴乃畏路今宿黃泥灣（下廣多賊之地）荻竹門相次柑蔬
市漸繁倘因亂處靜（聯鄰地有亂兵馬絡繹此地賊蹤潛跡）遂得意中
閒不上州條里買船下佛山

路上有山似冠石彭躬菴林確齋所居

忽見兩人宅烟蘿嵩畫晴呼之如欲出率爾便須登

秋茗嘗應偏寒梅吐未曾所思無故折真足慰歸情

別子誼作

與爾同攜手謂予頻不留適逢歸大　離別又孤舟
寒草經年色空江盡日浮若非梅嶺路徑接越溪流

宿來青閣贈主人

主人延客意靜夜一燈深梅蕉滋清味絲桐有妙音
（主人好彈琴深夜不釋手）乍聽秋落手微悟愛閒心動足悲涼思
并憶故林

贛州別湛用皆梁芝五之京

千里路非近牽舟行亦徐已知爲此別不謂在須臾
河水流偏疾天光照日虛征帆難我待引望欲何如

路中別吳子政

曉色含旱樹秋風吹未闌自來同客路只似住寒山
送水看人遠歸途念汝單江雲蘆荻雁飛翥不曾難

仲春集東皐限韻同陳冰鑒朱秋崖劉砥瀾王
崑繩

雪上梅花在東皐景色新感時悲獨客何意集兩人
小鳥歡晴晝閒亭隔市塵即今吟對好莫憶故園春

射云正自深憶

箱阜偶作

風吹茅屋靜寒氣斂江天深鶴棚春雨饑烏下午烟小齋唯見樹野水自行船景色清明近將來啼杜鵑

又

開卷書難讀閒園花送香縱談消夜氣酣睡答春光好鳥如相悅逢人故自狂何當頻索酒醉裏失悲涼

又

徹夜偏無寐昏昏曉復然家山經好夢春鳥亂幽眠

金陵南遊客笙簫北去船被衣成遠望歎息此晴天

玉泉山

稚楞如竹立駁石綴能皮水潔窺人面山空學馬嘶微烟生古寺落日照殘碑望見黃金闕歸烏陣陣飛

又

爲此一泓水車徒日日來酩漿隨澗啜蟻慕傍山開雲頂蒼松樹不留今古苔荒烟遮白月風雨夜中哀

碧雲寺

金碧飛天半層層殿閣尊過橋全避日下馬漸升雲積水行頻失尋山氣已分繁華消國力寺爲于太監逆○射云五字最切國朝也亦回首見風塵

又

生後有神記其中是賊臣汝生吾欲殺見此反傷神分用當年石刑餘故國身至今西市上猶自殺賢人身後有錄思賢息

海淀 李皇親舊園

但見頹垣在猶聞繞徑香藕花知舊恨菱草蕭橫塘石落洞門閉畦寬稻葉長園中原田種禾有紛紛歌舞日種

得此淒涼

燕邸偶作

作客經寥落秋來雨不開逢書貪欲看問卷旋心煩高嶽雲中寺則友嵩山不能赴翠微天外山憑將兄及弟晨夕足三餐弟云無聊在一足字

又

遠望當歸去還登何處樓連陰只似夢見月始多愁似見云她情妙甚饑烏寒仍出浮雲暮欲收看看燈火夜門掩一庭秋

又

花草垂愁思依依苔石邊涼颸通夜夢曉角滿秋天

兒病兩三日余行幾二年爲兆煙雨色及早趁南船

歸舟

有約未能赴無心竟得歸孤雲秋正遠雙雁日相隨

古渡依船泊風長畏岸迴時欣同路客新月共銜杯

又

不信歸途好相看還欲疑牽牛爭浪急獨樹過船遲

落日紛無極停雲亙有思如何投宿鳥一一望西飛

丁懷人
在西也

又

歎息御河水今仍向北流清風遥入夜濁浪不宜秋

官舍鳴長鼓王商藏巨樓書生牢落甚來自舊神州

又

紆曲長河路秋光遠處明帆迴擁地立岸動覺舟行

兄弟無家寂輿梁得性情遥餘天際夢少室有孤僧

送人遊三山

亦只稱嗣去因成楚越遊春花迎棹發江水接天流

況有鍼砭術能無資斧憂出門隨處好勝於坐山頭

宿付谷晚赴隔溪人家食

野老情無偽當晡亦見招抽薪爲客仗接竹作溪橋

矮屋殷殘古空山風露高雖言農圃事肯與坐深宵

送曾周士之廣東

好花當二月送子下寒山客路長如此吾徒相往還

漸知天海濶正覺別離難羌笛不成怨春風度庾關

二

二年吾兩到識路愛能隨寄語嶺南客新從塞北回

佳時空掃徑明月想銜杯嶺上梅花發相將共汝歸

滌園

山居當恃樂性情復違時瓜蔓除方了松秧栽恐遲

揮鋤勞我僕抱甕是吾師正值秋光好千峰落日微

又

孫蔬甘味別食力致心閒不課園丁事安知圃者難

孤根秋易燥惡草日能繁汲水停前路艮朋自巘山

明生中叔自
三巘山來

寒夜念叔兄在途

室爽明燈照膽瓶殘菊花山風吹屋動霜月到門斜
面火涼生背衝寒熱發茶不知吾叔子冷落宿誰家

又念伯兄在燕

好景難窺戶深房併凍池南方已似此北地想應知
苦憶洪都別 是行予送兄至洪都 欣來石關時 石關兄黃吉處夜亦相過 風
烟虛靜夜慚我對庭幃

偶述

最愛山居好三旬五入城園林消壯志衣食誤平生
久嬾雲中鶴謾言繩上鳶夜長殊不寐出處聽雞鳴

薄暮桃花

誰不來芳日時時出小庭落花疑積雪高竹接疏星
空影猶能見爭霞忽欲明春風還一度感我百年情

玉蘭花

香借君魚魄辛夷迥不同枝頭來雪客木末擧芙蓉
亦在春風內偏明夜月中縱令搖落早芳味尚堪供
花蕊以麵拖糖煎以油煎食可日日作

山春偶作

春服宜輕杖春山面面開古藤牽白雪蒼壁綴紅苔

好友近皆去吾兄遠不來 時伯在陝西叔在新城 峰頭巖得住
假喜我無才

送曾省之往福建

東望雲無盡君從此處行颶風今不發海月獨教明
莫訝慈貧士誰言是舊京余心隨共往一聽夜潮聲

又

咸歲堪為客東風趁薄裝舟車過白日髩髮照清霜
行得春花餞坐須佳果嘗荔枝應請定真否勝珠江
昔人謂荔枝以閩產為上廣南為下者之又當遣曾東

贈孟昉五十

五十聲名久深衷貧此身 孟昉有春溪因遷圖甚佳 系高連靖節
家爺是太和人謫靖節 鉞散似貞文 南北朝蕭子號日貞文先生 斗酒歡承
夜闌花易得春綉裝原不必君自有神人

四行道上一百三首

三十始發軔 彭躬菴云紀行路程 長夏愛清晨 紀時 翅笠涼遮項
棉衫如稱身 紀裝 行馬鸞當路蝶烏與隔山雲喜艤船
中滯漳志所上壓 紀初登陸 |
彭躬菴云首起紀時紀事杜多此法門人吳正名云多篇定是如此序起手自然之妙

晴時只苦熱作雨似黃昏不受泥途惡誰知日月恩

側肩通溜水驅馬踏層雲對面難相識知投

何處村

十二

朝暾今欲出陰雨氣全無側屋編茅潔（躬云潔字長是茅性情）

天作客孤（從長天發出孤字心眼悲曠）山川留涕淚髀肉歎菰蒲

杯酒陶然醉蕭條一丈夫

（彭躬菴云胸懷有勃不可遏處不知其然而然此真性情也皮厚氣滑人知不易見）

十三

貧行思趁熱冀得少衣裘（躬云實情實境說得醒出至此翻成悔）

須秋天稍涼燒風吹眼暗疲馬更途長賴有忘勞處

吾兒漸可望

十四

泥水人何在公然牧馬揚（躬云借泥水二字一喝接公然二字下不再及一語妙不可言）

鷩鷩明箇箇野草暗蒼蒼天闊空勞舌鶯詩自

有腸亂雲隨匹馬零落不成行（是滿肚皮無可奈何忽有此句若作寫景看失之千里）

十五

合肥方苦旱此地竟揚沙（躬云[illegible]）和唱曲栽田稻鳴金

踏水車（紀江北俗）饑餐江北棗渴想渭南瓜（碩子安云饑渴雖是屬對工切而渴想字活說尤妙于下一句有情）

我僕從西至桃梨并說佳

（彭躬菴云小物土宜中俱有脈線零層補出）

十六

古說耕牛苦馬閒躬稼傻今看行路馬不及臥溪牛

（躬云喚醒古今騎客）日月鄉人去林泉可自由吾廬修竹下朝

暮只清秋（商渾清妙之句令人玩味不窮）

十七

揚策銜殘夜輕涼露濕衣星隨河影動螢傍馬頭飛

欲月流郊草（躬云草字妙寫江北落月逼真）橫雲挂樹枝行來三十

里（紀夜行）始得見朝曦

十八

破月應騎馬（躬云通首情懷在騎馬二字發出）計程有數千須知顏

了御綏若祖生鞭（即事體驗提首綏字尤妙）喘氣行難任昂頭實

可憐饑疲吾共汝林際望炊烟

十九

苦日炎暑逼憐惜頗關情揚策每辭下垂韁聽緩行

路傍貪齧草躬云可盡轉更鞭及始登陵軍法當疑唆于茲

想川兵

彭躬菴云深心人觸處不肯放過然亦先仁後義未嘗草草

二十

江北流風別江南迫不安耕田純婦女服未雅驢兒躬云紀江北耕墩廢鐘猶在紀墩〇曾則士云鐘猶在田稱見北風之不倫于南也山亦微紀田飲餐已失我躬云失我字失矣是舉生筆意前路料能知

二十一

古樹參天綠當途藏蘊多涼風不待喚酷日漫相過

偶事餘荒草閒心付逝波躬云意中有不磨事忽忽不覺逗出白鵝與白鷺明白立青莎句字有情偏耿帶

二十二

山若成涓滴持瓢空履巡道途真不易水火乞猶難躬伏大水人亦不得投樹青實足飲河白日翻苦辛知自有冰躬云五昔字骨髓住深山

二十三

下士何爲者驅車盧鳳鄉躬云情生三字輟耕誰隴上淚跡去咸陽入地居然大山川只自長風吹荒草合落日滿牛羊

彭躬菴云如泣如訴如怨如慕灌潸不休尤妙一結鏗然與窮其際

二十四

避暑無過早裝成坐聽雞星殺馬曲折躬云奇絕鈴絮路高低微靜濃露當胸落遥天與地齊曠甚寫長路人微歸思生石上倒首夜淒妻

二十五

路過潁州士張諸葛科頭與不苦談文何淡淡貢稅懶頻頻張時以收租至劉家集酌酒邀新月攀桃似故人小園同

何樹未覺夜將分

二十六

太和城北路正書得陰涼桃李如蔬容槐榆接道長風光穿蛺蝶日色靜蜩螗躬云穿靜反歸風光日色妙過此二三里交感不可當

彭躬菴云似感激太和城北爲作小記

二十七

行水江北盡接路是河南躬云好章法有水皆浮鴨無村不打鹽項城沿細雨槐店脫單衫對竈成陳事當來

麥飯甘

彭躬菴云恰好是河南典故妙在輕點無跡○此伯敬所云通篇一氣如畫如話

二十八

岑岑進北雨，岐岐向東晴。小餓貪前路，速陰許破程。西北路有道多雨越之定程交取謝之破程栗鳥飛燕燕，柳陌喚鶯鶯。躬云小綴不妨正喜驅馳急，叔兄云觀此句采攜二句是寫喜驅馳急之象長安好見兄。

二十九

彭躬菴云沉凝自在詩家佳境

道上逢市馬，弓刀側目看。關西强作客，避左特多官。躬云特字有史烟火千家聚，書生六月寒。一驢兼一僕，前路尚漫漫。

三十

曾止山云極疏客子為修偏多雄鬱之氣

家山行向遠，異俗亦相漸。麵餅頻餐慣，風沙一路添。躬云添字妙得陰旋致雨，愛日却愁炎。夾道如栽柳，長晴自不嫌。押一嫌字生許妥想却趣

三十一

山淡一夜派，斜道繞林多。岐路頻岐路，渡河再渡河。躬云有此情況井井巧也避泥尋綠草，粗泥行法汎水美蒼鵝。盡日行間處，崎嶇可奈何。

三十二

黑雨漫天落，侵淫水四周。脚邊高地狹，躬云有高地狹寫出四周身上亂泉流。險句而安小屋且停馬，短篷先繫舟。前村河又決，婦子早登樓。

三十三

彭躬菴云寫雨水急景須此快筆虛字斡出○是河南雨行實錄他方不爾

逆賊竭殘處，興亡繫此鄉。强兵施督府，凶勢大安陽。假粟行狂狡，愚民竟陸梁。其地老儒云闖賊在宜陽山中不過數十人破宜陽由勢始大孫督師率關中兵圍之亡在旦夕緩不設備賊出其不意遂敗及賊屠陳州散粟飢民不可復制矣○躬云孫督撫是以中使嚴備出鬪始敗非馳兵也至今餘灌莽，眼見是淒涼。

三十四

[illegible]甲爲南頓，躬云章法居然光武村。居然妙村字尤妙周猶非共丁，漢獨有真人。偶字妙斜日荒荒落，輕烟慘慘昏。登祠一下拜，不覺淚沾巾。

三十五

晨出雨並至棚樹屋全無畷野宿精粗窮天只僕夫依稀連徑路頃刻有江湖牧豎防牛失藏頭聚裏呼

躬云急暇有景

彭躬菴云起二句字法中有章法一筆一味三四寫孤忽苦急卻令上仍一氣爭亦挾霖雨之勢

三十六

但猶攜一淚從雨奈人何躬云閑無窮可作身象觀路沒隨青草北避泥牽蘇草又急○紀木行法潦寬散白波舒鳧迎馬洗科斗上身多只恐前溪漲無船可渡河

彭躬菴云江村寫熱河南寫雨俱入至極偏出但須標一渦如何眼前道理非悟不開非急不悟安君人鄙得增益

三十七

陽雨長城地昔公廟祀神春秋勞縣吏社日走村民醉酒還堪醉題年恐未眞空傳石烈士匪直過韓文

彭躬菴云忽說到石孝忠作淮西碑事令作者愛皆一齊打下此人可大用肅宗知之仍不用之何也詩于此乃開闔補大地闊陷豈徒弔古

三十八

一路杳無際襄城始見山白菰連水室直接刋潼關

躬云紀襄城山白草徧千里青天界半環寫景如而眞風沙過赤日暮川末敢開末敢妙

三十九

跋涉千餘里驛何泥雨中忽看新日出似與故人逢客舍通晨鼓僧寮有擊鐘坐開成灑掃未是學林宗

躬云結何妙令人全以皮膚學古人耳

四十

寂寞韓家道紛紛走馬蹄無人指舊跡空自見殘碑野草消今古眷人好別離遙遙飛鳥下望斷塞雲西

彭躬菴云五六十字包李華庾信屈平宋玉諸騷賦在內

四十一

不睹奔關勢遙山指太行火雲連地赤河水到天黃設險徒勞客躬云多少慨歎銜塵又越鄉輕風隨樹至垂柳拂絲楊

四十二

昔臥雲中臥伯兄云臥字足中欵所思在此無可憐淹歲月祇自歎頭顱躬云頭顱二字恰好近說西江去長令北雁孤持將鶴古意蕭索老鄱湖

亦備之死賊意以東登邵考其人又出良上

五十一

曉霧盈盈散馬蹄蹀蹀勞登雲垂石壁斷嶺見東阜
何日能遮擇名山去結茅（彭云此必望西嶽乃有此想）逝將形影
息役寞換牢騷（此牢騷人不能寂寞和公拈出使我豁然一開懷抱）

五十二

涌麟西岸立（伯兄云宕兄西嶽）此去定登臨乞汝高山屐了
余出世心會當飄發至不使親知尋忽到秦川渡野
鴉噪叢林

（彭躬菴云人一無高致便是俗漢此處勉強不得○西行看華山是和公本懷望見神往不禁踴躍）

五十三

龍從遺墓在谷口側臨坡諫桀情如此成湯義若何
情心難具說撫髀且狂歌水石流聲急催鞭去渡河
（彭云如井急渡河有十分徘徊意在○通首妙在都不說出　周曾云不說出處正不可說正已說盡）

五十四

東陝連西陝（彭云紀陝）長游不度雲猶存營窟制（紀民居）民可
見帝堯氏汗瀆黃摩濕眼看白書熏又傳官府至先
路辟行人

五十五

旅店牛羊枝繞林渡淨通人驢分苜蓿湯飯共樓蔥
曉夜明星落枕頭黑土封更須防蠍螫門外報行踪
（彭躬菴云蹤雜粗獷荒涼一一寫出）

五十六

匹馬蕭條客居然上壯關城門俯晉豫雉堞控河山
（躬云紀潼關）碧草誰家屋青榆廢社壇可憐今古事此地
不等閒

五十七

估客紛紛人多從別路過加溝平渡水（潼關黃河甚狹浪勢亦平）
是處可登坡越禁持私物潛裝避正科（關有稅務關因河）
當險久險在茲河
（彭躬菴云若只作估客巧于避稅看便不得作者之指）

五十八

苜蓿生西域原因大馬來至今同野草空自飽駑駘
近水泥淹盡當途腳踏開莫悲狼藉甚漢苑久蒿萊
（彭躬菴云原本苜蓿盛衰升降處悲感殊深末結更一拓宕烟致浩渺意自無窮）

五十九

樹上秋蟬了身微最健鳴爲生廿一日鼓腹二三更躬云秋蟬紀虛響衝山接傳流曲澗爭鬭來巳力竭眞可歎勞生卽小物悟出至理令人收攝斂退受虛無方

六十

彭躬卷云多篇不可無小物點綴前蓄秋蟬比杜老詠物否言之遠俱得法外意

列上成仙洞名大秦洞陰森長薜蘿道人貽棗子大棗村出大棗有三兩枚名重解僕進頻婆坐席延涼足烹茶解熱多茶爲圓巾難得之物斜溝西日避策馬下南坡

六十一

彭躬菴云急路時自有閒致最佳

山河稱百二自古說强秦短髮全如我長軀果勝人制科洸歲月數米遏昏晨定有英雄在庸夫識未眞躬云繈然自居庸夫妙七非同護正澗服人細心處閒服不細心便易失人流爲迂爲彭躬菴云中鄰鐵駟化爲斜履縫裳亦可哀矣人不稱士真道行旅書生眼中便無

六十二

古栢穿墳出交根葬子長碑記云先年墓開時土人見栢根承其棺○躬云就

晴越哉文章與祀世武帝大難當杜借對法日落芝川與河流高阜旁忠臣遺石碣有左公懋第碑記千古在祠堂有晁方鄰石先生中師是史記

六十三

歐公標目者細讀竟難知史記文如海名家賞在茲偶然成意會不必定循持自詔楊終後他篇有可疑躬云全文中舉一段洸發最妙論頭彭躬卷云子亦與好日者傳與歐公同古人集中有不類之作亦見家數兼舉未必盡僞五六最善讀書人方有此領會所得意處也古文爲後來編訂參和實有此事卽二論學庸不免他可知矣

六十四

降敵千秋辱原情惜李陵虎臣洸異類鸞室謝良朋石交傷無賄清娛爲守貞躬云清娛馬遷妾也守志不嫁沒爲土神見曼夾世南宮記○史遷深意得此宣露遷爲黃壚稍有赤鄰奸陵我京無賦者朋友側色婦女生光料絲文自及文字程嬰二君泉亦在之川○又帶嬰杵似祭鴻此二離合事○曾省之云遷陵友誼也嬰青自亦是友誼孫謂異苦同岑

六十五

觀友知平昔躬云可知朋友鄭重良才可不疑戰功司馬訟賦別子卿詩柘跋多賢王神堯大創基廣陵洸鬱根結

尚未能銷

七十三

別墅臨魚沼，微風水欲波。（弼云：佳句）清秋實惹動，遥夜美人歌。尖宵青山色（佳句寫字妙）星洗碧樹柯。幽情看不盡，涼月下藤蘿。（彭躬菴云：到此却又風致，總是性情。無所不具，只參些子假不得）

七十四

秋夜清如許，西樹圖畫中。花陰零碎月（弼云：三字從無人拈出）竹色嫋娜風。靜水明魚藻（佳句）兜盤煑鹿葱。坐來殊未倦，遠寺已鳴鐘。

七十五

馬跡亦白日，人影過橫塘。彷彿宵征處，棲遲夜色蒼。風林飛宿鳥，露草咽寒螿。西隴閉鷄鴻，譙來閣

七十六

汾陽王故里（弼云：直下句）廟貌柏陰森。地力生何厚，天功不可尋。（躬菴云：汾陽祠妙。他移不可）閒身能到此（此閒身字莫沉看）好鳥故多音。態爲成留戀（實心實境）門前日欲沉。

七十七

乘驢還有路（華州東關有希夷乘驢處）大笑夜黑長如此那得知（妙）髮隨塵日白，眼入塞雲迷。正憶林泉好，沙汀一鶴飛。

（彭躬菴云：笑笑不得，乃有此詩。希夷大有悲志。人謂趙太祖立，乃撫手而大笑墮驢，喜見有爽利以時是豪傑不得已事，爲太平之民者却多少氣力所入，英雄回首卽神仙也。此意爲和公申之）

七十八

我來兒久去，作客寺東廂。已是愁爲屋（楊御李云：愁中創語）何勞月上廳。揮爭歌不歇，擊鼓夜猶長。秋雁仍無數，連聲過佛堂。

（彭躬菴云：奉伯一見看華嶽遊長安，是和公西行大觀。今失却人性一行矣，孤蹤萬里，去住無著，宜有此詩）

七十九

昔日開元寺（弼云：紀開元寺）規模大一城。贏餘五十里，三萬七千僧。（好記手足見前人之荒）鵰吻低雲漢，蒲牢動曉星。禪師都在否，博得雨淋鈴。（此真棒喝）

八十

掃亂年來是，蒼天苦費神。肯將施大任，輕易與唐人。（弼云：自嘲自笑，若哭若歌）曲石苔仍碧，小花榮又新。無端僧舍裏

[illegible]

卜得無此不領則居山不過一隱民遠遊不過一

詞客矣於磵澗總是性皆無著根處若志　我與貴便一切都澹染不上不必聖人也

怀倫齋云世人論詩於法道理便云殊有宋氣其實出之精蘊便見風雅至處說理精實者雅頌叢

不勝指矣如風之騷彼淇澳表心來澗之類亦得焉只宋氣曰之乎

八十八

冉向滄關出秋風滿客衣羊無蘇武牧馬有騎晚日穿楊柳浮嵐粘栢枝黃河多漏浪鷺鷥不啼饑

八十九

伊洛東驅渡來時幾殺予（先將水墨派張此幾渾渊）予傾崖歌獨

鹿陟溯見多魚（躬浙上降人布耕李渭之間）易藪仍無疾采山藪有餘奈梁古道巳秋色其寒儒（躬云此二句之妙十日尋味不盡蒿同人之其叅）

彭躬畫云予了眼中豈容見此物哉然季子意中又不妨有此物鷄鴿聽其自化日未有見大鑑編

九十

馬上有明月九何始一逢陰陽爭曉夜人影在西東

（明云忠人中有數名句）鸕鷀乎溪早牛驢服未同開身兼估客戀入路塵中

九十一

日出許州城秋風渡灞陵（曹操別壯繆處）關橋頭涼露白天末晚雲青不見英雄跡但聞流水聲（躬云如此乃可言渾）晨星騎四馬三月未曾停

九十二

數里城邊沼清香遠處聞曉荷風弄葉秋藻水呈根片石芙蓉下半池蒿荇分家山難便到想此亦怡神

彭躬菴云貞可之入機清妙三月足摩無半點俗氣那得不服

九十三

分路東朝日晨光照綠莎山投郏縣盡水向鄢陵多（躬云紀寫山水）念伯歸惆悵愁予歎奈何遙憐克段處兄弟自操戈（个鄢陵城見鄭伯克段處）

九十四

昳日經泥滓明明阻一湖晴天有匪月積潦向盈途豬豕與難約蒹葭思已孤（昕約過太康軒公劉扶溝平畑水皆闇水不得至）明年來水室此會不能無

彭躬菴云予想蔡公劉二十年矣聞其使雙鋼倚風昔回首人日沈伯和近乃見作詩鈎可無作仰以此原讀文人古主腐不失英雄本色也和公先得我心進之以水脚不得至傑留此詩

九十五

西華登臨後碑依落雁峯 南峰華山之頂又名松檜峯 黃冠須早簪白髮不相容日散桑榆影涼吹黍稷風秋天何曠蕩馬首漸來東

彭躬菴云予于心中刻刻不忘華嶽詩世出世見云高但此際人不易及也

九十六

天漢接城頭征夫未得休薄寒催畫角繁露濕清秋旭日顯遊照浮雲幸已收他星俱不辨空自認蚩尤

彭躬菴云二十八宿羅胸中元精耿耿貫當中煉出智眼自無錯認然一數龜家耳悲哉

九十七

嶺頭一勺水想亦發荷花萬里錢爲足頻年客作家妻兒愁月上兄弟憶天涯 時伯子在浙叔在新城予西行在途 何日西南合來烹冠石茶

九十八

晨行將七十午到漸生饑野驛前村遠風高落葉遲淺溪清欲飲坐石冷難支促織鳴何急涼秋未授衣

九十九

秋雨送淒涼驚心過鳳陽汙泥眠御字 太祖有萬世根本四石字 然皇陵殿瀚微機往燕京值亂木果今臥府衛前豬側 衰草覆宮牆 鳳陽無城郭太祖始欲建都于此所營紫禁猶在 鳥逐茅簷少民隨社稷亡問誰能似此洞是聖人鄉

一百

宿處朝曾記逢林望此村看名尋舊榜 躬云紀許名法 計里數殘墩 社氏墓其上敦志且 朱伯何王墓 紀王 青蒿廢石門最長江北路日日到黃昏

百一

斜陽明驛舍綠樹隱招提天入高秋遠 躬云寫秋天語平而出

鳳隨落日低匹馬來鐘鼓輕裝帶棗梨喜今投宿處疏屋有清溪 似昌黎兒蟹之聲

百二

誰知滯內淚老人實堪嗟時運驚鬚髮衰微到齒牙無庾清白日有約近黃花只此微生事崎嶇過歲華

百三

六合休行駕買船出大江逆潮晨任岸乘月夜鳴榔行藏寬知樂海天雁到涼風塵雖暫息鼓枻荷他鄉

朴硯齋云躬菴諸評有深細有開拓可謂妙得心眼矣子躬韓拓是詩目聖賢仙佛豪傑高懸

清明日行龍灘道上偶用

溪莊聊信步高服趁春風野菜沿籬摘香秔激水舂
焚錢飛蛺蝶放學走村童酹酒齊歸飲何曾醉乃公

溫臣雲招賞紫牡丹

春日新晴好天香簇錦枝左花先得豔西紫後偏宜
客至松醪熟風來繡幙欹鄰人漸著姓富貴久相遺

辛丑同業中林度歲辛亥復同因賦

南越同分歲於今歲十更逢辛歎再聚說丙竟何曾
多雨梅英歎深林竹葉青爲思騎蔣夜老與有余生

辛丑除夕詞在余生生寓
是夕生牛酺後寫欄狂呼

舟泊石臼山下漫題

相視隱綠樹屋角帶青山叢竹鳥知悅幽居人自閒
榴花門外發茗碗佛前攤棋笑淹留客春芳坐欲殘

寄姚六康

過聞石埭縣名士善爲官庭宇日常靜花枝春不寒
論文催酒熟退食索書看更得野人意相期在古歡

步躬庵云偏與唐調後六句是名士善爲官注脚

再次韻贈友人

性原愛遁世一見覺難違似我竟何得如君解者稀
詩工王季友画作陸探微相對供高妙湖光正可依

晚發

結束夜方盡雞聲茅店村野花紅滴露草色綠啼人
記得分離曉行過寂寞春客途三別友長路細傷神

題画松爲壽

落落倚長澗蒼蒼發短屏誰將筆墨跡寫出烟雲姿
白雀巢宜偏丹邱道在斯著書親種得不數萬年枝

楊永年出贈

傳得天涯信飄然下故鄉更欣黃髮友來自白雲堂
對面湖山潤懷人道路長與君同驥望正好論行藏

同遊西樵贈別麥叔夏

淡遠同秋色烟霞老此身若非探勝地何以共幽人
空水明長夜歸帆逐斷雲翠微峯上立好月一思君

別湛用喈

淝泚風帆去君言來歲來不須明月夜緩入故人懷
燕趙酒徒好江淮地勢開攜將南北事一一到山齋

宿山家

山路盤巖嶺人家早夕陽梅依山徑好茗發石泉香
煨芋留殘火煮糜拌老韲紛紛名利客此意那能嘗

又

門外有行役我身殊未閒何如此茅屋長得住青山
耕鑿隨人意鋤犂隔世間鳴雞催曙色別此覺爲難

舟中漫作

鄉音猶未遠已覺客愁生欲語向何處看書竟未能
暮鐘來野寺春水散漁燈倚棹遥遥望烽臺打二更

又

日日愁風雨開窗纔一看橙花江步晚竹影石潭寒
寂寞思長醉逍遥集百端不知征戰地何處得平安

又

蓬窗渾似夜江雨大如灘小陰饒書苦長天辦睡難
皆因無事好詩待有人刪且自爲朝暮春風吹又殘

借一亭牡丹

曾往春色妙性不爲人諧好似成之皆（令兄自鳳陽携種歸中一本最盛者自令兄下種乃不復著花）雖因天后開世傳巴蜀勝種喜鳳陽來何必青城樹千年倚玉階

翠微對月寄懷范彥公工部

翠微今夜月分外白於霜對我疑冰鑑懷人在玉堂
披襟承露下拈韻剪燈長遙想夢闌處顏色照高梁

鮑子韶四十

于今纔四十聲聞登董騰游夏已遥固春秋不學玄
題詩容斗酒談讌狎良朋好是西河上青山層一層

二

幕府須名士西江久茹茶曉風臨秣馬春酒賦驪駒
欲問旌陽道（子韶生日後即赴南將軍幕於南昌）請看鄭俠圖飛鴻中

澤集出處見良謨

寄不見儼

近日開林樾無風暑夏寒家山爭雨暘樹果漸團圞
衹恐常應去官租可得完時須童子至爲竹報平安

無名樹澗

古樹騎流水無名即有名鳥飛難上去人跡向前行
沸雪爭門落雄雷出地聲灣盤村路入寥落屢經兵

上先子墳

一陌答存殁酒漿歎在斯耕田難束帶誓墓感臨池

徒抱原鴒痛與偏生我詩稜稜當半百兒鬢亦如絲

寄涂宜振

我識涂君久和光獨尚眞一樓花接席幾度月窺人直得書中住兼來湖上身（宜振方遊西湖歸）寒冰醲酒日隔此使一春

湯動古步負來翠微謬欲執贄予不足當賦此道意

撼發數百里寒雨到寒山筋力肯如此心胸豈等閒見花兒動草舉世愛光蘭求益誰能下於君見一班

二

伊予爲學拙老大媿衣書未敎頻知困眈文只自娛感君磨馬意欲我楓株拘敢蹈人之患他山誼不殊

宋牧仲郎中招同覡松大士及諸子集城南僧舍

愛避繁華境招提作勝遊高僧姝磊落名士足風流地僻辦消暑心閒易得秋使君饒逸典不減庾公樓

苦雨

開戶糾雲合小庭欲產蛙家雞鳴竹箐野鳥啄梨花天變匪爲壩人謀不用嘉無勞饑僅慮米又出長洲

二

石闕無春色寒泉泌泌來室中人不見（石闕子伯子及亡姪蕡書處）所上自生者義竹根猶發荊花爾尚關此身空復作悲涕灑蒿萊

三

忸又移家去方鼎沉細蘋周遭花裏屋一个竹中人舊碧紅尚市開堤翠柳新存亡無限恨風雨過三春

贈別詹義士

振碧如猿掛艱辛到易堂我姝慚魏野君絕勝詹庠花氣雲中黯蘭言天外香踟躕難別意豈獨在文章

旱

僻壤何勞旱中原救麥偶稞程頻達旦礫石又經秋天意誰能測民危卒未休慚予閒坐穩叢蕙一庭幽

不寐

夏雨連三日淒風徹耳酸考鐘天未曉擁絮夜猶寒錯鑄哭何及刀鳴那得安荒原徒抱恨撫枕淚闌干

遣典

水喜寂無事幽懷風所耽山空忽似雨雲去樹如嵐
打鼓頻成課羅書亦是貪還尋送睡物蕉葉勸徵酣

又

人跡不相到月光雲作織攤書纔得劚興影未成三日中索云緊分項頭二句章法妄聽思蘇軾神遊想呂巖山僧無一語終日荷長鑱

山中望兒儼不至

汝去兩旬矣前期胡不然計程當正晝覗日到虞淵
暝色松間靜孤雲石角懸歸鴉將子至鳴噪動林烟

儼兒至

我適荷林望我還汝乃來豈徒消想念且自費疑猜
虎跡交山徑犬聲出石臺挑燈論腐史頓覺老懷開

讀史偶感作

高武漢雄主賢賢禮不寬呼良惟以字見贖必須冠
讀自守鯢鮒積難棲鵷鸞可知閔仲叔安邑避豬肝

二

時勢無容失久持自有方嗣源能入汴朱晃反歸梁
易狗悲陳涉井蛙笑子陽磨書臨止沐須髮白蒼蒼

和丁觀察覺園詩韻

幽園堪習道不隔丁仙塵明月清虛照好花次第新
門間摘白雪秋色亦陽春方寸桃源在無煩別問津

二

讀書明大意采取得其長名士寧為漢詩人不在唐
樹兼園沼靜花入硯池香欲訂千秋業還紬金匱藏

三

羨公兄弟好唱和自怡怡餐秀晨光早論文夜臥遲
既堪同彩筆亦可覆前碁酒琖澆書用清真莫過羞

四

曲壁題成半當向掛響泉從來無俗韻賦授有奇偏

五

壯志依陶覺窮思扣郴絃清齋寒賤士不乞買山錢
出處吾無似蓀觴竹裏茶濃高盲發棹春老又離家
得洗閒中趣還唯月臘華涉江時公又詩未編辭成曲折屋角拂山衙

六

不獨操觚易何曾公事難壘光流案牘筆格自峯巒

下瀨沿江賦西山拄笏看自公來涖政安處留吾安

月夜坐同彭彥修盧孝則尹兒世儼兒孫家

桂彭存訓分賦

但覺閒情好登臺到月圓綠多天出少清極夜無邊

把酒容身世吟詩當管絃暢哉同數子此樂可忘年

懷白脩禾菴池千葉白蓮花見貽三五日更致

新者詩以酬之

客居煩汝致菡萏續軍持琢玉成千瓣分霞匝一絲

堂虛香自逆日暑淨尤宜對此饒欣賞紅蓮開未知（適附有紅蓮花滿池）

又

平生不佞佛御美坐蓮花借是黃金色肯遺白玉葩

清池開曲嶼凌雨漫相加縱使俱搖落采須共佐茶

山中即景偶作

冰雪頻仍至寒威日日加木枝衣竹葉水玉冒梅花

道披渾茫際寧知太古遐支離煨榾柮即此是生涯

二

摧折多松樹離披亦可哀豈伊天地閉不樂春陽開

堅節老能休爲薪匪不才枕藜行眺望一日幾回來

三

誰識陽春律想非葭管灰漫勞稱瑞雪蚤已兆冬雷

蕊納寒花苦枝膠脫葉堆莫關休咎應且盡掌中杯

四

松菊懷冰雪當窗破屋多不教傒子逸可奈正人何

冰解騎驢到人昏日易過陰霾看又重春事歎蹉跎

贈別陰生寅賓

桂花香已過寒氣早相侵將盡梧楸葉漸堅松栢心

編書徵實用（陰生新通鑑類鈔）玩世北開吟山月當逢夜銜

杯共古今

二

馬來逢榆雨歸去秋山晴白日隨天遠滿烟夾水生

千峯留總結一徑引離情莫向東南望誰能五嶽平

下鄱湖忽北風起黑夜牽纜泊德安港口柴坊

漁船半是家客凌晨急行

四月鄱湖水無邊御有風輕舟離壓浪急雨欲穿篷

雲失廬山處天浮岸艸中空煩豪客想我且歎途窮

又

晨從趣清露懸帆路較通江猶偏拜浪湖水不禁風
澤國晴兼雨船檣西復東虛天憑蕩漾身世覺俱空

又

康山征戰地水旁不爲然王業今何處書生獨泛船
云能娛夜月草共一帆烟莫漫悲涼思風光在眼前

望東流城將泊

日行三百里尚怪傍師遲檣指城烏宿波分野鳥飛
賈船攢漸近市井話先知霞影微微散天邊出翠眉

贈相人者尚君榮

章貞相逢罷論交此日新唐生徒見貌許負本知人
品藻從心得談言出性真英雄貧賤在慎莫眯風塵

宵樓文信予

谷秋亭上坐助是廿年餘道里何難至山庭有索居
水雲思宛在花樹較紛敷父子論文日無忘一起予

書荅晴盧乔則詩餘紙作此

之子能乘興山庭坐好秋籬花猶未放竹葉正新芻
不覺來爲客可知去是愁肯留餘幅在揮筆更相酬

西山過石艸埨弔之

能就詩畫趣閉戶足朝昏今我幾來至斯人竟不存
春花草裏色古樹屋邊根惆悵消魂去拋書誰共論

二

豈獨爲俏好故交頗有情圍城全魏子多力借袁生
濁世憑虞鼎空山聽鳥鳴猶聞言往事歎息在田更

日落

山中當盡處日落竟如秋白壁繁枝滿青陰細鳥投
陽公揮莫挽夸父渴難瘳竹裏莲村夜燈光分外幽

郊寺偶題

盛暑尋開士輕涼坐上方綠圍蔬菜圃碧照放魚塘
到此意俱潤無勞晝轉長日離塵市好前樹又斜陽

來青軒 神宗皇帝御筆

聖人留筆墨瞻對肅臣心龍鳳交盤護風霜不敢侵
明霞爭麗闕積翠引遙岑宵宵斜陽下歸鴉已滿林

栽菊

雜長同蕭艾青青映華門合當梅子雨分蒔菊花根
霜露豈難待修治不易論但知重九節佳色滿磁盆

寄內

今年春色苦陰雨落寒花況復水千里居然天一涯心煩多悶酒胃弱少烹茶愁作皴之夢醒來不到家

別長孺五十

慨然辛藴悉豈得老林泉湖海聲名舊子孫家學傳清晨雲封戶朱夏日當天五十年幾半看君着祖鞭

河前道上

樹裏誰家屋看人坐綠苔風頭吹日去馬腳送塵來感此思逃世俯躬歎不才夕陽憐馬首無與拭氣埃

又

小青琉璃瑩移來帝子家燕雛渾不識野草自開花馬解食甜豆人歡種麥麻哀鳴知感慨似有殿頭衙

五日酬楊黎木外見示詩

重五中為客猶書夜勝縈長命縷且作辟兵繒日熱非因酒心煩欲飲冰君居鄰八境悵望不同登

又

漸觸皆有約親傍有蹉跎不見峯頭竹想看城腳莎龍蛇歌已就牛馬走偏多莫惜無良會還期碧沼荷

郴縣

十年纔過歷幽隙等塵埃郴郡今猶是周鼎安在哉自從綠闕任綠樹出城來為謫遷逝子前朝旦莫哀

道上

風葉秋林急家山歸未遲中原祗萬里上驛不兼時謀食勞吾伯寡尤賴故知道思石竹徑清話自來期

乙卯元日

偶然成歲月比戶說春王子舍風中恨辛盤雪裏香留吉看勁木叶白愛芬芳梅蕊忍冬葉相將映草堂

春熱簡有懷曾益齋行邁

畫舒愛綠樹竟日一開門落魄遠行客風烟何處村傷鱸歎烟火挾貘失奇溫歎息向妻子能忘飽暖恩

西蓮

當若來為客秋歸木葉凋勁鷹方得意弱柳漸垂條身冷肌生粟風驚馬墮橋入秦同季子欲敝竟無貂

漁灘舟中

天地倏然黑不知西與東正逢鈎腳石偏遇打頭風水激雷聲集山奔江面叢只將身度外問在波濤中

名騎

腦醉窓偕明鳥雀繞林聲蹴踐何曾緩呼僮問是晴
綠光開竹樹白日動簷楹不見天心久誰知望者情

家齊

同居無事春日正長閒弄兩孫玩其言跳或攜
花下或就幾歸何贅前指隱穿林樾袖手隨行
或仿或徐夕陽照映意殊欣樂偶爲二章聊用
自娛

家齊當七歲行動足歡予蚤學平安字齊六歲入塾嘗寫數語求城問予平安晚隨花竹居頻頻尋紙筆歷歷指經書小慧
須知勉莫教長不如

家基

家基甫六歲隔墻出書聲缺否饒佳趣下支解識名
抖杯能後坐適館亦晨行寄與先生道早歸慰老情

遊硎鄰筍賦

名園供客玩因見主人賢曲折情相引參差斷復連
盤廊花映石複閣水如天坐此可忘日一年當兩年

又

婉延紛麗藻不倦亂離時面面轉相向蹤蹤更自宜
接談無俗韻爲樂有如斯獨笑閒遊客淵船只恐遲

兒輩摘櫻桃就樹下嘆之

忽欄時一望垂垂閒珊瑚葉密人欲見林深鳥競呼
猿孫看似液簽斧亦將吾日暮來歸去新酷不用沽

繡毬花同彭彥修門人王子玉盧齊則兒世儆
世儆賦

佳卉時時發山庭日日宜殘春將入夏團雪尚盈枝
采莉攢來密酴醾賞莫遲此花吟詠少我輩合題詩

附曾青門三十一

秋日佳無極詩思筆底收邀峯發秀足梅水作名流
方壯書盈約高懷月一樓誰能紬石室詞業向千秋

視李氏女東龍歸途有作

前完兒女債五嶽昔曾遊若待了婚嫁誰能不白頭
吾今幾百里汝隔晉三秋自是難留處千峯結我愁

又

風雷烟雨過微日到林間流潦同爭路歸雲各在山
回頭心脈脈憐汝淚斑斑遙問漢唐主和戎太厚顏

胡公理萬事天下號中庸及髦猶跟屐徒行不杖筇
闌亭同白鷺邱華長青松繼美綜冲是魏哉馬鬣封

黃伯為六十一 善書畫琴詩及篆刻

千支歲已周游藝動名流墨妙原多壽琴聲易得秋
參知分魏魏詩欲擬應劉最羨九旬母稱觴樂未休

紅橋泛舟留別邗上諸君子

若無今日會虛負此遐征不盡良朋意彌深好我情
潤香分棹入暮氣到林平苦憶明朝別前途正說兵

送蕭有翔歸南雄遂往廣州二首

三春憐見雨雲裏送君行日返梅銷嶺還過趙尉城
故人無恙在 并問何陳諸子 芳草遂湖生莫問當年事鷓
鴣徹夜鳴

二

我伯思何在君停獨見君 甲乙之亂先伯兄僑有羈旅下甚久 至今石
闕恨 亡兄見憶 猶銷嶺頭雲新綠連天暗嫣紅著地殷
春風揭去棹能不惜離羣

得諸子捫軒分賦詩有作

諸君蓬集處把酒近田家時雨添新葉春犂帶落花
人歸芳樹下詩到夕陽斜看罷牽餘興揮毫趁晚霞

霞綺園雜詠

制宅可觀土主人定不常當門濠漾遠委巷月賊防
曲曲開生面層層有別腸況眺吟詠僻乘興傍飛觴

二

行至荷亭上蛟蛩雜聚聲花欹窺檻進葉亞帶珠擎
微照從容轉長林太古生鳥憐飛去鳥汲汲亦何情

三

生徒傳講業清磬響凌凌 外庭有經師授業者 方為季子發雖

逃孔户榻捋衾懶聽鳥揮扇急驅蠅且坦便便腹此
間得未曾

四

投石當鶯夜看窗喜及朝頗聞三邑盜 傳瑞金寧都會昌盜皆聚
他館與有思向 恃有五更譙 園中有竹吹角首鼓五更即藉為守 窮討庭斯
泄泄彌且見招吾今思善策寧學援溝橋

五

睨寒深足恤博案匪天窮相勸切為此良圖可保終
戌因官法嚴須畏鬼神攻倚伏觀恒理搖搖適意中

六

無日無朋友偶無尚有兒深同卽蟀（晉公語也）喜看立

問仲詩過若移幽院迎風選密枝涵軒花簇得何事

不相宜

七

曉開響竹房青宜竹生涼草滴垂垂露風吹裊裊香

詩書消日暇景物助人忙水沸茶初發蘭花滿一堂

八

荷沼分三處當中置一亭清香遊桃笛馴鳥啄窗櫺

客到兒姑待影斜睡欲醒羲皇吾不識開眼望林埛

九

雙江歸上閣（上閣頗迷獨後頗念之）朗若對秋山還自雙經水

水東來霞綺（每渡雨水）來看一老頑追隨花竹下恍兆友朋闈

文采兼存素庭柯愛白鷳

十

朝餐宜啜粥嗜好各依隨肯受長源謗（予性嗜糖無可配粥飯）

攢堵節桂（性不能飲）採池蓮蕩美出盡界香吹肉食今來

少圓丁莫拔葵

十一

令尉能存客徽巡飭此方枕安幾夜夢雨送一天涼

詩德慙鄰從詩人倣太康開門明月靜水樹漾蒼茫

十二

菱棠高丁頂適花又出菱淺苔留落瓣客樹護危巢

只對科頭客無煩稚穢嘲同題詩適興隨意不推敲

十三

落日斜穿檻尋芳曲徑行雜花隨地發斑竹漫天生

待月前池得看山獨夜清逍遙西望盡忽起故園情

十四

日夕名園任遊觀勝主人晴明無數好烟雨一番新

秋到黃來葉池光碧映身但令罕物役其樂過于春

七月十五夜

初秋涼雨過天洗月新磨薄露忘深夜臨風發浩歌

人歸庭宇靜魚動在池波清照同千里良宵奈若何

又

果端那說競地下獄門開（釋氏云中元赦罪地獄開俗皆歸家迎神）永坐

先人罪忍增孝子哀若言今自返他祭是誰來正道

如松伯寧將枳棘栽

玉蘭桃花並放

夼晴花事好豔素交庭柯心賞真愉快形容待若何
嘅寧湘客怨騷並美人歌最羨辭榮叟同舟載芋蘿

又

自宜欹側看指點向吾曹質豔明分玉蘭香恍自桃
誰能孤麗日寧不醉春醪連理將無似偎紅未損高

僕䕶園池上偶作

空潤眞無着池光入宵微魚從天上躍鳥向水中飛
竹色淡皆徑荷香戀葛衣嗒然吾喪我僮僕亦忘機

望雨

春光好是晴樹尚有繁英豈願佳辰雨其如田父耕
風驅雲舟盡星照夜還明民力東南竭憂時屬鯫生

二

耕者頻頻見人牛歎共閒且云連歲儉能復此時慳
餓絲眠枝軟乾紅着地殷卽爲花卉計亦欲聽潺湲

舟中贈友

江天歲候蔣冰雪送歸程中路還相値扁舟喜共行
事師風海俗交友露眞情寄語衣書者儒冠浪得名

孟三從兄貽水仙花

花蕚垂垂寄蘭梅又作鄰（時寅是花于蘭梅間予居與兄最近）性原
號水石何事擬金銀瑩澤抽條早幽香別映春一枝
伉衮皺千葉始爲眞

又

汚泥出不染高品似蓮花素壁裝黃玉淸泉浸白沙
江妃曾解珮河伯自餐華好是庭堅詠偏宜處士家

吳子政招諸子集屏武各有倡和詩予遂和一

首次子政韻

山川迎戶入坐臥看雲生好是盈尊酒能澆萬古情
羣賢王序得聯詠庾公淸不寐吾曾慣遥疑擊缶聲

次韻酬鍾鹿村蔓至翠微之作

感君思夢賦遠到野人家幻入槐安樹毫生太白花
竹烟虛夜月幽臭萬春茶何不眞來卽空教望眼賒

燈下白菊影

重陽秋節盡糸致濯寒芳守黑因明著得淸亦暗香
衆後形物換眼轉化工忙孰謂幽姿淡離奇滿艸堂

七言律

魏季子文集卷之五

七言律

寧都魏禮和公著

伯兄際瑞善伯訂

梅嶺

久意庾關勢擘雲行來十馬可齊輪乃知奇險因豪傑爲笑虛名誤世人新艸年年生道路布衣落落老風塵誰能弔古悲秦漢尚有張公廟貌存

彭躬庵云看他用意直入筆力跨越何等氣槩

別饒蒔庵

司馬當年少特雄棄繻端不讓終童饒舊爲人學有豪氣後爲瓊州司馬自應匠石過輳木竟許行冲入藥籠細艸路淹黃崖雨芙蓉色老鯉魚風分張遂此愁知已天海蕭蕭一望中

秋杪即事

海上風光日已微照來林角尚依稀何當野火燒天發逆使餘　失曉嘽巖邑長驚袤婦哭空村反見大軍旗人生但得有名死荒艸寒原不敢悲躬云烈丈夫語念悲壯

花朝寄山中諸友

篛冠竹杖向蒼崖桃李叢中三兩家千里獨爲南海客半春空負故園花小園盡日來飛蝶短艸新田有鬧蛙道是勸農晴最好是日名勸農日晴雨歟却慚溫飽飯胡麻

清明寄呈兩兄

禿頭短袖意蕭蕭野館長陰貫寂寥僕以插門方見柳塒纔如掌自生焦風吹棟杜春相憶雲隔松楸日

未消符望還當何處是屋南斜水帶橫橋

彭躬庵云杜劉高調

舍舟行澗口岸

野艸野花江上村家家犁耜水田勻鶺鴒飛處橋頭路蟋蟀聲中客子身新夢日多憑薄簟故人春思在衡門此間可有胡麻飯未許桃源更避秦

彭躬庵云風骨麗美中含淒徹逼儷眞右丞

山橋

小橋村落對河津緣樹如牆不見門水氣欲生山半

雨孜烟樹作渡頭雲野藤過石牽人曲古路行事老
客身海與漸親家漸遠有懷索向夢中論

仙易亭題壁

乍雨凄風古寺幽閒亭長抱一溪流都緣刻了分蕉
鹿御使韓生笑棘猴春鳥殼多依密樹暮雲時見有
行舟十年觀海真吾願豈意高凉半月留

浮沙

一片浮沙白似烟傳聞逐漲出獅顛不愁堯水居營此云有意無意幽絕自得
窟直與虞君共土船跣足初知荒艸力低頭恰愛野

花鮮人生適意爲真樂興盡還舟枕臂眠

別馮載賡

逢君之始識君真落拓如予未覺貧花竹見招秋可
倚烟霞愛客日相親久知不嗇多醇德不似楊虎托
舊臣此去爲言湖海士天涯尚有老成人

別朱德先

天涯一見即流連哀爾常歌村老篇我去竟先浮海
路與予約瓊州同歸君來不用買山錢欲同隱其妻兒耕所懸知碧鶴
當婚女于予友人子有東淋之語任食玄雲可學仙德先鋭意學仙記取

春明花信好莫教遲發貢江船

自海門乘月過阿字茅亭

我獨行來十里村月高猶未掩柴門天光竹色相依
映地濶亭幽如夢魂閒落頓生清淨想對君不覺未
歸身悠悠長夜無多語明日東風便欲分

廣州新雁

爲愛南溟避北溟早同落葉一聲聲昔人愁是關兵
氣于我嫌爲特世情私覓稻粱朝自飽羣疑炬火夜
相驚好當烟水深深處莫向人間作意鳴

題張曲江小像

十月梅花嶺上過短衣曾拜曲江祠石林寒色自終
古落日荒亭有所思世士只今無此遇斯人安得與
同時聞君名字見君像風度何如欲似之

路上

嶺上桃花又一村重崖欲徑入江濱空山雨到疑聞
鬼細路雲深不見人林樹竟從天外出陰晴忽在望
中分溼衣透背如冰雪自笑年來愛苦辛

彭躬菴云此與五古丙白水途中七古丙贈李元仲皆同時作艱難辛苦愈自激昂足知季子

奉送伯兄北行

數千里路亦門庭最是崎嶇入帝京春水下船浮地勢晚風騎馬趁人行邊歌早已通南服蚵艸還堪望北平好景好山惟叔季知兄長道總關情

甘健齋索白桃秋詩以贈之

匀庭盡種紅桃樹中有白桃竹下栽最喜花先正月發卻逢君在了溪來幽人自可相持贈春雨隨時到艸萊直得他年能結子（白桃以早辦能實者佳）始知繞屋不須梅

彭躬庵云高素朴老七律妙境

伯兄云將由燕京出關因寄

陰雨沈沈閉衆峯青傳冀北出關東長城不敢吞形勢遼海何曾有颶風馬望塞雲知廣漠臺開烽火憶羣雄蕭蕭瘦杖憑高處嘆我支離夯石中

題祁余居

伯巷先生愛隱淪詩書自足長兒孫無營不折東山屐有客長傾北海尊更閣懸崖牢蓋屋已栽新竹待開門金精洞口幽人徑乘月能來一問君

碧玉洞

通溢香林懸仄徑到來抱膝坐寒磯散飛長谷千絲雨收作沿山一道溪亂草幽光青入洞遠林微見綠如畦陰陰森色催歸去出得茶園日正西

別王問溪陳人白歸海南

荷舟曾記泊那港微月輕波剪剪風一別定知難再會三年豈意此重逢欲隨飛鳥歸天外所謂伊人在水中果罷朱崖爲棄地吾當泛宅遠相從

曉遊蓮洲寺同何不借梁器圃梁芝五陳元孝

陶若子　一

間舟不見坐江邊明月銜峯未上天水石林中安野寺木棉枝裏出漁船高秋夜靜人如鶴清露風微艸是烟尚有東坡亭子在君來猶勝建炎年

羊額閒有百歲翁同何左王梁器圃訪之

古荔秋陰直到門徑隨好友訪遺民雙親見背五旬外孫子難看百歲人最喜呼兒來酒肆還能送客手江濱羨翁飽喫承平飯冠服猶然舊制存

賀麗天徵湯公六十詩

野叟尚能言舊政長才竟自老阿邱溫公結社猶年
少永叔歸田御早休雨愛常平秋應節風行鄉約夜
無變（湯丁其地立常平倉講鄉約）煩君爲問賢公子堂上何人是
座頭

宿江夜泊

歸心最喜坐輕舠向晚維舟傍野橋山近不遮汀岸
月水清初謝海門潮（廣潮至胥江止）魚鹽小市繁燈火風露
高天接酒瓢前路尚愁灘佰仄望來鄉國益迢迢

過飛來寺

軒轅帝子留遺址梁主衰年落梵宮六代鶯花歸大
峽一帆烟雨過前峯碧流都石空濛外丹閣青苔想
象中爭覺高天聲欲下聽雲深處不聞鐘

拜梁仲木墓

歎我飄零遲作客思君不見涕潸然竟持萬古滔歸
地默對孤墳上問天芳樹莫教春爛熳寒流猶是舊
潺湲男兒未了生前事再到人間已八年（彭躬庵云仲木偉男子生平以朋友爲命得此可不死矣）

聽梁公狄談往事

爲我且斟酒一卮南朝遺事竟如斯孤臣目擊興亡
跡賤子思鞭將相尸齊鄭戈矛空鬭艸江淮謀畧但
夢絲斜陽欲下山川淚春雨春風何處悲

又

峯頭智聽說江東二十年前一夢中罷政徒勞傷伯
紀（崇明史忠襄督師于外人有罷李伯紀之歎）著書且莫論高宗（予曾作宋高宗論）
蕭諸山杜宇啼春日洛水垂楊繫曉風可惜當時凌
御史（諸驕風爛河南）空狡罵賊死英雄（梁公狄云當凌之不盡其用此古人所以重慨于張雎陽也重其忠節尚是第二義矣）

清明

江波柳葉一時青四野雲生雨欲成海上燕來知氣
候客中人又遇清明一天空影迷魚雁幾處春光各
弟兄（時伯兄在燕叔兄在新城予在贅廬）護道先塋疏祭掃荒烟寂寞
鎖諸陵

牡丹下送人之滇限韻

江北春烟一帶長江南春色滿垂楊離筵正值開花（叔兄）
后（不折丹名君后而有旨）風俗遙看祀竹王會逐猿聲過棧道早隨
雲影渡瀟湘相憑萬里舟車力寄此傷心到夜郎

經太液池

西城雨過碧池涼御苑亭臺散水光不信疲驢經此地可憐飛燕出危牆（板見云工紋而）荇絲細艸秋根綠菡萏殘花晚葉香遙想當年遊幸處橫雲古木鬱蒼蒼

分水廟

尚書河伯祠仍舊（水樂閘尚書宋文禮通此河）波上分流至此閘南北放舟齊順水東西狹岸亦爲山鳴禽似愛人歸去老樹常看客往還牽纜正愁紆日月清波細藻一開顏（自北來至此始微見荇藻水亦北濁南清）

獨山湖

風塵久已別吾廬作客來歸念客孤（有客期嵩山未能赴約）清夜夢行中嶽路開胸但見獨山湖輕天潤水浮村落遠樹平堤入畫圖烟裏遙呼艇子出小鱗貴價不如蔬

同伯兄登燕子磯

江寒風急雁斜飛兄弟登臨雨布衣白草黃沙歸到此孤蓬短棹欲何之金陵尚記來時路鐵鎖長縈往事悲指顧忽然天地黑波濤隱隱出旌旗

與友人期西行不果歸至望湖亭望廬山有懷

日暮

七年三上望湖亭雲掩寒山隱隱青目雪來歸人已瘦驚風直射水無情迢心竟負三秦客對面難通五老僧記得石林霜葉滑忘飢急過萬松坪

送蔡靜子

長夏催歸湖上客將秋欲種故山田玄魚在水仍潛藻赤日無雲苦坐船事屬興亡仍載筆行隨遠近不持錢到家應是涼風飾江岸蘆花白似綿

嶺上

嶺上寒雲一逕斜春風吹客向天涯路逢險處偏多雨人值花時不在家青氣暗生疑海嶠白光明照是汀沙催車遙指江村宿疏樹茅簷噪暮鴉

悼王說作

生年六十老柴荊州府從來絕送迎留得孤魂歸侍帝近聞一子竟爲僧詩名只博墳前草筆札還餘紙上情他日重尋思驛寓（說作寓處）夜潮空打蔚佗城

拜湖壑山先生祠

先生忠烈一門齊公夫人李以救民自就俘絕死女
闔父母爰投橋下死弟君烈君澤
二姊皆死丁獄兄君禹
在九江不屈斬于市餓到千秋永不飢皆畔許留
孤拍在簷前只有杜鵑啼微軀再拜瞻顏色短髮多
慚卜瀞淚怪得世人推節義至今還自說江西

寶華洲寺坐雨

乾龍多殼還噪雨飛蚤正晝欲昏霧雲明嶺暗添湖
自向小窗低助竹陰物序又驚初夏節鬢須字老百
年心林泉暫許閑身住獨賞聊爲抱膝吟

扰

慈聽萩萩鳥湖校客舍絕句靜掩扉解作炎涼常此
刻來如潮汐不愆期病餘猶幸非君子驅爾空間誦
社詩海棠綠濃梅子　層層還自著棉衣

宗忠簡公故里

宗公舊宅市南門單族寥寥尚有存公世已久絕舉族亦止存數人
曾是留名當亂世故今無後慰忠魂遺天碧艸隨人
坐落日黃塵任馬奔爲憶渡河呼不絕山山還似陣
雲屯

西湖感興贈青州劉止一

寒風吹倖雜啼鳥四海蕭條氣未孤莫漫衣書卑管
晏曾當撥耶試孫吳樓船歌舞消王業澤國雲山入
霸圖細話不生君共我久棲蹤跡老江湖

江上口號寄懷伯兄

老兄近歲難離我身在長江心在山磨墨畫梅應幾
許提刀刪樹亦無閒薔薇花發疎籬豔湘竹筍生曲
徑繁植杖吾廬呼稚子恐無聊賴悵然還

見竹筍月季花憶故山

孤寺天光似泛舟竹林春暖最堪遊莖莖新碧初齊

簿朵朵香紅半落溝嬌女莫因多撲蝶小兒可解急
驅猴山中筍時最被猴虎須將竿守護之故園西望生惆悵獨倚湖心
水面樓

人日伯兄在城叔兄住水莊觸緒成詩

人日看花成獨立梅花已落桃花開列羹盤盤同兒
食移竹華莖傍屋栽樹暖葉生蜂競出山高路險客
仍來弟兄却似分三國踏磧容傳王佐才

次韻別翁廣三

見君勝似聞君時未別先言別後期物外何妨成爾

泛堂前可許拜妻兒已當高臥謝安石（翁原作官不令棄去）
但風流杜牧之（翁時在帥幕）詢我翠微蓬蓽士交情真濟
到無奇

送友人之燕遂出遼東

靜夜撫書有所思春風遊子竟何之獻圖任破姬丹
國攜泉須斬主父尸能去海東雄莫恃偶征遼左樂
先悲如何估客頻來往闔道遼城不苦饑

贈別宋維德昆弟

每向聞齋論治平君家端不媿榮名已欣羣紀交喬

梓又見庠爲作弟兄使院秋含籬菊嫩澄江夜帶蓼
花明翠微高處遙相憶霜信初傳第一聲

遣興

策杖隨溪得曲行山花樹葉盡新晴一園修竹天光
碎千疊危峰地勢生叢薄日高聞虎嘯俯厨飯熟報
鐘聲路劫恰好逢樵子聽說城中又避兵

別鄧將軍

同𢆯城郭見虔州形勝居然控上游最喜虎臣分帥
節職連文吏制諸侯水天旭日開清漾簫鼓樓船動

春秋獨見望中涯旆遠故人惆悵立江頭

黃介五七十

生在重光得令辰人間喜說舊庚申（黃生于辛亥閏壽遐在庚申）
雄心我欲逢青眚（牛十二月二十一日故用眩思平事）仙簡君看有綠
筋老壽叟堅離亂後深杯共愛歲華新（時立春七日）定知
王茆兒孫貫百里由他太相泰

遊蓮山

破雲出谷上蓮峯古殿寒潭老臥龍太在陋身憑稚
子（做從）攜持滑路得村農鋤蕙欲盡岡巷竹伐木將無

引徑松猶喜客偕翻貝葉空大夜半自鳴鐘

又

興廢十今得幾年催科零落到林泉乍寒乍暑隨成
氣時雨時晴不任天風霧忽吹迷曲徑夕陽倒影射
平田諸莫別有人間世此日閒情便是仙

上先妣墓

卅里江村風木哀松楸亂盡更新栽恭承慈愛思春
日細想音容戀夜臺半老徒憐雙淚落一年纔得兩
番來椎牛自分非兒事宵雨蒸泉長艸萊

送鮑子韶從右軍幕

離鞍駿馬逐晴雲雙水城邊一送君苦竹欲逃張隱士落梅還賦鮑參軍角聲吹去饒歌曲箭鼻磨來有檄文霜夜月明刁斗靜幕中愁緒更紛紛

逢爲次詠伯子遇宮事始悉且感其推解營護之意述以志別

嶺南過雨日洸洸獨漉鳴刀托苦吟客底相逢空飲泣道旁歌別不成音脊令傳恨多君德鷗鳥忘機豈我心但使浮萍天地合恩讐誰淺定誰深

楊參未外兄生日

閒守巳欣成卷帙時家書初就授經每喜得時賢雙江居處如塵外八境風光在目前旅況難消竹葉酒佳辰正近菊花天欲將鷄黍爲良會又値文參好大顛時參未九十四歲是日適有館穀

元日

霽雪晴雲鵲曉天梅花欲吐照堦邊祭餘憂樂逢知氣回首冬春又紀年撥殺寒銜翻碧色初明遠岫疊清烟東風欲暖韶華醉椒酒頻斟少者前

又

山靜時聞衆木喧衣冠楚楚拜三元堯庭可貢重明鳥舜屋今餘朝廟猿猶見雲洸遮北極爲看花發到東軒兄曹亦解閒評論共有心期在不言

溫仲升六十

羨君六十方清健未著時冠四十年松葉不須篸服餌溫居廬有蒼松繞之梅花正好上賓筵肯將樸意存千古別有詩腸可百篇下壽許隨看上壽重觴春酒欲忘天

湯動吉謝宜爾從陸歸山中去後憶之

寒雨濛濛臈歲華芒鞋衝濕返山家滑泥細踏溪邊艸殘雪遥看嶺上在在昔跳行經地角于今端坐想天涯老夫衰颯慚筋力一任停舟滯淺沙

山中送客

山庭秋葉落紛紛策杖峯頭又送君直是心期貪妙悟豈徒才藻愛佳文輕帆去去雲天盡高閣寥寥夜月分梅水正從章貢下雙魚頻可訊離群

偶題

離家端爲欲投閒靜坐偏敎思不刪喧夜遶闌通竹

水占船時出看蓮山（字都蓮山雲蒙則必雨開則晴）方披前史逆爭戰郵得遙書費往還芝艸有心饑與食神仙何意在人間

臨別贈唐羽雲

滿林霜樹出幽燕入路風塵意惘然推宅昔曾聞子敬買絲今欲繡平原高車駟馬爭流水小竹寒梅覩晚妍多少豪華刊落盡如君贏得姓名傳

金龍大王廟

浮海不登海岸廟停舟敬拜金龍祠把椎怒目還餘

恨血食香烟豈有私轉望風雲生殿角遲聞鐘鼓出江湄天昏日冷狂瀾急欲問明神如未知

登虔城四望感賦王柿庵觀察索步韻

層山二水繞雄城四面烽烟接境生愁見桃花開處處爲憐芳艸故行行賦詩自昔曾驅賊飲酒從看善用兵實得王公臨此地會教桐涧早能平（王軾丁飲酒賦詩）

踰歐上關

歐金自鑄得千將肯就頑工問苦良可是登峯還欲上嶺就下澤有餘長笑崖雪盡梅花發芳陌春生竹萬香詩興談鋒歎麗兌不禁遙睇孟襄陽

響水閘限韻

瘦生寧爲作詩癯照影明明水一區不道青蠅汚白璧且將紅酒滴珍珠山低碧落孤如立風送晴雲疾似驅借問隨堤千樹柳卻緣何計避樵蘇

賴晉公訪予瑞金賦別二首

早秋酷旱助驕陽飛鳥長林避日光求友誰能行咫尺立身君自不尋常池蓮萬朶香風送古樹千章暑氣藏領取清虛差足慰適園佳景共相羊

二

山水良朋合有時漢仙（名岩）還作魏無知能存古道方非俗不負吾身便是奇碧落多風搏健翮清朝向晚足嚴師君歸寄與同人說黑髮光陰莫浪施

會麗天看山樓

亂條難得此亭池花樹參差日影移佳客路輸豈漫列主人圖史恰相宜正當前廗來三水會占東風第一枝（吾邑有三江水合狀元出之識樓適對此）城上青山如屋裏（樓臨城堞面山）卻令摩詰早題詩

詩人多宗之吾無名穆地尤偏新泉清冽茶香發只
山枝心自復年

廿中純來有感尊君子捷齋

冬氣旋尖欲雪時梅花香發露寒枝方欣見爾情何
限為憶良朋更有思商壟只今留宿草荒齋猶自掛
遺詩幽堂得山易堂子弟誰稱最望得傾覺一抔文

中秋夕行在官廿後詞酌月

今古興衰局一盤聊從紙上覓周官四瓊投出榮枯
定他片宮圖廿川六變此川四變百子真成爵祿看每行人賦百子良夜忽

開新氣色清光為照舊衣冠星臨萬戶知何處月傍
九霄正寸寒用杜少陵宿左省詩及蘇長公詞

又

蕉鹿于今夢正長全朝文武竟荒唐何如皎月雲中
出恰有輕風分外凉自自去官來酌酒笑他為吏者
探湯清秋只與閒人好策杖行歌夜未央

和曦宗和尚韵

和尚五雲開法雲西華古剎作東林青松蔡裏聞天
籟寶殿光中服妙文左阜平虛橫薦帶上方氣象憶

三墳更傳天外來奇語惟有心知不敢云

和蘇休聞溫臣霙小園賞芍藥

樹枝長作養花天臘日晴光倍燦然不有名人題好
句豈教國色負當年丹華碧葉亭亭出清論幽懷種
種宜相勸莫辭婪尾酒酒之後稱日婪尾酒芍藥殿春名婪尾春將離呼
取憶尊前時休聞將歸鄉匡雲有湖廣之行

冉過適園有懷楊惟才宰涉縣

擁青城得乞閒身官撤頻催作令新執鬱居中幾俠
士彈琴堂上一詩人故園明沼花含月高阜虛亭樹

出塵回憶唱酬渾似昨何時更與細評論

中秋夜賴維牧晋公邀集芙蓉亭同王廣生李
民止胡若木次兒世儼

淡吏笑語洽清光不記佳辰別一方月色獨教今夜
好今歲多雨此夕倍明月秋風猶帶夏池香今年荷盛發秋花如夏同亭
只宴武南魏御楊留題翰苑王遨遊轍盧堪羽化舉
觚盾欲飲大漿

又

勝侶相將逸夜開無端感慨望中來荊山不鑄千年

踏人液容思有尺臺平老深知清暇樂吾徒盡房賦
詩才人間未了長宵事海蚌生珠免結胎

筱當道上

前程近百百重山有路何人乞得閒長逕緣崖二十
里小溪渡水廿餘灣日晴披影窺雲過雨忽傾盆來
足報入夜到來忙借問右湖好友未曾逢

得家書近事叢集長兒世儀獨理念之賦示

花間作客好悠悠披紙看書始欲愁有汝獨勞吾得
逸伊誰叢擾日無休因思理劇當時習歸訊處分考

進為史為及鈕亭下草丹香共坐桂蓉秋

伊欒仙三十

汝飾為躁別有天其人如玉見當年已非長歎尊論
誰不學友清草太玄山色欲同秋色淡閒心正與道
心堅我今六十君三十自是吾廬嬾欒仙

曉行

仙大人側不成眠御誤雞聲認曉天密樹虧光披艸
露輕風帶月人山蝴閒身好其絲管客顧影深嗟向
眷年一度香花開已過新亭秋色意空懸

答贈趙霱郵過訪詩次韻

多君鄙賜忽相存此是人中邁等倫氣節昔聞凌海
嶽文章今欲滿乾坤荷亭香動佳懷暢湘水遙來友
道敦不有秘思堪作賦飯生端媿任梁園

又

蓮花過頂竹閣天詩思逢君似吸川萬首奚囊真足
賞百杯濁酒不妣賢聖中自信齊歐九方外何妨好
人興得忘嬾眠無物役相將共話羲皇年霱郵刻日趙盧陵交
樂又頗有僧家詩文

飲文信丁容秋亭即以言別

老友相逢興不慳水天雲樹看迴環隔江難隔誰能
隔閒處投閒竟未閒即席方欣同永晝舉杯偶欲動
離顏秖煩寶厤傳佳句　任若封節閒關

六日曾昔歸里蕭恂君以是秋閒未別追至瑞

金而予適行矣悵然賦寄

百里崎嶇來送客千秋氣誼更何人章江泛棹留多
日曉月開逢又隻身豈謂歸心難久住每當遙憶易
傷神儲生信是無惡跡孤負山陽趙景真

過石湖訪鍾士雅不値卻贈

石湖雲物過商秋擬得從君作勝遊止水到門心自逸佳山入座境何幽交游詞賦千人傑翰墨丹青一筆收讀罷碧牋騎馬去斜陽反照欲生愁

又

世上於今不好眞萬山深處有斯人要知諸葛稱名士未許齊邱作隱淪松樹林中棲宿鳥桂花香裏得閒身秋風已動尊鱸興訪戴還舟事亦新

霞綺園園丁

君家得此好園丁鎭日頻來花底行百擔池泉肩上運千莖竹樹掌中成吹簫深夜兼防賊念佛崇朝不任聲時摘園蔬供客食蘭盆疊換最怡情

自負留返霞綺園

經旬別此如經月歸到園中似到家溪水未過遥指樹房門不啓且看花荷亭桂子黃攢粟鄔峽芙蓉豔鬬霞撩得老身花底老已忘白髮問年華

街兒孟三弟猶仲偶得幽蘭招賞遂以見貽卻賦

春蘭已過夏蘭遲那得幽香此一枝長葉拖雲像緑秀萵花經月未離芬招來對酒昏難去掇向閒齋夢亦宜自是阿戎多逸趣芳葩新卉不吾私

閒忙

誰道山中閒最勝山中閒事百端齊澆花自把園丁水拔土常需指甲泥好景幻觀非一一同翠遊賞亦折折興來呼酒兼分韻猶恐巉巖日易低

二

入夜天邊月吐光漸看山樹入蒼茫行過疏竹身移影坐到平塀水一汪酒不投瓊徵史傳花無定色畧冰霜雞聲露冷催歸去齊發高歌滿路旁

九日黎生於鄭在山中同彭彥修及三兒俱有詠

鯉魚風發雨瀟瀟好有黎蘇結伴吟 謂黎子雲蘇子贍海南事 綠竹裁雲隨興破蒼烟學海與天沈黃菊欲插羞無鬢菊蕊凌寒始見心時序又驚秋色老提來桑落且同斟

又

任峯無事更登高秉爇煎茶與亦豪坡老重陽剛過
菊劉郎九日怯題糕山中有帽還吹孟嶺下栽花豈
學陶將汝續成風雨句官租猝已付兒曹

過河東訪莊渡上人不值

冬暖晴瀾望欲迷小橋延袤獨扶藜遙山一派烟光
接近郭千家爨火齊南渡法開傳草筏東陵圃盡入
招提寺在里文僖公舊讀書處攢眉而去非因酒何事遂公出
虎溪

同吳生子政彭彥修及兒輩花下飲酒次韻子

政
城闉花謝趁芳山鎮日花前共倚欄老眼看詩常兩
字枯腸到午已三餐花吟爲子搖搖發高興能誰稍
稍開把酒亦寬借集薔薇酡便覺破春寒

孔生惟叔來琴敬執贄願行卻贈

莫作分外寶身白粲爲駒蚕遇倫識路云何每款
投採敬應自有龍賓秋花媚眼心途深夜燈捫星意
向此擡杖峯頭成遠眺千山晴靄一歸入

吹花朝韻

惜花喜說耙花神呆炉酒槳對面陳饞口多稱時合
日散情代養老顏身泥壺斟出淺深得甕盌堆來大
小勺餘食偏分諸稚了看渠歡笑發天真

還山閱吳子政新詩因賦贈

愛吸山中清妙氣山中況復有吳生易堂真意汝猶
見詩國遺風我媿名松柴當春延醉色梨花過雨發
新情臨將晨夕同倡和卻悔移家去任城

送黎生於鄭遊江南

黎生夙慧少知名詩格年來漸得精讀史猶存三百

首集經纖類斷分明生有詠史詩三百首又分類纂五經快覩江左山
川大任爲胸中水石情生著兩[illegible]爲語故人吾老矣撑腸
五嶽尚崢嶸

還山中夜雨口占示兒曹

宵樓常樂春夜碧山深寂坐春寒意不禁寧向佳花秖
寸割觸來愁緒即千䇿汚泥亂點紅桃片濃雨不吞
絲竹林一病一當程課業一人將母在城陰時世儼從[illegible]股叔
世俶命其先館理業世儼侍母於城

附

世微蒸和

號斜山屋春爭麗雨地勞勞思不禁花色如霞紅

一派竹光隔水綠千尋舒料風日消清晝愛看雲

烟返當林自假抱荷達子職兒同諸父惜分陰

世儼蒸和

登樓西望倍情淡運憶追隨不自禁勝友準疑天

上立好花只向夢中尋人鵲歸僊憶悼惘纏綠秋

譜定如悉念乖脈夫記得佳言入語林展讀示詩

驚物損滿園

動森有感陰

世儼蒸和

鴨月花咸歸舊室山光清妙喜難禁歡心只在庭

前得紫巾遲來花下爭雨路紅泥沾赤舄晴黍白

雪南書林黃將愛日等閑過履長分陰作寸陰

過猗仲弟看花高興未闌遂留午食同舉從兄

及諸子弟伯兄孫家桂

只用聚首稱難得況是連枝好弟兄爺只東西分薇

艷座于次第出肥腥不妨稽古開疑問亦可哦詩迭

和廣寂寂老懷因大暢任他霾翳壓江城

偶過植園主人不值漫題

水光洸漾帶晴烟菜圃中間曲徑沿迸翠最牆春掛

雪近披魚沼曉流天蹤花小石孤庭得墨画名詩四

壁懸好向周遭欣賞足蕭蕭獨返意悠然

疊前韻訓華陽鳳鎮師惠和之作

少時猶記動烽烟俗尚澌彌盡濮沿似子堪為長白

江伊誰酢倒葯藍天深情自有傳薪在定力何難析

紫懸此意逢人豈易說足音空谷喜跫然

過任紉剛山居不值逕往冠石

委迤奇石插門前嶔屋栽岩得自然入路幽光天不

大敞屋正晝日無譁蕭疎爲歎英雄老質朴應教子

弟傳久立茅堂空悵望遙遙谷口鎖晴烟

二

離得岩扉行冠石桐陰添入石崖陰涼風吹面忘秋

若好景留人自古今論世高歌成底事把鉏學稼亦

何心寄言棲隱兩山客松竹凌霜翠山林

贈別許生元文

帶病衡炎破綠苔攀蘿掛壁上山陔休文瘦亦將書

許生苦病而嗜學 王粲長於作賦才 生所作甘賦翠微賦皆佳 只恐空收

拳石去多慚孤負問經來秋陰欲動勤歸擔目極南

天務不開

次韻荅朱內章

學蜗衣青媿作儒多君咳唾灑成珠情長似水流難

盡筆老如秋氣亦蘇引望悠悠瞻歲月夢隨款款擬

衢巫五雲只在雙江下一道漪溪到酒廚

又

陰雲野鶴繫吾身此外何人可共倫桃樹不知秦歲月商山還動漢風塵老成幸爾今猶在叔世陶才未足逃脂牽有期期莫負同吟同醉爲天民

子政夫數日不返予將入城仍用贈子政庚韻

留題

昔夫無事聽鳴鶴愛此風花作意鳴似爲老夫留款曲御悻作鳥忒多情雲迷疊嶺依稀見月上空庭寂

寬生他日言歸欣賞處可能對酒憶春城

謝若季盧季則徑來山中慰予岑寂

兩賢皆是作詩手一到旋教壁壘雄謝朓驚人吾已得盧綸才了爾能同宵攜高興來天上呼起老顛出夢中晴雪滿空飛不下梨花獨樹怨東風

梅花菊花桂花山茶花榴花同插一瓶

四時景物一時來二豔三香案上開看去忽忘何節候數成端可備詩材翻翻逐蝶晴光亂款款飛花雪影猜五聚徙言非表瑞 荀悅云五星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其庶幾

異至則五星之聚興日食竹儀並 由他錯置不爲災

贈別蔡生叔謙

秋江水落石灘多千里孤舟到薜蘿尚有山中真氣味曾無世上幻風波浙潮可畏婆留射蜀道寧煩大白歌 生從尊君子聯遊浙猶未此 別酒一卮莘桂路前途消息待如何

重過楡園看諸君子倡和詩樂其前庭朗暢山光出涉上人曾子羽爲談讌于時周鍊師邱公陛曾君盧季則曾君平主人弟次梁林習皆

在坐磅礴盡致新亭休夏常憶及之因次韻公陛

永忻首唱應難和道上連吟亦擅廬欣有主人羅綠野盡將詩格入黃初使雲易度何勞斧耕砍齊穫不用鋤記取池邊歌夜月猿巴琴響聽游魚

二

最喜山光相吞瀉聯池邀檻卻池把豈嫌求仲來芳徑莫使元卿見潤軒仗興重過方破寂聯朋仕賞不關喧會心便足當前事石氏無煩者之園

三

橫塘一派皆栽藕若到開花不待期白髮臨風當碧
候碧筩釃酒納涼時圖書疊滿長源架據予取來日
本池靜中亭中饒得暇後思方至顧前思

四

植閣端可詩類作勝友何妨快意刪大陸只今多滯
習清河外魏表雲間堆成峯嶼終疑石笑指烟霞幻
出山逸我誠然因老得天發自解始能閒

凡坐偶涉餘興率爾作此然諸君子五言長城非

余所得攻孫武兵法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
之故避諸七言亦如張仲堅既見太原公子自應
別尋扶餘向海外爭雄長耳并識

晚晴喜賦

鳥聲凡聲萬宇鮮斜日穿花故倍妍淡淡歸雲齊赴
壑涓涓餘雨答鳴泉蘇山捫帳腸先出朝義投林首
自懸閒吏適今夕大快況當陰雪辭遲天

又

苦病彼矣暇最官將深走跳逐庭墀少多嚴厲知爲

山之試竟殊未學慈毬葉嫩爭山艸色梨花縱入海
棠枝紛紛扇服成佳趣月出長欄影又移

贈姒練師

燕市悲歌昔逸倫中茆峯上四時春詎將朱頂稱名
士可好黃冠作道人食蘇已知蔬果妄始遊始識出
嶺與藏書忠孝神仙事咄咄須看迴出塵

贈別查生晦仲

天地無情剩一身東南西北遍風塵愚公山在還須
了國一衣殘尚魏臣落落孤峯貯日月明明寒水漾
龍鱗沿江戍鼓闌闌急長夜如何夜鄉晨

雨中新亭撥悶

一亭烟雨坐孤身三日潺湲夜及晨過午渾疑方欲
曉禁寒纔似到初春榴花灼灼丹被徑梅葉沈沈碧
映人自笑漫尋愁裏去不如閒夢夢來真

又

今歲今輸昨歲謹詰朝又勝此朝頑想逝親串齊聚
閒高捲詩日也得閒日影乍開添作雨雲蹤偶合忽
移山嬾成日事無非懶迅促猶遲赴午餐

林溪明之兒五十

盈數只今纔大衍高秋亚喜旺長庚服官自此猶爲丞算過如兒豈未能松菊一庭延壽客萊衣三舞萬年觥與君異地同枝葉稱兆彭宗學老彭

聽周彭表以令子理孟攜白芍藥歸山中花時招賞因冒雨來赴漫題

素質潛芳孳發陰多君佳興足幽尋白衣不作花王侍丹點常懷志士心澤雨崎嶇眞直得輕烟籠翠未消沈山中况有人如玉謂西向玉人也坐對長欄意獨深

二

花來隨事寄歡娛擬逐名花置此軀家釀頗傾渾醉適山薇羅列失清腥一三人足黃金帶坐中適四人末一人後至七十翁推白玉盂主人好佛常置是花于佛堂前習習幽香時拂坐廣陵風味又何殊

立夏三日漫賦

九十春光擲不開青牛脈望筆生埃纔交夏節爽同至每見晴徵雨即來幽隱似添遮苑葉棲遲偏媿淺堦苔事丁徵懸欄一望淒淒碧小草多煩大塊栽

魏季子文集卷六目

五言絶詩

魏季子文集卷六目

七言絶詩

又
此君常月下有懷盧生孝則長見世傲行適

魏季子文集卷之六

五言絕詩

寧都魏禮和公著

潭口尋仙人跡

我非許道士乘輿亦能來但領秋光意石門何必開

贈別陳元季

江水流天地問君昔所之曾經無忌墓又弔屈原祠

題畫扇

山光含潭沲樹色結冰霜得此歲寒意能敵六月凉

病中

扶病尋蕭寺筍輿茵苔香搖搖簾外影一路見湖光

二

路山西子湖四顧身無力猶喜住南屏屋裏有山色

三

高齋此夜蘇前道潺潺長暑怕風開戶明知月上窗

四

凉雨深朝臉醒水亦自閒聊將病後眼一看雨中山

偶題

一草來入未秋郊未有人入山能悅性臨水不知身

別錢介維

姚君才思好幽徑日來行牽纜重灘去橫橋少魏生

又

秋日佳無盡唱酬未厭頻懸知詩目上添憶山中人

客況

披卷不知久行來獨倚欄夜深寒鼓近月照敝衣單

霜皋偶作

蕭瑟春如此寒溪日欲斜沿堤聞柳葉隔水望梅花

又

潮出深林火斜安渡水橋獨行行復立靜夜又聞蕭

又

鴻雁先人去桐花共客愁明明春色爽空自送雙眸

贈盧山僧

出山雖得住作意學陶人出戶迎青靄開窗放白雲

綿江客舍

暝色斜含樹空廬人未歸一身兼夜靜孤鳥逐星回

別詩

離人江水上水上日當午出門不爲悲入門始覺苦

山中

落日靜茅屋疎雲閉草門秋風吹正好新月上黃昏

又

閒情正獨立夜與水光分山色隱猶見泉聲細亦聞

又

日影林穿竹雲根半入松草廬人跡少黃犬吠秋風

吳子廬山讀書處

盡崖幽秀攢雲勢相盤互結崖鴻濛中讀書在此處

別何不借

離別又今日空悲芳草天綠楊溪上路野鳥叫春船

除夕寄人

高燭坐中盡片帆江上遲心知此夜去見爾隔年期

宿桑貝京樓

不辭醒酒醉名爲故人留烟月處進夜溪山帶早秋

別陳季長

曉船花共發春樹鳥爭飛回首幽人宅烟光隔水微

江干

江頭望已極一一非君船帆影夕陽動鶯聲亂暝烟

留別談兆子

明月各相照孤舟共此心記得高談處歸鴉帶森林

遊石隱庵

花深轉兩谷層層出紗峰更穿松翠入石隱在其中

又

幽人何處得招隱有空臺獨見山雲意不招亦肯來

又

鳥聲傳曲石古木振天風衆響爭喧嗒兼聞何處鐘

又

潔潔吞吞泉流出石門澗夕照落溪中渟瀠千日散

別人

春潮江上急夜雨客中多正欲開船去故人今奈何

舟行即事

昔年附估舶王馬載官船夜宿常驅去朝行每讓先

又

雨歇夜方靜江空暑亦涼微風增拙艇明月照還鄉

楊母節孝十詠

三軍行悼糧庚癸呼尤棘贊珥捐夫人爲夫兼爲國

右犒軍

將軍殉國時二十六青春勸以撫孤義食飲始沾唇

右矢節

水陸六千里廉囊只十金祖祭皆如法男兒未易任

右扶櫬

孤兒十齡綢繹資教育書聲雜績聲餘瀋及孀睦

右撫孤

一人登宅壟戒當饑饉年甘旨分五叔全家待舉烟

右事舅姑

姑病老以單迎居家奉食終歸羅氏塋女而盡子職

右事親

子孫克有成由母訓無懈仲子更超群聲名日以大

右訓後

內言不出閫此是尋常格外內集于身清整見才力

右家政

守貞五十六秉壽八旬餘書畫金銀管蕢施復表閭

右視成

窮通自有在旁修可合天請看節孝毋食報一無愆不斷世

魏季子文集卷之六

七言絕詩

寧都魏禮和公著

伯兄際瑞善伯訂

北山

叢竹開門一徑微殿前聞有晉朝碑至今苔蘚空階上不昨何人見義熙

吳崧三天鄭所南有淵明一念晉朝事滿眼黃花淚不乾覩此詩便覺所南鶻突矣

又

日暖烟微一小峦不亭不見桃花開紛紛紅雪沾衣

仙風在竹林深處來

又

應是故園花事齊橋邊聽盡鷓鴣啼斜陽欲下人歸去竹外天光似有溪

黃天蕩

龍檣綵拂傍綠蘋北風吹浪白紛紛黃天蕩水今非昔前丁亥蕩中水道自淺秫何必當年殺賊人

移山偶作

東籬爛熳接西籬鴻雁高飛紫燕低看是春風都有
根化鵑花發子規啼

又

湘湖春水正連天遊子將行未放船家有桃源身不
住問津那便問桃源

又

桃花源記讀來眞雞犬桑麻好作鄰道是獸秦成避
世避秦不是覆秦人

又

桃源花竹散千家漁父無心自泥槎好事殊憐劉子
驥遠來洞口覓桃花

又

爲愛春花夢亦醒夜來風雨不停殼天明慈起開門
望滿地紅泥滿樹青

又

社燕新從海上來銜泥獨可向山齋門前還有碧桃
樹不聽早春待爾開

又

放盡梅桃櫻杏殘辛夷次第接幽蘭海棠紅綻梨花
白花謝花開不得閒

又

竹笋抽芽纔見尖不多幾日便齊簷林中獨有湘妃
淚刪取繁叢好織簾

又

綿蠻小鳥喚春風暮日西垂月上東日月移人催髮
白年年只見杜鵑紅

又

迢遞登臨興未孤買舟欲看洞庭湖灘高水渴還歸
去處處春山啼鷓鴣

宋牧仲郎中榷關贛州於使院東繫門架橋便
予過從橋成道以詩曰秋水蒹葭極望迷新成
略彴一相邀他時應有閒人說使院牆東處士
橋次韻以答

編木橫池彴木通閒來不待主人邀使君風度眞戎

慶雁山林與世違幽情偏愛使君邀蘓堤湖上稱名
勝槩水千秋有宋橋

用前韻答錢介維

雅人風味自超遥文酒相將豈待邀小徑新成來往
處秋池清淺帶橫橋

贈吳子遠

丹陽自古東南勝況復丹陽有此人長鋏十年齊作
客高秋萬里一相親

別宋鄰舍

史遷二十作南遊余明年二十更溯危灘上虎頭相對九
秋冲不覺客江一棹欲生愁

金山

孤峯立水指青天自晝迷茫帶紫烟正是月明風靜
夜游潮客易到山前

又

戍旗秋繞浪中開山上設戍兵色堡石路無人敢上來沒水
將軍休探倚金山久作金人臺

王昆繩生日

芳草烟樹鬱參差萬古無端酒一卮子在何愁天地
老人生好得亂離時

爲人題西子梳妝圖

秋水山圍鏡曉妝玉葱斜挽烏絲長自來顏色天然
豔不點臙脂勝海棠

又

西子臺邊髮尚香館娃宮裏待吳王秋花難比海棠
好誰與好花作斷腸圖有秋海棠花一名斷腸花

南越偶題

城邊細路長青苔烟雨微茫海氣來漢帝已亡陸賈
去崎嶇何用上朝臺

次王觀察楙庵輓孫鍾元徵君韻

第五聲名不讓官南天長對北風看曾吹魚雁頻仍
至昌有徵君音問到山中十八灘頭十八灘吉安十八灘贛上寧都又十八灘

又

折人曳杖不能閒爛熳春花冷似秋築室三年繁弟
子甑生莫識東家邱

又

長嘯孫登下蕺孤蘇門夜夜有啼烏素前好是彭君
墳彭然大尝墓側英爽同歸此地無

又

三代高風寒水清徵君在明左右補左蕭公之難在滿高隱成都成聚道
下城散引滿字蘇門山徧之苔日衆薪傳直到千秋下不特餐霞說
子卿

雨中喜陳元孝何不偕陶苦子梁器圃見過同
余生生張昆承朱德先胡韶先葉中林蔴鄖小
集時將別去

作容味江春又深小庭花葉咽鳴禽何期野蔌一杯
酒滴共故人千里心

釣臺

漫說先生隱是真斯時誰肯作遺民雙臺下釣難臨
水六月披裘易動人

江上口號

落日新涎江上晴南風娘娘片帆輕篙師爲我還持
柂從成星九千一程

過獨山湖

明明水色遠含天十里殘香秋後蓮斷岸人家如列
艦泥堤月露自行船

西湖雜詠

西風荷葉西湖秋猶有殘香入酒樓桃柳六橋都伐
盡芳菲空想昔時游

又

分尸古樹孔祠門榆柳殘形恨未吞
髮紛紛來拜岳王墳

又

湖心亭上碧天波燈火樓船映綠莎更有女兒能盪
渠輕風落月唱吳歌

又

悲庵四面照明霞憶得長須月裏槎悲庵和尚美髯濃酒嘗月下自
何能茲大有蓮其庵花特高出數尺昔日老僧今不見石臺還自發荷
花

初秋客中送別

美人空遠事相違笛繞關山向月吹最是難耽九辯
何登高臨水送將歸

別張穆之

高曉林塘欲別時梅花已發向南枝寒溪一棹不相見落木千山空爾思

猗仲弟園中牡丹開又得山蘭花一本香質特異坐間賦此

春晴明媚動羣芳花后緣何有國香可是長源當肅德人看衣白並衣黃

又

憑他濃豔盡臙脂看此幽芳淡不移華屋仍留泉石

韻亭亭鶴立見丰姿

朱海納花

庚午之冬冰雪奇冱蘭本盡燋空盎盈塒會昌劉巨源貽以朱海納千悉數種之徂夏訖秋殊忽寂寥循名各詠用酬花貺

重傷青葉石榴花日日山庭駐赤霞開卸相仍連九夏深秋子落又生芽

鳳仙

叢叢明豔接羣芳千仞雲霄看欲翔此種自宜丹穴主不應形似藏幽昌時正苦旱

好女兒花

中宮正位與人殊邪紫何緣敢奪朱窈窕首詩稱淑女誰名意義自非誣

染指甲草

朵朵飄零瀝浪中佳人帶笑拾殘紅徐春玉杵絮纖指草試舒來一樣同

菊婢

節華秋老擁長欄海納三開豔未殘想是宛邱無此

種南方正色壓諸丹

竹客

修篁風生動欲騫頡頏長歲集邱園海南倒掛紛離落任種來貽自巨源

題庭霞竹裏彈琴圖

一林青篠拂蒼烟玉軫金徽動響泉惟有幽人來坐此天光雲影自年年

二

石若橫膝弄雲門文敏公有後代孫不愛柔枝耽勁

草前賢徐烈至今存趙文敏公立朝有勁節

題畫

漠漠紅烟綠又新碧谿溪畔立閒人山中不曉年光換看見桃花知是春

世儀日自灑暑口占

折腰雨過數周遭逐暑招涼不憚勞要清雖然爲子職今人稟豈等鴻毛

又

清夜捫心愧事親未應消得此般勤空山露濕涼如水愛月松楸倍愴神

此君堂月下有憶盧生孝則長兄世傚行邁

竹蓋高大月當牖一泓秋水淺遙山行人只在清光裏自下幾塘買棹還

魏季子文集卷七目

序

魏季子文集七卷目三

序

魏季子文集卷之七

序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禧冰叔訂

○○○李雲田豫章草序

漢陽李雲田以文章名天下足跡所至鉅公偉士無不與之遊今年孟夏自贛州來寧都寧故僻壤無足當雲田觀者而雲田崎嶇走山谷就訪諸子雖甚困頓不自廢嗚呼如雲田者是知詩矣詩所以道性情大而君父次而朋友細至閨房讌好贈答之辭莫不有性情行其中是故性情者詩之主也氣與格詩之用也韻者韵之情也予於雲田詩僅得讀豫章草皆五七言近體固未知雲田古詩何似然吾嘗讀雲田古文率皆出入韓歐開規矩尺寸不失則其所以為古詩者可知雲田近體往往有杜少陵遺響少陵詩在天地間嶽立川流學者莫能窮其涯涘而其於君國之際新故之感朋友患難之情憂深而思遠情紆然而惻徧復之論者以為與國風雅頌相表裏非無

故也予嘗謂五經之有詩如五倫之有朋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所不能通者朋友通之四經之所不能感動者詩則能感之然詩之所以感人性情油然而不自已者則尤在於韻韻者聲音之動而性情之所發也古人使韻如江河之水隨地曲折而成形又如霍去病李廣用兵不學古法自然合節若三百篇之類是已劉平水定爲韻畧同者强而分之不同者又强而合之譬之貪酷吏坐堂上兩造旣具不聽辭稽覘不按律例但以私意曲直而人之勝負死生遂一

成而不移噫吾不解後之人何以兢兢然奉爲刑書不敢越也三百篇之韻旣不可行於後世則惟正韻最爲近古得古人使韻之意而其義有不可一言盡者雲田之詩其意與調旣優於古唐之遺而獨不欲排流俗之說以取衷於正韻退之有言無當世之怪則必無後世之傳楚多豪傑士而雲田爲特奇雲田豈其與當世所怪而顧出諸此耶吾知雲田固必有以自見矣

叔兄冰叔曰法極嚴密而出以參差映帶若有意無意之間其氣力更自渾厚

邱邦士曰緒紛而曲折以盡一意文緒最奇

涂子山文序

予嘗論文文足傳人不足道者亟賞歎其文未嘗不撫几大恨之至廢其書勿再讀前十年友人歸自新城謂予曰新城有涂子山者嘗爲詩文漫酒頗罵坐酒中無一切人至於貴人富賈故視之蟣蝨出其詩文示予予因得知子山見其文特早又七年家叔子遊廣陵歸又得子山文數首大抵皆江南作也嘗問吾何如頗嚴邃堅家叔子言在廣陵時呼子山爲老狂然於其所得意文能使吾任意雌黃不少忤

中日既與能狷退於是懷子山矣又一年予出遊燕齊攜廣陵與子山同宇分東西戶習見子山如所聞更倜儻少貌言子山悉出其文使予閱之任意甲乙如家叔子時而向之見爲傾巖邃豪者隱隱欲轉而爲平闊俊逸予爲求其本要更鼓淬之欲然若悲及嗚呼子山過人遠矣今人甫童子稍識字謝謝自命而一一舍畢自謂天下莫已若當坐皋比教授人子山嗣學日久業已爲文能如是猶折節虛已力求變化其所至寧有量哉予又見子山近乘去唐宋以下書

湔三下而喃誦左國秦漢不休與長安王築夫宙伯獨爲友善王當予亦得交之博雅君子也子山之人其進乎文矣乎

伯兄善伯曰文有奇氣而自旋折故佳

陰德登科錄序

李士謙曰人之爲善當如耳鳴人不之知而已獨知此所謂陰德無望報之情無求名之念出于吾心所本然孜孜不息其道與天合天與之合則其相施應也無窮夫人既爲善天與以富貴是人施而天報也天既與以富貴富貴者更爲善不倦是天施而人報也天人相施報人往而天來天往而人來故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不然一施報止矣天之報人也不在于端天而徵諸人與物人之報天也不專在

乎事之成否力之厚薄而徵諸其心苟盡吾心爲竭吾力爲事雖未克濟天必與之然施報之道則必首于人矣且夫顏夭跖壽古今所同歎也假令顏子而徒壽人三萬六千日物耳生食粟死腐朽极至百年而視于己無存惟能自修其德數千載而下稍復聖首天廟祀之是世之壽考而榮者莫顏子若也僧小人指動曰盜跖數千載以下供訴詈之口假令跖生而夭其惡未稔亦不至遺臭于無窮是跖夭賢于壽世之不夭折而辱者莫盜跖若其壽也乃其所以辱

之也故自人視之則曰顏夭而跖壽自天視之則跖人夭而顏大壽參伍錯綜以備其道以底于無窮人遇人于路曰汝桀紂雖傭夫販婦必變色而怒以爲辱已曰汝伯夷叔齊也則謙讓未遑欣然以喜听然而笑以爲榮已夫人豈樂居餓夫而惡居天子哉無他善不善之殊也興國江君羽漢老益力于爲善乃甚貧而單今復將輯梓是錄以風世傳曰人定者勝天然則天之所以爲羽漢報者人又惡得而測識乎予故因其事究言之

倪磊庵荔支詩序

予生平以朋友爲性命嘉果爲五穀詩文章爲布帛去年入粵交至友四五人讀粵中詩文甚多獨以不及荔支爲恨今夏五航海來瓊州堤州素多荔支意坐臥樹下日啖數百顆將倍舉以補去年之闕問諸俾僕皆云四地皆不實問覓得率皴不擘啖撓腸胃可不恨者讀倪磊庵荔支詩三十韻磊庵與予同江右人初見若平生歡荔支詩工麗淹博使異各役事類皆經布渾融通以辭義故疊數物而不見爲累重

嘗宋昔謝逸作蝴蝶詩美世傳誦之稱爲謝蝴蝶鄭谷首以鷓鴣詩得稱鄭鷓鴣是詩出予定知世人將復有倪荔支之目磊庵雖欲不自居恐不可得已

伯兄善伯曰小致文字都無小家氣

譚兌子荔支詩序

予既讀譚兌子和何字荔支詩三十首曰何其與予同志也何爲同恨荔支也予最恨今年之獨無荔支予則何爲不同作詩予恨荔支故不作荔支詩恨之深也兌子恨之何爲作詩恨之乃復爲作之恨之尤深也然則兌子既美之矣則何爲乎恨之曰工於恨之也何爲工君子偕老刺宣姜也猗嗟昌兮刺莊公也美之極恨之深也此國風之旨也天地之生果蓏花卉以無萬數美者傳厲者否故作詩不佳與無詩

同此予所以不作荔支詩也

叔兄冰叔曰貌描意工是極善逢世俗支字而力脫去世俗之態故是最工

○○○雲中司馬歌序

河南周公司理吾鎮且十年以最遷大同其門下士得出中司馬歌送之或言公不升內朝得闕天下利害僅佐雲中兵事爲不稱其才余竊以爲輕外重內此江左以後世家俗儒之見不可以惜公嘗讀易序卦傳曰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而知兵刑之故矣從來國家治亂莫不由於折獄之人刑當其罪則小猾不敢作五兆行兩造亂則無罪者憤結思報有罪者狃狎以自恣一黨合而大姦起此兵之所以不得

息也子產治鄭桃李不援而萑苻無敢聚士會修官明法晉國之盜逃奔於秦故曰教明於上則刑措於下刑當於下則兵偃於上然余幼治尚書毋疑兵刑皆殺人之器而刑以秋官兵以夏官夏長秋殺其故何也以質諸老先生莫有言者則謬以爲夏時長茂無所不有故易之師曰君子以容民畜衆於是百工技藝巨貪大猾姦獪之夫無一不藏於其中上之人亦不能盡屏之以體統繩以法度化以德義而有時非取其用刑則不然罪辭雙孚不寧於秋毫笞杖之

外不名當於律例則不可以擬一人故明刑者齊天下猶木落而根枝畢見也而兵可百年而不用刑不能以一日無公之理吾鎮兩造之人不敢以私謁其門一木不施於百姓縲索不加於士其治刑也已有夏時長茂之象遷而之兵蕩佚簡易使士知將而將知士所固然矣余爲公部民比年杜戶窮山或浪遊江湖之上公屢索見丁未秋公將行而余一獲識公面也遂命爲文報公於雲中余因公而釋易書之義故敢以質於公

陳元孝曰論兵刑分合處精確可補注疏

陳椒峯曰筆法堅古如百鍊之金此進乎西京之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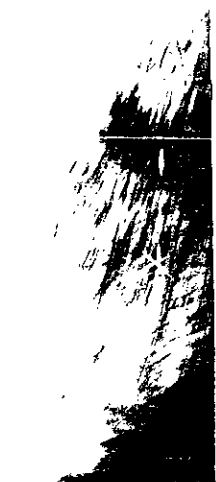
洵酌亭序并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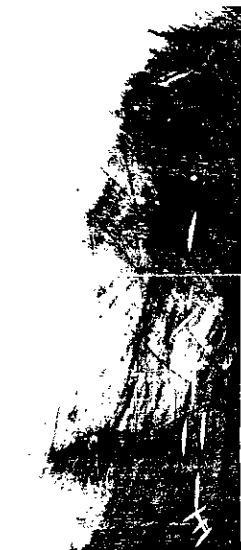
洵酌亭者宋蘇文忠公所自名也公得浮粟泉陞太守立亭其旁公過之名曰洵酌泉無亭凌雨歙日游至故亭不可廢然亭之興而必廢公知之廢而復興公亦安得而必之矣先是亭廢金谿謝公繼科作之作復廢南昌陳公以誠復作之遂更名用汲自陳公名用汲後十餘年間人不知洵酌所在立碑建亭於城東門内之井側故址蕪焉其後兵火尋加蒿藜荘爲狐狸鼪鼠之所蹤跡人士日不暇給而是亭竟

廢於是了歲臨川饒子九敍誅荆棘疏泉旁隙也而亭乃汲郡志及蘇公雙泉詩正洵酌亭之故址於是年二月十一日亭成名曰洵酌復古也蓋公宋人也公没後數十年南渡河南北淪没久門之難發未得迨而名遊士焉此一勺水也公名其方丈之亭而以予所知迭廢迭興如此其於公將喜之耶抑悲之耶亭興廢皆伯吾鄉人辛丑夏五月予復乘興求海外登斯亭交饒子九敍九敍爲予道其作亭事予歎聲歎美之饒子曰洵美之汲其銘之立月予將渡海北歸前日再登斯亭與亭别如故人於是遂銘之銘曰

地有泉蘇公鑿之宋有亭饒子作之亭有銘游人樂之酌泉居亭適當其虚俯而下視乃鑑我須嗚呼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

叔兄冰叔曰筆古情深似在歐陽豐樂亭之上

送任道爰同諸子幼剛歸九江序

九江之士多慷義而輕生以予所聞任仲望毛二如師汝亦最著毛師予恨不獲交取義以死每與彭躬菴林確齋抗談及之未嘗不慷慨而泣下也余以二君故後得交仲望仲望之弟道爰爲彭子門人彭子持兩之守都飲食且教之既以爲小儒呫嗶無所用齊之於林子林子方率妻子耕山種茶芋自活得道爰益喜道爰時未年二十學力作若兩勤不怠嘗謂確齋之子冊之曰每作苦必先丹之又嘗爲確齋迎琴積雪亂走至七百里余時作詩贈其行道爰惡而道之兄子幼剛又從仲父來仲使與其季居幼剛善事仲敬不及季父而專純過之仲望以彭林二君能作人旅居東岩者多奇横士故使其弟若兄子前遠就獨身脫然爲萬里游道爰居既久念墳墓不易者且十年而歸于是冬率兄子歸省兩先生曰是不可以無歸也確齋作七言長篇以送之躬菴作短章五言予念二任年將蓬頭跣足手泥土身短後之衣時負木杖入城市觀之直與深山傭奴等然江州士負志氣坎壈險阻狄金革以死者十而八九而任氏兄弟以姪活草間是不可謂偶然也以道爰英多加幼剛之專純擬而後言議而後動二子可以相爲師友予聞其行既作詩意不能自已更爲序仲望志略沈毅予本爲畏友二子之志率如仲云

邱邦士曰鈎鎖屈曲氣急設色能使諸奇士肴宇如見

建佛花庵序

予兀坐山中聞大吠聲甚急覘之淨土寺僧某也言日邑西郊石橋之畔可十用所廢址蕪焉故所謂九蓮者也九蓮之並爲一華庵庵僧師弱弁所立兵火後悉蕩爲墟人言九蓮之址于地脈爲王某居士慨然令其孫居士某某鳩貲營建之意甚盛請爲序其事且命以名予聞之歎曰興壞之故大矣哉予弱冠時常常出西門登高舒望爲邪延袤數十百區率皆貴富家别亭佛與淨居居鱗次雜沓方春時爛如錯繡至今過其地未嘗不低徊流連而不能自已也乃意百年外稍稍能復興起而適聞諸君之舉是重有感動于予心昔者李召之事佛謹園中菜花悉成蓮蓮有佛坐其上人以爲李氏奉佛之祥予憶其址環蔬圃當名曰佛花夫作善力者食報長爲善于易爲之日功在尋常爲善于難爲之時功什百方今兵革之餘人不能自取給者往往而是且昔歲炎水今年旱魃爲虐秋雨溽溼粃腐于畝此真所謂難爲之時也而諸君猶孜孜不息偕某某竭蹶赴其事是豈所

謂當務之急耶昔范文正公守杭時方大侵公乃勸民營佛室廣作土木乘舟泛湖富貴家日費不貲而窮民存活者甲于他郡由此觀之可以知君子之用心矣推致其意德以滋大是爲序

叔兄冰叔曰一篇全是感慨文卻婉轉不一筆徑寫亦全不用轉換此情法之最佳者

邸邦士曰全以含吐曆摺爲文古文之工此者莫過永叔每讀其文如行雲遠渚遙披暗接千情百緒卻成一線絕無撐突著縮之迹方是文字中得解處此文庶幾得之

○送涂雲石歸新城詩序

新城涂雲石從季主父來易堂爲得師也于其歸其同門士作詩送之屬予書首古者出使異域適萬里有平生之别或身征戍兵凶戰危親戚故舊不得已其行繾綣鬱紆于是作爲詩歌以寫其情漢唐而後惟其可送者亦作詩送之不必其使異域適萬里也于則謂詩以言情數里之遠一日之離其于事可紀節系可述德可頌瑰偉可厲俗此而不詠歎形容則詩歌無乎用之是故古之爲詩者不飾情不溢美寓

規于頌或贊歎所已能以厲其餘或進所未及皆足是朋友相成之意今雲石長于梁肉自户以外跡罕他往保涵父之訓足以自淑而踴躍乘四百里側身險排發絶險之峯若趨往謀食者不可一日已推師之兄弟朋友儼然船事之此其意最爲近古方雲石在易堂家叔子生徒既具分坐席餼餐定竟以雲石之志孜頼而東比此者皆可歌也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雲石勉之其自此矣凡得若干首列如左

廿健齋曰不設波瀾一氣轉注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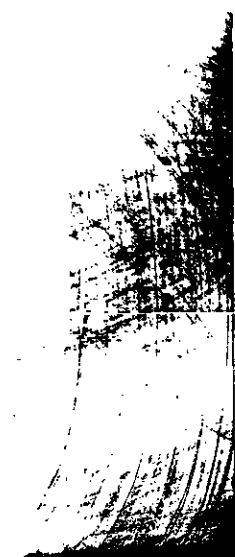
○○大方上人雜著序

信者尊儒而黜釋今日之釋未可以輕黜也聰明豪俊之士篤摯之人無所發舒其胸中或蒙難亾命率多棄妻子祝髮披緇衣托跡空苦以休鍊其身心他日見于事業補天地所不足者將于此乎有人然此絶非釋氏之本旨然而吾尤有所取焉大方上人少爲儒老而入于釋爲人篤摯少文與人交無貌言嘗出雜著一帙示予不求文字無浮蔓之辭予間錄其切至語以自儆上人喜言三教合一予友林确齋以爲必不可合其説最切于理然上人終是其説而憂确齋病特甚确齋又寓書上人誦其多情累于入道

大使上人居漢山口誦佛經晝夜參修以求所謂悟徹者則世何有乎上人吾雖不相見可也上人所論著大約依于忠孝事有利濟于人者不憚殫心力僶俛以贊之居南豐獨喜與程山諸君子游講學時或攝衣冠往見聖人又憂程山之貧規其未儉予嘗謂上人但倘不善言佛歸于空苦佛恩度盡世間一切人物一草一木足關其懷然則佛固多情之尤者上

人之最溺于佛也在此當時以砥齋之言為然嗚呼以予所聞見綱常下替往往出于太平時槁木死灰之老僧之覥之覥然媿入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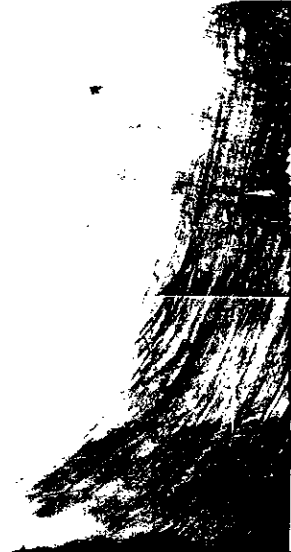
彭躬菴曰說得佛法有用是昔賢方外交本旨文史付秀簡折如寒巖孤松

叔兒冰叔曰刻意幽折似王半山文

○通鑑表撰敘

余八九歲時先徵君即課以歷朝提錄曰雖童子不可不使知先代事其後畧知秦漢以來世次治亂興亡者皆提錄中語耳及課諸兒則必使之讀小學提錄曰是亦十三經廿一史之萬矢已金陵某君先人有通鑑表撰一書文簡事舉標義一本綱目足與提錄相表裏若以天下士方習論策尚史學欲授之梓人而請敘於予蓋自時文盛而實學荒有識之士欲矜之也久矣救其弊不得不出於論策然習時文者

斥雖學中賢之言為偶注之說雖備用乖違而天下學者莫不知王道可貴伯術曲學之可賤稱先王道在茲自童子而已然也變為論策則必博辨古今獨持已見以微於實用其流也刑名法術縱橫功利之說皆得以雜廁其間而管商儀秦有時加孔孟程朱之上故居今而教人讀史則必先為之別邪正明是非使其源流功効曉然白於人心於是天下之學術既歸於實而不浮復軌於正而不雜矣或曰摘要取有此見帝之見耳是不然也易曰童牛之牿元吉故

日始進善善繇善不善亡由至始進不善不善繇不善善亡由至宋儒有言讀史易使人心麤是亦讀者之過耳若以表揆之意而讀史其必可無此患矣

彭躬庵曰持平之論教人讀史一段尤不可無此把柄

○杲上人淚痕詩序

杲生僧也何以淚痕名詩曰幼失母稍長父以義死非命雖爲僧惡能無淚親子曰杲生耳目所觸身之所經皆不忘其親是以有作其篇句之至者則幾令人不敢誦蓼莪之詩然吾觀杲生他詩風旨頗似不終爲僧者杲生以僧爲孝則杲生既已爲僧杲生不必以爲僧孝則莫備於聖人之說中庸曰孝者善繼人（但此有著落）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陸云雖引成語）記曰父母不在將爲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故曰孝子之事親也思其志

意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杲生以此思孝孝可知矣昔衛武公作飲酒之詩而使人朝夕誦於其側夫警動以古人之所言固不如其已之所自言孔子脫驂于舊館人曰吾惡乎涕之無從也古人之淚其有徵也如此杲生取淚痕詩自歌自咏其得之矣

陸冰修曰迴翔吞吐眞有得於古人立言之法

贈楊生序

不務苟得之難貧而不務苟得之尤難貧以得財爲務而不務苟得之尤難之難石城楊生故大家子好自家技藝見輒學之得其精諸狡獪戲變指畫字役鬼神之術靡不能其後以數屛閒爲人子貸徵備上算家日落則挾其技術游四方自養或詩而聚之楊生曰吾手足不能力作以術取人財物何恥爲生嘗行南豐道中拾遺金三十七兩曰此金吾安知其殺急遂留逆旅中二日而失金者號以至生輒盡舉還之又於客舍町畦得遺金十二兩還與主人捨生輒出其餘以解有求償不能償欲嫁其妻而相泣於唐中者生過問之輒盡予囊中金不足更代爲其餘謀予聞而歎曰嗚呼若楊生者非所謂貧以得財爲務者耶世之危冠哀衣歌誦詩書法孔子者其業皆違於利言之若將浼然而試以一金則輕起相爭若泰狗之投骨生不難以其身試市井作狡獪戲得衣食而獨難於取人遺金守之自處蓋何如矣予因招致之見予益自歉若蹴踖無所容者予曰生無爲也已古人當大事正言切論不足救往往以嬉戲立解嚴分宜權傾人主公卿胸臆卒敗於乱師而漢西蜀嚴君平每依卦辭教人信義忠孝生之術足以遏惡者甚衆待此不忘其德於還遺金不已多乎予樂道楊生之善且欲廣其意於是乎書以貽之

邱邦士曰教以善用其術諧妙其出語無莊氣無俳態文所以佳

〇〇〇叔兄五十一歲序

吾兄弟三人如一身。鄉黨亦言之。而禮懷叔兄詩云我生爲體素兄弟爲我神夫身。五官四肢百骸則猶有隔閡也。闢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精之至者無物。得而參焉。其可析也。可合也。可投以物也。在志益志在彼盈彼乃所以爲無間。是故朋友之至者。人械。所會。適然。慊然。于其中。而不如其所以然。雖吾。于兄。人有不必。如是故吾嘗謂情之至者。道德文章抑其二焉者也。吾叔兄作泰伯祠記曰伯讓而仲雍

不從則同非季歷有也。伯讓而仲即讓。伯逃荊蠻仲即逃荊蠻。兄弟孝友無間。雖其形體如一人之身。夫伯讓而仲雍讓。伯逃而仲雍逃。一。泰伯仲雍也。伯讓而仲雍不讓。伯逃而仲雍不逃。亦一。泰伯仲雍也。伯讓而仲雍讓。伯逃而作雍逃。猶非泰伯仲雍也。故夫仲之爲於從兄者不乏有也。吾伯子神交友生之詩其何以云哉。叔兄嘗曰。所謂朋友如一身者。譬如手足。折者之生。出吾于險。未嘗德吾手足也。身有毒痛急延藥醫以治之。未嘗[illegible][illegible]身也。吾兄之訓弟。弟之匡兄宓髮無不盡觀嚴師至友而兼之其膠固不可脫也。幾幾于兄女子之私。眞頑而不悟故骨子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孔子曰五十而慕。今吾兄弟無間。至于叔兄五十一之年。豈易得乎。特吾兄弟平日之相期許者各視頭顱。不能無恨然于執爵之際也。

叔兄冰叔曰天地間有此等至情至論不意至今日始發之文中雜引成說成一片情文亦猶花萼攢向燈燼相輝

○○黃生印譜序

予族祖石林精篆籀所刻圖書記妙絕一時家伯子雅好之頗衍其丁先是圻江黃君貞茂以此藝遊吾爭寧僻邑而多文物四方士挾藝來者甚衆石林少所許可獨許貞茂伯子亦云是秦漢大家筆也近予谷黎川間有黃生者盱人能詩畫山水鼓琴刻印記甚工一日懐刺款予門言而揖之坐定問貞茂與君同宗族耶則曰此親吾伯父即世有年矣予憮然憶與貞茂把酒爲歡倐忽三十餘年曾如昨日事其時

州里太平物力豐富人人家自豪凡一藝一能之士垂橐而遊四方者莫不捆載捃拾足衣食其妻子子方今水氣盛謂黑頭佩龜鼻紐印旦夕可致今頭髮種種顏有二毛民力凋敝游士日難爲而貞茂猶子以文雅世其業邂逅他鄉情何能已已自是數見生詩畫印殊多名士風而以印譜屬予序予不能篆亦不知何者爲秦爲漢然嘗竊聽石林伯子言論又在輔州與吳人陳元水居逆旅小樓中熱甚不自得則數緜其印譜故口雖不能言而心畧識之觀生管法擲何甚似伯父也昔人謂畫竹葉如書家波撇而張九丈觀舞劍器及車夫爭道書益工黃生更以山水鳴琴擧而運之刀筆吾不知其工當何如矣

叔兄曰無端中生感慨悲壯頓挫其他點染悉合古法

○鄒幼圃詩餘序

予性不能詩餘少雖作之未工也先輩嘗言詩餘有妨于詩攻詩者勿多作夫詩餘原于樂府樂府之節與格非古詩可學則亦安得所謂妨於詩者然其化剛而爲柔去質而就華流漸之異亦如荀卿之徒爲李斯老子之學爲申韓君子蓋有始終之感焉詩餘萌芽于隋唐至有宋特盛陸遊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者蓋傷之也迺其盛時惟歐秦數家推爲擅場即子瞻未能無譏而予于范希文辛稼軒岳忠武諸作又頗嗜之蓋其音節激昂頓挫足以助其雄軼之氣比之於詩似有美在鹹酸之外者雖非詩餘本體要亦圓渾流暢不詭于騷之所以取識也鄒子幼圃能著述自古文至詩餘工數曲無弗作且富予得徧觀之詩餘曲尤佳好而其于詩又絕不見其爲有妨者語曰人不能左畫圓而右畫方蓋亦其有未然耶夫詩之流爲雜劇雜名亂合乎亥風人諸體拘牽繆醜失情已甚風雅之道無復畧有存者則亦爲詩餘而可矣

○黄株塘風雨亭施茶序

予二十年來屑屑道路衝寒暑雨未嘗輟也當盛夏亦日地如爍釜趾跡入炮烙口枯氣竭臟胃焚如擔負之子呼吸不得續於時得一椽以蔭勺水以潤則皆有更生之喜頌美祈祝不容口而長岡峻嶺曠無亭肆無設茶飲者則羣怨嗟詈謂此方之人不仁甚或詛其子孫樂其禍災夫祝者詛者人之甚私然實天下之公理人生天地間而不能豪髮有益于人是虛生也損於已者微益於人者大斷然而不肯爲則忍甚也且吾試行烈日中得亭以蔭得杯茶以飲雖士君子無忮求者而頌美之情油然而生忽然不覺其出於口吾故曰祝詛者天下之公也黄株塘爲西偏山鄉之綰轂既得合衆力建亭復與金精僧茶謀設茶以飲行者夫已獨爲之不如合衆人爲之可久長而不廢也諸君子出入此途者衆不必推己以及人而身實與焉僧其徧告之

叔兄曰援說祝詛處甚警策

吳徵君遺稿序

予觀吳徵君自爲天山子傳見其確乎不可拔之操從少至壯老才名問學得意乘遲速夫隱約困窮甘終老于草澤其故皆可得而考左諸友人之論序莫不符者大抵文章之事其儕伍多以君爲宗而拔幟身壘亦于君是望焉至其他詩文率井井稜稜介然見其志之所托歷久弗渝嗚呼以君之才與學何時不可自見顧毅然有可有必不可之時居係遯之位思爲肥遯此其志豈不甚難哉夫麗耀之華計日盡凋至于怨冬宿莽經雪霜而不悴天地肅殺之威無所施其志節誠不可奪也是故愚者爭菀枯于耳目之末俄睇之間而志士爭千秋之義思維季世綱維然則以君孤往獨至不可磨泐雖無詩文之助猶將傳于後世又況其兼有詩文乎予老于窮山行年且六十矣君命子與遊方謀剞劂君遺稿屬予序之予曰此吾予行也予故本君志而言蓋詩文備予此乎見君之志遂得流連予幽獨君子之懷予故不效世之諛言以致愛敬君之意焉

〇〇雜錄小引

諸子世傑請廣聞於予予手疏古人事若干則示之略無詮次疏已謂世傑曰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是故孔母舍遷孟宗毋爲子作十二幅被曰庶得聞君子之言天之生人上知不時出而下愚者亦然常材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汝其揩擊汝卞灰滌雪浮滑敦厚汝性情以發汝眞知使浸漬於善汝或庶幾親君子守訓言是其道也予自悔素檢不足儀刑汝故進往哲古人云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

彭中叔曰懇切之意透出紙背其辭味質與節次錯落起頓處但覺性情愈篤非獨爲文也

○風雨亭小引

某庵僧睡門告予曰邑二三居士施茶於某所僧躬執勞役顧嶺上赤地無片瓦一椽可以蔭若得立亭予於此既便施茶事行旅暑雨又得稍憩息爲兩利乞數言引古人有言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孤身道路四望非據猝遇震風凌雨至厄也平居高宇突夏凋牆刻桷不如此時之唐肆渴者思飲猶饑者思食饑渴之害與風雨漂泊得不得死生以之人有死生性命之憂而吾不肯分衣食之餘以佐之仁者不忍爲也故曰利人爲上修誦次之則僧亭子之請又烏可已又烏可已

曾止山曰樸鍊如古彝物其肯要處尤簡透

曾省之曰一氣說下中有曾折懇款淋漓似漢人詔令

○○送門人吳正名往河渚省墓序

戊午六月吳正名將往河渚省父墓遂歸貴池拜先祖之壠而復還山中於其去予撫背繾綣若不勝意者蓋正名八歲來學徵前輩輒期許之三十年間漸見長益能取友篤行以自立於世今侍父廬墓離家室者六七年季春始來而復去吾念正名既未生子鮮期功之親獨身往來數千里浮浙水返秋浦溯三十六灘顧妻孥於寧都歲一行乎則幾半年於途不行正名性至孝又豈能久違祖父之邱墓而不一顧也且夫正名之身祖宗之身也風波盜賊之險吾甚憂之正名有河渚諸君子之賢不忍棄去則遷家其地身爲不祧之祖豈不甚善然此非獨子孫之事也吾先世婺李村距縣三十五里耳往者山寇壓梁三年不得至東南變起道不通者又四年不孝子惘然長望心悲而已況間關數千里人地不能不變遷舟車倉猝之虞保無阻絕乎吾恐懍然傷孝子之懷也吾故欲汝奉父櫬歸祖壠攜儷反其鄉而居否則再歲一至而兼省路近勞費息半焉傳曰艱難險阻備

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今觀汝六年在外天下之變故目擊而心熟之矧兹身事其待予謀乎汝其以予言告河洛諸君子來而報我也

叔兄曰以切直之文寫眞意自無枝葉然自有曲折寫出處情事自當如此故文彌老樸

○王牛叟詩序

予侍家叔兄疾晤王子牛叟于章門恂恂儒雅其聲音風度竟體江南旣而知爲西晉人也予甚異之又聞牛叟好風雅善詩索覽之則秩然成帙矣叔兄謂予曰牛叟好學能下人故其爲詩不幾時而工可畏哉予客蓼洲舍樓時天寒大雪北風鼓窗戶屋瓦丁丁有聲予燒紅燭翻閱牛叟詩家叔子[illegible]而歎之到其警秀之句[illegible]不憮枕而笑也牛叟[illegible]流連于朋友爲多蓋發乎性情之叶焉予爲童子學作詩今年及始衰頷下髭鬚攬鏡數之無百十黑莖者而詩尙不能工每讀古人高韻自慚不足比于田更牧豎之謠然則牛叟其可易及哉牛叟年方少其造于古人無難顧俯而問敘于予叔子所謂可畏其然哉予是呵凍疾書數言以塞牛叟下問之意

叔兄曰于推就中成其頓挫自爾風旨道然

蕭孟昉六十序

戊午冬，予從家叔子辭徵來會城，而蕭子研鄰亦以登峇之謫，久羈旅于此。時臘月六十初度，研鄰豫戒諸子曰：吾委身患難中，毋壽我爲也。予曰：是乃所以可壽也。人之壽莫如名，名莫如其所以可名。君聲施卓犖，爲家保任人之行，然自幼壯至今，富貴安宅，居高明，履順適之途，所未備嘗者患難耳。嘗未備則有所闕。傳曰：大冬之闕凍也不極，則春之生物也無力。故霜雪之助生于春，猶患難之助德于君子，定其智，堅其學，損益其所短長。故天于十日十二予既全之日，而嘗君以患難，天之所以壽君，君所以自壽，皆在於是。且吾嘗見研鄰處他人之患難矣。有高僧無可中讒人之間之，若咋舌搖手，如疫癘猛火不敢近，所親信或委而去，研鄰則挺然身左右之，居停食飲，出氣力以效其事之自然後已。而研鄰自處患難，則優游閒適，若無所事，圖史不去手，作書親故，益瀟灑磊落，多見道之言。其于讒人，不以爲仇，而以爲委土偶，保息心而任運。噫！研鄰自此遠矣。往研鄰在會城，

與從甚歡，顧見市中一僧，氣象絕殊，入遽下輿揖之，與歸語大悅，遂舍之山中。僧既久寂，研鄰懼其詩散失，爲之選而敘之，今方坐寓舍中校讐，以付剞劂氏。然則研鄰雖欲不名且壽，豈可得哉。

叔兄曰：以患難假煉壽意，人所易及，于人已患難兩兩相形處寫研鄰，眞頰上三毛矣。而兩僧恰好牽綴，則又天然之巧也。

○○送猗仲弟往鎭江敘

從弟猗仲以書告將之京口予病不能送書扇貽其行往年予聞叔兄臥病江淮間買舟往候視從揚州渡江一過京口未甞止金焦北固之勝皆望見之其地郊名士如何程流寓宗子發徐又潛則皆不及交然皆與吾叔兄相厚善予如及見之焉猗仲足未踰省會今泛彭蠡望匡廬道同安金陵以至京口京口下臨大海無可游然則江南之形勝盡矣猗仲覩吾撫州一衣帶水金精十二峯當必有異猗仲學文能

詩歌不得意習于武事便弓馬彼乙酉己亥以還廢學幾絕雄豪戰爭之處猗仲雄心勃勃其能不悲歌慷慨橫槊而賦詩乎猗仲群從中與予叔季尤相好僚婿游或北渡揚州東南至吳門錢塘予兄弟多君子交猗仲其一一訪見之易曰出門交有功古人雖客貿未有無所得於山川人物者猗仲其知之矣

叔兄曰昆弟語殊多風韻

○○權顏錄別序

宋君牧仲以刑部郎權關贛州公卿以下能言之士咸爲文若詩以祖行宋君愛斯文也錦襲而冊之兄四他日捧以示予且曰吾愛斯文也將板行以傳于其爲我叙予反覆讀之歎曰觀其人之贈言則其愛言者之人可知也夫宋君以貴胄擅詩文豪譽于天下自弱冠已然今贈言者皆名士其文可誦詩可歌聲氣之應固無足怪古者之贈言也言出于此而節指寓于彼雖宣道盛美盡必有規勉之辭焉故曰仁

者贈人以言後世則不然稱功誦德者累牘而不厭千夫之言若出一人之口豈其不聞諸古與抑亦受言者以爲夫夫也須而不必規吾豈其有所不足耶一讀之而色沮再讀之而心怏矣故贈言者其有戒心與君秉文康公教自簡東司刑部時爭法以活人不苟阿其上豈其爲關也而厲民然而諸贈言者往往有規勉之言何其自勞與予輿氏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況屬在僚友與君權吾贛弛門稅以甦負販之民捐船稅以便舟工率以千

百金討關政之害商者無不視力援爬之廉仁之頌溢商上大夫行旅之口而君方嗛然未足也日求其利害而討論之此固君天性家學之效抑亦平日師友相與切劘者至與嗟夫君自此尊遂繼文康公之業固其分也君與予言及民生困苦輒咨嗟慨息食不能下咽他日其必以今榷關之意推而行之天下之大事則予將竊附諸君子後爲知言而知人也與

黃仙裳曰只以誦不忘規一意寫出賓主之賢隱隱爲世鍼砭却全出以搖曳流宕使人移情真妙筆也○通篇以六與字爲章法

甘衷素詩序

甘生衷素以過庭之學十許歲能爲詩今二十有六而蔚帙成請予爲點定之贈以言生少年耳詩何多忿懥不平之氣也古今論詩以溫厚和平爲正音然憤怨刻切亦復何可少要觀其人所處之時地譬猶春溫而融風萬物被之欣欣有生氣使凜秋立冬霜雪不下凄風不至煦然若春氣之中人是尚得爲天地之正乎古人有言詩必窮而後工世之論悉以貧士當之夫窮非貧也故曰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

不爲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彼白華小弁固富貴中人也而窮則甚矣生貧士然察其爲詩感憤不平非緣衣食生亦何爲少年而固若是哉嗟夫此吾所以有取於生也生不治舉子業而好爲古文與詩詩工五言律所爲集律尤工四言七言古體生則望其篇而未至然以生少年而好之其兼工也無難者夫多讀古人之詩以爲詩竟其所造僅足以名詩人深於詩者必博觀古書傳文章體驗於物情識治亂之故明是非之原而要會之於詩然後其詩有本末磅礴與

衍而其由無窮生衍勉之矣生持吾説歸質波翁其
嘗有合矣予生而豐甘健齋先生子也
叔兄曰洸發窮貧是創論説學詩原委論大而要
然都無試論氣意思紆徐有自雲出岫之致

○○邱氏分關序

姊婿邱邦士君既没予女兄舉所有產著之册以授其子成鈇命禮序之夫一子授受烏用册哉葢予長甥成鎬賢而無子父母命成鈇生子繼之後當析爲二所以著之册也其區區之產條例纖分可謂詳矣昔予先子之以姊氏歸邱君也曰邱氏世有德其先祖仕宦守淸白多惠政於民而貧如是惟積德者後必昌猶券也邱氏豈長貧賤乎且夫士亦奚患貧哉子輿氏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而有恒心惟

士爲能故士者一其恒而已雖然士亦何必無恒產也飢寒迫其身父母菽水之奉妻子之衣食皆不可廢卽妻子凍餒可也父母凍餒其可乎足以累其心而誤於進德修業且人生於世爲男子而使其妻子飢寒困苦捃拾無聊亦可羞吝矣故自古有飢凍之賢者而無飢凍之聖人何則生財者道所本有聖人之道備用其道不至是也是以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恒情也聖人亦務其恒而已由是觀之士之有恒產者亦士之幸也往邦士君

能而靜醇於學不一問家人生事而於兄弟宗族不較其財自處於厚予姊則日夜勤瘁省穡政苦無弗主凡賓客之奉親友吉凶之供日給之所資產畝之所以薄增皆於是乎取之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邦士君有焉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予女兄有焉成鉌其師父之謀道法母之勤產雖不豐以儉守之足以自菉無飢寒之累承數世之德以自進德修業致乎豐大符予先子言無難也如曰區區之產不屑介意妄以聖賢豪傑慮憍其志氣散而不治肆而不敬則失其恒矣欲求爲恒人豈可得哉是在成鉌知所以勉之矣

彭躬庵曰有體有用最公最平其中名言足爲高蹠人切已鍼砭方知恒字包括其富

〇〇〇阮畸生文集序

阮子畸生生長於閩而久客京師夫八閩山海之觀盎雄矣哉漳泉之區豈特人文蔚起而已及阮子南近訪予於翠微山麓不値晋其涉江詩燕山紀遊去予讀之促矣就之則行矣再得相見始出其全集魏禮曰眞阮子之詩古文而非他人古人之詩古文也何也以其在我且夫述作而無我我何爲而作哉人之貌不同以各有其我人之詩文競出而不窮以其有我也是故以古人之氣格識法而成其我徒我不成猶必具五官百骸神血鬚眉髮爪而成人人人皆同而皆不同各我其我也優孟之葬孫叔敖無叔敖之我也有優孟之我故以孫叔敖之賢楚相之貴楚王垂涕而思終不得變優孟之我何也眞我也夫嫫母刀父至醜矣使有欲劓其面蒙以閒娵子奢之至姸彼必且號走逃空谷匿重邱以誅全其我雖然莊生曰吾喪我冷然善矣然喪我者吾吾者何耶蓋所謂法者古人之法亦我之法會古以忘我我足以忘乎古譬如流潦江河率趨於海而四者並存而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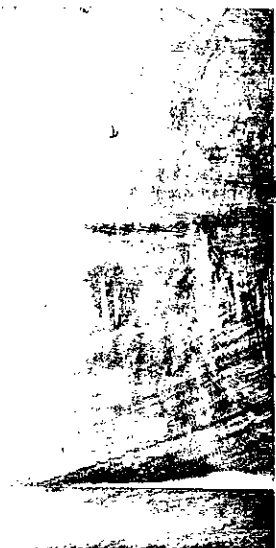
發夫豈惟文哉自盤古氏至今止一我也山海之奧衍足以吐納胸中者我而已阮子未至京師前此一我今客京師且十許年仍一我也京師豪俠文士畸人切磋大奸巨猾所輻輳阮子以一我遇之必將深曉其故邇年北之遼左東南之閩碁布於朝交錯於州郡阮子目擊鄉里尊遂日摘文哦詩出入其間而猶不失未至京師前之我豈易得哉阮子詩文一尚乎真我言率執聖賢之正方其居鳥嶼師事曾公櫻其於詩文章三致意焉吾故曰真阮子之文然亦可謂之古人之文也矣

李元仲曰徜徉磅礴以盡一意大似漆園

○爲老人募贍養序

三代養老有定制至漢猶爲近古賜高年帛粟故孤獨之老足以存贍後世則闕然矣書曰敬老慈幼毋忘賓旅蓋老易侮幼易虐賓旅易於忘也故聖人謹之然此非爲其祖父子孫言亦非專爲孤獨之老言也孤獨之老又甚焉衰羸不能力作無所得食轉死溝壑已矣是以文王必先斯四者由此觀之三代之季世其典已漸弛孟氏所以特稱文王必先也而況於輓近乎夫三代之盛養老之德專於君而下無所與故澤均而溥三代以下其典既廢而所以存卹之者散在閭里之仁人故有遇不遇苟遇之損衣食之餘以安業之可以補王政之闕而吾惻隱之仁有所微也嗚呼其欲行仁者盍先於老病無告者哉今某某年七十有幾老而無告依僧理施茶事以自給日汲水薪否則不得食傳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歎魯道之衰見其垂老勤手足有不閔然動心者乎且將來又必不能執勤以自活也故欲求助於過之者得納貲僧舍以其息贍養

身後則以原金畢事養生送死於是乎在予爲陳其意諸君子其必樂從之矣

彭躬菴曰事極小而指大慨深古致錯落

○○黃松溪六十序

豪傑之任事任之以才聖賢之任事任之以學任以才者橫發而跅跑任以學者擬議而純粹且夫天下事所當爲者何限也然有所得爲有所不得爲得爲而不爲者倭也不得爲而爲者妄且昧也豪傑盡其才於所爲故其事恒闕聖賢得其學於所不爲故其事恒尉是故有爲不爲之時有其力與其體非其時爲之不成非其力必致於顛蹶非其體則瀆身而債學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義者事理之宜愚謂所當爲者亦必審其事理之宜而後爲之非謂必爲也故曰義者宜也宜爲而不爲則無勇矣易曰利物足以和義程氏曰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夫以爲爲爲不爲爲不爲非事之精者黃松溪先生學聖賢者也不仕而能任難事其邑編訟差役之弊根伏巧避而小民潘其害松溪排物議任大怨殫心瘁力窮日夕推究其極而釐正之小民莫弗悅此所宜爲者也劉成意成元進士而未盡其任於元此不爲者也爲不爲之故松溪其審之矣夫幹事之驗學與才

不能偏廢然才者天授學者人力而二者未始不可與命俱進也松溪孝謹醇静宜壽小民尸祝之宜壽語曰畜之厚者流之長未盡其任烏能測其學與其才之所至歲玄月松溪六十蓋聖人耳順之日松溪好學者故禮於稱觴交謬舉所知見徵諸松溪先生之耳當更提予耳而面命之

顧景范曰以徳之愛洋溢楮面中精義名言尤耐百思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足當之

〇〇〇世恩錄序

岐陽武靖王之裔孫李君邦祿以武功官於寧都乃而愛民御兵嚴而惠謙而好士於是兵民士大夫皆安樂之與魏禮為友善一日君奉其世恩錄屬禮序之蓋自岐陽王累世以及於君君之父母受 國恩榮者若之策以示來茲於戲盛矣禮因得再拜瞻王畫像冊首敬瞻□高皇帝手書而不勝怵惕疑幸也自念禮一介腐儒伏處草莽之間何由得睹□天翰乃於今親見之又彷彿見王之容貌噫何其幸耶夫

王之勳庸著在史策矣禮伏觀□高皇帝之所以成就王者可為萬世法何則教之以本也自昔創業之主所以期其親戚勳舊者不過智術勇毅足以供事成王業而已至於武臣則在搴旗陷陳運謀畧克城邑然無本以居之則往往不能全其功名□高皇帝之初得王也即軍中授王以學使敦於詩書及其帥師北征大獲勝利而還□帝書諭王父曰當更加多訓勿作非為洪武九年因天象□帝親筆諭王日省自身修德以感天人其授王平章也曰惟慎可以奉

職斯勤可以立事惟公廉可以律身春秋傳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此郤穀所以可爲元帥也於戲非聖人之成人孰能如是而王之戰必勝攻必取成振古之勳與中山開平齊休烈歷三百餘年之久奕葉豐美今其裔孫猶能嗣興者由王能行□高皇帝有本之教以淑愼其身而修德也夫一盛不再振者德不足載也水之有本者爲江爲河瀦爲澤別爲沱汜挹之不可窮而以德爲本者何獨不然辛廖曰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君尚德者也本王之德率□聖人之教他日復始繼王之勳庸者其在斯矣其在斯矣譜幸得書之以爲君左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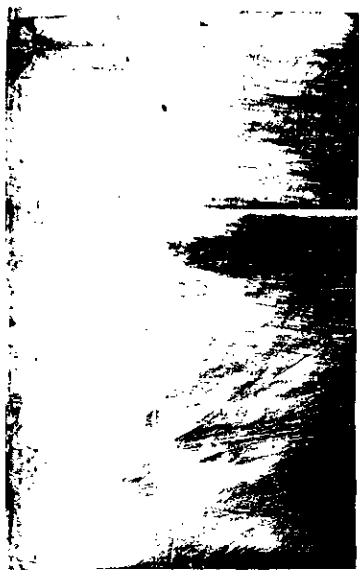
彭躬庵曰凉煉起束詳畧靡不中程合度可謂意匠慘澹經營中矣格極嚴謹氣自紆徐意居筆墨之先美在鹹酸之外解人當自得之

遠齋小詠序

予既序阮子旼生集已復取遠齋小詠讀之小詠者鄭君哲菴所作也爲落花雁字蛛網落花水中雁字各七言近體詩三十首七言於近體號難工今所得詩特小詠耳可謂富矣刻畫工而托意深遠兼所難兼也小詠乎哉旼生與哲菴交最篤謂其才足用而不爲世用客燕京久窮愁感憤著述益多惜予未盡見之韓愈氏有言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其市有昔時屠狗者乎人望諸君樂濟上師爲燕復讐長驅

□□攻入臨菑成不世之勳聞其風者莫不感激震動宜愈之欲弔其墓也然諸葛居隆中時自比樂毅缺一頓而後歸昭烈觀毅爲魏使不復命且委質出處爲尤正而蒯通主父偃讀報燕惠王書廢而泣下通說信倍漢而卒甘爲漢用主父快意富貴於殺感泣者不審其何所感也哲遠久客燕市瞻望宮闕徘徊原野其必能與屠狗者貰酒痛飲取易水歌報燕惠王書拍案讀之與爲累欷必有如陳子昂登幽州臺不見古人來者之感發而爲詩慷慨涕下豈徒自

難窮愁已哉阮子他日當盡爲子得其大言而讀之以快志

阮疇生曰舉之諸葛公志正而隱層累曲折得意外之意慷慨歔欷累欷不盡

○崇福寺建復藏經閣序

寧都城南崇福寺建於晉永和間名寶林劉宋改名安國梁天監唐大中南唐保大皆遞修之宋真宗大中祥符賜名崇福寺寺有八院有佛塔藏經閣左右鐘鼓樓天王殿於寺之佛舍爲鉅麗歷元祐重修之元至正又修之正德戊寅廢寺遷學宮於其地萬歷間復爲寺改名龍興今邑人故稱崇福寺也庚寅城破寺燬鐵佛高數丈露處於野有營將者感佛夢倡復興之舉然其所建復者惟佛殿及東西僧房香積

廚而已皆湫隘不逮昔十分一而前後廢址存者多焉殿後之廢址昔之藏經閣也主僧某念寺之不能復昔其僅存者猶闕然欲且建閣以藏經又念寧人財屈爲甚惆然思涉江南北至於京師匄有力大君子請予題其首噫吾觀斯寺之廢興而至今存豈非以成者不可得毀其子孫必務復之之故與故雖一寺之微歷千三百有五十年累剗修之興之者不乏如此夫以禍福之說怵誘人愚民所尊尚君子不屑道也然而漢唐宋之寶玉器玩歷代書畫之名跡聖

賢豪傑畸人之廢處故址必樹碑焉識之修實之不忍棄豈非以其傳之至久物有精焉而孰欲存之傳之耶今夫斯寺也創自晉矣時廢闕矣前之人與其廢補其闕矣今之君子何獨不然是故少康之復夏衛文公之復衛此子孫之心而扉齊桓之功多也僧者佛之子孫有能勤勤焉思守其一宇不敢失舊跡跋艱難以求底於成此其志盡可嘉矣而是佛者乃不能自忘頑金之寓形見夢於人斷其庇覆不亦惑與寺處闤闠飯行腳僑覆旅客邑人士時托跡焉則又非徒欲有其舊而不廢之之意也僧以堅苦之志諸君子必嘉與之而助其處藏經閣之復建猶其全幹之一指乎

彭躬庵曰疎宕處殊有風神

甘中素曰於叙寺原委處綰其大意而抑佛揚僧亦猶先生所謂寧非漢武是光武也其旨自妙

李檀河八十序

禮往壽檀河先生七十日不爲奚相嬴留瑣待酉伯今檀河遂八十矣猶隱約處山中役車未之載君子竊歎爲過中也雖然檀河豈自以爲隱約過中乎使檀河當承平時用其才學不過盛年珥筆立柱下登承明著作之庭又或謗訶爭黜陟常事而已惟當亂世乃見微其有用而處隱約者尤難能夫人才之盛莫盛於春秋戰國五胡之際以其亂也故曰天下無害災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蓋治平者所以保全天下之庸人而亂者所以開發智力學識之士是惟亂可以見才亦惟因亂可以造才故當其時往往有成就而足以自見檀河東南砥柱也負才學之望於天下者數十年當亂世益是徵其守與用適年東南之變檀河識之堅臥山中然而盜賊蠭起所在寨沸人人稱義兵互掠其妻子器用財賄係殺其人鮮險之鄉結聚根據爲虐益甚檀河乃馭其素所服習之居人明約束開樓櫓犀利其器械凡亂人之蕩搖我鄉境者禦之出武勇殲逐之於是莫敢侵侮其士者

而一方獨寧及亂由定徵徭之令急率畝貲十金鄉人患苦之而當事重檀河才望檀河與之相維持其鄉人皆得以半輸役夫居前不能從人輕居後不能使人軒此猶禽鹿覛肉而食烏足為輕重哉易之潛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故太公當隱約辟紂天下以大老歸之廣成子隱崆峒山黃帝來學假令太公遇文王而無鷹揚之實廣成子來黃帝而不發道德之精微則雖年百六十千二百歲亦奚為乎檀河固不待是文王而已畧見其事夫何疑於入

十之猶處隱約乎或曰檀河無利權民柄何施而得然曰昔管幼安王彥方之倫居則成聚皆能信服其鄉人蓋有道也曾有何利之而已其患難吾援之吾分則以利其困之漸體義以利其父子見弟吾自處於柔其教無不剛而田疇亦藉魏師去其所居鄉之害皆未有利權執民柄者也於戲能服人者德與才而已以才服者才極而服或有惡駕敗轅之虞以德服者竊世而不厭善其身子孫長受其福然則檀河所以服其鄉人者豈不以是哉古之八十者萬事

不問伯始檀河所能為也呂岱破賊向朗手自校書誘納後進垂事大議與參謀問如趙充國馬援之銘宋纖皆檀河所能為也而檀河所能為者有出於數子之表未可以言舉禮又稱衛武公以九十進德而稱聖宮鄭公年八十猶書坐屏以自儆戒古人未嘗視為桑榆而自懈也是則檀河之年與學方日躋乎未艾吾惡得而量諸敬攜登乞言以自淑檀河名世態字元仲以其顏書室者遠近士稱之曰檀河先生

彭躬庵曰妙在平實不作文字相郤有大文在其中而治亂一段志士之言通儒之識尤足咀嚼

○○吳瓶庵贈言序

吳中吳瓶庵子責士好詩文於是當世名人之詩古文咸聚予讀而歎之曰足以觀羣情之所向矣人之欲傳於後者夫豈爲很多而廣其名字也傳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玄宗謂王毛仲曰吾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然則用物期其精召客貴乎難致者而在多乎哉是故有韓退之之文而廖道士暢上人巧者王承福之名傳有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文而佞幸貨殖諸人亦傳魏收之文累晦狂惑言失其實命

曰穢史書雖傳君子詬厲之傳甚於不傳也故必有卓犖之人愼取與明是非發揮理道之文其文傳吾之名與俱傳且夫斯文者豈輕以畀人哉惟夫不輕畀人者而後可傳蓋虛者易散實者難磨也辟之樹幹一也枝百而花萬花落而枝存矣枝時枯折幹則否豈非多者浮而少者實耶夫不輕作文者心思學力有其至切而不浮婉而有旨道以之明俗以之正其精神意氣所結如金石不可銷爍若是者億萬言不爲浮也故其文必傳今之爲文或襲跡而蒐夷之或以白爲黑玄爲黃或塵埃之微而天地大之言出而無紀舉世之人可並頌也卑田之夫可並施也是其甫作文時眞氣消亡隨筆已湮滅而何有其後且傳他人乎曾用物召客之智不若矣吾聞瓶庵於吾叔兄也方劇病迎舍其家食飲以時必手致啖過數必節之節其接賓客節其作文兄意所欲得無待求取應不愆毫髮病賴以瘳及先叔兄不幸卒眞州瓶庵張弔三日爲主人朋從之來者餕餘嗚呼吾爲親兄弟不得視含殮病不得侍醫藥吾將不得比數於

人故每說瓶庵名字如棘刺心噫瓶庵之德吾惡敢忘哉瓶庵尤喜隱逸士先叔兄伏處草土之人耳其子弟又皆鄙野窮賤瓶庵且如是宜其得名人詩文之多而卓犖高潔難得其文之人皆在焉然則瓶庵其徇有以傳矣或疑瓶庵好名魏季子曰好名也而如是其可矣

彭躬庵曰極盡今人贈言之弊俱從文字本原廓清惟主眞氣二字此吾易堂立言之旨也季子此篇絕無枝蔓粉澤一片眞氣轢曲包裹瓶庵當之無愧自是可傳

○○為門人楊京遊惠州至廣州序

楊生京將遊南越請曰願有以益之大遊也而知為益斯益也已予之遊四方始于南越或曰南越僻處嶺海何爲焉曰避也此固亦韓愈氏所謂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者也吾之于南越得君子若而人焉登朝臺而弔趙尉之餘烈過何真之鄉而慨然于懷嗚呼山海之涵負豈徒然哉然而今之嶺南非昔之所謂嶺南矣愈之貶潮州也凜然有愁迫死亡之憂而今之士大夫嘗爲善而樂得其地者矣軾之貶猶在惠州今惠州亦爲善土矣然則地與時遷人從地變又惡可測哉今嶺南之民疊遭喪亂貨貝出入減于往時强半然則嶺南之民其大愁苦矣夫志苦者必奮然思自立奮然思立則必變懦爲彊變細爲巨堅忍磨礪以成其志是生今遊之嶺南又非往者予遊之嶺南未可知也嶺南多君子與予善而北田四子爲予昆弟交皆務實學立名義足以相益倘相見生爲我問之且抑其新所得歸以益我不特以益生也矣

○○二子析產序

以爲制產必豐而後可者非通論也以爲薄產不足以遺子孫者非通論也以爲兄弟無爭不必爲定分焉者非通論也以爲古人重生分而準古以繩今者亦非通論也雖然吾既不能豐吾產矣其可爲之説乎然且姑爲之説焉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是產不必豐也脩敬姜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佚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薄產不足周給而毋廢勞思焉可也語曰百人逐鹿一人得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是索定者優也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又曰近而不相得則傷是生分者得其宜不爲悖道也嗟乎虛襭近之世慎伊浮薄累世同產之名而實受其害吾見之也數矣夫立法而賢人能守者非善法也庸衆人能守者法之善也愚不肖者能守斯善之善者也汝兄弟三人侃出撫爲吾叔兄後其遺充歲得田穀百十六石而縮取與播精實爲石六七十有奇儆儀請曰弟雖後仲父產薄恐不給食願溷已分以益弟於是以取百石穀之田以

昇促而微儼乃各得百八十有六石之田噫吾產不既其薄分乎然吾誤音汝兄弟之讓而無競其或有致豐之道也然則處豐者如之何曰善散而已矣義所當爲勿私惜也富觀其所與非妄施也守薄產者如之何曰循吾分毋惰而已矣楚了華路藍縷以啟山林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興衛在於人之爲之也爲完分者如之何曰各守其素而已矣生分者如之何曰無勦父母經營以養已而已代養焉事分而情益合古人之道蓋多端也其本如之何曰端

怒以立身通變以致用求師友之益讀書辭往哲之宜以自淑是則處分合產之薄與豐者無適而弗可也若夫居家之常經則吾先徵君之訓吾兄弟者備矣恪守而已庸何說哉

彭躬庵曰簡潔而風釆奕奕數見益鮮絕無用法之跡尚識各言合上中下三等子弟俱有惜提二兄友讓尤足興感

貞羅絳曰脫盡蹊徑更成機軸四段硬承硬結不作枝葉而情筆變化玩繹不窮所以爲高

汪秋浦詩序

人之言曰文如其人詩以道性情傳曰言者心之聲其信然乎然而不必然也如是然者蓋君子也范蔚宗流休文豈不爲忠孝之文而且亂賊矣曹子桓詩秀而多風而狀則喙頤行則纂竊矣故曰不必然也如是然者蓋君子也予邂逅汪子秋浦於黎洲對其人歎曰美秀而文也觀其行處美秀而文也讀其詩美秀而文也然則秋浦之詩之言之行處皆如其人故曰其信然乎如是然者蓋君子也然予與秋浦言

聽其道敲頑間事甚有本末然則美秀而文又不足以盡秋浦矣

彭躬庵曰個昌黎短篇變化曲折不盡　○叔子序蘇劉人詩文論變進二境最善季子之近文益變進不可量

○○楊汝翔文集序

予閱楊子汝翔文集竟曰有是哉吾上游遐壤固有好古之文如是也蓋自帖括之學勝士以掇襲爲能學古爲迂父兄戒其子弟則幾如鴆毒之能殺人以爲費日日於無用而博奕遊閒弄絲竹歌呼飲群尤害不義皆未嘗以爲禁所首禁者在學古於是其在子弟自四子一經外不以寓目雖謂堯舜祖詠湯武揖讓宋元前於秦漢甚自得也其或習學古書籍則非而笑之矣然先輩之學者未嘗如是以帖括古

學名者比肩也五經性理鑑恒常之士所必流覽未嘗禁絕之若今之甚然今二十餘年來天下士大夫盛攻古文而吾上游之地猶守其陋而不化然吾讀楊子文肆力於古非日月所能致是其於世所禁絕之時而特嗜好之豈不卓然拔類足自表見者哉夫楊子固工於帖括也工帖括守末流之陋則古學宜廢今觀楊子之古文自命不苟博覽古人書日探月索求絕作者之蹊徑以自標其格嗚呼此誠未易至也大文章之作不當於理道則其說險詖而不信謬聖賢之指歸昧於世務則如塵飯土羹之不可嚥嚼不善用於體法則吾之欲言者莫得達其意故雖通諷之篇遊讌之紀皆足以見吾性情學識之所在非苟而已也楊子昔以帖括授徒會吕其所作強半爲彼邑徵求之文猶自標其格不失作者意尤爲難能傳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會之門下士與其儕伍蒸蒸焉興起於學古楊子實倡之矣今又將司教於廣信廣信固疊山先生論古之地也軌範之遺風士必有嗜古而不囿於末流之陋者楊子其更往倡明之

則吾鄉古學之盛其將不讓於古之吾鄉也夫

彭中叔曰痛透之文郤有推蹴故佳

○陰生寅賓再至翠微略序

初陰生之來也先以書曰理將以三秋攜贄見先生於翠微八月夕徒步來至時生兄之子方有姻事顧告歸予曰生何遽也君不屢期來而爲是猝猝乎生對曰秋將盡矣待事畢徂冬矣是以不敢後而寧再至癸亥之夏予疾發屏竄瑞金生欲來瑞金省疾繼與兄華書曰聞先生將還山故不果行秋當來翠微而八月夕果徒步至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使非有呼吸之迫不可舍信以務求其可故曰朋友

有信況長者乎圯上之期英偉卓絕之遭也亦必以信始夫生能以(信)爲基然後可以論古而行於今矣生之論世僞論郭后言夫婦之倫不可藉假卽批頰誤犯帝然亦由於妒悍帝於后雖夫婦實君臣也郭后未嘗不可廢而復召爲非若寬恕之則先不發可也又推僞論郭晉並存爲禍機所伏其言尤當生推故余有用世才論者中邑田十則駁其分富民計私田亂數限貇也若干爲有流害予曰然予邏告當事曰今之敝政皆昔之善政也非其人善無不敝而更

推而論之湯武征誅爲篡賊借資可也堯舜禪受純乎天和矣然自莽丕至於宋祖則皆以禪受爲篡賊是假征誅篡竊者十一假禪受篡竊者十且九也故凡有加之物莫不欲自附於至高至善美其言曰禪受雖亂賊且然矣眞與僞何其極耶又嘗與生(論信)曰事之信小者朔約大者賞罰號令言之信必中於理事與情如將言春而論夏暑秋成冬殺雕弊微探賾高妙無華然非春之信言也不若農諺春社浸種穀雨插秧之言爲信矣巳之所不能人倘之所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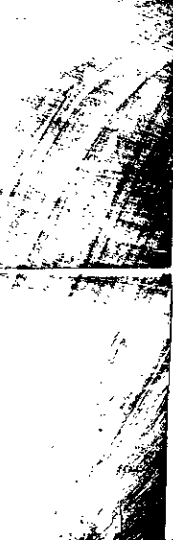
者非信言也生論吾伯氏也曰伯子之行難於叔季伯子之心苦於叔季嗚呼吾伯孰能明其心乎生欲吾理憂以保餘年勉吾省積神氣竟先叔兄未竟之書(信)切辨可細繹自是以往吾當力行生言九月中生將告歸予久疾新愈健遺忘言止輒失去又不任思索隨舉(論答)所記憶者叙以贈生之返也然予既吾生言其益務究大篤實化所故有求乎新所得他日見生吾將循(生言)以觀其日進爲吾衰鈍之淬礪已

楊惟才五十一歲序

壽者人能與之乎曰非也然則天與之乎曰非也孰與之乎曰己。己與而已己與之者非謂學導引之術御葷酒作佛事又非謂調適服餌也在行己而已矣或有以偶不相符爲疑者是不然君子信其常也夫食之必能療饑衣之必能禦寒夫人而皆然而謂伏氣鍊形之士不必食而不饑不必衣而不寒遂曰衣食非他嫉也豈通論乎然則士君子之行己修德謂非與斷致休之符得乎瑞金惟才楊君少登賢書而鄉里有善人之誦倚處爲過憤于瑞金者咸能道噫言見士之貧約有介譽于閭里者小達則小毀隨之大達則大毀隨之此非閭里小民之過也己則變矣君二十餘歲而達至今五十有一人之譽之者日益隆使非君之行己足以蔵名豈能若是乎夫人之品行能虛假于君相而不能虛假于窮巖有識之士其毀譽不必定于鄉里士大夫而定于鄉里匹夫匹婦負戴之小民故予于小民之誦益信君也予今歲假適閩二百日與君父子益習見其沖然以和偷然以遠

尊先生七十有八不失赤子心天全而未斲予嘗歎曰是百歲猶未艾也又嘗與君兄弟之子談譙邦君登賢書後悉舉應受産以畀弟與兄弟之子曰父所授者薄恐不給吾猶有常經也然而君非富于財者其爲撫弟之子婚而廣居則買隙地爲之其隙地近弟居者則畀弟增構焉夫其爲之者君而予得而知之者非君也故曰人之爲善當如耳鳴是之謂陰行其德然則君之所以爲壽者君與之矣君有賢父上世率忠樸語曰慶流子孫君祖父得與之矣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人之心口也可自無而之有人得與之矣已與之祖父與之人與之天豈得不與之乎故予曰在行己而已信然也予居適園見室中肄業者君兄弟之子與其友而君之子乃編蕢爲旁誦習于他所宰都有吏賈瑞金者爲予言君責佃逋稅佃潛鬻子以償君知之而所輸金已盡君乃他貸命急贖子歸雖然予更有請焉竊見占籍上邑者有自宋元以來不得爲土著法三世乃其地許編入戶彼數百年客寄祖里久贖不可考矣莫得反是欲一族累百衆

昔爲棄人蹇遇無由仕進亦仁人之所恤君倘與二
三君子倡明而少寬假之則君之德愈大將慶流子
孫豈特踰五十稱期頤乎哉
彭中叔曰觀其相頌相勉之意知其與者受者皆
君子矣世徒尚虛美無實者何益哉

○陸母壽紀序

古無壽人之文而女婦尤少槩見至有明始盛夫女婦梱內之事也禮曰內言不出梱詩曰無非無儀外本由從也然而周之興邑姜在亂臣之列魯敬姜見於春秋傳則旣發於外矣齊爾女士令妻壽母則美而壽之者譜見於詩也自茲以往考諸史策賢而壽者不可窮紀然而今之傳者不若古傳者之煌炳懋著如日月麗天何哉豈非以古者無出類之美則不載今則米鹽淩雜亦載之或濫據虛設鮮其實聚衆

美於一身故虛者易敝不能傳傳亦不著耶予嘗謂兒曹曰人子思傳其父母者不可不務實也蓋自家傳興而史多疑誣矣人子揚厲其親之心豈有極乎雖然有道焉譬如人形貌軀幹各有類也即貌幹寢陋而多黑子者乃是人也必不能以魁偉易之而肖寫其形子孫奉而踐升瞻依者亦必肖其寢陋而黑子也如有人焉不原其父母之形貌軀幹何似肖一魁梧丈夫之形而曰此若父肖一端莊碩美女子之形奉曰此若母有不非而笑之者乎蓋美則美甚矣

而余何非其父母也夫不善揚其親以啟人之指摘諸冥者矣以異是予觀陸生燮理之爲母壽紀宜楪爲非溢詞也稱母年三十七爲媰則足跫踰閾父母沒不歸寧若吉凶之事至外家事畢卽返未嘗少留處不幾凜敬姜之遺則乎子夜讀書則自緝麻苧以相督誡其子曰讀書以行業爲先試課之得不得非所急也不幾於陶㮾之母之義方乎夫後母慈前子難言矣母之撫前子也如出腹子及其病與終皆盡道諸孫染天行母抱持寢處兩肘毒延及瘍痏纍纍

痂之撫夫出腹之子孫如是亦足稱慈母矣乃其爲前子孫尤難哉辛酉母七十閒遊於庭顧諸孫皆長大謂燮理曰差可以慰汝兄矣凡此皆母之出類難能者爲足載也蓋濫掳虛設非特其子孫之過屬文者與有焉夫文之傳也以事事之傳也以文相須而爲用者也其他美紀詳之予故不備載其本者以爲古傳者之載以傳信於世不溢則不傾也其斯可以爲壽母乎

朱容齋八十一歲贈言序

予讀洪範五福而知聖人之近人情取於天者儉也夫使壽而貧老何以養哉後之儒者必一曰攸好德矣其故曰二曰富耶以道德之所節者而居二而攸好德四之非聖人不能也夫聖人取之於天者儉君子乃能取其豐蓋亦聖人取之儉之意也何謂聖人取之儉言五福則備辭矣則亦尚其身而止未嘗溢（殺乃所未發）念於其子孫可不謂儉乎朱容齋先生行年八十有三矣計其取之儉者皆得也先生又將取其豐耶予

讀諸君子頌先生詩文其美各見先生季子雲映嘗過予適固子愛其才每接談輒竟日因得先生爲弋陽司教數事雲映言弋俗征輸專責成里役里不勝敲朴楚請于令求屬他官至鄉鄙徵責先是受任者利分其羨樂得惟恐後先生至令輒屬之辭不獲初至一鄉則令民亟輸正賦凡昔之供具煩費者悉減汰補完金且半之人樂其簡易輸將最焉邑西鄉都有四十八而四十二都者人貧俗慓悍恃地嶮阻僅有諸生與進者樂爲善都之人德之進偶他出縣官

親莅鄉集各都惟四十二都不至令撤防兵捕之兵因搜牢是都人憤鬬兵因辱返遂歸其咎于進進三晝追先生往爲力解得釋先生之再承令撤追輸也進則率其都人越境逆擁至其家設香案百十人羅拜堦下曰向非公此地荆榛矣往者官吏驕酷故民不勝忿卽滅宗弗顧刻日舉大不法事今之安堵出公賜也指其神室曰已立公位朝夕禱頌矣不數日輸賦悉畢人咸詫爲異雲驟又言四十七都邵姓者特梗悍官吏至往往操刃相擬先生化之且推方施

設懲其尤不率者于是一都相戒毋犯法及先生還父老子弟數百人送十餘里外不忍去魏季子曰先生非有司也行一善民應如響况敷政之專者乎由是觀之民豈難治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信哉予因謂朱季子曰尊先生如是行闕夫世道告若爲不之傳非子責乎曰家君子意也誡勿暴已長且翹他人之短故不敢言而今始及之魏季子曰易曰君子以儉德而朱文公訓爲斂愚竊謂儉德故妙義亦何必斂乎夫至于德也而且儉其無事予斂矣此君子御時濟身之妙用也雲驟又言時三十八都有吳生者嚮妄以償逋責先生爲捐金代輸妄得不嚮魏季子曰以先生前事律之此其小者矣然猶足爲世人降祥之資夫先生欲儉德者也是以身備五福之儉又取其豐不亦宜乎先生旣有五福也又有令子可不謂豐乎子故不得爲先生隱而據言之以補諸君子所未詳焉

彭彥修曰詳略之文讀而不厭以其意與格也

○黃株塘砌路序

古人稱行路難而負任者尤難負任當難行之路尤難之難予山居常往來黃株塘道中方雨泥滓則滑滓不可行與夫傾仆負任者足不展跬步如十步之難心惻然念之身乘輿亦瞿瞿然恐滑者之或與輿墜也因思行路之難非人所能補而難之難者人力可得而貸也少損己之贏餘而行路者以寬矣于是募工甃亂石路先其尤滓者黃株塘西鄉之孔道也行者甚衆路延袤非一人之力所能就故願請于諸君子共成之然予未敢空言以干事率兒輩甃五十丈用爲倡輿且識石工曰甃路先明水道利溝洫乃不爲水所衝齧必豐隆而兩殺務能堅久以無負諸君子念行路之意亦液之德也

彭中叔曰事雖小而心則厚矣率道中亦不失結撮

魏季子文集卷之七

序

寧都魏禮和公著

秋樓遺集序

嗚呼世之能審乎作文之故者抑何少也博其著述者往往多有博而法者則千百不十一矣故文章當極盛之時人人自擅而文章遂至于極衰何者士大夫不求其故波靡於前學者效之波靡於後以順拿一時之耳目而文章之道亡矣二三君子起而思振之障川流而東此其人豈易得哉是故寡者病於寡博者復病於博苟有一焉其故不可得也古今著述之博莫葛稚川王伯厚若殆六百有餘卷而伯厚幾七百卷乃其傳誦於人口爲識字者所知聞學人奉爲楷式惡能方經傳秦漢離騷入家百之一豈非波靡於六朝時尚不得其故傳之而遂不著耶然則不必博者傳少者不傳也然博而博者爲尤難千禎穆之林君遺集歎曰備矣哉凡體式之所具靡不臚陳也譬如鐃鼓管絃雜作於堂使聽者駭悸方春入梓

澤閎中目不暇給如劉穆之五官之用一時並湊嚮
可謂發皇矣名動公卿有以也夫[illegible]君於各體之作
皆思求其故與朋友子弟討論惟此三致意焉是以
卓爾特出足見其自命蓋草木生於天地之大脩繁
放成植之者在乎人君命予一爲簡擇成書曰秋
樓公遺集得若干卷於是君之著述洵傳而有可傳
也嗚呼君抱有爲之才不用於斯世其崖略見予論
古言時務之文而好極山川雄與朋友爲性命予徵
有同不若登高遐物能賦追蹟古騷人才士則予所

淺嘗述也予舊聞君名思得見之今乃從命子覽遺
集對其文以循省其人纍纍多慨焉此豈獨在文章
搜然有觀懷樓集文有審於古人作文章之故益歎
君父子之際何其盛也遂並及之

○○楊御李詩序

詩之道本性情而性情所發不一道譬之萬類各殊
雕鶚蟲猛獸皆天之性情也是故發之詩者有以真
樸寫其性情有以文藻焜爤寫其性情有以光怪陸
離平淡磬牙寫其性情凡此者皆性情之具有也大
詩以真朴爲近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也然而磬
牙光怪者未始非性情之有事蓋若人之體幹短小
精悍者成其短小精悍頎碩者成其頎碩皆稟于本
然而無假外物非必古朴之貌然後爲至也吾所具

有若如是發之亦如是而已則見光怪磬牙皆爲乎
不與真朴之性情等哉楊子御李其性情樂易敦孝
友之本而發爲詩則文藻焜爤往往精工而流暢大
以樂易敦本之性情其爲詩也宜真朴乃發爲文藻
焜爤婉乎不比矣此何故哉樂易者稟之於天者然
也文藻焜爤者學力之存乎人者也
故能合天人之道
以爲詩者而詩道始得矣且夫誦文者欲其具有也
使用性情之一端不知乎變進所謂琴瑟專一誰能

聽之故其性情之大者如春之發物無不流著也如人之五官百骸其狀各異亦具乎體幹也然該之不同于一人夫吾爲詩者如人之各具五官百骸體幹之自然不可易而詩道得矣

曾弌獻曰純是精氣團結發而爲文鄒能飾飾生動

○贈涂生尚樺四十序

四十曰强而仕夫仕者非必受官服政也有仕之道者皆是也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世故有韜欲而設魏科者矣强年而登膴仕者矣而無仕之道非古之所謂仕也仕也者必能有施設於世有補於生民有濟於君夫然雖未仕有仕之道矣且聖人亦烏能採四十之必仕哉謂有仕之道耳有仕之道而未仕是吾既具乎仕也具乎仕仕焉仕也未仕焉仕也遜遜仕爲仕也故曰七者事也仕也者上也生家世孝友伊王父仕吏部尚書稱有道焉生能誠齊於其弟至於鄰能有薛包牛弘之道風篤友滴故遠近士衆交重而各以詩歌美其四十夫薛包以孝弟衆宏仕至宰相皆有仕之道者生慎勉其意於無怠何患乎未仕孝友者行之本也亦既有仕之道矣故曰未仕焉仕也其仕也將見於事

楊御李曰不意于强仕中發出實理所謂化臭腐爲神奇也行文似本公穀而自成家哉

送吳生遷葬父暨歸祖壠序

吳生之側室既死，生返未踰月，告將往浙謀遷其禰反葬于貴池祖壠。魏季子曰：噫，此吾心也。于昔者固嘗言之矣，而欲生之行之。雖然，予不又有言乎？曰：正名之身，祖宗之身也。蓋傳世繫乎一人焉。今夫圃者業蔬也，必先謀廣圃之場，治且藝之。及其嘗生之時，而無不生生續續，莫有窮期者，此廣謀圃場之功致爾也。故圃者而無場，縱有美蔬，何由托生？予之場者，嗣側室也。有其場，可待時以生焉。是二者非皆生之急務耶？然而生喪資斧于浙，方飢驅之未暇，其能兼舉乎？于是與其同學諸子相爲謀曰：姑銜其尤急者而先之。生曰反葬也爲尤急，僉曰生予也爲急。蓋謂生爲孝者大也。夫自其形外觀之，則宜先祖父之事而後其身事；自祖父之心推之，三世而一予，則尊其似續也矣。妲如飢者之欲得食，然則尤急乎生予者。曰生論之，非身事也，乃祖父者之首事也。況生行年四十有四矣（暨歸以壬寅歲），然則未嘗葬者急務之猶可，而況于反非乎？遂與謀廣其生于之場，而得且遲留其行。

今將行也，謀遷葬父，予申謂生曰：事有小變而不失大常，有不可以拘方也。生立身廉狷，不肯稍受取于人，持其篤而或多見而執，堅忍刻苦以自律。廉狷者其行也，處其流于孤峭，疑執之不已，則流而人于僻。此非學問之宜有轉進其于生乎？成務之道，抑亦有所主也。昔毛義奉府檄，喜動顏色，張奉心薄之。及母死，遂不仕，奉然後曰：往日之喜，乃爲母也。予故欲廣生之意。生樂貧者，于是行也，如有君子焉趣義甚大，市生姑舒廉受取之，亦毛義奉檄之喜云爾。且生廣通而疏達，節乎堅苦力學，以俊裕其神氣，于生機宜暢大，而不生而生生，草木之廣野而陽開，舒而繁滋也。予觀生從孝弟而先側室，是于疑執達矣。生斯行也，皆見二者之能兼成于予，心亦既大慰也乎。

鄧世醒書後

微仲坐由庭家大人斯文成，授微讀之，敢竊爲之言曰：仰規作者之心，亦良苦矣。于吳子繫屬之重者其生予，急于遷葬而又懼乎值之人人寡祖父之重事而急身事也。予一遷則曰傳世繫乎一人焉，再則曰三世而一予也，三則曰生行年四十有四矣。蓋言大其業與予之遺，如是則不得先側室生子而後遷葬也。由是推之，有兄弟者見得兄弟而有子者年少者，皆不得藉口而緩祖父之事而走文也。婉折以盡其理，闡通以致其用，家成人之于乎厚望焉。

予之賢可想見矣徽也學寡昧不足以知亥青之
以質諸君子

○公事牘序

予嘗與邱敏齋論曰豪傑必不可不知窮理精義之學以救其偏鶩有志學道者則當務致用之為急且聖賢無有有體無用之學譬若水源既豐發而為江為河為海為川瀆不可勝用用之不足必其體之有闕故欲斯道之興非體用兼備不可得也南豐廿先生楗齋志學道者夫世之迂道學也久矣以其不適于用也故必以致用補救之而道學始信于人心棘端之猴屠龍之技雖極臻高妙無所施設則亦無為

而已予讀楗齋公事牘歎曰為有用之學也于其邑之事條分縷析節解而區劃其言莫不精審蓋楗齋伏處草野猶足利其鄉邑如此可以推其用于世者也其附記其弟素心論編戶者是亦為有用之學者

甥邱成鉌曰精悍中有委蛇之致

滄霞詩序

古詩者必論詩與不必論詩皆不足與論詩是故詩之外有詩而不離乎內而有以涵泳乎外也故論詩者論其所自得其得于己與得於古今人者率有所以然之故已則超超焉躍躍焉而不知其所以然人之論之者則悠然遠穆然深愬然不能以自已故寫照者在傳其神老子曰當其無有車之用有室之用也予讀丁子簡汝滄霞詩見其自得者有在其得于人者古詩似魏晉近體似得于唐劉白之間乃予嘗

讀簡汝之兄雁水先生問山集則見其得于車學者又知是予毋讀滄霞詩故樂得而論焉

析產後序

諸子復請曰世黻等聞大父授大人產千石而大人緣手五於盡今得復給兒曹使不飢知之而未詳願詳述以示子孫予答曰雖鄙事然汝曹誠欲聞吾亦可得言其畧也吾徵君方予九歲時輒析吾兄弟產錢穀之出入則徵君綰要而其計日則命吾兄弟自識之故幼習也及予年十八丁世變亂佃戶占租稅立萬總千總之號田主履畝則露刃相向執縛索貨賄無敢過而問者徵君遂省蓄徵君生平急人之急

予利濟事無弗爲是以席產數千石歲入千金而爭錙銖長物食指繁益拮据艱給吾兄弟固請得自營措以養親汝母年十六管家政當是時也不能名一錢嘗記有賣豆腐者來徵君命買之無從得錢吾懼父母之知覓山貸又不可得乃索古錢中擇得三四錢以買然汝母自操作煬竈飼雞鳧爲酒醋雜物召售者省穡勞苦幸以得舅姑歡心故吾母晚節尤憐愛焉吾少不理家人事任其有無茲徵君餘風亦間能急人之急出名爲朋友稱貸而應貸之親友率持

約剤刻日徵索爽一日輒則并子爲母吾性亦不喜
戀人時刻嘗貸五分息銀以償息而所爲代假者復
不償責日重思當終負人吾念貧富有分定也吾不
敢意外之禍害而徒失財猶爲天愛我吾豈可以負
人哉于是舉徵君所授千石之田君汝母服飾器物
新好者斥賣盡得以不負人而吾伯兄嘗出金以佐
吾困然吾困甚每爲人傭書以自給衣大布衣補綴
十餘處茹淡輒或旬五夜則夫婦相對坐暗室中須
眠時乃一著燈寒刲寸薪以代炭然遇義激亦輒出

數金贈人皆子貸而得者而人乃謂吾不貧且富也
吾亦領之而已吾好遊汝曹或不能延師則汝母自
爲授經書課之背誦或勉力延師則絕甘分少遍家
子童幼來附師學者亦親爲梳髻理穿綻均其食飲
間爲做製桶布衣則弟妹傳著之紉補重疊至故衣
幾易盡猶令著此則做所見而知儉知而未悉佩則
不見聞矣做婚既請期伯兄與吾貲事始克舉益自
丙戌至己酉二十四年中或贏或少足供億而癸卯
以往七年尤窘困不堪迨庚戌故人范中丞贈以白

金六百兩持歸即爲所欲爲事費幾半猛省前弊徙
自苦而往者心志亦少衰息矣則以其贏餘稍贖還
故田之價賤者出貸與人于母皆應券無失遂得有
此薄產以遺汝曹也雖然是微末耳然非此不足成
故吾伯兄之愛我汝母之勤范中丞之惠汝曹皆宜
志之用自摩惕吾少時頗習勞苦可跣足步數十里
百里行更兵賊中或日一食不得飽或隻身無傔從
結件走千里典鬻衣裝自資爾時性不喜見貴人窮
擯未嘗以爲戚至甲乙之際吾伯兄遠出事會適迫

貴人相物色故始與貴人接今遂不得罷休此汝皆
所目擊也回念吾伯兄支門旆吾跣足困苦自放散
時又何可得要之吾後此之溫飽藉伯兄爲多振拔
家聲光益先人餘緒則吾叔兄力焉吾蟬翼蛇附也
汝父不足學也古人有言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
而親不逮當吾窮困時無以具甘毳既稍得具思跪
進一箪瓢竟不可得茲析汝產而汝曹頗知竭力事
我然吾深念吾不孝之辜其能無痛愧乎予故因汝
請序述之汝曹其知之

敚嘗聞諸勺庭伯父曰大人年十九丁亥歲大侵米斗五百錢大人先歲嘗貯食穀稍有餘至時毋欲糶之以資鹽菜而大人則已盡散假山中穀少之親友矣且未及計存留者給食與否乃自買米以足食然諸家則無缺有廢鐵者債家索遽急鐵將賣妻以償前輩語大人欲假貸助之時大人貧甚矣重息貸三金以應而囊單中大人貲爲多鐵妻得全人故謂不貸也客揚州時資斧祇五錢而館人有戚屬典女與豪家故責贏數金度不能辦

因得其女其人謀與訟則勢不敵謀欲死之而涕泣漣如大人謂其戚屬曰但數金耳諸君合贈之易易恨吾貧客不能爲爾引手皆相顧不語大人遽出橐中曰吾貲盡是今脫五分三以爲倡衆愕然曰客乃如是盡踴躍于是二日而金備其人領女來謝復與之半此敚從幼所聞說也大人自范中丞所歸急索勺庭伯父計帳命箭與往新城凡伯父所貸于人者了毋盡償之計一百四十餘金伯父三吳歸始得知以三十餘金爲大宗宗子娶婦成大父之志又爲大母家立後仍爲娶婦亦數十金又稍稍饋遺親戚朋友之貧者費强半矣乃自治家計也此則敚所目見緣篇中所具有者而引申之其外者不敢述也昔甲子臘月男世敚謹識

邱敘齊附識

傳曰有財此有用則是有用方爲有財矣又曰仁者以財發身則是有財尤貴于善用也竊嘗歎之有才如徵君乃誠爲善用財者好義行惠聞費千

百金不恤即以維寧目擊一二事皆人所難及者庚寅館維寧于易堂授長孫章句一月城破急葬叔父柩而是叔父者素肆虐徵君與吞其產者也有高祖宗孫某被掠贖而育之謀爲之妻大而祖父神主小而箕帚瓷罋無不備具更恐其無以爲養也又分田百石與之託于其妻父其妻父又惡其田不近于其地也乃擇田之近于彼者別鬻而易之使必得其所而後即安古有之曰君子富以行其德徵君之謂也時丑日幾了貧矣是故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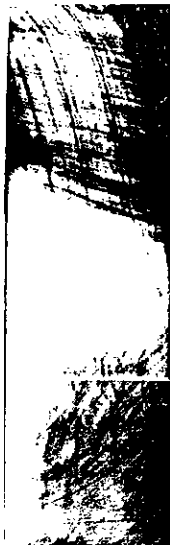
之效徵君餘風者大率類此此季子之所以原其
得于徵君之身發著而自序以教子孫也夫人奈
何以身發財哉

贈劉百何三十序

攝提支月予下贛檥舟雩都宿孫子和許作竟夕之
談子和爲予言阿城劉子百何之才且出其所贈序
以示予予閱而佳之問子和曰幾何年矣曰今三十
夫以三十之壯年而爲古文若是是豈得不謂之才
乎且大才者猶駿馬也學者猶維馭也故千里騰驤
歷塊絕塵之能駿自有之而周旋折旋中乎規矩非
軌丁造父之御未善也軌之其無覆轅決銜之虞矣
使駿自鳴曰吾負逸群之才頃刻而馳如風雲飄疾

而遂千里也吾即取蓬藋之叢榛棘之虛與虎豹麋
鹿同爲狼狂未嘗損吾逸群之才千里之足也而奚
以軌造父之御爲則是千里之才何所見於世世亦
何所爲而稱之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蓋存乎
志之所成矣志自遂者自遂而止矣志目前之快流
俗之耀者則亦如是焉而已志千秋之業爲千秋之
人則其事非一端才非一致折節旁求始也其才發
皇繼也其學堅確而若不見其才乃其才益無窮故
曰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夫其致之遠近殊也吾觀百何贈予和之文俯仰時賢不以才自足而好之深且謬及予兄弟夫予兄弟則何敢然而方之三吳之說則固別有說也百何欲軌於造父之御中志千秋之業者共年方壯吾何足以器諸是故有豪傑之才而堅以聖賢之學則收功大而流名長爲文章者有奔逸之才而軌於法度沈酣古人之深心良意得其甘苦疾徐之妙則必可傳於後世予老矣且善病百可當

三十之長才日受過庭訓其何不可爲詩曰旅力方剛經營四方予見之如拱璧南金之足寶貴然則志之所存者蓋不獨在文章矣

任氏遷家序

任氏自九江衛來寧都有濟世仲望者明之諸生以任俠好義聞于時而鄉里乃有道學之目崇禎甲申流賊李自成陷京師　帝殉社稷濟世遂與同里帥師吳父盛華起義兵于都昌勤王推舊總督爲義帥然帥吳性勇烈濟世素有計識謀不用見所推者未足以集事而濟世之弟安世兄子瑞尙穉齒亦在師中濟世乃豫脫二子挺身去其後帥吳等殺賊無算卒殉總督死都昌城將死曰吾當再生殺賊也而濟

世遂落拓江湖嘗爲人平人間不平事初與南昌彭躬庵林确齋友善繼與予兄弟交因得兄事濟世弟安世瑞爲通家子云濟世來寧都托二子于冠石先生使耕且學志不欲生子孫爲今世上人弗娶遂翩然去人或遇之江湖間羽衣黃冠數見數不見莫知其所終極按江西有三衛南昌九江贛州也而九江爲吳楚要衝其俗剽悍多楚風衛之人尤甚任氏爲指揮使董運漕糧船衛衆懾服之其上世有祖諱鸞者禦倭有功死王事襲海州衛其後遷九江蓋不知

何代何名也九江原無衛自任氏遷始世世爲衛官
至雛華而任氏乃棄官竄伏草莽然其族屬冒襲董
運職十餘年始罷更方二子之遷寧都也居冠石與
冠石先生子楫孫貴池吳正名月荷鉏種藝夜則朗
誦讀書講論古今之故以求適于用閒習射擊今幾
二十餘年猶活草閒各成家室長子孫其式將始爲
寧都人也安世言鷟公與倭戰獨身陷陳追奔北顧
後無繼者倭因匿身空樹中竄出斫公殪後騎馬還營乃作馬
亦隨公之家僮某乃效公結束復奮勇敗倭去蓋安

世爲兒時弄其家藏戰圖見如此仲旣出伯叔丞世
二子皆幼離鄉井不能他述也安世慮世遠播遷益
不足知其源乃屬予敘述之以示後嗣焉魏季子歎
曰任氏何多賢豪也於戲濟世之志行足尚矣然不
務生予與二子長子孫道一也而安世必能強于義
有志計嘗爲朋友肩艱難事共予更險阻爲多應替
襲者瑞也于其棄世官甘貧賤行予有深感焉語曰
行百里者半九十二子勉哉予伏讀大明會典國家
于武臣至嚴且慎授官者若實有熟庸非如文士之

有空言倖得者其子孫享之無慙夫冬薇柳者必春
發皇以不可窮任氏其嘗裁興矣安世父君信公諱
之亮兄弟四人伯瑞之父經世子紹仲濟世叔術世
叔孟季安世道爰瑞字幼剛也瑞闢盤石自居生二
子安世轉徙居冠石今亦二子瑞之次子聘予外孫
彭躬庵先生次子厚本女冠石先生者林確齋諱時
益者也蓋實維句容之系七十四甲子臘月易堂魏
禮序

黄忍庵太史曰若斷若續全以古法廻翔曠帶老

筆紛披殆無其匹

陳元孝曰事木不多而紆折瀠洄使有咫尺千里
之勢

飛大堂詩餘序

今時盛尚詩餘而詩亦尚宋未暇論其然否也時尚則上矣然而猶有爲不爲者要之非才之通脅不能兼爲也王元美之論詩餘曰一語之豔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至於慷慨磊落縱横豪爽抑亦其次故蘇子瞻不免銅將軍鐵拍板之譏矣予邂逅王子伯履十韻一見如舊相識因得見其各所著作而伯履以詩餘命序夫伯履工於帖括又爲古文爲詩於時之尚爲詩餘殆所謂兼爲之才乎語曰與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其未然耶伯履之詩餘詠美人道采情者十七八其亦元美工豔魂絕色飛之說與而元美云不作可耳作則寧爲風雅罪人是則元美之所謂工豔者必兒女子閨房之辭而後可然慷慨豪爽亦自有其工與豔蓋在氣體句字節調之間也伯履之詩餘樂言美人則予亦將以美人言伯履夫美人無不尤勝也故當論其目則曰目尤勝也論其眉曰眉猶勝也論其頰輔形態爪髮則皆曰尤勝也蓋目其非勝而觀者無以拔其尤故當其一

體輒指曰此尤勝也今予當序伯履之詩餘則且指詩餘爲伯履之尤勝者矣

見世欲遊燕楚序

燕楚爲周末七國當是時也天下之勢西在秦南在楚而燕稱弱國焉然蘇秦之爲合縱也始于燕使縱約長守不敗六國亦豈致削滅哉是則燕雖弱小足以存五國而五國之強大者自取滅亡楚爲尤甚也雖然漢興以來發難者多由楚而荊州襄陽爲川陝之要樞常關天下興亡其風尚剽勁南之楚猶西之秦然强弱遞遷焉蓋不特由夫地亦由夫時與人也太史公表六國謂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

西北嗚呼由今觀之豈通論哉自黃帝都涿鹿顓頊都于龍城舜耕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歸于西土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定鼎于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于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蓋自襄漢以南達于湖廣江湖以南斥于閩嶠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宋民物豐阜首古所稱荒微之地也而燕自石敬瑭淪陷異域且數百年明太祖起于濠泗定鼎應天至成祖而燕復爲京以迄于今茲然則截轉徙者吾亦惡得而知也太史公特取徵于漢興以前而云然耳吾遊燕且二十年楚遊亦十有餘年其或即有轉徙與否孩小子由燕以至楚將六國槩涉其疆儻詳循其山川人物以考識古今轉徙之故歸而告我乎不負斯遊也吾且心喜矣其勉旃

黃忍庵曰借游序發如許議論何等粗豪其妙郤在種種入細

陳元孝曰一治一亂一正一閏。一分一合皆造化

必然之理亦事勢相因而成也序中將四千餘年興替轉徙之大只用東西南北等字括之確乎不易得昔人所未發

涉江唱和詩序

丁公雁水先生監司吾贛政簡民易日舒以長退食之暇著撰鴻富不一其書而於禮也畧部民之分謬辱爲布衣之驩旣五年禮始來贛請見又得讀涉江唱和詩蓋公與其季韜汝君所作也方政事鞅掌舟車驛亭之際而隨物隨情不失風雅之令則非君子能如是乎夫唱和者同也而欲其異也唱者因情以發韻于徐魚雅閎肆幽深從其情之所至和者因韻以生情雍容渾成如其所自出是故唱者不强情而

和者不强韻譬如兄弟無强同亦無强異雖孿子之同猶將有異也何者體幹則異血氣則同也體幹不異兄弟而已矣弟於何有血氣不同行道之人而已張李其姓非所謂兄弟也然則如兄弟者唱和詩之道得公兄弟唱和詩所謂如兄弟者也而唱和之能事畢矣雖然禮蓋讀公兄弟唱和詩而深有感于春令之痛不禁掩卷長太息也

南傷寒論序

前代醫書傳者凡五百九十六部爲卷萬有九十二明之續出者又三子卷紛綸塡龔議識角出窮年皓首不可得一究覽其書而欲綜其指歸使之簡易明切以盡其事蓋極難矣夫醫者將以補救天地陰陽之乖沴推其道以察人五臟六腑之無形聲施其效應足以佐王政生人所不及爲義至深大爲功至博而前史齊諸方技過矣毫釐之閒人之死生存焉事酷于法吏而毒捷于刀斧也夫法吏之良者毋冤民

而已醫之良者毋使無病之人病殺生人而已故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予讀伍君重駒南傷寒論不出二千餘言而南北風土强弱之宜處方之同異病所由入升後之標本症同而受病不同皆較如列眉雖予茫不知醫按其書亦似能治傷寒者也使非博涉源流深思而極微烏能若是乎且夫傷寒者人病之樞機也古良醫至愼爲倉公曰明而未能彰不足以治侯王倉公稱神而還風昏風難明也仲景著傷寒論二十二篇三

百九十七法百十二方益以博取備矣巢元方但言風寒成無己劉完素偏主于熱予故以重騖之論不偏不執通南北之情簡而明爲可持循也扁鵲過邯鄲爲帶下醫過洛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爲小兒醫隨俗且爲變嗚呼醫而偏執一見者未有不妄殺人者也予是以謂重騖之論爲得之矣其施而應奇中不稍失又何疑哉

楊生詩序

古之爲詩滿蘊醞鬱紆流溢而托諸辭有不得已者而後出之無僞無浮文自生焉故其上者情辭兼至而下焉者亦足以道其情而不失雖田夫思婦之詩後世學士大夫有所不能及今之爲詩則辭溢乎情或遊是域也是山川也接其都人士也曰不可無詩于是按地按其巖谷讀其人而贈遺之若奉課程焉弗可得已至于和韻限韻則以事以韻强其辭而于己之情油然以出者毛髮未嘗有也故其下者不足論而其上者摘辭極工譬如龍花綵卉競巧取姸過時而毁敗于其根株之本原天地菀枯之消息一無關通也嗚呼詩以寫吾性情顧亦何若而爲是桎梏哉豐城楊生游藝于四方其所挾甚工嶺南人士尚之途頻客嶺南而所作詩亦嶺南爲多其詩能質道其情之所在有原情托辭之意予更告之曰情者本也然辭亦不可以末之也辭之善乃足以達吾情非辭則情晦矣古人所以情辭兼修而不失本末也生之詩旣能本其情矣于以進乎辭無難者

于南文稿序

文章無一定之格作者之意是也意當如是出而築之焉此之謂格無一定之體作者之事是也事當如是發而隨赴焉此之謂體然則格與體者皆作者當時之意之事所因有乃其慭然躍然以出之時作者亦莫自知而待求于已也意與事互異則體與格互變不可以窮極其意事之萬有則幻眩徜徉曲燏幽與浩瀚之觀靡弗畢大借奇於他境索精妙于意事之表者吾未見其有得也雖然求古人之體格易自

有其體格者甚難即其超絕之資淹該之學問必根人聖賢大道以立不會諸家以蓄其氣極深研幾攻苦積歲月使境與境化而化與境生然後能自有也且夫求古人之體格者舟車也無舟車之用吾何以致遠中堅焉頁舟楫備利吾遵道而行則惟吾所欲之而無底滯然而其所致者吾身也吾止其所則舟車反矣是故古人之書可賴以爲用而不可恃以爲吾身根原者也然賴其用也不能以不精過之故曰下人不精不得其眞于讀庭表黃先生文集曰是能自有其體格者乎觀其意與事日見于前而隨物以賦形格由于意而事符於體且其貴州兩粤諸作强半爲請求之文請求之文文之最難工者也意與事未可本吾所故有以立吾說而先生亦不失其體格如此蓋先生少負英絶之姿兼以邪張之强識精心攻苦幾數十年自辭賦靡麗轉溯入家秦漢而歸諸聖賢之大道其得此抑有由也然先生方見其甚難歉然自以爲未足夫足則止矣止則勿長而日消澌矣難者心無懈未足則往無懈而往其境趣未嘗有

窮期予是以知先生必欲傳于後世也

惜樹齋詩序

或問于予曰詩何尚曰尚品格或曰何哉豈其所謂宗一家之詩品爲派者乎曰雖然盡亦宗夫已之品也夫種桃者其不爲李爲梅種松栢者其不爲樗櫟材固然已然且不爲楩楠杞梓也同爲美材乃至爲同類亦各見其品蓋吾所謂品非詩品之足以當也徒求爲詩之品者譬如綴李于桃其所綴莫非李也而萌芽之生枝幹之末及則居然桃矣故必融冶其性情之偏駁立身行已有以自成而不失人品定則詩品乃可得而見也是故有淵明之品然後有淵明之詩有杜子美之性情然後有忠君憂國之詩不待假而出或曰小人冒爲君子之言亂賊或著忠誠之論又何居曰假言者其辭浮其行著而明哲發見之生百世後能推百世以前奸僞之隱者非然乎予友棐子俐初性行淑和不昧于出處久不忘乎其親其品也如是其爲詩溫醇而都雅雖感慨所托亦絕無僞張虛憍之氣蓋詩之見于品者耶是謂知本或曰工之接木者以他根綴他枝如生成原品以爲詩又

或未然曰接大樹施人事束持灌溉之去其根之幹謂他他枝融液渾然一其二而後可合爲一也則又詩格之妙而成變化者于序惜樹齋詩固並舉以相質

祭産規則序

祖宗之事承嘗為重而垂久之道規則為先夫規則者如農之有畔畝溝洫井然可考故能各極其分以不失益自治者以上皆為宗而立法者以通於下愚為善是以賢者擴而充之不肖者有短垣之限不敢自踰聖人制律禮皆為持久之道然爾吾始祖達四公為宋秦國公子宦留於建昌之南城遂為建昌人其後遷居廣昌之株溪衍為三望長公居甘竹二公居株溪而三公之曾孫礩公出居寧化轉徙於清

流今日魏坊祥公出居寧都三公之裔皆株溪者特西與一支耳然三望各近丁人夫散居則情渙人處則義疎故曰祭者所以合昭穆而收族也上以奉祖宗禮祀下以聯子姓疎廣之情顧不重歟重之則所以持垂久者烏容緩乎今三望子姓各合產以祀遠四公本冬至祭始祖之義三望子孫咸赴焉更為立條臚座日及出入之數詳載本年後祭目則掌事者出其籍合衆考稽之有不如程者罰若干合衆徵取仍收領登籍斯以待費公勤者祖宗必祐之衆尊尚之蓄勸戒之道則然後足以垂久而勿替矣條例如左

風雅居詩序

風風也如風之感物也雅正也正而不失其情也風以人之正以出之詩無餘事矣雖然三詩之蘊若天地之感萬物各賦其性情亦各植其成予讀修野郭公詩觀其出一句字不欲落古今人蹊徑刻意標持往往用常情便語以成別響故寧失諸生毋失諸庸其取尚亦在黃山谷陳後村之間然公自致政後處山林者數十年所爲詩多閑曠自慨絕罕牢落不平之氣嗚呼此風雅之旨也丁卯立月公仲子年七十矣淵七百里之水梯千仞之山持公遺詩就予論定予感其愛親之誠爲之率㥚甲乙得若干首鍾竟陵閱蔡敬夫詩云即今予所舍猶使世堪傳仲君當勿盡以予所留去爲然也

重刻感應篇輯解序

或問于予曰太上言感應之理而輯解者務臚陳世之禍福以爲勸戒其說不既淺乎且古今之應未嘗盡符也是故以堯舜之聖而生丹朱商均文王后妃之德而有管蔡鯀圮族而生禹張湯杜周稱酷吏而爲安世延年父其道何居曰予將懲噎而廢食乎蓋惠迪吉者十九其不相應者百之一也是以觀人於其恒論事定於經勸戒之道在乎中人情夫物有不齊天地之道固然人之善惡父子不能相禪也身不爲善父善未足以庇子惡子之善惡亦未足以上蓋其父故幽厲不能掩宣王盧懷慎奕元輔三世清節不能益乎杞猶食飽而已飽衣寒而已寒雖父子之親不相假貸也知夫此則人人毋自餒毋恃先世之德已以不修傳曰武子所施沒矣欒盈是以逆敗也然則應或不符者蓋天所以勉人必自爲善而已天下上智下愚少中人不能無歆林於禍福故勸懲之權大大既以福善禍淫之道感於上而人心所繇可以自然而之有傳曰衆心成城衆口爍金雖然持大

七感應者尤不可不自勉也律於知法者罪加等吾既確信而遵行勿務日進於善其過從趨於惡悍然其傾過且自干爲儲也其中禨祥神鬼之說君子所不道然於此書固無害因单神師寓有微權爾是書也恩山施公本最善江子羽澂復廣刻而播揚之屬予序予遂舉或所問答者弁其首

雷廣颺七十序

世之爲壽者衆矣右之壽蓋有進焉者夫富貴者之爲壽也華其堂錦繡其塗稱美吟頌者雜襲泉湧以獻其歌優衆騰讙紾錯悋炫之具充牣其庭除愚者形巧者趨然高志之士皆鄙之君子足不輕履其閾目其華靡與身俱腐也君之爲壽堂塗不加飾稱美者不愆其素可高志皆鄙之士願集於其宇婷名流於後可池光樹影交映於其門典籍充其庾與其室處雅歌令辭分庭而臚陳子弟之佳者執爵立於堂

階其樂出乎天真其心坦以寧雖然猶有進焉多君之學抱而安於陸沉執義也年久弗渝居實而若虛發機沉之不釋恭也虛者未盈未盈則益且無窮矣予故以謂右之七十可奴視百里而潔于薛平也楚邱先生曰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決嫌疑猶孩吾始壯也曾何老之有

麗澤社規條序

予族子徽上再從子建姝思與其益友摩厲文行立爲規條聯而成社名之曰麗澤諸君子屬予序之予聞而喜甚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夫兌爲口爲說然則人之有口莫若講習而世之可說之事亦莫過習若也今人之有口而說者皆不在此以詩書爲損廢立身爲迂庸口之所言主於非義心之所說主於放僻邪侈合則同不合則異相與醜正惡直口之所說者嗜甘肥狂言恣悖棄聖賢而侮前輩囂囂

然自以爲得及僇辱隨之雖悔莫追矣是以朋友羣處不可不致愼也故曰兌亨利貞剛中而柔外然則不苟相說者乃兌之義乎夫和兌未疑得陽剛之正也九二孚兌孚五不孚三也四商兌有喜不比三而比五陽剛上進也九五中正居尊位矣而比上陰柔遂有剝厲之戒可不懼哉柔道以牽爲引上六靜而誘陽之說故恐其剝九五也邵氏曰來兌之惡易見引兌之情難知故君子必謹之於微雖然商兌其尤不可忽矣君邪正之關出此則入彼厥幾甚危惟知

所介疾審之斷之此朋友講習爲不可緩去邪從乎正皆商之功也故不止於喜而有慶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然世以文會友者或有之輔仁者不多槩見矣諸子月定斯相講習非特求資益於文且欲原其立身行已以樹本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此固空谷之足音晦明之日月闇覺然而喜者豈特予之私哉術是以往日躋勿懈將顯令名於當世施及來茲中孚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即兌之九二也諸子他日出而圖君持

貞道以孚於五君臣之際蓋有如此矣是爲序

愁藪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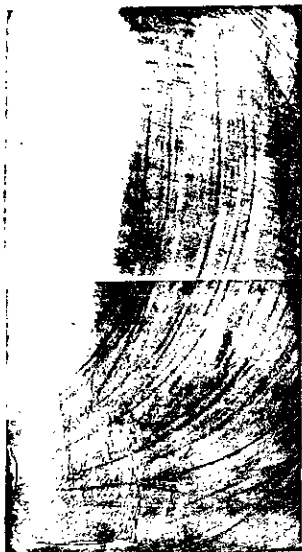
昔之論詩者不尚言理不尚使事而存乎虛靈渾灝得自然之境穩順于聲律令無底滯以爲言理則氣累使事多則實而不靈有乖風雅之道然而言理者莫頌不勝指矣如風之秉竹秉心塞淵淑愼其身之類何嘗不言理也東山七月公劉奕蕩之章何嘗不使事使物也又以爲詩之教溫柔敦厚稍涉怒張者非詩之旨而巷伯牆茨何以列諸風雅乎蓋喜怒哀樂自然之情善作詩者不泥夫理與事喜怒哀樂

情而抒寫其所謂虛靈渾灝溫柔敦厚者自在也故人不以日月星辰爲累亦不以晴淑而廢風雷雪霜因時而動成歲功以授民事因自然之境乎覽許子士重愁藪詩乃未嘗一于愁既隨情而發矣詠物之篇工于刻畫不厭其使事多也或曰詩以愁藪名不專于一情乎曰愁固可以樂詩漢武作歌曰歡樂極兮哀情多靈均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古英雄騷士其不能廢愁也如是曰詩窮而益工工詩者何必其盡窮耶

贈有功五十有一序

曾子有功之五十一歲爲丁卯玄月當是時僑燕北斗酬甚虛無敢操鮮腥一至其門者其三令子以疏筍供召優人延客以爲未盡娛親之懷也于是更徵親善者詩文載延賓而魏季子爲之言曰君之爲人也篤厚而敦本今三子務所以厚奉君者非其應與夫自小學不興孝弟之道不明薄父母而私厚妻子者多有或貌爲顯揚意謂我之親不如是不足以見我取張美世人耳目而此吾觀三子非餘于財者偷

時之可儉事既克舉亦足張美于人矣乃歎歎然必務竭其力是固三子之賢蓋君生平篤厚有以致乎此也且子之賢不肖豈人力所能爲惟修德者足以承天而逆休美君幼孤能自立嘗遭家難幾不得自寄之先生二公賢者色特重君吾易堂諸子強之歸歸則産有爲他人鬻者君坦坦然置勿論其尊行皆稱曰真君子理其餘産遂以教子成家于是執友稱之而蔡蘀許之每舉以勵子爷君視朋友事如己事

必盡其忠而于祖父之務尤篤如表王父名宦于邑志左徵明傳不須幼孤而遠遊者其思親之心至今未倖修家譜則竭歷歲事不吝己財費於戲君之爲人子孫也如此宜三子之事君如此傳曰天道不悄皆于君益信天且舉以爲世勸焉漢高帝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者置三老君其可以無愧矣雖然人子遭富貴之父母易遭賢父母難賢父母亚介譽于鄉曲子之寵榮莫是過此予所以厚爲三子幸也是爲序

問山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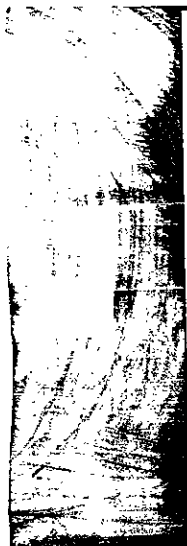
古者官有專官學有專家故虞廷禮樂刑工雖以聖賢之材終身守一官惟堯之試舜舜之命禹則嘗通其事矣兩漢之儒各守其師說俾就其業或傳諸子孫皆能不擾以底于成化成學爲功也易操後世則其雜官禮樂者忽而兵刑矣又忽而錢穀矣河渠漕輓鹽馬之屬又忽而遷理矣官日新則事日劇至于學則濫漫而無統百家角起是其是非其非莫所適從惟卯擇守而執要故能者得之不能者不得也然則如之何曰歸于二實而已二實者何實心爲政實學爲文是也能實則所以諮諏旁求根心而發外者皆有本源以爲用故曰食其口而百飾肥沃其根而枝葉茂然世或迂之而未信吾讀雁水先生問山文見其政事焉公之兵巡吾贛南也亂初定兵治盜弭民安于業而斯時過師贛南者歲月驛騷或數萬或百千相續凡舟車粟芻之供次舍之頓止公身親經度單露于郊原咸得其理使毋譁奪贛南民至今思之及其司臬于楚則以慈祥豈弟爲體經術爲用明

允之殺流洽四達而士類則被服其文教日以興起推其往之歷戶兵督通惠河者亦不異是噫吾二實之說庶有徵矣公爲文宗唐宋大家而能自出機軸通其義益之以博學深思故足自表著且夫善一官者非一官之事可能也必會于庶事猶通一經者非一經之求必融液于百家而後全譬如人具五官百骸成其體幹也公之文旁求諮諏自公卿至窮巖士莫不實心以訪精覈以出之其爲文爲政皆得相因而相濟於戲世之尊遂者自居于有餘故恒致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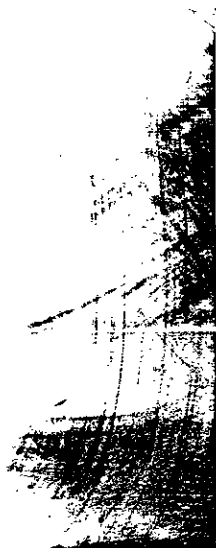
公自居不足故恒致于有餘然則實而能虛下者爲聖賢問學之道蓋亦經濟文章名位之收益無窮者乎

岕老詩序

予讀岕老編年詩鈔曰是世人之語非世人之詩非古人之詩是古人格與節也夫不爲世人之詩而用世人之語化古人之格與節而不踐古人之跡曰岕老詩也奇峰拔地而起觀者聳然惕然然羅立而不變則趨于常矣龍門之水萬雷爭鳴飛沫百里過是則平矣人之面貌體幹古今人皆同然而無一同者是人身爲天地間至奇無窮者也溪水清淺隨石爲曲折文魚細藻時浮游其中春漲則澎湃之勢具焉

觀者日新而不厭顧虎頭曰如倒啖甘蔗魏季子曰是岕老之詩是岕老編年之詩也矣雖然予于岕老則又有進乎詩之內也

澄觀堂集序

詩文章有自然之氣無事奮張也有自然之奇無事荒詭也有自然之華藻自然之格與法無事于縟組步則步趨則趨餔古人之糟粕也是故日月雲霞之發于天卉木敷萉于大地皆其至潔而不縟者也予友郭子樹聲著澄觀堂集諸體皆擅矣而詩賦則各極其致甘心貧賤掞辭乃多宏麗傑非不囿于境要之學富而修品矜潔析理論事往往冥心以求當不爲僻言曲說以媚世自異不有其學也而若虛不持

其品與才也而謙以受益故能奇而不詭亢而不奢嗚呼樹聲過人遠矣且夫文章之法非謂遺古人而不步趨也易傳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者步趨之謂至于成變化則幾矣雖然有道焉索之以深思漸之以歲月毋欲速以乖其趣小喜遷流以滑其守本之以德節適之以天下國家之大故閭閻陵雜騶驕狙詐男女之私世之貪戾毒害頑冥眩幻之情吾于于是無往而不自得矣樹聲爲人明出處大義與朋友交惇篤不貌爲疎密嫉驚名之習自守其學洵君子人也往樹聲寓其集以書介予妻弟致孝徵山中予既雅好其文矣今遊京口三四與樹聲接日密遍益好其人與論文無貌言故予因又質序其澄觀堂集也

徐尚書六十壽序

大司寇健菴徐公行年六十當上壽之中其父子兄弟奕葉功名文章之盛自隋唐制科以來罕有其匹而天所以厚公及四方人士所以稱往公者蓋公有必致之理非偶然也于是寧都魏禮爲之言曰夫大人者能補天地之不足節天地之有餘天地之大不能操其全以施成于人物君子則能自操之功名福澤之權雖曰在天實由乎人矣人其其德與才天乃計厚薄以予應若其既應而復具具而復應如循環

之無端孰能窮之哉且夫滿而溢者天地之恒理持滿而不使之溢者君子之損益君子既自操其損益之權天故不得而損之如實器者焉積累而盈之後挹而虛之新者以受如造極峯者焉登而下之下而復登皆可致于百世靡窮也吾觀乎世之淺丈夫所謂當坳歸涔也芥舟魚妾之容自以爲海若莫與京矣而人之視之則因坳涔焉云爾斯須且涸矣是夫也假使席公百一之榮則已偃然汰大矜己而凌物公乃都功名福澤之極致反欿然謙下以奬扶士類

爲己任折節交窮巖之子使貴者忘其貴賤者幾忘其賤雖公之具茲懿德蓋亦有見于天地盈虛之理持滿以挹之就下以爲登人故莫得踰也昔李元禮爲東漢名士宗而風格秀整高自標持士登其堂者有龍門之喻予意元禮當時必不能自忘其名貴于是登堂者亦不得自忘其賤而有矜喜岸異之辭耶信陵君虛左車迎侯生侯生即攝敝衣冠上載貴槃博徒之毛薛絶未嘗以公子下己爲異斯何故哉公子謙德使然也予窮岩之子耳公業能使予自忘其

賤矣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書曰謙受益益之象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公其庶幾焉是歲也公歷十日十二子相配既周陰陽之運純備于身自茲以往洞然見消息之理益精而所以承凝天庥者正未有艾予故曰公有必致之理君乎能自操其權者也

溫匡雲詩序

溫子匡雲與予生同里同歲遲又同爲講習學力之消長名相知也然譬諸樹焉溫子則軒軒有干霄之槃予則猶樸遫小木也此其所不同矣溫子具經世之才日接于事爲邑里解紛糾而腹笥便便學業日上其爲詩也如沈約所稱彈丸脫手葉蓼得數爲詩之極則謂非特輸寫便利然其精圓之妙發之于手予則疢疾多病伏處窮岩雖微勤鑽研而究不得工此又其不同也豈所謂其地同樹之時又同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耶夫彈丸之未脫乎也必握之審固習之精熟滿志而從心忘乎手之發之然後以致此便利如干霄之木扶疎天表其涵濡亭毒蓋非一日矣是故詩之道博學以培氣淡蕩以導情體事以廣識繪物尚乎虛靈辭調歸于風婉此古今學者同源而異流詩之或正或變各成一家言者也溫子夙負襟抱未得遂展布故其詩多悲壯鬱勃而氣調昌明無滯響有彈丸脫手之便利觀其辭可以徵其達與用今溫子將出而從政或在

鞠爲豈爐錘之還足以大舒其蘊抱然則溫子後此之詩且見其與溫子不同字惟予之同其同不同其不同者哉

托素齋文集序

古之爲詩古文名蓋有其本矣其所表見於天下後世必有道德政治之歸足以敎澤於斯民舉而措諸其於其素是故由本而溢發於文章不由文章而外美其辭也外美其辭者如酌水江河雖積之盈作沼若是焉而止爾有本者則不然昆侖岷山逶迤千萬里而其發愈大澎湃浩瀚勢莫可禦施浸溉九有之功通舟楫之利魚龍怫鬱而波激委折亦生焉蓋由本以發之也是故文章之盛者則政治與盛在在爲

古今名臣姑以八家論之　莫不著經國治民之隊明允雖未仕而議論審固如辨奸論名二子說今符其言儼授以事必有可表見王安石所治郡縣有聲及爲相以學術誤人家國要不可謂無本而柳宗元失身叔文貶謫未及展布然亦嘗爲郡矣所可紀如嶺子之政參參史策乃其文章亦未得與七家方駕何者其素所蓄積者然也八家之中韓文公與歐文忠尤著而蘇文忠爲人坦白無矯飾岸然見其肺腸　故其文章亦然長汀黎公媿曾

以詩文章名天下爲閩南首出予讀其文光明俊偉有千里浩瀚之勢而矩度不失古人嘗私擬之子瞻觀其筆記諸小品亦大相類詩則有魏晉四唐之遺則似又超子瞻而出之嗚呼此豈由外至者哉蓋公宅心樂易一以古處與朋友能久要其學永新理廣信也多善政詳諸記載矣迨觀察陝西則抑囊底智以弭大亂是故發諸文章者有如是子瞻嘗自言作文如行雲流水但常行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其權開封治杭密徐州爲政率精敏俊爽兼風流爾雅

之際至飭定州軍政及言溫公變法策西事皆有本之學施用足以弭禍亂公亦幾似之然則公之文章足追古人傳來茲也有以也夫

顧景范六十序

宛溪顧先生今年六十矣孰使宛溪著書以老乎豈非天之過哉抑使宛溪俯首于事敦尚朋友理米鹽凌雜用兩牛之鼎以烹雞消其歲月乎豈非人之過哉宛溪受天人之過而遂其揣摩老其閱歷而成其遠茂卑錯之宜豈非超然于物表者哉今夫大木生于郊野歲月深矣飽入地淑和之氣日月之光華而辰風凌雨霜雹雪霰木介歛炎所經亦非淺鮮及其過匠石也垂刑旁求得若木焉蕭瑊積斲焉舉以爲

棟爲柱足當高明之麗而無負然方其植于郊野時不根兒因輪格暢演將襲閉蔚天日上蟠乎穹際下足騎陽當候鳥戢不敢飛獸伏喘急而行道之人下牟馬牛羊豕皆得庇其所賴息肩而續氣雖木質衆之爲棟爲柱凝然枝葉之施蓋已如此矣予讀宛溪所著書允哉經世實務也發乎本根而言有枝葉故日吾言天者必徵諸人善言古者必徵諸今夫其立言乃即所以立功然則天遂增宛溪年永爲著書以詔來茲亦非天之過也然宛溪當陰陽周備之日詳

諸身體諸物其于天人之故觀往而察來益知之審矣宛溪與先叔氏戚兄弟交觀其嗣子爲猶子代之咏靡弗至故予見宛溪若見先叔氏也而宛溪尋不外予相關爲身命予則多媿矣此猶青黃之尊與溝中之斷其隆汙雖不侔本之夫一木之身也顧予又何所容媿而期望于宛溪發著書之蘊者豈不大且久哉

徐淥溪析集文文山鄭所南詩序

淥溪徐子既析集文文山鄭所南詩，以授其友人魏禧閲之于時坐淥溪館樓終夕而竟論之曰文詩之佳者有似杜詩而鄭詩之佳者則有似于文嗚淥溪解其成篇自爲編偶以寫其懷抱情事逐成淥溪之詩淥溪之詩其分劑足與文方駕而鄭詩于原篇居然爲優多也淥溪之言曰宋之末造有信國公爲宰相于上有思肖先生爲處士于下皆能與天地爭菀枯宋雖亾二公足存其生氣嗚呼豈不信

然哉然天亦何爲而爲是與亾之數哉假使其所亾者皆桀紂所與者皆湯武猶曰可也且或其所亾者湯武而所與者桀紂則又何爲乎夫天中絶夏德以與浞羿而踣有鬲氏執而不與辛以歸夏天湯武其君而伯夷叔齊不湯武之不食周粟其詩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未嘗及商也且夫人所爲極于十七而止矣過則災焉天地聖人之大不能全操也惟忠臣孝子之事可盈其數以至于十災也而益爲之祥死也而益與之以年壽即其

性氣偏駁亦不必附之以中和是故忠臣孝子不肯稍屈服於天天乃往往屈服於忠臣孝子何者觀其臨命時風霾晝晦若虹雷雨雹是也堅護其璽物必不使消滅者是也文鄭二公之事可徵矣雖然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而有所授者則尤著如顏魯公有書法後人得憑其書法以效其傚仰文鄭二公有詩後人得憑其詩而寄其慨慕以發其情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淥溪似之矣而淥溪往又析集附詩與杜詩也

建香乳菴叙

蘇東坡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仁和三省沈翁設茶飲行路人而建菴居僧修寂以董其事顏曰香乳其或取諸此乎然茶乳之化不化何損益於東坡與世之人哉初翁居艮山門門臨孔道當寒暑交寒日擊行路者艱苦乃僦鄰人一廛冬則沸湯以莅夏則列煮茗用滋負任者之勩憊而同里鄭某任嗜酒好爭鬪與越人周某皆化翁之德力行汲水析薪事而二人卒爲修寂徒鄭曰毅庵周曰古帆翁念僦屋非經久計而凡造橋梁舟渡修圯路作風雨亭子設茶飲皆世所當爲事莫若僧主之爲艮於是出金購旁隙地建斯菴焉堂偏樓垣宏依傑罷咸備費始于金而翁捐十八九僧安樂之事茶飲因循久不廢其後西溪僧懶耕復建風雨亭依是菴行路之人翁有所憩息蓋翁之倡之也吾固是而歎士大夫衣禮義之可以化俗也予性不喜造浮居延僧誦梵唄而好人居贍僧作利人事夫僧之志力專可旁募財以續事之廢閟翁是庵也以設茶飲建故爲可尚也而古帆爲人直朴行施茶事尤力遠近宗之于於今不倦慵耕者茹葷酒談致瀟散然豫知死期別卽游端坐龕中以寂云予與翁仲子恩登交通登君子長者也謐友稱爲人曰仲子有父風然則翁之化鄭周爲吾士抑有其源矣

桂蔭堂文集序

治金木之工爲雕鋟易爲方棐難駕馳之馬奔逸取道者易執于御之道者難故曰畫鬼恠易畫狗馬難也爲文者樸而則人觀之若易而爲之實難雕鏃譎詭者人觀之甚難爲之者或甚易也華之敷不旬日而根幹之養非累歲月不至矣是故爲佳賞之文易爲平樸無可喜而旨趣雋永咏之不可窮變動無方之文難夫要其大成才有所不暇從涉覽之博識何有不足恃須其涵養學力之至精華發光自由中

而發外也然則爲其易而難者易尤難也吾未嘗槩見爲吳子寶崖錢塘名下士也操選政有日矣以爲其耆宿也則年方剛也以爲習于時好葩麗瑣縟之輩也觀其詩古文則樸而有體雅切而不浮以爲其必覃思經營而出也則筆不停綴不加點滔滾滾如萬流之赴壑無稍畱難以爲其專肆力于古也則帖括之文名溢乎邦國試輒冠軍矣然則吾難易之言古人拙速巧遲之說不幾謬乎且夫公輸魯般立于衆木之間而梁欐桅梠窓牖戶霤卒意指揮大小之材皆得其任而凡工趣承不暇給甚成屋素具于胸中者然也然則人見寶崖之易寶崖必自知其爲難者之故故曰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爲曰奏刀騞然如土委地也意寶崖特深知難之之故也雖欲不傳不可得矣

劉毅可七十序

今夫人負有用之才而見用于世性簡退恂恂不勝任甘遯處于草澤此二者天下之恒理也若乃才具有用矣且試可矣有其展布之地矣而知雄守雌退攝于閒逸之情者此其人非操曠朗之度爲而不自有之致未能也是故斥鷃之搶枋榆滿其量也鵬搏扶搖九萬里而六月息退之力勝于進也夫魯連不難于折强秦射書聊城而難于超然名利之表少伯不難于報吳覇越而難于扁舟泛五湖何者二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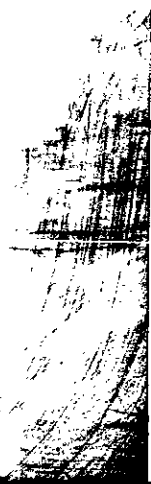
功彼其才所固有而勇于退遜則爲人情所甚難戊辰秋予過劉君毅可于西子湖上時年六十八矣而神宇疎犖修髯習習雄朗之氣逼人與貰酒飲湖畔小樓酒酣搨陣與會雲涌少年予不及也君善擊劍彈琴往往急人之急金錢手盡與朋友交能久要東南之亂君從軍粤西招撫兵將士萬餘人皆有方畧遂授職別駕然君之志在弭亂輯民而已不屑屑于功利也事既平乃棄去弗就故杜些山之贈序曰毅可其豪傑而隱者歟繆周芳曰藏鋒斂鍔視富貴如

浮雲晦跡韜光棄功名如敝屣熊漁濱曰毅可多閱爲富抱璞爲貴名己顯與泊然不屑就斯其于人世榮顯何如其曰銀章判剌等浮雲歸臥烟霞良足樂魏偶亭琴劍歌之贈也杜湘草詞則有把功名富貴付之淡濆林泉魚鳥欣然弃悦之句噫予其可以無言矣予少君八歲牢落不逮君遠甚茲庚午良月爲君七十辰距相見甫二年耳其豪宕之槩猶彷在心目諺曰老當益壯想君擊劍之雄彈琴之逸飄遠而和適以相宜導飄至欲曾孫婦乳奚僕遠引古人而

呂已自足持爾時予羸老恐未能買舟躋堂以觀厥盛也

送從子會烈往諒山序

予年少好遊嘗步負數百千里跣足猿掛詭畸入于山中不以爲勞且險南北之幽遐率至焉而廣西雲貴則未嘗一涉其疆嘗以爲闕而高僧木立爲予言廣西山水之奇甲宇宙述其一二處已令人神遊蕭柳子厚諸記皆不能去懷然客遊與仕宦其土者則又言其瘴癘能中人晨起必飲酒發酡庶或無侵害風俗鄙獷猿獞所其處步不合則瞋目持戈相向官其地者齊貶謫之變而予欲遊之興頓滅焉辛未五

月同里曾郁公客南寧大帥幕寓書于予言予有族叔貴日南反卒于交阯之諒山諒山交阯廣西之交境也予以郁公特畀人耳周旋其旅骸數千里外不識死者爲誰何義甚高予乃與其兄子際廣孤際度及女夫炯厲謀還遺骸于諒山然孤稚弱而家貧于是際廣爲之予貸其費而主偕行者難其選僉曰予從子會烈忠誠能任難事其可予語會烈會烈慨然不讓曰曾君且爾況吾儕同宗遂于仲夏觸毒暑偕其孤以行於戲難哉可謂强於義矣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烈也以忠信爲資而務通方以適于用毋固毋輕率其何之不濟乎歸爲我悉述廣西山水之奇馬文淵遺蹟以資予臥遊焉倘遇吾爾廣故人其亦以予近况告之會烈字山民與予同曾祖系

黎楚有七十序

淳化楚有黎君于是年暢月當七十初度其嗣元棟予弟子也以閏壯月步至來易堂玄月初吉元棟卻觶酒一日請朝晶衣冠頓首于吾廬曰願得先生一言爲老親壽予是乎持祝嘏詩文戒四年矣然予易堂于翁及門士則間一爲之且感元棟愛親之誠嚴其事勿能卻也乃進而訊之曰予知尊君子不圖于世俗久矣願敬聞懿行毋溢言以取訕質則可久也元棟乃避席而言曰家君性剛直見義輒爲喜急人

之急轉交四方知名士家遂中落昔王父母寢疾家君衣食俱廢炎暑走數百里延醫師賴以得瘳故先王父于吾家乘曰某篤志力學操行端嚴父母病衣不解帶可謂竭力事親矣汝輩爲子若孫者當以某爲法獨力營王父母窀穸經畫祭產不以累伯叔父昔先母舉以訓不肖輩而後聞之及析產則推多取少嘗曰兄弟支體也餘外物耳物可致體豈可續乎易堂彭躬菴先生以學古修行聞家君遂執贄稱弟子館于邑南廬三年家君執經問業辟咡傻俯若童

子焉時年已五十矣嘗謂不肖兄弟曰師者師其行誼非徒講習章句爲也丙寅冬先生過李元仲先生所家君喜曰魏先生人師也汝亟往執學故元棟得執贄先生門下此皆家君七十年如一日之志也甲寅東南變起而亂徒烏合攻剽鄉邑時邑人數十年不更兵各倉皇失措家君疾呼曰若等宜坐以家室委寇盜予能助我我當荷其任于是糾同志十餘修守備勸富室出金募得千餘人寇至則殲逐之于是亂徒莫敢窺何而他鄉以無備受荼毒者不可勝數

當是時邑侯欲濟師于郡將家君曰是拒虎進狼也害有速于寇卒請師至則果徧拘紳士及民挾厚貲者肆拷掠摑械而去敢質言以對予聞而喜曰夫自小學但而行誼衰帖括盛而稽古廢父兄之戒子弟視爲鴆毒其倜然不同于俗者蓋罕也聞君之言行其可以無斷歎矣予聞君四子皆志學多才而元棟又能敬愛親之誠如此君之以身教可徵也君于邑厠龍山全諸窮葬之墳徘勿捐與同人謀舉李元仲請邑志事是非以正又身歷遐阻搜文行之幽隱者

藏之以天道報施君之壽日躋而嶽厥後固其所也
元悚歸其以予言質諸尊君子

孔英尚文集序

孔生毓璦與其仲學古于世所不學之日爲志甚銳爲業甚勤其思取裁于海內君子者甚篤今將涉江淮北至于燕稍稍剞劂所作文以爲出疆之耒耜於戲其志蓋可尚也矣大文之有資于游者非一也而辨于游亦非一是故泉之在山窪不盈數尺達而出之彌遠而彌大江河之所以能成浩瀚之勢資舟楫之用者固非岷山之麓衆甘思之西鄙有然也然而橫潰四出壅城廬漂禾麥流殺人民糞溺腐惡之物

莫不廁錯于其中然在山之泉未嘗有是是故予長南游得烟雲之氣多而其文益宕蕩可喜蘇穎濱亦暢其說于書曰夫學問之道未有封已而能成者也然而失已者又所失之是故吾江西地瘠而民朴鮮淫巧之技蕩心之貨質勝乎文禮義廉恥有短垣不敢自踰然而廣已造大必資于大國名區人文輻湊之處情僞萬有覽風土時物之正變拓一已固陋之拘虛然而浮足以蕩吾朴者有之文足以漓吾質者有之跅弛之士或先末而後本氣矜之夫或尚成而

遊於風波之民緣事風生鬖容而架構皆不可不察
也是故善游者集衆思廣衆益收效于無窮不善游
者破其故美湯析無遺集衆弊于一身噫行則為世
之敝人文則為世之敝文而已惡足尚哉生之文取
于酌古今事理歸諸有用而俊爽磅礴得于其師汶
林之氣議為多然而俊然挺然之志足見于行墨矣
君子所以貴論古者蓋藉古事以審量得失使吾當
是事焉免于頗戾云爾如水之平衡之移而弗失毋
苟同亦毋苟異足故如明允之論樊噲陽者則壅城

深木之說也易門出門交有功生之文行將自此日
進矣

幽尋軒集幼韞文集合序

昔登西嶽自青柯坪而上目不得瞬足蹐而踵跂
兩石嶐起行人猿掛石罅中日光闇闇焉級斷則鏇
石伸鐵索才寓趾千尺百尺相續而翔憶杜子美所
謂箭筈通天有一門此是耶而姚寬云鳳翔岐山俗
呼為箭筈嶺與華山無與予意謂筈箭本受弦處也
喻此道如箭之通直條小而通天處甚微兩石如筈
之岐也頗得其形似噫予距游西嶽時二十三年矣
昔寤寐以之今讀雷子左淸幽尋軒集及其嗣幼韞

文集則竦然有箭筈通天之想夫雷氏父子命意設
辭率期于傾新異不稍稍肯出尋常人蹊徑展觀之
際偶或心逆輒不得意解所在或至句讀訛失淆其
斷落要使人心舉不能下目不暇瞬如行青柯坪以
上道嗚呼可謂截斷泉流岸然獨秀者矣雖然西嶽
之立蟠地際天于博大中偶出其奇奥而松檜峯延
袤數里古木虧空令人發閎穆之槩峯椒則廣池汪
漾西南殿宇宏麗碧霄下視秦晉韓鄭之疆如黑志
青黛而黃河涇渭淶沮蜿蜒坼裂夫豈不偉哉子美

高日西岳峻嶒疎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然則幼蘊
者真足爲左清君之兒孫者也若夫發其先人之意
以稽于博大歷境而日新是又在乎幼蘊

石湖詩序

予促閩鍾子士雅石湖詩竟曰松柏之生也根固而後茂春華之敷也和煦而後出夫能弱植于霜雪之中煜爛于玄閟之候者莫不歎爲殊絶矣故貞草木之精者殊乎地標特異之操殊乎人天固不得而主之然人之自爲主者則得也士雅五歲而孤少更憂患之林乃克自奮勵績學以修行不爲境遇所梗撓於是學有成甲于邑郡四方之士來安遠者必以士雅爲宗而士雅篤朋友誼與人交能久敬不怠少工

制舉試輒爲高等弟子又工詩旁及書法繪事靡弗丁舜施日以遠嗚呼士雅不有鮮明固守安能若是哉士雅之詩醇樸老秀往往從平出以寓深思而溫柔敦厚率如其爲人今之作詩者尚風雲月露之辭性情自得之致罕焉或務爲嶔牙窘束險韻澀響以炫深文淺陋益其本之不足不如此不可以自欺而欺人士雅則皆殊乎是也安遠文物稷于贑齋子嘗至贑舘於士雅經途萬山叢峙頗有挺拔不羣者傳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韓愈氏所謂橘柚之包竹箭

之美于芳之名材不能獨當也予將於士雅乎徵之
而讀士雅詩者可以想見士雅之人之殊于今之俗
矣右湖在貧窑一里許士雅所居處

孔昭文五十序

國之興也恃由家之興也恃子覩其子之賢不肖可
以徵其父之教矣雖然培養之道不可以不厚故日
食其日而自節肥沃其根而枝葉茂昔范文正公尚
德教義於是乎有忠宣純粹爲之子培之截厚至于
今世有賢達歷數百年興以無替此天人之恒理也
賢孫孔君昭文有子三人其長者曰毓瓌毓功皆爲
志尚學恥沮没于流俗予往者嘗其粲曰是必其父
之教與其所以培養者有道也今年月爲君五十辰

毓丁偶君事質來乞言予覽竟曰有以也夫君少讀
史書長遊于太學恥困鄉曲也往往挾貲走燕楚吳
越之驅念閭里窮日極當之絕時乃大出粟以貸秋
諸聽其自輸女紅紡績以償不能償者捐之君弱冠
爲與姊塔孫依汝妻兄楊方照交善二人先後没鄧
以長子淇勳楊以孤璘屬君君顧護若己子延師敎
之與毓瓌兄彩同業者十餘年又以女妻璘令毓瓌
娶丁姑之女今淇勳與毓功同爲邑弟子璘入太學
皆能自成立而君覩之猶昔也辛酉遭伯兄變畫事

一如戚其家政無細鉅悉身任之君性亢直不阿然
宅心寬裕雖接僕豎卒慢客嘗師事伯父桂山先生
講求古朋友師弟子誼好聚典籍以爲諸子聞見之
助謀望之也甚至於戲君于二道庶幾其兼有矣先
是有福建林姓者客寄君里予貸百餘金君居間而
林人忽逝負去君以己金代償而出貸之友卒未知
也潤興循君父嘗運動費五六百金族衆難之君時
年少值父憂挺身任事皆克舉傳曰天道不慆夫
積德累者得報樂勸于爲者得蔬又何疑乎二子歸

時亡日進諸君君亦可以白信矣

翠山詩序

予讀張子容庵翠山詩至漢江悼母之作掩卷而歎
日何其似鴟鴞之秋鳴也夫詩本性情而忠孝者又
性情之本然則容庵之詩殆所謂有其本之本者與
蓋自後人離本以爲詩一務于枝華而根實遺焉近
理道者目爲迂腐稍涉怒張矢事直賦者目爲鄙且
率則是天有日月而無風雷時惟春夏絕其秋冬也
人之情有喜樂而無哀怒也惡乎可哉顧乃繕性操
情以漸合時所趨尚且至無我無詩于是菁華日益

盛而作詩之道日以亾矣今夫析彩以爲花搏綺以
爲實非不極觀美也而乖其本之所著用效不相隨
是故後世士大夫詩有不逮古之田更牧豎征夫思
婦者矣而儒先語錄與其所爲詩則又欲盡芟除文
字辭章之徑一歸于樸易然五經四子又未嘗爾爾
也嗚呼誠立本以修辭而能事畢矣夫靈均之辭爾
雅陸離繽紛往復禽鳥芳艸之思引人以深本于忠
也蓼莪陟屺之什千載而下讀者感慨存焉本于孝
也橘洪新臺巷伯何人所惡惡之正性也不嫌其直

恭情有必至非一境可盡適中其可而已耳故曰表
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
故容庵之詩之所以爲可尚也

序

寧都魏禮和公著

贈巫亦侯序

寧化有亦侯巫子者蓋三古之士也易謂三古古貌古心皆古學也易謂古貌其類頎然其顏擲然無銳容無滑氣然易謂古心或曰心天所稟也易謂古不古夫心無不古或氣質之偏不古習俗以不古功利之熏心不古于是有人焉去此三不古坦然怡然如

未孩然機事勿萌然夫古學者呫嗶之子所棄也孰能皆之易謂古學聖賢之學在身心末文藻也然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子產治鄭以辭令爲子楷六經所載而聖人之道賴以傳故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特浮辭無足取耳然文藻之辭亦非真嗜者不能至如天地之佳花麗草咸備天地之全氣非必有成實者而始用意生遂之蓋援其末者必探其本然後得易謂本古心是也今亦侯潛退不務時榮而其學甚富好以詩古文倡揭于閭里學士宗焉

是貧講論者雖相錯也行年七十有幾不自滿假急
麗澤之益然則如亦侯者予乃得與之論古心

宋中丞公六十序

大中丞牧菴宋公駐節撫吾江西五年遂轉撫江蘇以去江西之人外而丈夫孺子攀車狝號內而女婦虛婢呑嗟於室兵士欲罷其伍將帥不甘於官蓋感公之德者眞閒公之仁漸漬于其心耳豈非今古盛事哉夫帳轅之俗自昔而然公去江西三載而民情謳思愈篤夫孰能使之然乎禧辱公下際講布衣之歡者十有六年矣茲公十日十二子既周之辰江西之人士户致頌禱焉禧江西人也請言江事方公初

臨治江西也値湖廣叛兵之擾遠邇滇洞江浙不遑之兵從秋婁約待變公廉得其實殲厥渠魁浙兵聞江西例定謀遂解於是二省獲安今公恂恂都雅廉厚慈仁乃不動聲色以弭大患咸驚服焉商旅之道贛者既上征課於權使矣牧守復有城門之稅而胥吏索持往反稽待行旅苦之公昔權贛關稔其弊即爲奏除去而城門之征復舉江西屬邑中自先朝米有十年一大當之例者凡糧一石費白金三四十兩當値之人或罄門不足勝其事公涖任亟嚴革去

之今猶未變也公留意興祀名賢表遺逸教士人如
親子弟於故交修布衣之節昔魏野詠萊公曰憂民
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又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公何忝焉往公權贛關如禮砥礪畏慎入官尙嘗牙
柔稿門壁橋以相延接當是時關政之善四方所揚
式公嘗與禮言曰是區區何足道吾欲得為治民吏
廣及蒼生廸聞擢通承觀察至歷江南承宣善政流
布每恨吾江西不得被其澤李既得之而惜公遽擢
之速也寧都亂佃肆害積數十年控上官屢矣公始

力行清剿斬刈為首一二人闔邑以寧今稍得薄田
之收以活妻子者何莫非公賜哉又除廣呂大魁絕
糞鄉之恐昔歲諸子弟及門人秋闈還皆言曰科場
之間序宋公其爲敢於洪何武居官無赫赫名去後
常見思長老謂自設是官以來耳目所睹記僅見公
一人而已禮艸野民即江西事亦未克傳眾聊述大
畧用以鳴江人士曠久猶思服公如此非敢云蹟祝
也

曾有功遺詩序

曾子有功既卒之二年其三令子搜得遺詩若干首
屬予論定且屬序蓋有功不專意為詩生平所作亦
不自愛藏故所存者僅僅也嗚呼有功篤朋友之義
視人事如已事謙而能下虛以受人閭里稱仰之顧
無俟以詩名也然而木之根必有華人之有質者有
其文焉又何必不更有詩是故華者根之表也文也
者質之表也豈人之故為之天地自然之機如是爾
予閱有功五老約多見道之言五老約者其師蘂地

公用正韻首唱者也而有功和詩遂饒有蘂地之風
槩他作則亦安雅可誦是有功雖徒詩已可名也予
故序而出之俾閭里見是詩者因其質以徵其文而
咸慨存焉四方士循其文以知其質則有功之人之
詩為不泯矣乎曾癸酉陽月易堂魏禮書於城南新

族兄隆初七十有一壽言序

天下飾質雕樸久矣予嘗讀杜少陵吾宗詩悠然有渾灝之懷也覩隆爲之遺老猶有古風存焉蓋時際昇平俗尚樸茂稟於天地者厚故其人率多龐固壽考而無澆鍥之習譬之器樸者必堅全而持久人之樸者斯壽有由然矣是以少陵首稱曰質樸古人風也其曰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者正言其質樸力本不逆乎俗也民生在勤故曰在家常早起言其老而不忘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曰憂國願年豐

而其原皆本于質樸乃余誦少陵詩則又見于吾族兄隆初矣兄行年七十有一如人之未孩機心機事不設諸身支離文飾之言不出諸口其退耕于湖田也往來鄉城十餘里間日或至再猶能跟高齒屐頻仍不倦力穡事若壯夫之爲予因而推之質樸者神氣葆尚鮮外務具靜之德歸太樸云靜者有壽之理焉語曰戶樞不螻流水不腐人之服勤也營衛相流灌脈氣轉輸不待作五禽之戲故動動者有壽之功焉扁鵲曰年六十以上氣當大董今兄七十有一而

精明强固加少壯時蓋有由矣兄嘗行湖田道中有劉惟亮者官索金將鬻妻以賂兄遇之捐金贈之夫妻得保聚又嘗爲同堂叔父經理生沒事皆無闕其子幼兄爲撫視長與授室既不偶又將爲之續有山谿地不可往來則出貲完治病涉則爲橋于往游嶺南聞羊額有百五歲翁同友人買榜造其家問其衛引年之術乎曰非然也質樸安耕鑿而已道萬泰天崇間風俗甚悉各賦詩贈之而彼翁者徒質樸也且享年如是即少陵吾宗詩亦未嘗有如兄利濟之言

其末云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則予會遴方卓然于學其庶幾焉斯日也族之尊幼咸集載賡載颺獻酧擧觶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匪伊異人兄弟具來將與兄酬百爵而不辭也族士相歌詠者列如左

贈孔生英尚東歸拜闕里序

僧知拜祖庭儒不拜孔陵僧不拜孔子儒乃肯拜僧此予往送人謁孔陵詩也夫古人受經終身遵一先生之學至有辱其師而殺人以報者此雖過于義激然其意可相推也今孔子之徒獲科名於時事其舉主必殫力尊護之以爲功名所由致而況道德之歸乎且即其所取科名尊顯其身與其父母妻子者非孔子之書乎哉何其輕於背遷而不反本歟且夫愚者怵於禍福而尊釋氏其應又不然梁武帝三舍身卒爲侯景餓死唐憲宗迎佛骨入大內日禮拜之一年而死文宗迎佛牙又加嚴盛焉不數月而死然非詔因佞佛始有是也其不能除禍而與福明矣而傅奕韓愈之倫未嘗致死以名貴自若者蓋不可勝數也夫釋氏於吾孔子彼所稱善知識長揖不拜而孔子之徒則見彼所稱善知識者膜拜不敢仰視彼偃然坐受之不以爲辱至於已講業論道之師儻加是則且艴然於心矣彼三教堂之設必釋氏居中孔子之徒恬然無怪急膜拜而退是獨拜釋氏不拜已師

或出金佐之成又往往趨謁釋氏祖庭者嗚呼是非羞惡之心亦庶幾有存乎予故於生之東歸而重有感也蓋風俗之敝士大夫維持則甚易傳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生孔子之徒且其胤也他日出而開君此既一事矣斯行也見宗廟之美歷代禮樂僅存之盛予甚羨之予往過山東阻饑不得去戊辰客揚州與聖裔東塘君振嵐君約明年拜闕里觀時祭復因病止今羸老矣筋力駑緩終不能任遠游于是吾以遠媿生且自媿其言矣

陰省孺六十序

閼逢閹茂之端三日爲寧化省孺陰君六十之辰僉日甚尚德篤行君子也壽其宜於是令子念珖步頁數百里介諸書友來乞言耄耄然盡其誠懇于余曰今世非富貴尊顯者不使言而子顧勤勤於草野之大揚厲其親者必備美無而爲有約而爲泰而子之進實不誣其親子由是推之君平日之所以訓其子子之所以受君之訓者皆與世俗殊也夫遁世而特立可不謂之君子乎天下之人蓋林林總總矣獨稱吾日君子則其行誼有人所難能者吾實踐之人偶一勉爲吾率性從心經久而勿渝於是乎言者不爲諂受者無愧怍于心衆而觀者皆克然愜其志不以爲浮溢夫能信于近之人則可以信遠可以信遠則可以傳諸後世而不磨此虛實相感之恒理甚矣誇廉者之無益于其親也然所謂人所難能者非務畸誕矯僻之行以駭世也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閑邪存其誠君生三歲而孤弟敬之甫五月太母茹荼蓼更鼎革亂離克保無害君稍長思太母撫育之

勤刻自淬礪榜其齋曰旦夜與弟讀書其中乙未學使孔公並取入郡庠乃後相繼上國學叔祖父無胤當後敬之而遺産潘播君承母命推已應得之產與弟均夫自堪輿之說興愚智者莫不競尚甚至累世弗克舉君以父未得就窀穸心傷之時豐城有楊震宇者操術動君相既耄年屏跡矣君徒步往請楊感其誠許之至則有賴氏子求葬其父楊曰吾特爲陰孝子來堅謝卻君代請曰此先人至交某親猶父也往得善壤焉然于君所求久未得當楊鬱鬱辭去曰負汝初心奈何然天終不負孝子也君送之行至陳步岡忽停輿呼曰吾所謂不負孝子者在是歟因得買山以舉事乎固不以選地多君而君之誠應于此見甲寅之變闖卒肆搜牢焰虐甚君從兄列白在選中列白遁去將波及君姊壻伍象新先知之急報君潛遁君歎曰家有老母安敢離膝下且恐逮者之咆哮驚吾母也吾將何適遂逮至汀羈圉土中半載日惟手鈔書至變定以贖事乃解竟未嘗半言懟列白而象新寓書云君內兄謝右文客京口沒僕歸無遺

簡左右文私圖記屬君以孤時長者十二齡次十齡幼十三齡耳君惘然仔肩先是聞京口信眈眈虎視者實繁有徒知君許諾輒色沮於是毀言日興君一以堅忍勝之歷久始定乃延良師敎三子三子出告反面非若如嚴父焉今孟仲有聲庠序叔亦超羣而君之滿覡三子三子之禀承君猶昔也張生其惝嘗稱君課子以義方故諸子率敎惟謹詩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君庶幾焉於是載進而爲之辭曰甲居天一位東方之孟陽氣萌動於文

木皶乎甲之象戌之盛至戌成實漢志畢入于戌君經陰陽一周而當甲戌迹君之行成實如戌而生生不息如東方之甲萿木實而仁含無窮也請畢是言質諸君與上里之君子云

溫慕李詩序

匡雲溫君有才子二人能以文學世其家其仲曰繹慕李年少挺悟凡肄習往往拔出其羣蓋自制藝詩詞以及圍棋諸雜能畧習輒有深詣乎于及門中殊器之有逸才快筆之目克其所操足爲世才士無疑也雖然士之當爲不止此夫木之速成者材弗堅鋒銛利者易缺士名夙惠者多蹶而無當故古人成就人才必使探本索源厚其積以巨其發是以范希文進橫渠以大學狄武襄以春秋而明允亦不欲蚤

以孟子不二于程子則戒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率此意也然非其人不足與語亦無所用乎此且夫有志者豈特斷自拔于流俗而已將必與古人爲歸蓋古所謂才子者如伯奮仲堪隤敳庭堅仲容之倫始足當之司馬仲達按行孔明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今人舉才子之名一歸於文藻而世士稍能操觚者輒鹵莽滅裂輕世肆志自踰短垣無有所嚴忌曰才人無行噫一何悖與古之職是而敗名隕身者比比也嗚呼吾老矣尸居人間耳屬望後俊之振起

如飢思飽寒思溫故每遇年少有才志之士遂欲其追于古生既稟茲儁才又自負卓犖志觀其詩已見其崖略今操所作以出見大人先生吾知其必有合且得練習時務爲探本發巨之學斯予之志也夫

孔惟叙文集序

刻意深思欲以秀峭之筆追倚儷之論孔生毓功之爲文也有志學道排批俗見欲練識時務迅銳兼程而于文章見其端者孔生兄弟之爲人也夫以伯氏之俊朗仲氏之沈毅師友講肄于一堂出而取益于四方吾知其學之克有成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者實之賓也主人在賓斯至矣今夫蜀山川之峻阻者也行人不暇喙息焉而成都平衍數百里然後足以立其國劉誠意伯所居疊山連嶂[illegible]

天而發極上則平衍數十里以處其家族鬱積以毓偉人夫天下有平衍而無峻阻者矣未有有峻阻而無平衍之足以成區域也故平盡而奇出不窮蓋不衍則不寬不寬而蓄則不博厚寬者所以游其氣也不博厚則發之也無力而易殫故傳曰水土無衍民乏財用雖然生姑緩務乎是也年少邁往之氣未可以稍遏抑乘掀山超海之志力而極其所至焉一境既盡一境自開盡遵不止其益無方將不待探索詔告而自能漸深漸遠矣今也以所作出而質諸海內

君子觀其文以知其人其必有博要之道以相啟告
者無俟予言爲也